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九冊目次

日涉園集五卷 （宋）李彭撰 清乾隆四十年孔繼涵家鈔本	〇〇一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後集補遺一卷 （宋）賀鑄撰 明謝氏小草齋鈔本	〇八二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 （宋）傅察撰 清鈔本	一六七
宋宗忠簡公集六卷 （宋）宗澤撰 雜録一卷始末徵一卷 明崇禎十三年黃正賓刻本	二三七
浮溪文粹十五卷 （宋）汪藻撰 附録一卷 明正德元年馬金刻本	三一六
苕溪集五十五卷目録三卷 （宋）劉一止撰 清鈔本	三九七

日涉園集五卷

（宋）李彭撰

清乾隆四十年孔繼涵家鈔本

日涉園集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彭撰。彭字商老、南康軍建昌人。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公擇之從孫。王明清揮麈錄謂李定仲求以不得預蘇舜欽賽神會興大獄、彭即其孫也。二說未知孰是。宋史不爲立傳、其行履亦不可考。趙彥衞雲麓漫鈔載、呂居仁江西詩派圖錄自黃庭堅以下二十五人、彭名在第十五、居韓駒之亞。則彭本文章之士、故事蹟不見於史也。其集書錄解題作十卷、世久無傳。今檢永樂大典、所載彭詩頗多。鈔撮編次、共得七百二十餘首、諸體咸備。謹校定譌謬、仍釐爲十卷、以還其舊。集中所與酬倡者、如蘇軾張耒劉羲仲等、皆一代勝流。故其詩具有軌度、無南宋人纖獷之態。呂居仁稱其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劉克莊後村詩話亦稱其博覽强記、而獨惜其詩體拘狹少變化。今觀所作、克莊所論爲近之。然邊幅未宏、而鍛鍊精研、時多警策、頗見磨淬之功。在江西派中、與謝逸洪朋諸人足相頡頏、終非江湖末派所能及也。

宋李彭日涉園集詩目 起戊子年丙辰夏至丁巳 丙午後缺起

卷一 五古 次西平上座韻贈子充 戲贈并簡李魏史 贈子充 贈冬看 送人遊吳 宿歸宗贈賦老 奉

贈西平上座 和道西榴飲 張平同前韻作人日詩見寄

復和以贈之 朝首座以岑夫詩爭宿斜陣日為韻作五章

見寄次韻答之 送涧上人歸究法 蕭塘道中寄懷

歸宗迺中陳閑法仁三僧 送吳上人復住荊南 奉送

歸宗才首座 送宇上人歸序差 寄珍首座 題胡

九龄畫馬畢于詩 送殷詩遊臨川 和李敵戲書

再和敵首座為客舒居微老 何生用韻見寄恨叠

並示山行之者 次韻答尚功並簡周固施次尚功子從舟

歸郭不及語離之者 王生以詩見貽次韻答之生頗春中環

中寄竹又 杜叡之次淵明答龐參軍韻見遣用韻答之

亨 元夕書所 宿西林寺有先將道及先學士詩

次韻謝晁視朝南 奉同伯固駒父師川聖功壽直及

阿虎尋春同賦得柳尋存別野亭以野字 思儒

程君家居教弟子員喜而作詩見貽次韻謝之 遊圓安

寺 和善西韻 遊簡寂觀 奉酬葛子植 奉酬閑

陰華深道 奉酬石元德 奉酬程子尚 虞上人以

再聞誦我作宴過黃初詩並韻作十詩見寄次韻酬之

九日奉呈元亮見 用前韻 表崇三首 聞官軍已

破賊巢 題黃民吳生閣 呂信道以詩見遺作五字句

報之 有虞上人以詩見贈廬阜學詩粹祖可爾來據

既於子進而未已未可量也作短句以振之 自武寧歸

再賡宿投宿南山寺詩 遊真風觀 歸來常為韓子

蒼組 晚步泛舟水道中有懷伯固駒甫師川壽直勃

何求郭群以寄懷 李校書獲歸石塘略形模極小

並于夕少時見夢同物載之當出如与故人相遇感而賦

詩 宿開元 寄侍其宰叟 宿李事十極軒 雷老

戲王表 對客 遣興 謝君遣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

郭夫有取從為韻遣興作十章並寄宰叟 次韻呂居

仁見寄 次九來韻 次春處度贈歸老宗中上座

韻 次韻元亮行所題 再次元亮韻 次閑忠覺

寄是韻 次璨上人韻並示駒父 次韻謝吳固從見

贈 三益齋 廬山道中望天池諸寺 遊廬山懷

叶黎季敵並懷字訴等次謝康當寄思遠敬

次璨中韻並示蔡安叶 觀孫少穆移居有竊詩皆

為意不淺次韻字以戲之 次韻并示劉西杜興 正范

艳江過大雨 喜聞稚武元亮有歸期 赴清金信

題簡亭修楔圖 將遊雲居中途以佛據師川

日涉簡授歸 東湖居歸賦詩三章呈駒甫師川

讀西京雜記次淵明讀山海經韻十三首 讀廬山

記懷文為寺 陪趙伯道郝嶷飲群峴亭詩 遂

和曹君仲竹題 晨起 宿康王觀 又重過康王觀

醉起 張壽通守李侯若雅彌臥舟中獨亭相見

劉越石 余與劉杜興先大父屯田公魏孫契家杜興

之子厚不數年當下世今過其故居 宿報恩寺 喜元

亮歸 修源 宿軍嶽 呼酒告錢不果飲後飲猿因

次淵明述酒韻　小軒前菊花玉蕊可念今年忽若蕃
黄作詩以詒　觀坊戴圖　別何留之　遊資聖巷
過順先賢祖昔庵　寄雪居徐首座　留宿以賡禪香
爐見眈者感而賦詩　承天歷韻　雲衍閣居間詩
賦　雨過湯曉登滿宮禪閣　泛舟以陸平槐韻並遣懷謹見先覺
謝淵明祠次還舊居韻　此齋校書閣　自案通要稿
尋出　醉中戲贈淳上人　引家用鄰中韻寄士佳
遊仙吉音　夜坐　寄杉頭首座叁近六年書有歸期
晚登鐘樓行事　夜聽溪中紫袍琴　掃除雪
山家下　讀楊雄法書　擬古　題儲驗父徐師川詩後
醉書　以邢模婦女姿屋景兒童韓之韻賦十詩　七
月十四夜有大星墮于西北詩　五月十五日晨起湯壁間李
敢嘗詩戲作以顧之　果雪亭　步香亭　題閔衙
夜坐念命別　題敖居軒詩　題荒精府覓先去寺
詩　讀仲仲之評此軒詩戲次少所謂新政在居晚成
阻風潯陽浦拾舟由山莊歸　話人挽江游同安大風潯
作于邁病至不能渡　用陳硯韻寄康心敦詩並示陳二
四月十六日過師贊留飲歸用前韻寄師贊　離宗
居道中偶成寄傲先馳恭首座　寄傲先馳　寄
徐聲功　以酒留墨江陽為韻寄恭書　用韻寄陽仲
達　寄廿露誠　次韻寄韓仲仲　次陶淵明時軍
長吏韻寄李魏叟　還自陽寄吳世良　再次何散
韻寄舒大士並簡傲首座　次韻謝眠道中書有詩
寄鴈麥名　次韻謝眠登三山還望京邑寄六弟　次

韻謝眺京路夜發寄六弟書因以贈其行　寄郭循
正　次謝宣城君詠山庵向板橋韻寄江夫人年
寄陳吴興　寄劉社輿　予与謝幼槃黃鼎老諸
人往在臨川甚狎幼槃已在冥鄉後三年復与鼎老會
宿於臨川是夕大風雨因誦蘇州誰知風雨夜復此對
牀眠之句歸賦十章以寄　喜過臨川寄于山兩歸
嗟異途幹馬嘯山之南為韻作十詩寄之並呈駒父　蔡
州糧亭以詩　聽子山弟琴　偶夜　雨夜直心　讀
左氏　退翁相過作詩寄之　次九弟阻雪不得遊雲居
雨中望雲居　聞蘇大卿直同李子克遊雲居作
此詩招之　次九弟遊雲居韻並簡鄭商功諸士五柿
午　北臨睡起有懷吳世南　病中有懷　有懷諸操
師古　有懷郭商功　夜坐懷師川戲効南朝沈炯
體　雪晚懷懷子充宗才　懷子充陸次閑字韻　元
亮書次王居簡過李祐居韻實權作州學於收園同
賦一章　董道人韓舟并詩　觀穆師畫軸　跋
師以種書屏寄與學士作舟為予作漢江暮靄扇
材極力取郊白作此以贈
寄王吉古　聽侍其寧史琴　聽程道士琴　陸之
以杖詩來今歸其杖隨師言以長句　觀呂器之詩
曉發珠山晚會于湖光亭　謝人見過　遣風歸神
宋浦　雨中有離同安舟中寄河弓　夜宿宗泰寺
過李三猪師並懷王操中　寄堂書記　寄甘露誠
寄何令　懷谷虛度復用山谷韻　遊雲居歌　五成

聽 胡少汲名直孺龍舒居士詩仟可喜往歲見之
金陵閱除侍衛史周作此詩以見意 范家所藏胡
知微畫彭祖七孔北斗圖 戲答稷之 送所借
書還王生 題蘭亭醉客圖 白虎行 贈呂道
士居仕不果 食熊魚戲呈夏侯 重遊靈峰 黃
岡尉陳仲謨連暮上開軒待白鶴不至取麗光年有庭賦
起四更之又寺前 東岸舒老出徐兜圖陳留詩章本畫戲
作史 題伯時所畫印平擬公圖 題鷹龍作斗圖
題包虎枕屏 別遠道以古銅箭見餉 吳興吳家
風字圖 李伯時書道杜圖 題吳成伯家文之可西道
晚宿橫岸 病同宴會 晨起 韓幹畫戲答圖
次山谷答晁任道韻 陪題石畫山水圖 戲寄若府
畫金善圖 小憩張邑宰宅環中丞舍 寄貴州戲
魚竹枕見倘作此謝之 同王彥直觀南山石壁下
何生隨用張字韻寄千從東坡遊作三篇見寄次韻答
之後篇東列社與 連日大雪 陳僧録畫胡僧看經
題夏氏萬賞亭 戲答賦收 遊東園戲作長句
贈吳澄史 贈陸聖達 陸子和子文以長句送硯堂
次韻答之 用韻古韻答張上人 先成新訪故園以顧歎
訪龍碑 宴陪心閣 阻風雨宿家寺 贈中上座 贈
家後座 觀陸華牛關戲呈成上座 雪夜書懷
蝴蝶詩并序 贈陳首座 中秋過南庭將軍壽府流
天下貢慰亭賦詩 謝蔣繼文師寄龍玉墨 謝
王成可東皋山瘟 次九弟中秋韻 歸舟 五月廿二日

冬順之欣懽以辭陳隋浮解閣植留晉李仲先順之有
詩韻從作龍吟三弄偶不果戲成此詩 舟中戲作雜
言 次韻書花韻 次韻陳季直題古 夢訪友生 虛
望庭游風 題駒兒宋江千秋老圖
春回 五律 喜得師原消息 謹興 宿同安寺 遊藏
山寺 久不得諸弟書 青龍壽寺老泉亭壁之 墨珠
墨規之辭有歸明外之詩二首 西塔 病起過鄭奇 在
坐 書民野老留飯看白兒是晚歸寓 登吾相絶頂舊雨
東坡題字今不復見 次九弟韻無懷時川三首 次之虎
韻戲畔書花 次九弟韻陵篇戲奉世十弟三首 戲
贈 贈鄭中吳 東林寺畔有伯時所畫馬甚奇 閱
書草已歸 眼鏡 次韻九弟遊雲居 庭雲閣橋
前後詩
自笑官歸成利瑞田作 絕孝水 哭李少微三首
次韻東坡王夏山夜月書有序 私宿開先座中石上
書 王子陳致以詩見追 同宴史遊歐寺詩 書懷
遊石鍾潭 懷李匡屋 留題壁間 追新州故居
寄王之器 周章前例神龍院寄微之 將別九江
寄王環中 懷勢陽戲呈嚴功欲投盡大醉後
作此詩 侯老寄名柳竹桴題 自定寺過追長坑
澗看花勝處 孰玉軒詩 豫章董嬰老寄詩
謹書錢時肪赴上國之詩 次韻上人韻 題吳少瑀
聽雨軒 喜得京師書信 追涼對酒 五排 上黃
太史書並答前韻 六律 觀畫山水 遠昨閑飲
留止之飲 城上 宿萬松並示慶首座 鄭天錫見追

次駒文遊僧寺韻　余久不飲酒孫道因和九首
韻　遊雲居上寺　十夕懷徐千里用去年所賦東坡清涼
韻　過何朝懷師川　春夜奉懷蘇仲豫次陳無已
韻贈仲豫　春日懷秦觀　季敢檢校南村田　自
豫章歸青希遊廬　伴宮賦書卷覽御書故事所作
飲酒禮諸老年譜皆在楊先生編足獨不言賦詩見
寄次韻答之　寒食日　李成德邀過翁換詩　用韻
戲呈仲誠　再次韻呈之枕彥光彥遠兼呈幼槃　宿
同安用舊韻呈重史　復用邀字韻呈元亮　卜居
度章水道中戲用城字韻呈駒甫師川　寄劉杜與
將赴虔州僕事　次韻寄山伯南老仁才　山伯患瘡聯絕筆年
寄何斯舉　寄洪聖源　還定寄吳世長並及同
潘子真　用元亮韻寄駒文　次韻寄居仁才
寄洪州謝幼槃　賦高郵王僕神功妙濟真君祠詩
代廬仲作　聽王敦人琴　南史　寄吳彥戲成
雜題　同安即事　早發南先入城王仲道規舊
韻寄復還虔晚報自歸寧入郵仲　過廣濟　種仙茅
王子濟以詩見報次其韻　駒文次子蒼韻見贈復次
韻　次師言韻　戲次人韻　舟中次徐言記韻　次韻
徐師川嘉陵駒文歸自臨川之作　用師川題駒文
詩奏復韻　即事　賦王充道隱士　送吳子人守兒
宇宮　潮州木龜有靈在天慶觀妙福殿之左近
為道流竊取而去今真獻所在矣　宿侍其寺中書齋
竹桃　過雲下寺居　喜亡何運山寺遊作同塗字

韻詩　怡顏堂　同胡彥國杜寺詩有招隱之意次韻
以招之　寄紙王袁侍郎授嗣初更之有書報子弟示
賦詩奉移文且言子與僧孤作佐佛以山詩戲之　戲仲
人表　仲謙置侍兒作小詩戲之　渡上　扇上畫雪景戲
書　二月二日大雪　以詩為書　廬山道中見梅花　答
震　江梅　睡起　次與所規韻　次元亮韻答師川篇
未見寄　客有和予韻字韻詩者答之　次韻答董
彥遠　次韻答仲兄元亮　戲答秘擬道之　夏中卿
用韻見貽次韻答之夏彥先君子與先平陽庠善　次韻
答宗寺仁書記　次韻答秦館伯莘　贈蘇仲豫　贈
王璟中　贈張仲義　奉贈何監　七夕用東坡韻
遊同安寺　遊雅德觀　寄山堂之人　贈九年長老
送規老住廬之蓮寺　戲次居仁見寄韻　居仁見贈有黃本字畫下筆
贈陳頤彥　鄭秀才書事　和何斯舉的寄元亮兼簡惟
之　和斯舉才見贈詩編用東韻　和陽仲宣韻　次韻
奉酬幼槃　奉酬謝幼槃　次駒甫酒庭閑韻　東
臺　紫霄道中二　郝城元君　望西山懷駒文
寒九　食後　噢康詩　戲書山水枕屏四段　大雪投宿
國通以所寄盈廬為韻賦五詩　過陽關詩　子真年
卧病起已見在花圃取觀所詩門庭寥落無既然亦已
扶賦手章遺興　小雲　太平小寺寄詩　晁書記畫梅
庭生並戲環上人六言三　晁書記畫驢猿　七絕　庭
梅　寄詩贈揮言而絕句　會寧那檢校南莊村梅中秋
日作三絕句見寄兩醉復偶次其韻答之　答徐子聽詩三

答謝道卷才三絶句　答黃直夫二首　次韻答尤才甫見
邦國印章　再次韻　元亮次韻四絶相猜和答　快晴
三登聊會城　無意三絶　題溫泉　昨夢人畫龍之詩
西路　睡起五絶贈行崖上人　次李伯中韻送畢上人歸
龍安　訪僧　戲贈翩琴三首　處中印章十三　廬山道
中以詩寄四絶句　對雪有懷廬山道中　自和七絶句
再和　同李敬夫過寓存野寺　雪後陪雨憶李
生三戲刺真孺文竹間　小雜題絶句寄茸懷中夢三
戲呈子房　山郭道鄭居功行樂　清曉登吳相理
居士有東坡書　舟中戲作佛記三　夜吟　老後自海
外歸吾書簡并現雲行間樓今為校風景者戲之　戲書四
次韻為僧定吾三絶　送僧寺詩　齊安江頭別何氏兄才舟
中以四絶句　留別小麂三　對酒二首　夢參廬康詩生瘡
畫山水圖來請予以畫刻隨州詩元君為我作詩書其上
夢中賦此詩　歲晚四首　芳堂清坐有懷元亮　有懷
雲寺舊遊六　離愬總中行三　林石處士和孫先生韻詩之五
予厚善今其美作四絶句予之　大不以六弟消息三絶
遊雲居寺三絶　代二髯解嘲　解嘲二　西隱硯　離祿
章道賢道中　拈德亭詩　鄭雜　醉中戲次韻所言
韻無聞大遊四　次韻尤才甫萬歸某懷辦以下句三　次
韻尤才甫兩園印章二　次韻蒼才甫見贈道寺遊山發膝處
二次韻大才五絶句　哭商書攀二　遊雲居四絶　寄鄭
禹功魏虞所四　書千樞建安石硯石臨潘衡墨
且承近日詩作四絶句　寄臨川諸舊並懇三謝四寄

何氏兄弟　次韻山谷寄賀儲　宋廬山道中寄中上座三
贈吾山翁　新寺遣興三絶句　遣興兼寄豫章二
弟三印章五　題癖書三　送傅戴二上座二　遣興三　歲晚漫
興　病間風雨　竹間四絶句　自西林投宿歸宗
遣心絶句奉寄陸七程書并二何四　號程學

日涉園集卷一　宋李彭撰

五言古詩

次正平上座韵贈子充

吾宗大宛種未入十二閑膺門來流輩氣已無燕山
何時貫金羈鞚嚼長楸閒皎皎自空谷待君當鄉還

戲贈蕭簡李翹叟

荆州有醉客晴雪生我廬缺月寒皎皎掛在東南隅
索我五字句懇非競病徒賣菜欲求益故態發狂奴
寄彝李夫人聊為一笑娛

贈子充

卷一

阿充充家才照代真孝秀白髮在板輿色養侍翁晝
來書甘脆具庭事成宿留刻骨似我窮黃鍾滿君脰
落帆我生睨步屧月成毀幽園踏更僕莫遣變眉皺
冤句洗愁兵河陽梅其斗

贈無著

蕭蕭玉澗翁韵調實瓌朗懷人修文去音塵坐遠想
豈唯招重客我廬亦時枉微妙發妙言幽園復清曠
縹思下巖限歲月缺兩樊寒蟬久停號新禽呼往響
去者念履綦方來驚恩悵伊予厭黃歷絕室掬白杖
從君劃半峯拔雲同攜掌

送人遊吳

朔風號木末迫此歲時晏驅車不停執客子老當宦
平生將胡經求羊每娛玩持觴送落日抵掌河宿爛
胡為向吳會雅意訪親串親串者誰歟昂昂金閨彥
嘘枯由澀瀝要津藉推挽念子赴修塗發軔在昧旦
娟娟聽嬌兒難難越門限閨人容縫裳遐征苦多綻
結束志千里二事忘一眄莫遣庾廋愆期發長嘆

宿歸宗贈賦老

平生丘壑心祇園多幽趣杖藜過懸崖投足澄百慮
涓涓一滴泉湛湛三危露淵淵自曹溪甘腴勝牛乳
諸峯羅孫曾一一尊鼻祖法庭碧眼人家世本郭杜
紫樞與黃閣去天纔五尺不為世網嬰絜可叶心素
絕林作禪定大音響韶護應憂先補陀視髮得玉斧
我來心眼明意氣諧律呂金地雨曼殊天香走巾屨
明當蹋歸鞍天末蛩鳴度

奉贈王平上座

若人韻甚遠天資復敦厖蕭然出塵表幽寺聽逢逆
斂峯極天靜懸溜聲春撞心猿久調御業白瑩明釭
堤河積既矜霽霧起寒窗神餘覓佳句爲爾筆能扛
我來孟冬月望履塵心降世紛劇芊負是身如帝江

願借三峽水一滌隴頭瓏永辦桑門服猶堪退老龐

和蓮雨獨飲

力田勝巧宦燕息自超然惝覩竹素書俯仰丘壑閒
時時過祇園亦復巢胎仙偶然得歡趣舉觴望青天
六鑿自無競欲見象帝先羲皇腸屢炊坐見浮風遷
膺蝗不少留馮馮逝百年但得會心侶相對兩忘言

弟用五言體

從弟用前韵作人日詩見寄復和以贈之

涉七日為人春言空復愁既念禰處士骨鯁鸚鵡洲
更憐劉太孫擇卿得溫柔二兒千金軀輕生隨轉流
持中有缺怕一笑為爾誅白髮生如寄時缺不可留 三
我有勝托街長袂挹浮丘君言可持論定免二子羞
煩君一來過春色著汀鷗

酬首座以老夫詩西閣障斜日為韵作五章見寄次韵答之

尋春舍南北呼酒王東西絕勝劉校尉太乙持青藜
天邊藝蘭人風光今幾畦胡為叹滅海妙語射虹霓
清歡熟柿栗會面一俄頃嚴李淅紫芝悵鶴度諸嶺
仰頭占昏中孤星光炳炳何當聽談玄令我發深省
我家二季子風標葡令上優孟何足求慎勿作楚相
毛顏搗推頹兒能觸蘿障摩沙爾叢安我老那復旺

爭端起儒墨春蚓兼秋蛇筆硯真殘事尋門白名家
但有香積飯不妨薰叱耶溫風朝高柳招客整還斜
欲峰壓半天塔除轉晴日落碓多雪芽香草皆碧芷
酬公釋門老眈眈虎而翼我欲往叩之藤蘿迷石逕

送潤上人歸宛陵

我昔遊宣城稚節竽雖戲稍知風物奇未解入嘲弄
敬亭賢負翁歲月雜擾綜唯有謝公亭頗復到清夢
上人宛陵秀禪餘喜吟諷胃中疾無畦妙覺自能種
偶隨欲峯雲悠然入茅棟談間無俗調不應寄午供
誰云任少年意氣極莊重別我歸故山索我贈言送
鄒邦古法窟老衲妙擒縱伽黎宴湖海名字走梁宋
吾其從之遊射年期必中勿學漢陰人終年徒抱甕

蕭塘道中寄懷歸宗迥中法閣法仁三僧

寒雞吹晨炊穀聲轉水碓出趁得會稽辨嚴示明發
朔氣犯襟裾露華襲毛髮彷彿滹沱河幽事期可悅
旅雁起寒塘疏林欹明月撫杖歲寒姿然其共明滅
宣惟避奚奴歐可嬉履殘黎明詣蕭寺鉤簾隨盥櫛
風廊請談僧蕭閑尋老衲堂堂大圓照此渠親記莂
栖懷蕩忠休妙理頗諧絕超然宴法窟冒炊包禹穴
閑腳遠遊豬卓卓爾下傑其成一角麟笑我緣益鑑

寂子延陵秀輝映敵氷雪渥洼真龍媒作駒已汗血
刮膜藉金篦嘉言霏玉屑德星每難聚顧兎復易缺
紫霄上嶺叱石鏡懸蟾澈幽坳不嫌頻雖遣方盛歇
送吴上人復往荆南
荆州老居士曾着進賢冠似欲專一壑其誰知孔篤
蒼苔門巷秋不許造席客世無王梨流倒屣端不惜
上人宣城彦俊氣横九州學道貧徹骨與世初無求
為駒大道場居者失宗匠欲銘牢堵波兒也真漢相
行乞千里餘朔風枯葉顛晚踏澗下雪暖宿天邏烟
赤手泛滄溟笑此大草草不為登相嗅乃得與衆齊
歸来寂無聞翠琰閉險艱精衛既填海愚公果移山
力貧群行李履作南群去游子多香顏閑士淡無庵
霜風木飄飄使當賦式微日涉望烟霧扶筇還来歸
奉贈歸宗才首座
五著匡山履三忍紫霄陰鬱閑耶舍塔勢吞天姥岑
倚羅鵑鴉背上聆鐘梵音未航蕭梁篙峻風先少林
灵骨化大璐鉅名僧南金松門欲牢藥苦雨每見臨
才公三衝秀古貌又古心老胡即渠是宴坐藏幽深
何用登紫霄自足披蝈襟我過避奔客惹挽来相尋
真成虎溪笑稍覺穿甬吟衲子嘆雖伏道師非陸沉
世多石富窮須下鼓山針
送寧上人歸净慈
之子遠行邁春言訣松門雲物起離色况乃聞清猿
頗云吴會去飽參南山禅南山蘇頵郎氣敵千人軍
要當理斷履過我蓺蘭孫
寄珍首座
詩寧淺而静不肯深而蕪観公秋陳作峻潔仍紆餘
譬之列華饌陸海盈中厨食蟹貴飽黄食魚先腹腴
多入出亦少我昔聞先儒年来病交強意屢揣復踈
之子禅定起焚香滿晴虚坐看氤氳度緜緜詩思俱
應作牛勝東能寄草堂興
題胡九齡畫夏景牛詩
陰岑不造天想此老穀觫穀耕犂上未投閑慰心曲
養牲奉嚴祀蓋用繭栗犢莫起陸洸悲為知果非福
送敦詩遊臨川
吕郎客秦淮詩思翻秋濤徐郎憩滯峰句壓天柱高
相此兩公子信是千人豪敵也纔從之似欲訴不遭
探囊得長句如眼縣山桃療飢非蒸砂禦寒必綈袍
一寤未著身所得不補勞復為飢所驅未許學卧陶
窮冬敵孤客如在阜蘭鏖幾成劉文叔須鬢變二毛

擖節峭草鞋進退似桔槔引領長江西沙頭喚魚舠
金溪有謝侯習多峪興翰天資絢文靖挽實中郎曾
叔也往從之攻愁解鞬蹇毋輕歗驟駒不復吟畔牢
待公稠載歸爲我携蒲萄來嘗傚霜菊一尊澆老饕

右和其三首

和季啟戲書

短草被南陌晴絲颺幽軒心靜境云寂默居宣妙言
林深鳥鳥樂花繁蜂蝶喧是中即真意何須祇樹園

再和嗣昔座五詩寄舒老徵老

在昔董仲舒屈身相膠西窮經著繁露窺園廢扶藜
而我異於是清晨來灌畦雨餘聊自適微行看新蜕
黄生牛醫兒襟量包萬頃稱讖岑臺事經帶耳不銅
公議如丹青千載炳且炳古人何必遠講鄙吾屢省
堂堂一舒翁道價融堅上姍變淅塵緣那復知是相
會將超諸緣奪我事理障莫言霜滿頭更餘一何壯
嗣公丹鳳羽高笑破犀蛙汲引後來秀義俠如朱家
出語掩顏謝遊戲達摩耶臥讀春風句飛鴻響墨斜
收卷擔板翁銳氣如平日明璧不可瑕崇蘭有餘苾
何嘗窺律梁苦鐵無天翼索價無乃高孤峯倒少室

何生用韻見寄復答之兼示小何二首

繞屋陰扶疏空堦蘚文皺懷人殊未來安得傾蓋舊
好鳥攻相呼吟留俄應候夜夢嵇阮輩醉鄉願少留
莫踏肥馬塵我自貧馬瘦
水部有耳孫湖海習中浩小陸瘦何人相逢歲亦早
並游蘇黃門我曾不容掃梧桐生朝陽莫須聞鳴鳥
雲中遣馮唐據鞍未稱老

次韵答禹功兼簡周國振時禹功一夕泛舟

歸郡不及話離五首

攀蘿步松甯漱石看雲行松映暝色漫雲度夕陰生
若人有高蹈領略遺世情聊爲公府步冉冉復盈盈
蒼苔映樺珊南飈薄度樹方期著屐來遽作張帆去
擇交如擇金披沙欲相遇悠明畏無變偉節起最懸
公抱青田姿俛啄家雞群微之柱頰外遐瞩西山雲
昔我藻鑒士（四外書仙 四州柱史）拱木蔽孫墳詎意王子敬晚
乃知羊欣
相望兩牛鳴頓覺千里别未别如懷冰别來三伏熱
頗有清聯吟當留時玩閑音塵在我前悠然情語悅
飄飄瘦曲即恬愉仍艳深相逢何必早但貴相知心
臨博斯識道聞雅真賞音端須理三徑歲華多浸淫

王生以詩見貽次韻答之生視脊中環中實

仲父

張渠太史門諸郎盡當世大匠無棄材知人亦未易
阿戎兩雲孫駸駸追人畏雖兄江南秀莫兄當託意
欵爲修文郎不作活國士令弟老數奇禄宦甘窮賴
時於翰墨場往往見高致揚州故時語爽爽好風氣
獨識史君顏周禮家早歲背城幾借一問學晚尤粹
相逢且班荆十事欲九異何須張女彈端爲建康醉
請抛高門竿莫反魯麟袂花藥聘君湖暄風攪春思
人生行樂耳餘事翔翔寐崇蘭有幽香寧以不服廢
雖無雙南金可報緑綺惠此豈小物哉吾言未渠棄

杜欽之次淵明荅龐參軍韵見送用韵荅之

征南遠韵度詣絶呼妙言銀臺陳諫疏恥作賦兔園
手板聊拄頰爽氣來斯篇臨窗無謝守僧珍自超然
我進赤壁下爲君且延緣周禮畫在魯驚咲顧辭宣
候雁響橫河遊子念故山行當理烟艇相期醉餘年

七夕

兒時聞天孫今夕聘河鼓鳴擺應嬰停飛鵲橋邊渡
藁砧倦伏竊捨策息怨語常時别經年雪涕作寒雨
念各非妙齡無復咿着嘍癡兒去寒拙芳樽肴核具
蛸攀楊(仰)柳州文字稍謗謝昔在台省時機畫秘莫覩
奈何吐憤辭攘荒猶未悟性興是身俱巧拙有常度
何能謂以獲詎有期而去悠悠區中緣當令愛體素

元夕高卧

伊昔宅關輔門閭華冠蓋停杯邀明月意氣殊鵷鷟
春風望江城苑欄頹鬓改糞除二畝地半菜力薪採
矯首望舒圓何由賞心在烟村雜簫鼓叢祠響寧謫
誰能伴兒嬉娟復償睡債初驚釜鳴雷遂作濤擣海
非關骨相屯長閑苛真寧吾生計已決無勞問著蔡

宿西林寺有先特進及先學士詩

渡江送行人我行亦清興草木春路滕斜斜復整整
獨造北窗坊深穩庭宇静複閣觀烟霞疎林泄鍾磬
殘僧遊對人短童工汲井杖屐若能神迴知茲遊勝
楹間盤硯語怡怠光炯炯追還留爲風飄復鐘深省
來歸十隔秋足不蹊斯境猿鶴情未忘拾松來煮茗

次韵謝眺觀朝雨

凉颸起屋角微雲天際來摵摵荷上雨冉冉自陽臺
野窗積餘潤竹樹絶纖埃惆故事幽屏柴扉爲誰開
肥遯病便然黄門宦哉可憐南巷翁携魚柳貫腮餉
我共杯盞春爲久排烟懸虚耳熱後褰裳望遠來

奉同伯固駒甫師川聖功叠直及阿虎尋春
因賦問柳尋花到野亭分得野字

曜靈運行春蔚若啟原野容與具歸蹊暗風枕羸局
爲國賢耳孫當代豪長者勝游參羊何重容或屈貴
木末仲宣樓華棟大蘭若徐步幽屢尋銷夏日耶假
手無垂露賢發興爲君寫晚過岱宗更參湖存大雅
巘樽追三代琴筑觀九夏槼槼懸牙籤照眼不容拾
歸酌顧建康我賓陪樽下雄豪先覩病遲遲湎喑啞
匪惟釋行樂性靈頗陶冶他時懷重來更結麒麟社

里儒程君罷居教弟子員喜雨作詩見貽次韵謝之

柴門臨江皐炎蒸頗云極金稚無壯心大老有驕色
慈雲辦甘雨雷楇不容隙勞生天邊月躍次飽更歷
綺懷程夫子執容雖造席涵濡被蒙童肥瘠各有適
瓌材構寒露揮斤由匠石不嫌里閭放人自觀生德
鄙夫極荒蕪仍能臻壹域弱齡再鼓衰槃舌遇勍敵
蕭然身一丘非閑與壓隔董生悲不過而我與休戚
高林收晚靄歸鳥俱斂翼詩成獨微吟長懷矯雲翮

遊同安寺

兩歇漲江急野興聊脅跣深舟拂林表聲水驚飛絕
雲橋僧坐夏遂造林公廬挽生演妙理法筵貪海珠
吾本雖雄辦奔放懸江湖與公庭宇淨爐烟堂無如

器無客遣請吾黑眈眈處吾家大長者惠光充太虛
者論從天女寶筏負於菀閑園拜遺像悲嘆隨卷舒
歸來掩閑卧念吟無羸餘譬如能棄疑境界自于于

和吾雨韵

春歸已攔蔡微綠先道周衢門少燈火狂夫竭乾餱
雨工挽九河洊作南國憂君詩形苦詞高義薄中州
秋聲滿天地乎物能聞不凡今世賢知老及誰不偷
唯我與之子炯炯定寡求安得習習風來折新萌抽
還山踪餘霧歸雲下巖幽紫鳳會審翥百鳥勞喧啾
蒼生得挽駕五度日清休醉眼眩章句煩君爲校讎

遊簡寂觀

仲夏暑方壯游子巾柴車崖斷眇空曠逕造群仙居
閑步煙霧外追涼曉風餘泉聲遠逾響猿掛時相呼
仙人翔寥廓會不念故廬蒼珉禮斗處往往閑瑩字
我復悲雲卧倏然隘寰區妄念鼓不作長歎聊唐徐

奉酬蕭子植

太丘廊廟具活國方暢謀虎豹阨九關金軀荷靈侍
元方開吳度舊香同尊周悠悠釋嗜雲亭亭留海陬
別時閨中女娟娟未知愁小孺繡爛漫擷草闘新柔
甲子歎訛電窮寵今好速棒對得妙士邁往氣橫秋

既迥絶塵對復似黄中劉居者過我廬並坐崖谷幽
高標極迥映出語如寞搜想當飽四庫那肯事五樓
回首聞童稚頗有此客不以携月屡設好音俄見投
蠻牋落大句豪潤仍清遒誦兹坦腹郎信笑百不憂
側聞奏雲門繼章定諧諏翦當乘安車姓名覆金甌
氷清逢賜環德星聚中州随巷寄輪鞅寒烟滿林丘
豨耳聽老語餘生復何求哦詩聊送似長懐付滄鷗

奉酬湖陰常添道

淮南屢沐浴望漢三十秋丞相發蒙耳衛青奴虜儔
終藉没長儒穀然寝陰謀正人國之紀進退繫戚休
鶴立聳朝著深藏稱巖幽湖陰有直隱趣尚㑹滄洲
奇胷飽風霜大筆森戈矛急賢甚渴饑網羅莫得投
終南與少室朝暮接其尤胡為卧江津尚阻瞻冕旒
顧令前來特升禮鷹圍丘開軒榜獨樂高蹈追前脩
志士遺草澤餘波及觴流並使山林尊豪奪不可求
但恐赴雕書未能進大龜嗟余與牛馬走鬚斑年亦遒
烟霞入種藝松桂助颸颼書來挾妙句春言頗綢繆
乃知氣先感臭味還相侔詩成月生嶠廻溪上明樓

奉酬石元涅

往時萬石君諸郎皆孝秀負白況廁謝已足垂不朽
君侯驅卉木去病如滌垢以兹壽白髪不落西京後
新華來全楚英氣起懐袖覓句代寒温槩非報瓊玖

奉酬程子尚

彼美洛陽人貽我栢梁句艶色斂清研春雲多態度
憶昔郎官湖秋風落烟樹使君出程門蕭蕭髪垂素
平時仲尼履尚可藏武庫不見楊子雲欣與侯芭遇
況兹得小阮風流肖諸父慇懷滄洲期偕我塵外趣
尚無金玉音歸鴻来枉渚

慶上人以再聞新作突過黄初詩為韵作
十詩見寄次韵酬之

鄱陽山水國東南一都會期豫得斯人鼓鼔越流輩
烏可不足吞支許欲追配新詩如絃簧窈眇歌一再
璧公擇門老室有芝蘭薰昔為一邑被直諒頗多閡
枯禪百無染靜掃寒潭雲不隨兒女曹季旗樹功勲
蟬噪嗟齊梁嘲鳴推沈宋諸人勤著作何嘗窺妙用
獨有杜參謀變態無與共絶唱冠古今孤高追攜謡嗟誦
嘉平送餘運丘園先欲春東風堂堂来不畏北風嗔
緬想萱茅動高樓壓常珍川奔互映徹草木假鮮新
吾友韓子蒼霧豹闕閱鑰一朝出陰崖蓬山真著作
絶倫共推讓痛掃淨瑕類行矣貳紫微蔚然賦紅藥

據大典本添入
材名參上流從新如曲突趣契期真源悟悵興渡風
要知非九骨幻藥不可當雲根貴英發
我生如餘膇頭鴻捐補過涉世俱末流唱予聊復和
髮短巾屢欹食艱齒仍墮自嗟叔夜慵又疑武侯卧
四圍本地著敏耘不忘初脩桑復浴穉力作共征輸
榮名愧八俊典學欣三餘安敢望觀汲雲林當晏如
子居拓隱巖妙解拓隱詩濟勝良有具幽時從芋馳
我峙王郎子斷句時相依異世得岳逮壁真妍姿
札札寒女機織素工流黃何如風塵外翠袖倚脩篁
幽子渺天末肯傍雀銜墻餐人鮮蓏處誰能染指嘗

九日奉呈元亮兄
霜秋風落山歲事竣耩軸蕭然四壁空觸目困羈束
我屋已生瓢兄亦未有屋少也不如人自視真陸陸
北阮爲賀闌絕影追風足誰知蔦園丘乃用蹢漂憔
棄置勿復陳萬事𤍠夢鹿渺渺天界高官黃著畦菊
能來慰艱勤濁醪巾可漉雖無熊耳杯要自尊中渌
屬厭謝珎羞無禍可當福回觀夸奔兒往往如頓促

用前韵
離索未捐逢情親在詩軸歸來丙丹楓詩作半腰束
妙語挾風霜勁氣穿我屋眼中誠聰明尊下甚小陸

念昔少年時洞庭思濯足援琴遏將歸臨河嘆鳴犢
正爾蘂一枝何勞排五鹿江闊洲渚寒徼風泛時菊
劇談斗牛昂露草侵淋漉誰家酒杯寬滿引更醽醁
何知程衛尉未暇硏藉福鼓枪牽牛河頓覺滄溟促

農家三首
力田徇所務薄食赴其勞譬之置欲嬴鳴能患喧囂
逢年未前期敢緩芟與薅黔雷無偏頗多稼埋牛尻
倉廩自茲實含飴弄兒曹
自我曾高時以有此土田一朝均租賦吏文淅相煎
南鄰勢炙手北鄰富熏天欻駁烏合衆變詐揮金錢
本心抑無斧疥土賦委壤如聞下溫語膏澤爲洗滌
但願多樂歲彭腹當便便
牛羊晌以肥鴨雞大且碩里正少經過誰能事畫擘
年豐大作社婦姑得紡績吾生本完膚蹴踧困無疾
十年遭逢翻側徙四壁從今得安眠絡緯鳴唧唧
海內政不苛民望罷瘡苦劇賊藏禍心全吳欻驚駭
借號著赭黃竊據遂如許喧然大點兵移檄插毛羽
推轂遣軍容壯士皆貔虎府縣調急夫騷動頓里旅
富室齎金壁細民攜婦女巖谷遠遁逃肢體懍畏刀鋸
寒儒守松楸效死安忍去南風吹捷音破竹聞吉語

聖朝乾坤大鼠輩敢予侮妖氛已盪盡和氣滿南土
但願勤民瘼治安毋危懼昨抱心腹痾砭劑得良愈
要於已箚閒毋忘伏枕慮諸公鮞阜夔臨軒矜堯禹
鄙夫蒭蕘言庶或資小補倚松一長吟停雲洒朝雨

題黃氏靈芝閣

武皇元封閣靈芝歌房秀輝詩薦朝中窈眇壓金奏
昭代符瑞臻史筆勤箋籍百川俱効珍龍媒入閑廐
南州天一涯和氣滋暢茂偉哉鄉黨賢卓絶行孝友
煌煌座奇姿藂𦾔雲出岫蔚爲家庭瑞何若發占緜
複閣敞晴空仰矚晨夕覆秀出玉樹即貌矣等華胄
起家端有人不墜流輩後寫夫卧印圖欲傲閑晴晝
相期巾帬東稱望未揭砥雖非殺青書因之作詩瘦

呂信道以詩見遺作五字句報之

江州持月旦嚴於亞夫營君爲倒屣客漢濱四坐驚
我從鄧馮來會面郭子城新詩照窗几顧復深而清
作人有佳處喜客家釀傾幽花不遣賞未免遭譏評
何當小拂拭揮欽璧玉餅

有慶上人敏以詩見贈慶始學詩於祖可爾
來擺脫故步進而不已未可量也作短句
以報之

盡公無悉時句吐春空雲筆端欽萬壑中間清夜猿
門生露騎皷派別自淵源深蘊離月妙緻觀嶽氣昏
時發一甌重騰踐空馬麋大師於趙秀幽氣如芳蓀
玉簽銹金簡關步登詞門脫略塵外躅摩霄鬱飛翻
豈惟足風韻定復多皇墳昨枉招隱句深靚麗且溫
挽我諸松桂要移北山文諸郎短兵接此事獨策勳
鮮非鐘嵘評更休知者論

自武寧捨舟度嶺投宿南山寺詩

水落晚灘澀雲生寒嶺昏捨舟步崎嶮靜羅陟松門
孤烟埋堆落浮林自一源野杓方屡護棲雞時扣闢
弄孫何許翁矣而復多言問津了不解路窮斜谷分
暝投古蘭若鐘磬清塵根猶疑武陵客誤宿桃香村

遊真風觀

綠雲得支徑逶造幽人居夕風冒梁棟蒼苔上庭除
仙崖衣襞積玉磬韻虛徐回首塵外躅浩歌將焉如

歸來堂爲韓子蒼題

出處無定在閱世關盛衰全德山林尊昭代即圖非
達人解其趣閑復擇所歸淵明傲世故葛巾風歆歆
偶隨出岫雲戲作三徑資少日辭吏去松菊覩風期
韓侯極簡秀早歲當守知未吐五色綫小試郎補遺

高詠少司命乘風載雲旗一坐空無人安能免深排
昨來天東壁少欲秉泰階誤隨曉星去流落天南陲
得縣置竹中溝觸頗洗逮奈何訓誥筆反用催科爲
度堂痛掃溉勝氣自爾隨風度留戶急雲生梁棟遲
不減田園居歸去將安之窈窕青禁闥沉沉黃金閨
至尊下溫詔群公歌式微行矣戒但兩長吟牧夕霏
曉發章水道中有懷伯固駒甫師川養直幼
何水部體以寄恨
幽窗未全曙百鳥忽忽鳴分袂會心侶歸艎章水平
寒溫乍回互適疏凋兩萋水南花未放水北柳浦青
春物發胎蕩浮雲俄變更念非一定適愁分兩地情
爆瓷翠桑落醒醉醉還醒
徙故篋獲端石蟾蜍研形模極小蓋予幼少
時几案間物對之蕭然如與故人相遇感
而賦詩
誰從浴日淵得此頹虬卵雕鎸勞哲匠蟠腰目仍睅
良非銅雀涓滴費醎味短憶昔少年日濡毫輒塗竄
蒼茫時覓句賦雪起爲亂離經析凡例義易明衆象
冉冉桑榆交忽忽顏鬢換發篋逢故清夢聊爲噢李
膺交北海中郎識元歎當時臨所遇此我意俱滿翻

思辯學官啟月復不淺起予刪疏胄往往期并案爾
同懸榜爲作我部園伴新詩真類徘破睡賚一粲
宿開先
建業來焚觀孫山定雲圍推輪碧眼胡駕老勁并白
草樹有經霜往事如運甓遠懷一味禪徒酌三昧酒
尋源徹河漢窈窕出幽竇卧看落山腰雙鳥起驚救
稍深懸維容扶琴入徑取伽陀古錄鈎殷勤收羊吏
碾角頗羸牛外笆辭紋踪往者不可作念切病軀瘦
眼明逢過可泰度復畏友術等携附邊寶搜迥析柳
竟亦不能奇荒蕪但如舊更須尋紫霄寒廳視牛斗
寄侍其雲叟
建業有高士幽棲閉窮扃時從出岫雲縹緲來青冥
昨者修水頭伴我騎長鯨貌古心更古膚清神愈清
朝談織烏坐夜生玉繩橫辯舌不掛壁泊然忘譏評
嵖琴孤風嘯屢柔飛電鳴慈明授祖去霸風助揚舲
白我不見子三占少微星殷勤行沙雁素書每丁寧
悠悠望塵友變態鴟毛輕盟血未曾乾飛語聊相傾
少聞高士風汗下顏甚赧吾言蓋有激因之見交情
宿雲東十住軒
塵事起溫腸洶洶濤頭聚對鏡眼生花尋幽心脫兔

歐峯阻躋攀榆柳春再暮雄時春作吳起我動杖屨
捫蘿戲去瓔珍獻忘故步大壑埋白雲陰崖翳老樹
縈紆幽鳥道突兀升洞府厖眉老比丘倒屣家顧遇
曾未契三關遷已棲十住嘽嘽天橫參稍稍窗送曙
華無破短夢山禽喚新句伊予群念息亦遭回俗馭
徒為三日留復在邯鄲路

雪夜戲王侯

望舒離金虎晚雨幻玉沙觸極勢頗疾打窗風正斜
西家有勝士夢回筆生花攜人近行邁章江駐雲車
銀屏擁絳桃繡帳戲蘭牙聲停短棹歇清歌春思賒
陋巷突短李柴門蓬蓽遮袒裼對孟光冰柱吟劉叉
想君獨樂時覓句剌欣誇脉脉無由語昧林集暝鴉

對雪

晏陰城郭昏窮巷寒意迴回飈春玉塵稍稍凝曙霞
應娟阿香手終日春薄暮獨鳥避寒柯驚腐遷故步
木冰連宦怕向來聞此語擁絮卧北窗鼻端從栩栩

遣興

彌年倦行役丘園聽幽尋般勤響晴噪為我貽好音
梨花映皓月猶作故時面歸來雪如花坐看花如霰
中朝慈美祿椎鋒號能軍而我於此時不武亦不文

平生嚴子陵故自狂奴態箕踞問君房素癡寧小差
上馬須不落起居善何如吾生行樂爾何用明區區

謝靈運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取以
為韵遣興作十章兼寄雲叟

嚴霜知勁柏大節見固窮悚人居白下抱道立黃中
春雅浩茫茫楚山耿叢叢胡為添音素過盡南歸鴻
達士所可慕勞生良足悲君看嘉賓點何如方回癡
榮辱等過霧變更如劇棊寶實萬事定何用機心為
學詩如食蜜甘芳無中邊陳言初務去晚乃換骨仙
我昔寔知此老懶挽不前兒曹喜吟諷快意艷陽天
貴時阮步兵埋照每沉醉是身託麴蘗真若有所避
誰知名教中固自多樂地花氣雜和風相我曲肱睡
西京孰戟郎老嗜杯中物觀其所著書謚請由窶吃
劇情見平生何心窺鉤簾唯有四愁賦至今猶炳蔚
孔融天下士苟戲雙南金既為阿瞞用復為阿瞞禽
獨聞管幼安龍蟠蒼海深雖用固難殺耿光垂古今
吾儕無近用甯中要縱橫猶儒昧行藏寒窗守一經
營營市道交務利如煎并無復典刑在況當觀老成
陽城海內豪隱居晉之鄙眷此冰霰姿諫官安足起
欲沮延齡相悠悠白風靡何以昭無窮政頼有此爾

灌園如結廬畦蔬如養雛斂耘斯易壯稍豐或採擷
賣采厭求益得酒聊歌呼醒來北窗下辭衣誦潜夫
幽雲生簷楹落日掛户牖茂樹發華萌歸烏鳴高柳
春風可憐人舉盃爲我壽行樂當及時浮名竟何有

次韵呂君仁見寄

井鉏潛殊烟幽憂廢寒暑孤雲起幽嶼澤物猶能雨
殷殷空復雷何曾濡厚土無鴻且長饑誰能枝柱渚
如心不識丙公子寔踕踕五業治國謀摩挲棋不吐
勝日覓羊何幽期得支許才高賦雖婉識遠斟飄風
蘭蓀與異縣臭味同此舉閑歲欲問津蓬逕寒江櫓

次九弟韵

觀山如觀畫入眼詩輙退厭則收春之去留情不吝
老境喜平夷落紙風雨迅誰能肝腎乾虚名姝疾疢
屬聞殷國師已挼吳越輕破竹擒諸偷長纓收把順
官軍捋解嚴胸懷供朗潤小寫讀我詩出語亦道峻
流霞瞰橋頭如披潮有信但願書語聞稍觴元班鬢

次泰處度贈歸宗老示中上座韵

夕霏催節往楮葉悝辭風力疾柘泰叔望山扶老節
泄雲爲鄉露奉余來蟹峰中有龐居老常持半璧兮
一席跨平地珠茅期此同塵懷包朗月意表得詩翁

遠志是小草慎在出處中公莫厭苦相戲晏長相從

次韵元亮竹沙頭

甘雪餞餘運行春慰清愁曠懷萬物表妙趣寄滄洲
視我園中疏陳根發新柔恨無清消姿入社不同流
老鴈嗟菰蒲非忘稻梁謀天涯網羅密所以挽不留
倚杖一蕭散好鳥鳴林丘誰同北山老不動移文羞
仲元儻能來長嘯狎鳧鷗

再次元亮韵

艇子打兩槳石城催莫愁不妨波浪闊但懼水生洲
大堤多女兒草暖侵桑柔盈盈成雅步皎皎臨清流
翠鈿掛人冠白作橫陳謀非無一時好高懷詎能留
翔歌回墨翟鐃樂逃東丘此豈卿度用頓似憐忽羞
長吟望烟際飛來雙白鷗

次閔豊見寄之韵

王侯氣薰灼青春頗干祿任俠似朱家窮身既冤獄
甘隨支遁遊不作子公牘看殺投前地雷山性尤酷
遺民卧江漢無心耕牛數因遂成親開懷注醽醁
新聞倒青箱謀論尊黃屋禪參靈運前庭列山陰竹
好乘當語離作悲淚滿腹西風掛席歸清談渴心足
漢庭今側席公道追黃鵠莫作稻粱謀營營輩鷄鶩

我自宴山川坐嘯臨長谷

次瑛上人韵兼示駒文

嘗道寂心脫脫葉危欲霜遊子多苦顏世故定來忘
解包祇園下暎帶瑤林芳窈寵寄雲隅萬事炊黃粱
今君華亭妻俛噉不得翔相期納金匱妙趣詒方將

次韵謝吳國器見贈

朌然詩家流誰能樹其麾儁逸追莫還蕪漫推不去
譬致玉花虬絶塵須善御越女動鳴机織纖工織素
吳侯勇於文銳氣發眉宇旣度驊騮前還幅時得覩
寧當縛微官一掾妙三語病夫樗櫟姿老及邯受斧
新詩欲招隱使自於勞苦矜言諸心期顧公毋矯舉
如人寔(三益齋)未易定交良獨難勝已謝客恍有來朝怯端
明公邁往姿勁氣摩諫垣確說金石貫倚極溪渤寬
遺經起凡例射策凌孔鸞睥睨漢庭右言激壯士肝
取作子公書肯歸貢禹冠小試不盡妙銀章楚江干
抱牘隅鬠行欲作故時看歸治非桂後縮手心膽寒
何嘗擾獄事民自不以冤如卿未甦老此語豈不刊
虛懷望三益闕此賢士闌要須得偉人闢步未登壇
拜公丈人行攝衣拚躋攀反蒙補我劇況復覩芝蘭
會心在簡要我言真覺煩草成謝不敏根拚勞一刪

廬山道中望天池諸寺

籃輿造林口暝色歸暮田橋木半摧落壁峯翠回旋
翳雲門塔霏霏祇樹烟夕梵落雲際微鐘下邁天平
時笑傲處真成觀輞川巖壑事雖必賞心難捨將還
將九節杖踏月上危巔

遊廬山懷叔梁李敬兼憶小子昵等次謝康樂寄惠連歎

諸峯靄嵐鷗上與箕斗近西風吹人衣蕭然無哇吟
烟霞入詩句欲吐初未忍但恨數往來幽栖愧真隱
真隱如虛舟渺渺姑乘流何須長卿慢暮年稱倦游
鍾鳴起閒闌天上隱璚樓焉能誘松桂聊懷且少留
少留平生歡看雲復長嘆芝蘭念將來蒔栗惟班瑞
倚松聊停策意遠縈層巒風歇烟尚積雨歇雲猶攢
攢雲本無心狐棲響山陰俯瞰白展洞仰窺紫霄岑
何時攜諸少清興可重尋仲子日邊去歸鶴聞暮音

次環中韵兼示泰安叔

徽君邁徑塞乃復肯見過清秋雨方闌斷蛇猶欲河
高論劍正始往往棘吾戈相期守雖一功成棄婆娑
步出雲雨上長嘯携羣何

觀諸少移瑞香花詩皆屬意不淺次韓字以

戲之

託諷本寓辭語亦要流轉欲觀移花作老眼頓忘係
勿矜風露姿未入麒麟殿行將楣叻拂深衷自茲見

次韻并示劉四壯輿

泥衣起笠仕釣璜辭碧濤朝來玩西峰卯峇馬曾閑
寂寞漢庭中二疏勇迫退復有一子雲茅屋甘吳背

絕江遇大雨

江流平兩堤艇子打雙槳西時鬭多稼北風吹巨浪
諸峰忽低昂飛鳥隨下上欲為舒嘯朋安焉發心賞

書閑絕武元亮有歸期

行雲無定姿况復出岫心因風著孤峽悵望故山岑
遊子在天末胡為成滯淫巽坎浩難期關河阻且深
向來一紙書何啻萬黃金未辦漢庭策不妨梁甫吟
孤花春欲盡果許要同斟

赴臨舍拾

虛舟縱逸棹冉冉成老大隨食蟲寄居行年蛙旋磨
來歸脩水頭視地不敢唾俚言亦屢陪濯嗟常往佐
每於休作時弄筆聊惰桂調言老於斯姦然歡楚些
年來尤屢空非闕學高卧時節閑里欲觴豆耗繁夥
我獨蓬窗底達曙發清餓頻有竺乾書閑頗真自賀
近局可憐人雖未超頹墮整冠禮甚脩坐客仍虛左
浩歌為之傾樽為歌長破

題蘭亭修禊圖

蘭亭大漢阜水滿郎官湖狂眾狂上秋興拂塵觀畫圖
蕭然春風面觴詠聊嬉娛中有超絕人髯髯多髭鬚
筆端吐奇自紫霞兼天吳草木方變衰安得蘭蕙俱
生綃如無有甜教閑歎呼可憐謝餘杭沾醉欲坐隅
詩懷遭重罰罰酒輸行廚遲遲數千里定交在須史
金谷望塵友鶯烏何其愚嗟彼許敬宗握筆侍玉除
將圖來此傳懸知不相如畫中見勝韻真欲踈無視
臨風增想像候鴈度晴虛

將遊雲居中途得佛鑑師到日涉園徑歸

呼舡凌曉江江空渺黃霧冥冥蜀岷啼嘖嘖寒雀哺
道人大梁來析窮須昭語為廻緣雲策小縷攀天路
元因會心期非關排俗馭青燈耿夜窗高談雜眾雨

東湖夜歸賦詩二章呈駒甫師川

春歸土膏動草際來和風厲厲氣又嚴晏陰似窮冬
崇簡未含黨敝芾蕭艾中仲長久埋照幽期得無功
湖光起蓬窗淑景復沖融連山倒垂碧落日半規紅
不須勞意匠物色自無窮

弱齡百不堪寄傲及壯節從人笑數奇豈癡藏我拙
客萎漳水頭鄰鷄鳴枯楊荷鉏挾新詩（恭一作）懷哉清
夜月野桃欲着花數見堪忝雪當還灌我園終歲飽
餐蔬

失題

恢恢樂莊苑遊樂觸苦顏懷風森萃尊吐花耀流年
林驥無萬里鋭氣陵天山妙哉首脊盤信矣非虛言

讀西京雜記次淵明讀山海經韵

湛湛太液池氣接崑崙邱雕菰紫脫葉茂安誰能儔
鳧雛與鴈子戲波還復流偓佺倚黃鵠往往來風游
飛燕傾人國壽夜居昭陽當時姊弟貴坐閱歲月長
琉璃作窗扉金翠藜以光無復剛勤儉敦朴進文皇
彼姝掖庭子王嫱端可憐嗟嗟毛延壽媚嫵移遠山
一朝聘絕域艷麗復何言畫工戮幾盡遺恨抱當年
公孫發蒙耳根作支慶末仲舒棄勝西白駒在空谷
脫粟飯故人安敢望薰沐齊人固多詐何由諷玉燭
長卿還成都埋玉息山陰珠醉鷫鸘裘定然邂卯林
賣酤着犢鼻滌器傷巴音誰知子虛賦還愜武皇心
子雲識奇字辨舌非所長有宅樓一區安貧固其常
深沉草玄殿如果萬里粮苦心夢吐鳳流傳今未央

僑其書史

惠在長安儒馳騁盤珠走廣頗霸乘犢五鹿不當留
掛心困刺談此中固多有口舌何足爭虛名千載後
淮南學神仙遊路窮山海著書名鴻烈精奥凛然在
字中挾風霜反躬忌褻悔空餘裹跡金萬世將誰待
韓嫣傍弇從歎曲承容音長安有成言金丸不餓死
平生鷄鶡冠於茲見棟履安陵泣前魚炙手何可恃
侍中着貂璫非無事君志雜用儒家流仕宦識不止
漢代從行幸親近固其理何當禪衆職所執玉虎子
為邊下蠶室發憤見良才伯矣觀列傳莫報嗟從來
含悲復不逮安能避嫌猜高文無算斗斯士今悠哉

讀西京雜記次淵明讀山海經韵十三首

南風吹新竹客客復踈踈脫屣聽北聽興不滅精廬
緤思西京事聊閱稚川書千古納眼界恍若巾柴車
酒忘在壚墻灌畦時佳蘇筆端真有口妙處天壤俱
明如丹青手百幅生綃圖舉似兒子曹矜誇還欠如

讀廬山記懷文若弟

茂樹遶茅棟鳴泉響屋除胸中了無累逕渡匡山書
巖谷在眼界風烟來座隅時逢幽人語似與仙人俱
昔在宗少文壁間留畫圖澄神可觀道卧遊良不疎
嗟予何徒役山腰轉籃輿瞻為懷廬及登臨將不殊

聊憑西去息假勤問何如

陪趙傳道都護飲挹峴臺詩

平生羊荊州雅意要不休朽登臨發浩歎望秋怯蒲柳
誰知如湛者自可契宇宙那即不領略甘言發故口
奈何千載餘卜築擬峴首我來勝氣生排霄峙山斗
何暇知許事谿山攬明秀都護賢王孫為具稀總帶
晴嵐變晚靄霞綺粲高賭如開摩詰畫妙處落杯酒
長嘯倚後餘孤鴻沒南岫

遂初堂為仲仲題

長卿四壁立廖廓無籬條子雲英好姿有宅纔一區
東山文靖公盛德壓海隅五畝猶不保翁仲泣遺墟
張融貧寄傲非水船安居是皆知名士慷慨振古無
隻椽與寸椙乃爾未易圖頃年黃隱舫赤壁藏孤蒲
尉曹得錢侯孤抱吞平湖自言家是會曾高結精廬
挾權敚何人連茵列島圖出奇斯無窮怡爾異渠渠
理世無究民屋上黃屋書竟爾究趙壁幸免根公輸
赤手縛於菟鼓發壯士痛草木初無情和氣尚惟枯
尋盟買燕雀築樂開蔦鳥獲島名其年作亭題遂初
如公已克家侍樵必克閑我居日涉園養痾聊自娛
卜築頗清曠風烟在衣裾閑舍經始難覺公言不誣

詩成增相似疎鐘曉虛徐

晨起科形庭柯冲襟澹無營稱是夜來暑約作秋氣清
情羅鳥雀語各自謀其生安能從物役月落倚渚橫
澹澹故園月暉暉無屋星闌夕伴客語已復思我庭
誰為旋其樞未覺兩鬼靈要知本不動莫作流轉驚

宿康王觀

流水赴天壑孤雲耿松門風幡動林杪步屧烟景昏
矯掌供幽討高使定誰論濁醪有佳趣溪魚供晚飧
無名窓外鳥催曙武陵原

又重過康王觀

憶昔尋遠山停驂康王谷烟昏鐘韻微林茂鳥歸速
羽人雖稀少落日見棋牧張迴臨清溪溪魚白于玉
並遊幾何人橘葉下翁未回首十年夢前塵那可復
欲去且少留殘霞帶孤騖

醉起

戀花歎晝眠渴泉醒午醉猶窈雅相偶侵階那復遊
微風過方塘薜蘚還荷氣丘園摩卉木詮品識根底
譬之是殼翁蘇縮在心計借問有何好是中固多味

豫章過守李侯君擁遇臥舟中約予相見

雲斷夜來雨傍舟渡前溪波漲回汀沒林端遠岫微

故人方抱瘵有約吾忍違爰猶理歸棹天末故朋輝

劉越石

蒼岑玉峰嵘寒林深窈窕石如馬鬣封其中藏二表
匡山舊㪅門烟扉歇相照瑤墀既駐截侍女亦雲鬟
茲爲詩所求蟬脫出塵表自爾絕問津日月數過鳥
摩挲坐久如藤蘿歎猿欸

余與劉壯輿先大父也田文秘丞爲契故壯輿又與予厚不數年皆下世今過其故居

劉郎平昔居門巷草芊芊念我眼中人肯驚淚潺湲
中允賓高蹈係遊自丁年問舍得匡廬卜宅如澗濯
懸車者屋山騎牛弄寒泉秘書極精鋭筆下走百川
口戈學姦倭直聲震宇宙諸郎排俳偶一一落雲天
獨餘漫郎叟高名晁斗躔碑書日夜催擬亳錄摩仙
載眉老明貴掛冠遂言旋中河忽墜月半岳遽摧巔
孤嫠俱幽墳借一仆無復起傳家惟恭球擇婿得蛇宣
驅車官殊方衡宇殆龍阡壞壁蝸篆滿小窗蛛網懸
翠靄遠山暝蒼苔修竹連往時所憩樹相與聽鳴蟬
忽逢持斧翁髮鬢青行纏採薪取科日代竹故疎烟
沉痾迫中腸裹回不能前高明鬼瞰宜柔神所捐
歔吟復凄斷暮角西風傳

宿慧日寺

幽窓著晴色匆匆鳥鳥啼鈔念在遠壑發叔離莒谿
泉聲作好語挽客來招提老衲道機熟空洞了無疑
霜鐘吠踏空上有垂露姿腰隨嘈呟聲直與雲漢齊
摩挲不及去行雲會東歸鐘上有熙州題名云元豐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眉山蘇崇謂參寥禪師登樓觀雨

喜元亮歸

念君赴修吟值此春事晏坐窗居人悲未來遊子遠
平時樂群心亦起隔津歎南風不解愠執熱要排遣
年宜待知好鳥啼嘒際冰玉來照眼咸華簽何時莫遣廣寒挽

戊叔懷可人勸來戒忘返

倚源

倚源寒映鏡湛湛有餘地居然起瀰瀰無復保遠粹
人寰不安知出處非細事懸知成小草何若辭遠志
飢來仁者粟不用啟折口來清言豈貴患高誼世所諱
君看陸平原華亭思鶴唳季野雖不言四時氣亦備
一飽會有時幽園動春意

宿翠巖

開門望西山歲月已云積及茲一登眺風雨送行役
綠雲路崎嶔憩澗鐘寂歷幽討良獨難微吟夜寥閑

呼酒杏堺不果飲徒欲發因次酬明達酒韵
貧賤俯中歲沒齒甘然閒簷食屢請餞勢與肯孤分
斯濫非我事濁醪饑歸雲壺樓從杏堺不廢抱壟墳
嘯歌夜漫漫曜靈未能晨豈非杜康絶皆郎那復剔
壺潑當航飲舉白澆余唇飛觴擬暑路謝郷何殷勤
不堪倘親串一笑酷文君悠悠訣醑界本無稱與薰
亡於天地閒而生經緯文東丘終反魯仲淹世居汾
懷寶何必售千載猶心覩伊優與沆瀣榮褒本同倫

小話

小軒前菊花玉雪可念今年忽變黃作詩
幽軒種佳菊得秋摧素華爛與塵外客時來當煮茶
賞爾真潔姿珂雪莫加今年日在房暉暉弄新葩
誰令色無主稍稍作此花長吟復三嘆亦復長嘆嗟
汲泉澆根本藍田待瓊芽

觀訪戴圖
閑庭秋草積消歇蒼苔深忽向冰紈上聊窺訪戴心
雪月俱皎皎風林互森森緲覩停櫂處猶聞嘯詠音
終身剡溪曲何嘗返山陰徒言興已盡真妄誰能尋
浮生圖畫爾慷慨為長吟

別何甫之
吾黨何水曹明窗飽書傳筆頭費緗桃秀句出黃絹
留中萬壑冰壁月共凝遠未受沈范知苦乏孫觀見
効官三徑宜立節九秋幹隨牒修水濱未滅潘懷縣
誰知舞文吏把臂進鳧雁煩哥困疲民欲作搏沙散
談笑羅追胥老稚無遺患春風吹城隅花柳俱紛衍
胡為動歸艤徑去不受挽病夫卧幽園念離情莫遣
警詩特送君愁雲橫絶巘

遊寶蓋菴遇明光明祖首座
久從招提遊妙趣崖谷迥何謂窮造微何由昧斯境
鋒氣窮秋空白雪（一作雲）夜永華屋蔭僧榻皎月浮
漾井壞衲途阿師苯蕁鬚垂項簡默近道要虛名發
幽興念昨分手初霜凝虎溪冷及茲再會面老色藏
秀整屬于無緣息值子歷事屏循制意無窮翻羅度
前嶺

寄雲居微首座
天星聚以繁斗杓橫復直其誰移人間羅列過阡陌
綺紈沸笙竽觴酌事几席退構山阿人聽鐘夜寥闃
狼峯最高寒險崖四時雪許分一派風濯我朱夏熱
江翠春事歸峰雨猶懍冽報子以迴飈草木亦欣悅

客有以贋銅香爐見貺者感而賦詩

巧匠費妙手斲泥冶金爐雲雷載鎔鑊金石磬𥓓膚
外質荷潤色中扁嗟厚誣廢農金博山水沉與之俱
青烟吹朱火𦦨霧凝空塵香色映華觴事見漢上題襟噴薄
滿座隅謬當二器閒顏泚意不舒如聞厭浮僞此物
無贏餘句云識真少爲謀良自疏

承天壁韻

權門嗟來食諸郎兩㩳𢱕獨有聘君孫詩栽九半腹
南州翁仲泣祖風端未遠溪庭給扶人進隨退晚朝
凌烟在何許潘鏡二毛彫把琵𢤱求齊啜羹常見堯
與子同臭味何時共儀韶

雲郷閣爲南窓賦

匡山若霧裏衛晚度前溪定是東林老來尋陸櫟師
誰復飧霞客天籟吹參差泉晉巖崖白雲生梁棟還
若聽遠東鶴似聽淮南雞西鄰約恩遠同採此中薇

雨過清晚登隣宮鐘閣

倦夜思重閣暗登興悠哉殿古木亦老江濶眼俞開
宿雨風前落幽雲鏡裏來高懷無一欠客底悲徘徊
書空復長嘯烏雀莫相猜

泛舟時從弟與行孟倣從兄元亮

暄風吹天堤淑景果日涉繁花已釘顏晴晰復綫頰

平生萬斛愁賴此短兵接俯携諸少年清江玩舟楫
波平龍牽挽瑜高明嘯嘯紆懷蓟懸明氷霜胃中挾
食貧傍人門官學居建業向來齊遊宿性命危脫葉
勝遊夙昔共大句常皮囊西頭見小庭頗恨暮山疊
何當奮飛去碧雲端可躡

過淵明祠次還舊居韻

往者金華公賜環彼道歸荀歟𠂔柴桑彷徨有餘悲
荒庭尚如舊物色人事非寒風起虛林木葉無復遺
椿萱傲霜菊距肯相因依二事墮渺茫茲理未易推
適遠作參錯想芳與不衰當有賸達人棠金煩一揮

北齋校書圖

媽然粉面郎上馬能據鞍男兒非行秋書亦復磨鉛丹
六籍火攻餘渡河感亥豕毫端雖有神兩能正朋字

白雲通碧橋尋幽

谷鳥喚嘆姿孤鍾生晚聽危橋滑忘歸巖徑映相映
潺湲見織泉窮究入雲磴迸礪野寺門忽盡山陰興

醉中戲贈淳上人

上人湯休徒宵爾亦云屢衣上鳳栖雲辨我林壑雨
味方想別餘苦乏碧雲句禪閑儻能來聊用慰衰暮

刻家用環中韵呈王僕

客子倦行役失席高軒過胡床語清夜皎皎天無河
勃窣自理窟何勞觸干戈蘭摧玉久折蕭艾空婆娑
彊進忘憂物無如作病何

遊仙二首

昔日漢公昉唯取真人旁試此塵外姿持獻分甘芳
神丹爲之壽千里還故鄉物鼠得被具妙屋固難忘
雲生五畝宅雞犬亦得將應持八瓊文往酌九霞觴
江叟實叛士遁非翕養流悠然揚於去路窮仍曲延
野留三弄笛變徵判卿愁秋懷乃昭曠猶寄真滄洲
只應清夜鶴時過緱山頭

夜飲

公子敬愛客高會不知疲樽下殷勤勸只以慰數奇
樂怜張女彈舞倦秦王衣持觴不作難露醉倒接䍠
客子歌言歸主稱露未晞

萬杉明首座休菴

原本缺 豁除鏖貌古心亦古飽參雲門禪透脫豐溪
路孫峰何烟霞飛鳥不得度幽賓響寒泉晴扉生斷
屢蒲團雪明窗一念萬年去深疑過豐肘要道石屋
悟

得六弟書有歸期

茶聲起松風明窗共昏旭及今著征衣負痾爲推轂
畏途阻且長況茲加煩促忽傳素尺書歡喜三過讀
蔽芾屋木陰前修慎其獨缺月耿孤桐歸雲赴深谷
吾擬從拓隱殘章留子讀

晚登鍾樓即事

幽棲無熱客地僻自鳴蟬危樓一登眺晚涼清興賒
疎林方寂歷惡木半槎牙五峯在北户熨眼落玄花
危檣渡洲渚暮帆收日斂（斜鳥）鵰崗念徐稚去及東吳瓜
雪山輕幾許高士正浮槎南州昔寧落秋鱸寒可叉

頻懷張校尉莫作賈長沙何繇致叩叩翠栢故啼鴉

夜聽從弟宗緒琴

涼月耿茂樹微風薄疎林令弟肯過我清夜撫鳴琴
妙生徽軫外虛夷有遠心哀猿山暝嘯發拍霜露吟
胡馬驚朔吹楚囚操南音王嫱寄靈瀝校尉漢恩深
翻令曠士懷數行下霑襟曲中韻清壯攫醳綰須淫
亞夫軍細柳令發夜沉沉我友擅丘壑頭遭鶴須侵
嘗貯貌烟霞解憶貝鍚尋畫師雖無如滄浪一歸涔
籍爾山水曲軒豁窮上岑勤求商略此勝處要同斟

掃除尚書公冢下

平原令僕射精鋭暢人諸當時技詠草姿知郎山丘
零落三十年誰其追遠欲只今忠義風夜夜鳴松楸
啼爲勸行沽催花生遵周遺墟泣翁荒蹊風馬牛非
無玉樹郎把官在中州悠悠生存乎那得不沉憂

讀楊雄法言

子雲老詩罕晩乃著一書經營極淺易艱深聊堅歪
終身作雕蟲出語嗟狂夫若笑屈原智頭憐兎錯悲
丹青果变王莽新執非謗我麟不可羈投閣將焉如
侯芭痛領略見謂老易徙小兒楊德祖鑒裁自不虚

擬古

佳美如花人如花復如玉嫁作征人妻別長歡日促
拂掠可憐粧翠袖抱幽獨飛狐驛使斷交河無寸牘
春著聲梅蘂風吹秦樹綠草生麻茶尊誰能辨鶯粟
啼梟花成子愁閉笋爲竹雨滴翡翠帷月上寒蛩待
稍知狹邪遊能忘窈窕淑新人工參差故人動杼軸
惱煙爲病媒經緯有遺幅若言飼夫君夫君當數復
昔君君不如我自莪蘭菊

題洪騶又徐師川詩後

籍甚洪崖縣高寒欲無敵徐郎聘君後挺挺百夫特
堂堂無雙公戸外滿屨迹虎豹雄于須懈況甘辟易
徐詩到平澹反自窮艱極周嘗無缺識賞音略參寂
陰何不支梧少陵頗前席洪詣自奇險餘子傷劃臧
大似樊紹述文字各識職二子辯訂證雖天與下客
柔食薦飼羹熊蹯雜寡白蝦聚付公議吾言可以熙

醉書

春風吹草木茶薺換衰朽亦復吹我顏秖解成老醜
達呼醒酒冰來祛掃愁帚還容我欲眠深憐案桑叟

以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爲韻賦于詩

孟夏樹扶疎繞屋樹青青了無俗事偶歡歡忘形
溲雲閣前峰瀉雨自神屏蘇孟有妙理未減五侯鯖
清晨溜無管按行瓜芋區二雛能拜起嬰兒千里駒
抗顏捋髭鬚酤酒提胡盧犖非孝元禮何勞為揩摸
滑筠穿屋頭幽草圍舍後手携東皐書竟熟俱上口
詩無挺淫江文不誇幼婦姿娑丘壑底藏此斗焉走
丈夫志四海搏風類鵰舉方其未遇時潔身閨中女
晝伏夜動者貪饕如倉鼠炯炯抱名謳所慎在出處
我有百衲琴已渝不同調三疊太古音那免世嘲笑
彼哉遇癡徒睥睨在風骸纫與雖折齒初不妨吟歗
謝公東山時微侯等虚務一朝畏桓溫攜衣忘雅素
忽著進賢冠頹然滄州趣勇退真難忘天未横書度

昔者溫簡與王屋頗清職建封禮爲羅非復無度量
落膽劾權臣寵衘逆宦謗彥遜胡不歸猿鶴儼惆悵
少室拾遺公許身頗與契韓侯爲作牙俯交軒冕死
獻策遏淮寇孔顏立丹墀未免謗松桂應遭壯山移
尋登逆飛鳥持觴送歸鴻不解世俗書稽古何所蒙
久矣川效琢別茲山不重歷寄陶隱居佳眠聽松風
舉世市道交誰能保榮名譽之多財貨悪鬻安得贏
一身拱璧重萬事秋毫輕向來真寂巍然逆遐征

七月十九夜有大星貫于西北詩

迢迢天漢星寂寂夜未央孰居無事中差次若瓊貝
向來西北隅煒然獨顛沛彼蒼既悠遠神理漭茫昧
豈君坐逐客無乃勇自退嘻彼亦何爲竟夕此相對
絡緯啼井欄和我微吟內

五月二十四日晨起隔壁聞李敬當誦詩戲作
此嘲之

阿敬見新詩蹤跡真詭秘如偷發閨鍵大惧驚隣里
微吟出待秋幽討出搜耳排句鴻歸陣細字列行蟻
詩成膽力壯巨軸書側釐遠寄賞音人稍欲見名字
但求皇甫序何暇公榮醉吾言可并案嘲竟聊自況

巢雲亭

山柳排晴空聳峰助高寒危亭踞上游不在世網間
曉寬飛鳥度暮卷餘雨還兜多仲宣樓勢有天姥山
落筆披前輩血指空汗顏金華牧羊客句回造物慳
眼界無一尺辭源溟渤寬會當騰不朽夜郎今賜環

芝香亭

束髮事明主遇合誠獨難譬彼佩犢翁襟蒙功貴完
明府真權奇汗漫流丹雅意獨當御未享苜蓿盤
詔許上紫殿占對躡孔鸞夜事寢不報鼓船下風湍
頹茲未逢年於我頗便安治道貴清淨稚產家相歡
析揚生木雅搽其雜西園方塘每製芙澤畔思紉蘭
靈修方仄席下詔招應賜環勿墮逐臣淚去躡青雲端 五

題淨菊

枝離淇園姿勁特傲霜雪論交不謫眼入社難湊泊
賴有此檀欒嫣然時解籜風枝兼雨葉調度固不悪
結實何離離開花紛莫莫爲當來過歲華今與昨

夜坐食蛤蜊

紞紞寒皷鳴稍稍華月上蒲履敲幽齋夜鴟驚暗浪
但見盤蛤蜊許事付壓挾嬌靜雖外緘甘腴寔天相
霜臍貴把黃鹵臨跨挾纔江瑤初脫柱蠔山擁疊嶂
盤飧得此生風期時高亢如跨大宛兒凡馬羞駿駔

嗟予鬢成絲山林真獨往會心不在遠坐有濠濮想
珍庖占食指趣眾即甘暢常恐兒輩知回滋減歡賞
蕭洒步前除梅花雪映漲

題敦好軒詩

會心誠獨難托契復何有曩昔有遺言定交於杵臼
此風頹淪胥射利一相歃口血曾未乾轉盼兒貴反
風心何由敦聊與吾儕偶是中白頭新嘉穗真乃久
恍如對芳觴心醉不在酒誓言山若礪此好那容朽
南庭張庭梧明河掛箕斗

題苑賢府兄先春亭詩

苑叔老不衰園裡春獨秉素標書青彩不厭宦情冷
把臂鴈兒行色笑辭俄頃園涉寒未殘和氣君先領
霜花吐幽香煙柳發新穎大鈞無私酬播物厚茲境
仁人所遐居寒盛甘遠屏要當列此花草木清晝永

題神仲乞靜照軒詩取逸少所謂靜照在忘
求云

住者多逸想山陰時見之肯持圭組面自塵鄙疑要
奇偉不少貸確謝無纖遺保全勝東山出語曾未思
羣許逢禊契何由發于斯乃比石衛尉此老端不爲
觀其書墨作豈復隨家雞忘求在靜照定體發光輝

誰升百代下領此無言師元非折腰具聊復尉河西
開軒延勝氣不許俗客顛凜然康簡風生用談笑追
懸知杜武庫時與河陽期待鶴望天末雲樹相參差
直恐永和日未能相盛衰徑須畫幽處公莫惜遺溪

阻風濤滋浦捨舟由山徑以歸

自發郎官湖掛席如江練繫舟潯陽郭風濤中夜變
搗琴坐荻蒲翠鬟數椎兒鴈明當度山椒聊覓故園眼

諸人絕江遊同安大風濤作予適病眩不能
渡

平生湖海心舟楫雅所便揚舲欲尋山風濤起掀掀
中途得壯哉路爲如來舡誰能于此時絕江歌叩舷
寧非賓心貽歸作瀾臆臥壯哉二三子噫懦不前
頗慙謝公嘯寧免季野憐延目望舒無歸路山蒼然

用陳親韻寄廣心敦詩兼示陳

卧疴春常臨抱獨有宇敷欲懷北阮貧既親亦有舊
歸歟渺前期騎氣尚侍後暗風攬客衣勝處當留
遺我吹公詗知君杜陵瘦
陳侯探禹穴辭源何浩浩住處仍陰鏗丘里得名早
吾家習主簿筆頭妙揮掃花繁寒暑春事隨老爲
快哉兩年腰何代無賀老

四月十八日過師賢留飲歸用前韻寄師賢

避俗非避世擇交欲擇鄉共泛危覆物聽雨對胡床
江湖繁舴艋夜寬燈火涼論詩中鳴鏑辭源注方塘
韋杜骨已朽誰與更生香我饒肩培塿君自琴氏房
玉人能睨此藤繪已埋藏破涕致爲笑橫腐復胅快
行矣勿復道尊孤段爲拜

離雲居道中偶成寄徵先恥恭青庄

久樂巖中趣未覺身世拙冬暖想雲開截晏歷事歌
山靈招我遊草木亦欣悅黃松少靜意蒼崖對宿雪
山川誰斷取攀在仇池究恭公雨花手徵公徵霜節
喚一作醒起隨粥魚談餘餞山月兩雅過虎溪一笑頭
清絶歸來武陵春欲向幽人說

寄徵先恥

雲横暮鍾微寒含遠山曙蒼秋正佳眠俟偶送寒暑
觀君弄泉手豈是縫裳具獨爲不西南長恨天際樹

寄徐聖功

腹風緣隙來窮窕過我廬新花已集目弱柳復藏烏
故人怪音素定知中窰豚客從西縣來問訊聊可娛
幽窗含暝色亮月麗高隅意逐前雲去微鍾而度徐

以酒渴發江清為韻寄恭廿四

春風草際歸南客向杯酒觀化發珍藏供爲鄙夫有
雖無雅頌姿素之維楊柳賞春良獨難深憐魯中叟
佬游文囿全病肺屢消渴句幹造化機雲霞互轇轕
慢世誰與儔唼誠從奉常誠哉死諸葛能走生仲達
通籍金閨人物望係翳醉臥古藤陰一往無復再
卒業有劉歆學富誠多處定持柯亭竹過日吹丹塞
元暉擅江左遠岫列雲窗佳句神其吐律身未敢屁
胡爲化奇禍雙流帶二江將智嗟老及懷寶懿迷邦
隋河若黃濁不亂長淮清蔡郎入理照餘子秖平平
詞林得此士隱若楚方城風流不頓盡驚人聞一鳴

用韻寄潘仲達

淵明解真意欲辯斯忘言我亦厭苦相頭復秀雜園
潘侯隱於酒早悟逍遙篇兩翁俱似我空洞復照默
不作逐貧賦共結貧中緣臨江弔公瑾登樓懷仲宣
何須畫麟閣從渠定天山君看持漢節白首自丁年

寄甘露滅

疵戒楚江濱真遺女嬃罵自無交呂心從猜進信詐
頗耽麴米春寒柯一壺掛戲逃蘇晉禪時起拾遺社
念我眼中人十獨火已地向來支遁林得禍不能嫁
解竊螢霧中萬事頓高謝奇句挾風濤吐句端可怕

何時織錦機緯經聊一借懷我付短章參旂卧寒夜

次韻寄錢仲仲

簡秀斂真長韶潤思阮裕眼中人物衰致甫用金注
吳茬尚父孫思脫塵中屐嗜學頭鬢紅寫奇於我定𢘾晤
高材堪遺補伐氷非所慕時於鼓吹聞自得鳴鵠句
好語隨霜踐識我卯園路賞音吾敢辭當得太沖賦

次陶淵明贈羊長史韻寄李翹叟

遺民百年吟中歲多鷄虞不希咸陽價賴有秀行吉
李侯妙德望閒雅亦甚都南郡此名流聞聲十年途
披雲落是洿情留俶歸與只今卯園學居與川岑俱
冐中書雯亂清言不躋踏吳時發道因風神瀟相如
此翁蟬蛻去詞林遊椽蓁廻於學憂中孤笑成歡娛
吟官額逃禪木藏渼皮踪何時招隱嶽迨涼遲望舒

還日涉寄吳世良

白珩藍田生赤驥渥洼種異産非其源定自難入用
吳侯掌武孫九鼎家世重生仕如挽強妙手一一中
抱槓是鴈行巖悍要敵縱捐金購奇書嗜學有餘勇
郭侯空捧架而子頭成誦昨日章水頭春風吹客夢
開筵置清醴落月流畫棟念子不負丞我士色爲動
梯山貢楛矢勿珍出銀甕胡爲百僚底歲月數窗送
天邊賞音意拒數亦云衆他年解組歸三徑看求仲

再次阿敢韻寄舒大士兼簡微首座

風窓坐晚聽雨砌雅宵行斜柯橫吹度綠增細草生
片月懸屋角嬋娟有餘情世味了無取虛懷浩難盈
欲念山阿人臨崖九秋樹袖手謝罔來偈秋推不去
亢甫自忘緣湛冥隨所遇稱誠海濤波泐澥悟喜怒
我亦槃清殤頭甘去人學田覩陰峯新添如秋空雲
二槐殺三士桑荣為陰杖吾廬敵床席有托衆為欣
宝通會由狎報發分音別緬思耐久交不爲翁翁熱
秘夜枉貝多有懷時聞閥頻伸三昧起燕坐真適忱
吳庭微開士膏肓窟穴深向來避小草於今有遠心
想知軒轅律定非桑濮音寒藤且高閣川塗多海滛

次韻謝桃直中書省詩寄馮彥爲

泰階乳平夷風帆肅振敵内樞方暢謀吳岫俄璚掌
富貴踐危機紛華嬰世網諧生經濟心綬帶赤霄上
黄金買蛾眉歌臺爭璇響未聞舜九官責及變俯仰
重瞳垂衣裳闔閭映蕩蕩均勞當勛猨有公被嘉賞

次韻謝朓登三山還望京邑寄六弟

驅車背邦國殊鄉復異縣春色滿上都雜遝盼開見
危樓日輝輝綺閣雲練練邦思赴修盼豈復憶退甸

佳人憂喝恐閒愁具芳宴但願酒如澠詎計花如霰
緬懷棄繻志彬蔚期豹變

次韻謝眺京路夜發寄六弟書因以督其歸

問津實知津阮屐穿幾兩來裝從蹭蹬吁船凌決漭
老餘風埃顏枯槁日日上屏居二十歲賽求每自廣
吾言季行役清音當見賞斧斤頓交綏物色易搖蕩
得偶早歸來毋為勤捍鞅

寄郭循正

綮綮有道孫手姿便亂真養氣如晴虹照映塞外春
好大有餘韻雨墊烏角巾與時萬人敵談笑五臺賓
篆筆厭秦相翻笑蔡有鄰長袖果善舞巨價藏百珍
豈豩寂寞見此妙入神平生樂聞善況我有同耽孟
堅贊吳漢楊雄賦逐貧

次謝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韻寄汪彥章

名郎摩霄翼從逐先賢驚奇胸如洞庭中藏萬瑚樹
憶昨易前期寒暑亦云屢雖聯臺省班未減江湖趣
老境專一丘病著隨所遇何時過我來當柑嘆香霧

寄陳無惑

憶昔悵有違平湖拍天漲分袂哭滿風乘興破巨浪
我歸茅屋底念切情惝恍中間忽抱疾此病最無妄
伏枕聽喝蟬秋風吹倚伏緬懷醉夷門歡永真悵當
頗復持漫刺曳裾謁丞相晏者金石交為子傾家釀
膚清神更清年壯思亦壯蘭臺要給札行寫不流宕
諫言勿主意湛思慰人望歸帆排五老停艫當疊嶂
不忘若果期烟靡聊一訪

寄劉壯輿

晏者劉中允毀車來華顛騎牛澗谷底終歲飽風烟
至今草木間餘光發幽妍秘書百餘則凜凜春秋疑
勁氣眈汲黯高文儕史遷當時稱家流氣凝摩蒼天
一語不合意歸來杖書眠急流勇自退已度二疏前
檢討少壯時嗜學堪丹鉛徵官褒黃綬雄名敵青錢
聊為三徑資未減五柳賢藏書到禁闥信史多官聯
仙者傳董狐筆端直如弦季札觀博浪歸與何翩翩
掉頭不肯往引帆費殘船昨來離山東喚照群兒喧
一朝掛其冠請語無由宣顧我斗馬走定交良有年
相期定高蹈飲潔嘯風蟬雖無元龍豪問舍仍求田
同探陽崗薇共酌陰崖泉來往成二老庶使萬世傳

予與謝幼槃董瞿老諸人往在臨川甚疑幼
槃已在鬼錄後五年復與瞿老會宿於星渚
是夕大風雨因誦蘇州誰知風雨夜復此對

床眠之句歸賦十章以寄

勝客昔填委神交多乖離靜言數存沒驚飈邈難追
水清石自見山高鳥鳴悲一盃且相屬何痛記吾誰
久矣羌山逝幽討無復遺如觀傀儡節觸類或可推
山靈厚相戲傲以所不知故放出岫雲變更無定姿
憶昨謝幼輿宜著卸壑中論交趣蘘底態絶連袴空
自我失此士清夢隨歸鴻封胡與羯末安知無餘風
高臺擬岘首孤峯陵天姥與子各壯年車軒焉亦愁
歲月忽欺人于邁不可補証知喚竹間聚床同夜雨
誰其妙丹青將軍獨曹霸能開生面姿拂綃貌無夜
偉哉千載後萬金不當價吾欲評斯文善學如善畫
却老頭青精度歲搖黄獨長乘下澤車何煩扶舟較
求我盛年非常恐不可使永結交舊歡阿護甘碌碌
吾憐阮嗣宗口不掛臧否是眼何親疎青白生譽毀
服膺殆庶者頹脫當悟此本心如虛空何嘗受塵滓
曩時太傅公日下歎無對富貴恐不免大節在頸瑕
一朝出東山勳業到鼎彝吾言固窮士難進思易退
脂車離郊園潛躬入許長歸來十畝陰繚節已儲霜
畦畛日將蕪况復病在床亭亭望五老煙雲晚蒼茫
渚蒲方脩綱汀草亦芊綿扶杖數過爲鷗聚有歸船

董子有來約要在秋風前已辦河朔飲更哦陶令篇

喜遇洪仲本于山南以蟬噪林逾靜鳥鳴山
更幽爲韻作十詩寄之兼呈駒父

萬壑無定姿勝處如風烟變山亦尤物常恨他人先
凌厲騎雲翻酬酢含風蟬終日松路永沖襟頓蕭然
故人隔秋水夢往寧可到山南會心處不負鳧鵲噪
胷中如陰雨百穀仰一膏嘉德向來深此事神在勞
明月出東壁歷井復捫參如我飲秋伯了無經世心
土膏富畦壠澗醇有常斟爲語復見廣浩蕩栖雲林
進目胷壤間禀生不可逾企躍有定在嗜好真殊塗
超詣方獨往安眠龍蛇娛嗟彼强聒士營營竟何如
老圃志沉鬱久哉宜悰冷適廣雖難周恬愉境元靜
若書雪明窓垂老真傷永諸郎汗血姿一一皆絶影
窓上飛野馬酒中鳴山鳥俯仰幾何時秋林風嫋嫋
高懷凡憒靜虛齋塵事少卧讀君卯詩意寄在雲表
綠髮喑翰墨頗但成章程眈思且旁訊僅有能詩聲
老語如嚛芋時時强抽萌公等極英妙每聞鸞鳳鳴
爲金貢九牧鑄鼎知神奸博學如地負能發捷與閑
奇貨只希價妙語期藏山要當繼三代何嘗追二班
射祭秋事歸蓐收蓮爲政爽氣挾曙來風露頓輝映

祛我中夜慚起予綵摩病回首問炎蒸基語予難更
倚杖覽淸曠江皐事事幽戰勝名義府策勲逾徹傒
世故每情得塵緣成語偸長吟撫孤松濯足淸江流

蔡州顔魯公祠詩

孤雲亦群遊勁栢受違抲烈士懷貞心肯賢當背虔
堂堂顔太師立朝獨莊謂太宗柱石衷中夜遻六博
朝廷冠劒人孤君貿元惡公當蔡州鋒沽國立嶷諾
頭顱危一葉舌本未渠弱耻爲蘇屬國筆顔圖麟閣
想當兇焰時直氣森噴薄劇貌存典刑社鼓迎冥漠
我生當昭代何憾殢横落浩歎招遺魂白眼瞪寥廓

聽了公孫彈琴

商飈吹荻蒲舡宦雙倚棨中有隙太卯堂堂道彌廣
容我拜牀下凜然增妙想碧洞石家兒侍立貿開典
取琴爲我彈襟懷自快朗爾乎斧攸往岩谷發佳響
廻翁琮璧淺風氣日象上一言犯台罰放逐金波漲
郎君翠眉低沉夏穢悲壯滄海連三山攫解共澗長
生雖有如此十年遠邑蒼推手且罷休夕嵐横蓁蒼

倦夜

倦夜苦夜短迨凉卧前楹淸飈颯然至洋鐵開天經
月在房心間木末相將明頻年困杭稌何足搭楚父
一飽吾可必吁兒斟醁醽酣歌發達曙露下濕流螢

雨生遺心

孟夏始三氣暑還自何鄕稍稍切肌骨病著徑卧牀
雲從歐峯來將雨送微凉客與逈朝市軟勸酒林塘
幽寬多僧氣頗帶山茶香縹思隨歸雲冉冉列禪房
此物方料理陰雀客伏藏火老怨愈滿重茂猶未央
會當曉山靈時來可不料

讀左氏

麟經書王法聖筆行天誅卯明發其蘊磊磊昭九隅
奈何賈衆嫔命曰相斫書世不足董狐殺青議其覆
無頭冢豈啄禁若夜古斗舌本未暇澆但自飮醇酎

送嗣行叟住雲巖

昔在瑀光祿精兵代茅車大宛獻象龍權奇天馬駒
朝廷不動塵歷境暮過都銀鞍香羅帕莫及行坦途
一朝伏轅下局趣時長吁霜蹄綫羊腸騄思在垧娛
復聞郭橐駝種藝絶代無擢秀土膏動安恬肆紆餘
儕流夾妙理靜踪由來殊木性不受觸剥膚驗榮枯
柳侯爲作傳臨民眞楷模嗣公武夷秀淡然雲水徒
風期麼支遁淵源從老盧嘗自在巖壑浩浩不可汙
屡聯公侯聊煙霞閒圃誦忽著垢墨衣裔身蛙黽區

我本佛國凈亦見纖塵居譽之噴玉婆驟首徑峙蹕
雖懷萬里氣詎可輕艱虞亦如蔣舟木涵養須數腹
根節藏蠹蝎安忍不剗除名駒即南蠶種術毋全跡
郍蟲或螽螣三言成於莞領公冀生右愛之良不誣
夜寒為長吟霜飈響高梧

次九弟阻雪不得遊雲居

憶女垂九齡存幽非舊常而贅忽如秣歌舞類裝莊
山色故無恙老者髯旬蒼戴之者車後誰言山路長
每逢勝絕處賦詩要難忘大雪𣻿空曉清境詎可望
烱龍何時來鄭曜發輝光長懷亦云極煙潛聞駕鵠

雨後望雲居

愛山勇成癖巖壑羅心胸政使詣幽絕何如天際逢
春雨雲斷續欲霽歐岌峯如我金石交𣻿然曠音容
眼邊出突兀煙霞更葱巃方營五字賞為下醉吟中

聞蘇大養直同李子充遊雲居作此詩招之

人心各如面石交定誰逢吾觀蘇夫子直有古人風
自聞將生徑日望求羊蹤乃携李長吉上我歐岌峯
毛山落君子稍致吞附庸絲絲峯上雲蕭蕭岩際松
想當彈綸巾嘯傲驚歸鴻我有泥花竹隔林聞疏鐘
幽禽發佳響亦足拔心胸何當小休憩一尊聊此同

次九弟遊雲居韻兼簡鄭禹功博士

幽棲捐衆累塵事猶杌行淨港太古祠却掃何癡生
秖周有勝踐蒼崖無俗情角與度絕壑雷雨下滿盈
矯首出嚴幽斜日欺煙樹主蟬新續鳴驚磨縱橫去
未窮山海迹笞為貢心遇絕勝馳康莊車鮮禹何愁
博士驥一角曠世獨秀麾胸中藏萬籟筆端生風雲
平視楚倚相陋吳知三墳佛界飽遊行草木俱欣欣
阿彤荷衣時廻與此山別頻言奉巾屨不復苦炎熱
歸來出新詩老眼聊一閱雖非天姥句淺淨亦可悅
病夫世味薄野處隨年深以彼有限景寫我無窮心

緬懷太沖語山水有清音時尋松桂約勿遣朝書淫

端午

鄭袖椒房寵音容勝異態多情上官郎朝夕侍冕旒
從來秋水妤見謂繞指柔何堪女須詈竟手馮夷游
至今荊楚兒奮舟競長流重華陟前度歸翮起南州
莫作古時恨靜聽歌舞詞

北牖睡起有懷吳世南

曩時謝仁祖蕭散北牖下揮麈響斷絃天際頗閒暇
淵明曲肱卧餘事眼不掛使欲倚羲皇涼飈助發詫
縱觀兩郎傳明如丹青畫獨於避俗翁英姿猶可借

此翁多新詩天成妙風雅不從人間來句法殆神化
伊予綠髮時奮舌談王霸中歲慚問津皈意學耕稼
一往二十年了不畏訕罵性初嗜清醼病見杯勺怕
從作雲隱眠端回俗流駕緬懷吳朝歌南州滿聲價
虎脊天廐姿未霞香羅帕顧我廼神交素書每盈把
何時逆飛蓋西園樂清夜微吟望天末虛懷聊獨寫

病中有懷

江城春事蓬溫風攪清晝花藥禁以慾好鳥似應候
客中維摩病何心折楊柳黃鸝勸宛囿於我度頗厚
緬懷趙明府傾蓋異若舊翩翩匪公子奕奕名世胄
筆可扛龍文識足辨蔡白何當與若人長歌向宇宙

有懷張掾師言

戶牖煙霞積池塘稗涼幽鳥如交友招喚出蹊林
懷人隔溪浦終朝棨甫吟別鵠太古落徽絃偶瑤琴
誰能領斯妙士貴相知心惜彌非謝守其誰能賞音
深衷若爲寄長歎看遥岑

有懷鄭禹功

吏隱專一壑才名橫九州袖手煙雨外坐看江漢流
斯人美無度孤標可鎮浮窮居白日靜蒼苔門巷周
永懷不可見臺笠向西疇

夜坐懷師川戲効南朝沈炯體

鼠鏖餚蠻兵客夢寒窗短牛斗掛闌干起視夜參半
虎頭丹青手欲畫澂回眼兔尖渴陶泓得句亦不漫
龍沙懷石友羽觴舊無算蛇飛楚王壁駱驛壯神觀
醉踏吳沙歸轉眄歲月換羊腸自詰曲馳道方晏晏
旋摘古菱花悟罷如冰泮雞園談妙口當我一笑粲
狗監誰廷譽變雲非吾顧猪蹄祝汙邪舉世良可歎

雪晚望懷子充宗弟

歸雲度山椒木末留夕照聯翩御尾鴉不復明楚調
安知牛尻沒便出豐年笑南阮有偉人領略造意表
瑞靈突不煙岑寂有餘妙簡遠到安豐邈往同遠少
賴教弟子貢鈆槧發清奥誰可相推轂僅自免譏誚
閑月不待晉柴門跡如掃孝廉還班倚瘦杖敲風好
爲君理長吟扶節送飛鳥

懷子充復次閒字韻

彌年曠不接耿耿心未闌緣何執君袂飽看江西山
追涼故園樹待月房心間君歸有後約悵望何時還

子充書次王局翁遺二李故居韻賞僕作草
堂於故園同賦一章

兄家咸陽公餘澤被岩麓帷底多珪璋藍田自生玉

我獨出衰緒嗜酒仍愛竹畫厭敎晴雷看雲勝不來
作墨延野色風吹草心緣情閑飛鳥親相呼瞑投宿
往往逢東鷗來栖手栽木心期得幽子浩歌去邊幅
抱甕同灌畦牽蘿來補屋修文不無人付渠調玉燭

董真人煉丹井詩

董子侯官秀蒼真匡山陰理田藝金穀絳雪飛瑤林
種杏今虎守儀稻見本心淮南雞犬仙飫禹昇瑤岑
寒泉列舊井遺風猶至今我來探藥局遲遲欲駸駸
我獨不忍去逡巡梁甫吟

魏鍊師四松畫軸 [illegible]

四松在澗壑歲晚乃更奇蕭然如黃綺傲岸不可追
誰將談天口掉舌聊見移由來掃東絹寫此霜雪姿
便有松上雨催我窗間詩翻思舊青冥採藥扶衰
當年丹青手開闢造化隨既有圯下約子行何後期

徐叔明校書篆筆奇古復作丹青為予作溪江春靄
扇材柱妙乃求鄙句作此以贈

晨時徐騎省篆古通秦刻後來得仍孫老端溪渤壯能兩相挫蚩丹青
生意匠餘酣寫便面鷩罣煙蕣蒼何許補象即落日陽芙蕖無營虛巖松姿
困買屏牌真收孝某尚塵殘非 懷君俱秀閣素復清殊定為追喝嗟見句
聯珠踏 乾隆乙未仲秋月[illegible]

日涉園詩集 石言古

聽侍其雲叟琴

君家建鄴城東頭捲簾卧對長淮流除書詩書不到
耳空洞腹中無片愁白浪從高危檻閣清夜無人響
猿鶴琴聲復時一挑之北斗横天月將落御風過我
故山岑一寫太古之清音當春風動萬壑渡底時
聞龍一吟坐觀人琴成二妙覺來形穢顏枯槁伯牙
袖手意有餘清公臨流一舒嘯

聽程道士琴

鵾絃鐵撥世多有玉箏銀甲嗟凡陋平生綠綺醒心
泉淨洗耳根端不朽鍊師霜鬢已滿頤復霜生彈霜

卷三

葉飛腐儒凍餒非所惜物物願荷皇天慈

演上人以權詩示余歸其卷演氏系以長句

花縣潘郎未白頭下從玉局仙翁遊平生四海飫泳
守既冠瓔衲藏深幽死生俱在天一角句法不復陰
梁州眼明得此道人演更還權詩遊世眼喚起斷春
十年夢恍如神明還舊觀黑栢蒼鷹飽欲飛天馬嘶
劍方來漢演翁自是塵外客筆端秀句應無敵禪餘
軋軋弄鳴機紫鳳天吳亂紅碧會當載月漾舟來盡
出公家金粟尺

觀呂居仁詩

西風鏖暑功夫深老火由來歎稚金螢花缺月千夢
短伐翳正萬開運岑忽看僧珍五字句妙想冥與神
明聚清如明月東澗泉壯如玄豹南山霧抑揚頓挫
百態隨鷺鳥欲舉風迫之莫言特此黄初詩直恐竟
亦不能奇老懷凜凜受霜氣想見此郎氷霜姿鄙夫
好詩如好色嫣然一笑可傾國擊節歌之倘撒伯柱
中安得看此客此客不肯継壓霹況復世網如蛛絲
秋空横河鵰鶚上不許蜂蝶同所歸漢家太尉死宗
社大鳥泣墳天所借謝傳未吐話國謀貴很懷奇赴
泉下僧珍向来期此人類波砥柱妙入神要當最悲
湘水濱喚起猶足張吾軍

曉發琳山晚會于湖光亭

琳山寺前雨翻盆碎邪渡頭争渡喧湖光末人敬愛
客群裝咄嗟開酒樽江城花盡柳亦老薄暮歡娛倩
草草殷勤爲喚雨紅顔始知人好鳥還好斑斑鬢間
少黒綠客中不復憂心樽阻酒中聖少年時江湖放
浪真志歸老来頽喪丈夫勇心隨暝鳥投林飛

謝人見過

門無櫳檄軒車過草廬寂寂南陽卧夫君撇韝来扣
関不減昔日陳驚座肉食者鄙無遠謀喜君義氣横
霜秋已省献策尊王室白筆應須上黒頭

遭風濤神林浦

伐鼓放船落星渚爭賭急鴻集傍侶乾旋坤轉風掀
掀陽候就戮波臣怒廬山孤獻政排空複閣重樓欲
無路水蟲瑣細何足云竊發凭陵敢予侮長年吞聲
三老悲老妻驚呼稚子啼病軀不能自料理袖手懸
知篷粉期謝公吟嘯吾豈敢與公悲歡差勝之寒菹
百甕未渠盡猶得餘生見昏覲歸帆行將拂五老要
及霜風扶腐隼便須作牋寄魴鱮行路艱難公莫遽

南至日離同安舟中寄阿弓

去年閉冬亦戒塗北風吹雪郊城隅八字山頭驚高
浪賭角更聽吹單于今年南至又行役蕭寺佛香僧
飯俱身在瀟湘黄茂舫眼看惠崇歸鴈圖紆懷吾家
之季子細酌明窓愁欲無詩腸定達酒娛尊語作曉
霜推槁梧漫將長句代作草河凍難來雙鯉魚歸期
不落蜡賓後行李囷來頻寄書

夜宿寶巖寄冤李二錄師兼懐王璟中

北風驅雲度危嶠日下蒼茫煙霧横山靈喚客起杖
屨定自不九鳥此行山南冥搜不得妙山陰問津向
猿鳥逕岑叠羅峻屏漢流濺濺鳴楚調眼明全椒

道士家丹砂入頰皺朝霞誤閒勃窣妙理窟挽不聽
去猶欲遲縲思右轄千丈松眉宇中藏嵇阮風故船
雲夢鬼作祟硯磊仆卧洪濤中此翁身大不及胆引
帆復逐天邊鴻淵宗堂中柱史爾黃鵠作雛欺鵝吸
衣裾不著京洛塵潛心治翁哦五字相逢俄頃復解
攜韻勝達人增想似僧窗夢短夜復長句扶寒齋卿
可寄

寄崇書記

窮山歲晚滿烟雨欣逢支公會心侶斷詩已度曹劉
前跋女僕恃殺函固寒颱夜寂斗正橫豪懷裡偏洽
州趣新章頓挫兵出奇逢隨歸偶下烟渚留中書傳
要扶疎單端聯翩將脫兕淵淵挺就漁陽撾遍作回
帆聽鳴鼓明窗試戲老髯語黃鵠看君響長阜山陰
傲吏有借珍冰鏡湛然當見許

寄甘露滅

道人欲居甘露滅年來寄食溫柔鄉閒單展鉢底事
遠躲案齊眉風味長我家日涉甘峯寂頗遭霜判順
長出願隨魚鼓供伊蒲一頸歷綱誰能力要知在欲
是行禪久聚荷花顏色解秋濤風怒何撇撇莫倒危
檣況法船

寄何生

烱年都尉本不惡闘雞閒府無處著天祿諸君盡貴
游據鞍上馬能不落何郎未免儒生酸於此政復不
作難但公剩著潛夫論何須頭上鵕鸃冠

懷秦處度復用山谷韻

秦髯昨首長沙路捨舟來甘餘霜兕翻憶淮山雞黍
秋二十年來穿幾屨衣如懸鶉氣栩栩足垢頭脂蔵
妙處欲買桑柘閒里散却乘舴艋江湖去似尋劍客
蜿蜒墮北走南避未安諸去年離橋今又黃安得同
嘗與香霧

遊雲居歌

岷峨秀氣噫太白諸峯犇騰流輩佰石軍晉為懷古
困此心勇往曾未識牟家叔子端可人峴山何為若
偶神多情頗有鄉從事與山不磨有遺味平生尋幽
幾屐穿始知歐峰峰外天捫參歷井出為道耳邊河
漢聲潺湲千古追懷同一律神明還觀悲節物兩郎
凜凜安能來定於何處埋爾骨往時孔覺大道場心
淨無塵閑妙香幽禪寂寂師慧可高韻卓卓凌厳黃
九原燕從那能作勝日良游自不惡靈雲野桃初著
花鼻祖栢子僧前落玉函貝葉護流沙法筵復兩曼

殊花充盧鮮戰天皇餅破魔鷹雁趙州茶世網嬰人
太煩促桑下安眠戒三宿紫扉草閣空歸來大梁推
枕黃粱熟

玉花驄

杜陵純唱驄馬行想見躡雲噴玉聲龍眠貌出姿態
橫香羅覆背紅汗透如行沙苑秋風瘦我羨爭魁乃
飯豆不愛金羈如此驄深雲一塢住山翁朝霞入頰
常驄紅

胡少汲名直孺龍舒佳士清修可喜往歲見
之金陵閩除侍御史因作此詩以見意

聞君往年客淮西及見我公無恙時潛山皖水德星
聚天下中腐人表儀川行節往萬事盡我獨流萬東
南涯愜洽之歲秋九月買舡適持泰淮酒建康城頭
雞欲曙白下門前烏未飛有客剝啄復剝啄出門一
見忘塵羈憂然野鶴下孤嶼意定吾子初無疑萬袪
確認不暇倚養此鬱鬱澗底姿發蒙振落笑餘子招
之不來不可麾判司卑官果難屈脫身遂與蘇楚辭
行行且止避驄馬聽落于地非公誰御鑪烟動天顏
喜柱下雲開春日遲側席愛民如愛子願達民痾蘇
瘵瘼要使英風觸白獸更遣直氣生青規鄙夫養疾

江漢間有如不信吾誰欺

范家所藏孫知微畫彭祖女禮北斗圖

晴空無塵月在房松間侍山沈水香翠眉女子約略
粧兩足亭亭如雪霜步虛之聲風度長紫微北斗忽
低昂金釵何勞十二行不羨崖家丹桂梁淩雲已復
飛羅裳生綃寫照公家藏應憐彩鸞驂鳳凰未能劃
覺俱翱翔

戲答椶笋

髯翁落落緣坡竹肥如瓠壺書滿腹好客勤炊燭代
薪中廚羹金仍膾玉春風渺渺生微瀾欲向吳江把
釣竿引帆伐鼓閱三歲侯鴈不來衣帶寬阿蠻虎手
能哮吼千金掃除似無帚却甘杞菊侵我畦固窮不
障談天口剝諱椶笋饞生津章就客捜不獻頻錫繃
嬌兒直欲避紫駝危峰何足陳出爲小草居遠志蔡
藿盤中長此味客來不厭董嬌嬈安用凋胡見真意
年來我亦食無魚莫遣此老專懷瑜時時酒洗茶苯
莓亂我元蒙俱扶疎

送所借書還王生

鄴侯家藏三萬軸牙籤新若手未觸此翁眼如九秋
鷹一過成誦不再讀愧非元晏獨崢嶸復愧王郎著

論衡案頭螢乾太苦相欠假不歸何癡生開州公子
好奇古智中寶笈森四庫要用鄴侯插架書向来借
我紙上語頻年多病百不如準擬傳書學截蒲還君
一鴟細故爾莫厭時時開鎖魚

題閻立本醉客圖

酒有何好工作病頗怪斯人喜中聖藏身麴蘖勝巖
幽寄愁天上呼不醒春風吹開玉東西月墜參横斟
酌之吐茵脱帽有妙理眩朱成碧渾忘歸石相丹青
果馳譽幻藥調成疑笑語便覺微綃古意生似聞醉
眠鄉可去平生憂患復蕭條甕中肥遁何須遜一樽
桑落對公等盡解平時藝莧嘲

包虎行

畫師老包氣如虹解衣醉倒塵泥中急呼生綃卧展
轉筆追造化分奇功須臾奮快於莬出絶壑陰崖嘯
風月懸着高堂烟霧深觀者膽寒俱辟易誰爲虎子
與䖘猻宛陵後葉諸仍昆顧視雛犖亦遒緊小犢蔺
果何勞吞通玄論成䭾貝葉大空小空隨老衲何暇
與汝同條生玄豹豈孤要彈壓

望吕道士庵居不果往

鍊師精悍極了了穿谷營巢若飛鳥流泉滌盡化緇
塵明窓點存填血腦傳篆微闡叔夜琴叩閑阻食安
期枣我方尋源上河漢目送落日諸峯妙抄秋蠟屐
要重來與子相過拾瑶草

食鰒魚戲呈夏侯

君不見吳良齋郡吏欽枚居高隨掾史諸郎元日壽
府君觴酒諛言敗人意口戈擊節五馬賢鰒魚百輩
爲君賜又不見江左之楮淵此魚一尾售數千丈夫
須髮果如戟但知堪炙寧論錢平生剛直卧江漢非
吳非楮何由羨痒飢漸台亦可悲味比瘡痂良可賤
謂言此物不擬嘗餉我因君累十觴漢陰搓頭推不
御徐州禿尾甘走藏翠莧觴中初未識已覺盤飱惨
無色憑君還使更函封莫令予羽吟頭責

重遊草堂

德人昔遊居寢處一草一木可敬之涪翁初釋楚道
縛枉道過我臨水湄梵宫三托吉祥卧悠悠東從長
淮涯㝷綠姑熟席未暖兒㬎高明餓解𪇆鶪州前
弄晴泚祠宫哥食長江西黄綃碑中發奇禍播還瘴
海如湘纍天生斯人意有在世或不用將何疑巫陽
下招化黄鵠不遺喙齋證家鵝前年歲晏到蕭寺開
眼適見郿松滋涪翁故時得此客今已改色嗟流離

大招淚濕綠玻竹神觀凜凜疑來歸今年森木挂秋
暑鷓鴣鉤輈向我啼重來野僧零落盡壞帳鼠囓非
當時過𥉌柱杖為小立將暝西山含夕霏

黄岡尉錢紳種蓮其上開軒榜曰超靈蓋取
鮑叅軍荷花賦超四照之靈本云

平興利在獲二陸我得斯人一夔足明光射策卷波
瀾灞橋新詩挾冰玉只因心賞鮑叅軍種花欲招千
載蒐筆端有口不待辨待一作辯畫付此花生氣存一代
風流幾頃畫濆宦威儀卿復正覓句何勞蕙連解
顧未用呼匡鼎秋風蘋末助颼颼（花）應須讓一頭何
必嘉陵種嘉橘始擬人間千戶侯

東庵舒老出徐兕圖障求詩章末兼戲行吏
兕陵包虎天下無徐生之兕畫作殊眼明忽見此綮
者在筍不獨藏於蒐平岡雄兕脚撲潤草樹深煙紛
漠漠懸知丹青相拂斫不怕蒼鷹頭戴角坡圯雌兕
眼迷離拊惜大兕携小兕嚙粟分甘且療飢學毋由
來無不爲東菴道人念俱寂達于不復咽熟客生絹
新圖聊一出便覺野風來四壁綈懷中有衣褐徒不
牙不角真跌居莫令舉網接家族湯沐當城還自娛
黑頭歸來能自了巖壑猶堪伴猿鳥

題伯時所畫邵平種瓜圖

邵平湯沐故千戶解組投林如脫兎勤銘芻蕘屬伊
人我方荷鋤斷烟雨瓜田鉤帶蓋阡陌大者輪囷細
旁午豈設險吾何補日日青門自成趣槿籬半破
復還維夕霏晩晩留蹤樹梢然翠氣出眉嫵喜得斯
人懸遙蔓剩誤欲寫塊磊曾尚恐軒昂作莊語畫師
紛紛何足數對此令人重毫素陽陵公子傲雪林灑
落由來足風露自言購取傾家貲紫桑要伴歸來賦
兩郎後先千載餘粉墨相追叶風度懸之素壁足卯
蝅啾啾猿啼起寒霧

題虞鴻草堂圖

大室幽雲織翠微盧生草堂尝作扉陰崖絕壁鳥跡
稀扶藜縱觀拂雲霓心知丹穀亦吾族要須愛身如
愛玉三十六峯幽意足何必鑑湖分一曲老仙曾上
登封壇一夜靈生双足間不知此圖筆筆妙巖壑映
帶冰霜顏集賢學士從省歸借床卧觀畫掩扉綃鞍
耶補壓化緇不如盧郎駕鴻飛老生蒼顏今採薇故
山風煙常滿衣眼明見此社中客盡謝東阡與西陌

題包虎枕屏

兩虎肉醉欲醒時肌腸得飽恣遊嬉一虎當岩自嘷

飢朝欲食子暮食妃最後一虎絕長者坐歎眼有百
步威豺狼當道正須汝莫尋兎徑問狐狸

列遵道以古銅爵見歸

何年銅爵姿狀古如對高人開美度重雲結疊起砥
雷迭腹循環危欲雨廣閒御風之子孫世南秘書藏
肺腑縱鉄欲炙真蚩涎舉以壽御吾所許非無玉舟
金巨羅閒素覗之如糞土奈何趙璧復來歸知我懷
抱會心侶拂塵識面如故人口不能言宜在語細酌
明窗舊案郎伴我微吟度寒暑

吳熙老家風雲圖

秦人屈爲真畫師胸蟠風雲人得知獨無佳句自潤
色來忽援毫時吐之酒澆塊磊遂倒眾素綠忽復翻
淋漓究如威怒土囊口飈至雷擊何由追墨雲靄霧
推平岳飛動殆莫窮端倪征人解裝馬伏櫪居人罎
户雖亦栖虛堂高掛髮爲立三伏凜凜無炎曦與僕
憐我慘不樂奉去隨手俱清爽乃知非獨畫工妙妄
念起滅分毫厘想當在笥常洶洶不與閒河相攻劘
會當一兩被八表何用祕藏深窖爲

李伯時畫蓮社圖

遠公得名宜字宙如意麈隨渠不知何爲歎聚野狐
羣依經解義真成癡柴桑老翁挽不留籃輿醉衝烟
霧歸由來却具一隻眼社中不著謝客兜白業許露
消息鼻觀參取初自誰飲光微笑總爲此至今留與
後人疑

題吳咸伯家文與可所畫晚靄橫春

湖州手奪造化鑪墨君老稚俱扶疎含毫田作晚靄
戲憑軒丹青渾欲無雨聲忽破鳥行急木末尚掛窮
猿呼藥翁將雛來蕩槳挽引斜暉到魚網嵐昏那計
目力長崖傾欲陟天梯往湖州雖仆妙相存此畫他
年人更珍但恐君家風雨夜山川斷取不無神

病目宴坐

朧䀹遮目乏風味宴坐禪床真得計赤眼歸宗近視
之面壁少林卿復爾東坡妙語久猶新治目常存如
治民但學曹參相齊法清吏王度不無人

晨起

晨起拔行瓜芋區園豎畦丁爭殺最蹲鴟壠底未輪
囷蒲鴿藤間宜鈞帶歸里先生態度同青門故侯風
味在肥家敢望李衛奴擊强安用任宗薤果人僅解
口腹嘲貫酒可免尋常債含毫初不爲經奇遺興聊
須風雨快

韓熙載宴客圖

紫微華屋桂爲梁中有侍兒宮樣粧閉門夜飮醉短
舞午馬曰風雨相忘翠翹翹掛冠眞細事必能作賊
無顏忌堂上燭滅何足云亦期羽林射鵰子當年誰不
達轉鴻鈞終典衮榮辱恩禮西風猶吹建業水直恐
姦魂汚淸泚

次山谷荅范信中韻

范君膽勇如季路三穴笑談空狡兎銳頭初無儒生
酸果呼下卯換雙屨住年風義公獨許學裹遂攀險
艱處公隨瘴葉落瘴鄕買舟反骨勞君去少陵來瀼
耒陽墳尙書宗文有環堵人生萬事何所無極目澄
江鎖寒霧

張遐所畫山水圖

異時頗愛宋元君踏門畫史如雲屯舐筆和墨太早
計解衣槃薄全天眞慶澤張侯能閒暇直疑胷中有
成畫酒酣耳熱呼不醒潑墨林滴疾揮灑誰爲石籍
賦拓寬遠過酸寒鄭虔文怪底高堂見立壑欲攀松
蘿尋石門咫尺終南與王屋翩翩不下知黃鵠水南
水北索價高放浪猶歌紫芝曲張侯受畫入骨髓腦
脂選眼良有以筆端刻意爲遺民要似留侯赤松子
如聞可及用王明會須添作貢公喜

賦米芾所畫金山圖

憶昔扁舟帆正落揚子江頭風浪惡江心樓臺渾欲
沉不獨能高見樽閣晚山接天波面平白鷗去邊鐘
磬鳴雲昏上頭不可到往來余懷今未寧楚狂潑墨
掃綃素澄神卧遊知處所欲披霧膺尋野僧騎驢絶
塵走千里何勞遠處無弃夜漸到潯陽不復前安得
仙山眾眼邊斷非眦耶掌中取眞疑壺公謫處天新
詩妙畫眞有五張衡南都能畢力不如此詩氣崷崒
却使丹靑句中識

小憩琵琶亭呈環中養正

香山居士骨已冷文采風流今未遠悍撥何勞作胡
語寒江墮月想前朝濤波竟夕相喧噪吳檣楚柁爭
傾欹老夫何暇知許事但欲飮松醪然蛤蜊

客有以戱魚竹枕見餉作此謝之

蘄州笛竹含風漪標究斷月聊相休白頭苦風癡女
閑截晩乃知非所宜公從何處得此枕動節儲霜餘
凜凜游戲眞同赴壑魚小窓夕陽助酣寢餌甘鉤深
安可圖長網橫江嗟已疎我穿似昂養淸泚絶勝蟫
功大官廚莫作枯魚過江泣寄聲魴鱮愼出入長伴

無人蒙笠眠夢破寒沙風雨急

同子蒼放船南山石壁下

南山脩源何所似顧癡鋪張側釐紙酒酣潑墨風雨
來咫尺煙昏雲一作生萬里韓侯靜者妙美姿乃呼扁
舟共遨戲我曹竟隨善幻中叨能歌呼但露醉寺下
回潭疑不流中有卧石如潜虬孤峯已銜半規日連
山倒垂波底浮韓侯風雅才甚優胷中何止吞萬斗
未向承明草蓮燭小留南國馴沙鷗會須唤伏入天
陛尚憶路邊横小舟但願故人俱厚祿平子不妨吟
四愁

何生復用渠字韵喜予從東坡游作三篇見
寄次韵荅之復簡東劉壮輿

崎南將成金匱書喜又賜環香拂塗萬釘圍腰乃爲
常慣作臞仙多稿枯元符相國泣前魚長流百粤復
羌胡周漢二宣果明哲金玉王度復閔渠
東坡十年作謗書多情杖屨作歸塗雪堂公去頤劄
述來禽青李皆已枯秋風醉索武昌魚脚踏兩能蟹
函胡只今諸生典刑在他日期公游石渠
水玉堂前中國書君能續之行坦塗一洗談天千古
舌呂梁大壑何時枯願君不用杖當魚亦須捫笑酒
家胡玉局仙翁無狠語大高以來未有渠

連日大雪

春風吹雪塞寒門飢烏暮啼寒雀喧此中要是難測
地材堪令僕無樸樿引帆上檣中楚軏燒車與船復
廷客平生四十四年非頓悟前塵頭半白願隨路支
水雲鄉蓑衣負雪時鳴櫓不知許事付歡伯醉着寒
灘清夢長

張僧繇畫胡僧看經

蒼崖倚天暝色起風微樹葉戲猱子老僧龍眉雪覆
觀梵音清遠發皓齒向來萬法出此經行行春蚓紆
黄紙靚面相星事儼然歸雲欲渡前漢水

題吳氏萬寶亭

公家文莊佐縣官萬國朝宗天不言柱梁蘭皇治私
第鵷鷺建章争艳倫昭華褭李態度新綠尊翠杓羅
繽紛人歸夜瑩金狄泣一種風流今尚存小君家聲
自陰后五侯四貴印如斗渠渠夏屋幾百椽誰能道
前畏左右去天尺五付此郎詩豪酒聖復專場錦韉
花驄折楊柳霸陵悪少艾如張危亭複閣東南州佳
客爭門陪俊游朱轓見蓋駐五馬巨羅醉擲高陽侯
青娥皓齒動星眸尊前舞罷錦纏頭參横月落了不

間四升在手吾何憂腐儒蕭然愧環堵藜莧胸中度
廣句頹然被酒燭如虹戲妙兵歌歌白紵

戲答賦奴

江湖白鳥傳自古昔昔孫曾亦如許聚雷豈解娛睛
空媒蕈耳根良自苦野人睡美不聞鐘草木岑蕁森
蠕胃嗜膚攻喙漫不省躍躍自喜要足雄若人才高
樂訊評滑稽能發古人興句引西風壓細蚊小醜何
勞霍去病

遊東園戲作長句

久客殊方無味排遣春愁遂傲戲晚霽興榜訪東
園欣欣草木多佳氣綠冕竹葉泆春心黑面酪奴驅
畫睡親黨諸郎意氣豪提強對奕真能事鄙夫曾飩
獨長吟一聲望帝動歸思

贈吳雲叟

兜城居士如冰雪大學親逢悟禪悅丹霞王印君得
提洞下靈源渠未絕淨名杜口涉言詮口如布穀意
莫傳心猿睡起六窗淨爲君作戲彈無弦

贈張聖達

人言汝穎多奇士秀潤如君飽風味兩鞬馳射不作
難三峽倒流聊復爾平生未識高少雲三十六峯巖
壑春因君便覺來眼界翻作新詩持餉君

張子知子文以長句送朋壺次韻答之

下自成蹊藐桃李此語聊持餉吾子南風吹句落留
几蕭然出塵天下士詩壇挑戰生一奇窮猶水部好
仍晁氣無萬里照夜白伏櫪騏驎叔驚娓荊州但覆
一人半二隽風流眼中見機雲空誇千里蓴如公筆
端那復倦我誦懷沙自療飢時時間出危苦詞鳴蛙
兩部頗娛聽鉅竹千竿端相持督郵雖賤不勤置儀
然真辨絕交事知君風味似建康連壁須來隨俗吏
漫說平時過秦罵經醉咄咄成書空兒曹爲具明盟
賦欲賦雌蜺吞晴虹懸知在德不在酒耳熱清狂須
酒後客來樂觴不得言舌本因之忘可否擊柝相鬪
非路長濤波隔津成兩鄉待我營巢浣花了過君更
僕對絕床

用擬古韻答瑛上人

剗飲徑須尊有罌搜攪新詩轉道緊誰知雲窗除鐘
叶韵在生
男燕坐微吟兼發忍吾衰靈霧滿胃中玩味甘腴真
雋永舍而覓句剝欲酬時有寒泉汲舊井

先成都訪故園得顏家斷塊碑

我生性僻喜客卿有練先書無復藏墨池筆冢聊爾

耳春蛇秋蚓勞譏評正書不數黃庭經。况復焦巖瘞
鶴。銘。永和題尾東髙閣。晉亂往往多蘭亭。墊。挽渴驥
日遠屏。嚴家餓隷當吞聲千金敝帚不自見憎鷄愛
鶩何癡生我家成都萬人傑向來古心冶金鉄顔公
斷石出糞壤一落眼界清思發政如金蔵亞夫軍中
夭夜寂懸明月迷顛已靈向若人運斤成風萬鈞力
筆端寫我剛直腸復與顔公振遺烈

宴清心閣

馬尾垂楊巳颺綿春風暴謔惱中年驅車作意訪花
縣地主風流仍更賢倦遊不比長卿慢自迎傑閣開
清宴髙談雄辯俯飛鳥急管哀絃徹河漢君候筆端
妙入神百斛炳煥扛龍文來明合受鳥花䶵何事斂
板趨埃塵清朝好士如好色况我卓牝流輩百廷辟
看即朝日邊莫道垂綸在幽昃

阻風雨對家市

往時李成寫驟雨萬里古色悉端聚行人深藏鳥不
度便覺非復鵝溪素龍眠老䶵作陽關北風低草雲
埋山行人客子雨愁絶未信蒲萄能解顔雨郎了了
解人意似是畫我封家市戲作新詩排畫縣忽有野
鴈鳴天際

贈中上座

梨可仍孫本兵産萬過蓮花亦遮眼時時幻作文於
筦寂寥恨得斯人晚我如叔夜乞不堪倦書羞學蟲
書蝉已約東湖徐孺子招公山北復山南

贈宗放上座

蒲萄不飲能耳杯葉爐甘作橐駝坐胷中皎鏡湛炅
源結習已空花自墮眼明見此除鍾男妙語時時零
玉唾稱嗟磨衲丈夫事吾獨知之朔不果鈎章棘句
竟何裨徒遣詩人嘲飯顆

觀法華平閱戲呈戒上座

雖稼子嫩晚山碧兩牛偃寒萬鈞力黃鍾滿腹鳴相
欹欸起緣何作勍敵水枯敗績秋風前穿林敲鰊躞
人田畝無將軍破燕虜適堪衛尉駕車轅碧眼山僧
可人意大牛小牛與穿鼻更須宴坐三十年直待無
觀更無書

雪夜書懐

夜來伏雌歌偪側泰山其頹吾道阨天邊奎壁貫蘇
公諸君往往瀕蠻貊帝遣仙儒玉局翁涕下悲吟夜
蕭索氷姿玉立似平生化作人間截肪白黃屋父悟
金縢書豫行溫詔歸還客嶠南華髮老先生解羇來

卜愚溪宅枉遭越犬吠蒼皇莫吟氷柱要可貴重瞳
雖復達四聰尚恐衆軒多令色短檠花重寒不眠兩
望摘嗟萬山隔

蝴蝶詩并序

楊吳明之世家蘇州少孤力學嘗同郡江
氏婦翁官江州任所明之盡室與俱來于
於江君既親且舊以故過江君始與明之
相識後一年明之挾冊遊上國旅許州客
食親館一夕暴卒卒之明日有蝴蝶大如
掌許裴回翔舞於江氏旁竟日乃去始聞
訃聚族相與哭蝴蝶復來遶江氏起居飲
食不置也夫明之不得其死未能割愛於
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爾世之罕聞異事
人之英偉不凡死有遺恨精爽不復沒能
化物出遊人間以自表見亦可為流涕者
矣予與明之善故作此詩以悼之云

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栩栩蝴蝶飛山川阻深網羅
密君從何處能来歸捷君枕肱作壯夢誤隨秋風訪
天涯大兒猾黠兒中虎小兒初學繡帳語青娥皓齒
越中女夜挑錦字停机杼可欢不可思可思不可見
君来翻作昧平生看朱成碧非君面耿蘭作報報斷
人腸況復崔鵲哦洞房不知真是玉人否大釣刻彫
不可量君不聞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悲啼清血
百花盡有恨不吐歸黃壚又不見湘纍平生女須罵
空遺離騷萬鈞價楚些許時招不来亦復穿花繞寒
夜願君莫飛入鬼園青春棼棼花葉雄蜂雌蝶鬧
如雨於君一脚不安

贈詵首座

上人鬚髮森如戟年少曾為萬人敵丈夫骨血染敵
戈晚作梵王門下客西州白氎襴生光來逐鳳棲山
寺涼萬過蓮花君自足曹溪一滴定須嘗

中秋遇雨夜将半素月流天可愛感予賦詩

雲将長空斯須晴廣寺而合雨建瓴阿香推車不知
倦雅意望舒無復明地行賊臣未辯訴斜漢左界纖
秉燭雖非西園清夜樂起予標覺来酌鄰樂觴嬋娟
聽我語樽下藉汝攻愁城長令屏翳當令節莫遣楚
氛蔽明月

謝佛鑑大師寄鎾玉鑪

道人力參具正眼古廟香爐心已灰平生厚我習氣
在余書常遠征鴻來深藏山谷寔高蹈下視萬象遺

廣埃遣奴餉我此長物不比琛璧餘煉猶摩娑溫潤
侔玉德荊山抱璞真良林妙香起處侑茶爲媒蘖萬
壑生風雷忽言與君隔千里對此了了聞談諧

謝王成可惠爲鑪

王郎筆若追風騄歷塊過都愈奇峭胸中好古類古
人鑄爲鼎鑪亦蘇妙禹金九牧知神姦周定郟鄏無
不刊擄耳向來爲上客折足適憐空汗顏率游談鄉
貫患細部藏猿貽直棟淪亡泗水盖厚翅得自汾陰
亂真贋孰如此爲形環奇嘴腹雲雷若次之上有蒼
虬肉倔強隱映幺麼微螽斯明窓靜几香氤氳藹如
黃雲覆暑溫拜嘉詎意獲此貽子孫父已傳仍昆

次九弟中秋韻

楚江微波鳴蛩酒脫葉蕭然生來久仰頭看月落烏
紗無復纖雲漢津口顧兔之靈態度深搗藥長生傳
至今風前急管閒三弄泓下蒼龍時一吟逸興俄生
縹粉壺携幼近局無勞呼坐中白髮飲輒醉鼻雷發
聲聊據梧異舍寧難供謳唱舍下鳴蛩亦清壯低昂
北斗掛柴扉不眠尚倚過眉杖

歸舟

攤陽峰頭千仞石漢光却照楚天碧歸客操舟暝色
時怒雷濺雪多灘磧夜榜時驚鳥鵲喧星光破碎月
映門訪戴人歸剡谿曲問津客出桃花村香醪獨酌
吾靜寄萬事不理端復細俗交從來薄於紙小點大
癡聊一戲

正月二十六日冠順之飲僕以醴渌酒徑醉
聞橫笛音李仲先順之有蒼頭能作龍吟三
弄偶不果戲成此詩

奚奴不及緣坡竹柱車守閣各有局苟不上券吾不
欲僮約半音幾慟哭另于郗公常奴爾性不茹葷少
陵喜吐茵西曹曷忍之封侯骨相多小吏蒼頭乃復
在琳房柯亭橫吹節飽霜炊飯作橐緣底事心焉泉
聲風韻長冠護酌我次翁狂如魚聽曲首低昂恨不
臨風作三弄不減當時桓野王

舟中戲作雜言

昨日觀畫笑李成山水真難忘寒林遠近煙暗澹絕
勢翔疊雲微茫忽看清溪下野艇驚翔鷗鳥不成行
我嘗指此語座客要得仙骨來中央此事數日爾忽
落圖上鳴漁榔山重複複灘瀨急雅飛不過吳天長
嗟予老矣兩鬢蒼滄浪自詩宜深藏煩於畫笑試撿
校恐我到取附益歐峰旁

次暉書記韻

平生逍徃田萬牛晚著壞衲秉虛舟僧中那得貫長
頭對語疊疊連不休作夏深藏白蓮裏心如此花映
秋水裊隨歸雲欲訪之鄰垣華鯨喧枕底

次韻陳無己擬古

說桓佐宣項喬瘦銳頭將軍風骨槩病夫面帶立堅
姿白蘋綠蔡窮可忍忠風輝映義骨香苦事河須味
方來夜歌商頌出金石猿歗寒村掛參井

夢訪友生（十五年前正南少春作了）

少年結客長安城妄喜縱酒同章程支離老去一茅
屋枕書臥聞長短更友生相望止百里寒夜寥閒無
假聲夢中乘興輒見戴剡溪聊爾扁舟行覺來遂遂
一榻上不用俚（伐）爭驪迎吹燈弄筆欲書寄窗前白月
方亭亭

唐明皇夜游圖

開元御極垂衣裳登三咸五陵羲皇白環重譯朝貢
出卜夜遨遊離未央香車開風泰與魏羅帕覆雜其
乘黃翳袍結落綴北斗步輦優游含絳暢寧王玉笛
上霄漢御路花光爭月光汝陽羯鼓綃帽絕打徹參
旌依建章太真霑醉玉欹側力士傳呼聲沙芷翠叙
掛冠紅粉粧金貂貫酒白面郎君臣玩押樂莫比清
禁喜聞宮漏長若今姚宋坐廟堂袖中諫疏神揚揚
萬里橋邊行幸處後世龜鑑懷包桑

題駒父家江干秋老圖

江風颼颼江水寒蘆洲雁下生微瀾漁翁夫婦不能
語津吏醉倒船著灘其旁病夫坐箕踞持竿為事那
復顧懸知寧斷嬌兒乳不及寘鴻及飛鷺

喜得師質消息

南國柳花合淮壖麥秀初數聲傳喜鵲一紙古人書
君出理煙艇儂還荷雨鋤天高風浪惡歸與不應踈

謾興

鴈帶秋聲滿鷗將暝色歸打窓紅葉亂裁句碧雲飛
好飲酒儲盡少眠茶夢稀春言方外侶時送北山薇

宿同安寺

山暝客初到雨餘雲尚屯長廊響僧唄涼月耿松門
瓊境知心遠背塵唯佛尊道人暗不語真覺我書頻

遊藏山寺

参日
招提雖負郭菌閟暗藏幽春漲桃花水風回沙際鷗
含煙朝日麗擇路晩雲愁淺罣呻吟內非臺可療憂

久不得潘髯書

八字山頭鴈武昌江上魚碁無千里遠不寄一行書
度鳥愈清曠晴雲時卷舒河陽應好在有底苦相踈

書龍壽寺煮泉亭壁

病馬繫喬木攜筇到上方江花迷狂渚野竹亂鳴鄉
石竄懷秦学津尊懶漫浪吾生真寄傲佛地欲深藏
客裏多参寂尋春興獨賒攀來妙喜葉盡屬法王家
不見青鞋士來煎黑面茶幽懷在天末落日更鳴鵶

雲珠雲規二禪者歸湖外乞詩二首

淑氣紛花藥喧風樂鳥山僧來訪別稚子竟傳呼
噴玉涯涯種行沙滄海珠湘天多過鴈能寄尺書無
獨秀峰前見林間憶語離將覯如昨夢換謝若晨炊
柳紫飛千尺殘陽隱半規打包湖外去探道就鉗槌

西塔

秋山何秀豔風磴頗崢嶸寺古殘僧病門深舊犬迎
崖蜂將割蜜澗鳥自呼名竟衲典刑在蕭然物外情

病起過鄰寺

情作招提客應非拖玉身一年强半病十畝未全貧
孝秀鄉閭盛朝頒符瑞頻不妨幽屋裏高卧姓龐人

夜坐

人共林鸎老春隨柳絮還夜深喧急雨青燈更愁間
平生攬轡志久矣似波瀾非閟舌本强書付一杯殘

封氏野老留飲看白兔是晩微雪

封老朱顏在鬢髮已白鬚酒酥招僕客喚婦煮肥鱸
玉兎君家有銀甕客舍無醉餘看舞雪未覺客情孤

登無相絕頂舊有東坡題字今不復見

深雲掌無相斜日照崔嵬慘澹天梯仄蒼茫地勢開
巾裾拂河漢談話雜風雷惆悵銀鈎處歸來首重回

次九弟韻兼懷師川二首

抱痾便秋晚加餐喜歲豊幽懷爲鳥樂世故馬牛風
坏户寒蟲急安巢野老同年来百念冷頓悟衆緣空
鷄回落鴈渚菊帶傲霜華稍過郊墟雨猶鳴官地蛙
層空聽隼擊俯杖看蜂衙妙趣誰能解懐人天一涯

次丈虎韻戲嶧書記

泝舟泛湛水心法已圓融詩律剏三昧庵居後二空
住山須拙斧閲世任寒蓬慢着尋幽履雪泥殊未通

次九弟韻後篇戲奉世十一弟二首

少成憐季子拔俗似安豊逸氣期公幹鈎深似國風
未須輕小伎着意要參同聊語詩家病塵寬研滿室
莫學中郎將休懐陰麗華三餘逃竹素兩地有鳴蛙
乃肯覩嚴老多情過押衙吾衰那復此美爾樂無涯

戲贈

王謝風流在星星狀角巾屬丈無少盡結社有廷輪
頗作餐霞侶願充覩國賓徑須呼伯雅且入醉鄉春

贈郁中美

盛漢數郁陽雲孫復擅場筍輿逢鹿苑蝸殿繞羊腸
囊有壺公藥爐多葛令香麻姑在鄉國期子共倘佯

東林寺
贈嶧書記嶧有伯時所畫馬甚奇

脫盡膏粱氣祇餘雲壑姿囊中支遁馬筆下惠休詩
木末鳥還語花邊蝶浪窺平章賴公等吾病不能奇

聞官軍已臨賊境

聞道官軍至戈鋋壓賊壕罔魚猶未腐穴兎竟何逃
鋭氣連全楚皇恩貸爾曹洗兵無復用歡喜薦春醪

次韻九弟遊雲居

禁足同僧夏秋風倚杖前捫蘿懐鳥道著屐到壺天
霜月懸崖腹參旗落枕邊營詩嗟錦盡老語不須傳

夜坐聞櫓

日斜喧急雨雨夜候蟲秋宴坐遊三昧因人吟四愁
疎林月色好列渚櫓聲幽却憶秦淮上寒更渡小舟

自雲居歸欲到瑶田作

稍上參雲漢中藏祇樹園烟横迷遠嶼鳥度失孤村
一嶺分晴雨半山燠晏温回頭聽梵唄眞是欲妄言

絶章水

春水静遊浪曉吹戀生濤歸興催舟楫驚魂寄桔槔
留髡怨忘故訪戴敢辭勞推挽抱師力令人愧爾曹

哭李少微三首

忽割玉山隤之子尚璵璠未遑論交臂俄招去幹魂
茂陵有遺槀健婦解持門何日生芻奠人琴恐或存

評閑汝南旦窮嗟校尉逵故交非浪哭吾道恐成孤
往在談文處遲能步槑無秋風聊倚杖草樹日疎蕪
我客齊安歲君臣焚上春安知瀨鬼録不作定交人
埸竈中即滿闘鷄闘府頻如何今王濟清血染衣巾

次韻東坡五更山吐月

東坡先生喜誦杜少陵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句其在嶺南列置五章僕益誦之不離口欲効其髣髴而不可得秋高景寂往來匡山披衣視夜氣象幽勝乃次其韻作五首然終不近也

一更山吐月 倚木瑩澄澗全勝四圍夜金罍帶笑看
園欒照坐好倚徙水入寒線覺傾竹葉何必辦根殘
二更山吐月 寂寂山家夜哀翁接鬢湛衙復露下
泠泠泉可漱冉冉雲可藉相携屢外人共說無生話
三更山吐月 無睡客還起風微一鐸鳴歷歷正談此
此身如傳舍幽懷湛秋水焱遊共昔遊定非聊爾耳
四更山吐月 月是故園明三峽望望起紫霄星斗橫
林徐霜後嘯山鬼夜深行託宿耆闍寺真遊王舍城
五更山吐月 夢回人更幽風來虎溪寺江動庾公樓
鷄喚楚江曙河殘淮上秋倚梧成短句 僅欲不勝謳

累此詩五章其一四五係律體而二三則古詩但其體以五更聯綴成章畧難割裂附識于此

不宿開先道中口占

揮菊含佳色苔痕上老節了山已埋玉廬老自鳴鐘
但飲東溪水休看雙劒峯斜陽空翠合猶聽隔溪舂

雪

端木辭天漢因風響觸楹光催晩鷄誤素失白鷗驚
氷柱隨門見瑶林逐徑成南州多癘鬼藉汝勝鏖兵

王子張數以詩見過

午夢簪花濕晩凉衣帶秋愁來倚柱嘯詩到擘牋謳
律孰無誰敵詞慳不擬酬蘇州語猶在五字為君休

同雲叟遊歐峯詩

遠望春辭木空山晩著花幽懷生蝸屐稍上問星槎
屢共昔熏飯仍烹閬夢茶期居未要白爛熳飽烟霞

書懐

未作終焉計懐哉興不賖逢人問息耗閲歲歎乘除
老境來顔面歸家識此渠攀緣俱断絶何暇羡嚴徐

遊石鏡溪

石鏡溪邊樹金輪峯上雲貪看魚弄影不覺馬迷𨇠
山意迤迤好泉聲細細分銀鉤懐柱史誰復振斯文

懐秦處度

淮海紫髯叟長吟獨倚風稍將芸辟蠹應罷手書空
拄策舊寒澗含毫餘老松觀雲每悵望苦念小安豐

留題壁間

遠意在丘壑籃輿同此尋千雲壁秀落澗幽泉音春
祓盡關士聽法多珍禽煙橫半峯暝信是志歸心

過蘄州故居

繫馬金沙樹衛茅僻暝途沾襟問鄰老攜手憶於菟
意逆前雲遠情隨歸迠路霜風吹曉角夢聽小單于

寄文若

仲氏客淮上蓬窓憶聚星雲從望中密雨逐去邊寒
赤壁僉存沒怡亭幾醉醒歸歟勤著脚莫負讀書螢

用韋蘇州神靜師院寄徽公

雲卧衣裳冷巖幽鐘磬微秋虫留露牖夕鳥下烟扉
無人茗梲坐我語斜暉分攜復經歲長嗟志願違

將到九江先寄王環中

鹿門真大隱不減遠人村淨供維摩室鄰居祇樹園
春淮揮別泪楚岸倒芳樽牢落還相見定能顏色溫

新葛濁醪味嚴勁飲數盞大醉醉中作此詩

我生怜麴蘗剛置自中年破屋鳴春溜陰崖響夜泉
興來猶味著飲罷剩狂顛但病無風韻聊堪搨相眠

佚老堂爲柳仲輝題

小隱寄巖谷堂成笑傲中雖無黃閣相不羨黑頭翁
倚杖鷗邊雨嘗詩鴈背風好閑多病處清興畧相同

自寶峯還過長坑澗谷勝絕處

淲淲水循澗悠悠山抜雲關河元未遠境界有誰分
幽樹花無韻輕鷗聲念群箇中須著句傳與世間聞

蓺玉軒詩

短李江南秀虬須讓帝孫閑懷仍好客愛畫復堪論
蓺玉風烟外藍溪氣象存他年多結綠會看有來軒

豫章董瞿老求詩

珍重膠西相風流後葉孫退藏羞射策曠遠頗窺園
韻絕五峯秀句奇三峽喧荒山多勝踐周禮魯俱存

讀書

歐峯秋色外一上一回高踐華誰云險捫參未覺勞
雲扉留野客霧牖卧方袍狂傾非吾事何須似馬曹

餞盱眙赴上因乞詩

君自金張侶從予淞遠遊祇園分客袂星渚繫歸舟
楚國烟霞晚隋河榆柳秋中州多汲引行矣亦封侯

次瑛上人韻

鼻祖真消息風流出當家觀門親杜順寬指悟玄沙

顧我晚閒道參同今未涯懸知歡光笑初不為拈花

題吳少禹聽雨堂

碧澗寒侵屋幽雲夜度墻貪看山入坐慳（慣）聽雨鳴廊
苦乏陰鏗句聊登孺子床君非無汲引寄傲學潛郎

喜得京師書信

簷間噪鳥鵲窗下集邕渠喜有大梁使能攜小陸書
南烹饒薇蕨北饌到庭除得雋傳消息更看雙鯉魚

追凉對酒

袢暑晚來歇追凉聊解顏星移團扇底月動縹瓷間
蟬噪斷仍續鳥喧栖復還幽人嗜清曠只合卧湖山

上黃太史魯直詩

危聖當元祐雄名獨擅場群公詞玉燭廷閣近扶桑
揮灑驚雷雨觀瞻列堵墻密雲來北苑珍菓出明光
柱下惟青史銀臺無露章翻為隨逐客不作瑞齋房
參寂金華省蕭條玉筍行長庚萬里去大雅百夫望
老覺丹心壯閑知清晝長珍疏時入饌荔子喜傳芳
世故聊趺逮生涯漱傲傍甘為劍外客誰念大官羊
宣室二天詔遺弓萬國傷老臣還召畢陛下過成康
澤物皆忠讜彈冠多俊良力辭佳吏部直作老潛郎
憶在金華日曾扶八座床未能窺絳帳頓復戲羅裳
候雁隨陽去奔駒度隙忙千秋銅狄泣萬古玉人藏
詩既攀猶在斯春痛未央犀雖枉穉雁衆口歎蜚螢
恨乏一廛地歸來屢擇鄉親交標鬼錄卜築近僧坊
宿鳥頻歸牖行蝸每畫梁着渠上麟閣壯學賦高唐
勤我十年夢持公一瓣香聊堪比游夏何敢似班楊
尚愧管中見應須肘後方它時解顏笑何止獲升堂

觀畫山水

不受邊鸞愛李成胸中成畫白崢嶸數行島嶼隨人
去一段風烟回脫生猿啼巫峽般勤喘雁到衡陽嘹
唳鳴我與群山成保社直疑俱是舊經行

追明閣飲

百人遊無入座來浮嵐空翠入樽罍談諧自得江山
助觴詠不勞絲管佐滕閣風流今未遠南樓氣味喚
仍回城鴉欲瞑衆客醉木末闌干懸斗魁

留止之飲

廻翔直節自無朋郎子承家非力能舌本源源巫峽
倒筆端磊磊玉山崩夜闌杯酒興方發歲晚溪魚寒
可罾斷事勤來商略此吾生要不愧孫登

城上

城上棲鳥尾畢逋寒塘鳥影過相呼一天欲放山陰

雪六幅如獺𥻘里圖開老自應師鬆思扶衰初喜得
封胡香醪已熟糟床注喚客無勞滿眼酤

宿萬松燕示慶首座

步屧欣逢繹梵宮餘霞尚帶日歸紅峯前曉靄曉來
積岫外秋天秋滿空獨鳥深藏歌牖樹幽花香逐下
山風青燈耿耿照無睡賴有能詩老賛公

鄒天錫見過

議郎罷獄坐口語置散投閑今放回今節由來廻吹
帽幽園尋勝獨登台臺共歌昭代得餘覽何假看書名
玉杯比口惟堪餘醉酎人間萬事委寒灰

次駒父遊孺子亭韻

平居幀興慢相親寄傲行歌似隱淪水退荷花殘殘
暑秋來山色挽幽人從鳴鴻鵝窺黃帽旁母鳧雛狹
白蘋興罷歸來去高卧詩成聊復寄雷陳

余久不飲酒珠遠因和九弟韻

年侵畏病酒尊空剩復聽歌鳳小叢煙際鳥呼雲際
雨花邊蝶舞柳邊風向來懷抱愁眉外今日惟娛醉
眼中何用花奴鳴羯鼓新詩解識思無窮

遊雲居三首

山林投老更疏慵尚有躋攀興不窮絕壑久忘蛇起
陸寒窗聊食雁來紅人方穉阮似無愧詩比陰何或
未工永夜不眠茶作崇一燈明暗鳥呼風（雲居稱有雁來紅）
故歲新芽約略黃重來敗葉帶飛霜尋幽步脫塵勞
夢訪舊題薰知見香深谷鳴鐘雲暗淡半峯斜照樹
微茫去天尺五今應是壁日珠星掛上方
群峯羅立紫崔嵬無復市聲蛙聚雷遠嶠雲屯飛鳥
沒寒江煙斂健帆開暖眠犢子陽岡草香逐蜂鬚陰
谷梅散策捫蘿覓歸路摩挲蒼石更裵回

在下四仮

七夕懷徐十用去年所賦東坡清涼韻

幽人喜雨靜無塵雨罷幽蟲料理人顧我維摩方卧
病懷君徐稚是前身鐘鳴祇樹平華隔湖上吳江月
色新共看牽牛渡河漢月殘露腳濕綸巾

過河湖懷師川

寶峯嶔崎青未了枕下灘聲走白沙谷口不應無小
隱桃源真恐有人家寒援飲水迎帆影搞葉隨波上
槎牙苦憶南州徐孺子歸舟天際暮雲遮

春夜奉懷蘇仲豫次陳無已韻贈仲豫

雲外頭陀是去年已看汀草漲晴川夢中未覺關河
遠枕底忽聞鐘鼓傳但可馬曹聊拄頰會當鳳閣競
加鞭遙憐想得同春覺一夜糟牀酒注泉

春日懷恭叔

山雨蕭蕭作快晴郊園物物近清明花如解語迎人笑草不知名隨意生晚節漸於春事懶病軀却怕酒壺傾睡餘苦憶舊交友應在日邊聽曉鶯

季敵檢校南村田

風吹擺稏半傳黃華擬中廚雲子香 湖水忽生添野水山光便可接湖光難求塵外餐霞侶未試囊中辟穀方徑遣阿連聊檢校飢雷已復餒枯腸

自豫章歸書齋題壁

烏烏殺樂客還家僮僕歡迎日未斜小徑潛筠新長筍幽齋茂樹晚多花深慚燕巢留春住尚覺年顏去老駸出處由來非細事弄泉莫忘飽煙霞

泮宮曝書恭覽御書故事行鄉飲酒禮諸老率諸生皆在揚先生病足獨不至賦詩見寄次韻答之

雲漢昭回泮水邊諸生拜舞鯉堂前老翁七十荷衣祿弟子三千桂楓圜樂正足傷何必慮伏生口授尚能傳墨池載酒客他日門外侯芭也可憐

寒食日

幽人衣帶病餘寬終日蕭然懶正冠柳絮野鶯春向晚榆羹店粥食猶寒倦于杯杓生新興賴有鄰儀敎老殘試把一尊招近友放歌聊復舉交歡

李戚德求廼翁挽詩

養痾丘壑玩寅膝傾略鷄園最上乘射虎已驚生李廣登龍行復見元膺九原烟雨悲埋玉二代功名定伐冰安得董狐南史筆發揚潛德到雲仍

用韻戲呈仲誠

蒲萄玖復得京州底事微官章水頭早歲已能交北海高懷乃肯顧韓休手妙他時歸錄夏肯蟠佳處協滄洲誰言京兆畫眉嫵後院懸知多莫愁

再次韻呈之忱彥光彥建兼呈幼榮

劉據漢山天下豪長松獨許倚青蒿小巫政自雄河朔淺器從來鄙奉高爛醉何勞憤田竇淳風相與繼崔毛不知底事真奇語且向窗前嚼二螯

宿同安用舊韻呈雲吏

蒲柳望秋今復衰還岑雨罷扶脩眉寒林要使入方尺妙筆懸知愧畫師不見揚雄草玄手細看東晢補亡詩何時共飲建業水更把北山煙雨篘

復用還字韻呈元亮

去日關河雪打圍雖窮客客恐歸遲忽看高筍成筠

處始見殘樽下馬時暮雨蕭蕭聊洗恨東園物物總宜詩莫言心賞隨年薄勤赴幽人林下期

卜居

有宅一區聊觧嘲清風歷歷自鳴瓢買山作隱吾無取爲黍殺鷄何用招魚托幺荷障斜日籬隨新竹上層霄箇中已了一生事側履安能求度逢

度章水道中戲用城字韻呈駒甫師川

楚波不動晚山青顧兎西來照我行野鳥鉤輈知有意漁歌款乃亦多情湖邊倒戴思山簡檝上廻紋念始平欲覔澄江如練句乞靈須向謝宣城

十二

寄劉壯輿將赴唐州儀曹

五柳先生同舊科童觿終日影庭柯一行作吏事皆廢三徑就荒君若何問字有誰堪載酒談經許我或操戈平生獨是賞音者聽此殷勤勞者歌

次韻寄山伯肅老二弟（山伯惠瘞鶴銘善本）

平原翁仲草蒙茸種竹當年語竟空群從嗟予真漫叟象賢期汝繼沂公別來江草喚愁碧書到山陰榴意紅瘞鶴銀鈎光照坐行書正欲乞楊風（兄雖書楊少師恐弟草有之故見於末句）

寄何斯舉

傳詩句句燗生光妙手能入象床本自奉常參定脉定從儋耳悟神方玉花自合歸天廄黃鵠應須下建章見說年來真欲隱轉身一路直須強

寄張聖源

豪氣向來回萬牛筆端家家楚江流拾遺已見傳三賦平子不應吟四愁柱後許時淹潤步石渠看即副旁求老夫病著蒼崖底細和先民擊壤謳

還家寄吳世長兼簡潘子真

江頭楊柳麴塵姿弄日晴空百尺絲騎省風流還有賦吳筠英妙更能詩殺鷄爲黍相期處問鴈呼鄉政此時下榻深慚徐孺子非關勞者作歌辭

同元亮韻寄駒甫

才名綠髮斗牛垂天祿讐書何太遲卻掃未嘗嗟半菽養痾不是傲當時鋪張大對明光手收卷裁成鄴下詩見底氷壺最清澈何時照眼會心期

次韻寄居仁二弟（隆禮叟智）

老覺餘生如過鳥何曾留迹寄長空一丘一壑應還我三沐三薰盡付公病懶自知玄尚白醉餘貪看碧成紅荀家兄弟俱奇絕時聽淮南好國風

寄撫州謝幼槃

别去鷓鴣思日寒書來鶺鴒語林端我懷求仲徑方
掃君向山陰興已闌細讀清詩如艶雪何時痛飮剡
奔湍懸知作草非貪藥要自心期禮數寬

賦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祠詩

楊柳江頭星宿䟦呼舡稍子散林烏煙橫雲卷樹出
没天澔波平山有無推手摠參三洞籙病軀長佩五
靈符步虛聲裏聽風馬頗覺神清到蘂珠

代虛中作

曉悟無生貝葉經起宗真喜得人英風流定自壓全
楚文物由來絓兩京謝傳平生處華屋滕公俄忽掩
佳城哀榮賻典他年在翁仲何知淚滿纓

聽王散琴

花邊猶舞舊時蝶屋角還鳴他日禽但討鏡中顏色
改詎知門外歲華侵一杯相屬步兵酒三疊共聽中
散琴有慨余懷聊復寫雨餘汀草自青深

南至

鄰鷄戒曉暮鐘催老況倛從裏許來俱喜書雲占嗣歲
詎知緹室暗飛灰和風欲上千門柳叶氣先傳五嶺
梅弟勸兄酬真樂事燈前細酌莫停杯

葺茅屋戲成

朔風養我屋閒茅烏鵲啣將去作巢執朴鳩工課奴
客趨落長嘯望江郊謝公五畝似能保楊子一區聊
觧嘲欲學參謀懷廣廈若無鳳觜續絃膠

此當低入一行

景桃機上為栽蔔淺碧深藏稱意紅要與飛鴻同保
社肯隨凡鳥在樊籠鳴塒鼓翼何勞爾介與登場略
未工赤幘漫多安足數尸鄉鄉反笑祝鷄翁

同安即事

捏落霜林秋興新捨舟尋壑自冥塵雲空山色鮮迎
客松氣竹氣俱着人漢上營詩多累句孟生題壁欲
傷神頻伽依舊丁寧語應笑華顛映角巾

早發閒先入城主中道親舊約予復還薄晩
復自歸宗入郡中

細聽淲淲水流澗靜看悠悠山放雲澗底遊魚隨葉
下巖間獨樹藉雲分殘星已發招隱寺落日願在耶
舍墳却背抓村入城市沙邊深愧白鷗群

過廣濟

不到梅川已十年市橋官柳尚依然追尋耆舊知誰
在獨據清愁不欲眠蘭若霜鐘摘喚睡平陽穿木上
參天倦遊客子心無際眼盡嵩原起暮煙

種仙茅

聞說仙芽勝鍾乳移根遠自西山阿豈獨客來塵意
少更覺夜眠幽氣多迴謗何須求薏苡去家不減食
摩羅侯門稚子成群後璽鍱仍看馬伏波

王子張以詩見報次其韻

卧看雲生舍北籬起來臨鏡慰衰遲欲投未落鶴盟
興將去還留鶗逸枝天上漢庭勞夢寐嶠南鮫鬐恐
羈縻藍田丘壑仍孫在勝日勸來賦好詩

駒父次于舊韻見貽復次韻

玉人皮裏有陽秋句入丹青顧虎頭壓倒何勞識陸
陸老衰得懶欲休休支狀夢破嚴城角次背風回落
鴈洲遠興竟須桑落酒談間莫看畔牢愁

次韻師言韻

東觀讎書須若人如何黃綬紋尚縈身懸知塵外緣猶
在且盡平生瀟洒因我以匡山為畫苛千巖萬壑未
全貧杖藜何日蝸雲表同作徳谿絹上人

戲次人韻

人言鼓吹來詩思鳴鶴遥聞長皋音細讀一犂新句
好始知三語用功深自甘散木傲霜節懶作幽雲出
岫心茗盌爐芬清晝永流鶯捎蝶過墻陰

舟中次珍書記韻

沙頭作別數峯暝意逐屯雲愁晏陰雨打船蓬藏枉
渚鐘殘客夢憶禪林山重水複歸棹遠魚躍鷺飛寒
葦深何日芰郎訪玄度倚松停策伴微吟

次韻徐師川喜洪駒父歸自臨汀之作

赤壁烟波翻渺瀰長沙卑濕重行行一觴一詠勞清
夢三沐三薰慰別情不作畔牢愁執戟共吟哀郢哭
初平生參競病裁牢落漫興安能學背城

用師川題駒甫詩卷後韻

夢中逆客幻中歸荊楚鼠閧好賦詩誰謂浩翁呼不
起細看宅相力能追太冲文價經皇甫張籍也辭源怯
退之印璽同盟從已定莫令鬼祟作愁眉

即事

槐火煎茶氣味新東園背讓免園春鳥摧積李雲衣
袂蝶逐么桃傍鬢唇廻策如縈峻儀範好詩轉碑絶
風塵頗勝素棃飲無偶步檐白楊要惡賓

貽王克道隱士

憶昨浩翁虎溪別鴈來一字不曾收勞君為傳三月
信遣我少寬千斛愁煙艇方遊建業水玉人猶在仲
宣樓何時掛席西湖去藜杖青鞋鸚鵡洲

送果上人生覺率夏

落絮霏霏攪客心鳴鳩歷歷喚春陰未於蓮社添宗炳已向蘭亭減道林遠嶠烟横鐘磬晚禪天日斷薜蘿深詩緣酒廢苦無思爲子送將聊一吟

潮州木龜有堂舊在天慶觀北極殿之左近爲道流竊取而去今莫知所在矣

長生要自食山蘚妙語曾聞葛稚川忽見靈龜藏六用定巢蓮葉閱千年刳腸已笑清江使曳尾聊同脩水邊懸想俞兒難卜夜守閭黄耳得安眠

宿侍其雲叟書齋

高齋鮮榻留我宿破夢驚濤翻疾雷水鳥時呼山鳥語朝帆幾去暮帆來百年榮落真塵甑一世稱譏同死灰珍重秦淮隱君子只今風月且銜杯

竹枕

湘江翠竹斬雲根促月初無斧削痕尚想鬱柯俱苯䔿曾經彩鳳屢飛翻住眠時有池塘夢避暑不勞河朔樽脫穀晴雷喧白晝兒童走報雨翻盆

過林子幽居

卧聽山城罷擊柝策蹇過君霜滿鬢忽聞山好天欲曙庭下菜肥人愈臞我非當世可領袖君合於今稱揩模謝公小草恐未免懷寶要令真不沽

喜二何從山谷遊復用塗字韻詩

水部諸郎畫尾書浯翁杖屨傲當塗班鑄東筍門墻下士施翫蠟言頗笑枯翰墨淵翻愈鋭輕年儀洒落鳳棲梧寄語南州雙白璧從今價重百車渠

怡顔堂

心遠由來地自偏有琴何必問無絃新醪清濁動秋興老樹扶疎可畫眠失學已從兒輩懶哦詩常苦後生傳此膝倔強應難折尚愧顔公二萬錢

周明府國鎮寄詩有招隱之意次韻以報之

絶怒平生深避逃相期推轂敵英豪綠葵白薤堪扶老黄帽青鞋非養高髮浴懸知慙管葛經綸何敢望崔毛新詩如對故人面清夜不眠雞屢號

予以王褒僮約授嗣行叟叟有書抵予并求跋異移文且云要與僮約作伉儷以此詩戲之

髯奴上券歸公許跋異移文猶見催藏獲要令成伉儷文章相與扶風雷目成眉語似真爾足躡心邀安在哉大士好奇聊一戲不應禪寂便寒灰

戲何人表

示疾維摩難共語誰堪問疾坐繩床也知世乏長桑

手盡用枕中鴻寶方焉價不須勞廣漢斗衣何用泣
王章清凉心地俱安隱特訪名園顧辟疆

仲豫買侍兒作小詩戲之

霜鵝横空河漢秋聊隨鷁鷺稻梁謀却將蜀國舊長
劍換得石城新莫愁要遣短轅無復馭定看還集解
忘憂至山醉客時相訪莫下踈簾作障羞

溪上

門前渾是浣花溪坊裏深疑號碧鷄短艇波横隨暮
靄遥岑雨歇看朝隮髯奴便了能沽酒稚子添丁解
灌畦欲賦郊居追沈約只愁誤讀作雌霓

扇上畫雪景戲書

醉餘潑墨寫生綃咫尺真成萬里遥短棹船歸剡溪
曲披蓑人渡浣花橋屠中松雪俄輝映月裏山河俱
動遥(搖)凜凜寒生立毛髮從今絺綌不須嘲

二月二日大雪

天公長作孩繪戲舍北舍南無限春容容踈踈桃著
娉娉嫋嫋柳含壓老人已老難復少。故衣雖故昔
經新。岸薺未花湯餅滑。何勞象白閘猩唇。

得了翁書

都司曾拂御爐香嚴譴歸來鬢未霜麟閣它年看赫

奕歡樽今日又淒凉楚氛聞説行將弭漢道甚成喜
再昌莫作湘纍吟澤畔鋒車促召據南床

廬山道中見梅花

江頭細柳已摇春幽谷踈梅尚看人未許揚州動詩
興却嫌咸里姤粧新范郎郵寄不同傳漢省含香可
買隣蝶翅蜂鬚莫浪喜元無一物況香塵

苦雨詩

陵陂麥熟晚雲黄婦姑當穫相扶將谿山作雨水漂
屨芝菌對床蝸篆梁宴坐翻疑谷簾下夢回空在漏
天穹何時晴颷來入户撥我浩歌傾一觴

江梅

江梅踈蕊弄晴暉剗取江東一信春(竪)剩得耐寒驚蛺
蝶竟來占醉倒綸巾未容作賦重招屈豈敢含毫論
過秦何日大梅梅子熟從渠高浪白如銀

睡起

鳥鳥聲樂報新晴睡罷南窗午醉醒惡客從識主尚
白斯人相向眼終青渚蒲汀草垂垂發暮燕林鶯續
續聽日羅太倉真細事安尋佳句遣沉冥

次妙明觀韵

春岸波平汀草深野航觴斝恣幽尋星壇香轉來真

佀菌閣鍾鳴生道心憶昨泥莊歸紫府尙餘鴻雪作
黃金肩吾戲吐烟霞語縹緲欲仙難陸沉

次元亮韵答師川篇末見寄

早歲聞君萬人敵定交已悔十年遲中間會面無虛
日底事分携用此時不隔南雲無過雁猶因北既者
新詩征車欲作旧還去候赴幽園茗菓期

客有和予顏字韵詩者答之

發花初捲筆文班若被秋風吹老顏慰眼既觀還有
舊起于多病復思閑莫言倚伏心三徑看仔着蠻腰
九環小屈尉曹吳會去莫因樵樂廢躋攀

次韵答董彦達

球山翠氣連肩挹雲外飛鴻點點愁只在吳頭并楚
尾非關恨被主幽州著書繁露想成癖待詔公車安
足求何日芒鞋尋舊約蘭旌森榫共優游

次韵答仲兄元亮

揚柳江頭人迹稀心隨鐘度遠山遲忽傳憶弟看雲
句想見流觴曲水時人比封胡終有恨韵低徐庾敢
言詩青春欲謝子規叫莫惜歸帆赴後期

戲答施損道

村豪氣猛如長虹雄辯淸談墟擊蒙芝山郵水卿寄
傲一官正坐將無同新詩壓倒魏病語妙墨還追顏
柳風首下尻高何日了直廬須聽景陽鐘
脩水古縣篁竹中吏胥抱牘常相蒙爾來小試發硎
手萬口一舌欽聲同實捜佳句酢烟月復究妙理通
幡風幽園漫士屛賞味相應一鳴如洛鐘
大兇文衆可手規小兇德祖眞發蒙飽聞侮望氣先
感一見心親臭味同筆端挑戰屢摩壘聯歌不競知
南風林間蟣生猿鳴暝袖手雨餘來遠鐘

夏牛卿用韵見貽次韵答之夏先君子與先
平陽厚善

君合雍容侍奉班彤墀紫仗近天顏撰隨手板落超
走却望家山思欲閑使君銅狄悲將盡全尹玉棺今
賜環樽前回首二十載更話幽禪未易攀

次韵答實峰仁書記

袖手脫鞋慰太白寒棋續敵笑先顏自知日面與月
面莫問南山與北山獨秀峯前雲不隔蓮花洲下水
長閑還鄉一曲眞奇絶與子終朝談笑閑

次韵答季智伯弟

廢詩不復匠蘇州蠹簡於人風馬牛喜有丘明能撰
次極知水部愈風流同句公就病應難敵家有封胡可

解憂共嘆宣城游岱早剩招去辭不能收

贈蘇仲豫

平生照眼玉壺冰解向朝陽續鳳鳴黃鵠樓前重會
面白蓮社裏定交情踈才我亦憐文舉大雅君應笑
正平貰酒臨邛聊復爾莫令狗盜汙高明

贈王環中

柱策前年訪草堂掛帆煙際在西江詩隨鴻鴈來春
渚夢逐蟾蜍入夜窗辭晴知君追孺子屢空嗟我似
窮龐覓裘欲買爲鄰並歲晚相期到百缸

贈張仲義

春衫試吏楚江濱真以文昌思不羣未暇等陶辭小
扶何妨蓐謝始精文壁間妙句疏黃素。松下英姿大
壑雲。但恐承明賴公等不容幕府作參軍

奉贈介然

彈壓諸方化城老聊同懶瓚恣任眠雪隨雷下雨歸
登竹引窗聞風動烟畫靜實棲徒覓句道安高論愧
彌天叢林良藥今無有絕影須公爲著鞭

七夕用東坡韻

老火微微迹已陳稚金稍稍欲親人蛛絲曲繳當時
態鵲舊葉頻繞見在身女諫不妨嚴事立天孫誰識

靚粧新柳州太巧何須乞懐汝題詩正角巾

遊同安寺

郭內那知草色新道人庭宇別藏春高榆風度青含
莢艷杏雨餘紅退萼茗盌薰爐有清思禪天金地變
無塵裁詩得句如拱璧不貴咸陽鼓九賓

遊昭德觀

晚隨歸鴈影聯翩來訪仇池小有天萬籟虛徐雅鐘
磬一源淳朴異山川雲霾大壑真遊遠風掃石楠佳
句傳司命峰前徐孺子幾時風雪對床眠

寄如壁上人

平生剛直隱長虹收卷波瀾說入一作若空翰墨場中
無李廣茨菰園裏有支公未應雪浪侵頭白想見舟
砂入頰紅騎馬他年焚球草香君妙手試宗風

贈九峯長老

已遠韶陽向上關疏盃茗椀每開顏頭顱無意掃殘
雪庵衲徒來看壞山瘦節直趍青嶂立道心常與白
鷗閑歸來天末一回首應在孤峯烟靄間

送規老住慶之慈雲

禪翁覓栖禪處兎角龜毛杖佛僧久厭宗雷同結
社却愁童首濯埃塵定携天上蒼鷹爪去捿江西白

業寅大庾嶺頭梅正好同風千里一枝香
戲次居仁見寄韻（居仁見贈參書實下禪）
長盧老人年聖號眉毛不惜為誤宣靜香耽禪如縛
律懸知選佛勝封公影沈寒水雁無意香入幽園花
自紅欲向池陽參百問却趁句賊亂破（一作家風）
奉贈瑛明發
上人霜鶻氣橫秋法界重重幻筆頭已泛毗盧真覺
海戲栽佳句叱湯休雲閑鶴嶺露闌君波起洞庭霜
橘洲華髮蕭搔瀨老境多情猿為替人愁
郊外書事
郊原野老帶經鋤童子何知競羨我亦彌年躬并
臼兒能終日謀粗蘇頗思鶴閣仍虬戶那似松膠伴
酪奴志大才疏苦多累真須鹿鹿効周顒
和何斯舉韻寄元亮兼簡性之
避冷幽窓散炭序鴉啼踈柳把向枝長覓句選平安
報滿眼仍看競病詩稚子每嗟譽噪短波臣常梗客
行遲應貪丘壑藍田會落雪宮梅動興時
和許秀才見贈許病目良苦
木末鴉啼負郭村無人白晝掩柴門詩來式作破客
夢語妙直堪排帝閣抱療端如叔夜懶幽懷思對阮

生論何時逢子讀書非解脫無根須逆元
和馮仲宣韻
秋風寂寞仲宣樓金狄傷嗟卧一邱喜有斯人出淮
海逆還舊觀極風流莫將起草明光手去作諸郎門
食諫我欲清江理煙艇尋君楚尾及吳頭
次韻奉酬幼槃
結廬不入遠民社好客初無仲蔚蒿度鳥冥冥與心
速孤峯峭峭伴名高樽前看我醉千日鏡裏緣君栽
二毛安得買鄰標百萬指浮左手更持螯
奉酬謝幼槃
窓間遠岫謝元暉人物煌煌三秀芝黃耳來時得佳
手
句碧雲合處起幽思深閨復見解圍手將日應多贈
婦辭念我罷姿最癡絕只能舉按解支頤
次胡甫涵虛閣韻
夢中占夢偶相逢山上有山隨轉蓬我自持觴酬元
酒君應臨水洗盤風行參鵷鷺裝冠客豈是江湖把
釣翁暇日頻來栽錦句要看玉手亂殷紅
東臺
門巷依依獨意苔杖藜野色逆人閑馬駒卓錫今應
在康樂翻經那復來雲物蒼茫山遠近波聲瀰轉水

縈迴風流頗有潘懷縣一洗從前猿鶴哀

紫霄道中

山行積石路逶迤村徑成門逕庭移一點吹煙出虎
穴四來螟色到半衣畏人沙鷺飛南巃旁母山猿懸
北枝鴈塔崔嵬臨畫嶠墨雲霏霧對起方池翳泰晋别
留奇畫病可雖亡餘好詩秦畫松石于驛壁間可為賦詩羊祜不
如銅雀妓蔡邕尚有虎賁兒世未甚知可而美高人者學詩于可處開
顏欲致東籬醉東里在家寺旁歸真隱遯無谷口姿安得胥
腴盈二頃雍瑞與取共扶犂

都城元夜 [illegible]

斜陽盡處蕩輕烟輦路東西入管絃五夜好春隨步
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寒炬籠綃
鬪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吹度曉雲邊

三十一

望西山懷駒父 [illegible]

去歲湖湘賦凜秋聞君江國大刀頭百年會面知幾
遇十事欲言還九休照眼遥岑落懷袖過眉拄杖立
汀洲莫言青山淡吾慮誰料却能生許愁

[illegible]

日涉園集卷九　　宋李彭撰

五言絕句

喚渡亭詩

草風蕭沙雨依約渭河邊昔人曾喚渡絕唱頗清緣

戲書山水枕屏四段

遥岑天南端野行垂楊下蕭散策寒藤緣雲復觀化
澄江真飲鏡短艇戲鳴根無復機心動不驚鷗鳥行
孤峯上排霄群木盡生意竿符村坐石磯高懷在雲際
複閣耿蒼煙斜暉掛木末卷帆何處船危橋待明發

大雪投宿園通以野雪蓋精廬為韻賦五詩

卷五

并書室中所見

寒雪盡垂空玉色架高完默默行五牙髯窗望黃野
昔我游山陰雜花紛似雪重來雪作圍遠樹皓已結
山翁雪裏素相逢乃傾蓋同看豔雪舞盡比歲遲態
借問佩蒼玉何如裹黃精古來澗谷槃價自重連城
馬瘦如客飢稅鞅丈公廬人好雪亦好何曾射洪鳥

迎陽閣詩

扶桑有玉書髯儀著相保朝暇到顏營危坐填血腦

予夏中卧病起已見落葉因取淵明詩門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賦千章遺興

西嶺障斜日澄江來遠門歸鴉千萬點暝色入遠村
燕坐修白業焚香覩黃庭清霄降真侶彌節或見聆
境静輪鞅寡堦空絡緯多蕭然正遐矚晩葉下庭柯
我初卧病時桑麻翳負郭扶杖延秋風山川供黃落
寒溫機中素滎欲洞庭葉發興鷗鳥行風煙理舟楫
平生老驥心伏櫪端有在華月生夜凉南窓歌慷慨
園中有奇貨雨滿爪芋田一飽吾已足望山思悠然
結交何用早士貴心相知茍合殊臭味咄咄成乖離
林廬亦云樂欲語輒復已取琴撫徽絃妙不在宮徵
沅湘歌九辯梁父吟四愁虛舟無一事坐對楚江秋

太平小寺六言詩

行盡斜峯急澗忽看化寺神居雲瑣沉沉複閣旁看
貝葉遺書

昌書記畫梅

花柳春風紛衍禪窓晩放横枝親國生憎粉黛晩粧
淡掃蛾眉

夜坐柬虔環上人六言

蠹簡聊寬岑寂榴花頻慰樵蕪莫問草玄上白須令
看碧成朱
毛髮早驚蒲柳衣裾又變風煙我自一邱一壑君應

三要三玄
落木霜猿到耳風高候雁横空覔句深悲料理解圍
俄聽晨鐘

昌書記畫馴猿

巫峽猿啼向曙云何却在樊籠想見珍羞眷養翻思
槲葉餐風

庭梅

春風日日下邱園綠到萱芽蕨破拳莫怪庭梅晩來
好尚堪桃李與爭妍

寄詩贈擇言兩絕句

憶昨同傾三昧酒論文時擬有家衣它年卒擬蘭亭
會好畫高人支遁師
逍遥儒墨兩專場萬過蓮花嫁馰郎心若死厭詩欲
盡乞儂西國更生香擇言與參寥相厚善故戲作吳語戲之

舍弟彤檢校南庄刈稻中秋日作三絕句見
寄醉後偶次其韻答之

天南雲破玉繩横上有蟾蜍雲外明共把一杯懷少
壯新詩深慰未歸情
呼隣買酒酒如水以酒攻愁愁有城醉舞不須看短
舞神清便覺映肩清

琛重江南庚子山詩名晩歳滿江關應須剩讀書千
卷始在班揚伯仲間

答徐十贈詩

東湖高士有雲孫句夢池塘論過秦海内故人流落
盡病夫杯渡不嫌頻
窗中山色撲衣襟戸外江聲醒客心我在山陰君在
剡思君行坐短長吟
爐薰細細繞禪房竹日輝輝映短墻安得貫鄰同歳
晩鉢盂分飯共繩床

答謝邁秀才三絶句

飽聞玉樹堦庭長今見悪虚意欲仙遣我池塘夢春
草阿連風味極堪憐
短李門前無寧馨書淫詩癖賴天成多情喜有謝康
樂步屧同尋鷗鳥盟
平生抱瑟齊門主不比吳宮誇靚粧周鼎商盤甚淳
古君來獨慰九回腸

答黄直夫二首

紅顔緑髮花映肉別去頽年存語音東燭枏看真夢
寐細聴存沒欲薰心
筆底瀾翻走百川智中書傳作豐年自憐疲馬老伏
櫪絶影如公更着鞭

次韻答九弟首夏郊園即事

琉泉方作薜蘿深月落參横要共斟徑辟逃禪直架
可寘捜犄爲近韓岑
阿連句裡欲回春早愼論交恩不群莫顧才堪任遺
補未參析臂大爲君
營巢燕子語猶新接葉鶯雛已換春催曉鳥鳥聲更
樂直疑料理癡詩人
何須痛詆程不識未用親摩史謁居普將萬事慈眉
外頓覺幽懷常晏如

五

再次韻

媚覓新詩勸春住只愁塵胃每空斟餘酣晩潋沙汀
外未羨明登天姥岑
陳恬老作中州客少室晩猿聲念群通籍金閨底底
事肯取九原寘漢君
古木千章夏陰合覓頭別作醉鄉春草玄不是楊雄
事定自覓爲扶閣人
刀葵作飲成畦壠奇貨由來果可居漢代封君渾未
稱故侯風韻擬相如

元亮次韻四絶相撩和答

枕中鴻寶衆歸金火候曾經手自斟敘子何傾那可
塞忍令清餓首陽岑
步陵獨見阮生論我樂窮鄉獨樂群兩阮八龍渾可
擬採戈披靡獨輸君
久知甕底堪肥遯近覺樽中每着春狗寶相呼竟何
補獻酬鼓屬画眉人
仲子酒狂言語殊文章敢比茂陵居未見達山堪病
渴直慈滌呂枉相如

清明

汀草汀鷗解喚慈含南含北度鳴鳩深嵬竹葉留春
住未信桃花逐水流
高柳半天渾欲眠二毛若上接羅遑興深杯杓懷山
簡句夢池塘憶惠連
晩將麴蘖寄吾真不遣公當恕醉人欲學少年花壓
帽却嫌花笑及花嗔

登耶含塔

五峯羅列斗南垂百代堂堂歎紫芝一老去為西伯
用四翁應笑北山移

春意三絶

屋角鳥呼春意回江花江柳自相催廢詩詩思溢如
秋勾引無勞酒作媒
栽雲為柳雪為花惱亂中年春意賒庭宇風微教馴
鶴池塘日暖浴嬌鴉
日日映堦春草香春風到處看胡床梅梢何許蜂釀
蜜來採幽園官様黃

題温泉

能使時平四十春開元聖主得賢臣當時姚宋並燕
許盡是驪山從駕人

暉上人畫梅乞詩

微風正爾送荷氣忽見羣梅氷霰姿元是道人三昧
力明窓潑墨發南枝

西塔

峯前日出霧初散路上雨來禽亂啼欲記曾遊三峽
處詩成賴有董膠西

睡起

林間群竹猶含籜柳下孫枝屡放綿午夢不知清晝
永嬌鶯啼破曉窓前
奕奕黍黍霜後繁絲絲無復貫笲翻願同園客繭如
甕忍使癡民無複褌
馬雀雄猜作伴飛機心還復墮危機何如絢練堂前

燕拂回街泥點客衣

稱麥翻畦雉羽斑郊園貰酒有餘歡奈何昔雨傾滄
海坐遣南箭衣帶寬

石關林端晝夜啼羅生芳草綠成蹊扶筇携幼出門
巷雨過舟横水滿谿

戲贈行客上人

東風未解北風悭臘雪半消春雪深欲向僧房覓清
晝細聽山瞑狐猿吟

次李儀中韵送果上人歸龍安

不作郊原雉應媒心隨山色翠成堆翩然一鉢自歸
去有意杖藜還復來

訪僧

茗盌薰爐久不來曉猿夜鶴總相猜扶将野老扶衰
杖踏破僧家稱意苔

戲贈嗣譽二首坐

談禪高出溈仰右着論恥居生肇傍更有新詩堪抵
罪與君約法定三章

僧中君是王花驄氣逸渾将入古風欲向松窓翻妙
語愧無筆力到方融

病中即事

慵慢經將不出門秋風藜杖稍相親念君屬玉鳴碕
岸作伴蜻蜓上角巾

病厭黏兒酒色黄蘇盂終日似僧房馴猿時復攘新
菓夕鳥飛來啄畫床

初無句漏為丹砂何必青門始種瓜口腹累人吾豈
敢深勞溪友餉魚蝦

啼鳥引子來衣桁野鷺啣魚墮屋除百念已忘餘習
在手持叔夜養生書

利口戰譽本無媸空洞腹中須屬厭何用灞陵嗔尉
醉未勞溪署歎郎潛

畦間魁芋敵蹲鴟木末深桃大谷梨小摘已堪充未
債煨雪聊用補朝飢

絡緯并幹室復啼蕭然脫葉望秋衰最憐屢下婆娑
檜欝欝已含梁棟姿

六言句

草閣柴扉舊逕荒蘋風一曲洒迴塘尚餘新月張敵
畫無復幺何錦壽香

籬邊日出換孤松戶外雲生遮數峰避冷隨陽閑過
鴈催昏喚瞎聽疎鐘

寒鴉銜枝欲定巢近同客食上林稍能逃歲德安門
戶出處懸應不泯交

紛紛眼界秃居士 却著雲山壞衲衣箴孔綫頭無量
義誰能於此頓知歸
秦郎本是金閨彦撰次曾為仙董狐西狩獲麟雖絶
筆道山今日要真儒
韓侯數奇亦云極柰此風流英妙何傳聞東觀已著
作即看西掖興鑾坡

廬山道中

無復春風緑髮前索花共笑過年年只今老境花無
賴媒蘖幽人作醉眠
崇岡杓杓驻清晝細柳依依迷遠村似聽淵明賦歸
去柴桑幽鳥語黄昏
三年不飲虎溪水一笑來書鷹爪芽空寂仲堪談易
地祇餘蒼蘚藉殘花
董仙種杏今虎守只今但見蓮花峯睐師欲作小隱
計餘力猶堪追祖風
憶昨山陰峯上頭山腰雲雨半含愁蒼崖壁立題名
處光怪時時射斗牛
蕭机齋中天馬駒追風未試且幽居劇談挽我留三
日不費鵾傳異書
不識西湖林處士飽聞陰木吽鈎輈茂陵遺藁今應
在索價雖高未肯酬
英姿秀骨徐尚書忠義丹青那可圖褒鄂真成毛髮
動猶將生氣壓曹蜍

北齋兩絶句

芭蕉葉大兩聲催葉底繁花菡萏開欲據胡床呼作
炙膳夫何用探心來
煙莎茂密小池塘注水枯荷蔽晩凉何許蜻蜓立荷
蓋驚飛作伴過東墻

對雪有懷廬山道中

傍簷幽鳥語恖恖雲陣群山雪猊風信有農談四隣
久隔蘿煙大醉狀中

自和六絶句

麗日暄風下大荒百花氣暖漢宮香擕幼來尋竹間
寺婷綠寂寂繞迴廊
金屑琵琶刺繡裙絃絃軟語怨昭君仍年病著屏梧
盝酒興多於出岫雲
水荇蘆芽相緯經倦飛翠碧楚來停含毫未下無新
句安得毫端飛迅霆
蛙鳴蘇沼金妍姿破夢起看星斗盡度曲安能高皷
吹澆厌那復計官私

邊腹從來不貯愁歸鴻目送興悠悠三吳何用憂狼顧一戰行看擒狗偷

二季蒼顏催我老年過四十眼猶明細字未能妨老讀每逢佳處勝專城

再和

清朝畫省得名郎嚼麝高談百和香水鏡欣傳佳吏部更須端委侍嚴廊

仇池仙伯煙霄外妙出湖州寫墨裙畫永虛齋風動壁枝枝葉葉欲生雲

劉侯白髮續群經辰夜憐渠不少停齋恨洗星今已矣那知爲電復爲霆

璉瑾挺特見夫子家法丈元萬代垂抑袖當年醫國手磨鉛起例只營私

且復持觴歌莫愁點衣柳絮晚悠悠要知境靜心自遠不是年衰成語偷

平生愛花被花惱况復雜花川上明飯外參謀詩滿眼乞靈何必錦官城

同季啟弟過南岸野寺

楊花撩徑雪繽紛短艇橫江煙草昏小雁俱來頁春事情知春過水南村

數日陰雨懷季生

衣裾蘭蕙有餘清風骨冰霜炊眼明欲共阿戎談絕倒亦憎暮雨滴堦聲

文敕王子知無敵愧我元非王積薪願賦煙茶不堪剪風流文物不無人

燕頷應須遊玉關歸來綠鬢看峨冠他時爛醉紅鸚鵡更跨退風鳥賀蘭

戲刻真妝堂竹間

風微雨細花梢動日落鐘鳴雀語多未有池塘春草句戲成湖外竹枝歌

小慈琵琶亭呈環中養正

南樓岑絕冠湖外聚扇每避元規塵庾公樓下落帆處掀簸定爲公所嗔

超超邁俗郭有道育孫事發如古人莫言壁立貧至骨難泰自是延嘉賓

山南蒦落蘇季子欲作江湖雪陳來想到詩腸應作崇挽回妙語如瓊瑰

戲呈子蒼

一杯相屬步兵酒三疊共聽中散琴有慨余心成獨寫雨餘汀草晚來深

山郭遇鄭爲功行縣
廣文官冷飯不足行縣符移柢屢催邂逅班荆作吳
語風姿峭峭絶纎㭇
清曉登樓相浮屠上有東坡書
窈窕龍蛇穴窟寬淮山楚水繞欄杆僊州宰木應摇
落八法猶參星斗寒
舟中戲作俳體
皎齒青娥倚柁樓楚波微動晚風秋不辭自去迎乖
裝兩槳還須送莫愁
目成可意亦不復思是羅敷舊姓秦莫道使君自有
婦願爲解佩漢皋人
茯苓
憶昨含邊松雪明于今偃蓋入青冥何時容我携長
鑱鑱動龍蛇取茯苓
老坡自海外歸爲書蒲寂觀雲卿閣榜令爲
殺風景者毁之
筆底颶風吹海波牓懸髯髯照嵒阿十年呵禁煩神
物柰爾焚㭊椷札何
戲書
層雪鶯風春事晚輕紅未放入夭桃即看倚杖花經
眼使詩堆盤黍雪毛
晴落巳復聽提壺濁酒聊堪釋荷鋤短短長長愛園
柳三三兩兩數谿魚
渫井寒泉徹底清不容私地有蛙鳴脩除何獨充庖
易要看犇龍將雨行
止酒廢詩春晝長頗知易戒復難忘戲於窗下還詩
債使砍花前喚索郎
次韻文潛立春三絶
臘前滿泄有官梅春色懸知衰許回日涉園中聊步
屧黄救早韭復争開
后皇司春生意還無知草木亦班班顧憐緑髮添華
髮羞掉耐寒花上幡
舉酒微醉且合姻盤殘野菜闘嘗新陽春有脚令誰
是始覺前朝貴老身
延福寺詩
尋盡雲山發興多稍知蘭若在巖阿不以姬姜棄憔
悴杖藜聊復一來過
齊安江頭别何氏兄弟舟中得四絶句
疎星寒落散江東悵望夷猶醉眼中長年三老相勸
得故將短棹指西風

八字山頭閱世故周郎赤壁断人腸玉魚金椀皆異
寶鐵騎樓船墮渺茫
衆群野鶩巧相依旁母兒雛青浪飛怪底相連若耆
舊本人花鳥自忘機
巖巖五老古蒼眉似對幽人敬禾薇漢事頻公卒調
護蒲輪飛詔盍來歸

留別小慶

風催萬壑雨歸去雲開連峯不放晴門外從教春水
潤杖藜(皇惡)準擬聽江聲
過盡柳花無復綿幾畦麥浪漲晴川幽禽喚起醉鄉
夢疑在故園茅屋邊
生綃他日寫荒寒咫尺渾如萬里寬我採筍與煙霧
裏有人應作畫圖看

對酒二首

頗欲持觴為上頻直疑買醉成大偷盃中麴蘖可肥
遯不比終南捷為愁
雄猜刻薄王處仲不飲思欲誅娥眉何如一醉睨萬
物小點向來成大癡

夢泰處度持生綃畫山水圖來語予此畫劉
隨州詩也君為我作詩書其上夢中賦此詩

隋州句法自無敵寫作無聲絕妙詞誰料長城千載
下泰郎復出用偏師

歲晚四首

天長候鴈作行遠沙晚浴見相對眠松醪朝醉復暮
醉江月下弦仍上弦
汪侯留吹聞瀟湘秀潤清時符寶郎謝守窓間仍發
與故亭山下屢成章
苦憶中州向子期微官觴畫賦新詩清班未許聯天
仗直指聊看着繡衣
眼看楊柳漲春風忽復山明雪映松但把一尊扶醉
病何須三揖送丈窮

茅堂清坐有懷元亮

不到青園三月餘行間茂密見新蔬最憐鼠迹生塵
案復有潛蠲穿我廬

有懷雪堂舊游

雪堂楊柳三五株堂衆先生萬世無伐樹何人成糞
土如聞築屋復栖鳥
柱史泰郎無檢幅筆端真有大夫辭追懷者舊誰能
繼况復賁書黃𦆭碑
張侯蹯蔚氣如虹字字追還西漢風歎向供為泉下

士辭林正派絶流通
陳子真成病乗黄園丘一仆殆堪傷苦吟幽語多奇
涯未免人識急就章
柯陂潘子骨已冷丈夫風流付陸雲不見十年應好
在酒澆遶腹貯皇墳
琢重何家大小山高丈麗賦敵揚班書來慰藉江頭
別想見園林人外閒

離曲池憩中口

小泊曲池桑柘陰遠墻岑寂倖高吟孤雲兩角真在
夢一林（揺）寒（豈）林古木深
野僧亦復稻畦衣兩兩三三中口歸拂拭涪翁刑部
句晩風吹涓對斜暉
物色真成行畫圖十年對面不供書才慳更著李商
隱無復重識獺祭魚

林占處士和靖先生之孫也與予厚善今死

矣作兩絶句弔之

愛君渾似金華客謂我猶堪供奉班蕭寺憑溪兩冥
冥一尊聊復對西山危脆芭蕉何足道姓名今不藏
西湖茂陵遺藁他年在曾有書言封禪無

久不得六弟消息二絶

去日么何拳未舒水花高蓋已扶踈大醫法竄應尋
徧有底能忘一紙書
平生大敵劉文叔每發一兵鬚爲蒼不得淮南近消
息蕭然添我鬢毛霜

遊雲居寺三絶

茗椀薰爐久不來曉様夜鶴總相猜故將野老扶衰
杖踏破山家稱意苔
去年重失洪崖約今日又寒徐稚盟勝日幽期無惡
客尋僧銀色界中行
無塵身遊水晶城夢回心淨玉壺冰更聽夜雨簷花
落卻是細泉幽賞傾

代二藝解嘲

腥儒它日倦息叙蛤蜊自可破愁顏不似二藝風韻
好那堪把酒對西山

解嘲

平生癡絶百無憂黨友相嘲顧虎頭癡黠胷中各相
半要之與我不同流
丘林久矣自耘耔罕識心勞爪筆區不復論文傳幼
傳安能索筆著潛夫

西隱觀

書籤無復梁蕭統像設空餘譚紫霄馴鹿將麑眠藥圃歸雲帶雨度山椒

離豫章進賢道中

春在江村桑柘中多情十日雨無風杜鵑北向勸歸去我爲故人聊欲東

招隱亭詩

裊裊秋風生桂枝小山巖壑石逶迤王孫歸去歲將晏莫學臞儒妝廣廖

鄣雞

鄣雞午唱靜中譁挾兩蒼茫傲落花已覺星星鬢邊出真成一倍惜年華

醉中戲次師言韻兼簡少逸

不覺龐公隱鹿門逢場作戲任吾真風煙久著蹇蓬鬢脫帽公應恕醉人

筆下疾雷驚四鄰勒兵小試頌聲新司空城旦餘波爾六籍紛紛并大春

往日風流京兆眉却穿習薄敗荷衣新詩渾作舊花語只欠天街便面歸

愧乏金椎控頤手偷兒何苦向人來囊空四壁亦云靜祇有丹鉛勘玉杯

次韻九弟過炭婦惠懷黻公之句

阿連衝曉絕江潰驚起江汀鷗鷺群不爲營巢秖覓句真成狂類玩幽雲

頭陀雲外見遙吟爭似鷗峯雲物深想見伊蒲欲爲供渡生著盋憩墻陰

次韻九弟幽園即事

萬事向來元不理非關軒傲相違幽園把菊初無意未歇將蕪胡不歸

孰知卜築野人居飽聽鄰鍾與粥魚便覺悠悠雲入座只無瀧瀧水鳴除

次韻正平見贈道子遊山北勝處

山南山北似壺天兩宿風滄近日邊嗷嗷猿啼石門路此身渾是謝臨川

佳句全勝領虎頭千巖萬壑斬新秋歸來把玩無窮意始信還天寄客愁

次韻九弟五絕句

遠韻會須真邁往高懷那用太鮮明病夫閱世蓋多矣說病由來非妄情

草際寒蛩蟋蟀鳴愁來無路斂方城却憐郢客悲秋賦強使微雲滓太清

谷水爲簾映暮山 珂珠貝玉委天關俾聞小陸同丈
遊游戲蒼崖鉅壑間
沙鷗日日滿蘋汀白髮忘機不復驚何處暮帆來浦
口背人飛帶喚離聲
橘花莫莫玉花深屢起微霜落瓜心喜有青黃著蘚
落千頭未是滿寒林

哭尚書墓

過年上冢非無子宿草孤墳獨可悲賴有立朝莊語
在不勞談墓作銘詩
種竹當年語尚新藏山萬卷總成塵牙籤知落誰家
去住事凄涼欲損神

遊雲居四絕

雞林磨衲度情溝海外風煙在上頭藏孔線鉄誰善
幻千巖萬壑斬新秋
懸崖怒瀑落龍湫恰似王師破蔡州續夢沉竿空莫
惻石魚酒貯未應求
瑑衲槃珊玉潤鉤負霜秃鬢頻嘅紅時時口上東坡
語頓覺曹劉力未工
冉冉山雲低度墻消消流水響長廊不緣抱病閑高
冷早賦式微緣底忙

寄鄭禹功規廣卿

杖藜徐步依崇庳園柳青青馬尾垂日暖遊絲縈落
絮黃鸝御得上南枝
衆草風來俱捲舞驚紅駭綠鬧年芳棠蘭秀發北窓
下無生時閒自在香
苦憶苕溪鄭廣文足驚豪翰獨超郡山南飽看懶行
跡笑殺無心出岫雲
廣卿每見封萬戶三語掾曹駒伏櫪北海會須加慰
薦橫空一鶚看騰騫

蕭手植建茗石銚石脂渚衢墨且求近日詩

作四絕句

寶犀新膠西巖冷碾出壑源春雪花何用纖纖捧栗
梲絕勝片片勺流霞
良工刻削類方城裴茗細看秋浪驚未許兒曹輕度
量宜容奴輩笑彭亨
蒼崖絕壁長瓊脫靈府煩蒸藉掃除老樹群雖甘下
筋爭龍左耳避珍蘇
遠灶精烟烟更多絕人妙手不同科蕭郎餉我客卿
輩遠愧山陰書換鵞

寄臨川諸舊兼悲二謝

晏如雅賜志況携詩語松風萬壑哀度東陽秋 能判
擧眼邊青白見嬾猜

薑侯本是古況 寅風味澹然雲水僧見說修門和氣
滿何用涉江歌採菱

何侯嗜學黃鶴擧謝客咏詩丹鳳鳴急雪異時登掞
峴放歌何日酌宜城

丰岳推峯怜二謝 孫墳宿草已蒙茸自歎蔡邕今老
矣銘言獨不愧林宗

寄何氏兄弟

病語無心 復借泰護持白業五臺賓住時赤壁好風
月俱助兩郎詩句新

青州從事悄行縣白水真人不造門時作藥山遮眼
計尋僧處茗過祇園

次韻山谷寄賀鑄

平生賀監毛髮古風流歎詠付御盃賴爾雲孫亦不
惡山陰氣味喚仍回

淮海維揚萬人傑松吟牢上不能杯雖無橫州過秦
論猶有清歌慰父回

客廬山道中寄中上座

路山 新路逐時新草樹欣欣 雨後春弄水看山 添野
興可憐魚鳥自相親

著行官柳拂人低勾引風光挽客衣 正是鈄川春事
起翻思戴月荷鋤歸

紫霄獨立冠遲岑靜愛雲無出岫心見語危梁耽大
壑砍招惠遠與同尋

顏魯公祠

心正 能令筆不欹銀鉤猶冠古今奇凜然一代英靈
氣猶似當年罵賊時

鄰寺遣興三絕句

螢花篳冷春氣分 午醉醒尋野寺門黃落遠林佚倚

二五

杖却疑殘黑是朝暾

映堦駁蘚淺層層古栢連墀上老藤梵鼓粥魚今落
莫半歸官焙半殘僧

情源一帶碧灣環上有江西淡抹山便覺心塵淨寂
寞不愁騎省鬢毛斑

遣興兼寄豫章二弟

國士無雙有山谷斗南獨步憶秦郎鷗鵝洲前多勝
日古藤陰下夜何長

獨持杯杓酹先酒遣我此物忘百憂乞靈鮑謝共傾
倒況復陽臙甃三鈞

龍沙季子在原乘不肯附書黄耳來滕王閣上覔佳
句鐵柱觀頭行幾廻

即事

勒馳戍鼓禁銅龍卧待雷軒葉底風瞑鳥忽穿明月
去直疑使面寫歸鴻
左界明河夜未央輕風洒面作微凉藏舟枉渚者誰
子欸乃歌聲短復長
紛紛著作能上馬褒褒紫微俱斷寫韓使遽綰銅章
去豈坐簽流帶二江
我覩之子秉周禮要使諸儒識漢儀側席求賢天子
聖未容揮畔弔湘纍
眼看花霧共衣霏已有群鶯窓上飛心事但隨春事
盡鐘聲更伴鳥聲微

趙醉書

醉醲奪目表春餘閑雅雍容亦甚都睥睨園林衆芳
歇持觴耐久作歡娛
稚子滿林春笋生殘花老境尚多情瀟洒封侯真有
自奇姿未讓武陽城
湛湛胷中萬頃陂翻疑淺器是牛醫從來未許愁知
處顧肯因愁損(一作移)面皮

送淳載二上座

塞掩柴門斷還往道人履迹破蒼苔青登相對語離
夜况復打窓風雨來
上人定自有佳處眉宇翠氣連湖山烟邊候雁看行
急力挽不留相與還

漫興

真妝堂前花草新含南移就一番春非關痱魯欲肥
把直恐强薺將弱春
梅花冷蘂發疎枝雲斷天南放目睇亂折寒村有裳
鵲啣將綴作百家衣

歲晚漫興

天長候雁作行遠沙晚浴鳧相對眠松醪朝醉復暮
醉江月下弦仍上弦

幽園風雨

妙手春工如畫史鵝溪百幅掛城隅却將李成驟雨
筆捴映邊鶯花鳥圖

竹間兩絶句

鳥聲催得青春老花氣渾忘白髮新誰復能尋三徑
友信知真是五台賓
何許晚鐘烟雨餘花間蛺蝶舞蘧蘧莫將絶壑激流

盍戲誦夫園封禪書

自西林投宿歸宗

江都著足寫餘跚頗怪朝暉變夕嵐我與諸峯俱是
畫解隨歸鳥過山南

遣心絕句奉寄洪大校書并二何

黄綬何勞坐請書諫垣渠自有牽裾鄙夫捫腹撫然
咲知是元無免　除

晩飯岢莫當食牛杖藜徐步勝驛騎懸鶉破帽
親夫子何似爛羊關內侯

籬外木奴和蒂黄摘來漸帶洞庭霜似聞歌羅
文
紫芝曲疑是春　藏

儋耳庐成地下郎門人時炷帳前香　使貌古心亦古
杖拂應來坐雪堂

翻經臺 [illegible]

五千餘卷在高臺內史翻時蠨蝀來夢斷池塘人不
見年年春草綠成堆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後集補遺一卷

（宋）賀鑄撰

明謝氏小草齋鈔本

慶湖遺老集九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賀鑄撰。鑄字方回、衛州人。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元宗時、知章致政、詔賜鏡湖。據謝承會稽先賢傳、謂慶湖以王子慶忌得名、後諱為鏡、故鑄自號慶湖遺老。初以婚於宗女、授右班殿直。元祐中李清臣奏換通直郎、通判泗州太平州卒。事蹟載宋史文苑傳。其詩自元祐己卯以前凡九卷、自製序文、是為前集。己卯以後者為後集、合前後集其二十卷、同時程俱為之序。今後集已佚、惟前集僅存。鑄子廩跋、稱後集經兵火散失、則南宋已無完本。故書錄解題所載卷數與今本同也。方回作瀛奎律髓、稱鑄每詩題下必詳註作詩年月、與其人之里居姓氏。今觀此本、與回所說相符、蓋猶舊刻之未經刪竄者矣。鑄以填詞名家、世傳其青玉案詞梅子黃時雨句、有賀梅子之稱。然其詩亦工緻修潔、時有逸氣、格雖不高、而無宋人俚獷之習。苕溪漁隱叢話稱其以望夫石詩得名、詩人玉屑稱王安石賞其定林寺絕句、王直方詩話載鑄論詩之言曰、平淡不涉於流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義、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按此段以叶韻成文觀其所作、雖不盡如其所論、要亦不甚愧其言也。陸游老學菴筆記曰、賀方回狀貌奇醜、俗謂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今其文則不可睹矣。

慶湖遺老詩集序

慶湖遺老者越人賀鑄方回也賀本慶氏治稷之東太伯始居吴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禍王子慶忌挺身犇衛妻子迸度浙水隱會稽上越人哀之予湖澤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慶氏名其田曰慶湖今為鏡湖傳訛也漢孝安帝時避帝本生諱改賀氏水亦號賀家湖焉家牒載湖承會稽先賢傳敘略如此唐代旣頒勑格百家圖譜併為煨燼元和中林寶集者姓纂臆謂賀氏慶封之後非是按封剸專齊政由氏患之聚三族甲環其宮而夷其族封僅身免走魯還吳卒啟居幾安有遺種乎吾家特會稽一族他州之賀蓋賀蘭賀若賀跋賀婁賀魯賀葛賀頼賀遂賀兒賀略孤吐賀諸姓省焉鑄十五代祖適秘書外監之從祖弟章知止少味老易服耕不仕開元末興崇玄學本道三以道舉薦送不赴會有聞於朝者起家拜上虞丞扶滿試任城令時李翰林白寓遊是邑與公相從於詩酒間謀其美政書公堂之壁後入鏡詩石今或存焉父之遷陽穀令卒官民懷其惠遮留喪車不得將發因權窆縣之北原三孫即瓏為廬兒袁按安史之亂縣入於隷東平尋為李正已巢據之從用非法游民浮房禁不聽遂伯仲定居陽穀俾季陰歸會稽以持先業皆力田自絜不復為仕宦計季實吾祖也歲一北走省展存歿且自誓約生雖居北當祔骨先壠之次逮七世孫遵約不墜後屬董昌盜越民罹其毒安因棄業北還合族焉國朝緣外戚賜第閶封隆和里六代祖廣平王始別葬於浚儀國子陂之原高門千州府君受命北征即詰其家嗣曰吾家本慶氏昔王子奔寓于衛而子必以舊氏名之吾死必封樹衛郊示不忘本府君竟死事朔野魯門以哀毀廢于家但名其子而重詰之天聖初大門揔北道迥敘之正遂卜葬君之新阡於衛屬邑共城東原仍徙貫焉行先志也鑄少有狂疾且慕外監之為人顧遂北已久嘗以北宗狂客自況今寖老且疾念歸何特而遂吏舊稱者亦首丘之義耳鑄生於皇祐壬辰始七齡家先子專授五七言聲律日以章句自課迄元祐戊辰中閱蓋半甲子凡著之藁者何啻五六千篇前此辛三秋手一閱故藁為妄作也即投諸煬竈灰燼後已者屢矣年髮過壯志氣日衰落吟諷雖夙所嗜亦頗厭凋聲儷句之類計後日所賦益寡而未必工於前念前日之纍纍為妄棄也始裒拾其餘而繕寫之

後八年僅得成集以雜言轉韻不拘古律者爲歌行第一卷以聲近義古五字結句者爲古體詩第二第三第四卷以聲從唐律五字結句者爲近體五言第五卷以聲從唐律七字結句者爲近體長句第六第七卷以不拘古律五字二韻者爲五言絶句第八卷以聲從唐律七字二韻者爲七言絶句第九卷隨篇叙其歲月與所賦之地者異時開卷回想陳迹喟然而嘆莞爾而笑猶足以起予狂也儻夢境幻身未遽壞滅嗣有所賦斷自己卯歲刋爲後集云丙子子月

庚戌江夏貫泉監阿堵齋序

虔湖遺老詩集目録

第一卷 歌行

叢臺歌　黄樓歌
彭城三詠　漁歌
江南曲　三烏詠
東華馬上　廣四愁寄李譓
舟次金陵寄王掾　贈道士蹇拱辰
艤舟秦淮訪侍其瑞　寄蓋贈楊時
留别僧訥　留别道士許自然
贈趙湾　留别田晝
調劉生　荅靳生
亡女哀辭　老鶴嘆
送王尉赴武康　送周守還朝
送僧還吴興　荅許景亮
贈僧孚　送章邦傑移家包山
題漢陽招亭　晚出江城聞角
寄漢陽趙尉　送武庠歸隠終南
送王掾還海陵　玉鈎環歌
南樓歌送慎守還朝　題儲氏亦顔

第二卷 古體上

故鄴　喜雨
老槐　過鼉揉
春行　對酒
問靖二首　題巫山圖
詛蚊　燭蛾
病暑　暑夜
問内　食芡實
烹雞歎　題華陽公主碑陰
題蘭陵王碑陰　邯鄲郡樓晚望
答杜仲觀登叢臺　冬夜遇直

送武欽宗宿濬之安陽　寄杜邯鄲
訪周沆郭忱　除夜歎
寄杜仲觀　遊雲龍張氏山居
登黃樓懷蘇眉山　秋懷二首
燕子樓　快哉亭
飛鴻亭　登快哉亭
讀李益詩　田園樂
此日足可惜　郭兵之狄丘
遊南臺　夏夜懷寄傅道

第三卷古體中

和張謀父遊石佛山　夜行郯縣道中遇雨
行路難　送寇元弼王文舉
人生七十稀　和杜仲觀青字詩二首
送李主簿四首　擬獨杵擣衣
擬夜中不能寐　擬寒宵歎
遊雍丘燕溪　擬王少伯新興
送陳傅道之下邳　東巖舟居阻雪
留侯廟下作　遊靈壁蘭皐園
題王輅故居清軒　遊金陵雨花臺
宿法惠寺　題香社寺湯泉

宿慧日寺　懷寄王潤叟
腰瘵山浮圖下作　登柏子岡懷寄泉師
歷陽十詠

第四卷古體下

三山　望夫石
題烏江湯泉　罷官有期寄朋好
艤舟秦淮　金山遊
望焦山　金山夜集招米芾不至
留別黃材　題無心菴
和錢德循寫懷　題安上人止軒

感庭秉　送趙子億之官滄洲
夏夜雨晴遣懷　寄題名嘉亭
遊盱眙南山　詶別杜輿
留別龜山白老　題棲雲庵
寄題周氏漁溪草堂　送周壽西上
題陶靖節集後　補感遇詩
黃鶴樓　鸚鵡洲
懷寄周元翁十首　題鄭判官直節亭
題潘大臨東軒　送陳令移官吳郡
和潘邠老漢上屬目

第五卷　近體五言

雨餘晚望　自訟
待曉朝謁天慶　送李易初還汶陽
重送　春書
擬溫飛卿　快哉亭寓目二首
題張氏白雲庄　賦得枕上聞雁
和人遊白雲庄二首　早夏
辭澶　送陳傳道攝官連溝
遊滕縣時氏園亭　自鄆還徐道中
早發王村道中　暮投葛墟馬上

汴渠夜泊　舟次宋城
京居感興　王津晚歸馬上
西城有懷　苦竹村南馬上
題諸葛鐵田家壁　詶桂林從叔
寄趙令芑　懷寄潘孝本
送張商老　題烏江鄭氏亭
懷潘景仁　宿田家
遊真如寺　之香林馬上
題丘氏歲寒亭　送左瑀赴江夏尉
高望道中　湯泉道中

留別王掾　艤舟當利口寄朋遊
重別王掾　秦淮夜泊
懷寄王掾　投宿清源寺
遊草堂寺　詶別彥上人
易官後呈交舊　懷王掾
廣津門東馬上　久病寄親友
秋夜聞雨晨興偶書　謝米元章見過
留別米雍丘　寶應野泊
題淨名齋寄米元章　龜山晚泊
舟居卧病寄和上人　泊臨淮懷杜修撰

舟發金陵望歷陽作　江行寫望
郎官湖　題寶泉官舍壁
江臯寫興　寄湍卿老
送陳主簿歸越　送金壇慎令
寄題杜子師草堂

第六卷　近體七言上

懷金明池遊賞　贈張主元
雨晴西郊寫月　寄周文清
寄王岐　和荅鄭郎中見寄
和田君義詠雪　和田錄事新燕

冠氏縣齋書事　冠氏寺居書懷
題張氏放鶴亭　九日登戲馬臺
九日呈李成父　題南臺寺蘇公詩後
春懷　登快哉亭有屬
和王生悼歌人　送客還馬上
送陳傳道攝複溝戍　送周主簿移黃令
寄題李偉官舍東齋　病後登快哉亭
送李錄事謝病南歸　留別李智父
荅陳傳道　懷寄寇元弼
招寇元弼　荅王文舉

題淵明軒　將發彭城
留別張謀父　留別寇應之
邂逅周元通贈別　寄題陳氏步雲亭
題永城縣圃水亭　寓泊永城招李深
送畢彥祖之京師　將發永城留題李氏
京居春日遣懷　送趙令時之官陳州
懷李易初　謝令率惠墨
簡李公年　尋王荊公陳迹
荅孫休　春懷
送潘景仁之官嶺外　宿清涼寺

荅王拙見寄

第七卷　近體七言下

寄別僧芝　寄白雲庵主
追懷從翁之樂　懷京都遊好
晚望懷故園　望金陵作
烏江東鄉往來馬上　送潘瑤移令歸東萊
再送潘仲寶　九日懷京都舊遊
戲荅張商老　題定山寺壁
汎江訪別曹解　懷曹夢得
宿芥塘佛祠　送畢平仲

廣聖寺虛樂亭　烏江止道中
烏江汎舟　夜泊黃泥潭
艤舟當利港　放舟下江寄王元賓
渡江懷寄二友　訪王閑叟不遇留別
題金陵長干寺塔　題天慶觀鍾阜軒
再洲訥師　阻風白鷺洲招訥
晚泊長蘆有懷　上巳晚泊龜山
揚州叙遊　和錢德循書懷
席上呈德循　上元有懷
送周元通昆仲官蜀　夢遊金陵故堂故基
寄和上人二首　寄李趙二友
呈李之儀　贈張之才
病歸山陰洲別交舊　舟次淮陰呈邑令
高郵舟居對雪　留別王景通二首
舟次廣陵懷寄交舊　茱萸灣晚泊
題杜仲觀遺編後
第八卷　絶句　五言　六言附
感興六首　懷寄寇元弼十首
重經舊遊　六言　題畫扇二首　六言
答陳傳道五首　擬詠安仁得果

和王文舉玉臺體　夢後聞蛩
寒宵嘆　春晚樓上
和別館初夏　和秋日十詠
和愢、悠、二首　長安在何許二首
寄懷和上人二首　梅花寄和上人
送僧西上　懷寄彭城朋好十首
和錢德循古意二首　送王樞出鎮鄭圃八首
題海陵寓舍二首　追和古黃生曲三首
京居感興五首　和郎官湖懷古五首
江夏八詠　變竹枝詞九首
題畫卷後二首　六言

第九卷　絶句　七言
清燕堂　北園初夏
秋風登城樓　初見白髮
局中歸　野步
和四時田家詞四首　西城馬上
再遊西城　東城送客
魏城東　懷寄馮惟逸
懷寄杜邯鄲　僧居對雨二首
再涉南羅渡　金堤客舍望南樂城

過彼水民居二首　詣冠氏道中
冬夜懷寄周郭　病告中答王鑄見招
撗舟廣津門外　晚泊會亭
題承天寺竹軒　楊柳枝詞二首
憩永城王氏園　分題寄陳傳道
周村驛觀吳公題　九日答張謀父見招
九日張謀父席上　發斜溝寄王有元
泊舟寄京都朋遊　題陳伯偶篆軒
京居暮春感興二首　春夜對月
遊夷門資福佛祠園　卯醉口號
汴下晚歸　陳留道中
過曹氏園　和人傷春
重賦京居暮春感興　送人朝饗裕陵
登興國寺塔　李氏池上
遊莊嚴寺園　黃樓魏氏見江亭
題贈芥室老僧　茅塘馬上
阻風小孤山晚晴　題漢陽寓舍老杂
秋江晚望　和吳達夫留題
題詩卷後

目錄終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一

歌行三十九首

叢臺歌　按邯鄲縣譜叢臺趙武靈王築地
三百尺今故址猶十仞在縣中東北隅元豐辛
酉七月同邑令濮人杜儼仲觀登杜先有此詩
要余同賦

累土三百尺流火二千年人生物數不相待推頹故
址秋風前武靈舊擬今安在兎樹無塗困樵采玉蕭
金鏡未銷沉幾見耕夫到城賣君不見叢臺全盛時
綺羅成市遊春暉一從珊輦閉荒草蕭散行雲無復
歸韶魂想像風流在晴華露蔓猶依稀盤紆棘逕攀
人衣禾黍晩成雞鶩肥膚薦碧瓦碎平地夢作鴛鴦
相伴飛登臨弔古時語誰誠郭人民今是非指君看
取故時物南有清流西翠微彷徨華表不忍去豈得
遼東丁令威

黃樓歌　熙寧丁巳河決白馬東注齊宋之野彭
城南控呂梁水匯城下深二丈七尺太守眉山
蘇公軾先詔調禁旅發公廩完城堞具舟檝拯
溺療飢民不告病增築子城之東門樓冠其上
名之曰黃取土勝水之義樓成水退因合驪以

落坐客三十人皆文武知名士明年春穎公移
守吳興是冬謫居黄岡後五年轉徙汝海余因
賦此以道徐人之思甲子仲冬彭城作

君不見熙寧丁巳秋靈平未塞河横流瀰漫勢欲浮東州斯人坐有為魚憂當時賢守維穎侯厭衝不取三犀牛跨城岩岌起黄樓五行相推土勝水鼉作蠡驚走難築三丈渾流変清泚南來船車鵲銜尾使君登覽興如何舞劍吟箋賓從多水平照影見鴈下山空谷響聞漁歌樓下汀洲長芳草一麾南出彭門道昨日春遊詠白蘋後夜秋風悲鵩鳥黄岡汝海心悠哉青衫白髮多塵埃采菱伐女今何在騎竹兒童望不來望不來碧雲明月長裴徊

彭城三咏　元豊甲子余與彭城張仲連謀父東莱寇昌朝元弼彭城陳師仲傳道臨城王適子立宋城王瓶文舉采徐方陳迹分詠之余得戲馬臺斬蛇澤歌風臺三題即賦戲馬臺在郡城之南斬蛇澤在豊縣西二十里歌風臺在沛縣郭中

秦蛇已中斷劉項方龍戰叱咤沮風雲雕騅走雷電鴻溝一畫天地闢楚王洗劍東歸來新都形勝控淮泗籠山絡谷營高臺重瞳登覽何為者不知招賢知戲馬上如激矢下捩九蘭筋霜腕便平回盤半夜悲歌騅不逝明日陰陵行路難馱牝三千歸漢閑栗豆尤閑轟厩官君不見華山之陽古垌牧春風吹草年年綠

右戲馬臺歌

君不聞泗濱亭長送徒如咸陽徒夫懷歸多道亡澤中置酒飲相訣吾亦從此彝芒碭陰風蕭蕭導者攔前有脩蛇怒横路酒酣拔劍肯留行割斷蜿蜒不回顧河明月出人踵來彼嫗何冤狺且哀謂遭赤帝屠吾子語實莫知安在哉真人聞此自心許茫茫四海吾其主虎変龍飛十二年藏項梟英盖縱鼠半夜雄鍐飛上天幾見長陵一抔土

右斬蛇澤歌

漢祖高風百尺臺千年客土生蒿萊何窮人事水東去如故地形山四來江淮猶沸鯨鯢血八十一車柱歸轍白叟逢迎皆故人牢酒歡呼惜將別嘯沮遲遲非我鄉以生此地何能忘酒闌鳴筑動雲物青衿兒曹隨抑揚爾時可無股肱良端思猛士守四方君不聞淮陰就縛何慨慷平解道鳥盡良弓藏

右歌風臺詞

漁歌　甲子十二月張謀父陳傳道王子文會于彭城東禪佛祠分漁樵農牧四題以代酒令余賦漁歌

嚴公桐江上呂父青渭濱出處兩能事寥寥乎若人雛蓑莊笠異儂子身偶一竿生寄水俟庖富饌美鱗鱸寸鬣分鱗辱刀機吾將一釣懸十犍笑倚扶桑不計年鯤鯨懷餌脫相得坐使東南飫食鮮

江南曲　乙丑三月彭城分題得江南曲

淮倡搴杜若別浦鴛鴦落向晚鯉魚風客檣泊

當時桃葉是新聲千載長餘隔水情烏衣巷裏人誰在白鷺洲邊草自生

三烏詠　元祐戊辰三月之官歷陽石磧戍日從事于田野間始聞提壺竹雞子規三鳥其聲殊感人因賦之以寄京東朋好

綠野帶江春漠漠露濕花蔫朝暮薄年芳婉娩欲辭人喃鳥殷勤勸行樂提壺真契子十千美酒當勝沽金龜寶貂家所無持底可遇黃公壚調官東來今幾日謂有公田宜種秫朝廷未除私釀律安得一試焦革術提壺鳥嘆吾與爾皆悠悠君不見長安兩市多高樓大書酒旆招貴遊脫鬧提壺鳴樹頭論槽買甕更平獻酬羨幾此聲知所投胡爲南鄉長滯留謂使北宗狂客羞

右提壺引

東南澤國陂塘闊旱歲少逢晴五月田間喜雨冥冥竹下雞啼泥滑滑兩子不耕陂下田田皐驅馬揮長鞭稻壠微茫絕復連如躡鏡面流蛟涎植啼沮洳不敢前何暇顧惜青蓮乾竹雞鳥汝幸飛翔羅罻外安知此生可畏雄雌更鳴方自慰種汝不能言意爲對君不見日圍赫赫是長安大明宮闕閑雲端

雞人唱漏辰三刻左右相君朝謁還前騶誰敢干後乘不可攀飄飆青蓋望已遠綠槐陰下沙堤闊長堤千步沙漫漫風不驚塵兩亦乾君能馳騖此其所何事江御行路難

右竹雞詞

長江靡迤山坡陁旅竹荒松蒙蔦蘿蠶初眠起風日暖梅黃時烟雨多山間有徑行逶迤倦客懷歸生睡魔宗斷思歸啼鳥何子規爲不如歸去好誰家西北是高樓幾爲王孫怨芳草子規儻爾解歸飛我獨何必長不歸十年迹絕蘇門道夢裏舊遊知是非一

官竊食官倉米十口之家飽而已金印錦衣耀閭里
少年此心今老矣問舍求田從此始

右子規行

東華馬上懷寄清凉和公兼簡社中王拙居士

東華在歷陽郡北八十里隔江與金陵相直王
宇嗣叟已巳十月賦

雞鳴統五鼓驅馬東華踏月落潮上時雲披日生處
搖〻漁艇子挂席凌江去送目思悠〻橫槊聊一賦
鴻雁南飛江北流亭〻雙塔是昇州前朝物色今何
見白鷺平沙接石頭石頭城上清凉國中有猫天大

比丘右軍遠孫儆時著巾鉢久從蓮社遊吾亦明年
反瓜代一庵見寄外何求

廣西愁寄李謜 李字智父時為白馬從事庚
午七月歷陽賦

夜如何其夜未央斗星燦兮河蒼凉微月入牖窺曲
房候蟲剌促鳴我床離憂紛來煎人腸夜如何其夜
何長綠琴在薦兮擬楚奏之沈湘朱弦濕露兮聲戾
指而不揚屏琴浩歌兮屑涕泗之浪〻我有所思兮
在河之陽優而不見兮棗雞辨忌騷驥騰躍兮鴻鵠
翱翔明璫玉案兮爾不我將緘誠結惠兮久莫汝償
永如牛女兮南北相望昔燕處兮靈芸之堂紉蘭為
珮兮集芙為裳西風凄緊兮凌百草以殞黃蘭萎芙
裂兮恐被服之不芳念汝王立兮戢組繡之文章玄
節月厲兮奈慘慄之冰霜胡不乘白雲兮歸來乎帝
鄉尚何所須兮畢永歲而彷徉

舟次金陵懷寄歷陽王掾相 王字元胥庚午
十二月賦

昨時江北望江南把酒離愁已不堪今夜江南望江
北抵掌清談安可得歷湖白下非吾鄉官身休服禁
人往後日扁舟更西去江北江南兩何處

贈道士褰拱辰

嘗觀妙手御風圖想像斯人世所無今識黃冠葆光
子爽氣飄飄盡不如峨峨東來九千里眼飽高山與
流水乘春更擬訪天台晨肇當年偶然耳葆光子試
為予鼎中龍虎煉成寶筆下鬼神驅作奴須君且置
是等事三復玄元皇帝書

艤舟秦淮雪中訪侍其瑀 侍其字服之庚午
十二月賦

北風破雨初成雪齋舫蓬窗吹紙裂篋鼻觸冷訪園
廬得把一盃聊耳熱人生自適待何時刻君與我皆

衆還會侍晴天暖風日杖藜同赴北山期

寄墨代書贈楊時　楊字中立彭城僚友也為南康刑獄掾庚午十二月金陵偶使因以詩墨寄之

徂來靈壓蒼松顛淪膏根柢蟠蜿蜒樵斤剪枿石火熬曲突百步凝積烟蒲萄秋顆纍〻懸海膠九煉堪續絃力擣萬杵曰欲穿劑成圭璧隨方圓點漆比糸石比堅坐令李璧羞居前陳瑩潘谷老且賢授唯識者不計錢是翁解化如蛻蟬後可繼踪無聞焉付君一圭款識全保護謹察何千年君家清風宜世傳不特談玄須尊玄

留別僧訥　辛未正月金陵賦

從從兩班誰比數牛僧馬醫猶爾汝詩解窮人未必工若調酸聲勁梁父紫陽道人方外交謂我有言識屈騷驪珠不惜彈黃雀狗尾何堪聯晉貂秦淮潮上扁舟發後日相思一書札千里同風了〻然人間無處無明月

留別道士許自然　自然山陽人喜談老易早為荆國王公所知嘗被召對于延和殿賜號葆光掌中太一宮文籍未幾謝病來茆山辛未正月相逢於金陵求余詩因賦此

東晉高賢許遠游裔孫今不墜風流還有臨川王太傅每思與語即登樓浮名何啻如雲薄鍾鼓爰居非所樂漱石枕流知善謔交月朋風差不惡吾亦塵間無所求終期採藥棲羅浮異日歸來遼海鶴不見人民見城郭

贈趙參軍濤　趙字沛然工書得鍾王楷法辛未二月高郵賦

髯參軍髯參軍平昔相好書相聞妙兼八法唯五雲一字僅課三年勤春田王樹生蘭筋驊騮氣壓千廐羣奈何不書蘂珠祕錄之真文寶廚鈿軸緘靈芸閣居清絕無世紛誰其觀者紫陽君後日人間偶流落猶得標題持鍵鑰

留別田晝　田字承君始名至明字君義元豐初滏陽同官也辛未二月邂逅于高郵因賦此以贈別

君家兩巷一尺泥吾車有輪馬有蹄犯寒踏雨重相過明日扁舟吾遂西田首卸鄭迹如掃離索十年成潦倒兔葵燕麥春日妍蟬腹龜腸氣方飽雲逵霄〻謝琴齋長鋏與人還故棲異時結駟來南畝耕者老

夫鋤者妻

調北濟劉生　辛未六月京師賦特將為衡陽之行

荒園老墻百堵破北濟劉子南濟留今朝兩望不相過端却衡陽苦僑淀吾庖無魚未必餓晏餅糠覈埴脾磨吾床何容凡物坐書為睡媒即牀卧彼子劉子何所作佐方學商聲哦楚些〻細君憂琴與之和相戻之樂在江湖最靈者人情不無裝日可惜難再圖我風西來莫挽吾後日相思幾千里書不盡言徒耗紙

荅蘄生　生名馳嗜酒而狂自號為酒隱翁壬

申正月遣人持兩詩見投日索其報因賦此

斬〻陸士龍卓〻荀鳴鶴雲間日下蓮此陡殊不惡方君嗜狂樂而吾窮病縛相望不相過賦詩聊解謔知君酒隱慕先賢誰何合閣作飲中仙金陵妙唱尹砂絃當日新聲傳不傳莫學滄波美雲月老皺多口饞流涎訪吾之居在何許春明門東大逵邊青鞵布韈不妨步何待東家蹇驢乃著鞭我屋真無坐客氊滿園種机共蕭然鬪雞走狗春風顛付與垣東惡少年

亡女勝璋哀辭　遠文陽鄭氏子彦修三年而死甲戌三月海陵賦

百病沉頓彌兩年何圖壯女死我先夫聲忍啼氣室咽淚如綆康汲九泉嗚呼尚敢尤諸天說非其人欤夫所父孱毋嚚猶棄汝吞聲咀楚申何許萋萋殯英春不主嗚呼萬古為冤土

老鶴歎　海陵蕭氏即居之南鑿小池以畜雙鶴甲戌夏旱池涸如陸是鶴飢立庭除間主人莫卹也因賦詩以嘶之

華表華表歸來乎出無車食無魚懿公之遇難再圖畢捿俛啄同羣雛謂誰蕭氏子不孤猛賴市井交屠

沽巨客啟亦已晚嗚呼衛倶既不可作道林今也則無露鳴風舞何區〻風夜供君耳目娛西山二子飢相似南國三閭放不如端慮盤飧懷異味併隨焦尾付庖厨

送王安節赴武康尉　荊國公族弟也甲戌六月海陵賦

江左風華推第一王氏堂〻文獻出烏衣諸郎能步屈尚就中司三尺律君方色養白頭親吳興水陸饒廿新十山之下苕溪濱一洗長安肥馬塵君不見昔人負米長勤捧檄喜敢論州縣徒勞耳

送海陵周太守邠受代還朝　周字閑祖寧峯

管城有聲甲戌六月賦

湯湯水東流奈何載哉西行舟紙如五鼓鳴城頭使君去矣不可留前日使君來天子惠此州傳道管城政先聲走羣偷不閉外戶息吠犬悉把鉤鋤誰帶牛兩賜不違禱爲雨數倍收吏却一錢賄獄無五木囚黃堂坐嘯有餘暇八詠新詩追隱侯斯民幸使君豈世爲吾休戚及今時代本朝官重內舊通金門籍行奉王宸對問君何以治海陵但陳聖主之德臣何能狂生有意水衡丞

送僧雲還吳興　雲喜作小詩稍不俗甲戌六月海陵賦

吳興道人美風度月下滄浪翹白鷺貴公詩律尚能傳聞有赤烏黃耳句海角相逢一笑新懷歸不待白蘋春寄聲故國羣兒輩漆倒塵埃賀季真

答許景亮　許永嘉人字少明力學喜爲詩惠然出長篇見投既我以鄧高密謝太傅見賦以答時余將爲江夏之行兼與之別乙亥九月京師賦

東嘉海上孕瓌怪之子人英贍當代發之辭章聊一噫嘻下界雷鼓霜鐘聲聾聵投吾夜光敢不拜相期過高辛少牧君家風鑒巖簡汰頑吾衰遲積冠瘵久隱墻東暮年儈絕望仲華安石輩老矣狂奴猶故態清思屢遣伶子敗絮衣辣徑動胃礙京塵浼人更難奈行挐一舟紀滂湃五斗無餘雜糠稗全家飫殘雲夢豈黃鶴登臨指天外燕子西飛書可待訪吾少明安好在

贈僧孚　熙寧末余羅官趙郡日與僧人寶了然遊後十年復相遇于徐之蕭縣丙子三月之官江夏舟次長蘆有僧永孚見過乃了然之行之廬阜余要偕行乞一詩遂賦

北道交遊實了然手持丹訣口談禪吾年方少不解事貪酒放歌相助顛十載驅車道與楚汲水之陽一環堵著書直上窺驚熊鄢國滿園聊爾汝旋聞暫作去鄉行聲迹相違攜風雨我遭官縛未易棄君割塵緣遠如許偏舟三月過長川故人投謁儀童顏周妻何肉敗吾事戌佛定輸靈運先歧行歷涉佳山水隨牒不妨行樂耳與君更結蓮社遊徑取盂囊付舟尾

送童邦傑移家餘杭包家山　童字子才熙寧中僚友也自江州瑞昌令休官居城中十三年

不與人事為道友築室相招遂有是行丙子五月道由九江邂逅章登舟南浦因賦是詩

九江賢令尹千載兩相望昔也陶彭澤今之章瑞昌拂衣置五斗高興挹羲皇避俗陶無悔達生吾與章淵明三逕荒松菊我構一畝宮儋屋淵明乞食嗟人門我嘗神九辯蘇與淵明為酒接休元我每移書謝州牧淵明希筆課兒曹我子長歌紫芝曲蕭閑門戶十三年尚畏塵緣生處熟行將卜隱包家山誓與蒼生鍊大還頑君門外謀榛菅來者勿拒容躋攀鏡湖遺老々且鼻猶堪護鼎訶神姦功成拔宅自僊去唯

餘井臼留人間

題漢陽招真亭　亭在大別峯頂郡守吳興劉誼宜翁營（高宗廟諱）以招江夏黃鶴之仙劉每月稱有不貶衛亭成後二年物故于淮陰道中余適見之一無他異丙子八月獨登因賦此

大別山巔青冯尾飛亭岧嶢帶雲起清狂使君初燕喜拍手招呼黃鶴子玄津煉出太陽酥手葺胎髮蒙頭顱每謗久落北鄙鳍豈意齋恨歸黃壚越客登臨興何有愁不能言病妨酒殘陽雲夢窅然深尚欲闌襟谷八九羽駕飄颻安在哉使君餘跡已塵埃但見度令樓橫烟樹抄角聲催月渡江來

晚出江城聞角　丙子九月梅江夏作

古壕沮洳荷葉枯雙鞭充贄行且漁山銜日脚水闌掩孤樓引角吹單于胡馬嘶風興非淺壯圖舊迹隨塵卷秋盡湖邊雁不來流落方悲去人遠十月之交五夜長河橫斗直天蒼涼藉門故里斗杓下豈無伯仲勤相望君不見封蓬為矢弧弦桑男兒落地志四方葭葭無根著家苍道界遠楚猶吾鄉鴟鴞不踰濟獨渡淮為枳吾心況物未應然隨牒官身聊爾耳

寄漢陽趙尉沔　趙字道原濤之從兄丙子十月江夏賦

慶湖遺老坐詩窮强仕之年百病攻誰謂南昌祿隱翁伏枕呻吟四壁空相思限峡江西東寄聲每託江頭風斯言近俳聊一笑江水方清饞可療人生奇偶躅探壽遺物豈容人鼓料君初試吏哉當然我太半生真不調昔不須契家百日登三司今不須還家六印金纍々但願官粮辦親養歸來尚餘三徑資鄰墻晏起訪安否爾酌我歌爭舜時咄嗟此願良難必忝聲食藥甘如蜜

送武庠歸隱終南　武字明叔近歸今是翁衛

命巴峽還道由江夏過我乞詩爲賦丙子十二月

君不見南朝豪儁有郗生自厭出身時經娶樂聞棲遁去人者傾金累百贈其行閣西武節將家種心實慕儒官冗從春走巴東歲暮還逢迎偶在江南夢過門把酒豁清襟行將歸隱南山陰終焉之計咄嗟辦頭賦一詩輕百金吾聞自古咸秦稱陸海六卯可求田莫買別墅三千畝上腴將軍部曲猶多在未應親手把鉤鏃歲事經營付家宰一官換得令是翁昔何所縛令誰解攜琴須鶴白雲鄉身世相遺自兩忘北牕仰枕安足道未知何者爲羲皇豈不勝倪首塵埃

百僚底南北推遷隨尺寸摩肩接武半臺輿誰謂淮陰非噲比君家鼎甲盛先唐兩都朱邸森相望天道惡盈幾赤族當時賴有安平王慶牒蟬聯今幾代雲孫庠繼遊方外他時野史逸民篇鑄也磨鉛致而待

送鄂州刑獄椽王愬元功罷官還海陵兼簡金陵和上人　前此三年余客海陵送王之官酌別于橫塘此詩丁丑六月賦

暖雲芳草橫塘路送客何之官鄂渚江皐暑溼氣如蒸別來何之還海陵海陵鄂渚非吾土每後君來先我去人無根蒂本悠悠況指滄波是舟路君方少健我衰遲踦蹙棘閒君角犄圍行寄聲雁門遠歲暮敢忘林下期好去將無同語椽行見春風花滿縣隱顕它年不我遺爲續白蓮社中十八傳

玉鉤環歌　諸王孫士汙澄源以蒼玉環螳螂鉤見貺助飾野服因以環玉盤傳山爐成氏箭建璞龍茶五物并此歌爲報丁丑十月江夏賦

良工得玉藍溪塞相璞命形心匠出螳螂偃蹶半疑有骨頸系一環猶莫屈鏡湖老狂厭袍笏素褐纏縚須此物償比連城不容乞王孫毅好人所難何以報之明月盤薰爐波面山嶺屹吾鄉美奇鷓雞翰閩甕

兔盞霜毛寒稱是頭貢慶龍團聊送公齋增冗長短歌粗可評珍貺吾方野褒事遊放蹈步臞顏曳藜杖薄暮微吟江漢上彼漁丈人謀相訪謂似三閭大夫樣

南樓歌送武昌慎太守還朝　慎名宗傑吳人其先錢氏貴盛戊寅三月江夏賦

君不見鄂渚山環步去城半高牙之衙仰飛覌裏面華月天一隅縹緲青山江兩岸題榜南樓非昔時今人可復識元規唯餘在得昔時月與此江山長住持公堂坐嘯無留事清夜登臨誰辨此流風遺響殆千

年初見東吳貴公子剸繁健手付方州迎刃未始逢全牛潢池小兒歸田疇田無高下乃多收毋尋不淺闲林興更有歌人行酒籌明日雲驅望蜺闕鏡湖老生愁欲絶一錢何敢浼劉公送行聊以南樓月照見金閨侍漏時結珮正冠勤曉謁公乎莫留鱸魚菰菜期衣錦東還使持節

題黃岡東坡潘氏亦顏齋　潘幽老昆仲躬耕於東坡葺亦顏齋以偃息求詩於我為賦之元符戊寅六月江夏作

東坡有田誰料理黧面蒼毛潘氏子結茅題榜亦顏齋農隙耙書聊自喜潘乎潘乎信是顏之徒終日何所論難真如愚世無孔父四科友猶耕簞食瓢飲陋巷環墻居百畝之收粒可數天南有待東坡主更輸什一補官倉餘勻幾何供雀鼠會須不改其樂媚而翁力田水旱由天公大勝心迹相違阬校尉東西南北哭途窮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一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二

老體詩上四十首

故鄴　按鄴都記漢建安十二年曹操滅袁氏始大築鄴當時京兆洛陽南陽許皆大都而鄴為之長操子丕代漢復定都洛陽此後僭竊更據鄴而未始殘破元魏孝文帝自代南廻駐蹕鄴下久之以南望枉人山北椅柏人縣非善地也遂去之河南將行挂飯罌于城樓上識者解之挂飯懸飧也豈待玄孫宅此乎至孝靜帝果為高歡劫遷都鄴齊玉主營建宮室規模壯麗遠踰前魏周武平齊焚撤略盡及楊堅克尉迥遂湊滑之築京觀於葛蘗山徙郡治安陽鄴猶為屬邑熙寧間始廢之戊午九月獨遊晚歸馬上賦

魏武昔破圍北平譚尚蕈卜鄴築新都非徒三狡穴將行還鼎志遷有分香訣落日繐帷空奠終歌舞闕旋聞漕洛上載超蒼龍闕四葉不歸東苔花馳道絶食槽識終驗挂飯期先決擾擾百年間覆車尋此轍山川氣象變朝市繁華歇白露復青蕪花〻換時節陰風吹蒿棘犇火走兵血木葉下西陵寒蟲助騷屑

當時陪葬骨馬鬣循環列隧碣仆縱橫鐫文久殘缺
帛砧與柱礎蝸首隨分裂揩拭一抔閒臂憑兩何別
悠悠鳳潼水寂寂雀臺月千古配英蒐未隨埃燼滅
田皐訪遺老謂有興亡說但聽黍離篇叱牛耕不輟

喜雨　已未歲余官滏陽渉春旱熱四月晦雨始太澍而二麥已槁死采老農之言賦是詩

終春久旱暵渉夏俄溽暑垢汗浼衣襟梅津蒸柱礎
黃霧閉赤景瀏𠋣錯辰午沙燕逐風鳶翻飛迎來雨
紛紛白羽箭㩁發萬牛弩落瓦復鳴階浮漚如沸煮
崇朝已沛決枯涸頓清瀹田父喜過從迎門好相語

吞桑薄可具豚酒與簫鼓擇吉謝叢祠巫娘羅徃舞
晨炊飽丁壯庇笠耕爲畝少緩麥租期庶將秋稼補
輸入太倉中蓄肥任黃鼠

老槐　邯鄲郡南滏水上有大老槐無復生意人偶夜休其下聞吟歎之聲發空腹中蓋梟狐所憑而里人輙以爲神也因築壇建社祠禱甚勤余感而賦是詩已未八月

老樹久枯禿俯臨清路塵曾無庇地陰庇暍及斯民
梟巢與狐穴兇怪相憑親嘷嘯屬陰黒驚搖旁近人
周環築級壇立社祠秋春旣享不材壽濫當有土神
勿惑巫婦言請揮揖者斤猶疑終竊據復作後來薪

過龎掾端智　龎字祖禹滏陽法曹掾已未九月賦

西風吹晚雨飢雀噪寒叢文皋對談客坐甀觴豆空
咄嗟官遊子貧病略相同斗俸折腰得醉錢常不供
君看北里兒高堂無歌鍾雖講酒無算飽德何由豐
吾豈乞墦者不爲妻妾容永懷冰檗操未媿屠酤雄

春行　庚申三月滏陽賦

風俗喜嘉辰行樂東城春人歌芍藥章馬度楊柳津
田畝久枯涸麥芒棲晴塵焦心戴白叟日望西郊雲

對酒　庚申三月晦滏陽賦

白駒不可駐尺璧非所珍獨把一樽酒悲歌送徂春
歌闌酒亦盡回首迹已陳自笑十年仕尚迷天下津
豈無濯纓水奈爾長路塵命也復何道令人猶昔人

閑情二首　庚申四月同滏陽田參軍至明賦

青窓隱夕曛玉鬟紫苔春佳人久不見翠被銷檀薰
長巾拂綠綺上有三年塵聊釋別燕美寄謝陽臺雲

秋風動朱絃流塵汚舊綺念昔合歡人兩心今萬里
冰霜变松竹況復如桃李欲寓相思文無多右軍紙

題巫山圖　滏陽張氏出此圖蓋唐人畫庚申

四月賦

巫山彼美神秀色㛹朝雲絢麗不可挹飄颻去無痕
是夢一夕後蒼山秋復春目斷腸亦斷往來今古人

詛蚊　庚申五月滏陽賦

公舍踞陰溝維蚊得所在朝昕戒聲迹曛暮相期會
挾是黨輿繁豈資軀力大飢心過狠貪毒喙甚蜂蠆
侜張巧中去人勇悍將何奈貧無絹幬裯拙計燃蕭
艾徒自取熏蒸舉家更手噓欽煙銷尚鼓策夜久樂
益𢤱袒腹恣交攻煩癢如搔疥神疲復夢悸少不容
清快如何遺物工種工殃生民害安得長風驅投諸

四荒外斷之嚴霜誅併命不可貸醜類儻一遺餘孽
行當再

燭蛾　庚申五月滏陽席上賦

飛蛾來翩翩暮暮堂上燭附炎竟何功自取焚如酷
歲彼萬動微保生在無欲不見青林蟬飲風聊自足

病暑　庚申六月滏陽賦

旱夏景延永烈日天中央歘歘燎原野中去人如探
湯病肺苦焦渴吐舌生唾瘡蔗漿與茗飲未易蘇膏
肓稍驚氣象變雲物來冥茫仰視屬際浩浩滂滄
江忽得灌頂得灑然心地涼雷公未鼓怒風伯何倡
狂掃蕩大宇空萬影縱斜陽循辭楚臺上拱立齋鼎
旁一介命螻蟻敢干私雨暘田夫信無罪觸熱正驪
蝗

暑夜　庚申六月滏陽賦

溽蟬鳴中夜木葉凝無風襟苧不加帶猶如被蒙葺
三庚信可畏一扇曾何功安得解民慍蒼梧埋古桐

閤內　庚申六月滏陽賦

庚伏獸蒸暑細君美纖縷烏綈百結爰茹蔚加獮補
勞問汝何為經營特先期婦工乃我職一日安敢墮
嘗聞古俚語君子毋見蛙癭女將有行始求然艾醫

須衣待僵凍何異斯人癡蕉嘗此時好冰霜非所宜

食芡實作　庚申六月邯鄲郡從事錢景祭德

又席上賦

錢侯官舍旁走水來方塘暑雨過初伏斜陽生晚涼
風翻芡盤卷萬蕢爭低昂猶疑秦雞暴擅比六國場
下榻延客客開樽薦新嘗金刀剥老蚌玉沙磨夜光
殷勤煩飣餖未咽甚生腸引領鄘衛兩百泉乃吾鄉
水產富此物數錢論斗量朝飧取饜飽無復炊黃粱
令嗜比羊棗況乎性味良十年去國仕遍得總微甚
季鷹思蓴羹拂衣謝齊王我亦散浪者未許斯人狂

長歌定行矣千載會相望

烹雞歎　庚申七月客過滏陽道近時有人觀
庖人宰三雞一雄就縛而鳴不輟因歎曰禽鳥
將死知時且鳴吾安得默〻求容於世因極口
肆言俄抵機穽幾不得免余感而賦此云

膳夫縛三雞二雌先就烹一雄置机上不廢知時鳴
有客見之歎人情循物情寧昌言即死何喋口偷生
愚聞此客言退思因竊評雞實鼎俎資殺身非罪辭
人忌樞機誠鼓舌爲禍萌宜念千金軀與雞何重輕

題華陽公主碑陰　按碑公主名季豔魏孝文
帝之孫年十四降高歡弟琛主與琛皆先死齊
建國琛追王趙郡主爲王妃碑表其墓盧思道
文姚淑書在滏陽之南七里庚申八月晦日賦

王姬乘鳳去春色一朝空昔怨綺羅月今無松柏風
千年見白日狐穴入幽宮玉鏡古塵滿落梅誰復容
峨〻當隧碑實刻一何工文擅色絲美但書實邑封
惜非丈夫烈不得傳無窮好在故時物清漳元自東

題蘭陵王碑陰　碑載王名肅字長恭北齊文
襄之子按北史直書長恭而沒其名蓋當時以
字行而史失其詳爾王有武畧善撫士每得一
瓜數事必分甘餌衆金墉之戰免冑先登推功
第一令蘭陵王曲即凱歌也爲後主所忌得疾
不治而卒以鵠覺碑陰刻王弟延宗一詩其哀
墓在滏陽西南十里道占其東夏潦所壞已
半把碑字大兼寸隸法有古氣而不著書人名
文乃盧思道也庚申九月十日賦

齊室生武賢蘭陵乃頗牧拊瓜饗虎士尉饜比衆肉
金墉免冑戰破陣何神速樂府有遺聲當歌凱旋曲
盤宗旣不壽霸祚宜亦促十代六百年人間換陵谷
荒塗接幽壠誰復禁樵牧窆石半敲推鉤鋤斷鼇足

蒼苔蝕琢刻仰睇眩塵目操翰無愧辭千言不爲辱
流湍齧馬鬣客土日危壘靈漆倂年閒彌漫即川陸
昔多萬兩送今無一杯築人生妄區別共盡同草木
何待雍門揮令君淚盈匊

邯鄲郡樓晚望　庚申九月賦

新涼滿軒檻草木帶秋聲關水倒嵐影洗磨刀戟明
百蟲暮吟動一鳥歸思輕晚律敲征景羈懷念勞生
去國亦已久已年今復庚宦倉客雀鶇世路忌蝸爭
顧我實荒浪誤拋樵與耕竹木微迴在奚獨古人行

答杜仲觀登叢臺見寄　庚申九月滏陽賦

高風蕩河漢白露被寒菊下有絡緯蟲凄酸生意促
華年不相待去我何流連老步失騰驤短轅甘跼蹙
伊人濮陽秀方㩁折腰辱仕導塞榛蕪低徊避蚖岐
邯鄲古都會陳迹武靈築興廢即登臨西南餞窮目
新詩琢璠玫疊寄兩三幅一聽郢中歌陽春回草木
行將及瓜代暫書擢羈束轅馬徑相過連翩奉遊躅
隻雞與斗黍禮意未為足何以遇高陽多營甕頭醁

冬夜寓直　庚申十月滏陽賦

落月半侵窓蛩聲寒到床羈人不堪此夢後夜仍長
結衣出庭戶河漢正蒼凉淨陰暝四野來雁不知行

陳物悲暮節畏途懷故鄉十年泥滓賤半生亂枝忙
豈不志事功筋骸難自强壯毛抽寸霜烈膽磨尺鋼
素尚竟誰許行歌追楚狂

送武敦宗瀚諱之安陽　辛酉七月冠氏席上賦

黃金絡征轡之子待明發樽酒少遲留禪林見涼月
歇鬢結蛾黛怨其佳期濶去去柳堤風青蟬催白髮

寄杜邯鄲　余寓居魏之冠氏杜仲觀以詩相
招屬大河北徙莫知其津竟不果赴但賦此答
之時辛酉八月也

窮巷厭多雨頹垣藜藿生蜩螗飽風露晏景一何清
坐指歲芳歇羈人心骨驚所懷不可見東州聞政聲
三年但弦歌百里稱神明風月動高興詩章時一鳴
天葩落健筆直與春工爭渾河失故渠怒水方縱橫
難憑東鶩滌跬步萬里程夢想不知遠笑談何可并
賴有西飛翰尺紙緘馳情

訪周沆郭忱　周字文清郭字天輔皆吾儕婿
也辛酉仲冬自魏趍闕始及此郡首訪二子於
壺蘆園延款連日因賦是詩

前日去薄官驅車望城闕情親周與郭契濶多年別
征袍未及解徑造郭扉謁存問寓安娛芝眉慰懷渴

家飽具蔞炙笑我猶饕餮野色夜蒼茫松陰步微月
悲風應長嘯凜面若冰雪徙室燭花青煖爐擁駝褐
歡呼講舊好鄰夢憎鷄聒念昔初冠年朋從事顛蹶
忽忽一回首身志成老拙居諸信遄邁又值陽生節
春物行可期良遊須屢結婦家酒醅美升斗容丐餟
斟酌挹東君手選時芳折樽前有餘樂身外無所切
欲尋玉清路難訪金丹訣修短三萬朝黃塵共埋滅

除夜歎　辛酉京師賦示周沆

壯髮忽種種華年今復窮客懷少安適況乃京塵中
窮肺厭斟酌疲筋謝過從閉坊稅老屋車馬無來蹤

日俸緣百錢鹽虀猶不供夜榻還龍具晨炊熏馬通
出門欲貸乞羞汗難爲容安得一扁舟浮家汞與東
江山北深隱終老爲田翁春秧二頃苗秋穫期百鍾
稚子課樵汲壯妻兼織舂行歌滄浪清卧快柴桑風
神明養內境憂患無旁攻有客聞此言誚余何不衷
詭行果勇決誰攬冥〻鴻安知祿籍間去就如樊籠
徽尚良自信所悲君不同

寄杜仲觀　辛酉二月余羅官淦陽訪仲觀於
邯鄲屬雨後晴和城邑人已衣袷既登叢臺風
色淒緊尚如隆冬時臺下有佛祠庭中得斷碑

乃恭有隋書嚴挺之叢臺懷古賦也因請仲觀
樹之壁間佛祠西去二三里有王氏園偶諸徘
倡將祀神者因置酒按之邑人丘巖起吹設與
焉明日相別是冬仲觀亦受代復調南康船官
壬戌八月余至鼓城登高有懷因賦此以寄
中春雨收霽與子登叢臺形勝究然在太行西北來
無情百尺土千載未摧頹四顧發悲嘯淒風振酾頹
凌高氣象変似不容徘徊下出破禪刹斷碑生紫苔
巖公賦懷古復使後人哀西尋王氏園一徑趁城隈
老竹未蔚蒨繁花如雪開惠然丘少年邀躅欣攀陪
小榭雅醺豆開簾按俳詠招呼綢繆人晚鏡催妝梅
水調唱金縷雲疊淳王醅傾觴敢惜醉忘著接䍦回
明日遂分首舊遊安在哉我爲東徐官客髮其塵埃
君調南康吏江山役清才西風吹去雁尺紙爲君裁
我已困摧辱壯心如濕灰行將隱名姓采藥孫登崑
（共城山名）與日儻相過衡門翦蒿萊

遊雲龍張氏山居　雲龍山距彭城郭南三里
郡人張天驥聖塗築亭於西麓元豐初郡守眉
山蘇公屢登燕于此亭下畜二鶴因以放鶴名
亭復爲之記亭下有小屋曰蘿齋壁間榜眉山

所留二詩及畫大枯株亦公醉筆也亭上一逕
至山腹有石如甕治者公復題三十許字記戊
午仲冬雪後與二三子携惠山泉烹鳳團此巖
下張即鐫之壬戌秋余初至徐張惠然見臨繼
相招爲山中遊八月晦日遂往暮歸馬上賦此詩
昔聞張逸民卜築雲龍山東望結遐想書得彭城官
一語定襟契究如平生歡招携屬休沐投此蘿薜閑
女僕候門巷青褂曳翠鬟蘿齋軒户明鮮火焚椒蘭
寳墨兜神護清詩冰玉寒森然拱簷霤架石排琅玕
東邊放鶴亭磴道披茅菅指顧百村落炊烟林莽間

日脚灑平陸兩山如斷環悽風振晚葉坐怯衣裏單
引領紫霄極飄飄如可干緬懷眉山公五馬來遊盤
酣興走顛筆蒼崖留鐫刊年年仲冬月雪野雲彌漫
掃石坐舒嘯惠泉烹鳳團當時詫盛集千古迺達安
俛仰迹遂陳斯人久泯蜻我來後千日逸躅何由攀
過勝不能賦俯尋塵路還山英移未勤時鼓白雲關

登黃樓有懷穎眉山　時公謫居黃岡壬戌八

月盩城作

登黃樓望黃州黃州望不見樓下水東流水流何可
留浮雲更悠悠傷心澤畔客憔悴楚蘭秋

秋懷二首　壬戌九月盩城賦

室邇人尚遠況乎千里間豈徒道路長重水復重山
清霜老芳物嘉樹不堪攀欲寄隴頭信春風殊未還
蕭蕭庭木落格格雞聲惡荒簷月影斜飢鴿捕黃雀
總間養病客起念丘園樂欲賦歸去來西風老藜藿

燕子樓　唐徐牧張建封晚得姬人盼盼寵嬖
之為起燕子樓於使宅北城上以處焉後更兵
火樓不復存天聖中故相濮陽李公出守彭城
復樓於故址壬戌重九後一日余與二三僚友
置酒樓上分韻賦詩偶得如字而侍酒官妓亦
有名盼盼者蓋竊希唐人因為見於卒章

城據山川勝千年楚故都高樓臨汲水楊柳蔭芙蕖
唐室中多故將軍老鎮徐毬場朝戲馬玉帳夜投壺
白雪徵清唱黃金得綠珠春風樓上醼三日極歡娛
紅粉夢雲散白楊兵火餘當年賀廈燕老盡幾雛
曲徑擁黃葉西風時掃除寒鴟蹲老樹睥睨女墻孤
有客晚登覽彷徨思往圖荊榛閉銅雀麋鹿遊姑蘇
陳迹豈足道舊歡何日無朱欄開酒場寶勒迎官奴
醉袖舞鴝鵒豔聲歌鷓鴣還茵故時月桂影來座隅
回首一相詫今人如不如

快哉亭　盩城郡城之東南隅提點刑獄官廨
廨也熙寧末魏郡李公持節來此鵠諱宗亭城隅
之上郡太守眉山蘇公命名曰快哉亭下有異
壇數十步即唐人薛能陽春亭故址也癸亥六
月始登此亭因賦是詩

飛亭冠城隅空谿延四望鳳昔兩文雄胡床此相向
山川氣候爽詩酒風神王彈壓許昌侯陽春魁俚唱
麾東忽南北榮辱生譽謗一躡雲逵間一落江湖上
我來得陳蹟伏檻徒悵悵可畏此塵籠歸歟養荒浪

飛鴻亭　盩城南禪佛祠據戲馬臺之麓有

巖山出其上方廣信尋可立柱石癸亥秋九月
太守河南王公說命僧起亭冠焉亭成置酒以
落之而未得嘉名以稱也時天晴木落旅雁南
下復有彈琴於坐者公偶誦嵇叔夜目送歸鴻
手揮五絃之句因以飛鴻榜之是冬十二月十
日復與李昭玘成父楊中立同登因賦是詩

禪林跨山脇飛（高宗諱）鑿崚嶒千里寄曳睫百憂消一
登斯遊屬公暇晚日東南升霽野明練甲雲陰垂海
嶠東州地陽暖臘月川無冰大鯿出洪口突去如騫
騰跌生思方寂桐魚聞飯僧出臺飽馴鴿散上浮圖
層矯首發長嘯清風鼓塵膺寥寥紫虛路鴻雁正憑
凌彷像中散公俯手朱絲絕粉繪久零落其靈呼不
應問余識尤寡况復無才稱行且置纓紱庵棲宗大
乘二子多多請有心何不能

上巳後一日登快哉亭作　甲子年賦

上巳信嘉辰流觴傳舊俗良遊悵不遂吏局方有屬
東風吹曉雨萬竅嘷林麓疑有泊舟人狂歌河女曲
逾朝始澄霽物色如新沐城角趨去危亭登臨尉幽
獨紛華掃不見胡蝶飛平綠跨倚窮夕曛憩哉快心

讀李益詩　甲子夏與贛城詩社諸君分閱唐
諸家詩采其平生人賦一章以姓爲韻君虞益
字也見從軍詩序

君虞興聖孫詩律早專美樂府度新聲宮顧奉天子
鮮風獵蘭苕華月濯桃李獨有連眉郎才稱劣相比
頗聞竹窗句流落綺紈耳吏曹久失調慕府感恩起
從軍五十篇主契勲卒爾胡沙動霜草關卷得千里
騫翔大蓬拜轉頡綃排數飛升八坐崇謝事知所止
高文茂支庶埋滅長已矣斯人今不亡正賴數番紙
咄嗟蓋踰壯日就無聞恥勉哉課謳吟請自田居始

田園樂　甲子八月與贛城詩社諸君會南臺
佛祠望田畝秋成農有喜色誦王摩詰田園樂
因分韻擬之余得村字

昔我未去國幽棲淇上村分辭俠少事喜與農老言
農老敦追從四鄰皆世婚機中工織婦籍上成丁孫
青驅自走磨黃犬長候門昨日春火開迢遞望高原
西照牛羊下東風花草繁今朝夏雞鳴麥熟田頭喧
歸來息樹蔭課汲灌中園秋賽方及辰釀秫烹肩豚
叢祠響腰鼓免杖奉神樽冬雪斷門巷蠶廬清且溫
地貓熊豹席爐明荊櫪根起居就安適非復繫晨昏

不識百里西不如千騎尊供輸先衆期於我何感恩
太上復淳古坐越羲與軒歒忘天地施擊壤聲如墳
畢此百歲頤春然長夜逃避秦誰氏子家公武陵源

此日足可惜　甲子九月彭城寇元弼席上賦

此日足可惜此樽何可辭人生信浮寓老境將安之
念昔青衿歳九七殊未知忽忽俛仰間復見趨庭兒
名繫冗從籍顧亦胡能為撫此多病軀敢有黄髮期
毋慶斃犇走明發永見嗤後日賣刀劍買牛耕故陂
不憚力作勤農事有閒時慨想無心子請言傾我師

部兵之狄丘道中懷寄彭城社友　甲子十二

月賦

駕馬出北門徒御何遲遲日氣方洶湧霜陰亦紛披
役夫前驅行少婦扁不隨分携仰天哭聲盡有餘悲
雖非遠行邁要之為別離爾我豈無家從公難遂私
且懷二三友缺此文酒期臨分各有贈婉思婉乎詞
吟諷一回首烟林失城池相思肯相過斗酒為君炊

三月二十日遊南臺　與張謀父陳傳道王文
舉乙丑年同賦分取姓為韻余得陳字

晴春六十日不與酒杯親吏事豈無間風雨復兼旬
始作南城遊時物固已陳掃不見桃李濃綠迷荆榛
登高暫逍遥引目清泗濱向田有交運俯城皆要津
得意扈禽魚可愛不可馴顧余千里客眷此十日春
胡不念爾生筋骸勞欠伸二十投丁籍八官初為貧
倘張西復東甌滿茱蕪塵黄綬彼何物豕苓安足珍
山園有芳蘭幽珮手自紉長哦白雲謡遐想紫陽真
去矣南昌尉庶幾乎君人

夏夜懷寄傳道　陳攝領僕濤戍税局乙丑年
彭城賦

疲筋任藜杖行藥下僧坊月出河漢白雨餘草木涼
有懷社中子引首東南望高論少諧結何心事征商

泗濱六七月萬柳鳴蜩螗大編輒哦來迎風坐胡床
投錢按赤券豈所試君長申退尚多暇不無金玉章
而余方執熱思得濯滄浪雲牋儻寫寄珍重未相忘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二

古體詩中四十首

和張謀父遊石佛山觀魏太武書　按南北史

彭城圖經魏太平眞君十一年太武南侵至瓜步築宮駐蹕聲欲渡江宋人患之遣使請婚饋百牢以犒師明年春旋師渡淮復留連徐方再旬始北去今彭城南五里因山鑴佛高十許丈東北百步有大磐石款枕小溪劃然四字曰阿彌陁佛皆徑尺餘特陁佛兩字爲逸筆結之其長信尋下澣溪中蓋當時太武以鐵篆畫是字非刊刻也乙丑秋張謀父摹墨本見惠兼賦一詩要余屬和焉

中夏昔巴否代邦天所開鴻圖屬太武不世英雄才
南洗洛陽血西蕩長安灰氈車十萬乘略地驅風雷
一葦濟長淮築宮瓜步隈東隣拜牢餼走使爲婚媒
雲旗卽歸蹕覽勝此衰徊俯揮鐵爲鞭複石同陶坏
劃成四大字屹栗陰虹摧淪精入崖堅怒氣蓋蟠回
從々六百年風雨生莓苔偉績變銷泯威靈安在哉
生存賢無上零落等塵埃君爲訪古遊賦詩追七哀
人生誰不爾莫負手中杯

夜行鄒縣道中遇雨作　乙丑八月被外計檄自徐赴鄆道中賦

昨日秋浸分村村歛禾黍半夜宿田人相呼去深陂[illegible]駸々馬上客厭浥投何所暮發鄒子城朝期飯東魯擁鞍思假寐顚墜慦不武俯畏道旁石轑然如伏虎遠驚喬家華白水漫洲渚安能比吾馭親闈寄西楚念昔卧蓽門風興備尺牛豈謂從一官羈離遽如許歸歟惜遲暮幽懷將誰語賴爾草根蟲助我長吟苦

行路難　乙丑八月被外計檄召徐鄆往反千二伯里由荒山廣澤皆畏途也而期會甚嚴夜不遑息因賦是詩命曰行路難

驚飆撼榛莽西山匿頹陽四五陰魄暁繁星亦光芒
羸車何所投却顧歸路長挾轅兩羸特犯此對虎場
安得遲●注駿岐旦遊康莊豈徒寫我憂要使塵不揚

逕冠元嬰王文舉　文舉乃元嬰女兒之子而復妻以女寔之官符離之蘄山成王亦從行乙丑八月彭城賦

無端嵇氏實早結曹家偶不遂龍蛇藏䪕從牛馬走

東西抵強顏清境照人顏歛袂知歸路開屏認舊山
甘心折腰齊爲飽來西楚始驗釜生魚還悲甑中鼠
兩君冰玉人傾蓋許相親何意塵埃地欻游雲漢津
佳時弟行樂不與華年約大白酒交𨿕長箋詩間作
俄報戍期秋扁舟去莫流臺鄉淮水北和氏玉抗頭
飄飄同李郭到岸逢搖落俱是長年人得忘彌日悲
勞生不自知會合復何時籠鳥檻猿思竆雞炊黍期
以期諒難必李勿忘令司固有夢依〻可無書一〻
徐國壯山河黃樓入望多後時三五夕奈爾月明何

人生七十稀　元祐丙寅正月彭城賦寄朝中

三二知舊

人生七十稀行年今已半事功貴及時遲莫復何筭
嗟吾風多罥失怙在童丱詩禮思有聞飄颻辭祖貫
愁親念窶緒倖倖營婚官名姓係西班星霜亟徂換
未第黃金臺長歌白石爛豈無同心契相望聊雲漢
每虞颷至摧折澗底幹與月偶班輸抱柯徒永歎

和杜仲觀青字詩二首　丙寅四月京師賦

青袍少年子獨出青門遊逢人少青眼凝笑望青樓
窓中青蛾女正爲青春愁心事屬青鳥青驄能少留
白馬青絲頭青萍寶帶鉤青溪流水急獨上青翰舟

佳人青雀釵手把青荷遊慕君青雲器青髮結綢繆

送李主簿東行之官河陰四首　李字易初翰林邯鄲公孫少年若擧元豐壬戌任東平戶曹掾攝彭城錢官余實爲代元祐丙寅相遇於京師九月沂洛之官索詩爲別遂賦彭城余贈李詩有它年會相訪分卧北山雲之句詩在別卷

夙昔一樽酒相從清泗濱回首欻四載長安逢故人
交情久益淡辭筆老加新送子復西去勞生悲重陳
古來英特士往〻沈下僚念君鸞鵠姿俛首棲蓬蒿
霸氣欽陂澤伊流縴半篙舟行何以慰酌酒誦離騷
君才本高絕流俗固難諧桂生樗櫪林寧免相突排
句稽諒多暇簾箔蔽公齋聖賢在黃卷差可遣人懷
少小糜一官身世兩相補爲飽西復東志願劣兒乳
不無同心友頗壓折腰齊寄語北山雲異時吾與汝

擬南梁慧侶法師獨杵擣衣　丙寅十月京師

賦蟬陽桐杵鳴運岳石砧平待誰相應節要自不勝
情吹衣風稍急弔影月微明會有不眠客聽此斷腸
聲

擬阮步兵夜中不能寐　丙寅十月京師賦

夜久不成夢振燈開故書清霜屛雲物有月來庭除

足時悵難再不與佳人俱掩卷長太息壑子城之偶

擬鮑溶寒宵歎　丙寅十一月京師賦

孤釭照愁眼明滅知夜久熒熒月落牀槭槭風入牖
美人悵何許寤言不相偶心寄南征鴻雲漢長回首

遊雍丘燕溪分韻作　丁卯二月領大匠屬治
事至雍丘與故人吳擇仁智夫趙子漪澄之同
遊因分韻賦詩余得漪字

拾礫步平綠解衿俯清池微風度脩竹瑟瑟生淪漪
韶華照晴影暖雪正紛披把酒久沈想況與主人期

擬王少伯新興　丁卯四月京師賦

西北雲悠悠東南日杲杲浪語問陰晴懸知行雨少
桃蹊換青蔥風昔一何好臨牖思茫然微風動萱草

送陳傳道之官下邳　丁卯九月息居病中賦
無簡數城張謀父冠定應之

昔也官彭城日與君子親俱遊大梁下不見輙兼旬
衣食牽迫人汗走長街塵相逢立馬語愁面如含辛
朝來忽叩門頗驚黃綬新告我即東下得官淮泗濱
方語病中賜藥物若彈貢故人復捨去此懷難重陳
相見經舊廬節候屬蕭辰朝尋張翁壑暮投寇叔鄰
二子亦吾好尺書坐困循交情定相訪爲話正迷津

東齋舟居阻雪懷寄二三知舊三首　丁卯仲
冬抱病之官歷陽舟次陳留賦

舟路江淮永歲寒冰雪深戌期良敦迫王艤方滯淫
疲筋苦跧卧行樂長川陰雲物接平洼不見西飛禽
風火城闕來如聞鍾漏音昕霽更東邁匪匪子牟心

寒洛未凘結東趨江海深舟人警朝鼓欲縴逗長林
湍湍滯雪沙際起鳴禽病客坐長歎攬衣涕流衿
覩明自茲遠可是梟山陰興盡莫回檝何人知此心

汰汰清川流舟舟浮雲陰天寒日云莫魚鳥方潛沈
吾豈厭安隱東浮違宿心一官未足養老境行侵尋

半歇歲向石馬骨要黃金慙無子虛作萬里懸知音

留侯廟下作　按留侯本封沛國之留城今古
祠存焉晉義熙中宋公鎮徐嘗下教修繕今祠
中石刻雖破裂猶可識余官彭城日欲賦一詩
怱怱不暇及丁卯冬泝洛東下阻冰於陳留舟
次有神祠特嚴邃榜曰漢留侯廟蓋邑人誤謂
侯封爲陳留也余時抱病殊困因默有禱焉歲
暮疾平賦此詩具冠笏拜詞高吟神坐前償宿
志也

文成念韓痛破產伺擊秦千金募健士椎斷屬車塵

東去变名姓浮游淮泗濱恐耻奉遺履得書何老人
十年風雲會赤帝資經綸鴻門禍端結一言即解紛
英彭既合縱楚項提孤軍偉哉借箸談竪儒無復陳
分疆餌兩將來若從龍雲釋怨俾侯印讙銷蛇豕羣
定都天府國推功歸奉春四老落吾術拂巾辭隱淪
東朝羽翼就楚調徒悲辛出處能事畢致君終之身
豈眷萬戶封僅與蕭鄰均淮陰敗晚節顧亦非吾倫
願訪赤松子逍遥雲漢津强飯示終歿矣靈方上賓
嚴祠鎮川澗餘澤及斯民客子老將至低回咒從臣
慙無應時策肝膈空輪囷可教固無類慨然輙求伸

未應終萬古黄石獨敍神

遊靈辟蘭臯園　集賢張枝理治此園以奉親
因名蘭臯戊辰二月余舟行次靈辟訪張氏子
碩於園中諸亭辟間得故人東萊寇元弼三四
詩因繼題十八韻兼簡元弼

集仙昔榮養卜築循蘭陔深徑萬株合清池百畝開
飛梁蔭菡萏攢棟跨崔嵬淮海斷紅藥瀟湘移翠栽
低松珮蘿蔦海石糊莓苔車馬遠囂聒魚鳥忘嫌猜
病客倦舟檝尋春此裴徊閏年物候遲前月已開窗
薄景未晞雲東風新破梅主人京洛舊杖屨容參陪
指我艮隅地方营秋月堂眼明壁間字醉墨題東萊
短句頗清絶早推能賦才殷勤卷白苧爲爾拂塵埃
安得一攜手更傾林下盃酒闌話平昔豈復顧形骸
行役浸相遠人生信悠哉籌暮重回首長嘯歸去來

題楊子王輅故居清軒　戊辰上巳日賦

卜築覓南郭囊闊臨要津舟輿占集地奈爾獨清人
坐上一樽酒江南千里春何須芰机扇何患元規塵
遊子感陳蹟恍如平生親九原不可作歸老復誰鄰

遊金陵雨花臺　在城之西南蓋生公講堂故
址也南即石子岡登覽盡江南之勝戊辰三月

舟次金陵與同行李延永遊西望石磧戊經如
數里之許耳

迢迢朱雀航飛蓋共凌越東風石子岡芳草微徑絶
生公法堂在清夜昕明月回認城郭遊春華爛晴雪
長風動江隩微雲泊山脅連檣去遲回白鳥度明滅
江山信清麗人物久銷歇戍僅定荒涼控身計何拙
塵衫與汗馬端爲老生設李侯朱門俊詩與畫特拔
俛首就微班刻賜顧推折人生特賦飯似是此身切
歲晚賦歸田非君復誰結

宿法惠寺　在歷陽西南九十里戊辰四月七

日沿事至順天里越斗峴山冷泉澗薄晚投宿此寺寺三隅面山而豁其西北竹樹蓬家如不與人境相接庭中有泉如輪清冽而甘繞山契小閣榜曰餘翠登望曠快因賦是詩題其上

驅馬越飛淵揚旌下田園欻見層浮圖高風振琅璫重門壯且深老栢森然行佛子出延客投鞭步長廊中庭汲新泉一歃生清凉孤坐興發覽危梯趍上方蕭蕭荒竹林簷外如環墻樵牧斷行徑龍蛇知所藏山翁喜暄暘嘯侶何琅琅子規特殷勤使人懷故鄉引領渚西北暮色來蒼茫一官早見縻微尚久未償明發復東去斯遊良不忘

題香社寺平峒湯泉 在歷陽西北四十里泉石山東麓周環三十許步清澈而香或以竹木投其中潰之一昔渥然如丹蓋靈砂伏其下故飲之并浴者疾多愈因名平峒湯戊辰四月十日沿事至泉上遂賦是詩

驪山御湯殿歲久玉蓮傾誰謂大江北有泉溫且清相傳白雲竇中閟丹砂英澡濯浹肌骨沈痾亟能平豈特滌吾足徑當濯吾纓築廬俯源上涵泳息鷗輕非復嬰塵網御風朝玉京賦詩投楚澤用弔懷沙生

宿寶泉山慧日寺 在烏江東北七十里戊辰中元日入夜沿事至此邂逅越客嚴生因賦是詩

日入不遑息驅車東之東回蹊出蒙密解袂迎長風風從何許來歷歷江南鐘稍響阿蘭若虛庭月正中流螢逗深竹白鳥巢青松華燈耿翠箔瑤花擢春叢絕境美清夜恨非塵界逢惜無一樽酒幸與之子同明發卯南北浮生兩飛蓬

晚度黃葉嶺東谷懷寄金陵王居士閑叟 在烏江之北八十里戊辰七月十六日自寶泉慧

日寺之茅塘村路由此

陰谷不容暑風松朝露零孔溪逗綠篠琴筑聲泠泠老石漬金碧沓然沈列星酌此石上泉餌彼松下苓倏欻振飛步豈徒劇頹齡何須歷五嶽即諳神人庭爾余方有役俗駕不敢停寄言乘真子來卜白雲扃

腰疼山浮圖下作 在歷陽西北五十里戊辰十月賦

兹山非峻極名不載圖譜投策一攀躋未覺病腰膂蒼松帶寒日文金層峯堵儼然黃面師粉繪色已古我貪五斗米落拓向兒乳復着鞍馬勞疲筋劇笞楚

此身與金石能泐幾寒暑誅茅結蔺廬宴坐此其所
清心目焚誦麻拔赤來苦望塵彼何人祿〻安足數
跣登柏子岡回望金陵懷寄鍾山泉禪師　在
烏江東北二十里己巳四月賦
晨征念王事駑駕頻屢叱既陟崔嵬高稍辭叢篁豢
烏牛寓宿露白烏明初日清川舴艋運綠岸浮圖出
緬懷秣陵遊曾綴秦淮緯曳舄白下門供去香金粟
室得聞四句偈加奉三尺律獨蓋非所知婚嫁行且
畢庶幾追老龐薄真微萬一誓將遭枳根待變江南
橘

歷陽十詠　己巳五月歷陽張令夢臣采
縣境陳迹十題要余同賦
麻湖　縣西二十里按縣譜本城邑漢明帝時
一夕淪為湖〻中有明府主簿魚甚美皆昔人
所化也今俗呼訛為麻湖焉
昔也萬家邑今為無底淵城郭混遺迹人民安得全
吊古一回首薄暮愁風煙極溺不無意吾生後千年
雞籠山　縣西四十里按縣譜昔城邑將淪沒
神獨告一姥使西走即攜籠雞登是山籠化為
石形猶然湖之東南有姥廟

楚姥昔犇走餘生脫沈淪家禽不忍置信謂婦人仁
空籠數變化千載高嵂崒可待麻湖水復生桑下塵
濡須塢　縣西南百里按縣譜孫仲謀築偃月
城以拒曹孟德即此塢也
孫郎昔鷹揚曹瞞方虎視敵忌板築勤遠挫兵鋒銳
俄聞青蓋謠無復金陵氣六代迭傾亡長江亦平地
遏胡城　縣西北三十里按縣譜昔石虎南侵
晉相王導築此壘以遏之
任胡昔憑陵闊步長淮外雖去此百雉城萬甲屯要
害時平一登望江山手襟帶想像文獻公清風宛如在
詩當在遏胡城之前
龍驤乘上游銳氣吞敵境風便趨吳京收功在俄頃
平生百雄圖晚歲方獲騁何必傳鼎彝江山與之永
天門山　縣東南五十里江尋兩山之間殊端
峙按縣譜宋孝武嘗駐蹕此山上閱水軍發因
建二石闕以誇武功今遺迹在焉
天門東箭流北注擾牛鶩凌高駐翠華舟師燿威武
當時侍帷幄誰復徵往古虞舜有苗征端為兩階舞
采石磯　縣東南二十里瀕江兩磯相對按縣
譜李太白嘗憩東磯上故址存焉

東西釆石磯山水兩清絶漁䑸與商船今古幾公越
飄飄翰林主長笑弄明月雜訪物外存飛雲渺天末

百福寺　與縣廨鄰按縣譜即唐詩人張司業籍之故居也籍繪像今存

文昌西郭居脩竹開環堵琴樽不復存青蓮開梵宇
塵紛晦遺像髣髴繪才可覩拜貢愧無言長哦君樂府

梃花坞　縣西二里麻溪上按縣譜張司業之别墅也籍與孟郊載酒屢遊焉今茂林深竹尤占近郭之勝

種樹臨谿流開亭望城郭當年孟張輩載酒來行樂
斯人久㑹滅節物今猶昨看取不言華春風自相約

平痾湯　縣西北四十里按縣譜湯泉下伏丹砂浴之能愈疾故有平痾之名即劉夢得歷陽記所謂沸井者也

文礎護清漪烱若涵冰玉澡滌起沈痾功参靈劑速
荒唐桑氏經瑣碎桐君録利物本無窮何須靡簡牘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三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四

古體詩下四十一首

三山　在金陵西南百里崛起大江之中昔王龍驤順流鼓棹徑造三山謝玄暉登三山望京邑皆此地也戊辰三月始遊金陵置酒於鳳皇臺引望此山如落天外雅符太白詩中語旣渡江至石磧戍門遂與山對己巳六月賦是詩

南朝鳳皇臺置酒昔高會酒酣望三山宛在青天外
長哦謫仙吟如泼鯨鯢膾明日信東風孤帆出其背
荒戍接江濤鬪門遂相對鼎足跱長川不爲舟檝礙
雨暘雲吞吐早晏潮進退禹古免浮沉曾微枋藝戴
伊余厭塵坌開目何可奈爽氣豁衿靈山乎吾有賴
嘗聞晉阿童萬艫飛戈快徑造此山陰滄波爲之隘
我疲軟姿功名讓前輩玄暉昔憑眺物色頗有功
他時挂武冠刀釰行且賣山價略可酬庵墓謝當代
遠持三山磯况彼七里瀨猶得傲仕奴吾無故人待

望夫石　在當塗北山上與歷陽當利門相直己巳八月賦

亭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椒久相待
微雲蔭髮彩初月煇蛾黛秋雨疊苔衣春風舞蘿

帶究然姑射子矯首塵寰外陳迹遂忘窮嘉期從吳
再肸如魯秋氏妄結棄中愛玉質委淵沙悠悠復安在
題烏江湯泉寄老庵　庚午七月賦
西庵松竹深暮薄更微雨山禽不畏人嘲哳方對語
而余倦宦者羅日今可鼓京邑風所懷其如惡塵土
行復念期遊田頭悵何許
羅官有期懷寄歷陽朋好　庚午八月賦
迅雨湯閣暑層飆披滯雲澄川緣楚甸新陽麗秋旻
物候豈不嘉中懷愴離群親朋城邑繫滯此江濆及
此信匪遥遂作河梁分何人具供帳樽酒展慇懃一

吟雪兒歌載懷遊子魂津鼓驚朝夢　烟生夕曛所
悲紫蘭纓復　京洛塵春風有歸雁報我相思文
艤舟秦淮雨中寄侍其服之　庚午十二月賦
蓬里無礙情倉狹綫客席淒酸擁膝吟索此風雨夕
欣聞鍾漏旦懷彼南城客欲往從之遊塞塗沒吾屐
方君慕棲遁顧已滯行役後夜歲云除時辰良足惜
何當斥氛閑新暘被東陌壺觴綴兩髤聊取一日適
金山遊　辛未二月舟次廣陵同建安黃材成
伯黃樞集虔郡人陳庚敏善武寧章恩永子脩
為金山遊賦詩得上字

輕舠放中濡岸遠春風壯檝師俯仰呼天水爭歘蕩
吾方扣其舷聊賡小海唱梢用即東麓側磴躡層杖
危刹表層巔疲筋　聿扶斜廊緣複殿魚脊分背向
放目四垠寬秋毫入吾望侵雲鐵甕壘崛起去緣傍
映日海門山不帶滄波上吾雖百石吏平昔有微尚
得金仙徒翦蘿闢岫幌誓投桑榆年浮玉翁自況
金山化成閣望焦山作　辛未二月與二黃陳
章四子同賦余得中字
飼登化成閣屬睇滄江東巋然瘞鶴山屏嶶橫流中
雲烟生蔽虧水石相磨礱飛甍（高宗御諱）結巖腹天龍嚴佛

宮初無剸木智不與塵界通曠搴天地閒勝事豈易
窮將謀乘興人雖去此迎潮風可信浮桴約僅有由
也同我亦念行役翻如征北鴻他日一漁艇悠悠浮
玉翁
金山夜集招米芾元章不至作　辛未二月與
二黃陳章四子同賦余得王字
芳洲欄蘭珮清夜棲寶坊晚風駕飛濤柱石搖長廊
微月逗簷際助我燈燭光黃童天下才亹亹陳與章
歎聞險語捧腹屢烘堂惜無孟中物可以延楚狂
興闌半道去浪學山陰王明發吾將還滄波渺相望

如何方外徒漫仕煩官倉端爾凉秋節白雲來帝鄉

廣陵山光寺夜集留别黄村昆仲　辛未二月

賦余得平字

維舟山光步却頋廣陵城十里春風外夾津芳草生漁篷銜尾來愧爾故人情更〻連牀語神房温且清語闌夜自久淚燭剪復明樕樽兀相視酸涕流金罌我本山海士誤遭時網嬰出身兩紀餘何等爲浮名刻峽一分首幾年當合并離憂如驚瀾蕩潏未易平睽親繫遠邇斯言出荒傖音郵無禁限勤訪白雲兄

題崇勝寺無心菴　辛未六月京師賦

老鶴依林表孤雲寓山間結茅龕釋子著身如許閑有心即塵紛無心猶石頑有無心併置日暮客來還

和錢遠德循寓懷二首　辛未七月京師賦時

與錢鄰居

悠悠北山雲冉〻東門草紛吾起故居與爾卽遠道巔崖慱錙銖得不償所耗寄語鄰墻翁歲晚從吾好

魯酒味自薄楚歌聲更悲曾無忘憂曲安事酒歌爲西風激商序流芳迫衰遲寄語鄰墻客茲非行樂時

題天淸寺安上人北軒　辛未八月京師賦

南城繁音婆氏臺維昔孝王築歌吟寂無聞萬樞聯佛屋道人開北牖俯就百畝木八月鳴青蟬槐蛾委平綠客來借榻卧吹睡俄頃足踈雨隔斜陽垂虹跨長陸良遊悵遲後田謝三庚酷度馬尾華軒汗顏塵一掬昨非勿復道佳約猶可續載酒定何時新黄橙庭菊

感庭東　辛未七月京師賦

昔來華纂〻遷許實離〻西風會搖落行復見空枝嵗物感流駛事切傷暮遲吔彼身後名前人謂自欺書纏南山竹姿〻定何知賢哉張生翰千載與心期

送表姪趙子億之官滄州兼簡通守李廷寧

李字叔永辛未十月京師賦

吾昔遊浮陽童心初雜在凌高瞰海日徑欲窮扶桑歲紀忽再周此圖竟莫償今遠送子往臨風但彷徉之子公族秀祖基維懿王成家宅相裂封復吾鄉次翁回谷守視吾猶鴈行後生古所畏之子未易量莞庫方試吏事役須更平嘗譬彼汗血駒產廨卽騰驤是宜勤夙夜動慮三尺妨勿憚川陸遥千里如鄰墻勿計往晦餘俛仰度三霜邉郡昔云苦今歌海隅康正賴别駕賢不减晉王祥依投得吏師行見售所長爲吾語故人曩契想未忘頗致雙魚封繼以一鷄章

夏夜雨晴遣懷　癸酉歲京師春夏無雨吾居望春門東牛行街故西樞渤海公之高齋嘉樹清風殊不知暑濕時卧病杜門每把書自遣五月望雨始收霽疾亦少間因賦是詩

積潦被廣陌誰過牛僧翁閉關養痾瘵棄石收良工
高齋俯嘉樹涼蔭延清風左右列圖史披展俄一通
從嗤獺祭魚聊學蠹書蟲坐想古人語孰云吾道窮
淨生夢境間不啻之鶩蓬生死猶物化今昔賢愚同
分陰駭垂棘向日晏再中薄暮紛滓澄寥〻還大空
為問與何夕涼蟾生自東荒我西園士聯蓋追輕鴻

行樂以至斯不知息微躬側聆天雞鳴凡耳初破聾
吾從汗漫遊邈景駭垂虹濯纓成池淵晞髮若木叢
親岀不我忘惠音赤鯶公長哦賦來歸閭闔世上雄

寄題栗亭縣名嘉亭　邑令趙洋更此新亭名取杜甫同谷紀行詩栗亭名更嘉之句因其親能希邈求吾詩癸酉九月將扶疾東下感而為賦

少陵昔避地幽棲鳳皇川始頗獲其所賦詩此終焉
睠彼美林麓蔭膏腴上田陽坡饒垂珠陰谷縈玉延
長鑱勸采斸服食攀飛仙兵禄奪和氣力耕無善年
林坰開冰雪旬浹斷庖烟鳴呼歌七章暮節西南遷
環堵久蕪沒斯亭名尚傳茂宰愴懷古增崇殊邇前
彤甍揭長簾下容十客筵嫩嵐隔春叢清竹鳴夏蟬
風月有高興寫之武城弦往客屬在癈駑筋難强鞭
何暇遠登覽但哦鯨海篇尚若八口累依佛同曇賢
餘齡寄幻境未斷東西緣江淮米價平一舸去悠然
幸此歲豐樂淨游吾所便異時訪陳跡復使後人憐

遊盱眙南山示楊介　楊善方藥著書甚多癸酉十一月與之同遊賦

霜曉無輕飆長淮淨如眼招携南山遊老子興不淺

不從千步橋飛度一漁舠中流鼓素檝魴鱗欻驚跳
禪叟延遊客多〻問行色千里遠京闕淨緣去安適
長嘯掐滄浪濯纓渝我裳朱門曳裾地堤柳自成行
多年困靴板未立中人產沈痾迫衰遲求田咄何晚
神丸儻駐延投此寄餘年鑿室隣楊氏然新繫太玄

詶别盱眙杜輿　杜字子師方藥淮上東山之居寄詩要余櫝舟以待其還時聞揚子江潮不應輟淅右之遊將訪親於海陵因賦此告别癸酉十一月也

君希謝太傅築室卧東山應携玉人去為問何時還

扁舟欲之東齋落江朝悭難從京口渡且轉廣陵灣
與君合復離况若愁夢間嬰疾再寒暑醫師憐我頹
頹齡未遽盡解組誓投閑幽巖有芳桂晚歳約同攀
留别龜山白禪老兼簡楊居士介　癸酉十一
月癸巳過風下淮晚次龜山白禪老見臨乃歷
陽之舊也因賦此詩以别
泝岸望龜山人烟了可數長淮斷鐵日風浩若千里
阻舟無百石載兩疲憂叟艛鷁首盡頹波中流幾翔
舜維栒迫曛暮坎〻禪林鼓曳錫犀來過依然識眉
宇青熒燈火畔再得親軟語多慙晚聞道忠義風自

許到腸憤激際赤手搏豺虎通壯纏百病餘生託兒
孔羸軀倣緩死豈復嚮冠組會約子雲孫西巖兩菴主
題海陵開元寺棲雲庵　寺即唐王屋禪師道
場甲戌五月郡守周開祖要余同賦
道人猶浮雲發彼王屋岑朝見膚寸合暮為四海霖
造物一戲耳浮雲本無心永謝應龍召深棲叟樹林
蒼生熱惱地千載仰慈陰皎月示玹瑕清風何古今
誰參甘露頌轟然海潮音支離病居士和以無絃琴
寄題潯陽周氏濂溪草堂　周本江華人名敦
頤字茂叔仕至尚書郎累使嶺表中年投節退
居湓城之南溪上因名濂溪以自况二子壽字
元翁燾字次元相踵第進士丙子五月余艤舟
潯陽始與元翁相際求余賦此詩
濂溪之水清未足濯公纓平生抱苦節成就此溪名
長歔置符傳孤雲歸思輕溪頭四鄰居溪下百畝耕
量及奉晨爨課樵共夕烹希進杖屨遊但聽絃歌聲
為客蜀三遷傳家通一經雙珠交照乘合璧倩連城
福彼有餘樂聞繩無隱情桂林兩枝秀偕蹈俗眼榮
昔仰名父子今推難弟兄不應文範裔邊謂公慙御

如襲帶礪封毋為權利傾地實寢丘比有力安得并
勒詩高岸石敢告後代生
送周壽元翁西上　丙子七月賦余時卧病濼
陽露草蔓前庭微蛩思明月宵分耿不寐懷我友生
別舟師望其宿級幔須明發鷁首託歸風安知川路
闊夫君青雲士行奉紫宸謁一鶚抉塵籠騫軒凌霜
節仰追高鶴駕背顧孤鬼穴趁客寓荒城單棲慕鴻
採裹還稍抵燮未从人事缺媚掣一緘書寄敎彼朝
列方令百癈舉宋職補何闕每自幸餘齡湖江傲華
髮躬耕固難强五斗代巖蕨摩腹迴南薰蒼生解煩
暍

題陶靖節集後　丙子七月寓居漢陽手校陶集因題其後

淵明不樂仕解組歸桑梓溯風北窓下坦腹傲羲皇儲粟旣屢空乞食何惶惶有身即大患斯語聞伯陽顧我亦多忤丘樊思退藏慙無辟穀術圭勺耗官倉

補歳寓詩　余熙寧元豐間嘗賦歳寓十數詩久亡其藁丙子七月因曝樂褚得此篇半已裂去不可記遂補成之時寓居漢陽

猛虎未出柙攫如搏鼠鯉蒼鷹方在韝房其伏卵雛拜戒以違禍孰云爾無知幸遭縱釋仁近謂人可欺豈復念前辱搖尾垂翅時擇肉釁嫌賴我恐猶天姿吾將羅虞者奈何生致之南山有重阻鄧林無撐枝機穽與羅罻今也將安施

黃鶴樓　在鄂州使宅之西南隅唐閻伯理記云圖經載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于此遂以名樓焉并見於神仙傳與述異記按蜀書傳本江夏鄳人也爲刺客郭循所害豈道家所謂兵解者歟丙子九月始登此樓因賦

登真者誰子昔有費公諱白日玉書下青天駕鶴飛此地少留憩神標悵依依振裾謝塵寰與尔方遠違層樓寵陳迹江山長四圍登臨美商素兩氣薄西暉水落洲嘴嫩風豪帆背肥飄然起遐想琳館閟巖扉明月識悠闊白雲疑是非金桃未處熟雝露虞先晞高樹兩華表長招羽駕歸靈瓢五色劑定與遺民揮自顧乏仙質延生猶可希刀圭儻不悋如飽首陽飢

鸚鵡洲　在鄂渚南浦上按圖經云因禰衡賦鸚鵡於此洲遂得名後黃祖殺衡投尸此洲下胡曾詩禰衡珠翠逐江流是也丙子九月賦

鸚鵡隴下鳥能語奇羽毛羅罻巧相致瑚籠剔鎩牢長懷故園樹烟雨落空巢萬里遷澤國舟輿勞正平託物賦健筆不停操千載訪陳蹟晴沙葭菼高珍禽不復見慨想若人豪處士契河朔英風接詩髦文章儻嘖語倪就猶詩騷兒汝命楊孔奴兵視劉曹嶔崎可奈此東之投楚郊忤俗竟非命惜哉時不遭非無擇木智夭飛方滔滔遺幹淚魚腹浮寃誰復招近結屈平好佩蘭雜申椒遠慙子胥烈怒氣擬秋濤空餘春草碧恨血滿江皐

懷寄周元翁十首　丙子十月江夏賦

周郎假沔官我偶來沔居得聞定相過談笑沈痾祛俄聞戍樓角曉引吹咿嗚自君居湓城悅悅一夢餘

復求君輩人陶竈搜璠璵誠為天下士豈特江漢無
周郎嗜茗飲偶與吾好同贈行發吾實紫璧瑚雲龕
此實太官物分甘玉堂公我曹百石吏藜藿每不充
詩人盡得嘗可以驕萬鍾頻君閒一歠千里共清風
周郎塵外人冰甃立寒玉去我千里餘炯〻長在目
有德且有言可椽篆纖竹未為造物怜方俯斗筲祿
司晨屬群雞安事彼鸑鷟聊自兒瘦鶴鹽車不為辱
周郎妙雅道五字可人師詩與非不嚴奈何取我詩
我詩如秋蟲徒增長年悲指疵固有望逐臭得無嗤
詩鳴人必窮我窮豈所宜願君勿閣此晚節益經奇

周郎歸瀘溪早燥害嘉穀仰飽百指餘嗷然坐空屋
應書乞米帖得繼朝來粥行陞大夫籍月賜菓饌祿
粄頸屬它年盤飧羅海陸毋忘佛子言不食〻夫福
周郎兩笑時疊寄兩函書情親語懇到骨肉所不如
妙齡騁逸放根寀黃與蘇黃壚史嬴筋蘊厚凝腯膚
我於李孟間增少損有餘家雞故復適儲此橐中珠
周郎走王都馬足塵飛波賀老宜江夏無人驚雀羅
出處躁靜間奈此貧病何平生解指撝晚境勿婆娑
迫吹不得休前言食已多尚敢獻瞯冷燃為赴火蛾
周郎強仕年藥石甘苦口得無耗天和湯劑御寒朽
空華與色種〻竟何有旁愛溫柔鄉蕩然不回首
生冷松桂姿凋脆等蒲柳幸勿易斯言前車鏡湖叟
周郎有史才班馬可並軀紛〻諛諂人畏君筆削誅
我恨接君晚要亦君之徒況前精歲月頗此留須臾
志我壙中石賴君文不諛庶乎陵谷變名字見君書
周郎貫江華而復獻湖湘我亦非樂此西歸計茫〻
瀕年抱沈痾生理豈得長後期真何時存殁兩莫忘
懷君輟吹詩落筆驟十章它年一捲卷為我諗良〻

題武昌鄭判官直節亭　鄭名深字文通祐竹

關亭於官舍東南隅名直節以自況丙子十月

潘成求詩為賦

關亭㭊直節寵爾青瑯玕歲晚傲霜雪不同天下寒
挺立百丈夫被之古衣冠春華白粉澤正色莫敢干
我客與登覽微吟復長嘆六鰲方抃戲雲海擬狂瀾
儻逢龍伯公何憚前一竿岐山鳴鳳雛久刷五色翰
何以慰朝飢美實來加餐高材陋時用自持良獨難
百頭栽樂管伶倫非古官浪遺野王輩三弄為人歎
頭製縠青笥燦然漆與丹褒貶約魯史終古垂不刊
願此託根地辱我久泥蟠

題潘大臨東軒　潘字邠老隨親官漢陽嗣公

舍之東軒著書名左史賦詩見寄因答之丁丑
八月江夏作
陳公少荒誕一室未遑掃事功竟何成老魅死不早
潘郎治寓舍篇屋無遺蚤庭砌蒔蘭蕙木霸除惡草
明窗暴輕素朝日上杲杲烟葽擢叢爐松腴浮墨沼
著書耕魯史百傳見脫藁賊亂久逋誅吾方力窮討
不應兩觀下僅獲少正卯生可驕素臣俾渾胖子睐
兩翁晏退食筆削日課了伯仲詠南陵餘風猶林杪
安知白娛適聊尉堂上老起居侍杖藜寒燠躬揚澡
昏定仰屋眠是亦大好

十月江夏賦
送咸寧陳令完夫移官吳郡　陳字保神丁丑
蒿萊東郡居長者車戎轍禮經尚往來豈為我輩設
歸分懷出餞津遠舟東發十月鴈啼寒滄波洒微雪
送君一樽酒孤飲聊耳熱會取屈平書商聲歌九闋
閏正到吳郡暘暖張燈節兩地見梅華相思不同折
宮闕竊纏　陳迹得搜閱虎去丘隧空燕驚宮火滅
廊傾罷鳴纅蘭麝香逕絕遠　故時人唯餘劍池月
名城見圖繪丹墨殊滅裂細與賦新詩長封寄天末
老狐首丘志客子敢忘越來歲定歸東柴荆晝常閉

右軍領妙語羊大不堪別況復魚鳥情飛沈方吠訣
和潘豳老漢上屬目　戊寅四月江夏賦
白雲崇山頭清川山下流芳洲采香女薄暮漾歸舟
菈蒂雙荷葉蓮迎迎障羞履持情不得語大婦在高樓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四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五

近體詩七十二首

雨餘晚望　熙寧丙辰五月臨城賦

相應乳鴉鳴桑間返照平明津小舫度高隴一牛耕
林薮歸心健塵埃病骨輕屈騷寬爽在未許獨君清

自訟　元豐戊午六月滏陽賦

朝聽明鐘出暮隨衙鼓歸朝〻復暮〻是是與非〻
冰寄升沈語言投禍福機何窮百年事端使一心違

待曉朝謁天慶作　己未下元滏陽賦

望曉謁琳宮荒庭霧氣濃曾陪羽林仗如待景陽鐘

薄宦情無幾勞生夢不容推朋與漁伴他日會相從

送李易初還汶陽　癸亥正月鼓城賦

客宦滄離群徐方復得君青衫初試吏白面頗能文
畫舸浮春水清樽辟舞舄它年會相訪分臥北山雲

重送　張澤樂郊皆汶陽遊燕之地

夾岸雪初消青〻見麥苗傳聲汶陽客已解木蘭橈
春水生張澤春風動樂郊良遊知不負回首念無聊

春書　癸亥二月鼓城賦

新蠶經浴蠶舊燕未來前吏局坐如夢物華行可憐
藥生南浦釣雨足東皐田故國負歸約塵埃年復年

擬溫飛卿　甲子七月鼓城代王文舉賦

露縷朱幾上風簾翠鎖前宿衾熏茵菌朝鏡拂漪漣
津潤銷金筆香依撲粉綿度關渡陸子撥恨十三絃
鸚鵡殷勤語旃檀委曲煙鮫綃乾玉筯魚鑰限金蓮
團扇湘妃葉爲緣代杏歲朱門長官〻向馬自翩〻
雞釣三珠樹徒抛七寶鞭酒闌應有待夢破即無緣
信斷新秋去孤蟾後夜聞浪言墻外地的是洞中仙

狀我學朝暮寓目二首

風報喜舒曉徑趨城上樓初陽動禾黍積雨失汀洲
水枯白鴿鵲山根懸栝蔞坐懸真隱子物我兩悠〻

積漆際危堞登臨西照中苔衣冒白羽槐蕊懸青虫
不成胡床興無多團扇功目窮猶超羨演漾一漁篷

題張氏白雲莊　鼓城張謀父居泗洲之東山耕田數百里中擇爽塏列樹松竹結茅其間榜曰白雲莊甲子九月置酒招余與寇涑王李子酒酣賦余得雲字

江左陶徵士高風昔所聞應懸五株柳難比一溪雲
我有桑榆約君方植杖耘悠〻竟何得晚歲盍同群

賦得枕上聞鴈　用天字甲子冬至日寇元弼席上賦

朔吹飄鷲鴈寒聲徹枕前遠達沙漠雪不下汶陽田
客夢悲中夜歸期隔故年毋苦歎愁來何處是湘天

和人遊白雲莊二首　乙丑正月晦日與余鄉
毀詢愼從李成父宽元獨步出鼓城之上洪門
泛舟訪張謀父於白雲莊晚歸皆被酒毀集古
人句成二首示同遊余因走筆和之以送謀父
後旬餘愼從處疾物故張復出是詩使人泣歎

觸目

原野正春風登臨一醉同陰晴時未定今古思何窮
山勢岩還起溪流噎復通隱君方自得可羨爾寅鴻

可愛白雲翁前溪穩釣蓬耕熟一逕下井臼四鄰同
倦宦終何得餘生寄峽中頹顏多種秫毋使酒盃空

旱夏　乙丑鼓城賦

吏役初無補端今樂事妨不知春逐去但愛日何長
薄雨梅含核溫風麥擢芒須容退食暇一枕夢吾鄉

辭酒　乙丑正月鼓城南臺席上賦

曾困一樽薄吾懸鼻斜多塵埃斬馬飼涕泗敘半歌
髀肉生如許顛毛黑幾何功名可復道自世兩蹉跎

送陳雩道攝官使溝　乙丑六月陳發鼓城橫
舟漢祠下者累日余方抱疾不遑出餞因賦是

詩

狷楲想登臨閑雲護日陰青蕪泗水闊古木漢祠深
應醉盃中物誰聞澤畔吟禪坊養病客輕別若為心

遊滕縣時氏園池　乙丑八月賦

珍重園主闢門待子猷城陽樹交蔭樓下水通流
鷗鷺鳴深竹蜻蜓駐小舟可能忘學想塵土滿徐州

自鄆還徐道中　乙丑八月賦

八月過新雨行雲矣晚涼山川乍明晦禾黍半青黃
兩去真何事東還非故鄉悠悠塵土裏無路不亡羊

早發王村道中寄李智父　乙丑八月賦

雞鳴戒徒御驅馬度前陂得雨人耕早違山日上遲
混休何復道會合邈無期賴有西來水悠悠慰我思

暮投嵩墟馬上　乙丑八月賦

旬浹走千里塵埃如有緣懸無季子印可換洛陽田
廣澤鴻行去荒山兩腳懸長亭猶未見疲馬不勝鞭

汴渠夜泊示畢紹彥祖　元祐丙寅二月茶城賦

耿耿度中夜浩歌誰與訓屋頭風卷岸枕底浪激舟
春為行飄忽鄉心久滯留須明投吏部一醉驛西樓

丙寅舟次宋城作

水館雨還村登臨斷魂黃花開小逕紅粉哭高原

舟檝逢新火松楸老故園斜陽一千里依約是蘅門

京居感興　丁卯正月賦時領將作屬

爲問長安客何人識要津長持一馬箠浪走六街塵
城闕烟中晚関河雪後春故園桃李在樽酒顧相親

王津晚歸馬上　丁卯清明京師賦

落日南城陌東風禁火時醉醒皆自得單袷正相宜
綠樹侵高閣繁花洒曲池未應判節物可奈故園思

西城有懷舊遊　丁卯七月余以將作屬日至瓊林全明督察營繕偶懷陳迹悵然因賦是詩

西郭天泉里依々得舊遊綺羅紅艾晚絲管萬蟬秋

柳礙鞦韆陌萍沈䄙禊舟華年勿復道誰爲駐東流

苦竹村南馬上　戊辰四月晦日歷陽賦

楚澤薰風後杖臯夕照間漁舩沿綠岸鳥道轉荒山
久罥盃中樂長偷馬上閒悠々白門路何日杖藜還

題諸葛鉠田家壁　地名諸葛亮鉠在烏江北八十里與江南石頭城相望戊辰九月賦

曉度孔明鉠林間訪老農行衝落葉逕坐聽隔江鍾
後舍燈猶織前溪水自舂漁多湛宦興卜隱幸相容

渊桂林從叔　戊辰十一月歷陽遣還使賦

江到三湘盡山圍八桂深龍蛇寒下蟄霧露晝多陰
逍遞馳梅信殷勤訪竹林淮南風土美留滯亦何心

寄金陵倉官趙令翟通直　趙諸王孫戊辰十二月歷陽賦

歲律候云莫王孫興可堪羨雲歸日下隨鴈滯江南
果濕求長健登臨賴半酣西州眼中近早晚寄華緘

懷寄潘孝本兼簡其子言　潘字景仁時遊宦嶺外己巳正月歷陽賦

春色先梅嶺秋聲後桂林窴通五羊除雲近九疑陰
無雁難通信有猿能伴吟一樽燒酒美應對阿戎斟

送張商老西上　張名夢臣吳郡人己巳九月

歷陽賦

霧氣斂陂澤皷鼙催客航蒹葭靡宿露鸛鶴盤朝陽
行役自茲遠離愁安可忘黃華一樽酒何處望吾鄉

題烏江東隆山鄧氏亭　己巳九月賦

逋客今何許空餘接隱亭舟隨潮水上門背夕陽扃
毛氣塵生盡漁蓑雨化螢題詩巖下石聊代草堂靈

登烏江柏子岡懷潘景仁　己巳十月賦

驅車柏子岡引首東南望孤戍帶寒日長江流大荒
故人越五嶺旅雁留三湘好待春風暖相隨還北鄉

宿黃葉嶺田家　己巳十一月烏江縣賦

聚落荒山裏畬田歲不登牛衣陣陣雪鼠穴見鄰燈
愁信魚難瞑寒凝酒亦冰悵然歌白石推枕待晨興

游六合定山真如寺　達磨第一道場已已十
二月賦

使穫西歸遠何年出布金地寒蒼檜老歲晏白雲陰
繞陽溪冰斷攜筇徑雪深祖心無處問俗駕晚駸駸

同道通師之香林馬上　庚午正月歷陽賦通
喜為詩從吾遊甚久

冰霜節候遲淮楚早春時白草風頭急黃雲日脚垂
烏聲投古戍馬力倦長陂吾有官箴畏勞生爾浪為

題烏江丘氏昆仲歲寒亭　植柏亭下故命是
名庚午正月賦

新甫移根遠蒼然對兩翁開門三尺雪仰枕一亭風
東郭稱何厚西來意莫窮未應輸彼少釀酒待春叢

送左禹赴江夏尉　左字逢吏庚午四月烏江賦

沉沉青翰舟亭亭黃鶴樓江山信清灑人物想風流
美酒遣歸思新詩題舊遊有魚知不食端作置書郵

高望道中　庚午五月烏江賦

積雨漲陂塘田塍插晚秧遠山宜薄莫高蕪美微涼
馬革非吾願魚飧饜此鄉歸期知近在猶待菊花黃

湯泉道中　庚午七月烏江賦

青石岡西下靈泉產藥苗山英如有待木客可相招
蟬帶風移樹塵隨馬度橋飄鞭吟舊句歸路不知遙

留別王掾元脊　庚午十二月歷陽賦

之子貴東手青衫試宦遊顧非小賀比要自阿戎流
未即芸香拜俄先瓜戍秋孤蓬別夜思霜月滿滄州

艤舟當利口待風累日懷寄城中朋遊二首
庚午十二月歷陽賦

一葉寄津口怒濤安可乘朝風占酒旆夜囊乞漁燈
牛渚逢新月春淮想結冰故人佗夕夢歌吹滿金陵

離憂不可解罷酒獨登臨潮落江空闊雲繁歲晏陰
愁鷗守漁罧怒犬突神林觸目增悽斷聊為澤畔吟

重別王掾　庚午十二月六日自歷陽當利口
放舟至沙夾王元脊載酒旋訪別因留宿不寐
重賦此詩以贈

別訪難還了不知寒夜長回燈撤盃案抱被宿船倉
載聽連雞唱稍分征雁行臨風滿掬淚吹落一衿霜

投宿清涼寺　庚午十二月望日自秦淮亭信
馬出石城門賦

建業衣冠集秦淮舟楫屯東西萬里客朝暮兩潮渾

何處契心賞片時清耳根僕夫浪見問但出石城門

金陵懷寄歷陽王椽　庚午十二月賦

征虜亭邊路望夫山下舟長江不隔夢明月秪供愁從席歌塵斷閒窻醉墨留惜芳橋畔柳誰繫木蘭舟

秦淮夜泊　辛未正月賦

官柳動春條秦淮生暮潮樓臺見新月燈火上虹橋隔岸聞朱箔臨風莫紫簫誰憐遠遊子心旆正摇摇

鍾山法雲彥上人留中飧羅漢草堂寺　寺即

周顒故居辛未正月金陵賦

拜擬秦淮尾登臨殊興廻難尋蔬飯飽更過草堂來

日轉嵩扉暝風披蕙帳開吾非海鹽令猿鳥莫相猜

詶別法雲彥上人　辛未正月金陵賦

將別雁門師殷勤訪所之江湖懷北闕鷗鳥戀南枝朝隱非吾所山英不汝欺明年冬下約春水漾艤時

易官後呈交舊　辛未九月京師賦

當年筆漫頭說劍氣横秋自負虎頭相誰封龍額侯聊辭噲等伍濫作詩家流少待萬常侍功名晚歲收

辛未興龍節日懷歷陽王椽元胥　昨歲是日

余解舟渡江以詩京師賦

昨歲東溪口扁舟欲下江佳悲燈映幔撒睡月侵窻漫寄書連紙誰同酒一缸何當見之子聊使我心降

廣津門東馬上　壬申二月京師賦

津頭落帆皺滯暮尚蓬鬆疑是秦淮口扁舟醉夢中不堪隋岸北塵土一鞭風傳語端能否伯勞飛自東

久病寄工三親友　壬申八月京師賦

早昧攝生理百勞我至真藥靈翻佐病詩癖竟窮人終負黃壚恨長違白首親一囊安可得四壁未應貧燈下壓編淚風前墓草春僅忘雞酒設腹痛勿多嗔

秋夜聞雨晨興偶書　癸酉八月京師賦時欲

扶疾東下

故國心馳北扁舟許漫東寒生一夜雨病涉兩秋風落泊雖根葉幽憂屋角蟲何情悲節物聊自況衰翁

謝米雍丘元章見過　米名芾癸酉八月京師賦

今古兩妙今雍丘與太丘當時號清白後日想風流更蔚庭陰午農歌野邑秋吾非荀氏老愧爾德星留

留别米雍丘二首　米辭博有才具著山林集數十卷爲人如耆特水淫書學而已清狂多忤嘗上章投余祠史之請不報輙已因以激之癸酉十月雍丘賦

明缸夏夜語累塊寫胷中水癖排劉令書名況魯公

忘情悲廪鼠逞熱感雲鴻不乏佳山水東南著兩翁
好住楚公子山林何處逢官身須自乞俗眼可相容
叔夜孏猶鍜伯鸞傭且舂多慙方祿隱爾汝傲吳儂

寳應野泊　癸酉十二月賦

伏枕淮濆後維舟楚澤邊筋骸非壯日節物迫窮年
夜雨侵牀漏晨炊湊鼻烟勞生我其分十口亦飄然

題甘露寺淨名齋兼寄米元章　米舊嘗居此
齋甲戌九月臨京口賦

日出天垠露江橫地軸分馳年悲落木羈思託孤雲
重掃淨名室長招還仕君悠悠德璉輩未辦勸移文

龜山晚泊　乙亥二月賦

春候半寒溫維舟淮上村長林補山缺青草際湖痕
久歎浮家役重招去國魂禪房欲舒寫烟雨促黃昏

歲暮舟居卧病懷寄金陵和上人　乙亥十二
月盱眙淮上賦

野泊歲云暮念歸期正賒津童爲遞客商舶是隣家
雪密魚依罧湖廻蚌委沙南州人健否不寄早梅華

寓泊臨淮有懷杜修撰　丙子二月賦杜公名
紘去歲捴漕於此屢闢燕賓訓堂

幕卷歌鬟列堂深家炬然臨風嗚羯鼓待月戲鞦韆
短韻吟喉出長簷醉帽偏斯人違薄俗何减孟公賢

舟發金陵望歷陽作　丙子四月賦

尚識歷陽道依然西照間風烟石磧戍林麓楚王山
陽水一投佇當年百往還誰憐羅馬客衰病再披關

江行寫望　丙子四月當塗道中賦

斜照侵蓬箔微涼逗小窓青蒲故依渚白鳥屢橫江
遣興詩三百煎愁酒一雙前舟定未遠疊鼓聽逢逢

郎官湖　按李白詩序云乾元歲流夜郎遇故
人尚書郎張謂使夏口沔州杜太守漢陽王令
觴于江城之南湖張公四望超然請白標之嘉

名白因號之郎官湖庶上文士輔翼岑靖以爲
知言今所謂郎官湖者占郡城之北東于兩山
間縱廣百許步固不足四望而超然也已知其
非是且鄂南瀕江之人持南唐時地券尚指郎
官湖爲隣蓋湖爲江水所并而去城里餘猶有
洲渚隱然未泯乃湖之故防也余丙子五月舟
次沔陽求訪遺老始得其詳因賦此詩志之

當年賢守令載酒沔南遊涼月呈新霽明湖涵素秋
郎官夏口使仙客夜郎囚促膝青蛾舫連觴紫綺裘
高蹤遺雨散餘躅想風流芳草失青履滄波浮白鷗

江吞百頃盡石刻一篇留宜有沈碑者前懷陵谷變

題寶泉官舍壁　寶泉監在夏郡城東三里黄鵠山之陰丙子八月到官後賦

偶著强名字非才但鑄金不妨稱外監况復住山陰勝日聊披卷清風故解衿餘生倫祿隱何等是升沈

江夏寓興二首　前篇丙子十二月賦後篇丁丑五月賦

風輿橘鳥使儂先塞雁來山經七澤斷潮自九江回漁父猶知隱騷人枉銜才朋遊正相遠梅信為誰開

陂湖壓坊市江漢復縱横湛𣶏莎城阽晴賜竹兎鳴

新文添鵩賦異味識蓴羹豈復悲流落官粮寓此生

九月十日寄潘邠老　丁丑江夏賦潘嘗許中秋重九渡江見過竟不至因以詩之

明日昔如許懷人殊可來徒歌桃葉曲又負菊華開

送蒲圻陳主簿彦昇歸越陳字登之丁丑十月

尺紙緘愁去扁舟載夢迴它年雞黍約千里信悠哉

江夏賦

好在稽山北因君訪故園風流久衰歇湖水自清渾可得千秋覌相傳百代孫特聞祖　客不城漢東門

送金壇慎令璥　戊寅三月江夏賦慎字獻玉

年少寡欲奉佛甚嚴

清素復多聞天涯晚得君相延蕭寒饌細演貝多文世味淡如水身謀散勝雲護為花縣約聊尉此塩分

寄題盱眙杜子師東山草堂　丙子二月臨淮賦僞亡之庚辰十月再道臨淮復得於子師因附卷末

東山興物遠松竹蔭茅茨信有冥鴻志雜藏霧豹姿曾招安石起何患德璋移後日嵩扉下遊人想復綦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五

近體詩長句上五十首

上巳有懷金明池遊賞　熙寧乙卯臨城賦

西城小雨宿塵消春水溶溶拍畫橋拾翠汀洲向蒻發拔香宮殿紫雲高綵舟日晚綺羅醉油幕風晴絲管焦俠少朋遊應念我一年佳賞負今朝

贈張士元　張字善長善為詩丙辰十月臨城賦

夫子安貧五十年年來生事更茫然青衿稚子彼何有白首故人誰見憐霜後鶉衣寒綜線日高魚釜

無烟冗官獨愧蘇司業不得時時送酒錢

雨晴西郊寓目　丁巳五月趙郡賦

城中戢雨過清和偶出西郊野趣多蠶蔟趁晴初摘繭麥場經潤欲生蛾營巢黃鳥啼深樹引犢青牛飲暮河老圃念人留許久挽衣沽酒頓相過

寄周文清　周時流寓海陵丁巳八月趙郡賦

節物驚心不我留故人相望海邊州芰荷老盡池臺晚鴻雁來多雲漢秋誰共清樽尋樂事獨將長幅寫離憂明年芳草青門道好試青衫伴俠遊

寄王岐　王鉅野人黃州曾孫熙寧初京師朋遊也字夷仲戊午滏陽賦

未從名宦兩蹉跎可但詩狂與酒魔紫陌塵埃日馳逐青樓燈火夜經過當時豪縱主方少今日疎慵病更多唯見凭欄復欹枕往來方寸奈情何

和答鄭郎中見寄　鄭臨城人名淵字鄭巽登進士第仕至職方郎中年垂七十即謝事居近泜水自目為泜川逸老性嗜詩雖老不廢與余酬唱累數十百篇既來滏陽復有詩見寄因和答之余詩用它人韻者皆不取特錄此篇敘見斯人於集中耳時元豐己未重陽日賦

家子由來懷故鄉蕭門冷落白雲旁夢隨夜月鍾前斷詩入秋風草共荒操袂鎌鍬遊宦戢閑樽懽塵舊歡長泜川逸老應相念為倚欄干向夕陽

和田錄事君義詠雪　己未十一月滏陽賦

千里龍沙失舊蹤四來雲物助蒼涼直疑見月應無影未必因風始解狂枉費鉛華楚女不禁湯餅試何郎田中自是人間世悄悵龜臺去路長

和田錄事新燕　庚午三月滏陽賦

新巢故國兩依依似與春華秋葉期雨過池塘得泥近日高臺榭卷簾遲鞦韆節後初相見祓禊人歸有

所思嫂侶多情擬遇使小牋封就碧雲詩
註氏縣齋書事寄滏陽朋游　魏之西園在滏
陽南漳水上辛酉四月賦
小閣梦香蘼煎濃翠苔庭院綠陰風卷攛燕自雙飛
去歎枕人方半夢中秋髮先於懷縣令春愁多似義
城公西園酒伴無消息欲寄魚牋水自東
註氏寺居書懷　辛酉五月賦
古刹荒涼晝掩門鳴雞吠犬接西村密閉自記曾歸
夢樓外誰招欲斷魂漫踐新詩題玳玻少逢佳客佩
蘭孫更堪愁師經春病負爾高歌酒一樽

題彭城張氏放鶴亭　亭有石刻蘊眉山製文
唐之陽春故址在徐城之東蔣能尚書有詩見
集中壬戌九月賦
曾見君家亭上碑東望風月動閒愁昔無卜築如相
待今遂登臨是不期萬頃白雲山缺處一庭黃葉雨
東詩許昌應留重泉恨當日陽春杜賦詩
九日登戲馬臺　壬戌鼓城賦
城中霧雨曉冥冥坐失城頭百尺亭行樂固知非我
事苦吟猶得有君聽未應白髮饒新貴任使黃華笑
獨醒異日肯尋雞黍約太行長遠故園青

題鼓城南臺寺蘊眉山詩刻後　癸亥十月徐
之走卒還自京師誤傳蘊黃州被召南臺寺公
舊題數詩先摹刻諸石因賦此書其左
秋風吹度老江蘺鼎水眉峯隔夢思下走誤傳宣室
召上前誰進子虛辭東坡麋鹿同三徑西掖鵷鸞占
一枝獨有野僧違一俗翠珉新勒舊題詩
春懷　甲子二月鼓城題
東風吹雪盡陰晴西日冉冉林間明著水苔衣斬涵
綠向陽竹瘦初引萌官粮得飽酒不足春物有意人
無情馳書相謝五陵俠汗板塵鞋今半生

登快哉亭有屬　甲子三月二十五日登快哉
亭偶聞舟中吹楊葉者有懷京師昔遊因賦
南浦東風拂水文汀洲芳草綠羅帬挼花舊葉應相
望楊葉新聲我獨聞醉夢可憐香欲絕斷腸不待酒
初醺斜陽歸去書窗下一幅蠻牋賦夢雲
和鼓城王生悼歌人盼盼　盼盼馬氏善書樂
死葬南臺即鳳皇原也生賦詩十篇因和其一
甲子四月望
東園花下記相逢倩盼偷回一笑農書麓尚緘香豆
蔻鏡奩初失玉芙蓉歌闌燕子樓前月魂斷鳳皇原

上鍾寄語虞卿謾多賦九泉無路達魚封

臨汝亭送客還馬上作　甲子九月彭城賦

袞袞塵埃與願違可堪持酒送將歸壯心已服駑駘老羈思常先鴻雁飛十口無厭太倉粟四鄰分眾故山薇何時偃卧柴桑里自詠淵明昨日非

送陳傳道攝吏溝戍商税　乙丑六月彭城賦

墻外長川擁萬舟門前山色入南州風來浦口客爭發日下庭陰印未收乍厭析骸從吏役屢應回首念朋遊病夫頗有東風興預約清樽為少留

送彭城周主簿建中移黄縣令　周字元通乙丑七月賦余方抱疾

客宦達迎泗上州酒籌詩卷慰淹留九層燈火假王塔四面溪山彭祖樓此君去辭捿棘地年來吾有留薪憂終期一過河陽縣相對春風話舊遊

寄題狄丘李偉官舍東齋　李字子微新葺東齋成有書求詩因次書中語以題之乙丑七月彭城賦

樹竹開窓小屋東低簷却日竹通風長年馳騖欲何往終日退藏於此中未獻睡魔常有在君思人事即無窮躬耕不是悠悠計來作薌門鄰舍翁

病後登快哉亭　乙丑八月彭城賦

經雨清蟬得意鳴征塵見處見歸程病來把酒不知厭夢後倚樓無限情鴉帶斜陽投古刹草將野色入荒城故園又負黄昏約但覺秋風鬢上生

送李宗古録事謝病南歸　李字從之乙丑八月彭城賦

十向病免斵雞羣收得閑身付白雲南浦少留別減北山相待戢移文松舟桂檝晚將發拔葉鱸魚秋未分異日有懷長笑客西飛燕子一相聞

汶上留別李智父　乙丑八月賦

一馬西投汶水濱自驚秋鬢帶塵紛秋風盡日吹黄葉心事經年寄白雲去矣尺書勤訪我醉來樽酒强時君北窓絡緯寒聲急明夜傷心獨自聞

畲陳傳道　陳以余領寶豐錢官每有督監之呼因賦此詩戲為畲乙丑九月彭城作

吾家季真登大蓬我為斗筲來寶豐公手時以監呼我自笑名同實不同樽酒相望今夜月鱸魚又負一秋風少須婚嫁忽忽畢會買扁舟下浙東

懷寄寇元弼　時寇官荊山戍乙丑九月彭城賦

君投學庫可知非我飽官粮又須違舊國秋高鴻雁
過長淮水落白魚肥西風吹夢端相覓南物留人也
念歸何日蘆軒下雙榻滿持樽酒洗塵襟

招魏元瑞兼呈白雲莊張隱居　乙丑九月彭
城賦

長鋏長鋏歸來乎十口想獸淮南魚遊宦非圖飽而
已浮生且問樂何如定無佳客清樽酒賴有古人黃
卷書我亦塵埃同病者與君長媲白雲居

畣王文舉　王詩有何時西青山相竝兩茅屋
之句乙丑九月彭城賦

泛泛塵土欲安之珍重吾人箇處期綠野相隨一藜
杖青山正對兩茅茨自慚悾惚看平昔尚敢婆娑臨
暮還弟恐阿戎猶喜仕它時不與五君詩

題淵明軒　陳傳道嘗吏溝官舍頫水之軒
索名于我因命曰淵明軒陳即日去職余高
斯人為賦是詩寄題軒上乙丑十月彭城作

淵明新榜揭門眉夫子高情俗不知未仰秫稅供歲
計本於松菊有心期卧來不淺羲皇興歸去何慙鄉
里兒寔破簷傾從此始秖應風月解相思

將發彭城作　元祐丙寅正月賦

四年吟笑老東徐滿目溪山不負渠得米徑須償酒
債有田便擬卜吾廬明朝門外扁舟雪別夜燈前滿
紙書會問匆匆解携客相思命駕定何如

留別張白雲謀父　丙寅正月彭城賦

三年官局冷如冰炙手權門我未能賴與白雲之隱
者不談黃卷即尋僧蕭蕭簾箔風披竹草草盃盤雪
洒燈塵土浮遊漫相逮吳魚燕雁兩難憑

留別寇定　字虞之元瑞兄子丙寅正月彭城
賦

不見步兵今一秋年來復與仲容遊蒼顏白髮慙莫
滄當能尋三月皇州約拍手同登賣酒樓

永城邂逅周元通再索詩贈別　周將道海之
官黃縣丙寅二月賦

汎汎流萍家家蓬偶然南北偶然逢一樽通濟橋邊
酒兩夜臨淮驛外鐘行美風波宜尚慎歸執塵土不
相容事功早立須知退學稼它年訪老農

寄題泉南陳氏步雲亭　永城主簿陳琳字伯
雋居泉南之東山有亭名步雲出圖求詩於余
丙寅二月賦

紫翠峯前水一清趣亭微徑白雲關漁樵不見携筇

去後鶴相隨承樂還晚月帶潮來海上春風吹雨到
人間恨君輕爲蒼生起曾得東山幾日閑
題永城縣園水亭　丙寅二月賦
詰曲池塘碧玉流禊亭孤占小汀洲長紛座上芳蘭
珮不鰈簷前畫鷁舟好從羽觴修舊事爲書繭紙記
清遊季真待得東還日初見紅蕖十畝秋
同畢紹寓泊水城招李深昆仲　畢字彥祖李
字道源丙寅二月賦
滿城楊柳正黃絲幾處鞦韆出短垣經雨河流失清
淺帶雲春色乍寒暄從來嵇阮耽琴酒況得樓雲好
弟昆咫尺津亭望齋館杖藜相過莫辭煩
送畢彥祖先之京師　丙寅二月賦
日日東風吹旱雲莫輕征帽送西曛客亭五里復十
里春物三分今二分但解征衣平酒債莫隨肥馬作
塵紛扁舟不及清明約紫筍朱櫻未負君
將發永城留題李氏齋壁　丙寅閏月賦
匹馬扁舟此身可憐投老尚迷津黃塵是處隨遊子
明日相逢即故人東道琴樽能惜夜西園花絮欲傷
春分攜後日怱怱去燈火虹橋夢更頻
京居春日遣懷　丙寅閏月賦

青梅小葉柳長條相對春風各動搖物色依依如有
待人情怱怱自無聊五陵豹俠知誰健三徑車工不
我招好去廣津門下水新秋穩送木蘭橈
送趙令時之官涑州兼簡周文清　趙字景貺
越懿王玄孫時蔡僕射鎮淮陽丙寅十二月望
京師賦
朱衣白面懿王孫好去淮陽事相君已放扁舟下南
浦更持樽酒醉西曛青雲計自此行始明月惜從今
夜分擬伏短書裁不及但傳窮達報知聞
汴上有懷李易初　丁卯三月京師賦時余請
罷大庇屬爲淮南行
何處經行特悵然津頭曾送木蘭船桃花春水生前
夜楊柳秋風憶故年驛路尺書疑斷絕官倉斗米愧
留連飄颻復作江湖計從此長安是日邊
謝宗室令卑惠墨　令卑字景道丁卯四月京
師賦
齋煤新劑點而堅誰謂奚生法不傳信是文房希代
寶篋鉛公子遇人賢蔡中郎老喜飛白楊執戟窮耽
早玄雅意肯要瓊玖報十九聊以勖吾顛
陳留南城馬上簡李公年　李字之茂戊辰二

月賦
南郭何人〻築幽平田高樹帶清溝隔墻野鳥啼晴
晝貰駝馬行人照白頭二頃難尋歸老計一樽宜結探
春遊步兵不惜供廚費更作東風數日留

寓泊金陵尋王荊公陳迹 戊辰三月賦
晚泊扁舟一問津依然節物思羈人江山月照六朝
夢桃李風吹三月春宅枕謝公墩下路詩尋蕭寺壁
間塵可須樽酒平生約長望西州淚滿巾

答孫休兼簡清涼和上人二首 張岐山人字
安之戊辰三月邂逅於金陵清涼寺休詩家流

以兩篇見投因答之
聲迹相聞忽此逢杖藜蕭散一相從平生詩酒真吾
事何處江山不爾容芳草自生南北路孤雲難繫往
來蹤異時莫忘長回首風送石城樓上鐘
渭北人遊楚水東論詩說舊偶從容鄉關此日幾多
遠春酒與愁相勝濃且免牛衣慨妻子莫將羊酪說
吾儂哀王孫賴彌天釋肯學揚州飯後鐘

〻壽懷有寄同行作〻戊辰三月金陵賦
未應一咲為千金且解樽前綠綺琴歸雁不將書北
去行雲長伴日西沉楚蘭徑遠飛黃蝶湘水叢空對
綠陰無復賞心詶節物斷腸聊詠白頭吟

送濡景仁之官嶺外兼寄桂林從叔 戊辰三
月金陵賦
夜衝舟尾畫戟橋齊發鄰門到楚鄉我欲塵埃拔衣
〻君方湖海去茫〻傷心客路逢寒食回首家園但
夕陽想見步兵應訪問仲容無復竹林狂

同王克慎宿清涼寺兼示和上人孫安之 季
周臣寺有白雲上方戊辰三月賦
六代風流不可尋石頭勝槩古猶今疎鐘答響江山
迥啼鳥忘形松竹深借問白雲誰卜築擬要明月共

登臨終投遠步與公社蘇麻衣事道林

答王拙見寄 王字聞叟戊辰五月石積戊賦
好在金陵王漢君尺書忽與我相聞尊罍久負秋風
約猿鶴終尋舊日羣橫笛卧吹南浦月杖藜笑度北
山雲六朝陳迹何須問一曲滄浪酒十分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六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七

近體長句下五十首

寄別僧芝　吳僧法芝字量秀姓錢氏戊辰九月邂逅於烏江沸泉佛祠將為京都之遊既相別馬上賦此以寄

不見江南湯惠休芝錢今也嗣風流燒香弄筆一生事躡屐佩囊千里遊乞酒來還黃葉晚擬詩初就碧雲秋臨高跋馬君行矣從此安期始欲愁

度黃葉嶺懷寄清涼白雲庵主戊辰九月烏江賦

黃葉嶺頭黃葉飛白雲菴畔白雲歸葉隨遊子終相失雲伴禪翁得所依會解腰間斬馬劍肯尋江上釣魚磯焚香掃地雙林下預贖今生種種非

與張歷陽追懷從禽之樂因賦　戊辰十月賦

宜秋門外養鷹坊好草坡頭射雉場油幕纏盧張野飲錦袍貂帽結戎裝興闌落日黃塵斷夢後西風白髮長誰念江湖獨流寓此情難話與漁郎

歷陽姥　下馬上有懷京都遊好　戊辰十月晦日賦

楚澤初冬正獲田孤鴻欲下却翩然人烟隱約青山郭雲物離披小雪天送別孟盤猶昨日勞生數馬遂窮年故人多在金閨籍誰念心寸如斷絃

烏江石跋背晚望有懷故園　戊辰十一月賦

山色相銜類太行江流東去亦渾黃鱸魚膾美招來客鴻雁書遲夢故鄉五斗月支何足道一帆風便可航歸田有計非今日莫把移文揭草堂

登烏江寶泉寺南山望金陵作　己巳三月賦

我愛金陵望不厭偶尋微逕躡晴嵐柔桑淺草三月色蹲塔飛樓一水南冉冉流雲牽彷像遲遲麗日助醺酣何須樹下歌桃葉已覺王郎思不堪

烏江東鄉往還馬上作二首　己巳七月賦

黃塵隨馬染征衣十里江皋送客暉靡靡草蕪過翅下田沙淺芋魁肥解纓拂樹弄清淺橫棹掃雲飛翠微人生事事不如意終日念歸何日歸

悠悠東去欲何之草草西還可是歸殘日兩竿荒戍遠青山滿眼故園非江田經雨蔟蒋熟石蹟無風蟣蠓肥田叟耕夫關勝我早收雞犬閉柴扉

送歷陽滿司戶瑑移令歸東魯　己巳八月賦

衰俗紛紛務近功幾人心迹與君同位田州縣青衫列學躍聖賢黃卷中牛渚江山空夜月河陽桃李再

春風相望魯衛無多遠異日能尋喬樂翁

再送潘仲寶華寄兖城交舊　己巳九月賦

風雨扁舟幸少留爲君持酒話徐州向魚紫蟹秋初美戲馬飛鴻夢屢遊二阮年來知健否季真老去晝歸休白雲莊畔多閑地不惜橫刀直換牛

九月懷京都舊遊　己巳石讀戊賦

昔年九日登臨處把酒梁王舊吹臺今年九日登臨處江上黃華殊未開一川落日隨朝下萬里西風送雁來節物可驚人更老宦情歸計兩悠哉

載答張尚老　己巳九月賦

揚子江頭兩信潮送君西去木蘭橈依依暮雨鴛鴦夢嫋嫋春風豆蔻梢細字碧牋隨雁到小簾朱戶祇天遥長安觸緒牽情地不特魂銷骨亦銷

題定山寺法建上人壁　己巳十二月賦

支郎風味喜相親爽興來尋雪後春夾逕竹陰疑磴馬隔江山色似招人豈無暇日容高卧如有閑田願卜鄰須約東城二三子歲時相過莫辭頻

自歷陽泛江至赤壁訪別曹解　庚午正月賦

我訪故人不待招滄江謂廣纔容舠離城五點寒更急著岸兩竿晴日高別來書尺正坐懶老去鞍馬何堪勞明年淮上更攜手醉步卧虹千丈橋

再由赤壁有懷曹夢得　庚午正月晦日賦

江上顛風倒谷播江豚舞浪卷渾黃故人漂泊知何處何日平安到故鄉野色蒼茫春尚淺夢魂慘悵夜仍長可無百斛兵廚醞此段離憂未易忘

宿芥塘佛祠　壁間得魏湘畢平仲張士宗留所留字皆吾故人也　庚午三月賦

青青趁夢欲抽芒浩蕩東風晚更狂微逕斷橋尋古寺短籬高樹隔橫塘閑門未埽楊花雨待曉先燒柏子香底許暫忘行役倦故人題字滿長廊

送畢平仲西上　畢字東直庚午五月歷陽賦

吟鞭西指鳳皇州好趁華年訪昔遊新樣春衫裁白苧舊題醉墨滿青樓啼處雨細生梅潤颭燕風高報麥秋須念江邊桃葉女定從今日望歸舟

烏江廣聖寺虛樂亭　庚午六月賦

疑雨孤蓮泊柳陰湖田溪曲稻花深有時白鷺窺魚下竟日青蘆伴我吟酒散無人情落莫雲鄉何處老侵尋誅茅擬卜終焉計不爲清風蟹解衿

烏江北道中作　庚午八月賦

寒寂田疇雪糝花暮潮洲渚水吞沙鳧鷖見作漁舟

伴桑柘深藏老圃家濁酒縱賢誰與醉青山有價不
容賒南未學得滄浪唱却著征衫袖馬撾

烏江泛舟寓目　庚午九月賦

滄江浩渺寄星槎望極紛紛兩眼花但見潮頭澎木
杪直疑山背落天涯鴟夷信得平生樂仲御尤宜抵
死誇傖父甦非能賦手漁郎若箇是詩家

還家歷陽江行夜泊黃泥潭懷寄馮善淵

庚午九月賦

黃泥潭口艤征蓬回指東城秖眼中半夜宿鷺先覺
雨連江葭芡自生風青燈解作無眠伴白酒難招一

醉同從此相思寢相遠便憑歸擢附詩筒

艤舟當利港作　庚午至日賦

為問溪頭潮淺深片帆長掛北歸心夜風吹雪曉尤
怒午日破雲寒復陰江淮行役殊未已京洛朋遊安
事尋何時穩坐飽饘飫鼓腹東皋農父吟

放舟下江留寄王元晉　庚午十二月五日賦

擔撤海留已浹旬小窓猶得酒相親寒潮不應溪流
避病客未行舟子嗔揮手便分今夜月斷腸先見隔
江春鳳皇臺上長回首何處高城與故人

興龍節日渡江懷寄二友弟兼示同行　元祐

庚午賦

燕度冠珮拜爐香丸劍紛紛想定揚江上烹魚猶得
信座中驚雁已離行澆愁酩酊一樽酒破睡咿啞兩
艪狀不特賦詩懷二仲故呈凡韻惱支郎

訪金陵王閑叟不遇留別　庚午十二月賦

歌成五噫債舂者棄不二價奪牛翁衰俗何知貴公
子清前頗有昔人風君方上塚渡馮去我遠乘舟投
剡中差池相失重回首好住海鷗忘塞鴻

題金陵長干寺塔　庚午十二月賦

南國長干古佛祠浮圖鶯瓦碧參差欲追三閣登高

作非復六朝全盛時簷角西風掛星斗墻陰寒雨嘯
狐狸劫灰終换人間世石甃金棺好護持

題金陵天慶觀鍾阜軒　辛未正月賦

霞□雲康不著閑覺簷閣處見人間斷墻蘼井連
東第白塔青松對北山昨夜桂娥蘇月去經秋楚蓋
御風還玉虛真籍家聲在丹鼎金桃頭一攀

再訓訥師兼簡清涼和上人　辛未正月賦

莫謂功名足可希定知求法不求衣此身於世百無
用具日與君同所歸適眼何關黃卷在安心更悟白
牛非清涼有道平如掌豈比他方大鐵圍

阻風白鷺洲招訥上人　辛未正月賦

鳳皇臺下鳳皇巢白鷺洲邊白鷺濤舟未解維先望見風能傳語更相招江南春物為誰好洪上歸心不自聊何日結茅鍾阜尾幅巾相對一方袍

晚泊長蘆有懷歷陽金陵朋好　庚午十二月賦

犀照亭邊兩轤催鳳栖臺下片帆開龍盤虎踞行速矣牛渚雞籠安在哉無端鞍馬三年役有意尊罍異日來樽酒故人誰待我故應風月尚徘徊

上巳晚泊龜山作　元祐辛未賦

薄暮東風不滿帆遲遲未忍去淮南故園猶在北山北佳節可憐三月三蘭棻自供遊女佩苔綿聊對故人談洛橋車騎相望客曾為吳兒數許憨

揚州叙遊

迷藏九曲屬樵耕野草閑花故有情廢苑春風還如許隔江山色可憐生新聲度曲復誰道古井酌泉聊獨清杜牧徽靈定相笑青樓薄倖不知名

和錢德循書懷　辛未四月京師賦

咄嗟世與我相睽歲月推排負壯圖狂客大雜兼外監方回小得勝常奴胸中累塊亦何有萬上督郵非所須徑買一舟歸自好五雲溪接當家湖

席上呈錢德循　辛未四月京師賦

袞華蕭蕭桑葉肥老蠶起眠雛雀飛南陌買酒勸行樂越客嚴書歎式微式微胡不歸明司會知今日非舊溪手種水楊柳長與飄風拂釣磯

壬申上元有懷金陵舊遊

元宮大庭千步方燈如流雲月如霜高僧共禮旃檀像遊女來焚薰陸香舊國破破何物在少年遂樂個儂狂別來白社更寥落回首衡湖春夢長

送周元通赴仲宮蜀　壬申正月賦

周郎弟兄皆可人外朗內潤連城珍樽酒逢迎記杲宋騅駱行邁度咸秦雪維道上冰雪繞金雁江邊梅柳春公暇樂遊須念我青衫白髮僕京塵

夢遊金陵該堂故基

燕堂遺址壓兩州曾往捫蘿出石頭老木蕭蕭太相過連岡哀哀欲東流歌鐘誰語前朝事風雨寬鷲別夜遊夢境浮生更多病結茅歸老信悠悠

寄清涼和上人二首　壬申十月京師賦

吾家無擔石之儲朝四暮三如有餘北岳官粮飽妻子南朝僧寺寓圖書迎船春色情親我望馬京塵笑謝渠莫作江東步兵待擬然端不為鱸魚

南國風流百不存石頭今是給孤園山連雉堞猶侵
路潮送漁舟自到門方丈定容居士病月多應待客
兒翻懸知後日逢迎際桃李春風兩不言

寄李趙二友生

東風掠地百草青頭毛餘幾今星星長年嬰疾斷還
往無處避愁徒醉醒聽馬尋芳狹斜道衛舟待月滄
浪亭送輸此興二公子滾每未應沈一萍

呈李之儀　癸酉二月賦

淹卧疲筋快曉晴屋頭相報鵓鴣鳴病侵老境可憐
許春入故園何似生坐想蘭亭通曲水行闌上巳禊

清明明年孫使陪嘉集定奪三旋賦不成

贈張之才　癸酉五月賦

風齡垂耳暮飛黃晚歲相逢兩漫郎逸我青衫奈塵
土誤君白首坐文章折腰僅厭米五斗滿腹莫驕錢
一囊多病勞生餘有幾買山築室頹隮墻

戴病東歸山陰訓別京都交舊　癸酉十月賦

我家湖水接山溪戴病東歸踏不迷城郭依然還海
鶴鶂鴻鷁美會稽雞可須印綬懷中出幸有珠璣袖
裏携行賦漁歌寄觀串春風吹渡浙江西

舟次淮陰呈吕令田望　癸酉冬至日賦

狂吟醉約昔悠悠哀病方諳散浪遊號猶滿極供我
維蘭舟繫岸判君留塵埃古刹尋遺篆香火嚴祠謁
故侯晚具不須烹赤鯉聊憑別後作書郵

高郵舟屋對雪　癸酉十二月賦

天涯晚歲客無歡擁鼻微吟行路難三楚浮程波淼
淼五陵歸夢雪漫漫兎園授簡心猶壯剡曲拏舟興
久闌病骨支離仍禁酒漁叢重繹待春寒

留別王景通二首　癸酉十二月賦

早年放樂五雲鄉遠笑垣東使少場憲也但貧猶未
病公子非酒自能狂塵埃叢踏春遊散燈火僧窗夜

話長後日相思枉纖幅茱萸灣北待漁郎
遺宦差池太平生君方倥傯我伶俜官街轉落百僚
底衫色渾偷兩鬢青張掾官曹抛騰日向平家事泪
餘齡相逢一醆孟城夢明發扁舟是浪萍

舟次廣陵懷寄京都交舊　癸酉十二月賦

明遊冠蓋滿京華病客東流迹自賒青驛未聞來日
下隮墻不見六天涯尚戀斗東頭官廩已指扁舟是
我家莫謂田風無可寄雪梅聞逼臘前花

廣陵茱萸灣晚泊　癸酉十二月賦

冷雲拋雪未成花過埭東風凍著沙荻浦漁歸初下

雁颯橋市散秖啼鴉舊閣南國餞春事行見東風換
物華老病心情亦何有藥囊詩卷是生涯

題杜仲觀南庵遺編後　癸酉十二月海陵賦

滴吟晚節動江關自况孤雲豈易攀賦鵩一篇傳日
下騎鯨半夜去人間知音誰復稍流水拍隱吾方擬
小山同有清風千古在不應空伴月明閑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八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八

五言絶句一伯二首　六言附

感興六首　乙丑六月寓居彭城東禪佛祠有雛雀集於庭樹為青鶻搏而食之余感而賦六詩

雛雀擧飛不知毛羽微青鶻笑高樹待爾飽朝飢
青鶻啖雀雛飫飽侮高鳥不知皁鵰力擧殺北城狐
皁鵰痒觜爪飛走披肝腦不知遊繳兒必爾韝上老
繳兒燕楚俗得意唯馳逐不知廟堂上坐飽萬錢肉
廟堂擊鮮食日留天下責不知五湖上自有扁舟客
扁舟彼何人國覇始謀身不知釣魚翁羞作故人臣

懷寄寇元弼王文擧十首　乙丑八月彭城賦

樽酒津亭別還城何所投無情是汴水斷送到南州

右初別後

東軒美風月詩酒津欲呼昨日墻陰過依依見碧盧

右過碧盧軒

小市門南路舊游聯馬行秖從前日別秋草一番生

右出小市門

南京一登眺翔雁正來甯好去長淮北殷勤訪故人

右登飛鴻亭
百步洪頭水秋霖一夜渾相携翟纓虔無復復恭痕
右遊百步洪
何處延明月東城尺五樓故人那得見後夜是中秋
右登黃樓
不見西街客歸來即閉門胡床西南樹烏鵲噪黃昏
右宿中歸
暑雨芳叢濕秋風淮白肥留連阮校尉何日跨驢歸
右招元礉
後夜溪山雪臨門望子猷莫因清興盡半道却回舟

右招文舉
偶得悲秋句還驚舊社空中庭步明月朗詠與西風
右賦詩後
馬上重輕舊遊六言　丙寅三月京師賦
淺淺東流宛溪當年羅酒分携認得橋邊楊柳春風幾度鶯啼
題惠崇畫扇六言二首　丙寅正月賦
春雪霏霏晚梅抱枝寒雀驚飛隴下有人腸斷為銜芳信東來
右梅華雪雀

塞南秋水陂塘蘆葉蕭蕭半黃直北飛來鴻雁端疑倒是瀟湘
右秋水蘆雁
荅陳傳道五首　丙寅九月京師作以目送歸鴻雖爲韻
客子厭京塵長街風眯目安得卧南陽清潭漬寒菊
遊梁復歸宋南北更相送失得兩如何夢夢不如夢
遊宦幾人達不如强健歸未容誇晝錦幾見化緇衣
聞有高秋興清樽醉飛鴻遽悲故人遠薄晚面西風
倒囊黃金盡方悲行路難桂薪炊玉粒可是樂長安

擬劉孝勝詠安仁得果　丙寅九月京師賦
果盡猶招手車停更起塵因應持一咲先荅近輿人
和王文舉玉臺體　丙寅九月京師賦
南城空目送西館斷心期懸知今夜思明燈半下帷
夢後聞蛩　丙寅九月京師賦
籠燈欲滅枕下虫聲切底許事相關煎人腸斷絕
寒宵歎　丙寅十月京師賦
可憐明月危委曲照空牀自是元無夢更悲今夜長
春曉樓上　丁卯京師賦
楊華吹復盡春色但茫茫獨立西樓上持情向夕陽

和王文舉別館初夏　丁卯京師賦

薰風雕綠樹午日思黃鸝的〻羅幃夢西隣可得知

和陳傳道秋日十詠　丁卯九月京師賦

近砌摵鳴籤長簷懸素綆濕翅暝鴉歸高梧落寒井

右秋雨

歸雲去悠〻長風來獵〻簷角兩長楸斜陽曬黃葉

右秋晴

病骨倦空牀曳杖問庭步暗燭與寒蟲迢〻思風露

右秋夜

未捲半簾獨猶疑在庭月倚樹汲清泉疎風獵華髮

右秋曉

霜空出華月樽酒聊相對別夜復嬋娟故人千里外

右秋月

紛〻脫柯葉衮〻斷根蓬不待吹揚力隨風亦自東

右秋風

宿雨塵霾靜寒原禾稷空臨風聊放目不為送飛鴻

右秋望

擬從康樂公曳躡登山徑晴夜宿天台披雲看初日

右秋興

梅梁巢已空去此復何從匆惲歸飛速咏霜不容容

右秋燕

不復怒飛聲朝雞得擅鳴溲溲猶有地媚竈畢餘生

右秋蠅

和同行潘生悒〻悠〻二首　戊辰三月金陵賦

悒〻復悒〻愁眠成夢泣薄暮落花天高樓面風立

悠〻復悠〻淚寄東風流所思悵何許西北齊雲樓

長安在何許二首　戊辰八月歷陽賦

長安在何許疑是青天上矯首過西風溪雲斷人望

長安在何許疑在白日下徘徊天一偶華月生新夜

懷寄清涼和上人二首　戊辰十月歷陽賦

不見江南客頻聽江南鍾傾耳度遙夜天寒多北風

試問江南客何時肯度杯多情是湖水每日石頭來

梅華寄清涼和上人　己巳十二月二十三日

石頭城上客領取一枝梅何事春消息今從江北來

右積戍北馬上賦此

送僧法印智周西上　庚午正月烏江賦

千里長淮北東風破雪寒此行休問路驀直到長安

懷寄趙誠明好十首　庚午九月歷陽賦

元徵今安健音塵久闊疎早年傾蓋意白首復何如

右寇三　別三年始再通問

努力稼謀文躬耕老白雲無年儉又用此外索何君

右張大　寄聲有田居食不足之嘆

予仲安貧者毗陵久羈歸秋風一相憶賴有燕西飛

右劉四　名士真謫官毗陵羈歸已久

好在張台士雲龍寄夢頻西齋見風月連榻復何人

右張十七　開廢雲龍山居增城中西齋甚

宜遊

希遠來數澤卿爲三遷資拂衣歸底處命駕定何時

右董大　名初寄攝沛長累月解印去職

遠寄陳傳道窮秋尙羅官還驅款段馬吟雪向長安

右陳二　先余之官下邳計今已受代

不見會之久每思詩酒豪扁舟由甬上乘興可同招

右王十三　期余羅官會甬上

子敏投就級得官何處州它時趁洛下獨與士龍遊

右王七　名適方第進士而長其兄子立

寇叔情何厚郵筒數得書前春應上塚能訪酒家無

右寇十一　應之每歲上塚道由京都必訪余

於酒壚

試吏王文學俄纏風樹哀明年道淮上爲爾一徘徊

右王三　始調華亭刑獄掾以家艱罷今執喪

宋城

和錢德循古意二首　辛未五月京師賦

駕車豈知耕布穀不入田大農坐官府百吏飾餼羊

維莫尙有箕婁參列三辰長司斂藏糠粃居前塵

送王西極出鎮鄜關八首　壬申六月京師賦

千載君臣會將圖不世功卷收天下福倚厚右扶風

帷幄參神算邊塵萬里清西藩卿偃息猶是一長城

公論由來重高懷此去輕吾非厚知已感歎此蒼生

新詩許從事役穴遇窮空寄語征西將無矜繳大功

前日神州尹蕃華接趙張春風長有待雖樹是甘棠

突暖西樞席斯民賴已多前春風池水四海漲恩波

門闌曳裾客皆自許人豪今日宸庭下誰知北郭騷

衮綉行將復沙堤百里東病夫雖老矣倘解賦谿風

題海陵寓舍二首　甲戌正月賦

池上千條柳依依解占春自怜衰颯鬢不與物爭新

池上雪初消春聲已占梁自吟流寓迹無地可誅茅

追和已友杜仲觀古黃生曲三首　甲戌四月

海陵裁仲觀遺編追和此

朝出去山雲暮爲還山雨誰謂物無情歡期不如許

歡歸夜何其月照臨門別後夜待歡來開門但明月
要知兩懷心莘是它山石此識不可轉彼情無自入
京居感興五首　丙寅秋彭城陳傳道見寄五
詩以目送歸鴻難為韻尋和答之乙亥八月食
貧京師復取手抑五絃易為韻五詩俟它日示
陳也
壯圖可復道磬折營五斗肩郎二頃田何時落吾手
卞生感激心炯炯徒自許塵埃五十弦雜為寮人拊
稠人致高位一二難還數驟騎彼將軍未應賢第五
梭梭塵籠下容身亦自賢横屍道邊子共咲直如絃

長言與短調誰謂高游藝謾賦芳草篇長安居不易
和邁老郎官胡惯古五首　事見第五卷中丁
丑八月江夏賦
郎官老雞筆得爾壽春碑發職餘靈在斯文是殘屍
白也遭時絕臨年放夜郎何妨去物遠當遣横驕猿
昔人沒黄壤陳迹變滄皮刼火洞然壞無如嘉句何
杜守王明府吾知夫不凡解持餘酒趣一飲逐臣饞
岑輔何為者當年鳴不應名隨詩石在附驥兩青蠅
江夏八詠　丁丑九月采江夏陳迹未著於時
者賦之以補郡圖經之闕焉

祖龍礪長劍昔道此南巡徒挾雄鋩利湘川奈水神
右磨劍也　在頭陀峯頂相傳始皇南巡磨劍
于此石亦存焉
孟公注竹地舍是布金園不保五畝宅非無百代孫
右靈竹寺　相傳孟宗故居也
高岸已為谷斯人如蜕蟬冏應留寶刻信示當家仙
右祖貫墓銘　祖字子元元和乙亥年過吾家
外翁授丹及訣後六十年始化去壽九十五門
人許鼎為其理銘載李真天台昇仙事甚詳後
為荒官殘子元墓柏已空矣此銘今在天慶觀

中
亡一章
右舒元輿榜　舒依郡士夫僑居江夏大和二
年登朝方晝室去此將行題榜留于頭陀佛祠
之殿梁上至元祐中郡守王得臣始命李康年
序其事而摹刻於石榜遂失所在
鼻獨奇童榜斯民靴去思多憊手叔子浠泗峴山碑
右奇童亭　在黄鵠山最高頂半僧猿處登燕
於此後人因榜奇童云
南津題陀石云是昔人舟長懷精衛志不碍一江流

古趙陀石　在鄂之南浦長十許丈高亦半焉
相傳昔人沈舟之所化也
丙戌夕陽晴東城不境明有山名八字供作兩眉橫
八字山見載手傳

右石鏡亭　黃鵠磯有石明瑩可鑑亭占其上
榜為石鏡云

蹇龍昔从去雷雨助騰伸舊穴潛鮫蜃風波橫要津
右龍穴渡　相傳有龍出於此今為津步

变竹枝詞九首　戊寅上巳江夏席上戲為之
以代酒

莫把雕檀撼江清如可涉但聞歌竹枝不見迎桃葉
鸚岸東西州清川柏岸流但聞竹枝曲不見青翰舟
霧濕雲羅碧月澄江練白但聞竹枝歌不見騎鯨客
北渚芙蓉開褰擬屬媒但聞竹枝曲不見莫愁來西
戌長回首高城當夏口但聞竹枝歌不見行吟叟南
浦下魚筒孤蓬信晚風但聞竹枝曲不見滄浪翁勝
槩今猶非層樓栖燕雀但聞歌竹枝不見乘黃鵠危
此宋廟諱壓江東江山形勝雄但聞竹枝曲不見胡公床
葉渡被洲渚見鷺方容與但聞歌竹枝不見題鸚鵡

題畫卷後六言二首　元祐壬申京師為宗室
令穰文煥賦後八年文煥物故二圖為它人有
復見此詩錄之

楚騷白鳩禪客洛日黃塵故闕已海濡弁昔去更遲
挐復今還
右閑踏蓮僧圖

結茆白尺崇臺林麓一往無苔謝絕雞群老鶴不應
淵為琴來
右鳴琴君鶴圖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八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九

七言絕句六十首

清燕堂　丁亥四月趙郡賦

雀聲嘖嘖燕飛飛在得殘紅一兩枝睡思乍來還乍去日長披卷下簾時

北園初夏　丁巳趙郡賦

天氣清和樹蔭濃冥濛薄雨濕簾櫳蔫紅半落生香在向晚瓊瑰架上風

秋風登城樓　己未七月滏陽賦

襲人風露覺秋初臨水高樓更雨餘天幕鮮明河影淡行雲流月兩徐徐

初見白髮示內　庚申三月滏陽賦

安能屈指計封侯西日東風見白頭信是色身非我有若論身外更悠悠

尚中歸　庚申五月滏陽賦

心火成灰不復然故園笑別十三年晚涼退食無餘事坐與兒曹挽紙鳶

野步　庚申六月滏陽賦

津頭微雨望城斜水落孤村搭嫩沙黃草卷中踈雨濕白頭翁媼坐看瓜

和崔若拙四時田家詞四首　崔字至之庚申

八月滏陽賦

鼓聲迎客醉還家社樹團欒日影斜共喜今年春賽好纏頭紅有象生花

野蔓牽花過短墻麥秋時節併蠶忙迎門老父延行客井汲清甘樹蔭涼

雞聲犬吠遠相望社酒登槽喚客嘗曉日晴明陂更闊風吹喬麥蜜花香

晚雪漫漫沒兔罝滿盃豆粥餉隣家夜長少婦無舂織一點青燈伴緝麻

西城馬上　辛酉正月滏陽賦

燭冷鑪消過上元晴明風日柳初繁偷閑偶到西城陌喜見青山似故園

再遊西城　辛酉二月賦

柳條破眼已堪攀鷺下城隅水一灣後日重來寒食近杏花林外見青山

東城送客馬上　辛酉二月滏陽賦

向午孤煙起客檣一陂春水雨鴛鴦漁童解唱滄浪曲應笑塵埃馬上郎

魏城東　辛酉二月元城賦

短短宮墻見杏花霏霏晚雨濕啼鴉欲将今夜思歸
夢憑仗春風吹到家

咸安道中懷寄馮惟逵　馮字日休趙郡滏陽
兩為僚友辛酉二月賦

今回黄須愚壯時欲投閒去兩難期人生自是無根
物南北東西任所之

李剱道中懷寄杜郎鄖　青堂在縣廨中辛酉
三月賦

兩堂叢臺百尺閒車輪無角不知還大夫庭下長無
訟誰伴青堂盡日閒

僑居對雨二首　辛酉四月冠氏賦

簷雨戚戚滴砌沙綠叢深處一榴花小窗隱几俄成
夢堪笑無功餘後茶

平沙四繞護城隄小雨經旬不作泥似與幽人分守
落一雙黄鳥隔墻啼

再涉南羅渡　辛酉八月賦是夏大河西徙趍
可徒涉

滯水生苔没馬蹄漲沙隱約見胡旬金隄禹功寖久人
無繼未信東流不復西

金隄客舍望南樂城　辛酉八月賦

亘派漫漫浸城根煙火依微日欲昏禾黍不登非歲
罪居人猶得飽魚飧

過澶魏被水民居二首　辛酉八月賦

帶沙叫畝幾經淤半死黄桑繞故墟未必鄰封政如
虎自甘十室九為魚

莫問居人淯與逃破籬敧屋宿漁舠中庭老樹秋風
後鶴将雛奪鵲巢

離冠氏道中　辛酉十月賦

別酒厭厭一據鞍遠林微逕雪迷漫傷心不似來時
路柳撼東風絮作團

冬夜懷寄周丈清郭天輔　辛酉十一月賦

壁釭向滅硯生澌仰屋重哦舊卷詩想想北園剝散
伴青錢难坐賭宮棊

病告中會王鎬見招　王字誠之臨城故人也
時駕馬亦病是壬戌正月京師賦

伏櫪駑駘伏枕人不應俱是厭京塵東城自有乘肥
客白雪新裁探候春

艤舟廣津門外作　壬戌七月賦

綠楝梢西七日留幾回回首鳳皇樓如何一葉扁舟
裏載得離人萬斛愁

晚泊會亭　壬戌七月賦

復日符離復捨舟馬蹄塵土入徐州秖應明月曾相識伴我時登燕子樓

題承天寺竹軒　癸亥五月永城賦

征衫初解就僧床惠我脩然一枕凉赤日黃塵畏途裏此君風味可能忘

楊柳枝詞二首　癸亥五月汲郡席上歌人楊柔出二白團扇求吾詩為賦

方過清明雨後天回塘照影弄蹁躚深情擬屬風光主愛惜長條待少年

楊柳東風盡日吹柔條應自不禁持都門三月傷心地殘半青青贈別離

自衛還徐憩永城王氏園　癸亥六月賦

歸路塵埃媚著鞭北窓仰枕碧雲天榮枯此興無人學負爾清風七百年

席上分韻寄陳傳道　得陳字乙丑二月彭城賦

思寄布穀與青鞵困走京塵十二街擬仗飛雲寄招隱東風吹送落君懷

東平周行驛觀臨川吳公題　乙丑八月賦

煩煙揮毫墨尚新碧紗從此碧生塵可憐庭下長楊樹猶有清陰待路人

九日會張謀父見招　乙丑彭城賦

昨夜新霜滿菊叢起來何面對西風白衣送酒無消息賴有西鄰張長公

九日張謀父席上　乙丑彭城賦

浪竹低枝掃隙塵到簾清月欲留人西家一斛黃華酒沉醉吳音賀季真

早發斜溝道中寄王有元　王字會之有詩見寄云應無好夢到彭城因此會丙寅二月賦

處處春林有鳥啼恨無芳酒一樽攜何緣便得彭城夢一日東風送我西

泊舟永城寄京都朋遊　丙寅閏二月賦

正西千里是青門橋下春流帶雨渾想見舊遊芳草合有誰樓上與銷魂

將發永城題陳伯雋家軒　丙寅閏月賦

幾對春風把酒杯小舟臨發更徘徊四明狂客重來日庭下榴花開未開

京居暮春感興二首　丙寅三月賦

附坊稅屋遠人群晨鵲昏鴉亦厭聞無奈春風作多

事滿庭花絮正紛紛
擾擾奔蹄與疾輪九街尋勝作狂人東風漫送朝來
雨可柰長安自右塵
春夜對月　丙寅三月京師賦
灑景門頭初月明清川燈火兩橋横一舟若許東南
去何啻西風羽翼生
遊東門資福佛祠園　丙寅四月京師賦
百報高樹挂凌霄翅鵲飛來深處巢心喜它年有歸
着白衣居士此詠茅
卯辭口号　十月二十日賦

丙寅元祐初年冬賀老因寓京塵中無心炙手權門
熱瞑背晴陽坐屋東
汴下晚歸　丙寅十一月京師賦
隋渠經雪已流水乘興東遊恐未能試問何人知夜
永一樽相伴小窓燈
陳留道中　丁卯二月十九日賦
強半春風掩戶庭出門唯見麥青青從來亦白歌桃
李曾與何人伴醉醒
過曹氏園馬上作　丁卯三月京師賦
香風細細出重墻不見繁枝已斷腸知有何人卷簾
宿卧看零落滿斜陽
和人傷春　丁卯三月京師賦
入簾輕絮故依人夢後題詩欲判春縱使相思解銷
骨此情終未作黄塵
重賦京居暮春感興　丁卯三月賦
怒風狂雨信悠悠收拾春華不少留秖有柳綿吹未
盡墻陰落泊伴人愁
送人朝饗裕陵　丁卯三月賦
三年不見鼎湖龍弓劔塵埃玉座空白髮孤臣心斷
絶蒲山明月柏城風

登興國寺樓　丁卯五月京師賦
怪飈風動緑䰀髻廊外時聞演梵僧悵悵無人共樽
酒可怜明月最高層
李氏池上　丁卯七月京師賦
湖外西風吹雨絲半隨楊柳拂漣漪女郎偷折藕花
去沙上鴛鴦睡不知
遊莊嚴寺園　戊辰五月歷陽賦
石橘花落小池清獨下平橋弄扇行薇日緑陰無覓
處不如歸去兩三聲
黄埭魏氏見江亭　戊辰七月歷陽賦

浮生欲寄酒杯間馬上誰容一日閑不是登高粗能
賦老夫眞負爾江山

題贈芥堂老僧爲邁來　戊辰八月歷陽賦

戊計江邊二頃田不能多應世間緣閉門容竹荒松
裏趺跏爐香六十年

茅塘馬上　戊辰九月烏江賦

壯圖忽忽負當年回羨農兒過我賢水落陂塘秋日
薄卧眠牛背青青天

阻風小孤山晚晴作　丙子五月四日賦

小孤山下晚波恬妥墮青鬟玉鏡奩借與彭郎作眉
掠西南初月正夭纖

題漢陽寓舍老桑　丙子六月賦

曾與沃若飽吳蠶腹蠹那供啄木饞底事慇懃吻元
緒不應有意附炎炎

秋江晚望　丙子九月江下賦

黃蘆洲渚赤楓林林外殘陽疊嶂深記得廣陵城東
市董源橫障價千金

和吳達夫見過留題　丁丑清明江夏賦

薜蘿門巷不容車扶服相過一識荼後日相思會乘
興五雲溪上是儂家

題詩卷後　戊寅三月江夏賦

詩豈窮人窮者工斯言聞諸六一翁瑞懃少作老更
拙不發汝詩吾固窮

慶湖遺老詩集卷第九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爲同僚友
自是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
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投腹道舊相
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
湖集示予其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
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其器業足以自
表於世意功名可必也逮今沉落州郡不少振豈
詩眞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其傳不朽矣與世
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
可以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二月庚申延平楊時書

宋故朝奉郎賀公墓誌銘

信安程俱撰并書　信安毛友題額

公諱鑄字方回其先吳公子慶忌避公子光亂奔衛遂子散走越越人予之湖澤之田表其族曰慶氏漢避安帝諱改氏賀至唐有為陽穀令名知止者於方回為十五代祖其後北徙終止開封　孝惠皇后允配昌陵家世仍以才武顯曾祖繼能左侍禁祖惟慶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贈左千牛衛將軍父安世内殿崇班閤門祗候贈右監門衛大將軍母秦氏贈令人方回幼孤立不羣濟良恪公克彰擇妻以女授右

班殿直貧迫於養非其好也監軍器庫門臨城縣酒稅磁州都作院徐州寶豐監和州管界巡捡辭所當遷東頭供奉官封其母永年縣太君元祐七年學士清臣百祿輒薦於朝改承事郎請監北嶽廟監鄂州寶泉監丁母憂服除以宣義郎通判泗州遷宣德郎通判太平州管句亳州明道宮再遷至奉議郎遂請老以承議郎致仕時年五十八居二年從臣薦起之以故官管句杭州洞霄宮遷承議郎賜五品服以右族恩遷朝奉郎明年復致仕又六年年七十四以宣和七年二月甲寅卒於常州之僧舍夫人趙氏前卒

宜興縣清泉鄉東篠嶺之原至是以九月甲申葬公同穴方回豪爽精悍書無所不讀哆口竦眉目面鐵色與人語不少降色詞喜面刺人短遇貴勢不肯為從諛然為吏極謹細在筦庫常手自會計其於窒罅漏逆姦欺無遺察治戎器堅利為諸路第一為巡捡日夜行所部歲裁一再過家盜不得發攝臨城令三日決滯訟數百邑人駭歎監兩郡帑吏不得措其私蓋仕無小大不苟要使人不能欺而用不極其才以老乃右選易文階時薦者皆有大名且當路顧爾為嶽祠更退居海上三年乃復就筦庫元符靖國間除

太府光祿寺主簿辭不赴卒請補外自去姑孰及壹老再任凡十五年不離宮祠吏觀其抗辭任氣若無所顧忌者然臨仕進之會常如臨不測淵覰覰不敢前竟疾走不顧其慮患乃如此與蹈汙險徼幸不為明日計者殊科有鑑湖遺老前後集二十卷余為序尚可考樂府辭五百首它文數十百篇方回娃字聞天下其詩詞雅麗有古樂府之風讎書至萬卷無一字一畫訛闕老且病猶揩揩不置云二子曰房崇節郎監保州酒稅曰廩將仕郎二女皆嫁士族孫男女五人政和間余居吳方回病要余曰死以銘諉公

矣今年春病甚見余毗陵復理前約且曰平生畏於退懼危辱耳今知免矣將葬其子又以治命來求銘

銘曰

其進蹈蹶若將越于谷其退若逝惟危辱是畏

依噫歟世世亦莫吾厲卒安其所是以無悔

公娶濟良恪公之女公之子提幹君廉便娶良恪之孫實外姑之親姊故予獲識其子若幹君承祖者嘗從訪公遺文曰先祖昔寓毗陵中間擾攘凡所著文編悉爲虜酋携去獨中箱有别録慶湖詩前集在因假傳寫正其字畫訛舛而疑者闕之又從趙氏得公墓刻併書於卷末庶知公之出處本末云乾道丙戌歲仲夏望日邯鄲寇翼令威父記

留題左顧亭二首　孔倫放龜之所

餘不（平聲）亭下議歸舟訪古懷賢百刻留蹤得千金贶元緒此心端不爲封侯

亭際高梧萬百圍不無山鬼此爲依咿呦爲語當年事曾見將軍佩印歸

賀公詩詞妙天下幼年每竊聞諸老稱其名章後語今詞盛行於世詩則罕見余傳録此編久矣竟佚後集併爲録末念未易得恐失因循延以所積節儀析邑等錢刻置郡齋頃爲德清令邑予以公留題左顧二絶相示寄揭之亭上今附載于是紹熙壬子七月朔晋陵胡澄題

慶湖遺老詩集拾遺

鑑湖遺老序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煉出入古今為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實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棄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其省延近小文儲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去為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登秦望行剡川未嘗不悵然遐想也季真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識其孫方回江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人中間羅官錢塘及通守兩郡輒謝病去為祠嶽吏又一旦掛衣冠客吳下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為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為長短句皆雍容妤麗極幽閑思怨之情方回抗憾多感激其理財治劇之方亹亹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嘗窮航辭可憎方回多

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惡無溢言為我詳而敘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和三年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叙

古風一首

答僧訥　守訥鄭氏子字敏中三代第進士訥亦再至禮部既壯祝髮事師圓照本公庚午十二月相遇于金陵以長篇見投其自叙如此因答之

唐代衣冠高四姓天宗之亞榮陽鄭不墜家聲五百年桂籍相望三葉慶上人猛謝區中緣破冠投擲還靈頓才灰已滅五經笥來入辯才無礙禪我窮官糧求人後相逢宛是平生舊一關南國白頭吟萬堤西風碧雲晦老鶴終辭雞鶩羣誰將斷綆絆浮雲它日傳衣度梅嶺解留何語與將軍

近體長句五十八首

登海陵齊雲樓　甲戌正月賦

樓外浮雲何可攀聊持樽酒共鎖閑歸心欸起登臨際春色來從想像聞曉雪晞時見芳草滄波盡處大青山長安桃李行應好解笑劉郎底未還

酬別曹忱　曹字誠之嘗任共城尉相聞蓋久

而未始相際甲戌二月曾自通川放還邂逅於

海陵將行為賦是詩

昔年宦遊歡人遐少日相逢別日踈聊寄歸心天北

鳩會乘高興斗還搓雷驚白晝龍蛇起風蕩青春草

木華誰念渠伊獨憔悴豈容平世賦懷沙

送張師常之官南雄　張累官嶺外結婦於海

陵因識之甲戌三月賦

虔居瓊蹬海西頭紫鳳求皇亦少留持酒一樽明日

別題詩幾處舊年遊春風白芷江南岸暑雨黃梅嶺

上州郤望衡陽千里遠懸知無雁託音郵

送方安行之官高安令　方字必中有通籍休

官之志甲戌三月海陵席上賦得童字

平世功名輸阿童東書洗劍棲漁蓬晚穴東武百里

長想見搁廬三拜風白雪興闌吟社遠緣楓陰合訟

庭空它年朱紱指東道試訪釣鱉浮玉翁

送江與京歸山陽　江字茂宗甲戌三月海陵

席上賦得山字

山陽澤國四無山百雉危城兩水關揚挪遥知紫極

路滄波長羨白鷗閑病來藥裹為吾累興盡漁舟送

子還風月異時何限思區區併入尺書間　紫極宮

在郡城西南隅楚人遊觀之地

海陵書事　甲戌三月賦

海濱流浪胡為乎況復支離百病餘三月逢梅識春

色半年無雁託歸書老烏啄屋巫呼鬼野艇撐門米

換魚回首揚州纔百里盡橋風月可憐渠

聞鶯有懷故園　甲戌四月海陵賦

海陵春後雨冥冥耳厭黿嘷鶴齒鳴何意東亭好風

日流鶯忽作故園聲故園千里長牽夢老病二年不

廢情想見揚花收卷盡綠苔池院落朱櫻

海陵西樓寓目　甲戌四月賦

天涯樽酒與誰開風外但春挽不回掃地可憐花更

落卷簾無奈燕還來王孫莫顧漳濱臥漁父何知楚

客才強策駑筋懷故國浮雲千里思悠哉

寄興化黃主簿杞　黃字原禹少年奉道世味

殊薄甲戌四月海陵賦

何準第五不足稱黃童無雙非自名早棲鸞鳳安初

仕篠練龍虎希長生明月高吟紫芝曲紅塵先老白

雲光嵒辭一力走三舍邊未能來頻寄聲

海陵喜雨　甲戌四月晦日賦

閏年四月之相交旱天雲物何蕭騷清風捲地捉塵

世白兩入林鼯海濤殊勝農兒踏車健少寛病夫揮
扇夢酒晴徑買一漁艇想見攜塘深半篙

食鯖魚　甲戌閏月有人饋此因賦詩

雨長沙田三尺芦截江邏釣待嘉魚上鈎一尾誇先
得下筯千錢忍弃餘傣客罷彈腰下鋏故人定寄腹
中書知機何獨張生翰不俟秋風已起予　鯖魚初
得尾直千錢

題海陵寓舍四首　甲戌閏月賦

愁雚荒庭繳邏通支撐破屋古池康暮凉百燕抵災
雨晝静一蟬饕發餐風隱几敢希南郭久移文方諳北

山空森然槐柳相差地它日低回憶箇中

右一

近逕籬根歌蟪蛄向明屋角網蟷蛛黄葵紫莧兩張
王二字並去聲 花蚊白蟻風驅除蠅轉猶憎夏夜久支離
何堪春病餘預愁還作舊年調兩眼京塵懷鏡湖

右二

倒障開窗面曲池塵襟初喜豁然披清風殊不去人
遠明月端能與我期鼓吹青蠅聊自喜歌謳白鳥漸
相欺紛紛利害朝昏出閉目忘言是住持

右三

千里家園安在哉羈栖猶喜占池臺酒非從事斷年
別風是故人彌日來黄鳥綿蠻棠椹熟白鷗瀺灂綠
萍開頗知老子機心廢留得渠伊興盡回

右四

聞蘇留山謫守英州作　甲戌五月海陵賦

嶺首登臨楚粤分披襟先喜得南薰座隅鵩鳥敢要
干賦溪下鱷魚知畏文酒洗黄茅瘴時雨霽驅碧落
洞中雲高才何假江山助未凝偓佺詠五君

寄金陵和上人　前歲嘗以二詩寄和有卜居
之約久未見報甲戌五月海陵再賦此

舊年問木欲東流先賦新詩寄石頭赤鮮久沉江上
信雞鶩誤落海邊州想君道眼遥相識顧我官身可
自由香火因緣知有在草庵蔬粥不他求

許永庵上賦　許字子長家釀甚美名十八窨
時余抱病節酒而歡亦同之甲戌中元日海陵
賦

流浪江湖跨兩年西風猶駐木蘭舡可人方外二三
子與爾樽中十八仙處士妄同公子議旭生未識索
郎賢自憐衰病方專飲也在劉家幕下天

訓別道師許自然　許山陽人嘗為郡道正後

補茅山都正懷土北歸寓紫極宮將謀西上求
試所學以詩見投因訓之 乙亥正月山陽賦
早慕浮雲恥繫匏泠然風馭起三茅青菁可種無閑
地黃鶴歸來失舊巢石鼎頗傳驚俗句醉圖未免取
僧嘲何須西望長安笑誰是平生莫逆交

題任氏傳德集 任中立承制既死交親賦詩
弔其不遇者凡百人集而名之曰傳德二子慶
曆亦有學術乙亥三月與吾相際於永城求吾
一詩為賦
釣魚公子學屠龍源倒西班八品中最日律頭登要

地雞鳴狗盜策奇功儀刑拔士無光祿經術傳家有
聖童悅想斯人安可作九原松檟幾秋風

送周開祖出守鄱陽 乙亥六月京師賦
三尺京塵衮衮中略無閑地貯清風鱸魚蓴菜經年
别皂蓋朱轓一日東俗眼強分青白在芳樽未覺聖
賢空鄱陽不乏江山助高興都盧屬謝公

贈僧彦 彦字純老庚午冬余泊舟泰淮僅與
純老過鍾山泉禪師丙子三月再由金陵泉公
化去已累月賦此詩以示純老
昔年扶錫幾相從同遇彌天漢上翁早恨揚舲南浦
别俄驚掃地北山空壯心脫落浮雲外病骨支梧夢
境中賴有西巖舊桃李異時應許共春風

泰淮官柳二首 丙子四月賦
泰淮兩潮西復東淮邊楊柳醉薰風送春白花去漢
漢避日黃鳥啼怱怱陶彭澤多倦官歎桓琅邪今衰
病翁此身會復有健日擬就綠陰橫釣篷
右一
西來載病一扁舟建業江山賀勝遊楊柳經眠方自
得蒲帆臨掛復遲留長條似舞前溪曲春葉宜顰出
塞愁想見南朝舊人物可憐能簡標風流

右二

和别清涼和上人 和結西庵招吾歸老故有
落句丙子四月賦
明朝解攜白鷺洲後日相望黃鶴樓建業水清供白
酌武昌魚賤足音郵著身物外不無處免首人羣非
有求願報西庵落成會待公退卧儂歸休

重别和上人 和以余扶病之官臨分屑涕余
因留舊寫真以結西庵之緣 丙子四月賦
分手風波路幾千倦尋老境百痾纏一官得飽亦勞
矣大士忘情猶泫然北道音塵長斷望西庵香火不

無緣是身脫使先朝露圖像聊依十七賢

留別彥上人　丙子四月金陵賦

道人臨別重留連應念吾生泪世緣柱笏看山猶故態量舡載酒異常年興來不計途千里休去可酒持一錢會作清凉老庵主兩盂分粥對床眠

留別王閑叟　王方閑閑課誦佛書丙子四月

婆娑晚境未知還邂逅故人增厚顏次道志包宇宙外子年身寄江湖罔一乘妙義想冰釋九死餘生非石頑敢負清涼阿師約西庵先辦十年閑

烈洲守風　丙子四月賦

張帆早發石頭城淹泊風波百里程白芷汀洲湖道退黃梅村落畫陰晴官糧牽迫身休日藥物扶持多半生深閉舡扉謝漁老自魁塵垢滿襟纓

晚泊三山懷古東寄歷陽朋遊丙子四月賦

三山春水拍江流六代餘風掃地收破國龍驤俊安在賦詩宣城難與訓傷心遠宦北宗老滿眼舊遊南豫州寄聲好住敎君子一別相忘風馬牛

艤泊東采石磯　丙子四月賦

謝衛將軍憐苦吟袁臨汝即遭萱音風流人物豈如昨形勝江關留與令控鯉直思凌浩渺然犀何假照幽深莫招捉月翰林老屈曲塵間猶陸沉

艤舟姑孰溪　丙子四月賦

湖來姑孰半篙深帆落溪口橋如林謝氏青山失故井桓郎白苧無遺音良遊躡屐負登覽衰病伏枕方伸吟滿中二頃了吾事悵十年懷此心

蕪湖王敦城下作　丙子四月賦

斗立孤城日四圍賊奴曾未協天威風生虎帳豺聲雪塵從龍類魚服歸肯揭大航遺臭在歌流樂府舊音非當時不恭桓文舉草滿中原胡馬肥

題皖山北瀕江田舍　丙子四月賦

江轉皖公山北流蕭閑人物美田疇一溪春水百家利二頃夏秧千石收小市竹樓張酒旆平橋松島蔭漁舟莫如農老何為者幾葉傳封樂國侯

晚泊小孤山作　山與澎浪磯相對沐猴鸕鷀分占其上丙子五月賦是晚大風

江勢東南陡折回兩山屹立地維開顛風裂石轟雷下駭浪潮舟捲雪來捫虱王孫初睥睨飽魚鳥鬼但遊戲物情豈識忘形樂聊倚檣干獨快哉

傳周元翁蘄春道中書　丙子八月漢陽賦

離離赤棗墻東林閑憩下榻依墻陰杖藜相顧賴之

予隱几忘言知我心曉契初逢一東野清詩屢擲腴
南金官身為未自南北世路亡羊無古今夢澤草荒
孤驛遠洞庭雨入滄江深相思何以祝高韻挂樹秋
風吟玉琴

送漢陽刑獄掾鄒永年解官歸秦　鄒字天錫
其父以朝散郎告老因補此官會有大臣薦其
父再起是朝天錫復落仕籍將行求吾詩丙子
八月賦

高歌每慎故山薇笑擲青衫换綠衣竟為蒼生安石
起本來男子次君歸脫冠彈權興非淺戴笠乘車誓

莫是明日渡江聊贈別武昌官柳尚依依

登頭陀寺峯頂庵　丙子八月江夏賦
磴道凌虛挂白虹頭陀上方黃鵠東滄溟五夜浴新
日老木三伏來凄風北夢南雲展張闊縱江橫漢弃
吞雄楚鄉絕境此其一付與微吟多病翁

九日寄維揚劉明仲　劉字沖光淮南故人也
丙子江夏賦
揚舲瓜步背瓜洲底處孤亭是玉鉤蠟燭有心嗁別
夜布帆無恙到南州黃華嘉節與(去)何事白髮故人
分取悲賴有滄江知客恨長年西北望京流　江至
鄂渚即西北流

江夏秋懷三首　丙子九月賦
陳物紛然眼界中長年何與(去)偶書空滄浪難為俗
子吟絡緯漫催貧女工風月少容休吏役烟波長與
濟金窮功成身退非吾事猶辦扁舟東復東
右一
人物駸尋迫遲秋風萬里來如期幽蟲切切竟何道
蕭然忽忽將安之洛下微吟聊擁鼻西山爽氣為支
頤肯將翰墨悲流落寄語三閭彼一時
右二

此身豈復繫西東流浪江湖伴塞鴻曲突非圖三爵
容直鉤何羨六鼇翁千年陳迹猶今日萬里故園猶
簡中冗散偶逃人指數未應吟嘯坐妨公
右三

書閣志陳登事後　丙子九月江夏賦
求田問舍良可嘉元龍偶未思之耶黃鼠長為大倉
耗白雲猶有青山家人生欵爾待鑽石世故紛然勞
羿沙銷磨髀肉亦何事竟作子陽同井蠹

寄別秦觀少游　秦南還挂陽舟過沔上陽江
不及見因寄是詩余三為錢官丙子十月江夏

賦

沔陽湖上小留連莚是前時李謫仙流向夜郎纔半道經還江夏樂當年簡儇生以才為累阿堵官於老有緣待得公歸吾亦罷春風先辦兩漁船

潘幽老出十数詩皆有懷蘇儋州者因賦二首

丁丑四月江夏作

入㸒寂寥鬼門關吏指儋州沓莽間三四月交天漏兩東南地盡水浮山依迷春草鐫原失響像秋風鶴馭還回美河陽賢父子雪堂曾伴十年閑

右一

舊隱江城東復東堂前楊柳付春風猶傳白雪興中曲俄失黃粱夢後翁儋耳吉音無鴈使蛾眉異氣屬狙公不應更廣窮愁志悟取平生坐底窮

右二

有僧自峽中來持黃黔州手製茶兼能道其動靜與潘幽老賦二首　豫章人聚白金十餘斤以寄魯直付一士子竟隱之不送故有黃犬之句丁丑五月江夏賦

未聞東觀奏書成俄見西南萬里行從坐何關李都尉補亡猶待褚先生心懸黃大沈來耗耳慣青駒抵萬鳴時節私庭差自慰鳳將雛去鴈隨兄

右一

平生得祿僅榮親持底天涯料理貧夜戶不關無長物晨炊待火乞諸隣山猿頗伕飫來虎水弩何知枉中人少減家園舊年調攜龍先秉兩前春

右二

中秋日懷寄潘幽老　潘將歸黃岡穫田故有落句丁丑江夏賦

西戍角聲清且哀東城鼓動殷然雷兩關伏檻月可待風攬詰去檥舟君不來得酒未容歡獨伯把書端與

驗為媒雪堂欲穀急還舍更約頭陀黃菊開

重寄潘幽老　丁丑中秋以少酒欲致潘來會云侍親燕甚歡翌日再賦此寄

輕舠驀水帆如弓一伸臂頃來江東聊待美酒致吾子方事綵衣娛汝翁懸榻可容它客坐閉閤正與無月同風與行樂竟何有醒醉陰晴皆夢中

潘幽老以長篇求假吾書以副本送之　丁丑九月江夏作

元凱有言君盍知借書還書皆可嗤家傳五載亦勤矣吾與兩雛當共之吏役豈容方外駕古人端在简

中期聊分副本天隨子輯綴來歸是一奇

示王泌　王歷陽之舊也相別八年會于鄂渚憐吾衰病因以示之丁丑十月賦

違離南北幾星霜短髮蕭蕭帶尺長執戟郎効官答拓楚丘生觸緒悲涼雙鬢來鴈誰比數拉虎批熊猶健强端恨衰病妨廢酒樽前都屬箇儂狂

會致仕吳朝請潛登黃鶴樓見招　吳字達夫與吾為忘年之友秉示慎獻玉故有落句丁丑十一月賦

城陽黃鶴共登臨端使悲翁動楚吟日下長安人共

遠天圍夢澤歲方陰北風欲雪鴈飛急南渚始冰魚伏深誰似草堂安隱客下帷隱几不求心

雪後同吳達夫慎獻玉登黃鶴樓　丁丑十二月賦

茂律崢嶸臘盡頭風吹朔雪到南州三湖鼓蕩皷鼉恐七澤迷漫狐兔愁狂客定回青雀舫纖兒初試皂貂裘江樓伏檻迎新霽草玉峯前練帶流

曹永州哀詞　曹名暐字季明昔相際于永城喪過武昌歸餘杭卜葬靈隱山諸子來求吾詩為賦此戊寅二月旦日

老眼春風兩淚傾總帷樽俎異平生可驚人與琴俱絕但見有歸酒復清相合水邊傳吳改飛來峯下啟佳城翩翩五六奇男子肯使高門墜厥聲

登黃鶴樓懷古兼寄潘函老昆仲　函老弟大觀字仲達戊寅五月賦

漢大將軍楚國材半生營韜洗塵埃徐夫人匕首安在丁令威華表歸來紫府無蹤勞彷彿白雲有待又裴徊樓標空闊天根露川勢從橫地紐開隴鳥賦成洲共永越人歌斷擢光回會招物外二三子長嘯披襟抱快哉

寄武昌方令臨李尉援兼簡黃岡二潘昆仲　方自號能李字文舉戊寅六月望江夏賦

好在桐江三拜翁謫僊之裔好應同如㖐花縣兩郎子與發能來一水東共醉南樓故時月斯無庾令況人風李真老病不堪酒澤畔微吟憐四儂

二月二日席上賦　乙亥江夏作時推官陳非將之荊南法曹萬遺彥可罷官歸鄱陽余亦把疾此詩偶亡去庚辰十月邂逅同席客復得之因附卷末

仲宣何處向荊州謝惠連須吏少留二日舊傳挑菜

節一搏聊解覓新憂向人草樹有佳色帶郭江山皆
勝遊載酒賦詩從此始定年蒼老話風流

七言絶句二十首

斗峴山馬上　戊辰九月歷陽賦

西來拔冡倦蜂攀晚葉寒華一逕閒盡日閑雲不留
雨斜陽還照隔江山

登如方山　戊辰十月歷陽賦

楚郭十月尚聞蟬傍道黄華亦可憐特上西山最高
處長安應在夕陽邊

渡冷水澗投宿萬歲嶺　戊辰十月歷陽賦

蕭蕭黄葉下清溝白鳥飛來故少留今夜行人短亭
宿小窗風雨夢漁舟

重遊寄老庵懷僧芝　戊寅九月望日與僧法
芝同遊芝有詩云淡遊聊得尉孤悶誰悶當年
寄老心後月許日復為是遊芝公西上已達京
都矣

淡遊已恨失芝公陳躅空留夢境中欲問孤雲何處
去庭前雙樹自西風

寄有提上人　提香陽人嘗住杭州安樂山戊
辰二月與吾相隊於盱眙留七日挽舟西上已
巳三月有書見寄因此以詎之四月望日烏江
作

徒也當年避畏途寄身一葉泛隋渠定須慙愧操舟
子千里風波汝渡吾

曉晴西郊馬上　己巳九月歷陽賦

定雨蕭蕭徹曉聞不應為我掃塵紛弄鞭十里西郊
道但見青山納白雲

重游梵行院　己巳十月歷陽賦

曉渡南岡五里松精廬未見已聞鐘門前拂地垂楊
柳掃淨秋來過馬蹤

同張漢求宿升中院西窗　己巳十二月烏江
賦

僧閣窗扉學畫舡青熒燈火對床眠北風帶雪披篷
竹渾似瀟湘夜泊天

送僧法印志因西遊京師　庚午正月烏江賦

刻雪裁冰物外人強隨肥馬走京塵未應無地栽桃
李江北江南一樣春

重遊鍾山定林寺　辛未正月金陵賦

破冰泉脉漱蘿根壞衲遥疑掛樹猿蠟屐舊痕尋不
見東風先為我開門

題賈氏廢園　辛未二月京師賦

丞相園林半手栽清樽曾爲幾人開荒榛野蔓換桃李愁愧春風如故來

東城馬上　壬申二月京師賦

綵虹橋下水關東接畛園林夾道通繫杏半開隨半落短墻無計礙春風

重送曾誠之兼簡俞澹陳庚　俞字清老陳字敏善皆維揚故人甲戌三月海陵賦

春風漢英老江蘺行矣騷人自持半百幻身如且健石頭城下雨茅茨

右一

陳頗俞散舊朋遊樽酒相逢定少留裏痛故情猶有在春風一夜夢揚州

右二

平野堂重送江茂宗　甲戌三月海陵賦

東風南浦雨瀟瀟欲去行人不自聊誰道垂揚舉折若過春猶有最長條

追和杜仲觀詠蝶　甲戌四月海陵賦

黃蝶尋花日百回荒庭多雨漫萎苔老狂能以繳之輩借宅猶應乞竹栽

題芭蕉葉　甲戌五月海陵賦

十畝荒池漲綠萍南風不見芰荷生偶窻賴有芭蕉葉未負瀟湘夜雨聲

留別曾永　乙亥二月盱眙賦

三逵分摇跨兩千浮雲生計本悠悠江山勝迎端相待大有東南未盡緣

淅中會觀米元章題字　時米客揚州乙亥六月京師賦

銀鈎入木鋪鍾王拂眼清風識楚狂淮海京塵兩流落與君大是覺身妨

放舟通津門外作　乙亥十月

國門欲去尚遲遲況復淒風落照時猶有京塵空舟尾惱人無幾庚元規

慶湖遺老詩集拾遺

後集補遺

慶伏讀前集序云自己卯歲嗣有所賦別為後集所謂後集以經兵火散失不復得有近披故藁所遺及於佛祠廟宇題詠洎碑刻鐫勒并士大夫親戚傳誦得其一二皆此集中無者故續書卷尾為後集之補遺慶老矣不復得全其集後之子孫續有得者當綴其末

黃山廟上別當塗僚友

自昔有宇宙便應有此山如我與君者幾輩來躋攀聲迹兩磨滅寥寥千古間短生一浮漚妄比金石頑五福人所願九齡神所慳著身名利場寵辱如尋環不見倦飛鳥翩然亦知還酒闌解袂去老矣遂投閑

右見遺藁

九日雨中作

九夏赤旱百井枯三秋積雨釜生魚淩高徑辭不易圖閉閣底黃葉今有無願致皎白來庭除昏瞳爛卷勤卷舒管中一班聊自娛未羨北里鳴笙竽少日用壯膽力龐六鼇可取須而趨誰謂衰遲百病餘雀鼠入屋不受驅長鋏長鋏歸來乎泥深沒脛行無車咄嗟蠟屐非雙鳧安得翩然過鄱

右見遺藁

送何安中之官新安錄事

帶郭荒山百匝牢躋攀幾見病猨猱官糧可救縶雞肋吏事懸知倍馬曹芸閣有書行且召萱堂須養未容高慶湖老子何堪別隱几僧坊更寂寥

右見遺藁

述時適歸彭城兼寄王會之并張白雲

壯年客宦樂徐州五見黃華戲馬週無復登山拋舊屐不堪臨水送歸舟東城公子猶三徑南墅先生只一丘為話吴門非樂土鱸魚菰黍漫淹留

右見遺藁

方明古免喪西上山陰賀鑄方回以詩送行非敢贈言聊書美志

西上遲遲誰挽留了君方寸慕松楸三年既盡亦當起五斗有餘非所求早歲向風勞企羨殘生指日願依投得官儻近柴桑里應許江邊著釣舟

右見遺藁

清明病中

寒食晴暘少江南此候同侵晨潑大雨薄暮駕潮風目力書籤上生涯藥裹中可憐佳節物似不繫衰翁

右見遺藁

題葉翰林道卿手書唐人唱和集後

翰客文房萬卷餘詵詵纚是蟲書魚蠹薰載驟徒為爾秦築長城錯備胡

右見遺藁

題項羽廟三首

分張天下付羣雄回首咸陽卷地空六國三秦隨擾攘錦衣何暇到江東

右一

楚都陳迹久灰埃一曲虞兮尚寄哀不作偷生渡江計可須千里更西來

右二

三戶雖野竟破秦君王武略世稱神途窮一夜無遺恨舉首殷勤予故人

右三

錢塘海潮

高岸如陵累石頑一支派海橫中間九軍雷鼓震王壘萬里墨雲驅雪山秦政維舟羞膽怯吏遽紙筆恨才埋錢即紙許英雄氣強弩三千擬射還

右見遺藁

吳門秋懷

吳門客鬢再經秋城郭監穿久倦遊平靜松江三萬項不應無處著漁舟

右見遺藁

丹陽客舍示曹紓公家

眼裏鉛華今日見胸中冰炭幾時除欲知老子消懷處靜夜青燈一卷書

右得於兩浙漕曹紓公家

鑄年五十八因病廢得旨休致一絕寄呈姑蘇毗陵諸友

求田問舍向吳津欲著衰殘老病身未拜君恩賜封內歸來且醉鑑湖春

鑄六代祖廣平郡王在五代間久從宣祖皇帝遊因納女事太祖皇帝封孝惠皇后賜第在開封隆和里當時宣祖太祖太宗潛在邸中每喜飲臣家酒後來鑄高祖六宅使嘗一日預內宴因有旨索丞進藹酒并釀法就賜名鑑湖春鑑湖先生酷志嗜書未老掛冠告歸滿朝榮慕真漢之二踈也以詩卜居於姑蘇毗陵兩郡親舊和之者皆一時名公柄於先生門下有姻契亦

嘗作兩韻令豫登欲補完後集記録以呈豫登
儻不棄撫陋許以柄詩附先生集尾使晩生剛
名於其間抑何榮幸也晉陵鄒柄德久詩云清
監風流賀季真先生端是昔人身如何未老催
歸去要卧烟霞兩郡春其它名公和者柄失記

題毗陵僧舍二首

古寺相留跨兩年窮通出處固天然短檠燈火攤書
春屢聽巴烏夜雨眠
秋風忽起家山意流落天涯歎椎樸右寺不挂寰瀛
圖終南山翁何處至

右得於晉陵孫覿仲益

和題毗陵薦福寺紅梅

一種梅生禪老家屋簷古幹忽斂斜詩人莫訝深紅
色可勝尋常桃杏花

右得於陵孫覿仲益再得於僧惟訥去從
教盡作深紅色終勝尋常桃杏花

吳江送客

送別松陵道輕舟助客挐湖空蒯葭英市隱集魚鮫
薄雨啼殘雪新湖蝕嫩沙鏡中羞杳眼行復見春花

右得於屯田郎官范雩伯達

題流香亭

秋色朝來已十分遠山清瘦露雲根芙蕖昨夜驚風
雨葉葉流香有淚痕

右得於屯田郎官范雩伯達

王迴子高挽章五首

我昔官房子長懷忠穆賢里無行爲箏山有卧牛阡
當代三公後維君五福全桐官遠歸袝追舊鍐潸然
卑衛金閨孝頎然玉筍班周旋三友益零落十年間
艤艤舉輛動悠揚素旐還暮年懷抱愛應未辨追攀
蕭散竹林風平生約略同官班鞬叔夜年輩晉安豐

氏詠濡須政朝推駒聰功九原無復作埋玉恨何窮
南澗維舟訪東堂抵榻眠後期猶指日輕別遽終天
墨妙今初貴詩鳴久已傳清風知未墜諸子更翩翩
已矣知無憾賢愚共此途白駒馳白日黄髮掩黄壚
和氏終還趙干將不葬吳駑痾如可強猶擬奠生芻

右見王公治行集

約十客同集金山米芾元章約而不至坐中分
題以元章未至分韻作詩拈鬮韻應口使作滯
思即罰巨觥余得章字

九客相逢思楚狂傳歌罷鉄緩行觴座中那更添嚴

全分韻吟詩招阿章

右得扦將作監米友仁元暉

題秦觀少游寫真

淮海多才士徒希馬少游誰容老去闗自識死藤州狀見披圖奐陽春掩卷愁湛郎長鬢爾殊不弱風流

右虞省記

别王銍性之

吾老無兄里子能誰南來臨分即闇訣海暮更俳徊兕節徇敬尚方刖惠多才此生南與北此處而悠哉

右虞省記

後集補遺

始予讀公墓誌謂有詩二十卷而所得前集財七卷竊疑其脫略以公自序如此且其孫所手抄逢信之謁來鄧陽因命鋟木既而有於公家嘗傳卷之十者為予校讎果少近體一卷缺古風一首絕句二十首又得公之子虞豫㕓補遺二十七篇并程公之序錄以見寄屬代之日無幾不暇附益改作姑目曰拾遺而亟刻之以全其集云紹熙癸丑三月五日涇書

宋史文苑傳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人以為近俠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檃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諸貴人多客致之苟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娶宗女隸籍在選監太原工作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辯蜂起終日不能屈談者傳以為口實元祐中換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為詞章往往傳播人口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玄暉自裒歌詞名東山樂府嘗自言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轉為鏡故鑄自號慶湖遺老有集二十卷

賀方回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退居吳下居平[illegible]及
橫塘別墅易書萬餘卷讎校無一字誤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

（宋）傅察撰

清鈔本

忠肅集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傅察撰。察字公晦，濟源人。晁公休爲作行狀，言生於元祐四年。年十七舉進士。當在崇寧五年。周必大序作十八，則大觀元年登第也。初察登第時，蔡京欲以女妻之。察固辭。復娶趙挺之女，以外家恩例爲青州司法參軍，歷轉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借宗正少卿，接伴金使。適金兵至韓城鎮，挾以行，不屈死。贈徽猷閣待制。事蹟具宋史忠義傳。此本稱忠肅公集，則乾道中所贈謚，而其孫伯壽裒集遺文時所題也。周必大序稱文務體要，詞約而理盡。詩尤溫純該貫。閒作大韻，愈多而愈工。史亦稱其文溫麗有體裁。今觀其詩，古體學韓不成，近體亦乏深致。文則皆表啟儷偶之詞，不出當時應酬之格。而請東封頌、西封以及青詞、疏文、祝文，尤宣政間道教盛行，隨俗所作。皆不足爲典要。必大所云，蓋曲徇其孫之請，而史又沿必大之文。然察使不辱命，抗節隕身，人品可傳，則文章亦重。必大所序，在談藝爲曲筆，以名教論之，雖謂之直道可矣。

傳忠肅公文集序

二帝三王時人才多出於國子蓋其見聞積習作成有素非如秀民必俟族黨州鄉賓興之然後用也觀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及命契為司徒教民則敬敷五典在寬而已周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及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則置禮樂於六德六行之後其視成材詳畧次第固有別矣夫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學至於樂則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而性成焉故以之事親必孝事君必忠臨大節必不可奪文其餘力也晉唐以來各學與監置祭酒若司業皆冠以國子亦古之遺意歟

本朝世臣巨室前後相望在仁宗時有若獻簡傳公諱堯俞未冠以進士起家平居踈稱長者及事四朝屢歷言路忘身徇國有不可奪之節遭時遇主致位二府生都美壽沒保令名遂為大家其從孫忠肅公諱察年十有八復踐世科宣和末以吏部郎假宗正迓勞金國賀正使行及境上會幽燕交兵或勸其歸公不可猝遇斡離不強公使拜公又不可竟握節死之詔贈徽猷閣待制乾道中追賜今謚其諸子皆以問學才猷翱翔仕途至孫伯壽文采益高方以直煥章閣按行發部興念前烈既編定獻簡公艸堂集又裒公遺稾成三卷將傳布四方屬必大序其首惟公文務體要辭約而理盡甚類獻簡詩尤溫純該貫間次韻愈多而愈工惜乎享年纔三十有七名宦未達高文大冊無自而發其淵源則可考矣竊嘗論之獻簡幸生太平無事時止於正言不諱是以為宋良臣公則不幸將命艱難之際伏節死難遂在忠臣之目要之忠孝大節易地則皆然特所遇不同耳故為推本帝王之教以及本朝之盛使學士大夫知公世濟其美不隤其名者如此

周必大

詩 賦表附

用燕夫韻招諸友登清微

來帶縛吏事發狂中憤與世情多面朋噂沓惡背憎緬懷敎君子皎皎瑩壺水披雲見顔色翠光露鋒稜忘形到坦率高論破炎蒸藹然嘉麐在映我獨無稱文場屡交鏑師老畏侵凌凡侵時雨過綠苗覆千塍便當共臨眺此興那可勝孤亭枕廓佳下有寒潭澄仰看霞綺散坐待月華升嘲咏縱歡謔明朝期再登

燕夫有會當歸去來之句復次前韻

少小尚奇偉長年病莫興折腰仕五斗詎敢論好惜居然畏罪苦句如履春氷每懷鷹隼翮轄上看鋒稜追隨搢紳後棲棲雜有㕘泮宮天丁士籍甚得儒稱巍巍衆峰上跛足豈易凌朝廷重薦延拔茅餘空塍公孫富經術非予誰能勝坐見萬頃波覽盡汲塗登布然丁青擧翁若朝雲升勿云歡留滯青史他年登

次韻燕夫登清微二首

蝸舍不容膝煩歊局寢興豈惟倦來帶絺綌猶云憎清微珍城角穹凡疑凝氷采也暮雖懸遠岫朝稜稜往歲與申子賓朋日雲烝遂令棟宇陋頗眄流名稱先生今詩伯氣欲青雲凌翛然出佳句椒蘭布畦塍邀我避暑遊意重愧難勝何 神明自清澄嗟彼浮名者此亭豈易升鋤硏恐 時攝衣請先登

大火氣方熾新金伏未興茅屋苦卑陋蘊毒空自憎流汗常被體滌煩屢飲水那堪青蠅輩鼓翅作威稜薰風爍炎日弗覓助薪烝每思謀爽塏地隘嗇無稱高亭枕城隈粉堞勢騰凌清水繞其足茂林瞰田塍此間有畢趣躋攀弗能勝佳招適我願坐覺神魂登何當卜鄰舍與子朝夕升飄然忘世累長嘯效孫登

次韻祝康夫登南樓

青雨濶四野草木蘇中乾篤言共臨眺爰雲陟層盤華宇蔭曦日停暑遞風閑清談無俗好茶果有餘歡擬置尊俎煩甘此筆席安然得佳趣可以寄簪冠耳目去局促心體自廣胖何如歛手版觸熱事上官晚來纖翳霽矯首欣遐觀一鳥度天外千林杳雲端西山有爽氣凌綠浮嵯峨翔凝圖畫裏未覺雲夢寬蕭蕭林間蟬已如咽暮寒直恐霜露至歸歟可忘餐

同七兄寄二李

昔我在淇水二陸皆少年伯也氣軒昂丹鶴唳青田季方文章士擒花桃李妍力學乃未已有如火始然相見一傾蓋便誦膠漆堅笑語王塵折登臨蠟屐穿時時出秀句麗若沉疴痊爾來踰十歲自當冠貂蟬胡爲茅屋下寂寞尚草玄方今明堂高字翻諱收拾棟與椽安得刷羽翮吹嘘送上天此志儻不遂何用空言傳不如李翰林

沉醉自稱仙不如陶彭澤歸來謝塵緣但解琴中趣何妨甕下眠富貴草頭露名譽空中烟子意竟何如余心方寂然願求真實語莫作猜頭禪

夏日登清徽亭

永日留煩暑斯樓得暫登何來如異境高處若無憑遠岫生雲直輕風壓浪層試承金掌露更挹玉壺氷抵掌賓朋盛題詩氣象增望窮遺恨在我欲醉時升

清徽亭分韻得空字

縹緲十層外縈紆一徑通飛甍明落日巨棟掛斜紅當眺省公退招邀得調同九天開浩蕩萬象入牢籠水色連晴碧雲容借晚空青來庾公興快挹楚王風側金罍倒樓昏晝角終明朝車馬客從覺厭塵紅

大暑同蔣明丞叟熙載夜登清徽亭

土潤伏新金陽歛困亭午曦御駐征馭朱光徽厚土鳥雀尋增除蛙蚓鳴草莽簿領抗塵容茅簷花環堵蜂蟻亂蠅床蚊蟲隱雷鼓樓拂徒爾為青蠅敢予侮避喧空百慮對食但三吐舉箑未搖風揮汗已成雨那能整冠巾誰復對賓主豈唯腔生花坐覺氣如縷南方有高樓兀然敞華宇樞衣倦躋攀策杖愁傴僂俄頃叩雲端飄蕭開洞府新凉颭爾來舊暑脫然愈清池涌波瀾疎星穿牖戶夜氣襲水霜月明參珪組烏鵲倦飛還遊魚清可數珍菓丈金盤清談揮玉塵辟籍正貰貰幽夢方栩栩何當食瓊漿一夕生毛羽

夜登清徽亭雲陰掩翳東北有雨少頃月出皎然

復次前韻

融融暑未闌悄悄夜方午命駕聊叩門尋幽得敖土俯瞰但蒼茫前聽何鹵莽萬籟正虛無群生各安堵蟬嘯雜笙簫蛙鳴當鐘鼓嵬罵政參差訴譜懼狎侮豈惟冠蓋煩已覺肝胆吐坐久隱奔雷天邊垂密雨疎木列賓朋眾峰自臣主螢火落明星爐烟裊青縷那能 酒杯所欣聯德宇高歌屢激昂失喜或傲傳蕭颭濯塵襟清虛湛棗府快如仙爪爬西若頭風愈盾吏出金盤照耀開玉戶映浪雜瓊瑶[illegible]簾間壁琪斯遊豈前謀後會難迁教欲餘葊綸巾語約揮松塵可能偉鶴栖亦復隨蝶栩廣寒會可升試為刷翎羽

次晁之道韵

翰林詩百篇發興自斗酒同遊八仙中七者顏已厚道來數百年斯人那復有風流城東晁四海蔚稱首之子乃其豪異代得客友瀟騪貯詩書妙意寓醪酎政使譽日新位卑未為醜亭亭澗底松不如園中柳芝菌冠眾芳其出本枯朽呼閭閻大釣得致君側否

送承祖赴定州幕府

中山控北陸強弩號百萬單于㘅國恩方且事逃遁請帥得真儒不煩一戟頃風流本江左疊疊有餘論幕府

極妙選参謀不容遊藉甚丞相孫虔雲氣豪健所懐社
稷計嘗頗竊有獻蹭蹬三十年羇旅頗自困困人作遠
遊實亦年素頗談笑青油幕聊復可排悶嗟余謬不學
塵根苦遲鈍一官聯事久矜式每自勸但覺有不如未
見有寸進公亦不吾厭叩擊愧煩溷念當為遠别悵然
亦多恨時方苦炎蒸行矣莿强飯

伯時往河東戲與康夫分韻道相思之意二首

日月劇跳丸暫别亦已久青山繚層巔道里阻且右今
晨登南樓會此同志友思公聊北望拧之但搔首秋風
八月天霽色明朝牖軒車何時來遲爾一杯酒
朝氣霽西山晚日明鬟髻遥憐太行上陟巘腔可畏王
陽小夫中盤变雲氣端如車公贊談笑出真非胡為
久崎嶇使我重吁郁王事有程期夾歸懼其未
之子何磊落本是青雲才委翅逐萬下鸞面垂䰐髮卜
鄰與我遊肝胆何人開酒酣道世界譴浪絶嫌猜西風
换煩燠四野無纖埃方當共臨眺公今胡不來

題毛彦謨容膝軒

夫子百畢才端若會稽箭平生懐剛腸於世少許可文
詞頗激昂議論恥婾嬰高名三十年坐此常坎軻同時
英俊流往往步青瑣歸來樂簞瓢琳宫得安坐小軒僅
容膝陋巷生堀堁唯餘豪俠氣屢折每不挫却眠利名
場終身繫韁鎖生雖華屋居死或骸遂頑困知宇宙間
所有終非我但當清我心餘事等公麼

次七兄韻

蝸舍席為門清風無所扃閑視纔半尋起行空百轉對
食不下咽流汗常被面引後竟驚行摘尾抱大卷余方
有公事汝輩宜罷遣賴此伯仲賢縱談逞雄辯時時雜
博奕豈不賢遊㷫吁奴取具來據榻聊一戰初如兩軍
交整陣咸伺便俄頃鋒及集鮮紛在一箭或喜而拊掌
或駭而色變或旁睨而審或當局而眩剥剥伐木聲雜
雖參星見勝負既已分叐食若牧電却尋文字觀觸物
本無戀覓句屢吟哦誦詩乍捋衍百讁勿相閒從渠書
我殿

晚登清徽亭次祝教授韻

稚堞亭亭倚翠微高樓袅袅弄清暉共邀佳客扶笻杖
賬喜京風振羽衣過雨山川顏色好投林烏雀噪聲稀
月搖翠浪明珠碎雲漾金皮破鏡飛雄辯琅琅如落屑
新詩句句似連璣自憐性僻耽幽寂却恨匆匆便賦歸

送朱熙載改官還鄉

閩唐名臣有朱虎揖遜夔夷尊文祖後來伴出淩雲孫
折檻當時雖敢侮煌煌聖代見斯人凜凜遺風振千古
秉牛不數魯家俠衣錦何妨買臣寠十年牢落困膠庠
五斗栖遲尚環堵唯餘豪氣自不除俏砉何人肝胆吐
忽狀結束事征鞍軒軒氣色浮眉宇謂予倚門親久待

況復楓宸拜明主朝廷公卿重薦延譽騰一鶚生毛羽
高義如君世所稀早據要路思裨補

芝堂

弘度負土忘晨夕空腸未忍進一盂伯會隆冬不衣帛
野火燎原天雨澤當時廬側産靈芝盛事至今光史冊
王家兄弟皆英豪籍籍聲華看連璧高文與學乃餘事
一門躬行如萬石芬思他日徵蒼旻血淚垂眶棲枯栢
誰云艸木但有生始信幽明本無隔煌煌二秀發坤祥
小大高低紫與白搢紳駭歎絕前聞老稚提攜盈阡陌
爭言圖寫獻脩門生見恩榮來絡繹公獨掩耳更悲啼
吾忍貿名於窀穸豈如抹摘付兒童大勝贏金滿千鎰
方當孝治軼唐虞八行表賢常側席公雖韜匿畏人知
定有新詩振奇蹟

雪九首

都城十日雪庭戶皓已盈呼兒試輕掃留伴小窓明
天公亦戲人奇幻驚倏忽朝來篟霤間一一綴明月
曉風掃連夜客被僧夜峭明朝趂看燭更把崑山照
高堂連夜賞蛾眉映珠櫳誰憐閉門客衣穿屨亦空
黑雲埋日車厚雪鎮坤軸行路勿匆匆包藏恐深谷
忽驚陋巷閭路作瓊瑤迹坐閣郢中歌妙句壓元白
春雷忽隱隱春雪復紛紛農夫戒及澤荷鍤已成雲
撒鹽乍可擬刻楮竟難成研辭覷天巧應復召群生
盈尺兆嘉祥三登賀太平我雖無寸田一飯猶足賴

次韻杜無逸西園獨坐九絕句

南浦送微波西山來遠綠日暮獨盤旋慨焉撫孤竹
前輩不可見古道遡難尋何時赤松子相與歸山陰
折腰爲五斗我已愧淵明共赴東林約悵然懷支生
虛齋篆爐烟兀然得禪寂雖有錦繡腸畫餅安可食
亭亭澗底松幹凌雲霜孤既無鸞鳳翔烏雀來喧呼
一世競榮利紛若空中花吾作田園計人生會有涯
身遊闤闠間心在孤雲杪譬如登太山頓覺天下小
外慕亦無已反身良有餘衆流如可遡韜匿豈藏諸
聖德覆天下欽然萬物春北窓微笑傲似是羲皇人

題張季良適性齋

揚雄家無儋石儲閉門作賦擬相如鄴侯揷架多異書
手籤萬軸吞石渠吾友張子斯人徒嗜好醎酸與衆殊
被褐懷寶老不癯收拾萬卷以自娛但願生爲蠹書魚
咀嚼英華味道腴揮毫落紙驚群儒佳處往往凌子虛
網羅秦漢包唐虞上下千載歸指呼自言此樂世所無
不羨覃覃卿相居方今清廟收璠璵肯使倉海遺明珠
高名他日播天衢行看旌帛來庭除

任伯仲時德升用均父韻送德久守富川邀令同
賦

妙齡擢秀如黃童籍甚詞林振古風瀾翻千載富在口

磊落萬卷獨蟠胷不將龜筮論從逆獨向詩書有高識
琳宮乞得十年閑可但新詩勝疇昔一麾自 治東萊
洗眼看公手重拭疲民安堵身暫休黥吏垂頭聲不出
人言功效真卓爾歸近高堂渾舍喜喜公才氣更難量
致君要著岩廊裏秋雲漠漠向空飛颯颯涼風生桂枝
馬蹄又踏東川去盤水泮泮可樂飢我今作吏愧無補
夢寐林泉那得歸會抽手版付丞相却掃庭闈歡綵衣
卜鄰儻許依仁里與子艱難共生死釣竿伴我訪滄溟
沮茹定無三尺鯉

送傅倅

洺之水兮其流舒舒公之來兮朱服熊車士元展驥仲舉題輿公之來兮民斯樂胥洺之水兮其流洋洋公之化兮春雨秋陽袴襦煦洽禾黍歲穰公之化兮民斯悅康名之水兮其流彌彌公之去兮旌旆旖旎父老攀轅搢紳方軌公之去兮瞻望徙倚洺之水兮其流洩洩公之德兮此邦所偈吏遵其畫人懷其惠公之德兮久而彌著名之水兮其流活活公之名兮茲其彌達翔於朝著翕于省闥公之名兮莫我敢遏

贈朱令中泮宮二首

折桂陪英彦彈冠接寀寮志連奎壁固論郤楚師恌逸驥紀難縶翔鸞詎可邀緬懷嵗蔽下士猶得夢中宵
異時師盤德此地喜同僚大璧完無玷和鐘小不恌譚笑語車馬胥招邀豈使光陰度從今便卜宵

余父子妻子各在一方欲歸未得因感成詩

皎皎明河漢悠悠度女牛奔馳空歲月南北尚淹留將顧各千里此身兼百憂如何有羽翼來往亦遨遊

思歸

舊國日已遠東奔安在哉水雲波浩蕩林日影摧頹野色瑜詩興秋風動旅懷繫舟還信步不覺詠歸來

阻風次衛元慶韻

水抑遮孤舟颯颯萬里秋過風來不斷高浪去還收荻葦蕭疎折烟雲收淡浮猶知師德在舟子亦多愁

逍遙堂五詠

欲識逍遙樂都忘利與名詩論推百氏來往有諸卿靜覺年勝陰閑看蝸角爭超然窮妙理知不愧莊生

堂上春風至欣欣草木情鵲鳴藏柳暗蝶舞映花明媛日遲遲景輕雷隱隱聲客來何所有采蕨試新烹

堂上薰風至陽羲午更驕散陰欣葉密引飲快水消乳燕飛還墮鳴蟬咽復調清談能却暑應不廢招邀

堂上西風至郊原歲事成雨餘虹影落雲霽露華清唧唧蛩鳴夜飄飄雁度晴登臨多物色筆落競縱橫

堂上寒風至蕭條靜物華映窗惟有竹倚檻更無花碧瓦霜初重銅壺日易斜罇罍延夜永不覺已朝霞

吏隱亭會集

招携共到習家池雲水為裳芰製衣魚戲輕舡浮枕簟
鷗隨落日下汀磯岸巾已得杯中趣横吹如從天外飛
野性每來應未厭驪駒寧復賦言歸

尉治吏隱亭二首

公餘吏隱叛新亭野闊雲低疊青屏風動荷　翻僊葢
日搖波影散踈星望窮南畒千重綠坐久西山數點青
更待晚涼蟬亂噪與君散策試同聽
一番新雨洗華亭四面晴天倚翠屏並秀抹連舒嫩臉
孤飛白鷺帶殘星披襟驟覺登仙樂倚檻猶疑倒影青
横笛晚來聲更好龍吟泓下亦時聽

十五伯以詩見贈因次韵為謝

齋莊頹巷後誰堪竟日潜心到五三載爾來妨從靖節
園基端不羨羊曇逢人傾倒群兒咲落筆縱横四座慙
舊學青箱知未替更將新律付諸男

次韻申泮宮直宿早秋四首

新秋爽氣溢長空絃誦低昂月映櫳濟濟青衿成魯變
洋洋泮水詠朱風群儒篆刻空章句百氏紛紜賴折中
何日捷才空冀北如今高譽滿山東
皎皎清波滿四空踈林散影弄朦朧援毫欲賦陽臺夢
振袂欣乘玉宇風已覺素秋來席上却疑仙景落壺中
凌雲未許攀仙桂目看水輪沒漢東
一方明月落長空萬里餘輝鑠玉櫳蟬韻啾啾來遠木
櫳雲裊裊弄清風共邀載酒陶彭澤走訪談經戴侍中
景物蕭然無限思龍粧應許過墻東
泮宮深閉絳帷空遥想佳人臥綺櫳閑倚畫屏憐永夜
懶摇紈扇引凉風直疑令吏歸天上猶想陽臺入夢中
展轉覺來無一事日搖櫳影　窓東

又次申教授直宿三首

皎皎虛堂帶月清金風入律露華明潘郎遇直生秋興
韓子長歌恨短檠驚鵲繞枝巢未穩幽蟲臨砌隱餘聲
却嫌詩思撩歸夢數盡高城長短更
擾擾吾名絆此生相逢樽酒眼還明君如俊鶻方搏翮
我似彎弓不受檠弱植幸容依玉樹新詩尚喜擲金聲
他時會致青雲上莫厭早棲處處更
秋堂樸被有餘清驟喜秋光發眼明簾外月華飾碎玉
林頭螢火當長檠直嫌唧唧秋蟲響聽琅琅絃誦聲
善數尚猶留滯處朝恩未許便歸更

同工曹至臨谷道中禾黍蔚然喜而有作呈朱令

甘雨初匀歲事時冥冥造物本無私綠雲捲地薰風細
翠浪翻天曉露滋已見郊原深沒馬預欣場圃積如坻
從來令尹憂民切短句聊憑一解頤

方量牧地次韻工曹王亞叟

朝廷庶事備咸康郡邑承風底事忙要使幅員無曠土
始知冀北有留良踈狂似我徒勞耳術業如君得易量

奔走幸容陪笑語每覩醉墨屢琳琅

杜無逸留别次韻三首

薰蒸和氣爽豐年羸老欣聞詔令宣痿亞如雖知勁節
清言有味樂推賢却嫌松菊荒三徑故乞綸綍下九天
欲識邦人思厚德四郊草木亦依然

汪汪萬頃浸清波千里旁觀惠澤多化比宋均方度虎
瑞同黄霸自生禾盤根治劇觀猜刃破胆投姦去宿疴
已有謳吟喧井邑更傳佳句似陰何

一宦塞北似飄蓬邂逅嚴霜弱翁他日若陪林下客
亦能把釣待秋風

無逸用前韻見謝復次韻

籍籍聲名自妙年優優惠化詠來宣寧誇衣錦光前輩
便擬揮金續昔賢秀句屢同歌白雪高標猶幸視青天
自慚不得陪騶御空想餘風何尊然

一麾聊復散餘皮才比淮陰益辦多千里宣威諳要日
三年種德歛秋禾如綸忽聽頒新渥勿藥還欣已舊疴
却恐九重思治行蒲輪他日竟如何

鵬飛初不礙蓬蒿自擬歸休慕仲翁况有仙姿標洞府
令然禦寇已乘風

和鮑守次韻林德祖十四首

南宫三日仕非輕湖海歸來一草亭譽襲芝蘭方冉冉
節高松栢獨青青仁風已播袁宏扇素行須毛玠屏
豈待期年歸報政人占此地有台星

莊周蝴蝶夢魂輕盤谷家山有舊亭下筆未能工婉白
折腰何敢望紆青思魚此日空彈鋏誤墨他年點畫屏
寂寞草玄絕戶閉猶堪歸伴少微星

五月黄麾去傳經蹇裳幾處宿郵亭共知何日輸心赤（公詩有報國身輕之句）夢數微霜點鬢青（公詩有白頭之數）每傍重霄來
寶劍欲令新木作枯屏（唐南子丁遂仁雅此自邲今之永爲枯木）亂傳贈有
風騷句遠想群公若會星

四分千里當猶輕好逮稍思李相亭日映冰壺駘敁絮
風臨玉斧發藁責高名競慕蒲葵扇雅擇寧施刻鑄屏
夢得惠連春草句虛傳李白是金星

氣盎千人一羽輕九霄曾鶴唳華亭姓名已入金甌覆
留滯休嗟銀印青彩筆技天摛麗藻高標揮地見長屏
鹽梅他日從人望商說何功比列星

聖代勤民豈外輕聲名今已播邊亭風採鈴閣終晨静
雨鎖棠陰滿地青賜表殊功宜冕服榮分從吏亦緹屏
如公學問留閒郡東壁何人應二星

十年塵土坐才輕五斗猶堪佐縣亭鼎貴敢歆新綬紫
固窮唯有舊氊青己甘終作輪囷木未忍翻同屈曲屏
猶喜層門被客接當瞻即位蔚然星

銀鉤落紙彩毫輕醉寫新詩入禁亭學擅儒宗窮壹奧
文搞墨妙炳丹青親承零露如金掌容發衡風似寶屏

雅意未須嗟出守宵衣方念庶民星
九萬鵾程舉翮輕蚤年高擧肅江亭曾分蘭省趨墀赤
衞從荷橐拜瑣青雅度最宜鏘玉佩清忠不用綠沉屏
欲令行部穩帷去要使人爭識景星
久嗟留滯歷叢輕桃李無言向野亭展驥始應流汗赤
登龍早見出藍青三餘共對賢人酒四野欣瞻別駕屏
何日蒲輪趨召節便看兩兩映魁星
半判同几寄未輕勤勞每念離鄉亭高懷不羨貂蟬貴
麗句還酬玉案青字買千金休擇筆才無三紙好書屏
獨慚後學疲瀾狀明月舒空映小星
淮陰當日少年輕官舍渾如寄旅亭十載婁京甘組綬
三叅諷誦伴燈青才非徐孺懶懸榻諂異陳咸豈觸屏
獨幸親逢陶謝手每窺一字並華星
佐郡三年敢意輕掾曹還許暫平亭齒延屢辭爭扶白
詞響非工愧取青自此浮鷗客海浪幸同馴鹿傍車屏
從今已悲終更去悵望參商是別星
使軺問俗盡輪輕五馬張筵駐驛亭他日恩榮封詔紫
佇看褰帷伏蒲青才能並駢龍文叙數輩同分雲母屏
太史已書賢者聚旬陳此地仰華星尤和仲適卿觀欽止周留叙事

七月二十五日發舟

暫來征騎出闤闠却棹扁舟下小津颯颯西風如送客
蕭蕭晚雨欲留人一年蹤跡無停日千里覊遊又遠親
爲問篙師從此去定知幾日到東秦

野宿

斜水秋風揚短棹穿林落日繫孤舟心清乍喜離羣俗
野曠翻疑動旅愁歸雁高飛雲杳杳幽蟲夜語草悠悠
此間景物君知否即是瀟湘一片秋

晚發

埋棹頻看落水分岸移不覺轉孤村漁翁醉卧難少穩
稚子行歌草舂昏白鷺成行低欲落青蟬無數斷還聞
須將野色并秋色都付詩魂與醉魂

過樂文衛元度韻

山雲漠漠水渾渾千里孥舟似葉輕乍喜晚光偏照耀
却嫌秋色太分明疑人鷗鳥看來熟觸客荷花望處平
佳景直須乘興入委佳風伯送吾行

再阻風次衛元度韻

阻風三日不舂粮浪逆篙橫未到庄碧水頻知饒夜月
青山已復丁殘陽每吟秋興空多淚欲賦西征細作行
行止定非藏氏力艱難險阻自須嘗

次韻京茶四首

移種疑從客府仙世間凡草讓芊眠味高石窦甘居下
敘提靈芝愧在前王軫並標官焙印月團猶帶御爐烟
年來海宇皆知 却笑神農未解煎劉夢得本歌炎帝雖嘗未解煎
吏隱從人號孀仙一甌常及日高眠要令萬卷搜肓次

便覺三山到眼前客至不須樽有酒家貧肯厭突無烟
清泉近在南山麓珍味殊勝渭水煎(白樂天有渭水煎來始覺珍之句)
不但蹋頌起醉仙能令古蒸失多眠(見列子)春風乍拂千
巖上曉雨初霽百草前絳綾縫囊包紫璧(杜牧之詩牙香紫璧栽)
王塵凝盤映青煙(李郢詩有王塵煎出照碧霞)今人喚點前人捻禾
肯看依古法煎(徐鉉詩任道詩新物看依古法煎)
仰望群公若會仙會論茗飲未安眠冥搜往往遊塵外
得句時時在枕前夜扁嘔吟清徹骨晴窓揮染爭無烟
中秋風月佳㬎近應把雲腴對竹煎(李衛公詩孤[illegible]竹煎)

槐堂二首

慇勤當日植文槐志在經綸世豈知古栢空傳武侯廟
甘棠爭誦召公詩頹落共惜成陳迹要屋初欣敵舊規
豈但一時追盛事高名從此看雙垂
欝欝庭柯已百年相傳勿翦豈徒然曾棲鸞鳳枝條俊
直傍雲霄雨露偏彩制下鶯增昔(高宇廟諱)佳名還喜契台
躔故知異日思遺愛爭指新堂訖二賢

李良罷示牡丹長句謹賦三首

一見奇葩潑眼明兩州風物寄爭新十家京落供長日
萬朵東春賦暮春詩褪尚疑傾國女醉吟猶付謫仙人
定知不是無情物為有真香惜度頻(僕家近本陽而常官青社故云)
紫檀刻蘂香初吐紅粉匀葩色正新孫艷最宜微帶雨
眾芳誰復與爭春無端應恨風鶯葉不醉却宜花笑人
從此徑須連夜賞遶欄百匝未為頻
如酥小雨壓芳塵曲檻重來花更新莫怪東風鍾共美
獨將仙種殿餘春媿非阿母池邊客喜見陽臺夢裡人
猶恨此生輸蛺蝶偷香抱蘂往來頻

題毛彥謨容膝軒

意未踈歸來端為憶吾廬縱談衮衮皆忘倦
豪氣飄飄尚不除賴有一經如長孺休嫌四壁似相如
小窓宴坐無餘事門外頻麾長者車

次毛彥謨韻

平生貴異不詳身卒道恂恂范伯孫巷有青衿來問道
家無赤脚可應門抗章曾叩蒼龍闕讜議終聞白獸樽
見說晚間多抄敎悠悠浮世更堪論

南溪會集

傳聞公退集群英共指殘春到野亭高柳半天成翠幄
遥峯揷地作長屏應憐睡寂貫塵絕更覺蕭疎梅象冷
顧我阻陪車馬客空吟河畔草青青
淡蕩春溪帶晚城勝遊此地繼蘭亭風搖度面瑠璃簟
雨洗山光翡翠屏舉酒莫辭疑酩酊垂綸聊復何清冷
會須踏月重連賞要看林煙共翠青

次韻任伯仲均父詩和唐英之什

數子聲華久絕塵更將詩律鬪清新爛如曉日鋪紅錦
穠若薰風泛綠蘋王謝由來多大手(誦任伯仲詩)何劉那得

儿斯人詩文均從今海内流傳徧在處常應護鬼神

九日次韻邢子友

側身西望淚沾翰黄菊丹萸又滿欄徧挿定應憐我遠
從遊誰復盡親歡年過騎省悲秋易貧似司空乞酒難
何日故園鳴雁侶醉歸松竹挂衣冠（司空圖九日詩黄菊新開乞酒難孟告秋詩烟紅鋪葉輸松竹挂衣冠）

贈毛彦謨二首

相逢晚歲莫情疎徑欲連墻卜並居若學菱君詩有味
固窮憐我食無餘從容杯酒頻揮麈斗教塵埃書振裾
聞道談言過輔嗣故應回首萬浮虛

歎息朝廷記憶疎未聞平子賦閑居窮經堂但論糟粕
樂道寧能遂腐餘已覺烟霞親几杖不教塵土汙簪裾
客來強起談名理寂寞茅齋盡日虛

馬上作

心逐輕波去身隨匹馬歸攙鞍揮淚盡回首一依依

夢覺

日永不可過夜涼愁更多蟬聲明曉月孤枕夢如何

思家

一別遠如許歸期可奈何無心戀明月有淚寄流波

七月十二夜涼風驟至即事書懷三絶句

涼飈此夕何佳哉萬里朱炎去不來吹入離人多少恨
却將魂夢到陽臺

蕭蕭初覺淡雲輕颭颭如聞轉葉聲收拾光輝渾在眼
應知騎省賦初成

窓外時聞一葉落槐陰驚起幾蟬鳴秋風定是多情物
解作離腸欲斷聲

七月十六夜對月

雲捲天高烏鵲飛滿庭槐影轉風枝可憐秋色誰分付
正是安仁作賦時

牡丹三首

侍中宅畔千餘朶興慶池邊四五枝何似城南王處士
滿園無數闘新奇

無奈狂風日日催東君欲去復徘徊應緣衆卉羞相並
故遣妖姿最後開

半醉西施暈曉粧天香一夜染衣裳躊躇欲畫無窮音
筆法何人繼趙昌

聞有遊蔡氏園看牡丹詩戲作一絶呈李長

車騎雍容駐道傍小園尋勝見花王應知異日傳佳句
處處人稱黄四娘

海棠二首

恰恰清明昨夜過海棠幽獨占春多杜陵不是無心賦
才薄難工奈若何

欲識東君用意工故將殘萼襯輕紅可憐雨洗胭脂濕
只怕風吹翠幄空

頌表

擬請西封頌

肇自古初侄侗顓蒙上下靡記羲農已降載籍所傳徳
莫盛於五帝功莫盛於三王然皆封岱勒宗檢玉塗金
用能垂光於無窮逮至後世如漢與唐治未協於辟雍
事已追於八九盖未有符應昭明而罔舉升中之典者
也恭惟
皇帝陛下席累葉之丕基紹　唐之遐迹負扆垂衣焦
勞萬國于今十有四年矣擧綱紀於既全興典章於已
墜五禮明而八音諧四民安而九刑措和氣充塞於海
表恵澤漸濡於寰區豊年協多稌之祥重譯盡嚮風之
俗靈芝嘉禾文石栢木之異甘露醴泉景星翔鶴之應
紛紜雜遝史不絕書若乃神禹錫[illegible]以告成上帝歆徳
而來格則又非譜牒之所紀已昔周有素雉朱鳥黑秬
黃發之事漢有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猶能薦之皇
天以為元命攷之二端何其福歟間者近自留都東被
魯國西夾汾脽扶老携幼衆以萬計奔走闕下願請上
儀章卻而復上者屢矣　皇帝方將儲神穆清守[illegible]
固闕然數月未有俞音意殆於所聞異乎於是三事大
夫僉言而進曰
陛下徳臣五帝功君三皇是宜建崇號拖嘉名為萬世
無疆之休茲事體大允其懿哉别天地之錫[illegible]垂鴻以

積佑於我
宋者不可以不答
祖宗之垂統繼業以致治於今日不可以不承乎
陛下雖欲辭之又可得耶
皇帝乃瞿然改容沛然下詔曰惟天地祖宗所以佑
余者余其敢怠有司其飭詳祥符故事具注其儀朕將
覽焉臣幸生斯時竊伏惟在昔太史公自恨留滯不得
從事於漢家之封司馬相如且死尚能遺書道封禪事
臣雖固陋久陶太平之化不勝惓惓盡忠之義謹再拜
稽首而獻頌曰
於昭有宋受命於天聖子神孫瓜瓞緜緜規重矩疊于
億萬年天錫皇帝聰明文武繼志揚功內登碩輔乃飭
乃修舊章具舉禮樂備興彝倫攸叙豊年穰穰零露湑
湑嘉瑞紛紜披圖按譜應期紹生如携如取睠彼珍符
匪俎匪璧非常之貺驗於載籍昔者帝堯四隩既宅經
啟九道繼禹之績地平天成元圭是錫芃芃千世罔有
弗譽迎肅駕以即於南精禋昭格上帝是歆駕龍伏虎
來享來臨旂旐飄舉　見冠矜凡在此列踴躍蹈舞和
氣洋洋外風萬萬僉曰休哉天意可覩名臣顯位咸僕
我后幅員西東請命奔走黃冠緇衣髫童黏叟填衢載
塗舂糧裹粮願與驩儀以垂不朽
皇帝曰嘻咨女多士子臨有邦十有四祀夙夜靡寧迨

底于是兢兢業業罔或遺墜封蠻告成盛德之事顧惟
德薄寡其敢議臣拜稽首薦貢封章追述八九前後相
望皇皇我
宋于古有光天命匪諶事其可忘帝曰俞哉迪惟累聖
錫佑垂鴻受天明命予敢弗從以為民慶乃詔有司錯
事展采祥符之儀典册具在眷是嵩高西狩靡遑儲精
蓄靈意若有待今予祇事其始于萬邁庶言既同群公勤
色歷日協辰以詔萬國。

擬請東封表

伏以承天之序執先報本之方治世之隆必舉升中之
禮蓋不特發祥隤祉流福祚於無窮亦所以勒崇垂鴻
示休烈於不朽皇皇哉天下之壯觀洋洋乎帝者之上
儀退觀古初歷選后辟固有無功而用事未聞至治而
遺章粤我　宋之龍興寔先靈而速駕　太宗順命以
創制尚挈三神之歡　真皇修德以錫符獨接千歲之
統重熙累洽用迄於今承明繼成寔若有待恭惟秉執
聖德處於法宮之中圖任賢才游於巖廊之上崇寬大
而長和睦務教化而省禁防四鄙宴安靡有兵革之事
萬民和樂長無繇役之勞修禮樂以文太平廣學校以
揚俊異外致殊俗內暢淳風囹圄空虛國無一人之獄
衣食滋殖家有九年之儲澤浸昆蟲恩及行葦頌聲並
作協氣橫流三光全而寒暑平上順泰增之政五穀孰
而草木茂下均庶物之休垂拱無為衆祥自至精神所
鄉嘉睨存臻百川理而絡脉通萬化成而瑞應至素雉
朱烏之事比盛周家白麟赤鴈之歌參華漢室是以東
土耆老魯國諸生冀瞻穆穆之光咸聳翹翹之望冗承
天意以從事罔與進越之嫌儻垂聖慮於勤成允答神
靈之眷伏望　皇帝陛下總集元命順考前規探符重
之欽謠悉五跡之碩虛鳴鸞按蹕樂介丘檢玉泥金
儲休岱嶽述八九之遙進章、祖宗之盛功為萬世無
疆之休寔千載一時之會臣等不勝大願

擬代宰相以丁賀藉田禮成表

治朝多慶興事告成盛德光勞庶祇胥慶况於在服罔
不均歡中有竊以富國之源莫先於崇本尊民之路尤
重於勸農熟致風流而令行國非家至而人說蓋上之
化下也如風之偃草則下之從上也若響之應聲迺於
東作之時示以躬耕之制非特昭國家之德化納於純
熙將以奉宗廟之粢盛盡其齋恪惟周自厲王以後廢
而不修故傳載虢公之言詳而有證降及後世間有令
主屈萬乘於須臾垂四方之軌則載在信史猶振遺名
肆　太宗端拱之初增華於今與建　仁祖明道之際
順迪於前彝用知稼穡之艱難終致倉廩之盈溢恭惟
皇帝陛下潤飾高宗御諱粉澤皇猷省繇役以便民敬農
桑之上務罔遊於逸配德於唐堯克勤於邦同符於夏

禹申舊章而下明詔歷吉日而協靈辰翠幕青壇旣舉
先農之制紺轅黛耜遂遵一撥之規誠意所加淳風遠
暨去末作而緣南畝致和氣而兆豐年臣等獲綴近班
親陪盛事草籍田之賦雖無潘岳之才賡載芟之詩盖
見周家之治其如欣頌是異等倫

代余帥賀南郊禮畢表

修精誠而備庶物旣嚴享帝之容受福佑以浸黎民遂
沛自天之澤華夷共慶草木增榮中賀恭惟　皇帝陛
下孝弟通於神明廣大同乎覆載頌聲並作協氣橫流
式講上儀聿修元祀欽羣秬粢內昭一德之誠肹蠁豐
隆上格三靈之貺載敷渙號大賚綿區臣夙奉宸恩屬
分審服莫預駿奔之列空同率舞之情

代余帥賀冊　皇后表

禮成宮闈慶衍寰區中賀竊以關雎為王化之基騶虞
美人倫之正自非懿德執贊皇圖恭惟　皇帝陛下道
冠百王功符五帝受祖宗之睠命得夷夏之歡心調陰
陽而和群生旣叶太平之占奉神靈而理萬物益資內
助之賢日月增華天地順應臣生逢熙運獲睹盛儀雖
馳魏闕之心莫預彤庭之賀

代都憲賀冊　皇后表

天作之合方隆治世之基王假有家受正柔儀之位歡
聲所暨率土攸均中賀竊以太姒配周實肇多男之慶

金山翼旻允符受命之祥自昔明王以求懿德非特以
奉神[illegible]之貺盖將以輔天地之宜恭惟　皇帝陛下齊
家以身治國以禮宣教化以親萬姓旣資外輔之良擇
令淑以統六宮載擧內朝之政徽音實嗣象服以宜臣
幸遇熙朝獲瞻盛禮屬遠持於使節莫預慶於明廷惟
與群生永陶大化

代先和仲賀冊　皇太子禮畢表

歷日協辰載嚴寶冊承天亂體肇建東儲旦洽無垠慶
交有截中賀竊以作瑤山之樂式昭治世之功題銀榜
之宮受正長男之位豈特繫國家之本將益寧宗廟之
嚴彰哉甚盛之儀允矣難逢之會遠稽前世同夏啟周
誦之集名近攷漢文著至道天倫之故事恭惟　皇帝
陛下受三靈之眷命皆列聖之丕圖繇統流祥猗蘭襲
慶欲建不拔之業以展無窮之勳帝座分暉前星之
軌進天地決閏增少海之波闌偉茲公器之尊介爾重
離之吉用數渙號大賚寰區臣夙奉宸恩出將使指卜
年有永益瞻周室之隆獻壽無疆莫預漢庭之列傾葵
竊頌舞歎同歡

代先和仲[illegible]　皇太子受冊表

位隆蒼震茂膺王器之良德配黃離[illegible]協重明之吉車
書所暨鼓舞惟均恭惟　皇太子殿下岐嶷挺資溫文
秉質冠天枝而毓秀分璿萼以騰輝辨書牘之嘉

既協靈辰聿陳冠禮載隆
國棟摹正皇儲出龍樓而入虎闈仰日躋之盛鏞金聲
而𢧵玉潤貽天縱之多能固將兼三善於姬文豈特陳
五學於賈誼某幸遇嘉會久玷明思徒嚶鶴禁之羸臭
遂覩趨之願永言善頌實倍常情

擬代宰相以下賀朱草表

協氣旁流紛若萬靈之貺稙莖叢出翹然百草之精見
闡所周旂躍惟一中賀自昔太平之世必膺可致之祥
金芝秀而嘉禾興紫脫華而𢳣枝植並標鉅美用紹殊
休若乃朱英之效靈尤為植物之罕見並致前賢之對
謂至和上猴於陰陽載披往諜之言蓋盛德下漸於草
木誕彰丕應宜在明時恭惟　皇帝陛下統攝群元紹
休聖緒維葉泥泥既崇行葦之仁零露瀼瀼咸被蓼蕭
之澤　彼朱緣之異貽茲炎火之珍葉開落以應朔還
同土堦之瑞枝扶疎而共幹近比水屋之生豈惟大太
史之書方且等從臣之頌臣親逢華旦預覩嘉祥黃閣
調元莫補棟梁之用丹霄拱北徒傾葵藿之忠

代周文翰賀河清表

睿王有臨薦膺景福榮河薦瑞式契休辰事掩前聞慶
交寰宇中賀臣聞百神受職者聖主之事五行布序者
治道之隆惟茲四瀆之尊實處百川之首況大河之為
害乃上世之所同合衆水以納汙激洪濤而引濁隄防
弭患每逶迤之為虞牲幣祈禳豈澄清而可俟惟聖神
之在上宜天地之垂思屢致珍符無逾今日恭惟　皇
帝陛下堯仁舜智乾覆坤容治已格於神明祥自開於
川瀆大水既安於故道濁流還變於澄瀾實聖德之所
緣非人力之可致詞臣睎美極賦頌之揄揚太史屢書
增簡編之煒燁臣叨居外服久荷殊恩阻獻壽於未央
第存心於魏闕

代沈和仲賀永橋成表

臣浸天關帶三山而中斷飛梁虹指亘萬世以彌堅凡
屬照臨率同抃躍中賀竊以水實五行之本可為四瀆
之宗濫觴崑崙踐壞積石雀注于中國之半貽田于清
準之高鯀堙禹興施成功於三代周移秦決亡故道之
八支自時以來貽患如彼捷石菑以禦水空傳瓠子之
歌下竹落以成隄僅塞館陶之口曾安流之莫覩豈長
慮之敢知國家崇河嶽之神盡溝洫之力聖人興而圖
書出五道修而絡脉通榮光朝浮澄瀾夕變造舟霜降
之後既濟於往來鼓楫雨集之時尚虞於覆溺翊翊方
之孔道當信使東交馳繫人謀之與能信天時之興事
夏圖上策允屬熙朝恭惟　皇帝陛下神智獨觀大明
旁照稽先猷而繼志攬初議以折中萬鍾子來霧雲蒸
而雷動雙川股引淼谷轉而山頹塹陵阜以初分回波
濤於久塞不樹怨於素惟斷乃成架黿鼉而上躋亘蟠龍

而橫據奓修金於墱道微一葦之後艱鎮寶勢於坤靈
宜百神之來護慶交有截利及無疆臣夙荷鈞甄外將
使指遠安長之日阻瞻望於餘光賡時邁之詩敢形容
於盛德

擬代寧相邳下謝賜郊祀慶成詩表

精意潛通上格神靈之貺英詞俯逮遠追雅頌之聲拜
命生輝循躬知愧中謝竊以禮莫嚴於享帝孝莫大於
配天三歲親祠遵百王之盛典諸侯助祭
恭惟皇帝陛下酌道德之閫源游文章之林府修
精神而倫庶物祇見郊禋受福祜以憂黎民大數再號
春群工之咸在嘉盛德之既陳遺承殿寧念前王之垂
統鑒觀於下荷上帝之遺休用于羽東載頌麗峯倬彼
形容之妙極然經緯之文王振金聲言自調於韶濩星
輝月潤眾咸仰其光明臣等叨倫近司獲陪元祀奏甘
泉之賦雖無靡麗之辭歌成命之詩已見緝熙之治豈
期宸眷申錫雲章歸詫為榮共喜競言之布依歌無斁
益知舜孝之隆

擬謝賜大晟府樂記并古鍾頌表

作樂崇德遠追三代之音肆筆成書下陋百王之制載
頌宸翰申錫使人俾預獲於榮觀用仰宣於睿旨中謝
竊以自昔承平之治必頌雅頌之聲將易俗而移風故
審音而知政逮周秦敝亡之後蓋歷世以無聞隸祖宗
積累以來至今日而後備恭惟皇帝陛下道由天縱
學本生知生興不世之功獨運無方之智以身為度賡
容高下之差用律和聲遂協始終之序陰陽並應日月
增輝追茲千載之傳自我一王之法爰即青閑之燕深
明述作之源與若冊青倬同雲漢閣侈鉅衍不特為靡麗
之辭深潤盈純將以追典謨之訓豈期綏賚冊闔屏愚
凡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及人至仁與下寵夫近弼
錫以英詞拜命鞠躬德看咸池之奏聞織綱目恍同廣
樂之歡

代周文翰謝賜大晟樂表

象成作樂用錫予於庶邦觀德鄉方將訓齊於多士事
高往諜慶益彰臣中謝臣聞故藝於是實前王之盛典
習舞於樂亦治世之宏規故舜作樂以賜諸侯而周設
官以教國子庶使還通之俗習知道義之歸恭惟皇
帝陛下盛德難名豐功莫擬闢土疆於萬里播聲教於
百蠻用律和聲究六經之妙旨以身為度考三代之遺
音執寬述作之端曲盡情文之善乃分頒於侯服俾肄
習於儒宮教上國之工師訓多方之俊造欽承嘉惠實
雜眾觀將易俗以移風因審音而知政臣敢不布宣德
意教勵邦人猶盛更張于以識聖神之治鏗鏘節奏非
徒為歌舞之容

代鮑欽止謝永橋成德音表

河定民安亘飛虹之千丈德容恩普頌泥鳳於三方爲
與群生同樂大慶中謝竊以被山通道麗二渠以分流
遣舟爲梁跨三峰而作趾啓長全之無疆有經費之不
貲蓋歷世睥睨而罔知唯神者經營而未暇載圖盛業
宜屬昌辰恭惟 皇帝陛下遠迹禹功畫循堯道聖志
先定僉謀允諧河久由於地中水方趨於澗下飛留轂
擊笑漢武之負薪舉鍾眉摩樂周文之爲沼係功不日
應事無愆貽厥大任之效縱苑若中渾之壯勢爲世永
賴坐觀千載之清四方攸同本自一人之慶尚念子來
之衆咸繫繼至之勤錫賚錄勞堅謀宥過置郵星下幸
土嵩呼臣早辱膚恩恭承渙號屬樹尊領違分竹使之

符領林民□繼上河平之頌

代謝翰林院三伏早出表

陽居大晏欣化日之舒長伏當早歸送清時之逸樂戴
恩甚寵視陰增羞中謝伏念臣猥以孱虛列於禁路論
思叡紬空懷待旦之誠脤仰棲遲但惜分陰之□豈繫
晏罷丞俾處休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昧爽臨朝光華
撫運務厚使臣之禮特推恕己之慈終夜以思尚無忘
於舊學晝晨而退敢自此於前修

代余帥謝傳宣撫問表

使節光華遠臨外服訓詞懇厚俯逮微軀中謝伏念臣
蚕以愚朽之才獲蒙尊顯之位入參機政初乏異能出
撫藩條靡聞善狀方譴訶之是懼豈恩寵之誤加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陽德克寬堯仁博施憐其簪履之舊不
以遐遺錫以綸綍之言用申眷旨隆天重地未知報國
□方就日望雲空懷存闕之念

又詩

聖恩隆厚不忘疏遐之臣天語懇純特示眷存之意中
謝伏念臣蚕鈍幸會獲遇休明荐誤宸知擢叅樞政去
國未久每懷報王之忠奉職無聞空有愛民之志方期
指斥敢意恩憐此蓋 皇帝陛下盛德包荒至仁念舊
同天地以覆載配日月以照臨申飭使人就宣詔旨粤
私所被銘□知榮竭力易殫殞身何及

代梁帥謝奬諭表

將命朔方曾乏有埃之效既恩中禁誤蒙綸綍之頒載
德無窮省躬知愧中謝臣智能甚薄政治荒聞頃奉宸
恩出膺使事多循厚幣廣集瓌材藉外府之贏餘佐上
都之營繕領職分之當爾豈勞能之可稱敢冀□慈俯
頒溫詔寵甚□金之賜褒逾華袞之榮此蓋 皇帝陛
下御衆克寬用人以禮務記功而忘過每勸善以使能
凡少著於微勞必曲形於奬訓臣敢不益堅素節增激
懦衷十襲珍藏莫稱恩私之異一心盡瘁益思報效之
勤

代少尹謝獄空奬諭表

佐天府之浩穰初乏微勞奉聖書之溫純遽叨厝屋中伏念臣性資巽耎學術迂疎誤辱簡知屢更器使臣區自效慚竊位以素餐斷斷無能但因人而成事方唐虞推好生之治而趙張著良吏之稱務教化而省禁防人自重於犯法行寬大而禁苛暴物不陷於無辜豈特囹圄之空虛固已奸邪之銷釋在於叢爾蔑有稱焉敢謂至仁亦蒙善獎旦重丘山之賜褒逾黼黻之榮茅屋生輝于顏有靦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匿邪亡過錄善使能視民如傷欲遠措於刑罰班賞無遺俾成勳於事功奇少效於涓埃以曲形於綸綍臣敢不仰遵聖訓俯激愚衷勉以一心屏盡公家之利藏之十襲永為私室之珍

代辭免尚書左丞表

學微術昧居懷下摒之虞德厚恩深載奉非常之選輒輸誠懇薦瀆明威竊以地重中臺二丞實 於省轄道尊元首庶政咸賴於股肱翊上聖之端臨俾下民之底乂宅乃事而宅乃牧率和衆俊之圖簡厥身而簡厥良克艱辟工之叙以具瞻之攸屬豈積久以致升伏念臣名在闒冗之中身遭明盛之世當陳力就列極懷覆贄之心幸疏舉屢謀爰納斷斷之介顧易窮之末技叨尋望於清光曠日累年曾莫施於片善循名責實敢復冒於次遷伏望 皇帝陛下繹以廣言包之大度深察顧天之懇收還與汗之私勅百僚而顯有功肆疇咨於在位展四體而率舊職尚勉及於前修如此則國無謬寵之尤豈特於臣免貪榮之誚

代尚書左丞謝表

中臺貳政微勞弗效於明時左轄圖賢誤選乃容於充位冀遂固辭之懇彌增非據之慚中謝 竊以漢置四丞實佐令僕之事唐分六部尤嚴綱紀之司然而進靡稍於國鈞政其任止專於樞憲粵惟神考稽古治官肇新二府之聯允協八元之舉蓋將偕衡旦皐夔之客勿豈特同甯曹丙魏之詳謨凡膺眷注之隆必傾具望列在衆什之典豈曰 遂伏念臣學不足以窮六藝之文識不足以通萬方之略驟蒙異渥拔自𠌫人叨居侍從之流聞當論天下之大利必慮承弼之重每欲報人主之至恩屬上聖之日躋方群賢之星拱哉成輔相天且弗違省節彌除民用丕變[illegible]法熙豐之治崇起教化之功雖淺智褊能豈副神心之經緯而比善殫力粗知休命之對揚屢深歲月之奄居積淵水之懼免於罪戾已推大度之仁奉以周全曷副疇咨之意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廣覽兼聽而盡百工之美僉受敷施而致庶績之凝乎章以堯帝之聰明左右以文王之陟降謂朽知欲若執元已試之才故申命用休蓋懋司寅之勛肆令朽賀猥被寵光臣敢不激昂千載之期罄竭萬分之補豈

中庸之帝政俾延及於群生詠太平之清與有辭於永
世乃所願也非曰能之
代都憲謝淮南運使表
備員無補已蒙殊恩錫命過優叨劇程掺材弗稱省
分知榮 中謝 伏念臣家世寒微性資巽懦叅縣財賦監
綴官聯幸遇時明厲膺器使未有涓埃之效自捷鈇鉞
之誅大馬微生分已甘於永棄乾坤普施恩猶許其自
新俾脫刑書復將使指[illegible]忠自擔難盡瘁以首公竭力
易疲空懷憂而内抱方將丐歸於畎畝庶幾獲終於天
年豈意睿私尚加舉拔况茲淮甸寔通王畿顧轉漕當
通無一粒之不運致兵民咸足有九年之所儲在於臣
愚何以堪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曆日月之照推父
母之慈勞於求賢靡擇寸能之倫[illegible]於用賞不忘棄朽
之餘臣敢不祗奉詔條勉循職守雲天在望常懷存闕
之戀涓埃未填敢後報君之義
代尚書左丞謝轉官表稽方職
折衝壓難曾微可紀之功含爵策勳忽冒踰涯之寵邊
迥罔極踼踏增羞 中謝 伏念臣族系單平性資巽懦少
而好學但勤糟粕之餘長則後進靡識經綸之旨徒以
遭休明之盛世忝賤陋之專軀浸蒙特達之知躐擬後
賢之后規事建議無補於萬分懷誠秉忠粗堅於一節
久負素餐之愧敢希苟得之榮屬茲狂童干我大戮方

整貔貅之旅遂空蛇豕之群豈惟被草木以宣威固已
包干戈而偃武蓋聖神默運獨觀乎萬化之源而將相
協謀決勝乎千里之外在於叢適殞有稱焉豈期慶賜
之行亦預褒陞之列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齊天地之
覆載配日月之照臨帝公聽而並觀務稱物而平施謂
職分綱轄粗奠總於兵謀然寄重機[illegible]寔與同于妙算
故嘗疑而從寸將悅使以忘勞臣敢不仰體睿私俯殫
風[illegible]會四海於一堂之上庶遵長治之規輔明主於三
代之隆盡勵同寅之義
代閻彥昇謝轉官表
省曾典職宜真嚴刑哀矜包荒祗從眨秩驚魂來復淒
涸轍流伏念臣遇事無通敏之能守己有專 之累權
從冗散忽冒使令未聞毫髮之功徒積丘山之罪頃叅
民部厲歷歲華適當異議之從妄意己成之令蠢干並
起欲來閑以紛更需同相從咸覩利而罔義臣以子然
之力忘其衰闒之軀引義甚明竭忠靡避凡章奏之上
二十有餘條至辯論之 再三而後止獨是衛規之說
迫於簿領之迷雖匪明邦曾微糾正蓋愚既殫於千慮
而智終昧於三思分甘墳老之誅敢冀寬矜之典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光宅天下丕冒海隅醲於用賞而約
於用刑記人之功而忘人之過察臣區區自致非苟合
以取容憐臣斷斷無他遠殊恩而屈法仰戴乾坤之大

益知日月之明臣敢不罙省前非愈堅素守拉朽磨鈍

儻來效之可圖粉骨捐軀豈大恩之能報

代鮑欽止謝降官表

奉職不稱至有煩言明詔加恩綏從貶秩捫心内訟循

影增羞伏念臣蚤誤宸知嘗叨器使智謀淺短維云公

爾忘私功效陵夷故動而得謗間由罪籍僥盜即曹假

攝去來或暫司于銓綜捷挩姦胥終有媿於詳明迨茲

拭枚之餘猶負嫌廉之責分甘訶譴敢意寬矜此盖

皇帝陛下大覆堯天廣開湯網信賞必罰既教爲而揚

遺布德施仁每赦過而宥罪曲憐寒蹇未忍棄捐自諗

治民倘尚能於寬悔庶幾晚節粗論報於洪私斯言不

代發運使謝賜金帶表

總一方之轉漕方愧非宜錫三品之服章遽叨異數拜

恩而捿循影增羞中謝伏念臣性異良金家無全布佩

韋以戒每師前哲之規束帶而朝曾乏當官之譽稍從

冗散獲預使令推食解衣盡出聖神之眷傅龜襲紫非

緣門户之私常懼曠瘝敢逃譏議豈意非常之寵賜施

至陋之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約束群才章明庶士

寛以御衆故靡間於微勞賞以勤功遂申加於二錫得

予衣之安吉增使臣之光華施厚身輕才微責重臣敢

不書紳自念敬祗知榮正其衣冠益謹不驕之戒副是

青腰庶幾爲善之言

代外任謝日曆表

君子治曆明時式謹正王之度太史守典奉法度遵月

令之文乃錫新編用循故事中謝臣聞順帝則者聖人

之德授民事者王道之原堯咨羲和以釐百工舜用璣

衡以齊七政皆推明於象數以召致於休祥恭惟 皇

帝陛下睿智通於神明廣大同乎覆載風雨時若固無

愆戾於陰陽舟車所通孰不奉承於正朔考天地四時

之極會日月五星之辰著爲成書頒之外服臣敢不布

宣於上德用以訓戒於邦人春敘秋耕重識務農之義

夙興夜寐益存愛日之心

代謝生日禮物表

王綸載錫俯矜覉優之初臺餽有加曲示眷私之屢覥

顏罔措慙喜勝中謝伏念臣奮迹孤年逢辰休顯修

身謹行居懷欲報之心憂國忘家更屬可移之義憂冒

綱維之選叨忝帷幄之謀維淺智褊能莫效三年之績

而除恩博施尚收一日之長逮茲生育之辰方抱劬勞

之感豈圖異數存軫淵衷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恕以

及人醲於用賞未賜空餐之責每垂推食之仁靡膳靡

依寧復甘旨之奉既醉既飽願殫夙夜之勤

又代謝生日禮物表

使華倏降仰奉明綸臺餽旅陳俯光初度拜嘉有覥攬

涕孚從中謝伏念臣生齒寒鄉出逢盛旦用遇其[illegible]毎懷覆餗之羞食浮於人詎免伐禮之刺薦冐持綱之寄居纏陟岵之悲移孝事君雖勉承於殊遇竭忠奉國曾莫效於遠謀敢期載育之辰猶軫至仁之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均覆載禮合臣鄰常推善貸之心務㔹屬厭之腹痛深剝鉅豈知食稲之甘德厚恩隆尚喜嘗羹之遺

又代謝生日禮物表

隆恩所逮增賁初辰厚意是將肆頒異數拜嘉甚寵撫質奚堪中謝伏念臣猥愧韋𥉈才非秀詢蚤悟簞瓢之樂晚叨廩餼之優父教之忠已後劬勞之報毋取其受尚伸孝養之榮學陪機務之繁居閱歲華之積罪固多矣方懷覆餗之虞德莫厚焉每喜嘗羹之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備養賢仁先育物必申加於飫腸将誇貴其遠謀馨[illegible]而絜爾羞況仰承於錫類醉以酒而飽以德願併鑒於屬厭

又代生日禮物表

閤史書時永念設弧之始饗官致餼欽承出綍之頒焜燿有加感䫃失措中謝伏念臣生而固陋少也賤貧挾筴請書雖靡同於學禮居官任職寔昔皆本於教忠會逢上聖之臨起預衆賢之列陳謨無取空慚碌碌之稱守節不渝但識尊尊之義敢意匪頒之典猶形慰藉之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覆育群生恩憐近弼禮厚千鍾之賜褒踰一字之榮禄弗逮親已負終天之恨身唯許國益堅傚日之誠

傳忠肅公文集卷上

啟

賀太宰啟

伏審命出中宸名登上衮千齡際遇注帝意以彌深九
牧臚傳浹民情而共慶恭惟離慶窮以文昌之賦庶政
寶喉舌之司僕射之長百僚時邇腹心之寄學聖神之
御宇酌古昔以經邦肇新相府之聯增峻台躔之望官
不必備久虛位以詳延道之將興宜異才之間出伏惟
耳官學窮精祲識採幾微下筆屬文燕發群言之蘊閫
事撰策規恢億載之基進陪風合之辰徧歷高華之選
周旋三旬吝勿九年稽前聖之典謨益見大儒之效練
本朝之制度獨高舊德之 建此疇咨果膺爰立昔肅
曹漢之賢相務清爭以寧其民若房杜唐之[illegible]亦彌
縫而藏之用佇推諸道以福[illegible]人則名譽垂於無窮而
姦邪為之不起曾是庸虛之質夙叨庇賴之私三后協
心尚覩逕衢之台百官承式願輸係志之勤

賀尚書右丞啟

伏審顯奉殊恩入參大政側聞無號俯慰輿情惟上聖
之端臨當英豪之並進左右輔弼如衆星之拱北辰上
下歡欣若巨魚之縱大壑適春文昌之重寄尤資樞憲
之得人今上嫌名帝[illegible]而恢皇綱彌綸於政本諱王體而斷
國論斟酌於化原自匪名儒焉膺茂典其官稟淳明直
亮之德賦瓌偉博達之才窮六藝之淵源臻乎道奧激
百家之腴潤騁於筆端出逢熙洽之辰薦被高華之選
紬書冊府削草諫垣瑣闥雖容有回天之力霜臺懷
慨寧無憂國之風旋躋內相之榮俄易地官之長雖藉
研桑之心計優思嚴學之筆精遂再直於禁林遍獨承
於渙音令聞令望爲多士之表儀嘉謀嘉猷作本朝之
龜鑑果茲超拜允協僉俞元首嘉股肱之良大厦得棟
梁之助方將與皐夔稷契共成堯舜之功豈特俾魏杜
戴劉同專唐室之美益昭賢業永輔明時其耆辱褒表
屬茲鈍蟄庇身有地始知廈屋之帡幪播物無垠願消
大鈞之坱圠其如欣躍實倍等倫

賀戶部尚書啟

伏審趣頒召節誕布除書任制六曹贊總萬方之計位
陰八[illegible]寀毗二府之聯凡在見聞率同鼓舞恭惟某官
學窮宏奧識洞幾微以慷慨憂國之心蚤膺閫任以經
綸佐時之略茂著猷為才無大而不周事雖難而必濟
自擢學宮之舉旋躋郎省之華出總使權寂著朔方之
政入持荷橐尤高省戶之功寵陞秘殿之除遂畀帥垣
之重報三月之政果膺反席之思賜十行之書亟承造
廷之對適春地官之長允資心計之優必使不益賦而
用饒庶幾有餘財而頌作然後入登於近弼蓋將永輔
於休辰輿頌所期斯言可必某稟生至陋蒙眷甚深雖

嘘枯吹生每借揄揚之賜而搦朽磨鈍難追英俊之蹤側聆出綍之音猶動彈冠之喜青蠅之飛數步敢妄意於絕群鵾鵠之巢一枝願永依於餘廕

賀內翰宿客啟

伏審參講獻於內相密承當宁之知職調護於東朝榮被出綸之命傳聞四遠欣愜一詞恭惟睿聖之臨朝頒隆國棟迺春元良之貳體肇建皇儲肄予鶴禁之嚴俾佽龍樓之輿入有師而出有傳謹擇於宮僚見正事而聞正言尤資於友益是以取象於四皓於以增光於重離宜得真賢來膺茂典伏以某官圭璋捷器杞梓呈材輿學鈞洙窮淵源於子夏高標映世聰接楷於李膺久侍荷橐之華屬直鑾坡之秘載煩睿眷入陪東宮陳實誼之言固欲輔成於道德草王褒之詔豈惟娛侍於文辭某夙荷殊私久依大庇望風引領徒勤燕賀之情承顏接詞莫遂鳧趨之願其如欣頌實倍等夷

賀舍人啓事啟

伏審鳳閣清華密簡淵衷之眷龍樓與秘榮兼端尹之崇迓辽傳聞士夫欣頌永惟建國之本孰先主器之良雖岐嶷徒乎生知而過文資乎幼學欲明道術智謀之指日就而月將必擇左右前後之人繩愆而糾繆宜得端士迺允僉言恭惟某官雅量澄波高標峙岳淵源與學耻惠子之五車博極洽聞陋張侯之三篋言語妙乎天下名聲重於朝廷雍容西禁之嚴參總東朝之務大宗之用李勣雖暫屈於階資劉晏之事明皇欲留意於經籍載稽盛德宜擁前聞某遠託餘光夙叨末契覩絲綸之誕布徒傾賀廈之誠瞻弁著以非遥莫遂趨風之便某抃躍難既敎宣

賀虞純臣戶部侍郎啟

伏審經賦中臺紬書藏室宸廷日侍增從橐之光華每宇夙傳聳儒林之觀聽恭惟某官受材膚敏造道淵原若延年之安和膺詳于諸事如子政之洽炙博綜於群書外徧總於使權中再直於憲府名聲藉甚功效卓然自擢貳於王城亟起登於卿寺迺茲異數盡出深衷節制度以阜民財暫煩於心計摛文華以緯國典更賴於筆楮佇膺夾席之求遂正秉鈞之拜某登門最舊處世多奇雖感慨激昂思稱春存之意而棲遲困抑莫陪英俊之游側聞出綍之恩猶動彈冠之喜鳳凰翔于千仞方為瑞於明時鵾鵠巢於一枝願永依於巨庇

賀光祿卿啟

伏審肅承中詔寵陟正卿睿眷方隆姑詳試於衆事實名增重實大慰於群情恭惟某官雅性內融清猷睿發議論忠直有愛民憂國之風道術通明有博古練今之學居皆可紀去必見思非進總于漕臺旋入毗于京邑坐 浩穰之治載覩盤錯之能逮茲三遷曾不累月盡

功多賞厚宜蒙優遷之恩而官顯職閑侍曆侍從之選
引領以冀斯言不諜

賀曾叔夏除秘書少監啟

伏審顯承制捡紫貳書林在於凡聞孰不欣快惟國家
廣右文之化眷圖籍盛中禁之儲凡居三館之流以極
一時之選翔典領於庶事仿模楷於群英非博物洽聞
學總萬方之畧而成德飭行身兼教器之長曷稱師言
用當帝眷某官造顏閔之極摯窮將夏之剏原謝琨風
華宜居第一壽王智畧可謂無雙蚤自著于明時遂擢
登於要路詞人墨客争諷新章東觀南臺共傳妙墨遂
出守於指使旋入替於國師倚筆見重于青宮剖竹屢
移於宅畫方倚膏民之術俄與將母之思真館燕居雖
鬱搢紳之望親庭色養幾忘軒冕之榮果膺側席之求
亟奉賜環之寵太宗下德音之詔盍稍振於高風九齡
草勃海之書豈特稱於雅度佇聞異遷超真近班某頃
託帡幪書叨眄睞望風引領徒勤燕賀之情承顏接詞
莫預覓廷之列未言悃愊難既敷宣

賀祝幾叟除軍器監啟

伏審顯膺中詔擢據要津恭惟慶愜竊以某官厚德鎮
俗高標映世兼衣賜之遠藝窮將夏之剏源發泰儒林
含香華省登車攬轡踏孟博之轍筱觀粟飛芻陋弘羊
之心計較然課最簡在宸衷建茲辭掄之循果奉綸
之召眷惟五監實次六卿方朝廷尊禁人咸知於重內
狗國家閒暇政尤急於除戎行聞畫接之餘遂席從班
之列某誤叨眷獎久竊庇庥承顏接辭莫遂廷賓之列
望風引領敢忘執御之儀

賀王元將左司啟

伏審勁被詔除禁聯寧屬傅聞四達欣愜一辭惟神考
之大猷參前王之成憲方熙寧屬精於政本肇新撿正
之貢建元豐董正於台官始建郡司之目上承二轄下
總六曹任遇益隆銜補侍臣之缺諮詢紛積帝參丞相
之謨自匪名流曷謂僉論某官青標濬發雅性內融學
博綜於群言文成工于眾作居官可紀藹然良吏之風
見義必爲展矣仁人之勇果動中朝之譽寖階上宰之
知紬繹圖書校讎秘典繼奉膺廷之寵荐承青燕之間
務竟一言已布褒賢之旨隨機獨踊尤高達禮之聲載
簡帝衷用頒渥澤如元衡之詳整詎止于三遷希方達
之通明寧淹於旬歲佇聞善績超真從班某叅接高標
謬蒙采眷抗塵走俗誰憐范叔之寒引領望風竊致貢
公之喜永言悃愊難既敷宣

賀虞純臣監察御史啟

伏審顯奉明綸入參憲府士大夫慶適同詞惟上聖
之保邦捴前王而圖治練群臣而核名實既大正於官
邦揚鴻烈而章緝熙將坐清於政本眷茲風憲之地實

為耳目之司晳論議於臺中必得通達之士振紀綱於轂下允先亮直之才恭惟某官氣鍾河嶽之靈性挺圭璋之美柔不茹而剛不吐事可法而容可觀溫於文辭蔚若嚴徐之辯藝於政事綽然求賜之賢傳王謝之風流被洪寬之緣飾進由德選結自主知攬轡觀風豈特詳求於吏治搴帷問俗固當博究於民情風推判舉之明藹擅平反之譽然肅傳之意雖在本朝而谷永之心常存省闥果膺虔遲擢處要津名聲重於一時風采聞於四海步赤墀而登文石方密奉於清光歷金門而上玉堂佇超躋於法從某屬拘官次莫造賓閣傾頌宴深數陳罔既

賀虞純臣除監察御史啟

伏審王廷錫命方假虎符帝扆記功復還烏府凡叨春榮舉集欣愉恭惟某官道術通明議論深博被服周孔之訓淵源存晏之文仁以義事君蓋無施而不可用儒雅而飾吏故所臨而有聲頃自南臺出居真館既屢更於歲律寔大鬱於輿情果奉明綸言歸舊貫盡出聖神之獨斷曾微左右之先容矧茲六察之聯分糾百司之謬明目張膽將振舉於朝綱偃德錄賢佇超登於法從某辱知有舊稱慶踰常詔之優隆徒勤頌詠碩青衫之牢落永識依歸

賀陳國英領事啟

伏審疏恩中禁領職合官凡在見聞孰不欣快惟聖有作與天為徒參稽三代之文祖立九筵之制臨朝聽朔獨觀于萬化之原攷古建官分命以四時之事豈特謹陰陽之端而明庶政固將協終始之序而熙百工非特之髦不預茲選恭惟某官躬稟淳明之質　畢通敏之才學必造於淵源行不踰于閫域虎膺蔺拔存著獻為蘭省陞華蔚然高績琳宫就佚稽甚休聲密承堯舜之知擢貳羲和之政上恭階之政方賴于明謨登赤墀之除佇躋於法從某夙叨盻睞阻奉光儀側聆綸綍之頒但切門闌之慶

賀周文翰除侍制提舉醴泉觀啟

伏審簪筆持橐榮躋侍從之聯就日望雲密奉清閒之燕送留真館以便告猷綸綍既行縉紳胥慶恭惟某官繼韋平之經術傳王謝之風流孔鯉過庭嘗聞學禮孫毛能仕蓋本教忠方賈誼之少年若馬周之素宦藉甚漢庭之譽烨然肅葉之光未膺傳野之營永久嘆周南之留滯明珠無類掩萬仗以騰輝勁竹有根貫四時而挺節坐更而紀歷事累朝卻穀之歎社閱詩書嘗先於謀帥黃霸之奉宣詔令尤長於台民違茲千載之逢遭契一言之寤緬懷先正夾輔前人是為社稷之臣豈特棟梁之用啟金縢之策既彰姬旦之勳列麒閣之圖復冠霍光之右特書與策永勸臣工始知天綱之無私終

見相門之有子載領新屋式寵世臣峻內閣之清班總列仙之秘宇楓宸備問已符冊宸之思賢槐陰調元佇扉青氈之圖舊其風叨末契嘗辱珠託瞻紫詔之優隆徒勤謳詠顧青衫之宇落竊有依歸

賀陳國珍集英修撰啟

伏審疏恩中禁就佚真祠冠書殿之隆名參曲臺之鉅典綸言始布輿誦交歡叨河潤之恩尤切慶成之慶維國家享巍巍之治海宇成郁郁之風謂建功之路盍多而貼職之稱尚寡嚴褒序之法既增設於九尊資論譔之官復肇新於三等自匪傑出之士孰膺超拔之榮某官稚性內融清標磨發柔不茹而剛不吐事可去而容可觀博通前古之宜練達當今之務出逢辰載擢寘要津精敏之才譽高華省州府之學望重合宮載簡清表果循異數方符休息于篇籍之圖翱翔乎禮樂之場遂登禁近之聯用席公台之路顧如弱植早持高標引領望風采結搖搖之志載緘寫抱徒殫軋軋之辭願以微軀永依巨庇

賀留守大資再任大名啟

伏審光膺寵渥顯錫命書陞秘殿之崇資仕留都之重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智周物表學優域中博通前古之宜練達當今之務世載令德獨映明時自結清衷存更劇任進擢地官之長仍兼天府之繁綱總紀于中臺

號魏杜載劉之稱職督機衡於西省有臯夔稷契之嘉謀速均逸於中山益流聲於外閫廻膺北門之臣屏實惟全魏之要津控強虜之咽喉據洪河之襟帶疇咨元帥允藉壯猷布惠循條善政丕成於五月折衝制勝威棱遠懾於殊方確乎柱石之姿隱若金湯之固浸更歲律大贊師言盍對揚王休雖久佇弼諧之盍而徒得君重故向勤綏御之方用峻隆名肆循異數載懋優賢之禮式昭體國之忠民吏均歡才改旌旗之舊士夫竊循行同衮舄之歸惟是孤蹤久陶大台覬絲綸之誕布徒勤燕賀之誠聽屏著以非遑莫遂凫趨之願其如欣抃實倍等倫

賀留守大尉啟

伏審提鉞齋壇誕布絲綸之寵分符留鑰出當屏翰之維凡預春存舉深欣快恭惟某官受天地之氣稟河嶽之靈窮六藝之遺文繹乎道奧漱百家之芳潤驅於筆端蚤逢特達之知丕踐高華之選挺然勁節殊聞異域之中籍甚英聲夐出本朝之右粵自北樞之宥密遂參西省之幾微禦侮折衝威制百蠻之命贊元經遠規恢萬世之功去國十年秉心一節顧艱難備歷曾肯綮之未忘果膺黼扆之恩丕被鋒車之召賜便殿之對寵承三接之恩新秘殿之名欽奉十行之詔永懷舊績載舉徽章式嚴上將之儀增重北門之寄宸心允屬海宇具

瞻大纛高牙暫煩於卧護元家赤舄共佇於遄歸益隆千載之期永輔三皇之治某夙叨睠䁔嘗竊品題徒勤賀慶之誠阻預曳裾之列其如欣抃實倍等倫

賀梁才甫建節再任大名啓

伏審誕敷制命寵建節旄嚴上將之威儀仍陪都之管鑰允叨領遇舉集欣愉竊以秉命司徒實重將軍之寄唐分方鎮始知節度之名粵我台朝參稽往制非耆德宿望均體股肱則元功盛勲任國柱石方春揚庭之號因膺賜鉞之榮恭惟某官外博而内融識周而道遠身復衆善兼孔門之四科世載令名繼虞廷之八凱蚤值千齡之會每殫一節之誠用無施而不宜事維艱而必濟入參大政聲蕭曹丙魏之望謨出殿近邦著邵杜龔黃之善最進退有度夷險莫渝自再佩於麟符既屢頒於鳳詔裴度未老久卧鎮於北門申伯于蕃宜圖居於南國丞奉齋壇之拜益隆岩石之瞻大纛高牙方折衝於樽俎元家赤舄佇遄歸於廟堂某久辱眷憐屬兹拘窘未遑掃門之顧徒勤賀慶之誠

賀徐帥以宫使召啓

伏審鵷膺帝綍入覲王庭賢人在朝自厭與形之難聖王求舊方圖不世之功成命一行歡言四布恭惟某官德推國器學擅儒宗以經綸兼善之才自結當宁而承平極治之世薦據要津論不詭於聖人議有益於天下内恭承椊建教化而圖安危外總帥垣入讓召上詩書而閲禮樂雖艱難之際壁曾肯綮之未嘗志在憂民故居皆可紀忠唯憂國故知無不為英俊所以慕義而心降嘉謀為之聞風而膽落確爾柱石之固凜乎霜雪之嚴暫從林館之優亟奉驛車之召遭明朝而承問答賜清晏之間好忠諫而悦至言極陳治安之策然後茂數於寵典遂將永冠於元鈞某蚤被眷知屬拘官文情同冀樂方希大慶之成因[illegible]射魚行奠西工之吏其如聽頌難聲敘宣

賀張帥子除運副啓

伏審蹟膺宸眷出總漕權恭審靈慶慰竊以列土分域期部實本根之地秉軺建節外臺為耳目之司别當富殷之期尤重轉輸之寄佇以佐大農之調度以能通萬貨之盈虛苟非其人不預兹選伏惟某官高風邁往厚德鎮浮知無不為既薦更於劇任忠而能力蓋自結於揣衷藹然舉望之隆卓爾功庸之茂眷兹北道昔仰使華劉晏之才瞻粒食之不運桑羊之智獨心計之無垠固嘗博採於民風豈特周知於吏治遂再頒於明命益下聳於歌謠未傳駐車衆共驚於決遣芘濤攬轡之雖在於澄清佇聞奏課之優遂陟徒班之峻某區區晚進碌碌諸生閭里相逢蚤有登門之舊忭懽所逮敢伸賀慶之誠

賀沈和仲除秘閣修撰陞運使啟
伏審就遷使指加寵書林綸綍始頒搢紳胥慶竊以內
閣論撰之職客亞從班外臺轉輸之權最稱劇任必才
德之俱隆與資望之素隆乃奉明敭併膺異數恭惟某
官嘉猷絓達敏識造微傳適前古之宜練達當今之務
會逢千載自結九重合香握蘭與高郎省臺芻軌秉坐
給遣屯固已致萬庾之盈豈特有三年之委造明朝而
承聖間渫契於淵衷褒有德而報厥功荐推於茂典眷
惟翔部久仰威稜狩閩盤錯之虞載治登清之化遂躋
宥密以庸公台某頃伏下僚嘗叨外寮望風引領但勤
賀慶之誠承顏接辭亏阻登門之願其如欣抃難罄數
宣

賀沈和仲運使陞右文啟
伏審密承睿眷光奉寵章就陞書殿之華增重計臺之
寄凡叨眄睞咸集歡愉眷上聖之端臨方辟才之並進
歷世磨鈍肇新優美之名褒賢顯功剸致侍從之列恩
榮超異序進惟艱恭惟某官河嶽炳靈圭璋特秀淵原
之學映照儒林卓犖之才羽儀仕路入踐郎曹之要出
分使節之光嘉績藹然休聲藉甚揚𣿄冊府移總漕權
中宸寶秘之儲內閣論撰之職繼膺妙選並簡清衷屬
貢數之章興車夷風之方熾明詔每下常思斯人之未
孚碩畫既陳坐致列城之丕變果動冕旒之聽亟聞綸
綍之頒歷金門而上玉堂佇還登於近密攀台階而寵
榮閣遂進輔於休明某嚮伏丁僚謬蒙采眷固同雀鷃
但騰躍於藩籬共鶴鵰翩翱翔於梁棟

賀李嬢名太上仁除直秘閣陞運副啟
伏審𥁞宸酬勳絲綸錫寵就躋榮於秘職仍增峻於使
權凡叨河潤之思咸集慶成之慶惟國家推右文之化
眷圖籍盛中禁之儲倬彼東壁之躔煥乎群玉之府既
得俾見冶閣之上紬繹其間又俾抱功修職之人光華
于外自非遴選曷副僉俞恭惟某官酌道德之淵源斬
禮樂之腴潤學優而仕行乎而名自著明時爲吏劇任
登車攬轡擔孟博之威稜軌秉飛芻隨洪年之心計將
使有餘財而將行豈特不益賦而用饒遠茲歲月之奄
益簡聖神之眷肆頒𥁞數凡客殊功民吏均歡匪契借
留之願士夫竊有行聞趣召之思某嘗辱品題屬居官
次莫遂門闌之慶敢忘尺牘之修

賀沈糧使除直秘閣賜金紫啟
伏審入簡宸衷出膺綸告書林寓職載昭稽古之功命
服表容益懋崇賢之典傳聞四達欣慨一詞眷睿聖之
敦文務爵賞以勵世由內及外咸歡於工師惟器與名
每難於授受兄麟閣極一時之選而金章耆三品之儀
偉寵數之兼隆寔士夫之榮遇恭惟某官嶽高純粹鼎
宿騰輝酌道德之淵源卓爾儒者之效漸禮樂之腴潤

光載君子之容爰結綬於學宮俘含香於計省登車問
俗旣領政於六條廣粟偹邊遂紆憂於九歲方馳誠於
魏闕俄奉最於甘泉三接對揚望青光之咫尺十行誕
布預異渥之便蕃內聯英俊之躔外煥星華之節賜郭
賀之轓轂扶物斯隆褰賈琮之帷裳登清允協風采聳
聞於天下名聲益重於朝廷㢆是休恩紆闡趨召石室
金匱細書還蓬於芸臺金馬玉堂簪筆亟持於荷槖頒
如愚朽竊仰庇庥承顏接詞莫趂賓廡望風引領徒欽
歎悰

賀提刑啟

伏審錫寵中宸宣威司服綸言誕布輿論交欣春大明
之保抑歌皇華而遣使化自近始先畿內以覲風厚欲
旁流俾方垂之作則共底措刑之盛允高執憲之權議
獄擇寃賴平反於次骨督姦懲惡資决遣以如神苟非
傑異之才曷副詳求之意恭惟某官高標峙玉雅量澄
波家傳王謝之風流學富章平之經術㕥陪熈運亟據
要津出分朔部之憂增重外臺之寄賦歲時而斂散民
忘艱食之虞闢耳目以澄清吏盡竭情之報風采聳於
天下名聲重于朝廷卓然課最之休允矣淵衷之眷謂
緣人情而制法固非俗吏之爲若傳古義以决疑必宿
儒者之效故茲褒擢式協都俞瞻華闕之甚蕘方趣裝
而首道望清光之咫尺佇前席以疏恩獨愴棄塞之愚
幸遇登龍之末敢同燕雀聊伸賀廈之誠願與兒童共
效攀轅之戀其如敀抃實倍等倫

賀林德祖提學啟

伏審光奉宸恩寵將使指綸言誕布輿誦均歡恭惟某
官松栢挺質圭璋成器無雙流譽獨高荀氏之八龍累
百論長系禮禰衡之一鶚休息于崙嶠之圓翱翔乎禮
樂之場薦言偕之崩原陋賈山之涉獵賢關擢秀朝路
陞華綘帳崇儒尚淹鱣席青瓊闈舊直集鳳池累被荐
延亟領澄澤入對清閑之燕出分剕舉之權效孟博之
澄清比具時矣贍李膺之模楷竊有俟焉某承學謏聞
抗塵俗吏屢戒燕賀已紓巢幕之憂林茂鳥歸終冀棲
枝之樂永言欣躍寔倍等夷

賀提學察院啟

伏審宸衷錫寵誕膺褒詔之榮㫖會觀風侵披星華之
選傳聞四遠欣愜一詞恭惟某官杞梓呈材圭璋三薦
奎由射策擢秀賢關自叙明時陞華要路紬書東觀咸
推良史之才執憲南臺雅擅直臣之譽遠出分於使指
方遠布於教條攬轡登者已肅范滂之志下帷講誦猶
傳董相之經眷茲綸綍之頒益聳搢紳之望雖地分二
浙資領袖於百城而途經上都佇對揚于中禁遂蹐從
素永輔昌圖某晚學微生偹員下邑披雲有幸嘗切將
霧之恩窺豹何知徒切攀轅之志欣依無極敍述奚殫

賀提學博士啟

伏審光奉宸恩寵將使指除音始布已傾多士之心德望所臨寔聳列城之聽恭惟某官圭璋挺質杞梓呈材下筆屬文仲舒本淵源之學潛神默記孟堅推通敏之才風高絳帳之名薦中青錢之選浸承睿渥進秩賢關妙擅六藝之文夐出諸儒之右眷齊魯之舊境有孔孟之遺風方國家明道德之源而郡縣謹庠序之教裁冠傳帶競集於儒林揭節乘軺宜首於德器果被光華之選出分判舉之權捧霧披雲孰不快于先覩褰裳負笈方幸厠于前驅瞻儀之勤翹佇于是

賀梁方甫知青州啟

伏審簡宸眷之優隆奉聖書之温厚起從載地還畀名藩遐通傳聞士夫鼓舞恭惟某官人倫準的帝室棟梁出入周衛之中從容廟堂之上鳳池經體藹然丙魏之聲麟綸承寵卓爾龔黄之政頃坐單辭之誤存貽左授之辜中華遭榮悴之交子文無喜愠之色撓之不濁仰之彌高果軫睿慈亟頒渥澤慰藉甚厚眷倚增隆眷茲海岱之區允先獄市之寄俗闊達而多知吏紆緩以養名大公始封務行乎易之化曹參為相亦隆清淨之風欲詔令之寬宣俾群黎之悅服則其謀帥實重得賢吉甫文武之才萬邦為憲申伯柔惠之德四國于蕃暫假息於鈴齋佇還登於鼎鉉某夙叨末契嘗辱薦書瞻綸命之既頒喜采見慕仰台躔之方燠終托陶鈞引致門墻神魂飛越

賀徐擇之換延康知汝州啟

伏審宸衷眷舊綸告敷榮衔秘殿之隆名鎮臨汝之舊境傳聞四達欣愜一詞恭惟某官勁竹有筠明珠無纇藝求賜之政事師游夏之淵原持轄丞疑偃載劉之美譽承流屏翰追召杜之遺風道易地以皆然才何施而不可仕無喜而已無愠忠貫乎文撓不濁而澄不清量包叔度心常存於省闈意雅在於本朝退處真祠出應便郡使得居重簡在帝心專淮陽之行寧久煩於冏台肖傳巖之夢固匪待於旁求佇 賜環即參調鼎某昔叨掾屬常辱褒嘉瞻屬檢之優隆徒勤燕賀想龍門之容接莫預鳧趨

賀鮑守啟

伏審中禁疏恩左符出守方趣裝而首道已歡謡之載塗恭惟某官雅量澄波高標峙玉傲墳典之場圃游道德之平林與學醇師窮淵源於游夏鼓文華國藜摛藻於班揚自著明時擢登要路飛芻輓粟外授使華含香握蘭入參省闥休聲藉甚明效卓然暫均逸於琳宮俄思賢于驪展弱翁方且大用治行蓋已眾知長倩雖在本朝政事欲其詳試乃眷廣平之望郡寔惟河朔之奧區俗雜 趙之風分當昴畢之野徒得君重卿貴游奴

之才對揚王休行被賜環之寵夙叨末契嘗仰餘光林
茂鳥歸幸將依于巨庇厦成燕賀喜實倍于衆人

賀通判朝奉啟

伏審顯奉帝恩同宣王化方趣裝而首道已騰誦之載
塗恭惟某官仁本天資忠繇世濟身端行治登推南國
之英功著職修久動中朝之譽果被出綸之命来分半
刺之權題仲舉之輿既膺妙簡展士元之驥宜有宏規
固將大慰於群情然後亟躋於要路頃惟弱植竊伏下
僚披雲霧而睹青天佇髙標之是仰倚門庭而挾綫學
想至德之可師欽頌交深敷陳罔既

賀林德祖除府司録啟

伏審顯奉制恩榮參天府傳聞所暨欣愜攸同恭上聖
之保邦繼先猷而剏制謂神州　巍巍萬衆之居而
晝澤旁流輿翼四方之極並建掾曹之仕綂説紀綱之
司奉令循條參賛百司之化繩違糾滞中分一府之權
盖其官顯而職閑故必才髙而望重則兹遴選允屬名
儒伏惟某官異學醇師青忠奕世采明經旨久下仲舒
之帷默纂聖謨嘗給相如之札頃由泮水擢領外臺攬
轡宣威既周知於吏治攝齊問道方大振于儒宗卓然
右行之優藉甚士夫之譽逮還朝著式簡淵衷果闡綸
綍之循深慰肇轂之望涉赤墀而登丈石佇入對於清
光闢紫闥而攀台階將盡攄於素藴某辱知有舊稱賀
無從延竚門闌徒勤方寸

賀徐帥啟

伏審光膺宸眷寵錫命書名兼秘殿之隆地列東藩之
重側聞孚號齎允僉言恭惟某官道術通明行能髙妙
伏顏閔之軌躅窮游夏之淵源簡在清衷進躋顯仕謀
王體而斷國論謨先聖之大繇（今上嫌名）帝紘而恢皇綱致
至治之成流休聲藉甚明效卓然眷茲海岱之區寔為
獄市之寄俗閑達而多知吏紓緩以養名太公始封務
行平易之化曹參為相肅隆清淨之風欲詔令之充宣
使群萃之悦服則其討帥尤在得人望之聊試於臨民
張敉素長于治劇徽會屬俗髙風已震于百域布德施
仁善政行成于五月後被綍綸之寵亟居畀軸之崇需
羣生民想瞻賢業某既生盛世夙仰芳名大袖褒衣獲
預掾曹之列輕裘緩帶將瞻君子之威獻抃之誠敷陳
曷既

代賀鄭太宰啟

伏審誕膺顯册運冠上台國執禮經序上叙袞之請難
回睿斷嗣闡明詔之頒凡在陶鎔率同鼓舞竊以人才
之達存在于揚名而顯親大臣之致身固將忘身而憂
國房喬為貞觀之良弼當賜箋而起官曲江當開元之
盛時亦眷宸而命相恭惟上聖方闡大猷念宇文之難
以實同德須注意之重獨冠群賢蓋天下不可一日去

公則君子寧俟三年之制恭惟某官學𢈔六藝才兼四
科確乎柱石之資卓爾棟梁之用發出逢於熙運俄徧
歷乎要津職典樞機載陪國論坐運籌策遠暢皇威遂
符夢卜之求即正鈞衡之拜有非常之士能立非常之
功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問方倚濟川之助遽罹涉
岵之悲罔極之報雖深仰成之眷彌切起襄宅穸之事
繼頒賵賻之恩參攷前規遍歸舊貫制恩以義非有衣
錦之榮移孝為忠久副虛席之待方將詢封禪之事而
屢符瑞之富豈特垂仁義之統而剏道德之全伊尹之
享天心咸被堯舜之澤周公之相王室誕保文武之功
益膺黃髮之祥永作蒼生之福某斗筲小器樸樕散材
彼雲霧而睹青天曩嘗聞于謦咳侍門庭而扳綾箠久
絕望于音塵阻陪班謁之儀竊動彙征之喜

代賀太宰遷少師啟

伏審策勳石室進秩槐庭衡于一人增峻代天之任通
於四海具瞻相國之尊恭惟某官識造幾微學窮象表
獨執魁柄運量辟生黙化陶鈞協和衆志休息詩書之
府翺翔道德之林彌綸列聖之猷褒舉舊章之懿謂稽
方冊之布惟文武之同待然辨典謨之篇蓋堯舜之繼
踵允資鴻筆克正宏綱肆巾帙之載新曾歲時之未久
文直事核豈惟配太史之書體大思精固已陋蔚宗之
作歆連九廟慶浹萬邦果奉殊恩亟頒明命寵扶重熙
之運永貽垂範之光某夙荷眷存方深庇賴仰棟隆之
吉知注意於賢賢陪丹輔之良敢竭心于贊贊其如竹
躍焉既敎陳

代都仲憲賀少宰啟

伏審誕布策書延登揆路士夫交慶遠邇一詞恭上聖
之得邦指前王之圖治用賢人而行善政將坐致於殊
休褒有德而賞元功以寵怡於異數自非學窮閫奧識
造幾微適于時用之宜明于王事之體下可以屬群臣
而厚風俗上可以順四時而理陰陽則何以協贊天工
緝熙帝載總百官之職遂萬物之宜果得真儒來膺茂
典恭惟某官渼誠許國直道事君出入累朝周旋衆務
休聲茂著風推公輔之才遠略壯猷久蘊經綸之志陰
夷自信終始不渝肆召節之初傳寔儒林之傾望造明
朝而承聖問黙契淵衷好忠諫而悅至言載登舊德粤
祿真館擢貳西臺嘉績藹聞青名增重荐頒帝制進秉
國鈞方將謀謨帷幄之中端委廟堂之上明好惡而定
去就務敎化而省禁防誦詩書之言施於有政興周召
之業傳之無窮某早辱知憐獲依庇賴奉法承令方逃
失職之誅引領望風莫遂造門之請其於欣誦焉既敎
宣

代都仲憲賀何相啟

伏審揚命王庭躋榮宰席貴賢登用均萬類以蒙休明

詔初傳浹輿情而共慶惟昔用人之謹莫如論相之難
非惟寵冠于當時以昭異數必使道侔於前哲乃允具
瞻恭惟某官識造幾微學窮閫奧寬大好禮久推公輔
之才沉厚有謀夙蘊經綸之志屬聖人嗣承於帝統眷
名儒早侍于經帷亟被選掄徧躋華近至言讜議執迹
舊學之賢茂實休聲迥出群臣之上遂由選部入贊樞
機方注意於勲庸果繼膺於典冊方將緝熙帝載衡是
皇猷端委廟堂雅望儀刑於百辟訏謨帷幄威名震耀
於殊鄰某遠將使指阻造鈞閎側聞綸誥之頒益積忭
懽之賜傾依之素敦述奚殫

代都仲憲賀侯樞密啟

伏審顯奉殊恩入參密命側聞孚號咸允僉言惟睿智
之有臨選英豪而並建明安危於廟堂之上獨親萬化
之原運籌策于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宣昭政事揮
燿威靈宜得其賢茂膺寵異恭惟某官篤厚有智慮絜
無私學窮游夏之淵源德伏顏閔之軌躅嘉言讜議早
承當宁之知茂實休聲迥出群臣之右果擢參於兵政
以進秉於事樞方將閱禮樂而嫌人召上詩書坐制四夷之
命重國家而尊社稷遠師三代之風永保禁名益據素
蘊某屬將使指阻造鈞闈承頫接辭仰恃眷憐之舊望
風引領徒深頌詠之歌

代都仲憲賀余門下啟

伏審光奉殊恩誕敷明命輟紫庭之樞近居黃扉之清
華惟睿聖之有臨掄皇王而圖治旁求俊彥並建豪英
揚鴻烈而章緝熙以輔成于先志練群臣而覈名實將
協替于天工謹選股肱之良增重機衡之寄恭惟某官
行能高妙道術通明論不詭于聖人議有益于天下卓爾
公忠之操粤然勁直之風出入周衛之中徧躋華貫從
容廟堂之上久著嘉猷遠茲丕詔之頒進貳東臺之政
上心允屬物望攸歸嫌今召上帝紘而恢皇綱參冢宰之重
職講王體而斷國論侔先聖之大猷澤被生民名垂後
世某遠將使指阻造鈞閎任職居官方托庇庥之末奉
法承令庶幾罪戾之逃願與斯民永瞻至化

代余帥賀吳門下啟

伏審顯膺睿眷誕布除書輟從真館之優入贊東臺之
重士夫交慶遠邇同詞恭惟某官識造幾微學通倫類
發邁休明之運薦登樞近之聯遠略壯猷卓爾經綸之
志碩德重望隱然公輔之才出入備更功效益著肆膺
異數允答殊勲碩懈衰朽之質謬膺藩宣之寄大鈞坱
圠万彙遂於群生屢屋忭懽願永依于巨庇

代都仲憲賀中書侍郎啟

伏審光奉綸言入參機務真賢用而天下治將均四海
之休有德進而朝廷尊實爲多士之慶恭惟某官辯智
閎達仁愛溫良高風無愧於古人雅望久隆於當世北

門侍詔陋嚴徐賈馬之文左轄持綱擅擬杜戴劉之美
繼宣勞於外屏復就遷於直祠直道以行嘉猷屢告果
膺睿眷亟降恩書登處俊於朝蓋資遠識任元超以政
豈籍多人方將弼亮天工緝熙帝載建萬世之長策為
一代之宗臣其風荷眷私屬將使指庇身無地知屢屋
之軒幪運物無私播大鈞之坱圠其於欣頌曷既敦宣

代賀右丞啟

伏審欽承詔綍擢貳政機大慶方成朝廷增重共釣所
播海宇蒙休竊以垂帝宏大道以明民風后協吹塵之
契高宗師古訓以建事傳說膺肖象之求蓋君臣之遇
合至難然天人之變通無間惟精神之運默得于萬物
之先故政化之隆終成於千齡之會豈復貽于異盛事
宜闡出於異人恭惟某官學窮六藝而發為典麗之文
才備衆長而養以恢閎之德風藺裒表之眷暫衍帝眷
之祥茂實英聲雍容徧騰于華貫忠言勁節慷慨思濟
於蒼生時威後於經綸士久瞻于領袖果茲超拜益侈
異恩方將超唐虞之純風弼乃后于堯寔與周召之遺
業揚茂化於醇醲然後進登上宰之榮永作太平之輔
斯言有證輿誦所同某仰荷眷憐俯深慶賴屬沉薄領
遠分刺史之符願採民謠繼上賢臣之頌

代賀開府相公啟

伏審睿眷酬勳誕揚渙號隆名錫寵增塡其瞻凡叨坱
圠之恩咸集帡幪之慶竊以將相之器兼乃中外之權
極文武之選於一時等威儀之多於三事苟匪社稷之
衛孰為邦家之光恭惟某官冠冕儒林棟梁帝室學造
六經之奧行包九德之純出入三朝陳萬世之長策雍
容二府秉一代之宗臣授節齋壇領祠真館折衝枕席
之上運籌帷幄之中禁幄橫經上論堯舜之道家庭聯
萼遠侍周召之風肆推不世之才益懋無窮之業袞衣
赤舄恭華男足之司豹尾神旗增仕輳門之勢見聞所
暨朝野同詞某晚學無聞致官有守開公孫之閣雖莫
預於曳裾登元禮之門頗早諳於望履輒遍尺牘仰布
寸誠膽仰交欣數陳罔既

代賀太尉啟

伏審高扶厚禮誕貽懋賞之規盛德謀隆存布陳情之
贈頒僉言之載楷冒渙號之舉回伏惟某官服勤王家
功帝籍社預智計每登將相之儔鄧禹文明深執忠
孝之節 七縱七擒之畧揚百戰百勝之威職所專魁
辟學雲而夾砥斧屈此羣醜棄兵弩而待鈞鉏豈惟艸
木之知名坐覺山川之改色嗚嗚龍乳追還學國之風
蝸舍梟巢盡蕩妖氛之俗偉茲異績夐掩前聞王曰還
歸程伯定繹騷之衆我行永久吉甫均燕喜之恩亟奉
三接之恩存被十行之賜槐庭議政寄陪四輔之聯玉
帳論兵益督一軍之聽仰寵章之押至知福祿之畀來

馳慶未遑移書先及倍荷眷存之厚交深愧怍之私

代石提倉賀中丞啟文

伏審顯膺茂渥誕布明綸輟從華省之尊進直南臺之
重士夫交慶遠邇同詞惟上聖之保邦捲前王而圖治
用賢人而行善政既加惠於群生好忠諫而恍至言將
廣延於衆議眷茲風憲之地實爲紀綱之司激濁揚清
下察百僚之過繩愆糾謬上裨庶事之微必資亮直之
才迺副簡求之意恭惟某官學窮道奥識造幾先出值
明時亟登要路風采聞於天下名聲重乎朝廷崇論讜
言善謀同乎王魏盡忠納善嘉猷合乎臯夔易地皆然
無施不可暫居武部還總中司周處直筆以襃權豪薛
宣執法以分白黑不懲自肅凛然禮義之風將乎無私
端若權衡之器懋昭賢業永保榮名某夙荷眷私屬將
使指莫遂門闌之慶敢忘竽牘之修

代賀盛運判啟自本路常平以賑糶有方就除運判

伏審寵陟文階就陞漕計風聲所暨当惟聳列辟之瞻
春遇有加益將爲多士之勸惟常平之政令寔 神考
之規模當歲豐穰以廣儲以抑兼并之室及時水旱將
賑廩以濟窮乏之民能使德意之宣允賴材猷之膚
敏迨其成績宜有異恩恭惟某官雅性淳融清標濬發
練達當今之務博通前古之宜早自結于主知荐出吏
於使事自臨東道亦既淹時屬豐沛之阻飢方聖神之
軫慮明詔每下常恐一夫之憂碩畫既陳果爲諸道之
最載懋勲庸之典益隆邦國之謀席是寵光佇登禁從
碩如某朽嘗奉誨言欣幸交深歎陳罔既

代賀韓漕除直秘閣啟

伏審寵膺睿渥進直書林綸命載揚既聳列城之望使
華增重寔爲多士之榮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風邁往
多識前世之載博通諸家之書簡在帝衷荐更劇任飛
芻輓粟方資轉漕之功攬轡登車已著將明之效眷此
典籍之府允惟英俊之躔自非天下之名儒莫預朝廷
之妙選簪筆持橐從踐法從之聯襲紫傳龜益懋前人
之列碩勲朽質幸假餘光馳慶未遑移書先及其如愧
喜罔易名言

代都仲憲與新提倉啟

伏審顯奉宸恩出將使指側聞成命大慰群情恭惟某
官才爲吏師學窮道奥身端行台早膺俊乂之求功著
職修久擅循良之舉眷常平之置使寔神考之大猷總
斂散之權所以惠民而富國重刺舉之任所以佑善而
懲姦允資成德之髦式副選賢之意况茲東道密迩上
都攬轡觀風已肅澄清之志駐車決事佇聞未博之威
碩惟衆朽之姿獲奉誨言之末其于欣幸曷既敷宣

代余帥賀雖守啟

伏審顯膺中詔出守近邦師帥得賢士夫同慶伏惟某

官性質純粹學問淵深蚤發策於聖時亟躋榮於要路
卓爾公忠之器稟然勁直之風累奉宸恩俾宣王化雖
望之之德蓋雅意於本朝加張敞之才豈久處於閒郡
行被荐延之寵入躋侍從之聯馳問未遑移書先及仰
荷眷存之厚徒深感服之私

代文帥賀淄守啓

伏審光膺中詔移守近邦布政脩條方樹循于善俗望
風引領徒局仰於髙標未遑竿牘之修遽辱緘題之貺
伏惟某官性資愷悌材術通明經行搢于朝廷議論冠
於宗室承流宣化式資共理之　親仁善鄰屢假餘光
之照惟聖神之在御思俊乂以旁求宜有褒書以手與
論頗言調護少副傾瞻

代文帥賀郡守啓

伏審恭承帝詔出守侯藩輿論翕然休聲籍甚伏惟某
官深誠許國厚德臨民學獨造乎淵源行不踰乎閫域
荐更事任藹著勞能累奉宸恩寵分郡守承流宣化方
觀政績之成登明選公佇膺褒書之下未遑馳問先辱
移書荷眷意之甚隆激情衷而增愧

代文帥賀盧君佐啓

伏審拜命中宸分符東土周旋閭里興然民物之譽懷
想風儀邈爾山川之阻豈期厚札遠辱移書伏惟某官
風以才能荐更事任頃被光華之選復膺師帥之求任
職居官益懋賢人之業承流宣化佇觀循吏之風方上
聖之有臨致群豪而並進即期褒召用副輿情

改京官謝宰相啓

釣最吏曹初無善狀掛名閩籍猥奉明恩顧惟缺然何
以稱此竊以六卿之長寔總三銓之流審才藝以敘官
宜明賞罰以詔吏治程功積事既立限年之規舉賢援
能尤嚴屬士之法是將率世而屬俗豈惟激濁而揚清
拙由選甲之冗自躐真朝行之通秩必脫穎而出者乃
拔萃而征焉蓋其責之甚詳則夫得之匪易固有耆艾
之士運塞而無成寧容季瑣之人循緣而妄進如某者
長蓬茨之下乏儋石之儲疲軟奚勝樸樕莫數思竭其
不肖之力自托于無能之辭斷師友之淵源僅成步獵
寵文章之林府莫望藩籬揮毫軒陛之前接武搢紳之
列少而自喜謂青雲之可期長乃無聞顧黃卷而興歎
栖遲五斗俯仰十年況建刀筆之徒勞甫確米鹽之細
務走匪異時之習頗皆俗吏之能勉盡瘁而力行惟固
守以靜俟嬰万壤趺而趣者已獨歛衽而避之每懼匪
才自貽罪去豈期公舉謬以名聞方當綜核之期濫預
甄陞之典楓宸屢進再瞻日月之光綸誥臚傳遽被雲
天之澤循涯自失躐等為榮此蓋伏遇某官端委廟堂
鎮護帷幄務隆推于衆善罔求備于一夫眄睞咸加價
必增于數倍輝光所燭氣已變于三春曾經平子之品

題以入山公之啟事遂令駑劣亦玷龍丼敢不擇地而
行奉職以進益勵四方之忠愈殫十駕之勤雖闒茸之
中可甘碌碌倘與釣陶之末願竭區區

除太常博士謝太宰啟

欽奉綸恩擢忝容典量才弗稱被寵增慚竊以淒設太
常之官序充九列唐分博士之屬止四人豈特賛
之儀將使稽古文之事咨詢所逮必淹識於舊章望
實既孚或浸階于華貫翊聖神之御極方明哲之佐時
朝廷尊榮人皆重内天地交泰士以彙征苟非四海之
名流曷副一時之精選伏念某長於遐荒之下乏無鯁
石之儲捶學積文栖遲乎道藝之域濯身浴德偃息乎
詩書之門然短綆綃可以汲深而駑足曷勝於致遠雖
三餘之不廢曾一善之莫聞濫進俊造之遊徒勞州縣
之役寧抗塵而走俗勉逐巧而點妍蓋有道而會賤雖
昔人之所恥如不義而富貴亦君子之弗為遂維愈窮
志當益壯奪懷中之綬初同感氏之亡年毀望外之官
終類塞翁之失焉善庇身之有托繫造物之無私此蓋
某官端委廟堂謀謨帷幄招賢黜不肖既揚于變之風
嘉善矜不能益懋兼容之德旁採搢紳之議曲垂埏埴
之恩此日行中得脩仁傑之藥籠他時毛遂尚出趙勝
之錐囊某敢不勉敦儒素克承嘉惠侍門庭而攀綾集
方永識於依歸披雲霧而睹青天願少聞于謦咳

謝承旨侍讀啟

識荆州之面已輕萬戶之封得季布之言猶重百金之
賜矧位隆於兩禁而名重於一時擁篲望塵或逡巡而
卻走曳裾屬袂爭顛沛以乞憐倘得於眉睫之間遂借
以齒牙之論雖在前世亦所罕聞恭惟某官早推卓爾
之才首副僉然之舉深結明主徧歷要津白日青天共
仰崔群之德太山北斗咸宗韓愈之文自趣召於北扉
丞躋榮於東閣閎侈巨衍不特抃靡麗之辭深閎淹純
蓋將追典謨之訓果奉謫仙之譽佇符夢弼之祥經體
賛元入稱四輔代天理物上應三台多士傾心庶邦拭
目苟非傑出之筆疇當特達之知如某者約結固亡奇
樸遊不足教少承世習得免耕穫之勤生遇熙辰未嘗
學軍旅之事區區射策碌碌效官漫迹紀以迄茲顧初
心而自失詩書禮樂之際絕企前修簿書期會之間浸
成俗吏幸歲時之未暮惟仁義之可師方且投身寂寞
之濱安敢妄意寵榮之事徒以鄉邦接壤側聆長者之
風況侵兄弟同遊嘗聽先生之論輒通漫刺遽假盈顏
厠王戎之坐中既乏阮瞻之三語造叔向之堂下曾微
鬷蔑之一言退省儒膚分甘擯斥豈謂搢紳之見慶遊
傳鄙穢之談褒惕若神驚赧然汗下此蓋伏遇某官中
誠接物內恕包荒大臣之報國以人君子之見善如己
搢拔十得五庶間獲于異能故拾短取長務推陞于晚

進其敢不仰承嘉惠俯敎懦衷赤鯉隨波既預龍門之
集青蠅附翼願從驥尾之遊欣忭交深數陳罔既

進秩謝運使啓

備數掾曹每負嬀康之責量才選部宜從澄汰之科敢
意誤恩亦叨進秩惟本朝之成憲姬古旨以同風孜三
載之績以别幽明遵稽虞氏計辟吏之旨而定誅賞參
周周官以好核之典私則進退之有序於皇神考增修
舊章謂百里之民縣令實爲之師帥而一州之政幕府
能助其承宣寔資得任之嚴以盡選掄之善凡在所取
蓋援其尤如某者性本甚愚才無近用奉過庭之訓蚤
聞詩禮之言誦古人之書未免糟粕之累頃屢科舉濫
綴官聯計本爲會敢憚徒勞之役職當獄訟惟持近厚
之心然而智不足以决疑學不足以明古抗塵容而走
俗状雖每愧于初心進時好而取世資詎肯渝於素守
區區自信碌碌亡奇曾無根柢之容坐竊觚石之禄遂
其遷秩莫效微勞仰借吹噓遂獲寸進此蓋伏遇某官
至誠與下雅量鎮浮本公孫之知人故能擧善同當時
之推士用以成名曲垂汲引之仁靡擇行能之備致兹
蒙陋亦玷寵榮某敢不思其未能勉其未逮絜己以進
期異日之有成直道而行庶終身之寡過上酬恩造次
答已知

謝蘇憲舉陞陟啓

篤力務堪方竊卿雲之庇偶私所逮遽叨華衮之褒揣
分以非宜誦箋言而增愧惟邦家之致治莫大於薦
延眷士夫之求伸必資乎汲引管仲得志實由鮑叔之
知龔勝顯名繇藉何侯之力援茅連茹者多矣彈冠結
綬者有焉然人寔難知紛賢愚之並進况士既自售久
羞恥之莫興倘默然在稠衆之中而介如乏拔勝之勢
孰手以上遷篤前哲之風傾蓋而交興俊丁傑之歎静
言斯道每謂難能敢自意於妄庸每辱知于特達伏念
某　豈期清擧謬以名聞此蓋伏遇
某官雅望鎮浮沐風與下明如水鑑自莫遁於妍媸平
若權衡本無私于輕重致士吹噓之賜生于顧盼之間
某敢不恪守官箴持循士檢雕朽磨鈍期益厲於初心
錯節盤根庶終效于來效

謝提刑薦擧啓

猜史掾曹方虞謫斥佳名奏牘忽爾薦論循譾薄之無
堪辱褒揚之甚厚惟本朝之重憲俾諸道以選能謹
時乘出將使指褰帷問俗豈惟博究於民情攬轡觀風
固欲熟知于吏治於以揚清而激濁庶幾抽善以懲姦
倘非達用之才曷副推賢之意如某者受資凡陋步道
淺疏蚤承訓于義方粗服勤于世習區區射策初無一
日之長碌碌效官甘處衆人之後擢長至而自愧（太上嫌名）
風好以末能但期罪罟之逃敢冀薦書之上此蓋某官

高風邁往雅望鎮浮蘊厚德以并容推深誠而樂與患
能舉善恕以及人肆加惠於微生蓋曲崇于末契登門
有舊再叨國士之知承乏無聞首借儒林之譽某敢不
俯勤既役追激懦衷期益勵于初心庶不隳于素守

謝提學舉改官啟

才異正平輒叨薦鶚德慚元禮濫許登龍捧檄知榮省
躬增愧國家設銓選之法嚴保任之科雖置使以傍求
猶限員而遴擇伊欲薰猶之異器庶幾涇渭之分流然
人實難知雖然賢愚之並進士既自售久矣廉恥之無
聞孰與斯道之寂寥以得當世之豪傑伏念某受質至
陋涉道甚疎耽經籍書徒暴古人之糟粕彈冠結綬敢
希君子之經綸叅射策于明辰偃庇身于小吏抗塵容
而走俗狀每愧于初心追時好而取世資敢隳於所守
居之投閑之勢曾微左右之先豈繫攬轡之初遇辱拔
擢之舉靜循曩爾難稱衆然此蓋伏遇某官璞玉渾金
莫名其器青天白日皆見其明廣內恕以包荒蘊深誠
而與下鄭當時之推轂有味其言張安世之提衡不望
其報俾茲幺麼亦沐吹噓某敢不俯殫儒衷仰承嘉惠
鉛刀無用尚收一割之功駑馬未疲終致千里之遠

謝方提學薦改察啟

棲遲兩郡每瞻使節之光荏苒十年再奉薦書之寵載
思甚厚撫己增羞伏念某樗櫟散材斗筲小器幼承父
兄之訓不識耕穫之勞長讀聖哲之書嘗聞俎豆之事
雖云有志豈曰能成濫偕俊造之游徒誇州縣之役沉
迷簿領浸忘舊學之源祇畏簡書僅免大河之域敢期
多幸荐遇累仁昨試東秦庇身屬部侍門庭而捧綾璧
披雲霧而睹青天曾微三語之賢謬辱一言之薦終叨
寸進盡出殊私遽茲歲月之奄復詢料幪之末顧愧瑣
齷齪無足稱焉而叅互迂疎亦已甚矣豈冀眷存之意
有加疇昔之心此蓋伏遇某官撐揩儒林登清士類謂
青芝赤箭曾為待用之資俾朽木枯株不假先容之助
重垂收拾未忍棄捐某敢不增裁懦衷勉承嘉惠藝可
學而行可力固息於切心日有益而月有功庶圖于來
效

謝提舉秦陞陟啟

駑力弗堪方竊鄉雲之庇鳴私所逮遽叨華袞之褒捧
檄為榮撫躬增愧惟邦家之致治莫大于薦延眷士夫
之求伸必資乎汲引管仲得志實由鮑叔之知龔勝顯
名終藉何侯之力拔茅茹者多矣彈冠結綬者有之然
人寔難知紛賢愚而並進士既自售久廉退之莫興
或借勢于諸公之先或掠美于衆人之後或務一切以
追時好或啗百姓以為己功或便僻諂媚以干左右之
容或趦趄囁嚅以伏謦欬之側未有不求而得者豈聞
無因而至哉倘默然在稠衆之中而介如之攀援之助

執手以上達葦古人之風傾蓋而交無復下僚之數靜言此道每謂難能敢自意于妄庸乃辱知于特達如某者受質至陋涉道甚疎器僅揃于手筲材莫殊于樸樕徒誦詩書之明訓粗聞仁義之大方射策明廷抗塵末路栖遲五年俯仰十年在有道而賤貧固賢者之所耻如不義而富貴亦君子之弗為每臨強項之譏徒欲伸眉於後比隨常牒依違外臺效刀筆之小労初無善狀與山川之大利又之奇功方期罪罟之逃敢冀薦書之上此蓋伏遇某官孤風邁往雅量雍容廓内恕以及人推深誠而與下瞻青中之斷雖無取分棟梁聽[illegible]下之桐或有中于律呂遂俾易忘之晙亦蒙遴選之登某敢不侮鰥懦衷仰承嘉惠絜己以進期異日之有成直道而行庶終身之寡過

謝判府薦舉啟

試吏屬城方懼曠瘝之責登名奏牘誤承褒薦之私荷眷甚優循躬知愧惟本朝之成憲進治古之高蹤並建官師旁求俊乂謹考功能之實尤嚴保任之科將使涇渭分流薰蕕異器英豪無留滯之歎闒茸絶覬覦之心然而人之難知昔以為病絜己者羞于自獻善宦者巧于取容借權竊寵之人或得名于治辦畏法循理之吏或見誚以蠢愚自非明哲之公孰盡選掄之善如某者知能譾薄術業迂疎蚤承訓于義方粗服勤于世習區區射策碌碌效官錯節盤根曾未施於利器朽株枯木傾誰為之先容豈繫顧盼之餘遽有吹噓之及此蓋某官至誠與下雅望鎮浮挍短量長端若持衡之審舉賢達吏藹然推轂之風務施及物之仁不間 之賤褒逾錙銖恩重丘山身敢不增敦儒表益堅素守鉛刀無用尚收一割之功駑馬忘疲終致千里之遠

謝知府薦舉啟

試吏屬城曾乏毫釐之效登名奏牘誤蒙麴蘗之褒荷眷殊優循躬知愧國家旁求士類謹擇吏員在高位者既號為得賢任下僚者亦慮為曠職苟盡選掄之善孰逾保任之科將使涇渭分流薰蕕異器英豪無留滯之歎闒茸絶覬覦之心況知人之甚難蓋自古之同患達觀所舉斯盡大臣之能稱匪其人寔為明德之累如某者知能譾薄術業迂疎絜身無意于近名好古非期于說衆區區肄業雖不廢于三餘碌碌效官固未聞於一善拙于干進愚不適時惟期罪罟之逃敢冀薦書之上此蓋某官深誠與下雅量包荒務惟擇于群才不遺忘於小器闡善有同于己出舉能非以為私恩蕭傳之多薦儒生鄭莊之好言長者故茲收採誤遠屬徵某敢不益自激昂勉思報稱登龍門而親德既遂于初心附驥尾以顯名更期于異日

發解謝試官啟

詞場校藝切與語上之才貴牌筭名偶與在中之列靜
言忝冒徒切麦就竊以崇經術者不特右文立邦家者
本於得士在昔長育之道惟時宥與之方自文武而已
隆至成康而大備嚴四術而立教糾八刑以防姦道德
馨聞旋登司徒之版才能秀出隨舉鄉老之書時興帶
才朝盡公舉青莪徵物在阿陵而獲生棫樸小材為薪
槱而有用可謂盛矣何以加諸世德下衰餘澤浸息三
皇五帝之道鬱而不興諸子百家之書蕩而無法茲風
既翦厥弊彌深惟我宋之勃興追成周而繼作仁祖召
八人而賜坐推廣上庠神考任一相以經邦肇新三舍
逮上聖之纂業先學校以廣聲辟雍大闢于國南泮水
徧布於天下既優結其廩餼復衆建以師儒鳶飛雲翔
魚躍朋泳訓迪經旨闡明士心俾藹藹之吉人有德有
造致濟濟之多士來將來歌煥乎成文炳然於變講成
均之良法傳科舉之舊章念將發策於此時猶有焚册
之一戟然而漕臺雖覩群俊會斧楊王盧駱之才許史
金張之胄千試者幾一百輩中選者不三十人循此精
求豈容濫處如某者辯文有志末墨無功猶童子之雖
言非後生之可畏徒以家傳鉛槧世紹箕裘磨礱于斷
簡殘編漸清於前言往行雖云未達豈曰無知幸遇休
明勉應詔令刻鴻鵠鶩始誦伏波之言誤墨成蠅何異
不與之畫得踰望外媿溢顏間此蓋伏遇某官大雅兼

容至誠樂育作斯文之龜鑑妍醜自呈為吾道之權衡
重輕隨應得十長而必取惜片善之或遺假以冊航俾
獲善濟傳之羽翼期遂橫飛致此空疏亦被收拾竇雖
稱於公選私自揣其過情某敢不砥礪壯心激昂素志
十駕而致千里不復肆騷一釣而連六鰲更窮渤澥通
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右丞謝大宰啓

欽承明綍叙進中臺全揖媿以無容慙卒辭之不獲竊
以武丞並位雖云分職之均然而九牧其瞻豈曰次遷
之地不特專樞筦之重得使吡陪輔之隆朝夕論思竟
右於厥辟夙夜出納用敷錫于庶民惟報稱之甚難啟
褒延之允謹伏念某學慙今決識昧幾微獲依日月之
光受被雲天之澤入陪四近坐閱二冬何禆稷契之謀
莫踵韓劉之美猶其已試久負空飡寵以不貲優叨誤
選此蓋某官道嗣前哲德冠生民下遂萬物之宜獨三
公之事見善如己罔求備于一夫報國以仁方共庶于
百志曲借揄揚之賜容形啟沃之餘遂俾愚衷亦膺虐
獎敢不懋昭攸訓祇率厥常不命其承益厲匪恭之節
尚迪有祿庶收作人之風

代平定到任謝宰相啓

役閑置散久懷竊祿之羞臨衆處官復冒承流之寄被
恩浸厚省己奚堪惟上聖之端臨當群賢之拱輔道豐

仁洽屡頒寛大之書訟理政平並協中和之化凡千里
之師帥必一時之良能如某者智頴挈瓶才非朓藉雖
少竊鄉曲之譽而長無左右之容以直繩而為鈎頒何
求之可得不量鑿而正枘宜所伺之多艱荐祈直館之
優漸卜歸田之計會例從於汰斥盖自數于竊窮此盖
伏遇某官燮調元化覆冒群生振
方任能因短長于鳧鶴循名責寔付輕重于權衡遂令
衰朽之餘亦預選掄之末某敢不抒是正直居以康平
仰布德音盡宄欵塞丁寧之旨術末民瘼俾銷數息愁
恨之心

代余帥到任謝執政啟

切奉宸恩出分郡政首宣詔令下尉黎元眷此東藩寔
稱巨屏隂若金湯之固旁連海岱之雄太公始封務行
平易之化曹參為相亦隆清淨之風將往哲之是希顧
薄才之難強仰依洪造衣賜曲全伏惟某官遠略經邦
深誠許國明于王事之體通于時用之宜端委廟堂謀
謨帷幄大鈞坱圠方咸遂於群生曼屋帡幪顧永依於
巨庇其於欣幸曷既敷宣

代方閣到任謝執政啟

御命朔方未遑暖席偹員東道復玷除書祇服寵靈倚
增悚懼惟齊魯之異境有孔孟之遺風方國家明道德
之原而郡縣謹庠序之教峩冠博帯競進於黌闕揭節
秉鉞寵分於使指宜資德器以重儒林如某者無所取
材粗知向道但守經而據古恥曲學以阿時蚤從推擇
之私薦誤使令之末往來教路首尾八年徒驚齒髮之
侵莫著涓埃之效豈期明詔還畀故棲激濁揚清吏民
素知其志屬糈向道士子亦安于教條庶幾屢試之愚
或有一得之補此蓋某官望隆柱石勲著爲纛端委廟
尚儀刑百辟謀謨帷幄燮和萬邦務廣任于群才不遐
遺于小器致兹疲劣亦被寵光筴蹇磨鉛誓服勤于官
守彈冠結綬期終託于已知

代元和仲除直秘閣賜紫謝執政啟

書林寵秘既假美名命服光華更叨蕃錫撫循芋幸竊
踐魏衢恭惟國家推右文之化延眷圖籍盛中禁之儲
俾彼東壁之躔煥乎群玉之府故前文著藏室蓬萊之
號而異時建石渠天禄之名傳求英俊之流褒進儒雅
之士是謂國家育材之蕑選豈特搢紳稽古之至榮一
臧其間四方所仰如某者才非將力智類挈瓶枕經藉
書竊嘗有志彈冠結綬徒幸逢時夤緣推遷之私浸誤
使令之末頃辭華省出領外臺足食足兵雖暫紓于邉
計餘財餘力盡悉稟于廟謀方魏闕以馳誠俄甘泉之
入覲宸光咫尺極陳罷罷之思天語溫純爰納斷斷之
介继被出綸之詔載循在笥之衣褰賁琮之帷裳已贊
覩于民吏陳豆榮之事服方欣羨于士夫頒寵數之甚

優曾疲駑之敢異此蓋某官清廟瑚璉大廈棟梁（今上嫌名）
帝紘而恢皇綱建萬世之長策謀王體而斷國論為一
代之宗臣（下闕）

代沈和仲𣣈（呵）賞轉官謝執政啟

佐三山之成績初乏微功領一札之恩書忽叨進秩閑
然自視隕若增羞伏念某性本愚忠才非巧宦秉軺建
節方出領于邊儲造舟為梁莫預聞于建議徒藉餘
於外府庸禆萬一于鳩工蓋職分所當然奚勞能之可
錄敢謂慶賜之下逮蒙褒陟之優拜命無從揣恩有自
此蓋某官端委廟堂謨謀帷幄

顧如疲駑亦在甄收某敢
不仰遵明訓倍戒素飧知無不為倘效勤于盤錯釀於
用賞顧畢慮于陶鎔

代沈和仲謝主待制舉自代啟

縣力奚堪謬當清舉褒稱倍建徒益愧顏歷觀隆古之
時咸懋尚賢之典賡廷汲引九官濟濟以相先漢室薦
延群士洋洋而並出共惟聖代並著成規簪筆持荷凡
膺近侍之除者拔茅連茹必推名輩而進蓋將察其所
安以盡大臣之能豈特選之所表以為異日之用故非
道合周以名聞如某者賦性蠢愚量才冗散少而涉獵
莫窮游夏之淵源長則宦游居乏求賜之達藝出入屢
更于廳使遭逢自結于上知公爾忘私勤于補過長揣

之態甚矣夷吾之器小哉惟賡衆指之排振聵意當余
之推轂此蓋某官模楷多士羽儀本朝才尤長於治民
文最宜於為誥久相待而遠相致羞同勢利之交觀其
行而察其言務求競直之友遂俾無聞之陋亦蒙有味
之言某敢不俯效懦衷仰承嘉惠王陽在位願希貢禹
之彈冠陳平雖奇終從魏倩而勝衆

代鮑欽止謝洪帥啟

臨衆處官居之治民之效奉令承教幸逃失職之誅夫
何遇情迺辱青舉竊以報國之大者莫如推賢而進之
列當綜核之朝尤重薦延之選如有所譽以覘大臣之
能苟非其人斯為明德之累如某者身遠與寡貪庸才
疎雖經學行能莫足算錄然姓名狀貌徽簡聖明固嘗
獵居於俊存每輒見罹于吏議流落不偶久自分于投
閑約結無奇傾奚堪于假守尚依巨蔭少殖枯根豈憶
華衮之榮猶軫縕袍之戀此蓋某官望隆人傑德冠儒
先邁鄭莊之成名本于推轂念王陽之在位宜有彈冠
收其一日之長借以片言之重得踰所望愧溢于顏噓
枯吹生有如此者拉朽磨鈍何以報之誓殫十駕之勤
更試一割之用

代謝崔帥謝陞陟啟

小吏滄聞曾徼善狀大賢容衆猥借餘光雖稔溢美之
榮寔負過情之愧眷聖神之制治方英俊之並游欲野

無遺賢必資于汲引惟舉不失德迺副于揄揚故凡封牘以進焉皆其脫穎而出者翊位隆于從橐而望聳于帥垣眆睞或加價已增于數倍吹噓所暨律驟變于三春豈容特達之知亦及蠢愚之輩如某者樸遬不足數約結果無奇生值熙辰未嘗學軍旅之事少承世習幸得免耕穫之勤射策明廷抗塵末路詩書禮樂之際已負初心簿書期會之間浸成俗吏聊因守而靜俟不抑撓而苟容方處衆咻亟罹罪罟豈期多可俾預薦書此蓋某官盛德應時深誠接物君子之是善如己大臣之報國以人舍短取長務推隆于晚進拔十得五庶聞獲于異時故雖甚愚未忍遐棄某敢不恪居官次砥礪廉隅惟仁義之可師學堅素守幸歲時之未暮將為後圖

代謝運使少卿奏舉啟

敘官承之初無片善之稱封牘奏名謬辱一言之舉搜材舉稱彼寵為榮竊以為政莫大于進賢報國無先于舉類文子垂聲于晉國本自知人鄭莊發譽于漢廷寔由推士惟本朝之置使俾分道以薦能肅職奉公宜有佐時之循吏砥名礪行固多學古之名儒敢意膚虛謬當簡拔某奮身寒苦涉世迂疏第知畏法以遵繩不善養交而持祿區區自效就為左右之容斷斷無能曾乏拔聯之勢退未諧于素志進有愧于明時方竊庇于餘光庶少安于孤迹譴訶是懼薦寵何名此蓋某官恕以及人責而容物風義可隆于末俗高明灼見于群情校短論長靡責行能之倫傍通多可曲垂汲引之私所閒賤生亦叨遴選某敢不持循士檢恪謹官常策蹇磨鈍倘粗收于微效飲水食蘗誓無玷于殊恩

代令帥謝監司走馬啟

入陪國政嘗參東省之榮出領侯藩復冒鈴齋之重惟茲幸會獲庇仁明伏惟某官宇量宏通風猷遼邈雅望素推于當世威名久著于列城頑懦衰朽之姿方竊藩宣之寄瞻風甚邇覩德未諧佇聞臨按之來庶奉誨言之末

代謝林彥振薦舉啟

庇身真館方偃素飧封牘明廷誤承清舉受非其稱情靡自寧惟士之逢辰進必資于知己而臣之報國義莫重于得賢矧當綜核之朝尤謹薦延之寵苟非道合曷以名聞如某者生于寒鄉系則落譜樸遬莫足數約結罔亡奇幸免耕穫之勤嘗聞俎豆之事奉法循理雖遵為治之方任職居官終乏愈人之舉老冉冉而將至情眷眷而懷歸精覩香火之緣不覺歲時之久求田問舍念無儋石之儲抑志忍尤坐竊斗升之祿迹其疲曳宜在譴訶敢意矜憐尚加拔拭此蓋某官望隆柱石勳著鼎彝為一代之耆龜作萬邦之楷模謂拔十得五尚有補于明時故舍短取長或未忘于小器俵逾鞴鞁恩重

丘山集敢不礪行砥名刳心養志方將拭目仰覩後塵
之成願以微軀永託大鈞之播

代仲雅謝舉主啟

薄材難強每懷譴黜之憂厚德兼容更辱褒揚之賜戴
恩甚寵省分知慙竊以為政莫大于得賢報國寔先于
推士孟明啟晉公孫奎舉蓋之稱管仲相齊鮑叔擅知
人之譽故雖等威之有間必賞聲氣之相求世德下衰
士風不競睥睨在上無周公吐哺之勤囁嚅於時多妄仁
望塵之辱取舍既成於市道窮通畢見于交情惟我治
朝恭稽古制明賞罰之分嚴保任之科營職奉公宜得
佐時之良吏砥名礪行固多學古之儒流傾簡拔之甚
明堂庸塵之所覩如某者蠢愚自信孤僻寡徒學經未
明竊有歸耕之志尚貪而仕寧辭擊柝之卑蹭蹬亨衢
侵尋暮景況逮簿領發忘寢食之私顛倒夢魂未免過
差之悔既乏毫釐之效曾無左右之容孰謂高明猥形
論薦此蓋某官孤風邁往雅量包荒廣內恕以及人推
至誠而與下謂溝中之斷雖無取于棟梁而爨下之薪
或有中于律呂遂使易忘之暖亦叨遴選之榮某敢不
恪守官箴持循士檢歸恩有地知憂屋之惴懍播物無
私托大鈞之块圠永堅素守以畢餘生

代謝薦陞階啟

效官永之微善最之可稱判牘參名辱吹噓之誤及荣
生望表愧其情渥竊以為政本于用賢報國莫如求善
唐堯之充汲引則百工時而庶績凝漢武之重薦延則
群士慕而異人出仰際熙昌之運尤嚴保任之科既措
紳以奮求必限員而遴選舉不失德于以知大臣之能
稱非其人亦或為明德之累竊位隆于從橐而望殊于
儒林仲尼一字之褒踰于華袞季布一言之諾重于黃
金宜得實材用充青選如某者學擬智小闚管識微早
襲箕裘祖聞詩禮名嘗忝于論秀恩幸及于賓延學
言履之淵源僅免面牆之誚政非冉求之達藝　製錦
之傷　遲委吏寧抗塵而走俗慙枉尺以直
尋蓋有道而賤貧固昔人之所耻然不義而富貴亦君
子之弗為過雖愈窮志方益壯異畫妾之巧宦同長卿
之倦遊遊矣青雲但作退飛之鷁忽焉白日徒嗟過隙
之駒自嗟衆目之情誰復引手而救方念歸休于南畝
尚擊竊食于太倉惟羅罟之是逃豈蓄書之敢覬他時
毛遂未出趙勝之錐囊此日行沖得倚仁傑之藥籠此
蓋某官太山北斗皆仰其高璞玉渾金莫名其器稱量
吾道領袖斯文恕以及人清而容物鄭當時之推轂有
味其言張安世之提衡不望其報收文琴于爨下取犧
尊于溝中致此疲駑亦蒙拔擢某敢不三省自誓千慮
殫愚尺鯉隨波既預龍門之集青蠅附翼終從驥尾之
遊

傳忠肅公文集卷之中

傳忠肅公文集卷之下

啟劄 青詞 功德疏 疏狀 口號 錦 致語 策問 上梁文 祭文 疏文 挽詞 祝文 墓誌

上大宰啟

伊尹以斯道覺民無間匹夫匹婦之賤周公以大儒佐
世猶躬三吐三握之勞益下常患於難伸時每嗟於易
失爰於位勢之貴則枯槁沉溺題閣之士寧泯沒而無
聞奉以論諫之詞則奸邪讒佞欺罔之徒或比周而望
進此有異人之間出孰追前哲之高風敢傾固陋之心
仰冀寬明之聽恭惟某官標英玉發穎 珠纏的道德
之淵原傳 九流之旨存文章之林府追還三代之風
成曆 之柔器協 之契高宗之得傳說豈惟休
命之承虞舜之舉臯陶允賴嘉謨之告眷聖神之圖治
俺古昔而論功揚烈而章緝熙遹成先志練群臣而
覈名實威秩大猷綱紀萬化之源兼總三公之事盡道
同而志合故言聽而計從正機平衡運四方於指掌之
易立綱陳紀措一世於覆盂之安上以齊七政而理陰
陽下以親百姓而厚風俗內誕敷於文德外混遏於威
靈囹圄空虛國無一人之獄衣食滋殖家有九年之儲
澤被昆虫恩及行葦歷月窟而震日域聿盛於頌聲央
天閽而闢地垠薰蒸於和氣翊復頓八紘以收群逸之
頹闢四門以來入高宗讓肆之英振鷺咸集於西雍白駒無
留於空谷斯蓋君子逢辰之會是為志士惜日之秋如

某者性本顓愚才惟樸遬既猶劣而懦武又遲鈍而少
文彙土之墻雖被丹青之飾披構之木奚施斤斧之工
徒以被服於義方粗知沉潜於大訓枕經扶策紉膝耕
微擭筆成篇居衡長冗建綴名於丁士旋從宦於四方
精神耗於簿書歲月浸於齒髮未遇枉繩以進曲何殊
却步以求前安仁自笑於拙艱于雲人識其落拓方將
屏迹於寬閑之野罔已忘心乎名利之場尚念群賢之
彙征豈惟小善之孝錄曲爲輪而直爲桷無遺大匠之
明方中矩而圓中規盡出洪鈞之播是用躬掃舍人之
館庶幾得升闕里之堂伏望某官振拔寒流提攜後進
層山藪藏疾之度推江河播潤之仁旦刮垢以磨光務
取長而舍短觀道德而聽教誨倘廷一頃之榮老精銳
以貢忠誠終效萬分之補頌祈之切瀆冒於斯

上尚書左丞啟

青蠅附驥可追千里之遊蠕木因人猶爲萬乘之器蓋
士必資於汲引而世尤重於薦延敢傾悃愊之私仰瀆
高明之聽伏念某受質至陋涉道甚疎學靡究於淵源
文僅成於髣髴進寸退尺誠坎軻而艱難曠日經年猶
棲遲而羇旅將馬蓋乎之論孰先左右之容恭惟某官
以瑰偉閎達之才輔溪亭直諒之德潛神默記博通百
代之書下筆屬文煥發群言之蘊謀有益於天下論不
詭於聖人出逢熙洽之朝徧歷高華之選延登廊廟寄
貳機衡同寅協恭豈特助成於大化贊元經體固將承
茂於膚功注意甚隆其瞻仗屬翔優高標峙王雅量澄
波每躬吐握之勤不見慍喜之色後奇取異賢無在野
之遺援短論長人有逢辰之喜重念某嘗陪下客爰自
弱齡仰盛德而望餘光粗承于訓奬抗塵容而走俗狀
久帶於會龐償容曼刺之逋許遂史摇之請披南山之
霧得窺豹變之文運北海之風紋假鵬飛之便煩祈之
切瀆沛於斯

代何子寶上晉甫啟

青蠅附驥可追千里之遊蠕木因人乃爲萬乘之器矧
元禮書龍門之譽而子將更月旦之評榮生一顧之間
義重千金之賜敢冒貴尊之謹躬修贄見之儀伏惟某
官河嶽降靈圭璋挺質才猷自奮早膺　考之知譽望
日隆益簡淵衷之眷周旋一節出入百爲總計漕臺遷
研桑之籌畫翳脊者户兼嚴樂之雍容建均逺於名畜
優寬宣於渥澤聽中山之孔道控北虜之咽喉綫帶輕
裘既揚威於沙漠持橐簪筆方還冠於鵷行顧惟朔鄙
之民　被洪鈞之化陽鳥浴海退適仰其餘光威鳳棲
梧愚智快於先睹矧在搢紳之列每傾巖石之瞻如某
者孤僻寡徒立身多難蠢愚自信涉世甚疎經學未明
竊有歸耕之志爲貧而仕寧辭擊柝之卑青衫皇皇白
髮種種已絶得風之望敢興躍治之狂雖立叔向之堂

一言莫希於駿茂然嗣王戎之坐三語或效於阮瞻獨
擅絕繁之蹤久乏管窺之便會擻書之循逮整巍焉以
啟斧披雲霧而睹青天倘遂平生之志待門庭而捧綏
簦執先左右之容敢冀除謙特垂與進醫師待用不廢
牛溲匠石兼收固遺木屑少借吹噓之譽特推块北之
思取斷木於溝中被以文章之飾抹孤桐於爨下聆其
律呂之和庶幾一得之愚或有萬分之補

代與宰相免啟

恭承中詔俾綴在綱被寵若驚循躬　竊以尚書之
司喉舌敷厥訓於四方執政之猶股肱輔乃辟於一體
授不[illegible]文官惟其人凡膺敷陟之恩必蒼非常之績伏
念某學粗通於大略仕徒祭於小忠叨塵四近之聯翔
背萬微之務曾未酬於尺寸顧存闕於歲時方責實以
圖庸宜在謹呼之數若修負而叙進恐貽明哲之譏已
屢布於忱辭冀終回於譯選伏惟某官德尊彌俊仁篤
惠嗜矜夫難強之才格以至仁之議入告于后倘改命
於明廷退省其私尚還光於舊貫豈特安愚不肖之分
庶幾慊士大夫之心

代四右丞免啟

肅承詔綍入預政機盛德所臨國有得人之美歡言四
布士知稽古之榮伏惟某官與學醇師高文應世及賢
氣節迎社稷之臣實誼才能任公卿之位久藉論思於
禁掖豈徒潤色於皇猷果膺不次之思益播無窮之問
淵衷虛佇宜亟奉於訏謨海宇具瞻固難從於辭遜

代回中書免啟

顒姻鸞詔勞陟鳳池政本得賢求迪萬邦之乂儒林增
益昭千載之期伏惟某官才兼四科學擧六藝風被聖
神之眷偏躋華近之聯季載冑於中臺殆與其輩任元
赴於西省豈藉多人方須勤輩之謨允洽登庸之望宜
起承於異渥固專事於撝謙欲闕與議之間祇愧函封
之辱

代回宮使保和免啟

明詔登賢隆名賜寵既儀近衛載昭體貌之崇均逸真
祠益佇謀猷之告伏惟某官宏才經遠典學資深措堅
昇霄共仰絕群之榦盤根錯節屢彰剸劃之能蔚然持
橐之華藉甚端朝之譽書林請祕豈惟典校於秘文經
幄侍言固已密知於青蕪茂著非常之績肆領不次之
恩與議交孚諒難從於遜避輯裒允屬方副慶於褒嘉

代回宮使保和謝啟

秘殿高華寵階政路殊庭優逸名峻使聯欲聞綸綍之
褒胥暨播紳之望伏惟某官清猷濬發雅量渾深學獨
造乎淵源行弗踰于閫域周旋要劇風推八座之美陪
輔燕閒妙簡九重之眷果膺異數允恭殊勳鳳穴傳芳
益侈敷忠之訓鶴原接武載彰競美之才方共仰於得

賢顧求眉於致主尊遑趨慶存厚惠音荷謙德之有加
敎懦衰而增愧

代田宮使保和謝啓

寵傳褒詔增峻榮名據二府之近班摠九霄之秘鑰伏
惟某官純誠許國通敏濟時遭聖主而遇明君夙慶千
齡之會張英聲而馳妙譽復登八座之隆寄陪青燕之
遊屢蹙嘉猷之告果循異渥久倫僉俞德並增榮益動
門闌之喜儀參機軸更增廊廟之光趨慶未遑移書爲
及感藏徒厚敦叙奚殫

代田大尹保和兒啓

異眷酬勲隆名錫寵入亞台司之峻出專京邑之雄伏
惟某官識造幾微學通倫類如張敞之方略野無抱鼓
之驚若廣漢之聰明里絶鉆篇之訟條教可紀威德並
行聿陛秘殿之華用廓洪鈞之拜群情載穆共欣褒詔
之頒謙德有加遽辱誨函之及罔知承命徒益愧顔

與林仲愛啓

伏審遠揚大旆還指外臺占星駕以非遙謂有披雲之
便望龍門而徒及莫陪躍浪之遊愧恨交深尚忱罔措
恭以某官高標應世雅望鎮浮承王謝之風流冠崔盧
之譜系衛玠談道久闡析理之言伯樂空群共仰知人
之譽如某者葭莩末契蓬蓽寒生聽樂廣之青天每慚
坐井愛趙卿之冬日獨愧覆盆異因賀以前驅或遂
望塵而迎拜造叔向之堂下豈無黻蔑之一言厠王戎
之坐中亦有阮瞻之三語變此枯朽之質賓黎眄睞之
榮然而見事猶穰侯之遲別後賦性得嵇康之緩自承
攬轡但傳駐車速閩遵陸道以北旋迺始策疲驂而西
首瞻手若後數倪公之登仙瞻之在前慕李君之得御
僅類退飛之鷁空嗟過隙之駒尚冀深仁曲垂善貸佇
明綸之趣召或異日之按行運北海之鵬維已摶風於
萬里隱南山之豹終期窺管於一班

田沈狀元啓

伏審唱第楓宸獨擅無雙之譽讎書芸閣更膺不次之
除丰采聳觀士夫交慰惟神聖右文之旦復祖宗取士
之拜側席求賢既下三年之詔命郡論秀聿來四海之
英比收一戰之功蓋有萬人之敵翔入瞻於法座顧仰
究於開題致象數之指疑極古今之同異老生宿儒之
未覩窮年騁日之難明闈筆相唯黙軟才難之慮奏篇
杯善道與見晚之嗟非時異能局手殊遲伏惟狀元學
士清規邁往敏識造微探學海之淵源潜神黙記本詞
林之根柢奮筆纂詞望久著於南邦文將傳於上國栐
垣校藝參異等以標名衡石程能冠群材而稱首嗣聞
天奬親結主知驟從群褐之初獲拜出綸之寵豈特豈
超乎近比方佇益播於前芳登文石而陟赤墀佇奉青
閒之對飛翠綈而拖鳴玉邃躋禁近之聯顧此庸虚曾

微雅素周廬寓直幸窺豹於一班準陛傳臚驚化鵬之
萬里未遑修慶迺辱惠音披詞采之爛然愧推揚之過
矣

回第二人以文啟

楓宸射策客契清東桂籍聯名獨標上第國賴多材之
助士歆稽古之榮伏惟某官秉德粹純挺資穎秀洽聞
殫見窮六藝之淵源發藻摛華激百家之腴潤爭著鄉
閭之譽浸騰庠序之聲屬睿聖之右文優祖宗之取士
萃此萬人之傑覩夫三道之長擬豪毅之指歸考古今
之同異老生宿儒之未諳窮年曠日之難明閣筆相唉
方軫才難之慮奏篇稱善遽興見晚之嗟既留乙夜之
觀遂擢甲科之寵存圭璋於清廟豈無其人騁騄驥於
長途自茲以始未遑修慶迺辱惠音玻文采之爛然愧
推揚之過矣

回貢元啟

校藝頖宮登名天府士夫所慕族黨生輝伏惟貢元先
輩宇量渾深風猷遂雅皆神默記頗通諸家之書博物
洽聞多識前世之載果被賢能之選入陪俊造之游將
擢秀於儒林遂躋榮於要路未遑馳慶先辱移書荷眷
意之甚隆愧感銘之徒厚

回貢士啟

論秀頖宮登名天府極一時之遴選為多士之榮觀不
圖盛禮之臨遽辱華箋之貺仰承異眷增愧儒衷伏惟
貢元先輩以卓犖兼人之資來游庠序當文明上賢之
日充賦京師蓋當博極於群書詎止能通於一藝願益
修於器業以大耀於門閭終軍入關誰議棄繻之志買
臣乘傳行看衣錦之榮

問候大宰啟

昨者解官丁邑趣謁上都循夫子之墻方執掃門之役
聞公孫之閣遽叨辭揖之榮亦嘗自致於悃忱固已重
蒙於記錄唯中藏於恩遇敢薦瀆於高明東歸而來逾
月於此望風引領雖神爽之並馳焉把裁緘顧精微之
難盡恭惟某官學舉六藝才兼四科會逢千載之期規
恢萬世之業周公之相王室誕佇文武之功伊尹克享
天心咸被堯舜之澤方行詢封禪之事而屢符瑞之應
豈特垂仁義之統而創道德之全四方所以舞手而傾
心多士孰不伸眉而拭目矧復高懷脫屣雅量澄波每
躬吐握之勤不見喜愠之色拔奇取異賢無在野之遺
較短量長人有逢辰之喜重念某叅緣晚學獲望餘光
曾微毫髮之勞薦荷丘山之賜蒼蠅之飛數步驥企奚
流鷦鷯之巢一枝久安愚分但念戎葵之遠敢興望蜀
之貪伏望某官東壁分輝洪波借潤趣昇升斗之祿少
寬朝夕之憂獻谷永之書誓紉酬於厚施草王褒之頌
尚少紓於群情矣帝司時景風扇物願謹節宣之序益

綏福履之多

問候余少宰啟

伏自一違門闌屢更歲律抗塵容而走俗狀方謹於官
常仰盛德而望餘光阻陪於賓贊敢冒再生之責薦通
咫尺之書恭惟某官學擅儒宗識窮　表風蘊經綸之
業遍躋華近之聯右轄左綱維持國體西臺東省助理
政機聖賢相契千載一時之遇上下俱欲成五帝三王
之功述登右揆之崇載陟貳公之峻教化行而習俗美
陰陽調而風雨時謹以無為宴輔替彌縫之莫識守而
勿失蓋典章文物之具存既俾萬國之咸寧寧悉一夫
之弗獲剟如屢陋嘗屢品題自比掄囲雖曰不材之本
庶幾踴躍亦為可鑄之金無言及茲陳筆曷盡

問候門下侍郎啟

睽離逈館荏苒歲華邈爾台躔飄然遙邇維禮絕上下
之分難通瑣瑣之文而身陶埏礼之中敢致拳拳之意
恭惟挹彼盛福歆此至真均陶萬物之和斟酌一元之
氣竊以某官嶽高育秀昴宿騰輝量包雲夢之虛才挺
棟梁之用出陪熙運入輔昌期今嫌名上帝紘而恢皇綱泰
家宰之重職謀王體而斷國論謨先聖之大猷俗已翕
於淳風民咸躋於壽域益簡中宸之眷增隆巖石之瞻
佇登拜於上公方誕敷於顯册顧茲弱植素荷殊私大
袖褒衣列掾曹於東土輕裘緩帶仰頫角之餘光嘗叨
薦鶚之榮每慶登龍之幸逮聞召節還秉化鈞瞻彼青
天悵披雲之無路情同乳燕念夏屋之有歸亟從魍道
之將莫遂掃門之請載惟偉度或未遐遺勝冀比之駢
儷並馳於達路起周南之歎悉自棄於明時顧少丐於
波瀾庶永歸於陶台俯馳之教敷述曷殫

問候承旨啟

昨者調官上國通謁高閣侍君子之令儀已懸於形穢
聽先生之餘論更覺於神開重蒙特達之恩欲假扶搖
之便孫遂自振遽整駕以言歸大屢方成空過風而自
扑敢冒等威之間少通悃愊之私恭惟某官昴宿騰輝
嵩高毓粹窮六藝之言而知其要總百家之書而折諸
中倘為錦繡之文炳若丹青之妙壽王智略可謂無雙
謝琨風流宜居第一自奉北門之召旋躋東閣之榮春
遇優隆獨彼謫仙之目謀謨密勿允符內相之名方將
入登綱轄之司然後即正機衡之任永俾搢紳之列咸歸
陶台之中重念某曾乏異能粗知鄉道思竭其不肖之
才自託於無能之辭奔走塵埃莫酬素志邅迴歲月絕
望亨途倘愚國士之知遂接從將之末道若今而舉盛
德維無補於揄揚披心腹而効愚忠或有中於萬一瞻
依之切顛沛於斯炎帝司時景風扇物願謹節宣之序
益綏福祿之宜

問候徐帥啟

伏自一去台閣十更歲律顧胥膍之約結徒精與之飛
騰比聆趣覲之音當布陳情之牘臨文軋軋雖殫夢得
之辭奏記翩翩終乏元瑜之美方虞僭瀆自抵譴訶敢
意勞謙尚憐末學特屈巖節之勢遠貽華衮之言繩箭
匪聞如獲瓊瑤之重墨渝紙弊永為篋笥之光眷覽甚
隆欣喜何重恭惟某官分輝昴宿毓粹崧高厚德宏才
渾渾然廟堂之器忠言勁節凜凜乎社稷之臣入預政
機出居帥閫善政善教久稍於濟民嘉謀嘉猷方資於
告后果被遄歸之召仍蒙賜告之優紫府珠庭中綴列
仙之秋神丹寶篆屢承中旨之頒寵參二府之儀大肇
百僚之望厥茲異眷佇協僉俞鳳閣鳥臺登四輔之近
弼元衮亦寫進三事之極班瞻頌之勤鋪沛於是抄秋
在候寒露始凝願順履於至和以永綏於純嘏

問候判府資政啟

恩辭留鑰移鎮近藩消運休辰布宣善教重惟筆近久
去台躔引領望風喜山川之匪遠馳函寓意愧筆舌之
難周恭以某官德冠生民道嗣前哲崇論弦議陳三王
之規模麗藻道文激六藝之芳潤蚕際千齡之運蔚為
百世之師折萬里之衝增重北樞之寄賦四方之政進
參西省之華服勞王家勤功帝籍荐均休於真館屢出
殿於大邦仲華處榮悴之交子文無喜愠之色雍容一
節俯仰十年眷天子之樂卿實鐵石之都會威聲所暨

已謹來暮之謠眷渥方隆即奉遄歸之詔然後登延於
上宰遂將永輔於明時律應溫風候當溽暑願謹節宣
之序益綏福祿之多

問候祝渭啟寫卻

伏念某愛材么麼效職卑陬頃逢朱傳之駐車竊慕李
膺之執御遣叔何之堂下曾乏一言廁王戎之坐中莫
希三語遠蒞旋輪亦既淹時坐蒙河潤之恩居切旌搖
之戀啟通咫尺仰布尋常恭惟某官敏識遒徵青輝映
物桂林擢秀禮廚隆儒術天府之吉穰分省曹之清切
決獄疑而據古遠駕于張不益賦而用饒近陵劉李列
刑方之繁夥實中國之本根久資心計之優增重使華
之寄蓋足食足兵而民信故餘時餘力而頌興孟傳澄
清方詳未於民瘼弱翁治行已深簡於宸衷佇奉賜環
即躋侍橐清和在候趨拜末庭願順節宣益綏福履

問候沈和仲奏記還啟

睽違符采驟然日月之淹延跂旌麾邈爾雲霄之阻敢
冒尊尊之譴恭修執訊之儀伏以某官杞梓呈材圭璋
挺器德量汪其容物神鋒稟以照人淵源游夏之文閣
論洪寬之業儒林講道風推折角之名計省豐財荐被
含香之選春河北據腹心之地而關西駐貔虎之師勞
廩粟以偕還故秉韜而將指曾恢游於餘刃果坐富於
斯倉入覲清光密承殊眷雖弱翁治行蓋已深知然蓋

傳登清迥其素志遂茲旋軫益振高風佇聞褒詔之頒
遂膺近班之峻顧惟弱植
趙晨之冬日幸假餘光永言跂繫之雖徒切
摇之戀應鐘入律元冥紀時顧惟節宣以迎休祉

問候朝少汲啟

自違門仞浸易歲華引領望風徒結搖搖之志馳函寓
意敢修瑣瑣之儀恭惟某官負卓犖無人之姿蘊經綸
濟時之略學窮六藝而不為章句之陋儒才備眾長而
克勤簿書之細務登階熙運亟擢要津振起臺綱嘉邦
為之斂衽雍容省戶士友莫不彈冠遽將命於幾西益
騰聲於朝右還登宰屬密贊皇猷雖膺眷甚優方係近
班之拜頎朔方至重孰分當宁之憂遂參內閣之聯增
重外臺之寄乎反禁網人以不寬總領漕權民皆足食
豈特百城之畏慕實為多士之依歸宜褒綍之屢頒諒
陽環之伊邇當金風之應律想玉體之保和願謹節宣
益綏福履

賀留守觀文年啟

伏以氣周四序方肇正於天端日紀三元迺大新於歲
始眷時耆德宜擁繁禧恭惟某官勳著鼎鼐望高梁棟
謀王體而斷國論參密勿於政機宣聖德以代天工久
佇登於宰席便息藩宣之重雍容政化之優循迪春祺
益隆宸眷顧如譾薄敢荷殊恩稱栢葉之觴阻趨陪於
下客築沙堤之路新趨轄於明時

代文帥冬至賀監司啟

伏以候律管之葭灰微陽始應書觀臺之雲物衆瑞已
臻惟茲道長之時宜有彙征之吉伏惟某官學窮往古
澤被斯民威稜懾乎列城德望聞乎多士考群視履茂
膺福祿之多登名選公益對褒嘉之寵屬拘群紱莫造
賓閣延佇使華惟時善頌

代文帥冬至賀知還并謝啟

伏以微陽來復愛景浸長共欣剛長之時宜有彙征之
吉伏惟某官忠誠許國豈弟臨民道與時行仁為己任
方循遷於穀旦宜荒擁於繁禧勳慶未遑移書先辱仰
荷眷存之厚但深感服之私

賀少保生日啟

竊以崧嶽降神肇紀生申之瑞昴精儲祉終成佐漢之
功天方祐於至平家自鍾於餘慶宜有聖人之偶出為
王者之師誕日載臨輿情共祝伏惟某官望隆人傑學
擅儒宗大冊高文追燕許之手筆崇論弘議陋晉晏之
規模雍容四近之聯密勿九重之眷總方畧而一統類
既肯鄉亮之明安邊境而立功名寔楨幹之畫方將
誕布於德澤豈特勞暢於威稜勒燕然之山以耀無前
之迹銘昆吾之冶式彰不世之逢遂入覲於王庭進登
於宰席履茲赤舄長懷几几之安瞻彼南山永峙巖巖

之峻逾郭令之攷校與王喬而爭年六代九公未覺前
芳之遠一門萬石允為聖世之光其謬辱提撕方依挂
埴稱觴舉壽顧叙慶之無由引領望風但馳情而不已
制

擬中書侍郎除少宰制

元首居上運動實賴於股肱大廈方成扶持以資於柱
石迺眷守文之重永惟論相之難注意賢賢既咨於
列辟同心替贊盍圖任於舊人播告大廷亶予群聽具
官某謀慮深遠議論通明學足以窮六藝之文而貽乎
大方才足以應萬微之務而勤乎小物卓爾佐王之略
尊朕眷圖之忠入經綸維攬獻劉之美譽出宣脩教繼
召杜之遺風淹留十年夷險一致召從近屏入覲明庭
亮節載昭嘉謀屢告建擢參於政本益增重於邦畿
撫四夷尊著陳平之對總領眾職就踰魏相之能肆迪
前修用推異數進陟文階之峻延登大輔之崇增衍爰
田陪（大上缺紀）真食以德壽蘊以尉且賠於載君義臣行豈
特予明之助予違汝弼庶幾啟沃之多俾萬物各得其
宜無一夫弗獲其所惟朕以懌其爾之嘉

擬延康殿學士醴泉觀使除中書侍郎制

朕閏飾洪業憂勞天下永惟政事之本一日萬幾而知
人安民惟帝其難之故夙寤晨興罔敢皇息眷求司徳
協贊內樞具官某經術詳明足以恢規於治體政事通
達足以深究於物情擢貳中臺遷以憂去均勞於外久
閱歲華勁節高風確乎不拔休聲茂實藉甚一時召置
樞廷來厭與議用疏不次之寵俾參西省之華往欽哉
昔唐明皇勞蘇進頲曰方美官闕每欲用卿試宰相議
遴無及者朕為卿恨今朕用爾由師錫爾其祗服休命
進賢任能使百官各稱其職而朕之號令罔有弗當則
予一人有嘉汝亦有無窮之聞

擬太宰除使相宮使制

調元台鼎進則冠輔弼之聯置使祠庭居則兼將相之
重雖勞逸之異用顧寵數而並隆眷時宗工久執魁柄
其數涣號以告治朝具官學該而識明器重而道遠風
蘊經綸之業且殫啟沃之誠忠正無私俾人心之自化
黜陟有序致吏職之咸修陰陽調而寒暑平禮樂興而
刑罰措四夷即叙百穀屢豐方恭己以仰成忽引疾而
求去大臣蹇蹇之節雖務於匪躬君子謙謙之光終思
於下代拉章屢卻抗志莫回重念違於儀型用勉留於
閒燕虎符龍節嚴上將之威容袞衣繡裳視上公之秩
物併推異數屢示至懷於戲斯謀斯猷尚無忘於告后
乃文乃武將永賴於寵邦不遐爾心乃稱朕命

擬安武軍節度使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除鎮海
軍節度使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制

公庭論道內參心膂之良將鉞宣威外總爪牙之寄永

懷舊德顯有丕功政臨海岱之區藏陟台衡之路誕敷
異數用穆僉言具官某學造聖源智先事表師周召之
軌躅陋管晏之規模密勿嘉謀建萬世之長策雍容近
弼為一代之宗臣頃膺外閫之求俾視洪鈞之峻褰衣
赤舄延登鳧足之司豹尾神旗增壯棘門之勢折衝於
枕席之上運籌於帷幄之中施澤異方著勲王室蔽自
朕志酌於輿情揚命明廷膺上公之顯策易節少府鎮
東秦之巨藩眷是威儀之多式副倚毗之重於戲萬邦
為憲吉甫兼文武之資四國于蕃申伯有柔嘉之德其
虔共於爾位毋專美於前修

擬省政學士除鎮海軍節度使制

朕內熈眾志外撫群黎思並建於豪英以隆巨屏必兼
資於文武乃允其膺敭自予褒歷選近列用錫爾社命
召虎以來宣克壯其猷得方叔之元老肆頒顯號孚告
治朝具官某篤學而淵深寬容而強直才足以行其所守
智足以尊其所聞見遠識微之明表於近世好學樂道
之效著於本朝確然金石之堅卓爾棟梁之用圖事揆
策論不詭於聖人履忠進善議有益於天下學升華於
秘殿益流譽於明廷所去見思無施不可盤根錯節嘉
其屢試之功大纛高牙授以專征之器惟茲異數允答
殊功於戲閱禮樂而（人上犯名）詩書必有仁者之勇重國家
而尊社稷斯盡大臣之能惟終保於令名尚克勤於小

物

擬中書舍人除禮部侍郎制

堯命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周立宗伯和邦國而諧萬
民粵乎神考之興酌古經邦之憲分釐庶務肇建六官
惟時貳卿實亞八座居左右侍從之列責任既隆況典
章文物之司疇咨惟審必得明練之士用膺眷寵之私
以爾某通諸家之書識前世之載屢試以事所臨有聲
俾代予言最宜為誥簡古而蔚炳三代以同風忠正無
私知本朝之要務載予與議俾佐春官夫禮樂教化之
源文章政事之本亂爾有政無替於厥官直哉惟清佇
觀於來效

疏

代王彥昭天寧節功德疏

流虹紀瑞會契昌期繇宇傾心敢忘善禱恭投紺苑虔
集緇流閱寶藏之祕文修法筵之淨供庶資妙果仰祝
遐齡伏惟　皇帝陛下紹累聖之宏規超百王之盛烈
化行中夏躬大禹之儉勤威懾殊方兼成湯之勇智嘉
祥薦應協氣播流適臨震夙之辰宜集駢蕃之福伏願
洪基益固熈運浸昌擁諸物之儲休膺萬靈之薦祉仁
如天覆常綏惠於群元德並離明永照臨於下國
華者效祥啟聖神之休運梵宮祈福罄臣子之歡心庶
藉良因仰延遐算伏願二儀並貺百祿是宜基葉固於

山河壽考侔於箕翼大恢至治永庇群生
代文周翰天寧節功德疏
華渚流虹實啟聖神之運祇園供佛廣殫臣子之誠敢
藉良因仰資遐算伏惟　皇帝陛下堯仁博施舜智用
中勳業冠乎百王德澤漸於四海菲飲食而卑宮室自
還風俗之仁襲冠帶而要衣裳坐致蠻夷之化屬猗蘭
之慶會動寰宇之歡心投紺苑以乞靈集緇徒而植福
備蒲塞之妙味閱毎藏之秘文式傾葵藿之微少荅乾
坤之施伏願衆祥畢至百祿是遒帝業固於山河益恢
至治國壽齊於箕翼永庇黎民
一人有慶適臨載夙之辰萬邦咸休共獻無疆之壽伏
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齊聖廣淵尚德緩刑侔興堯
舜之道移風易俗比隆成康之時陰陽調而群生和神
靈應而嘉祥見惟時誕節實契昌期罄草木之微誠修
龍天之法會廣資妙果仰祝遐齡伏願豐茂世之規成
帝治之業嘗憑聖力坐致殊休如日之升常照臨於下
國與天亡極永覆燾於黎民
代仲都憲天寧節功德疏
上聖誕生允契星虹之瑞輿情交慶虔修梵釋之因恭
惟　皇帝陛下睿哲先天文思稽古丕承眷命孚佑黎
元紹累聖之宏規起百王之盛烈陰陽和而萬物得寒
暑平而三光全肆臨震夙之辰宜集駢蕃之福是用卽
布金之地閱貝苑之文仰祝遐齡式資妙果伏願三靈
贊祉諸佛垂休天地之化無窮日月之明久照群生咸
遂常依堯舜之仁百祿是宜益享喬松之壽
電繞樞而虹流渚寔開睿聖之祥嶽修貢而川效珍共
慶昇平之運敢申善禱仰叩真乘恭惟　皇帝陛下玩
意神明勞精政事接千歲之統垂萬世之規冠德百王
錄功五帝肆臨誕節咸罄歡心閱寶藏之秘文修法筵
之淨供廣資良力益集勝因伏願諸佛垂休萬靈薦祉
參天地以施化與日月而齊光睹大禹之書知彛倫之
既叙授萬帝之策宜終始以無窮
代余帥天寧節功德疏
帝乚生商實啟興王之運洛書命禹式昭治世之祥彌
月載臨輿情交慶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篤實輝
光紹累葉之宏規起百王之盛烈仁需恩洽俗易風移
陰陽調而群生和天地順而嘉應降爰屬猗蘭之會敢
傾向日之誠閱寶藏之秘文修祇園之妙供席茲善果
仰集勝因伏願展無窮之勳建不拔之策接千歲之統
方隆邁曆之期擁三靈之休益享後天之算
流虹繞電寔開受命之祥膺籙受圖方啟至寧之運邦
家永賴夷夏交歡恭惟　皇帝陛下盛德難名豐功莫
擬闡飾祖宗之業黎同虞夏之風務敎化而省禁防崇
寬大而長和睦頌聲且作協氣橫流肆臨震夙之辰宜

集駢蕃之祉雖天地之大罔與侔於禱祈而葵藿之微
自不忘於傾慕悉延清衆屢設珍羞療伏去緣益成善
果伏願建久安之勢豐茂世之規雷動風行莫測神功
之大天長地久永膺壽考之寧

降聖節道場開啓疏

寶命有初仰九天之默御眞祠如在罄萬國之微誠祇
率多儀悉延爭衆冀神功之莫測祐聖烈以無窮以莫
不增既錫泰元之英必得其壽益隆長發之祥

降聖節道場罷散疏

祚蘿圖於億載慶襲其傳奏玉音於九重祥開是日粤
眞游之在 上嚴達館於多方按用霎科恭陳妙果冥冥
默默孰知至道之宗子子孫孫永錫無疆之祉

口號

天寧節前筵口號

大電繞樞實北軒黃之端流星貫昴允符夏禹之祥世
方格於大寧月復丁於盈類邦家永賴夷夏交欣恭惟
皇帝陛下睿哲先天文德稽古建中和之極刱道德之
全三光全而寒暑平上順泰增之政五穀熟而草木茂
下均庶物之休冠德百王録功五帝屬誕彌之令節頌
燕衎之龐恩舜樂初調見五百年之半治堯階載望慶
八千歲之春秋臣等謬厠伶官獲遊化國輙效華封之
頌願賡擊壤之歌不度荒蕪仰陳口號

天扶寶運世興王慶衍猗蘭 畫堂千載後觀周禮樂
萬邦逆奉舜衣裳北門驕子常輸貢南極老人方效祥
試何紅雲臚樞闕侍臣應上萬年觴

天寧節後筵口號

上聖誕生允契千齡之運下民底乂方隆萬世之基彌
月載臨普天同慶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篤實光
輝修德施仁將躋堯舜之道移風易俗比隆成康之時
百川理而脉絡通萬化成而瑞應著頌聲並作協氣横
流賜大禹之書知彝倫之既叙授黃帝之策宜終始之
無窮適當繞電之辰咸錫需需之宴臣等叨居樂部獲逢
嬉遊葵藿有知敢不忘於向慕天地甚大罔莫效於形
容輙採民謠仰陳口號

氣虹啟聖際千年湛露洪恩下九天騰踏歡聲欺擊壤
氤氲瑞色散非烟已賡聖代中和頌更草前賢封禪篇

天寧節馬前口號

四海皇知蒙帝力春臺此日倍熙熙

一人有慶適當載夙之辰萬邦咸休共獻無疆之壽既
集薰修之祉方陳燕衎之儀願抒歡謠少停畫轂

千秋從昔慶嘉名四海而今賀太平十里旌旗明曉色
萬家絃管被新聲五雲已逐陽烏見百獸方隨儀鳳鳴
更喜簪紳趨燕衎南山祝聖願同傾

送杜宇口號

九重册詔錫恩榮嫋嫋秋風春旆旌藉甚搢紳爭頌德
依然　一錢選受群翁送三徑歸來萬事輕
宣室異時思賈傅蒲輪應復召枚生

致語

虞寔按樂致語

君臣相悅方均四海之休天地同和自得五音之正先
京師而首善頒郡邑以承流雖立度出均蓋本一夔之
制而放鄭近雅更資八使之詢暫駐軺車廣陳燕豆恭
惟提刑朝奉才周應事智採微幾傳通諸家之書多識
前世之載久被使華之選樂茲民俗之享况被[illegible]於絲
綸方協比於律呂周郎顧曲終節奏以無差季子觀風
識鏗鏘之盡美但某等叨居樂部獲造華筵敢抒千里
之情用贊二天之德
興然伏還慶當千初見簫韶被管絃况際軺車臨樂國
更張綺席會群仙歡聲已逐鏗鏘奏和氣方隨律呂宣
何日九重頒召節好陪鵷鷺聽鈞天

傳倅請杜守樂語

壁日南訛適應清和之候鈴齋卧治况當暇豫之時恩
敦奉於談鋒是廣陳於燕豆恭惟某官精忠許國厚德
臨民家傳王謝之風流文挾班揚之麗三年布政四境
蒙休雖獄市并容頼曹參之清爭而米鹽靡密冀黃霸
之聰明野無抱鼓之驚里絕鍮筲之訟某官義篤婚姻
之好志同交友之仁欣王化之旁流知輿情之安堵方
退食自公之暇實熏風解慍之時絲管喧闐益歡聲於
天外樽罍傾倒洽和氣於座中某等猥以瞍工幸逢高
會欲循一時之樂敢賡五袴之謳
清時樂事昔難逢曦御初移晝景融麥秀兩岐翻翠浪
槐陰四面舞輕風揮餘玉塵談無倦醉倒金罍酒屢空
髣髴已聞頒鳳詔朝來喜氣滿城中

上梁文

槐堂上梁文

兒郎偉淄右接東秦之輿台中分牛刺之權昔我魏王
嘗莅茲字作堂其左以爲燕息之居植槐於庭斯見公
侯之志遠歲月之浸久頹墻壁之將頹惟召公之憩甘
棠尚蔽芾而勿伐而宣子之舉嘉木亦封植以無忘翦
盛德之始臨堂成規之可替通判朝奉卓犖有君子之
操慷慨慕古人之爲用其道而行其言孰謂風流之遠
思其人而至其室如聞謦咳之音固斯人之暇時命群
工而偕作斤斧既集繫若雲屯柱礎方陳粲如星布增
其故址易以壞材載闢重簷肇新彩制虹梁偃蹇抗大
廈以耽耽霜幹扶疏儼前除之翼翼豈特盛一時之壯
觀固已淡千里之歡心落此奇功播於輿誦
兒郎偉拋梁東百堵皆興指顧中畫棟飛雲明曉日槐
枝當戶揖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嵓嶤魏闕與天齊致成叙恐帰册禁詔
下争先看紫泥
兒郎偉拋梁南吳越王孫擅美談他日故郷夸錦繡方
今重壓見楩楠
兒郎偉拋梁北退食委蛇歌正直清如朔雪映水壺惠
若冬曦照衛國
兒郎偉拋梁上魏王精爽應來往仰瞻星斗近華楹邊
揖峰巒帰翠幌
兒郎偉拋梁下却眠庭柯鶯聲亞群儒誰記舊升堂故
老亦知來賀厦
伏願上梁之後民情和悅歲事順成野無抱鼓之警里
絶絃箭之訟嬉遊熙衍常躋樂國之風富貴功名終繼
前賢之美

疏文

玉佛殿祈雨文

自憂迄今常暘為沴晩苗未立宿麥已空咸懷溝壑之
憂豈僅倉箱之望靡神不擧既牲幣之屢陳謂天蓋高
冒精誠之罔荅載稽衆志仰叩覺慈閻海藏之秘文備
蒲塞之盛饌廣資妙果寃致殊祥况千百億身散金光
於普率而三十二相現玉質之端嚴竟將大齊於此方
忍使含生之無賴願回咸德俯鑒歸依霈膏澤於崇朝
蔚新禾於長畝在諸物有反掌之易俾千里有鼓腹之
娛是大因緣敢忘報稱

道觀祈晴文

秋陽既弁方欽其賫雨霖不止將害其成仰抄道之何
言閔斯民之無罪陰雲解駮俾山川之輩除白日顯行
庶禾黍之堅栗

寺院祈晴文

八月其穫含百穀之何成三日為霖聽重雲之未解式
陳争供仰叩祇園曰暘而暘常閉闘之自我匪且有且
惟祈禱之必從願垂無碍之慈終畀有年之暘

祈晴文

秋穀既登咸有倉箱之望霖雨方作害于場圃之功龥
紓杲杲之光終俾穰穰之慶齋心以禱拭目而需

道觀謝雨文

常暘為災下民告病竭誠以禱上帝降衷油雲朝興膏
雨暮集俾旁沱矣靡惰離畢之占氾布蔓之方同其霑
之澤與含生於將槁欣敗壞之可蘇賜被無窮功帰不
測尚希終惠無使後艱以報以祈載欣載躍

寺院謝雨文

神智無方奚遠弗届覺慈不倦有感必通眷彼千里之
民罹茲半歲之旱微誠屢賫嘉應荐臻大興去雲盛洒
甘露群生改色方覩黍稌之多協氣横流尚俾倉箱之
積敷嚴淨供式款祇園求惟解脫之恩莫效毫釐之報

寺觀謝晴文

比以雨露權爲民害叩真祠而薦懇集淨衆以乞靈惟
天鑒之不違果陰氛之消釋曦光麥殿歲事善收祇率
常儀仰酬顯貺

謝雨文

暵其乾矣方懷卒歲之憂雨以潤之遽起有秋之望自
匪覺慈之無礙孰昭誠悃之有加驅沴氣於一朝溢歆
聲於萬室式陳妙供少荅殊私

謝晴文

八月其穫欣萬寶之向成三日爲霖暗重陰之未解方
涓穀旦虔款祇園仰惟無礙之慈依容有生之願精意
所格居無備物之儀屯雲消除遂協豐年之慶式陳淨
供少謝洪恩

祝文

諸廟祈晴文

刺史不德不能道迎善氣以協雨暘之序乃自春憂旱
暵爲災刺史竭精誠絜牲幣奔走請命於爾神蒙神之
休賜以膏澤今禾黍在野蔚然垂實農夫欣欣望歲朝
夕而繁雲蔚興滛雨不止旬日之間又將告病是用祇
懼再欵靈宇夫能濟旱於崇朝則驅雲陰於指顧爲可
冀也能興多稌於未立則成豐年於將穫爲至易也若
夫惠於其初而敗之於其終是又非神之意也嘉肴旨
酒惟以告衷

諸廟祈晴文既擇日將禱先祈一日晴遂改前詞云

秋陽既升將歛其實霖雨不止懼害於成初肯選於休
辰方潔齋而待事匪且有且雖至誠之必從曰暘而暘
惟神功之莫識罔假粢盛之薦載欣禾黍之登祗率常
儀仰酬共施

祈晴祝文

六月之旱神既膏之八月之霖神既暵之殆今載穫歲
得中熟而繁雲蔚然猶人全足神之聰明亦何惜十日
之霽而爲一簣之虧也願止其滛終此大惠

諸廟謝雨文

我瞻此邦農服鉏耨畇畇原隰相錯如繡自我初至適
罹旱暵閔閔累月如焚未盡奔走請命昭此誠悃惠澤
滂沱無有遠近若特下田既以行潦助長堰畝牟亦就
槁十日不雨存者電掃今者既穫實堅實好洋洋千里
老稚歡舞庶幾有秋蘇我貧寠吏則不德神施甚普不
腆之儀尚歆毋吐

諸廟謝雨文

閔者常暘害於歲事奔走群祀靡敢怠遑逮茲再旬乃
獲嘉應油雲蔚興甘雨既屋枯槁茂遂疾癘訖除僮無
後艱猶冀中熟是用齋戒仰謝洪施牲酒絜豐尚其監
歆

諸廟謝晴文來
屬者旱暵爲災刺史奔走潔牲幣請命於明神蒙神之
休賜以膏澤曾未踰月而禾黍蔚然歲且大熟乃旬日
已來淫雨頻至大懼不能終神賜而害於斯民是用齋
心撰事以涓辰良恭款靈宇而仰祈乎佑精意潛通光
期獲吉癸丑之夕清風時興雲陰卷除甲寅之旦白石
顯行萬物熇熇豈特民有多黍之喜吏無失職之憂神
亦永食于此邦無愧旨酒嘉實易祈爲報惟神其鑒之

諸廟謝晴文

民有疾瘵吏達其治天有雨暘神請其暘各脩乃事食
則無愧淫雨爲災莫暵我場既禱以霽四野洋洋嘉粟
旨酒尚其降康

代鮑欽止秋賽文

煌煌華堂神所司兮兆祥佑福民所祇兮風馬雲車駿
鸞蟠兮來饗來臨聽甚畀兮我吏於茲亦何爲兮旱則
渴雨雨來儀兮再三之會宜罪罹兮惟神聰明不我疵
兮秋風蕭蕭白露滋兮多稼盈野積如坻兮擊壤欣欣
舞髦倪兮王事共給及我私兮吏安厥職遐妥蛇兮孰
尸其功神是毗兮有酒芳香侑以詩兮匪以爲報唯其
儀兮

青詞武

代鮑欽止祈雨青詞武

臣罪釁之餘受天子之命假守是邦夙夜寅畏所以稱
明詔惠元元者未有一得而頃睹原野則苗之茁者曾
不數寸農夫之倚耒者種猶未入也嗚呼天之徧覆施
育群生其忍使至此耶今山川望祀既已屢走吁嗟之
求辭亦窮矣臣又初至未能有以協媚于上下而清登
之憂近在旦夕是用齋戒爲壇請命於上帝庶幾慈茲
兮敉百神大沛膏澤永爲民休其自今尚克力職以謝
洪庥也

又祈雨青詞

天維顧思常監觀而從欲心亦是止敢齋戒以表哀念
千里之何辜歷三時之不雨秋種未入而室有閒民旱
苗將枯而野無長穗紅塵邊勃赤日蘊隆吁嗟之辭既
殫山川之望咸舉雉窖雲屢發終闕澤於崇朝顧高厚
方陳懼虐災於凶歲仰貴盖高之聽冀垂徧覆之恩召
屏翳以先驅呼豐隆而作霈既優既渥將遂及於我私
無臭無聲亦何知於帝力

祈雨青詞

愆陽爲災歷春不雨農夫昔病田畝將空既率循於舊
章屢奔走於群望豈精誠之未至能感神抑水旱之來
實爲有數敢請丁民之罪仰叩上天之仁冀蒙監觀照
其誠悃膚寸之合亟召呼於群龍三日之霖遂沛澤於
萬字

謝雨青詞

天道無私常監觀而從願民情所禱敢齋戒以薦誠惟茲旱災害於歲事雖舊章具舉並走山川之祠而沴氣方隆未協雨暘之敘恭陳悃愊上叩穹蒼累精意之潜通致嘉祥之來應錫以崇朝之澤寬其終歲之勤百穀用成行有倉箱之積三事就緒遂無潛墊之憂

代作夫人平安醮青詞

竊以道運無積孰窺覆育之方福生有基蓋本精神之薦緊九天之默御廣一念之潜通臣妾某氏性植乂荒心源未禽素昧沖虛之旨每稀清淨之風顧宗族之康寧實神靈之數施敢陳妙供恭按仙科載稽玉笈之文並集冊臺之衆仰祈沖鑒俯諒微衷洗千劫之塵緣永酬素願怔一門之善慶俾免後艱

代杜守病設醮青詞

陽舒陰慘常福善而禍淫雨施雲行每救過而宥罪瓶輸悃愊仰叩威靈伏念臣素稟尪羸之姿來忝承宣之寄方詔條之敎丁愧善最之後闕筋力外竭於簿書精神內耗於思慮遂失節宣之序不知疾病之嬰伏枕彌旬沉疴被體皆緣積戾自致深憂惡石屢攻未有毫釐之驗誠心所感尚祈覆幬之恩伏願貫其已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庶俾膏肓之厲少寬清墊之虞雖僅地戴天固難施於報效然生死骨肉敢復蹈於悔尤

敘

唐宰相蕭嵩會百官賦詩敘

雅頌不作久矣盡自先王之道衰而禮樂之用熄兩漢而下固有願治之主厲精庶政垂意元元僅能濟一世於安平而教化未盡治刑罰未盡措民氣未盡樂儒臣學士雖欲黼黻至治聲歌太和以耀後代而垂無窮就辭修事隨不足感人心况能參之詩書而無愧乎此有志之士所拊髀而屢嘆也我唐之興高祖應天順人混一宇宙以創大業太宗修飭百度懾服四夷以臻太平高宗中宗嗣守其基以含以容至於睿考掃除蠱孽輯寧邦家巍巍乎中興之功矣盛德不居以授聖子恭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既受群臣朝儀於長慶欲復貞觀之烈以追三代之隆躬孝弟示節儉壞散險詖之髦康開衆正之門眷求賢良列於庶位二十年之間剔隨補弊滌瑕蕩垢凡前世所睥睨而莫能為者舉而行之罔有遺策德教加乎百姓威靈行乎鬼區囹圄空虛休祥畢至封人之祝擊壤之歌洋洋乎盈耳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天子睨海內之少事嘉斯人之咸樂詔曰朕承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興夜寐以迄於茲惟賴天地祖宗之靈貽休垂慶亦惟爾左右侍從百執事之臣竭心盡力協成丕功予惟寵嘉之夫始則同其憂終則同其樂先王之盛德也詩不云乎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

賢者共之莫睹群臣十日一晏以彰致治之效焉臣萬等既受詔退伏念昔者周宣王能修文武成康之業天下復興而方叔吉甫召穆公之徒猶能爲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以揚王休傳之無極至于今頌之况如今日之盛而噤無詩歌是不揆邦人之意而忘天保報上之義也乃會群臣賦天成元澤維南有山揚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禾等詩凡八篇純深潤遠總雅頌之體既又命臣逖序其所以然臣幸生聖世待罪翰下涵泳太平之澤久矣竊美相臣之意而侈上之賜思得挂名其間有榮耀焉且俾夫萬世之下咸知君臣相與之樂而八篇之作不特爲虚辭借美以夸示一時而上也於是乎書

銘

進善旌銘

昔在帝堯峻德光被舍己從人旁搜俊乂顧聽在廷既垂汝竟允叙惟欲從欲以治帝曰欽哉我其敢忽咨汝萬方以誠自竭先民有言詢于芻牧小人之箴亦莫敢伏愚者千慮則必有獲狂夫之言聖人所擇繼彼岱宗天下所仰堤土積塵增高其人又如天池百川所歸有流零露受而不辭乃詔有司建以析羽于彼達道咸使覩覩有善則告立於其所予弼予規不汝違拒凡兹有衆小大相敕明明天子唯德是樂子子千旌兹迪[illegible]教豈無嘉謀庸以相效唐幡之奏若水之赴潤色增[illegible]靡異細鉅庶言既同事無遺策誰其尸之天子之澤

玉漏銘

陰陽之運密移莫測孰司其機以其準則設壺下漏登時進刻差之毫釐甚失則百於皇我王神智自天取成於心罔襲以公晤彼銅壺其流消息久而必塞理則宜然乃詔内府載選良璞迺敕工人是追是琢不[illegible]告成隨彼衆作溫潤而澤縝密以栗引水注之晝夜不息晦明寒暑罔有差忒昔在成周百物咸備曰挈壺氏世掌爾器及政之衰官忘其事東方未明詩人是刺於皇我王既鑄厥治以其遺餘肇新厥制永永萬年自今其始下臣作銘以昭盛美

策問

昔漢武帝選用豪俊征伐四夷當時號爲名將如衛青霍去病蓋其尤也青雖善士然於天下未有所稱去病有氣敢往然少而侍中貴不省事是二子者才氣優劣果如何耶至於將數十萬之衆深入虜庭奮揚威武功烈可謂盛矣致之於書其行軍用師之道所以料敵制勝者亦可論乎諸君試悉陳之

昔光武以英偉之資掃除禍亂中興漢室雖其天命人心所歸非可以力致而當時豪傑之士咸依日月之光奮身不顧共濟大業顯名史冊著勲竹帛使後世之君

思其人而不得則法其容貌書其官爵列為世名之圖蓋二十有八人攷之史策方略謀慮見於已試必有可以為師法者諸生深明兵家之事多識前古之言講論於此當已熟矣願併與其優劣著之周官曰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夫用車以戰三代之制也昔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而楚疲於奔命則行師之法熟者車之利哉迨至後世其法浸廢然亦間有用者以近古觀之唐馬燧用於河東而兵威大振房琯用於陳濤而師徒敗用車戰一也或以勝或以敗何也豈用之有巧拙而地勢有利不利歟先王車御之法載於方册諸君講之詳矣願併陳之

昔司馬遷班固咸以博學多聞採纂前記綴緝所聞成一家書後之稱良史未有不宗馬者也今其書具在學者論之熟矣敢問何之稱遷曰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之稱固則曰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二子之言非苟然也試撫其書舉其一二明之

自古名將如漢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卒遇敗衂身降匈奴唐李靖以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遂破定襄襲走可汗夫以寡敵衆一也或以成功或以敗豈陵之用衆不若靖耶抑其乘機應變有未得耶不然則天時地勢有利不利耶諸生試詳論之

黃帝堯舜之治二三子所飽聞而樂道者也敢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莊子曰堯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夫既曰垂衣裳而治矣無為而治矣不賞罰而治矣則內經所載二典所書大史所記何其詳且悉耶至漢晁錯又謂五帝其臣莫及故身親其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信斯言也是帝者反勞而伯者反逸矣盍詳論以質所疑

劉向班固皆漢儒宗其論當世之士非苟云而已也然向稱賈誼通達國體雖古伊管未能遠過而固以為術已疏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而固以其言為固矣誼仲舒於伊尹呂尚信不侔矣使時見用功烈之盛管仲晏子其獨不足為歟至固論孔子後命世之士唯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而獨不及賈誼且孟軻傳入聖域者也荀況揚雄大醇而小疵者也若遷仲舒則於誼果如何耶諸生談經之暇博及群書願聞所論以質厥疑

闢楊墨之深邪以尊孔子之道者孟軻氏之功也非專施之外駁以明老子之道者莊周之功夫軻與周生同時也辯相若也然軻之書十四章未嘗一及於周周之書三十三篇未嘗一及於軻豈道不同不相為謀耶抑相忘於道術耶竊疑其所以然願與諸生論之

祭文

代祭林子中文

嗚呼士之達辰病不已修名聞既彰位則非尤雖跡顯榮有不壽考鮮或嗜嗜為國之老位與壽隆視其後嗣有子與賢孰大以職凡此三者搢紳之榮人艱其一惟公是并公之先世載其令德力田而年黍稷嶷嶷伯氏仲氏有公有卿公居其間濯濯其英行也無瑕學則純師歷仕五朝左右其宜翔於中外晚登侍從嘉績謁社穡在輿誦衆方汲汲誰克知止公獨慨然曰予可已請命於朝拔輿就養捷其忠節老而益壯高門堭堭蘭玉盈室綵服起庭天子之鄉嗚呼哀哉病始上聞國醫往視尚冀安寧胡不憖遺老臣云亡天子興嗟仁者必壽七十胡遐斜繁贈賻追貢寵多往者何憾存者予懷嗚呼哀哉某頃以姻婭獲披雲霧汴泗往來教奉杖几方與士夫引領南望冀公與子同歸廟堂日月幾何公仆不作山川非遠慶吏是縛莫不擧觴莽不執紼寓哀以詞流涕永訣嗚呼哀哉

任子諒母夫人祭文

夫人生有懿行婦于德門守義靡它蚤屬共姜之志擇鄰成教遠追孟母之風唯積善之有餘故流芳而甚遠眷時賢嗣為世名臣奉以安輿居享承顔之樂新其命服屢膺錫號之榮方歆五福之全遽起九泉之歎升堂而拜念託契之實深執紼以辭恨修途之云阻聊陳薄奠用致微誠

挽詞

毛彥謨以其尊彥周出殯見索挽詞謹賦一首

十年鄉校數蹉跎一日皇恩盡綑羅别去謂宜登上第歸來還復遇沉疴秋風但結鴒原恨曉露空聞蒿里歌榮願未酬身已歿平生稽古竟如何

挽詞二首

仙李遺風遠高門積慶長及身儀禁路有子耀羲廊不反千鍾樂應留八葉昌淒涼封蜜印髣髴聽金章〻故里尊疏傳群公慶孟侯方欣五福備遽隔九原幽歎息人何贖哀榮禮獨優翻疑脫仙骨名字照丹丘

又挽詞二首

蕭葉蟠根大于門結駟新鵷行尊几杖鶴骨鍊風塵追遺子一經足成家五福并千鍾欣祿養萬石仰榮名日挽傾朝綫哀榮動帝宸唯應西河道猶想錦衣春〻春射明旌字風傳哀鐸聲遥知卜吉地不假問三生揄社揄杜聆風遠蘭階托契深興宗知有自處貴獨無心寵陌晞朝露庭槐長晝陰如公更何恨顧我尚沾襟

傅忠肅公文集卷終

墓誌
宋故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制傅
公行狀
公諱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曾祖　故仕山南東道
節度推官知磁州貽德縣事贈太子太師曾祖母王氏
昌國大夫人祖　故仕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
贈正議大夫祖母張氏贈碩人父見任朝議大夫主管
南京鴻慶宮母錢氏封恭人公以元祐四年己巳十一
月十六日生是日伯祖獻簡公拜中書侍郎因小字服
郎生而秀穎異他兒公尤愛之十歲不戲弄誦書問學
晨夕不懈年十七舉進士以父任衛州幕官屢試河北
路轉運使高預薦名廷試禮部以避親送別試所優在
高選是時蔡京初輔政用事其徒日以杜絕諫諍誅鋤
忠良為事引羣兇者謂之明國是或擢為第一或置在
甲科公守正論不復得在高等公之未廷試也京方貴
弄威權脅制內外且陽示含容諸以附己堅欲以女妻
公遣其子儵與衛士協律郎趙知幾等致辭至視公
又託其姻戚孫公相見公毅然不肯從有識者謂公少
年有器識未易量也其後公為清憲趙公壻京銜之清
憲公薨其家陳乞添差青州司法參軍前執政官徐處
仁余深繼守青州徐長於治民屢試以事知其奉公不
苟心器重之深亦待以老成就移文林郎知淄州永年
縣丞在職清謹惠愛及民民到於今稱之移儒林郎部
使者交章論薦改通直郎知淄川縣丞淄州東州佳郡
士大夫之賢者有如衞規王積中毛申之皆領宮祠於
彼公迎親至官所時朝議公方提點南康軍道遙觀公
剗築室以逍遙榜之朝議公日與三人者游賦詩飲酒
相得甚歡公奉溫清供甘旨於其間怡然自得未嘗以
仕宦屑意清憲公三子皆有賢德以母夫人高年家居
不仕講學傳古琴書自娛友壻李擢少負英才時為青
州司錄公緣職事往來淄青間相與琢磨士論稱美及
紱更不肯造朝居無何除通判萊州改任安軍皆不赴
又除太常博士久之召對除兵部員外郎遷吏部
主管最號煩劇在職者王晝諾而已公取案牘躬為省
閱每至申刻方得歸日以為常是以[illegible]悅出入望之人
旨以手加額焉宣和七年乙巳十月借宗正少卿接伴
大金國賀正旦大使時年三十有七十一月至燕山府聞
金人將入寇而帥臣蔡靖但言使人在途　　　　即
以書抵其家具道金人欲入寇之故且曰藥師忠勇可
恃以無憂是月二十一日至薊州玉田縣韓城鎮使人
與來期後數日虜騎暴至夜圍韓城鎮明旦有酋長從
數十騎突入館曰請少卿上馬公欲以酒閒之覺其有
變不得已與副使蔣噩上馬行至界首立馬以待酋長
促行公曰此兩朝疆境尚欲奚往耶酋長輒指畫御者

望東北去約行百餘里過青州金國太子領兵數萬騎
南向遇諸塗使副行李人從官屬禮物悉皆被奄左右
請公拜太子公曰吾奉朝命至境上迓使人不至國中
不見國王不應拜太子太子雖貴上合與使人屑禮相
見太子曰金國方興師問罪海上之盟不復可守尚何
使人之稱耶大厲聲而言者久之大抵責慢之語也又
曰張角我雖人乃與高官今安在而以僞首級見欺又
曰仇汝國中失德及何我不善意爲我患陳之我將留
貴汝公曰張角事吾實不聞但主上仁聖兩朝方結好
信使接踵於道禮聘未嘗闕而太子[illegible]起如此吾所未
曉容吾還朝奏知又曰汝尚欲還朝耶白又如林堅欲
公拜雖衣冠狼藉而膝終不屈且曰事至今日不過一
死吾死即不敢惜拜即不當拜反復辯論殆移三時太
子乃曰勿令他拜汝後欲拜我不可得矣日已晚公與
將壓及一行使臣退就一所公顧蔣璽曰春墻斥候不
明以至於此朝廷不知邊鄙無備奈何又謂書表官東
義郎侯彥等曰我死誠不惜但不曾與朝廷了得一事
又我父母年皆六十餘平生鍾愛我我不敢辱命汝等
得脫必記我言言畢一行皆掩泣左右虜人多竊聽者
暮夜分隸散處自是官吏不復得相見十二月七日虜
騎犬燕山藥師督兵迎擊殺傷甚衆已而再戰即遽降
[illegible]開門延入燕山遂失守明日侯彥等聞虜人相與言

曰昨日大使在軍上望見藥師戰勝有喜色應藥師叔
取己殺矣既而太子召燕山將官武拳英囑之英還
虎翼卒少立等三人焚化襄其骨間關至冢州獨少立
在過虜人收繫土室兩月餘一日伺守者不在即毀垣
而出是時宋伯友奉使過界上隨之得還以靖康元年
五月至京師朝議公時爲屯田郎迎置明聖觀音院設
水陸大會殯之建公之弟護送歸脊源權厝育忠崇慶
院即賜獻簡公守墳佛廬也先是蔣璽武𡊮英及國信
日使臣多竄歸者人人誦公之言高公之節而侯彥等
不忍使公遺及無聞乃錄其實狀聞於朝大名府路安
撫使徐處仁河北路轉運副使孫紹遠皆露章奏之詔
官亦爲論列耕聖臨朝咨美後因虜使王汭奏事喜詰
問爲詔贈公徽猷閣待制依所贈與致仕遺表恩澤仍
給賻贈中書舍人譚世勣行其詞曰死有重於大山或
輕於鴻毛顧所[illegible]如何爾苟徇於忠義雖死猶生也朝
廷贈之典非特爲九泉之光亦俾伏節死難之士知
所勉焉吾詳贈之學敏而能通端亮之操靜而能守爲
郎華省擇有休問也以一介之使馳不測之虜臨以白
刃殺跋不屈卒以身徇於義得矣延閣大封厥合妙選
吾子里第以旌高節噫富貴無能磨滅誰記而爾所立
千古不没庶幾英爽歆我龍光公積階官至朝散即娶
趙氏封安人男女五人皆趙出自強用外祖遺表補將

仕郎自得自修並承務郎長女許嫁承事郎趙悰次最
幼公忠孝得於天資刻意好學自少及壯未嘗一日輟
廢平生無子弟過初遊場屋同舍或出入飲博客至公
獨在初未為異後至每如此人方歎其修謹與人交未
嘗見其忤色喜屬文多為人稱許士譽藉甚往往以公
輔期之孰謂天奪之速且酷也嗚呼自逆胡犯順以來
公首以不屈遇害方是時行路之人莫不相與咨嗟流
涕天下想望其風采以為秋霜夏日不可狎玩雖狂虜
亦稱為忠臣其後孝若水以不屈死餘無得而稱者公
之殁三年矣骨雖歸而葬未有期朝議公慮歲月久行
實寖落孤忠勁節微世無聞則重為不幸一日出諸人

奏捨以示公休俾詮次其事以待他日紀述者[illegible]致載
爲公休與公為姻家識公為最詳不敢以不敏辭謹狀
建炎二年十月從事郎前隆德府司士曹事晁公休狀

宋宗忠簡公集六卷

（宋）宗澤撰

雜錄一卷始末徵一卷

明崇禎十三年熊正賓刻本

宗忠簡集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宗澤撰。澤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自一卷至六卷皆劄子狀疏詩文雜體。七卷八卷爲遺事附錄，皆後人紀澤事實及誥敕銘記之類也。澤孤忠耿耿，精貫三光。其奏劄規畫時勢，詳明懇切。當時狃於和議，不用其言，亦竟無收拾其文者。至寧宗嘉定間，四明樓昉乃綴葺散佚以成是集。然陳振孫書錄解題竟不著錄。是宋末已不甚行。蓋理宗以後，天下趨朝廷風旨，道學日興。談心性者謂之眞儒，講事功者謂之雜霸。人情所競，在彼而不在此。其沈晦不彰，固其所也。明崇禎間熊人霖始據舊本重刻。

國朝義烏縣知縣王庭曾又重爲編定，增入諫止割地一疏，而以樓昉原序及明初方孝孺序弁於篇首。考史稱澤力請高宗還汴，疏凡二十八上。本傳不盡錄其文。今集中所載僅十八篇，猶佚其十。則其散亡已多矣。

宗忠簡公文集序

曩垂髫時。讀忠簡公回鑾諸疏義之。及時方籌兵籌餉。或曰安得各將若忠簡者。片檄號召數百萬人。所向無前。閔憂匱乏。及隨牒忠簡邑里。大索厥遺文哀之。作而曰。宋之竟爲南宋也。豈盡氣數哉。有式忠簡不能用。方公自擧進士。義不苟合。力距巫風。餡虔黜削。暨召假宗正少卿。抗章不受和議從之爾。改知磁州。繕垣簡器。廣儲蒐師。及康王使虜。公叩馬力諫。假神意以挽行輅。金人破眞定。公奉詔

從王入援。公十二戰皆捷。所發蹤無不成功。金人至驚悼不敢復出時如有乃心王室者。奮勢願與公偕。則恢弘朝氣。邀擊惰歸。二帝之轅。豈其北哉。康王纘服。出公輓輅之餘。非公也。疇心膂者。乃脅于汪伯彥黃潛善之阻。竟外老謀于青州。用賢而貳。本計已終李忠定爰立也。念恢復故都。非公莫可與計事者。徒知開封公內修守禦外規進取。先後收王善。楊進龍詁鎮。寇劉華心。字爲義勇。操縱群雄。如制僕役。臨驍敵。受降人。斬逆使。疑

然獨斷於厥衷即弍軍皆驚弗為動又識岳武穆於小校拔任為軍鋒河北懾公威信仰王師如百穀仰膏雨也高宗若久任忠定帷幄閒而閫以外一委之公俾武穆左右焉河北可以復版章乃私意恇疑惟淵聖復辟

是慮優柔不決策安坐小朝廷得公二十四疏若罔聞知忠定武穆亦皆疏棄嗟乎嗟乎此所云吾謀適不用耳誰謂秦無人哉昔在殷王高宗念宏茲賁欲濟厥艱乃咨于傅說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說迪於王惟甲

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卒能奮伐荊楚濯濯厥靈忠簡志傅說也志而未之高宗不殷匹南宋不復北也有以哉雖然精第令將無英雄虜騎且長驅矣又安得有南宋公之功業豈不亦偉哉觀公集中詩詞感慨聲出金

石跋序懇款有體裁咸忠義所奮發不獨面諍諸疏之剴切沈雄也式擬公日在兵馬間探討斷斷纘為竺乾家言深入名理卽遠公支公未能過何哉余觀公每當大事蹇遇風飈見精怖若鬼神而公直恬然出之匪獨

神勇其所養葢可知矣。諸葛武侯寧靜淡泊，重扶炎職，即此志也。回鑾疏與出師表爭光日月，文章信載道之器哉。

崇禎庚辰冬進賢熊人霖譔序

重刻宋宗忠簡公集小序

余生平以淂讀未見書爲幸，間過熊伯甘水部案頭見宋忠簡文集，讀未終篇，輙拍案長歌：何天之不祚宋也！天既篤生聖賢豪傑，忠昭日月爲英古今，胡然生用不畢，又挫我齎志而歿，俾不用其身，於其志併合文武濟濟趨趨，同心戮力，雪二帝沙漠之恥，恢復河

已去之業及學百年三復回
鑒世回踪不啻一字一淚者必有
胸多心人也雖今昔善棄迥
殊然時方多墨治病於未病
不可謂此書非對症之藥湯
付剞劂以廣同好茲忠管
之運用神妙及爵里原委
明氣部學之亦詳矣如
用藥為偶舉如孫大將軍
文輔校讐剞劂稱賞不已

欣然捐工費之半因得並書
其可謂秦為人序
新安後學黃正賓

宗忠簡集凡例

一按公生平恬澹、不敢名嘗進。其澤州轅轄獨高宗首功、而功不[illegible]。[illegible]及李忠定再薦、乃得[illegible]守、亦求行[illegible][illegible]志。宋[illegible]翁序忠定奏疏云、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致然歟。余於忠簡亦云、

一按公墓在鎮江、而故里在義烏之二都、子姓散居其居五都之花溪者、冒姓金氏。先賢之[illegible]、余何[illegible]綿綿[illegible]之譏哉。倘[illegible]收復可也。[illegible][illegible]出亦有宗姓、皆相傳皆公裔云、

一[illegible][illegible]中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在二都、而花溪十八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燬、以前[illegible]令[illegible]公維[illegible]命刊其集于家、久之板燬于火、燬之子諸生維垣能讀父書、巾[illegible]中、猶藏一本、半已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矣、余[illegible][illegible]訂刻、廢格入之言、昭揭日月、俾讀者、聞風而興、廉立之思也、

一按公回鑾疏、通表奏劄子二十有四、今仿彝以[illegible]分、而小[illegible]係若幾次、從文體也。詩詞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德有言、[illegible]成、吉光片片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手[illegible][illegible]維雜賢論[illegible][illegible]公家乘[illegible][illegible]、附之簡[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焉集之大全哉

[illegible][illegible]戊戌冬伯甘入寐識

宗忠簡集附刻雜錄

忠簡家藏宋敕劄

朕惟欲求臣之忠藎、必先考其辭秩、庶得其讜論以匡輔闕之誠、爾宗澤登名進士歷任御史中丞功及社稷、勞歷歲久、今特除宗政少卿兼充副元帥所以彰朕報功之心、爾當益勵厥志。益修厥職。可依前件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右擬轉保副元帥宗澤准此崇寧元年十月十六日午時下

兵馬大元帥府伏見朝奉郎秘閣修撰權發遣磁州等處制置河北義兵總管兵馬副元帥宗澤風力敢爲、氣節英偉、方時艱棘、夙夜勵精、招集民兵、豪傑爭附、志存衛國、義不辭難、經營有爲、各有條。紋老當益壯懋哉乃勳宜除集英殿修撰、已具奏聞合就右劄附宗殿撰准此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二月

都統制兵部郎中宗澤守鎮金人、撫字民瘼、黎庶莫不念德、口北關監晉胡閒其令名、畏其威聲、懼不敢侵擾、汝有佐朝護國之綱、有推山塞海之志、設計勦殺、法令肅然、朕得江山鞏固、放下心懷、用是親賜錄敕、龍飛鋒劍表段旌旗慰從軍伍數萬、敕尚書兵部郎中、進樂鎮江爲統領都統元帥、有不聽調度者、俱誅刑斬、不動奏聞、治軍治民、以仁以德、太平寧靜、班師回朝、故諭故敕、垂惟欽哉右擬轉保爲統領都統制兵馬大元帥宗澤准此建

炎二年二月　日

忠簡公謚辭　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

人臣任安危之寄、成辭志而未伸、國家厚終始之恩、有易名殊賜、其須煩命、以膺處士、具官宗澤早負英能、雅都時譽、建艱危之際、乃不顧身、以羈勒之餘、送叅佐命、朕既嗣承七廟、行撫萬邦、駐蹕東南、用應運會、惟留鑰歟衛之寄、紫微之居、勤勞

百爲忠勇一節、惠感衆士、威行兩河、將率扶義之師、以贊定傾之業、而大星遽殞、部曲死分、遺奏上聞、道路兩泣、國憂未艾、天意難忱、蓋社稷尚存、石勒不敢爲寇、道濟已死、魏人頻歲來侵、自昔所嗟、于今乃見、危身正直、合二義以尊名、垂光子孫、將十世而永賴、可論忠節、以慰英靈、

題宗忠簡家傳遺蹟詩物　宋濂

青城妖祲連雲赭、大半在都能在野、百年葬祖得河山、萬騎長驅若水解、東京西守一世豪、仰天雪涕風前驟、隻扶白日始河北、赤手欲障江秋海、義旗凌天三爲流四方、猛士聞風集、自期衛內與神通、登聞忠言反難入、被旺上疏兩宣遠、與不顧東南[illegible]時火上叶人[illegible]淚、并又棄東足[illegible]人功業、親戎志可叙吉來、英傑多如此、君侯心事漢武侯、偉氣英聲冠千祀、我來已恨生世遲、不得親覲忠勇姿、每過鄉邑髮猶豎、緬諳況是當時爲、却憶前

朝司馬死、蠹蔡奸來同趣國、雖未亂政先亡萬里、崇靡從此始、吁嗟韓黃奴臣、賊君致寇肥其身、姓名汙眼尚欲嘔、君侯在位能撫填、侯乎侯乎愼勿嗔、淮使彼奴撫困均、君不見、汴京禮樂正全盛、江南杜宇啼天津、

又　解縉紳

余少時每讀宗忠簡誦高宗還京二十餘疏、及公臨薨諭諸將之辭、未嘗不流涕沾襟也、公未薨時、招集羣盜、聚兵積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渡河、克復指日可期、顧使公未薨、而高宗還汴、則公雖死、而天亦可復中原、公不死而渡河克復、高宗雖奔之海上、必復還汴、然則公之連疏請還、駕汴京、其辭激切、感之以二帝、曉之以禍福、公殆亦微知其將死歟、或者以憂憤致疽發以死者、殆未足以見公之心、公是時年巳七十矣、憂不能忘、而何憤之有、公之平生、忠清明哲、服岳飛之善論兵、使

宗顧公所得求皆賢哲之所尤難、嚮使高宗能以爲代公以號召之、公死猶不死、惜哉、此勑乃公爲小人所讒居時、議者職卑又王黼也、公實處至今、而賢子孫如縣令又將出於人間、公之處君憂國小[illegible]有以知其憂而爽憤也、永樂癸未十二月廬陵解縉紳書

又　胡翰

忠簡公以宣和四季差監鎮江都酒務告命之下

門下侍郎王黼首薦焉、黼於是始拜少師、與蔡攸竊貫國柄、國事內小人而外君子、宋運方否之漸也、其求[illegible]時、王業偏安於江表、百五十年之間、人[illegible]往往知此、國之所繇、誰執其咎哉、洪武六年冬金華胡翰、從公之八世孫、曰經者、獲觀是卷、謹書以識其後

又　蘇伯衡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季季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改官知掖縣、簽通判登州、道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痛治之、不少貸、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權、羈寘鎮江、定宣和元年、以四季郊恩敘復、就差監鎮江都酒務、此則當時所被勑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陳過庭等、薦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其名

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可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擇河北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公爲副元帥、旣高宗即位南宮、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右僕射李綱薦、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季秋、薨于鎮、有

旨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訃聞
詔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公先是公請休致特授
朝散大夫依典行別進其階除通議大夫至開府
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
世之大材與方其盛年置之散地且踰兩紀以忤
一道上得罪用事者坐廢四年及河朔事勢危急
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
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中原岌岌眞如一

髮之線引千鈞之任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而
奮然自必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
成而時宰黃潛善汪伯彥忌之遇事輒從中沮之
公不勝憂憤疽發於背而死及之茲非有志之士
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不復有中原
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也將不欲混一而遂
推之也於戲變亂之來必生撥亂之材以擬其後
公智略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

用之又不能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有志以沒眾
之備安於一隅其[illegible]抑亦有人事焉豈[illegible]語
者未可盡以[illegible]一代之故事也此論行於宣
和四年[illegible]二百八十二年[illegible]今洪武六年癸
丑公八世孫紹[illegible]以文忠[illegible]蘇伯衡[illegible]
公[illegible]以便觀者而伯衡[illegible]以
夫所[illegible]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弔宗忠簡公長篇　　吳昔

嗚呼哀哉元帥公百世一人不易逢堂堂天下想
風采心如鐵石氣如虹正色立朝不顧死生生長
在諸籍中眞金百鍊愈不變流水萬折歸必東
落南寸世與識欲知勁草須疾風維時中原丁[illegible]
亂胡[illegible]漲天天濛[illegible]衆人畏縮公獨奮毅[illegible]求建
中興功雖固一定百廢舉獨見南陽起臥[illegible]嗚呼
哀哉元帥公翩然遺世何怨怨[illegible]乃上天亦忌材
故[illegible]公還帝宮公還帝宮應有用何[illegible]坐視四

海窮嗚呼四海正困窮、與仆植僵蹶有公、公昔浩
東都、天下日望公登庸、公今既云亡、天下不知何
時虜正如濟巨川中流失舟航、當今士夫雖無人、
請問誰有公智不逮如公忠良、公雖不爲相德望
振吳荒、公雖非但將、虜接響豺狼、偉哉奇節逕今
古、我哉一二聊補張、靖康明季秋、胡虜正披猖、廟
堂驚失色、愁覩赤白囊、公首慨然乞奮使、欲以口
伐定攙搶、朝廷規恥未知公、公之素志不獲償、憂

國耿耿思自效、再得守上河之旁、命下得磁州、壁
日徑束裝下車未三日、虜騎已及疆、虜人聞公威
退舍、定而不敢臨城隍、頃之得兵數十萬、康邸賴
公王業肇、及公領留守、北顧寬吾皇、恩威兩得所、
春雨今秋霜、餘刃曾不勞、微弱成安强、姦雄盡膽
落、誰敢懷紛紛、嗚呼哀哉公死矣、民今安有梁得
脊、只今衆我虐、近復臨洛陽、洛陽去東都、雖堞邇
相望、不開敢侵犯、雖是軍無糧、祇與我公釋慮乎。

氣慨不復思南翔、嗚呼哀哉公已矣、秋高馬肥
與防天子久東狩、今冬奉維揚、都人心戀主、[illegible]
何相忘、朝夕望回鑾、斷腸還斷腸、公獨以死請、百
請意愈剛、嗚呼哀哉公死矣、萬乘何時歸大梁、咄
咄食肉人、尚賦祭與王、姦諛敝人主、痛毒流萬邦、
人怨天且怒、意氣猶洋洋、所冀我公當軸日、盡使
此曹膏鈇鑕、嗚呼哀哉公死矣、始知國疾在膏肓、
我公我公經濟才、設施曾未究所長、但留英聲與

友寔、永與日月爭輝光、此死與公亦何恨、顧我但
爲天地傷、我聞[illegible]下哭公者、哀痛何啻父母喪、父
母生我而已耳、安能保我身無殃、都人此時失所
依、被逆東下紛倉黃、我公我公不及見、秋風在處
生悲涼、百身倘可贖、我願先以微軀當、蠱用如可
活、我願萬金求其方、旁皇竟無起公計、安得長喙
號穹蒼、嗚呼哀哉元帥公、太平時節看不容。及至
亂離君始用。民之無祿天不從。嗚呼哀哉元帥公、

古來有生皆有終、維公存亡係休戚、千年萬世長怨恫、塗我草萊一聯上、念此抑鬱氣拂胸、銜哀忍涕何有盡、願以此詩銘鼎鐘、

讀忠簡公遺事　黃溍

公初起滏陽、艱危屬多故、矜矜國家念。委身干戈裏、淪飈登宰輔、朝出被南紀、悠悠虞淵日、力盡挽不止。負荊秉蕭鉞、際會開朱邸、長安付馮異、漢業中興始、宮庭數汛掃、輝路無荊杞、疚心鑒鑾輿、感

激涕如水、上表方出師、嗚呼孔明死、宴安不可懷、肉食毋乃鄙、臣所言未焚、三語猶在耳、蕭然狗祠下。碧草春青思、令我傷抱儀、赤舄仍几几。千載隨淚痕、一夫敢讒毀、傳家有遺書、敘事非底筮、妨哉愼失墜、庶以俾信史、

忠簡公畫像贊　吳伯宗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旅、能及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焉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媢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過忠簡公峴山遺壟　王褘

艤舟大江口、矯首望京山、山色近月曉、浪雲護層巒、吾鄉忠簡公、丘壟在其間、嗚呼靖康亂、九鼎紛

播遷、建炎既南狩、國事已艱難、公方任社稷、百職心力殫、神州將金璧。抗疏請回鑾。大誼表日月。衷言披肝膽、請獻猶何心、忍使棄中原、星殞孔明死、王業遂偏安、惟留忠誠節、宇宙垂不刊、遺墳托茲土、孰敢樵牧干、客途有瑕期、爽槩拜荊棺、遺武奎可躡、英風杳難攀、天昏白日落、淒然灑淸灣。

宋宗忠簡公集

始末徵

原序 樓昉

靖康丁未、高宗再使斡离不軍、時虜情叵測、中外危栗、宗忠簡公守磁、則決策留行、於是適濟、適鄆、適大名、適雎陽、遂登大寶、中興之業、實始基焉、宗公力也、公之初意、欲正位號、係天下心、因以羽檄天下兵、齊師河朔、旋軫舊京、其廷回宿留東南、其

椽者、乃汪黃謬計、非公本謀也、公既與汪黃異議、不復預聞幕府事、高宗藉其壯謀、既留命居、旋升尹正、駕御羣雄、招降劇寇、兵强士勇、汝丘詠必、虜遠遁不敢犯境、於是清宮除道、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黃銜忌之、凡公奏請皆留中不下、自傷不得展布、疽發背以死、公之勳業雖不克竟、而英毅凜。凜然與日月爭光可也、昉兒時、因已得公芳規於四明所刊遺事中、眞所謂膽大於軀者。意其語言文字、當亦稱是。客授金華、始獲拜公像、公之曾孫有德、出示遺文若干種、因爲補綴而襲藏之、適守南徐、公松楸在焉、會部使者喬行簡攝郡事、築僧廬於墓左、捌祠堂於學宮、總餉岳公珂、太守趙公善湘、繼命有倅上蔡常、所以風厲扶植之意甚厚、郡博士方君符、尤所欽慕、請以有德所授遺文鋟梓、昉遂掇取遺事中所載表疏、次第其日月、而併刻之、公前後奏請爲回鑾而發者、凡二十有四、

其血誠赤心、因可想見、它文雖單言半字、無非從忠、義中流出、公亡而世乏代帥、王業偏安、蓋始於此、公之規模志節、罕有能道之者、況其遺文乎、若諸公表揚忠烈、例應得書、嘉定辛巳十有二月、鄞人樓昉拜手書、

重刻序 張維樞

華川、益忠簡公故里也、樞待匱茲土、拜公祠下者、逾六春秋、每凜然神肅、日閱邑乘、讀公[illegible]變疏

表白日來而悲風嘶也慨慨狀南陽忠烈何因爲
汝文君索號草倡粹汝文曰宗澤之六世祖昔于
金未復傳姓也乃知世綿念故忘宗相與抱遺書
而泣燒塊歸能紹宗祀於大夫有意國之也敢不
其後恒既不業恩於門自唐宋傑之前入國也堅
而爲功與甲胄異不得已宜之而爲言與紳衿異
立其始也莫不冥觀照曠酌究天人淵然於玄濬
之養而洞然於道德性命之奧故一乘羽能開能

格能攘能平一投羽猶能以其臣定經綸之猷爲
詞者謂若雅頌夫誰非天子之力臣而兼諳如是
良蘇元不遂也三代斌斌質有文武嗣後登將壇
者鮮不愆德斯文而獨南陽之梁父不減有莘氏
之耕南陽之二表不減有莘氏之訓彼其處則寧
靜澹泊出則鞠躬盡瘁鼎足雖分三立何總嗟乎
公之雅意南陽也公自知之婁諸先進若宋文憲
[illegible][illegible]公諸王忠文之弔嗤山丘隴也亦雷然南陽

許公矣今觀夫野宇經略華榮節制勸駕表疏烈
烈義膽靜居記題慈悲玄悟甚矣公之似南陽也
但謂豪傑不出世不能擔世不濟艱不能盡瘁蜀
道不玄悟不能盡瘁汴京有本者言如是武功亦
如是第公之席汴京也比南陽更苦當南陽出茅
廬時上結魚水下得熊羆及未執始營於仲達之
甘受巾幗公所事何主也建炎狃偏安而忍淵聖
不赦雖累表二十四疏猶左徒之問天此一苦也

南陽鼓即出猴盡即還宮府中誰敢營窟公外有
枯罕兀术龍百戰之餘虜而內有汪黃二豎之鼠
狐一戶猶拍晴爲喝和者二南陽之許驅馳也日
在漢谷神王氣舒揮戈尚還三舍公頭顱種種始
提孱卒摩堅壘鞍奪父步而馳夜然雖心之長何
及於晏天宵以尚父鷹揚之季假公不吉云以是
三苦也淚安得不枯而背安得不疽嗚呼方事之
猶可爲也其君相沈湎於花石聲色公崎嶇一倅

車耳、追二主蒙塵、肉食者賫拜虜不暇、公獨能壯汴爲金湯、而撫楊進王善契丹兒輩爲爪翼、臣有白首備百序、不愛肝腦以衛社稷、昔相忍掣之肘乎、雖然、磁州之駕、公實挽之、武穆之命、公實活之、誰挈天下半還宋者、公耶、公呼雖苦、公目可瞑、今遺草具在、樞不遠訓誥雅頌、公直拊心而指曰、是猶龍之蛻、而氣吞逆胡之餘魄也、華川自不乏文武、夫亦知所本乎、其入手此編、然後可習俎豆而行軍旅、

萬曆乙巳仲春朔日溫陵張維樞序

傳　張維樞

公諱澤、字汝霖、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公、自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掖縣令、著廉能聲、改判登州、時官田積荒、賠輸、公奏免之、朝廷遣使結女真海上之盟、公語所知曰、天下自此多事矣、居登、姚洺不可忤、憪亡得、令、用事者、以闕帥、復坐削籍、置嶺南、尋監鎮江稅、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和金、以爲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衆以爲不正、改計議使、衆謂公剛方難屈、且浅然往、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除直秘閣、知磁州、時[illegible]殘、至則治城池、修學城、廣儲蓄、[illegible]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四郡皆應、是一郡亦有十萬兵、上壯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高宗以康王再使

磁、虜金、公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敵又詭辭致大王、願勿行、不從、公乃假神以留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卜焉、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塞去路、公曰、此可見神意矣、王乃止、金人破眞定、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公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京城遣齎蠟封至、言和議可成、公曰、金人多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望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解京城之圍、萬

一敵挾與謀背矣已在城下汪伯彥等沮之勸王
遣公先行自是公終不得與幕府議矣二年正月公
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來攻公遣孔彥威與戰
敗之公度金人必[illegible]遣[illegible]騎往援金人果
至又敗之金人[illegible]孔彥威合兵夾
擊又大敗之[illegible]前有敵營公揮衆
轉鬭王孝忠戰歿公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歿不可
不歿中求生士卒知必歿莫不一當百斬首數千

計金人敗却公計敵衆什倍我一郤敗必復來使
悉其鐵騎夜襲危矣乃夜設伏金人復至得空營
大驚自是憚公不敢復出公覩金人逼二帝北行
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
路邀還二帝而勤王兵無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
欲先行討乃還軍上書康王勸進建炎元年五月
康王卽位南京公入見涕泗沾臆陳興復大計上
欲留公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

知青州時金人有割地之議公上疏其略曰自金
人再至朝廷未嘗命將出師但聞邪臣朋進一言
以告和親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
恥臣意陛下赫然大明黜陟再造王室今卽位四
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
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
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願躬冒矢石爲諸將
先公時季六十九矣李丞相綱薦公可大用徙知

開封府時敵騎屯河上金鼓聲相聞京城樓櫓盡
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公至首捕誅舍若數人下
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
民賴以安河東巨寇王善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
據京城公單騎馳善營曰朝廷當危難時使有如
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立功之秋不可
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
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千往來

僞掠，公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公曰：此實覘我。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公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嚴攻討之計，其有貲欲買勇敵者，將士大夫以爲非狂則妄，前鑒不遠。今金人假使以往來覘虛實，臣愚乞玫斧鉞，而陛下庇人言。今遷別館，優待，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公渡河，約諸將共圖恢復，於京城四壁各置使，領新集兵，立堅

紹大紀

壘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結河東、河北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節制。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公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大敗金人還，遂陞統制。公謂飛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公是飛言。飛繇此知名。公視師河北還，上疏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

好金人，當時固有順旨以富貴者，亦有不相識僅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是乎？獲罪戾者是乎？今之言遷幸者，前言和議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元朮渡河，洪及汴，有將議斷河梁自固。公笑曰：去冬金騎奔來，正坐抗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河梁，以俟大兵。金人夜斷河遁去。[illegible]冬，金人自鄭抵白沙，密邇汴京，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公方對客奕碁，笑曰：

始末徵

何事張皇？劉衍輩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繞敵後。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金人果敗。草寇丁進降，引部屯京城，往謁公，諸將請以甲士衛。公曰：正當披心待之耳。及進至，獨勞如故吏。留門，請公備衛，公許之，進益感恩。金將粘罕據西京，與公相持。公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公捕景良，斬首以殉。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

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公公數傻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何面目見我乎謂吏曰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兒女子誘我乎亟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得已縱之諸將皆服上策者今遼飼爲金將往來河上公擒之解縛上坐爲言契丹本宋兄弟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復讐策感泣公因是盡得敵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部將趙世隆殺所委

署磁州事李侃至是世隆與弟世興將三千人來歸公詰世隆曰河北陷沒吾宋落今上下之分亦猶沒耶命斬之時致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公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歸時有降寇趙海屯板橋稱勿者八入公知名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入公方對客海具狀郎械送獄客曰彼

甲士甚衆姑徐之公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悚楊進王善各率所部相拒天津橋公出片紙諭曰赤心爲國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苦爲二人懸退公威聲著北方甚憚之言必稱宗爺時契丹人多來歸公遇契丹漢兒自近論以共滅賊雪恥行印給資糧賜公憑俟官軍渡河爲信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爲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公知事可舉

故請回鑾尤力辛卯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率所部並進既渡則山寨忠義之民響應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後講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辨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協力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安帖矣願陛下早

下還京之詔、慰中外將士望。疏入、不報。公前後請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汪黃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公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我死亦無恨矣。流涕。諸將出、公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公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二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公。子穎居喪、得士心。自公卒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命杜充爲

開封尹、東京留守。充盡反公所爲、穎屢爭之、不得、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憤惋、來者復去爲盜。充竟降金、而中原不守、維揚潰、公不負開封、宋不得南。公不死、宋不終南、公眞社稷、上民戰議者謂公衆疏勸還二帝、似未料建炎之隱衷。是弟七乾坤何等時也、爲素一局、強項奪魄。倘公未薨、鄉徇不勸固盡。何以挫金鋭、而振忠義鬱悒之氣、狀亦亂非天也。和議、汪黃陰生之、而公怒灑淚、賊檜堅持之、而武穆至碎身家、乘寇有父兄、忍委沙漠於二聖城何有。公以半壁天下還宋天、以全軀還公幸矣。樞從公裔方州君得梓遺草、始知孝爲諸先輩忠義固有種也、

附錄

李忠定公建炎進退志云、余薦宗澤於上、以爲留守。非澤不可。澤浙東人、自爲小官即卓犖有氣節、敢爲不能隨于世、以故屢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

以康邸持節使虜中。聘金人已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爲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功爲多。同列忌之、譖毀百端、不得留府中、既而除知襄陽府。余到行在、澤適至、與語、究衷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薦之。上笑曰、澤在磁、凡下令一切聽于崔府君。余對曰、古人亦有用權術假于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澤之所爲恐類於此。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非得人

以鎮撫之。不獨外寇爲患亦有內變可虞。使澤管
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
兼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與修治
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
滋。竟不能易其任也。

熊人霖曰宋高宗得稱中興也宗李二公杜石哉。
二公天資剛茂學力靜深其了達承當。非凡所見
故皆能應大變、定大難、處大疑、人以爲烈風猛雨

迅霆之交施、而二公意忠安閒。措措不差黍累昔
韓魏公未嘗以膽許人。范文正公獨以天下爲已
任。夫任所果者膽也。膽所定者識也。識所淵者學
也讀二公集、則二公之所養可知矣。忠定集舊抄
本在秘府、近建寧尹皖城王山左公、始發厥裔李
生嗣玄之藏、而刻之、余友筠州五湖黃君、西昌初
仕臧君、緘寄余署中、余拜手長讀、信二公之出處。
天實爲之。而喜二集之並出于時。足以堅任士之
有也韓、范、宗、李、將、無、同、忠定有哭忠簡詩一章、惜
刻中雖有其目、闕當從左公訪補、今採忠定詩題
忠簡者於此。詒人聲氣之投、豈曰借交引重哉有
君臣而後有朋友。聖賢之所以立倫也。

宗忠簡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條畫四事劄子

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上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省王答日　奏乞依舊拘留虜使疏

條畫五事疏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乞都長安疏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虜之民疏

乞回鑾前後計二十八疏

卷之二

賀康王即位表　聞車駕將還闕賀表二

乞回鑾計四表　遺表

謝親札令縱遣虜使表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

謝降詔獎諭表　謝中使傳宣撫□表

謝出榜諭都人表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奏大夫表

謝賜對衣鞍馬表　謝宣諭并賜茶藥表

卷之三

賢樂堂記　義烏滿心寺鐘樓記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銘

宗汝賢墓志銘　葉處士墓志銘

陳公墓志銘　陳評事墓志銘

卷之四

求教書　上鄭龍圖書

上王提刑書　上李丞相書

與總管趙野約入援書

與宣撫范訥約入援書

與知興仁府倅林約入揆書
卷之五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　古楠賦 有序
五言古詩
東上辭松楸　感時
謁華嶽
五言律詩
雨晴渡關二首　過潼關

題驄馬瘦
五言絶句
題[illegible]石鋪南李翁園
六言
題趙園
七言古詩
道逢散卒述懷
七言絶句
曉渡　華陰道中
至洛　華下
馬上口占　發
卷之六
寧國長老語錄序　麻衣方旋宗師畫像贊
題勾師休牧軒頌　告金天廟文
請寧國再開堂疏
請游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為華州延請畫老疏
千手眼大悲偈　覽鏡偈
嵩行者偈　佛說偈

宋宗忠簡公集卷之一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劄子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得道多助聖賢經濟

其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二百年登謂賊虜猖肆邀迎二聖與諸親王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耳目繫其望者惟大元帥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

忠直之言可書寅座

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彼之賊虜將自勦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二帝二后諸親王更無緣可回賊虜愈熾亦無因緣而亡此事在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其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佞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是五者甚易知易行然

木紙納而以道心公合道可謂書紳

歷世莫能知能行者蓋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諂佞驕奢逸樂私僞之事多遜於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illegible]人[illegible]殊慮酬酢問之間以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之分矣某之血誠痛切每思我宋本嗣無[illegible]今勢孤危發業如此其願大元帥大王左右嘗膽不忘在濟時夙夜羹牆不忘我

至公無我方可大服天下

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回賊虜雖熾可勦絕殄滅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熊臣念祖大人格心字字可作謨訓

條畫四事劄子

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狀果順於已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illegible]其功也賞其順已而已耳所遇所接果

深探理道之言

道於已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已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爲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知其非私喜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莫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

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於左右之所接哉？彼賊虜橫肆兇暴，使我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至于應酬萬機，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

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禪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

欽哉不信禮哉不親賢者難進毋每自坊手徵

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皐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成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一德格於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售其姦，下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彌綸燮理，鎮撫長征，但仰成于制而已。高宗得傅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于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疏，不以遠近，不以愛，不以卜，虛心考驗，參以

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得其人能率厲衆志，文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格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遵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弗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

人主于逆耳逆心處一有拒則言路閉矣

矣、

臣伏聞李絳見憲宗于洛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摘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僅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尚不至。何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纊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開天下之情僞者、蓋用諫官代爲耳目、俾姦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惡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即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會。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

惟懇旒垂纊而後可明目達聰

忠臣苦心全在宣前要上深要默祐

廣其聞見。遯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是以古人有時哉、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離之照、法乾之剛、故見幾而作、炳果斷而罔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鑒、臣復何言、臣誠心祇息、徇國、久荷眷遇、臣非木不、能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既拙直。勢、甚、孤危。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祐、使全骸骨、以盡餘年、臣之悃誠、言不盡意、

過河二字心膂刻住忠義出乎天性

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濬等處、見有番賊占據、今又分留賊馬於洺州、四向剳寨、窺我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卽賊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爲備禦、未易可枝、臣爲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統押人馬、自游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卽一面

招集同心協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為久遠利若
賊勢厚重不可施行則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
一敷奏伏望聖慈俯念河北觧天下根本河北不
守則干戈再次未易寧息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緣
將相恃韜太平怯衆為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
以講和乞盟為意今要必與不習武備臣竊憂之
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薾
無能見過河相渡別具奏聞者

狀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其等累狀乞大王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伏准降到
劄子所請難議施行者屡布悃誠仰祈洞鑒茲叶
寰區之願實繫宗廟之依豈謂陰謙未蒙昭允竊
以四海之遠必發號施令朕後上下爭必信賞必
罰然後小大服淡惟軍國之重可虛宸極之尊二
聖播遷羣黎翹佇念祖宗積累垂世纘禱養之恩
而胡虜貪殘翅不測侵陵之變有疎早悟遂致稔
姦雲甲霜戈共力追於朔野天旄龍馭期早復於
皇居然推戴有繫於人心況符託已彰於天意尚
稽獨斷竭慰輿情伏望大王以聰明之資振久大
光明之業以智勇之略弭邊亂寇竊之風鞏固洪
圖措安大器不得已臨蒞郵寶日之膺惟式克
欽承宜乃萬方之耳其等爽仍祈求懇切俟命之
至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契勘張邦昌久在虜中蒞變亦自草野中起恐其
包藏陰與賊結凡事未可容易憑信其十日前因
與汪元帥咨目乞容稟大王且於南京開府想旬
浹間便可綏定一京城是祖宗應天受命長發之
地二道路取中四方萬里便於申稟三路下流諸
處漕運尤易辦集四於拱寧屯兵為嚴守計五可
斷北來餉道賊雖稔姦當自破滅却令其統領見

所晉諸處節制人馬、盡數前去京城十里以來創寨、請大元帥榜文、敘哀痛懇切、未忍進歸、瞻望宗廟朝廷、與省府曹官閭巷父老相見、哽噎眷眷之意、觀人心傒佇懇切、然後按轡徐行、庶爲萬全、不至落賊姦便、其下情不勝瞻禱之至、切望哀亮血誠、早賜施行。

信王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呈、領尹元帥延康台座、春和伏惟

輔國宣勞、神相忠勤、台候多福、某切以國家多艱、金賊入寇、兩犯京城、劫遷二聖、下及血屬三千餘口、長驅北去、某到慶源遠涉迸竄得賊中忠義數人爲力、遂脫罿網、今具河北事宜利害、敬奏聖上、竊恐姦臣賊子隱蔽難達、其素知公相繫、敢爲竭節報國、遂再具奏、煩公多方繳奏、使之得到御前、得兵速至、不勝萬幸、自餘更冀上爲廟朝倍保台重、前膺大拜、祝望之至、不宣、

疏

奏乞依舊抑留虜使疏 建炎二年八月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載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恬、猶哀虜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爲念、乃以賊虜詭譎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技、俾嚴攻討、其間有賈欲買勇忠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頡越不恭、遂

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賊虜之能也、皆繇疏誠賢之士、爭倡弱遜、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恥爲得、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進佞說、以作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籍、宜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詩虜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

去冬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皆縮與避者、不敢略有抗拒語、但以詭譎爲誠實、包藏禍智謀、緘默爲沈靜、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與親王、無辜之民、流離於外、想陛下能濟濟耶、曾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朝朝之恥、激厲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勦絕、以

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即位何故以講和爲非、遂逐當世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爲地者之謀、將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乃遣省官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遊魂獲小醜、假作使偽楚爲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閤守范訥、乞收賊虜奉使之人、置之牢獄、奏取朝廷宣揮、庶激軍民忠庶懷冤之心、俾努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還置別館、優加待遇、許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賊虜情狀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郡邑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蓋綱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

臣、尚狃和議、惶惑聖聽、伏望陛下察之、臣之狂愚不敢奉詔、以彰國有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癘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

條畫五事疏

臣衰老孱愚、謏腐簡疏、但思瀝竭、知無不爲、允所敷奏、仰干天聽、過蒙採納、委曲俞允、臣非木石、豈

布置縝密

不知感但有經從三省與樞密院事百端阻抑幾
不可行臣欲隱忍不言首鼠承稟切慮事干國體
臣雖萬死奈宗廟朝廷天下根本與數百萬生靈
何臣所管鑰與緣何事所繫實大願陛下憐憫
孤忠毋以近言惶惑聖聽臣且以近日三省樞密
院戒約之文臣有五疑焉器甲械用衲襖楔衫兵
械之類皆椿管準備不得擅有支遣今遣將出師
此是軍中合用之物不可闕誤而先行椿管不容

支遣此一可疑也臣近召募人於四城劄寨爲守
禦之備今承關所召募之人係是何等色額如此
則古人使貪使愚者皆不可憑信矣二可疑也臣
爲見昇常防河只以數千卒伍沿河分布敵有數
騎侵犯即奔走潰散不復支吾臣今令京畿十六
縣內有兩縣瀕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管四
里有騎各令開河濶一丈八尺於南岸埋鹿角連
珠劄寨賊有侵犯併力禦之已蒙聖慈矜允行之

譬之奕矣固手以廣地攻遠爲穩備手以據作堅目爲礙雖數之不能聽也

亦似允當今樞密院行下約束只令依倣陝西將
三七分爲卒三分出戰七分出助軍錢陛下念畿
縣居民例遭殘破不特保甲十亡五六若止用此
其窮無幾況重遭傷殘之餘勞來安集之猶恐散
去又爲可以助軍錢既之使速去耶此三可疑也
今歲守禦之具與城池之備雖已粗辦尚多鹵莽
未能如舊去處必須曉夕修造補葺繕備今三省
樞密院旨揮諸場庫務如修城造器械見儘工役

不令支錢今修城雜場與軍器監入作司皆縮手
無所爲此四可疑也夫人之情無大小無貧富靡
不懷鄉土顧妻孥戀墳墓舉千萬人貌雖不同情
即皆一歷世聖王所以成天下之大順而得多助
之至天下順之者以能順人之情而已矣臣伏想
陛下貔貅扈從億萬之衆多西北人陛下爽偏聽
三四重臣之言試廣詢僉同叶從之輿論斷自淵
衷以容行奉臣竊見僕射黃潛善樞密汪伯彥張

從傑時有此擬疏之論自開性力

懇、皆爽遠識見、與公議論、偏頗回邁、惟當貴是念、
朝入一言、暮入一說、皆欲贊陛下南幸、此五可疑
也、伏望聖慈、察臣之忠、聽臣之言、早賜施行、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臣昨奏乞修寶籙宮、爲淵聖皇帝他日泝止之所、
未蒙降旨、臣聞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知孝弟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
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弟於淵聖。則

天下莫不欽其兄。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焉
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宮而勢卑
飛孔安知舊、將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臨御、顧陛
下預勑有司、洒掃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
聖將來還歸、未有駐止之處、臣欲乞修寶籙宮、改
建、以爲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弟於兄也、推而
行之、薄海內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黎民不時雍、
而萬國不咸寧者、未之有也、如蒙俞允、伏望斷自
淵衷、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

乞都長安疏

聖宗都汴殆二百年、天下未嘗有犬吠之警、靖
康初年金賊兩犯、京闕兵將失守、遂致二聖播遷、
臣子言之可爲痛哭、陛下纘承大統、即位南京、顧
非不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都人士庶之望幸也、
將金賊退師之初、大姦擅國之從、或慮舊染未悛、
包藏不測、因將所待也、臣區區愚衷、每輒過計、切

以京師者諸夏之本根、素號四通八達之郊、舟車
輻輳、民物浩穰、方天下無事而居之、實爲萬世之
長利也、今賊虜猖獗、動至幾甸、恐議者慮今秋長
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既已殘破、大
名稍近賊境、必曰南都可矣、昔以其俯臨淸汴、緩
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虎踞龍蟠、金陵
可都、大不然也、且直進而深入、擣得金賊巢穴、以
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賊必不能西向潼關、

中原豪傑盡樂爲陛下用內外之患皆可消弭而
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旣定東還
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
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建炎三年

四月

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屬緣羣臣姦謀苟
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

之衆侵犯中國竊見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
百年實厚齒兒翁之邦偶被金人殺虜忿怨不已
止緣勢弱未能報冤今若復約盟會使得回戈共
力破敵一舉必可滅亡臣已措置彫印文榜公據
令生獲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
遂效命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庶乘機併力殘滅可
分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令繳
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者

有此措置新人圖報而復力諸回營有日如此當將向恩自奔先誅赦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知開封府通前後表疏係第一次奏請

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
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
應天順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
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疲能然久知開封

衆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爽行者臣旣
領府事更不敢恤身自顧但以正道歷誠感之不
旬浹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懷謀欲迹遁本其間
甚開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爽復肆橫以是人人
敢辭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拳拳慕戀不啻嬰
孺之愛父母感恩發憤敵其所愾臣舜聞王畿內
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向祖宗慶祐熙豐時
臣觀人心念念傒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

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戀之誠。

再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七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次奏請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爲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順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導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

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梟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貿易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祖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寔覩羣臣無遠識見、恐貽陛下奔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覘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覘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必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商旅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敕

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不勝滂流痛恨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四次請

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眷

命始基於汴、肇造輿疆、膺大歷服、固欲傳之億萬世、偶太冬今春、借漢賊虜姦詐、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纘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汴輦、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寄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迭相鼓扇、閭諸州縣間有驚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疑、因疑致變、旋相蹂踐、弗寧依居、茲無他、繇陛下寅興過當。駐蹕別都、俯徇

姦謀、預圖憑陵、使狡猾覬覦、敢爾橫肆、盜據竊發、因循驕蹇、（有闕文）以歸畎畝、以操耒耜、鑄劍戟、為農器、息兵犯於有司、爾若陛下動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鑾轂、與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尚何夷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傾遇待罪開

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徇愚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懇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係第五六奏請）

臣恭惟我大宋、洪仁厚德、滲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賊、遠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

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踴歷、交走道路、茲乃祖宗潛德洽合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諗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先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判其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

宋之弱始
此爲病源

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衆之陛下聽姦邪畏避賊虜之言、妄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遞前後 是疏係第六次求請

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干冒聰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矜、特賜省名、伏覩國家嘗變更三舍之法、以取上意、謂皐夔稷卨、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

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秦漢亦謂神僊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滋張、汗漫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上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事上、卒之驕奢矜誇、靡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事上也、又嘗結好虜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爲歌頌以明

當賞者、其間亦有從然獨立、不相詭隨、以觸忤權罪者、陛下觀之、昔皆指爲是乎。被罪者爲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之業、如是者、盡壞姦邪憸人、鼓唱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若曰、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牆之鑒、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爲可行、阿諛而從、勸爲身謀、翕翕訿訿、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羅其罪

者也、凡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遷避敵一往虜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忠負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賊、虜。陛下何忍捨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屬同心、斷絕兇殘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饑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

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
陛下如以臣爲狂言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
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
獲已也、臣願[illegible]陛下以巡幸大計、不獨謀
之一二大臣、當[illegible]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激
泣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七次奏請

伏覩朝廷前遣翁彥國修築金陵、比有詔復欲遣

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
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
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爲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
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
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以祖宗都此垂
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存者、無慮
萬萬計、今兩河雖未復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
乃遽欲舍而之他、非唯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

竊有萬金者數非特

與腹心而弃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傒
朕、翹首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
且利害之端、灼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
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鼓勇、立辦樂徼
之具、以圖萬全之事、[illegible]掃除宮禁、嚴備扈從、奉
迎鑾輿、謁見九廟、并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
中原有恃、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爲委
計爾、示虜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

太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爲陛下惜
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
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
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幸成
都、惟寇準毅然闢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illegible]臣庸
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
也、臣又自期、既已迎奉鑾輿還都、臣當身率諸道
之兵、直渡兩河之外、喋血虜廷、非特生擒賊帥、直

氣餒驕惰也其如忠閽九關何我血性男子讀之能不憤歎

迎二聖以歸，兩宮請康，一雪之恥，然後奉觴下殿
以為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
自謂愛陛下者，與臨老怯，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
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
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為國。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八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八次奏請

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
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厲不解，增築開濟，起

此車宜用之兩河寬平之地雖用決勝戰車亦可交日夕練器具出此車服意是且守且戰行遠出險地又當易論矣

造輝理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
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
扶輈，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鎗隨牌輔車，十
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
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為一隊，
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
曲折，此陣委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
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曾中正

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間為
一體，把截探伺，次第賊虜與聲已，不敢輕動冒犯，
自建殄滅，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
意，今街巷市井，人情如忠，皆已忻悅，教率嘉靖，固
祖宗太平時，顧臣大用之內，六十有九，此緣陛下
委付之重，常恐才力不任，惕惕驚懼，遲日頓覺衰
瘁，萬一溘先朝露，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
日不瞑，倘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輦之塵，瞻

仰天顏，俯伏百拜，然後臣退填溝壑，如生之年，死
骨不朽。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
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
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佞
之語，以迎幸為名，輕棄其所，使四方來享來王之
人，徜徉道路，於偏僻州郡，為朝宗之地乎，臣果得
以此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
恭陛下指揮號令，賊虜可以消滅，寇盜自然平蕩，

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賊餘孽貽君父憂、即臣自頂至踵甘伏斧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渡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詞萬邦百姓得于京師者、日夜顒顒望陛下迴本[illegible]之[illegible]奉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內、以慰天下臣民夙夜思、眷眷戀戀、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季河流不米。惟陛下斷自淵衷、無惑辟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下情不勝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一次奏請）

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之出、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覩陛下踐阼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延者覩降詔齎節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惑、何戎狄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涓日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爲臣愚竊意陛下乾剛不撓、離間虛說、狃見安從之後、必不肯失信於天下、起必有姦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通者河陽水溢、斷絕河東、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討賊、賊勢窮蹙、不知所爲、此天啓虜寇之時也。夫天

王氏亦女丈夫猶參何安臣多巾幗者

將不敢反噬其咎、臣欲因此時遣閤勅王彥各統大兵、乘勢夾攻、大振軍聲、盡平賊壘、伏願陛下亟還京以係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茲舉、可保萬全、誠可疑者也、或姦謀故欺天聽、未即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擒剿胡虜、肆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

心更苦志更切矣讀

針經立論侃侃諤諤

忱淚

以塞姦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表奏係第十二次奏劄

臣聞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於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四海內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紹寶

緒、天下之人、竭歷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寶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傒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為狩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何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祀祭、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勅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强者當

血淚莫切如見奈何九廟州叫哉

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為盜賊、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愾、四夷凶殘、必滅心爍謀、以就殄滅、尚何慮之能為乎、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毛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五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擾攘、百姓扇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

不可憂慮通詐、而信憑邪佞、自為身謀者之語、且勅回鑾、則天下幸甚、臣又為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祿也、實為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瀆奏。非臣好為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奏係第十四次奏請

臣聞入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爲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爲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康○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戒守之備、遂致賊虜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

城、劫遷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夫人、蒙塵北去、偏竊山漢、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髫鮐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眞主矣、萬世永賴、寔天祚明德、爲爽躍之休兆、四方喘然若遠若近、亟無盜賊、暨陛下偏倚、殺邪眞民、游爲地者之謂、務踵淮何、諸處兇惡強盜、如蝟毛起、如蜂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

動王之師不宜根下正慮勤下之師失節未易歸便耳

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授摩到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聞自虜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爲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

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措[illegible][illegible]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滿溝壑、強者散爲盜[illegible]、此其[illegible]下人、二[illegible]皆一時猖獗、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肆橫、賊虜自然得勢、彊梁恣肆、無餘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深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臣假番號、雖爲剃頭辮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

黥其面爲爭先赦觧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邪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仰人顒顒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恤過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許

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極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廓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咈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五次奏請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舛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餙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

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家屬沙漠翹翹徯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刼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奸邪之謀

疾徐[redacted]速俱有定理惟君子知之

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為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為陛下保護京城、自今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奏係第十六次請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為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輦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虜酋過河、程蔽滑臺、而胡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牓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掃蕩番寇、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金賊滅亡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輦闕、興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萬舉萬全、可以滅金賊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虜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憸小人、自為身謀、爾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誠緣法駕久寓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定于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

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為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為姦臣委棄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為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為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金賊之猖獗、不忍為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

幾歷原 字法渾成

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
平醜類之侮慢。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非因動天
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早從之。臣今遣僚
吏呼延次升及臣之子穎詣行闕以聞。

乞依範瓊習水戰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奏劄共第十七次

請奏

臣得范瓊書敘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
軍。奉聖旨令於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於

低綦著教 一參似城郢

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屆蹕之臣。
誰為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
使守在四夷。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
九有。之廣可規規焉為偏霸之舉乎。茲豈檢人
之欲。虛張賊勢。以為可防不虞。望遷延亦能進發
之期。爾殊不知此舉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謂中
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
海之聽乎。蓋天子為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

下回鑾。登樓肆赦。則兩京之人。忻忻恍恍而相告曰。
天子宅中國矣。則萬邦無不率俾矣。元后正位至
水。則兆民浹洽於雍熙矣。大抵是臣將見金賊
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大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
戰。是堅心猜嫌而避斯。見中外攜闘。愈自懾怯。
則萬國何自而成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屬車
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整束人馬。不
須更習水戰。祇備扈駕歸御京闕。毋孤黎百姓翕
溶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寔天下萬世之幸。

文棄之上 所見略同

乞回鑾疏 建炎一年十月通前後奏請第二十次

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為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
隗囂。潁川盜賊群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
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
能為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乘
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即日命
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

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為陛下守護京
城又李成願扈從還闕汲河斷絶虜寇又沒角
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
三頭項人馬並願川北也今皆被歷府縣同賓協
恭共濟國事臣謂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
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通追我太祖太宗
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
誠服賡續其疑萬國咸寧矣尚何盜賊戎虜之足
慮乎臣敢瀝悃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 疏擬第二十一次奏請表

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
而起不後時而縮蓋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
知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釁緣虜人侵犯郊畿殘
破州縣恣為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
順考時與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勑天之

文勢驅風雨忠肝泣鬼神

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幾若神助
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
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
閱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丈河皆已通
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番賊皆已掩殺
潰遁矣天下萬邦與畿甸生靈夙夕所天而請者
嚮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
雨師清塵洒道翠華回鑾歸御九重為四海九州

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幾也臣願陛
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果
忘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
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
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
遣少尹范世延機幕宗穎詣維揚奏請回鑾
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 疏擬第二十二次奏請表

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亟臣亦然、臣因斯言、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迹槩之、了然區分、如辨墨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不義之事爽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爽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爽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如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釁緣賊虜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

劫掠邀求、靡有紀壹、以至强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厲、佐佑陛下、張皇六師、虎躍神武、總領貔貅之士、橫蕩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如函人爲、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

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諸后山林國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幣以爲賊資、惜器械以爲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賊也。掊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敗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爽不爲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

自然區分、爽足疑矣、臣衰老孱懦、謂蒙陛下識擢、俾留守京城、兼開封府事、臣祇礪涯埆、知無不爲。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慍、體天地之大德覆護。將日月之大明照臨。臣與血屬、當膏斧鑕、粉萬狀矣、尚安能爲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皥皥、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謗書盈篋而已耶、臣願陛下六龍

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激、所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勑、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三次奏請

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郡城貼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夜徯望聖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月、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懇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用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造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撫好之舊、令出兵攻金賊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踰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面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繇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爲吾用、如此則金賊勢

必孤弱、自可縛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賊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賊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爲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恨不啐金賊之

汪黃不欲高宗用變亦恐公居中用事耳春秋內君子嫉有以也

首食金賊之肉又況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饑食
聞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
尺之威請借筋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熭操刀必
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
言斷不可遲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
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忠鯁之論倘陛下以臣
言為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為陛下得盡愚計
若陛下以臣言為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

竄責臣所不辭惟願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

六月出師前無此舉泉戟老拙乎始可當言詩也已

奏乞回鑾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凡疏係第十四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喪狄以
矛矢馬騎為先而當六月歊蒸之時皆難於致用
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玁狁以建中興之功
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
報賊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
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
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擴等自大名取洛趙真定
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
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
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戮力金人事幾有緒臣乞朝
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
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虜人駭聞
自相攜貳邪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

疑讒人忌其推轂乃願自出戰亦不得已言矣

高麗諭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
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
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
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
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
為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
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為可用
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歌擊壤以盡殘年頻煩

上賓天聽、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一終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二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表

賀康王即位表

俳偶中出剴切語

二聖蒙塵、乾坤晦色、萬邦傒后、天日宜臨、亟回謙避之誠、丕慰顒昂之望、人神胥慶、夷夏胥傳、臣中賀竊以大宋之應天順人、太祖之創業垂統、允奕世盈成之嗣、皆挺生睿智之姿、其所以繼繼繩繩豈臣乎兢兢業業、浸久太平之習、稍忘禦侮之圖、顧大臣熟此燕安、致黠虜抵滋猖獗、信和盟之妄議、墮邀劫之姦謀、人成哀痛而籲天、士欲奮張而盡敵、然萬方之延頸、須一人之作獻、果下恤於蒸黎、允上符於穹昊、恭惟皇帝陛下、稟虞舜之大孝、體周文之小心、既不得已而有臨、宜大有為而無倦、如陽方復、萬物自春、似日初升、九幽洞照、嘉靖中興之事業、撥除外侮之兇殘、俾孚於休、以永至

治臣藹然柄質偶此熙辰屬總師徒進琛可溯慶
雲龍之會阻陪鳴玉之班依日月之光竊切傾葵
之望臣瘝任

聞車駕還闕賀表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九次奏請

臣今月六日承近報車駕將還闕者恭聞明命肅
詔回鑾歡騰率土之謠和浹中天之氣里閭喜悅
如嬰孺之將見慈親道路光輝若驂鑣而忽瞻白
日人情至此天意可知 中闕 竊以列聖格言先正

垂格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至衆而好惡匪殊但
觀自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嚮背是知人所欲者
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聞自然天下能
成大順恭惟皇帝陛下以道御政以德行仁睿韜
神武之機獨斡乾剛之斷整齊萬乘來歸九重宇
宙澄霽預想屢豐之慶廟堂肅穆式隆宏濟之休
昊穹降福以穰穰鯨海來崇而濟濟六軍有雷動
雲行之勢四夷蒙風驅電掃之威赫奕重光崇高

再進列辟駿奔而忭舞寰區竭蹶以欽承臣無任
云云

聞車駕議還闕賀表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次奏請

恭聞明命肯紹回鑾下慰僕臣之情仰符在天之
意悉慈佳氣增光二百年之休兆兆遠猷駿惠大
一統之盛佇觀不戀聿享咸寧 中闕 竊以太祖肇
基奕世嗣服龕據本根之地宏施寬德之風宅四
表而率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真至纂緒辰告誓

忽似傳語

聽時巡知人久戀於眷慈衆議獨形於英斷欲繼
志而述事遂斡乾而轉坤時方奏於詔書顧忽聞
於雷震是天喜悅萬人齊聲想衆躍呼應時舞蹈
河伯安流而迎駕雨師灑道以清塵兒童爭提攜
於壺漿父老願平治於道路里閭睥睨田野熙熙
收兩河山寨之心鎮遠徼夷人之聽然後御端門
而肆赦滌舊染以維新款宗廟而告歸假威容而
如在憂勤祖述恭儉緝熙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燕

疆、惟恤。臣爽任云云

乞回鑾表（建炎元年九月通商後 表疏集第三大奏請）

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劝謀猷之告后。宋璟之守京兆。盡剛得失而進言。皆所以啓沃君心、飭規攻闕、矧荷聖神之知遇、有懷宗社之安危、敢忘斧鉞之誅、仰瀆晃旒之聽、（中謝）竊以天子居九重之奥突、非務蒙塵、京師爲諸夏之本根、當思奠枕、倘值艱虞之會、未詳利害之機、或輕萬乘以遠巡、致駭

四方之聳聽、則本根斯搖、華夏奚安、遠稽唐室之浸微、寔乃商鑒之可擬、越自運啓炎宋、卜都大梁、宅中而包三萬里之幅員、創業以貽二百年之基緒。重熙累洽、端拱垂衣、非緣三歲之親祠。曷見六龍之遠御、屢值澶淵之巡、或陳楚蜀之巡、賴有直臣。卒排巽議、是存一鐵、膽落四夷、坐圖安靈之擅朝、繼被羯胡之猾夏、二聖既以北狩、中都幾至内訌、所在人變離心、市不易肆。日徯真人之繼統、心

何滅雙散 綴略師

傾我后之來蘇、果致宗廟降靈、上穹悔禍、皇帝陛下、天縱上聖、運叶中興、誕纘璇圖、增光火德、親屆鑾輿以冒犯霜露、躬整師旅以殄滅犬羊、然行在久留於別都、清蹕未回於魏闕、逆胡尚熾、萍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似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所聖慮之深詳宜戒屬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寔爲兩河之盛彊、前自虜騎長驅、列城畏遁、獨懷忠憤、糾進義

懸到

兵、力抗賊鋒、率多俘馘、然久闕王師之助援、已渡民庶之勝疑、近者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倘闕前公之委、先傳南幸之音、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論聖懷、倘胡人乘之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匱留司、跋緣窮託於雲天、偶遂救寧於畿甸、遠報翠華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難安、願罄孤忠、蔽回淵聽、昔奉春、婁輅、建策。猶止洛陽之都。張禹驛馬抗章。尚返

江陵之亂剗丁聖世揚旭前修伏願陛下秉虞舜察言之明體成湯從諫之聖輟巡南服回鑾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海宇雲霓之望則人神悅豫夷夏謳歌邊陲指日以肅清盜賊不令而衰息咸資廟斷用杜危機瀝悃扣閽冒瀆龍鱗之嚴傾都拭目佇迎天仗之還願俯徇於愚誠誓益堅於忠報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三次奏請

臣言今月二十四日準范世延齎降詔命奉御將欲還闕旨北遣屬僚仰輸誠欵薦瀆蓋高之聽念懷履薄之憂俯俞矜憐特賜回鑾之詔感忠戀慕愈增從后之悃 中謝 竊以萬乘來歸六龍扈從雨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駕以安流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嗥嗥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再幹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矣御端朝愈見攀慕之氣雍容對越駿惠緝熙宏收率土之歡誕作普天之有下所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祚應天時巡淮甸備歷艱難之事盡躬勤儉之風謂京師為諸夏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不合依歸茲依率從詔令衆使知於抃舞闕陛下繼志述事整頓萬機願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二聖平蕩戎夷之窺保全疆場之封坐觀穆清時躋仁壽臣 云

格言

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八次奏請

臣言屢奏囊封瀆干宸扆聖旨未頒於明命愚臣敢避於斧誅謹攄悃愊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休 中謝 竊以京師是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深固則枝葉自爾扶疏父母若未安寧則子孫無緣泰定茲實簡編之成理豈非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祚於應天萬方皆欣

大義凜凜發揮無所顧忌

其有盜近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郡縣猶其爲近時之盜賊荒擾躁動王者弗恤與救解者罪猶在上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一助姦臣曠增與于欽蔡中原有爲祗肆於誕謾一事固難於誠實盜然知此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振本根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俾人自勉勉以來天亦悔禍而降福恩需端門之赦歛收寰宇之心俗既遠罪以歸農虜亦望風而遁跡王室自茲再造大宋繇是中興黎民所取爲世承賴果臣有倫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在安奏陳情邇流涕臣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四月十九次通前後奏請

臣其言易謂昔者吾曾聞嗚呼是天子哉時巡於下士也入可瞻仰於至尊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勇而制治況上下之人情至切恩開詔命以回鑾故老臣再瀝於血誠願聖乘早形於睿斷慾在

懷國盜敵之舒自如不覺其併

罪大惡出涕零中謝臣伏聞先有格言事必師古藝祖應天而受成命太宗繼志以集大勳列聖所以繼繼繩繩爾所以積纍簡簡實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爲宗廟朝覲之天下拱而尊九重穆清而朝廷陛下[illegible]道至周當奮九有而有勝三聖而[illegible]臣之嚴[illegible]與遐陬虜之誤[illegible]忠開[illegible]奮之往轍天下之來勤王者使各撫[illegible]敵獨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久駐蹕於淮甸威望蕩於翠華微而爲而顧天朝開致猖狂而遐邇驕路果羽檄而大堪躊慮人當濂雪以歸農虜亦消遁而屏跡道德一統之大丕昭萬世之休故其易知而易行勿辭難而難識但奈阿澳桑[illegible]而宏圖健中興之[illegible]自之福應祖宗之保祐一人有慶億載其[illegible]臣無任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鞠躬盡瘁
與日月爭光

心期許國。毎軫扶顚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
意。竊覽寄難於形骸、精怳願達於冕旒、中謝伏念
猥以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躓羈窮之際、付以寇
虜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微效、
坐籌密計、俾臣得預帷幄、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
危之跡、寵擢不次、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
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羯胡、再安王
室、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偸生、期裹尸於

馬革、風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胡馬
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罷勉惟多、回視頽齡。已迫
桑榆之晩景、金堅素節、每期松栢之後彫、豈謂餘
生、忽先朝露、尚扶病以治事、敢憂已以顧私、陰陽
之寇痞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非
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皆嚮爲冦、
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踵道
路、雲集都城、已消蓄而戎塗、擬成功於指口、干戈

如此血性
可泣鬼神

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早
勞、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哲之深、必無生死之異。
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
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
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願
早法庭、無緣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
宸扆、臣無任、

謝親札令縱遣虜使表 建炎元年八月知開封府日

俯采遠人、親灑宸翰、旣哀矜於僞使、復肆宥於愚
臣、仰承曠蕩之湛恩、但增感涕、恭俟發煌之法駕、
早賜回鑾。中謝伏念臣垂釣渭濱、耦耕莘野、居厲
衆毛之志、誓竭造膝之誠、斷斷無他、皇皇有索、偶
承宣於汴水、尹碩聆於潛龍、仗日角之焰臨。見天
顏之咫尺。恪攄情悃、瀝竭論思、願戢外侮之叢難、
力助中興之事業、謹閒虜使、祗齎僞楚之書、因憤
戎心失奉本朝之意、是藉口以覘虛實、欲合衆以

請收虜使所以中中國之體遵詔縱遊所以尊主上之權步可兩行者宗公何曾任意

骨堅彩振

苟侵陵，實不慣於誕謾；遂乞收於內閣，庶全國體。以纖姦謀，曾敢游於自專；乃上貽於北顧，恐懼承命，含慍收鬪。文列雲漢之昭回，精神煥發；筆現奎驅之赫奕，耳目疏通；旋收錯謬之遺，仰認撫綏之意。更遐邇皆躍，永保生成。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 建炎元年八月

猥叨眷獎，併冒寵光；分內府之衣，而副之兼金；出上廐之馬，而飾以華鞍。曳縷知感，負乘增羞。伏念臣㕘中儒科，汎歷仕路；偶緣遭遇，洊被使令。榮符戎旅，不無寄寐；下車搏虎，徒有壯心；雖殫犬馬之勞，曾乏絲毫之效。敢圖異數，誤逮孤忠；不稱身章，尤慙寄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之健，明攬萬機，合日之明，光被九有；察臣腹心忠義，曲賜矜憐，知臣蹤跡羈單，每加覆露；故令衰朽，亦玷恩榮。臣謹當克勵駑庸，勉效綿薄；雖迫桑榆之景，敢渝金

石之心，知無不為，深戒容身之計；老當益壯，承顧報主之忠。臣無任。

謝降詔獎諭表 建炎元年八月

守麟符之兩川，方懼罔功；下漢札於九天，遽叨褒獎。恩言曲逮，俯已增愧。中謝 竊惟京邑眾大之居，實為諸夏本根之地；封畿廣遠，民物浩穰；豪彊華聚，而彈壓當先；姦偽紛爭，而發摘匪易。比在熙寧之盛，尚稱綏撫之難；況當兵火被毒之餘，繼以府治職官之後，閭閻彫弊，綱紀隳頹，凶殘罔畏於明刑，掠奪公行於白晝，仰勤憂顧，誤被東求；而臣學昧知方，器非任重；徒抱孤忠而許國，妄期薄效以報君。初抵都畿，首鋤宿蠹，鉏擬姦暴，翦蕩寇攘，良民獲寢枕之安，昏夜罕鳴枹之警；悉奉行於條詔，偶坐格於讒穽。陛下憐臣帥府舊籌，叨塵簪履之舊；念臣神州領尹，粗宣犬馬之勞；特陞秘殿之除名，仍升留司之重寄；深慚尸素，仰玷倚毗；茲蓋伏

條理井井

遇皇帝陛下美知神之智以臨炤百官體逮下之
仁以駕馭羣俊彰德非專於爵賞念功思奉於綸
言奬風勸於臣下俾日新於事業致玆庸恤被預
寵褒臣敢不祇服訓詞恪司管鑰金城雉堞嚴守
衞以增崇伺服因時咸勞來而安輯經費務先於
貲粟練兵敢怠於防秋預畫事宜悉符告戒刻宸
章於琁琰式昭天府之榮觀傳寶訓於雲來永俟
老臣之知遇更殫九殞以補萬分臣無任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 建炎元年十月

星使自天玉音在耳恭被聖神之賜頻增龍伺之
光臣固衰微倏望天顏於咫尺人咸慶抃願隨獸
舞以駿奔感戴而思涕淚以血 中謝 恭惟皇帝陛
下聰明睿智恭儉憂勤稟天縱之多能寶日新之
盛德整淵衷之孝悌思泳瀵之父兄天鑒昭回必
功恭行之罰人心激厲盡懷敵愾之誠因矜浩穰
之都遂遣皇華之命里閭見九天之軺從饒大

閑雅整練

以焚香父老開萬歲之歡呼但吞聲而飲泣伏望
陛下誕宣涸部早勅回鑾庶竟大旱之望雲式慰
調饑之念食單誠懇切輿論傾依

謝收捕開封府稱御前收買珠玉仍出榜告
諭都人表 建炎元年十月

恭上化而宅域中端臨萬國躬儉寶以先天下懋
廸羣黎旋翰誕頒民風丕變朝野識德意之所嚮
邦家如泰階之可期伏讀訓辭第增感悌 中謝 恭

以治自近始化繇躬行儀侶肇韛扆之嚴視聽徹
遐荒之表好惡所示治忽可稽弗剪茅茨堯俗於
是躬履薄漢治以興深惟治化之端實以樸儉
爲本恭惟皇帝陛下秉德紹統建極御圖誠意正
心以齊家國復樸敦本以律士民念國步之猶艱
慨民俗之淫靡克勤克儉去泰去奢屏服用玩好
之奇聚左右圖書之府申嚴厲禁簏特却璀璨之
珍昭示儉純蠢將揚綵綸之化農知重穀而力穡

士知守義以遵繩墨蠖屈之符春成行葦之忠厚一人表正四海風傾臣猥以非才叨膺繁使惟知樸直以報国不敢偷薄以示民仰聖訓之丁寧激孤忠而朴魯臣敢不播揚純儉之化恪遵禁令之嚴一遵德以同風驥追太古修政事而攘狄行見丕平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建炎二年二月二）

秘殿參華文階序進驟被湛恩之厚靡容淵懇之辭荷寵若驚撫躬增愧（中謝）竊以眞皇御宇之際景德紀年之時將優待於近臣乃肇修於新職學士有資政之號朝廷爲盛事之傳舉茲以旗名稱至重若樞廷之均逸始獲新除非丞轄之辭榮未嘗輕授蓋意褒遲之跡亦叨超躐之恩伏念臣天賦樸忠人推愚直方帥幕宣威之日嘗贊籌謀

帝彈繼炤之辰誤蒙序爵與言遭遇良劇兢凌俄分青社之符旋拜夷門之命就司開鑰俾衛上都

滑助之對
風竹霜梅

初無絫木之先資出晁旒之獨斷忠懷于翼不忘河內之孤功謝鄭侯豫謹關中之守深慚么麼爲副使令敢圖繼披於褒章濫賜比蹤於前哲顧惟宿姦之黨衍無以中傷乃如大佞之笑刀莫能爵祿奚念飫食之德弗懷補報之恩敢塞崇資游加朽質循牆欲避涓汗難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性仁湯文義洽慶賞刑威之馭衆尤先崇德而報功聰明睿智以臨人固不泄邇而忘遠空收絲履用慰桑榆光華顯設之榮恐懼褒優之過臣謹當堅持晚節愈激懦衷讀回鑾之詔書但形鼓舞感懋官之德意誓竭疲捐

謝賜對衣鞍馬表（建炎二年二月二）

服恩不稱始貴身章馬志無韁方爲駿骨況帶被兼金之飾而鞍如華轂之榮仰荷寵私倍增慚惕（中謝）竊念臣甚衰冷族駑朽下材本操耒耜以耕鑿偶倚驅馳而獵道恭承褒字已驚在笥之羞景

仰天飛尤激戀軒之望既絕回旋而見射敢忘風
夜以加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道覆臨萬邦示
被乾剛運動四海駿奔灼見三有之心通知九德
之行。致臣衰朽亦被恩榮臣敢不更懷慚負秉
知愧素絲可效誓堅正直之心小駟無能願竭周
旋之力

謝傳宣撫諭并賜茶藥表 建炎三年二月

皇華膺使溫潤訓詞仰膺寵賚之恩曲示眷憐之

意孤忠鯁骨誓戡外侮之殘直道對揚庶賛中興
之盛此誠激厲但涕交零 中謝 竊以太祖太宗基
命定命其肇造本根之際必參稽年世之占卜既
協於休祥事乃臻於參定所以繼繼繩繩之治無
非巍巍蕩蕩之資累聖緝熙億年駿惠逮陛下入
承大[illegible]紹傳六臣容奏於偏言託曰時巡意圖偏
伯忘宗廟朝廷之重違神明天地之心棄大一統
之規模滅二百年之基業且天下是陛下之天下

彼叛臣何恤於存亡知京師是陛下之京師想像
佞安知夫忝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顧中原變
為夷狄臣蕭然衰態強爾支持曾無毫髮之功徒
竊乾坤之造金符剛正同 有闕文 寄緘蜀市之珍
寵錫建溪之異仰叨殊眷願畢餘生但知力竭以
報一人。豈顧狂造而竹三事。伏望陛下奮乾剛之
獨斷。數離焰以旁觀特出宸衷早回法駕俾四海
謳謌而來享。使稱民竭歷以嚮方。用承滋至之休

永貽無疆之賴臣無任云云

有心人自是偏于冷處着眼大關好事、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三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記

賢樂堂記

巴別乘治廨之北有地數畝荒穢不治其日久矣自熙寧命倅以來凡更二十餘政間有好事者足跡及之往往掩鼻蹙額唾之而去其他則未嘗過而問也宣和六年春朝廷以僕承乏郡貳視事歷月日有暇矣因一訪焉為之躊躇四顧怡然有得于心者意天下佳處皆藏於衆人不識之地而臭腐化為神奇且物有是理則茲境也未必不待我而後顯又烏知僕之意不出於造化之所使耶於是斬荊棘鋤莠茅易敗壞泄汙潦因高而基之就下而鑿之首構一堂獨擅羣勝四山迴環如列屏嶂爭雄競秀來入目中巖花春盛木葉秋落於此可以鑒榮悴岫雲朝出林翮暮歸於此可以喻出處非特是也堂之東瀦為方池植竹以環其岸彊名曰竹溪臨溪為小閣曰曰思遁於是可以想見任俠之侶倚樹陰俯淸漣放浪沉飲高吟大笑於淸聖濁賢之間脫然遠迹於聲利之場也堂之西洄為曲池種桃以覆其島彊名曰桃溪跨溪為小橋目曰訪隱下是可以想見武陵桃源流水瑩碧落英逆紅漁舟也子訪昔隱人夜半月明露清骨冷洒然如出風塵之外也堂居其中衆美并見因榜之曰賢樂有客登堂而笑曰賢者之樂固如是僕因莞爾應之曰然客固不知也昔者惡木蔽前不伐鳥鵲提噪於其上今則桃李成蹊松[illegible]鴞鳴秋鶴唳矣昔者蔓草據地不芟不夷蚰蜒蟠伏於其下今則蘭杜夾徑芙蕖滿塘鴛鷺游嘉魚躍矣方騁序之良景物之美揖賓友而從之游自堂上緩步堂下無復敗人意者賞心油然生矣或舉白痛飲或揮麈劇談或射或奕或琹

武嘯扳襟淸徑芙花香渚終日與魚鳥相樂悅然無異濠梁之觀海上之游也此其所樂人之所同者也若曰是地不過數十步山得無謝崑崙之高乎水得無謝雲夢之大乎堂得不爲大廈耽耽者羞乎不知一拳之石與泰山同體一勺之水與滄海同性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亦古人得志者所不爲而吾耳目所寄方寸所寓自有至大者存雖在環堵之間曠今曾無異乎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鄕

也此之所樂已之所獨者也人之所同其樂自外已之所獨其樂自內二境雖不同要之非賢者則不與知也客改容謝曰斯堂之名眞得之矣余內外俱澣矣顧紀之以告予之儔僕曰諾於是乎書

義烏滿心寺鐘記 宣和甲辰十一月十八癸巳

如來以大悲心欲令衆生於十二時中因耳所聞生利益見不爲欲所沈迷不爲邪所障蔽斷除惡念滋種善根於是建置洪鐘以時撞擊俾有識無識虛懷聽受隨所聞聲隨緣入道皆如雷霆蟄驚凡牙甲見萌悉皆感悟所以者何日將旦聾動咸作奔趨爭逐擾攘競前於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戒懼心暨至食時猛火煎迫啾涎貪噬腥羶無厭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齋潔心日之方中交易爲市矜智嚇愚籠絡利己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方便心昧谷欲昏陰邪氣盛一念差誤爲盜爲淫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畏懼心至夜未央神識俱瞑夢

想顚倒莫覺莫知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修省心人之云亡氣魄隨去倀倀冥行莫知所趨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依歸心如是等心悉懸中起念念勿絶證無上緣因知衆生因鐘以聽其聲因聲以致其意因意以明其心因心以會其道如來所寓恩弘濟人滿心古精刹也形勢盤礴據湖山之勝舊雖有鐘形質小瑣發響焦殺無從容韻寺僧有宗福謀檀越弋陽主簿葉天將捐財鳴之寺衆環

喜和者沓至，於是大體鈞模，采鳧氏法，規天地以
爲鑪，鎔陰陽以鼓氣，回祿騰焰，飛廉助威，熠燿璀
璨，融爍銅液，神施鬼設，一瀉而就，頂蟠蒼虬，蝮蛇
鈎搦，儼以金容，懸儀孚之，隱隱闐闐，滿虛空界，應
四生六道，沉滯幽冥，聽此法聲，悉皆解脫，茲勝事
也。樂爲頌云，
人得是身，口業重，貪殘暴忍，長惡弗悛，劫劫
輪回，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衆生聞

聲覺省，假體聲識悔。滋益善心，予適宰官，代佛
宣說，願祝諸聽，無歇無邊。　公忠義得于性學，
觀周季路，衛承正宗，而旁燭釋氏之精以助
發蒙，此鐘記分明從戒懼不聞，雞鳴平旦中
討出不第作海潮音也，正德間，李改爲文廟，
三乘金鏡地，頓作千秋木鐸天。殆此記文心，
費隱欲之耶，鐘猶在明倫堂西序之壁，欵識
將蝕，古色照人，向亦無人知爲宗公手澤者。
余每朔望，登堂叩鐘，與聲形，起恭敬心，隨
聲滋益肅然，先覺之言，提其耳也。

重修英惠侯蘘濟廟記

巴子之國，遠在西南一隅，封爵卑而土地廣，自秦
伐蜀，將師還滅之，以其國爲郡曰巴郡，西漢因之
列郡境爲宕渠等十餘縣，東漢又於宕渠之北置
漢昌縣，元魏延昌中，遣將平蜀，始以其地爲州曰
巴州，則今之巴州實昔巴郡之屬封也，故州有巴

郡太守嚴將軍事，劉璋名顏，沒千有餘載，巴人事
之如存，歲月追思而歌舞之，若嘗親見其人，躬被
其惠，澤不可忘者。凡過其門，無老壯賢不肖，必以
手加額至于再三。如神真在其上，以至雨暘之愆，
疾病之苦，率詣祠禱之，無或不驗。前後郡太守數
上其事于朝，朝廷嘉之，既錫之廟號，又封之侯爵，
其所以旌寵神德至渥也。宣和四年冬，公被命出
守其邦，下車之三日，謁于侯廟，禮甚恭，明年春閔

雨秋復滌肯有請于神昭答如響歲則大熟六年秋郡尉修常祀公至祠下親其堂廡弊挂因觀其屬曰嚴侯實在祀典已有德于巳人今棟宇傾撓支以德不上而下濕不蔽風雨人不可舍其下神其肯安之乎僚曰雖歲不齊粟假致力於神矧是州年穀屢豐朝廷德澤下流饑者帡勞者息因固寧盜賊不作民安且治矣致力於神適其時也乃擇屬吏之幹事而敏者委以完繕且戒之毋

忠義不足畢竟智勇不足彼其

取於民毋勤於衆縣太守而下爭出俸錢以助其費數有差皆不約而從也始事之日群心欣愉工不俟呼召集材不煩求而足陶甄致良削劚致巧易腐以堅代撓以直增卑而使高廓隘而使廣欹者正之頹者起之汙者飾之晦朔不再居民告成公乃率僚佐落而祀之公親爲祝辭以告之禮成就矣衆皆曰郭神若是謂無負矣因謂僕紀其事僕曰然夫志有餘者常不足於忠勇有餘者常

之子所自負有餘者皆機巧之智血氣之勇耳

不足於義僕竊謂嚴侯兼之方先主之將入蜀也劉璋旣遣法正結好發兵協助逮其來也親出都城三百里與之會歡百日璋巳隨先主穀中曾不少悟侯獨拊心嘆曰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曰智而忠乎及張飛擁大兵而西勢欲吞噬巴蜀而[illegible]郡之官守[illegible]走則閉門降惟侯領一州之卒以死拒敵力屈被獲猶數飛而罵之且曰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將斬顏色不變終不少

此等忠義而史臣不爲立傳操觚何事

屈非曰勇而義乎嗚呼侯之赤心烈火之赫侯之勁氣金石之堅智足以謀而惟忠是效勇足以斷而惟義是爲使之遭盛時佐明主任之大事假以重權必能奮不顧身行其所志而盡其所長勳烈之偉名節之顯當與古社稷臣比肩矣惜乎生而不幸委質於僭竊之牧使功名不顯於天下死而不幸史臣不爲立傳本末不見於後世僕每讀張飛傳見侯行事未嘗不廢卷太息而爲之橫涕也

爾渡將正家且崔宗亦不忍叱其名亦太厚道矣

抑世之士大夫有以柔聲媚色期就軟熟巧爲進取冒躐華要或不得已而補外猶竊名藩巨鎭坐尸寵祿一旦事出非意神氣駭奪莫知爲計甚至於變服雜庸匿田舍中以幸苟生俾一方生靈魚肉賊手國家果何賴於鼠輩爲哉然則髯侯之忠誼誠可尚也宜乎血食巴土萬世而無替

義烏崇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夫百億妙門三藏爲總大哉利生之本不可得而

思議也如來出世以大士因緣示悟衆生隸二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而所聞亦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圓機定假之義播列諸部星羅雲布沒世不能誦其文終身不能發其蘊於是彌勒大士闡大方便聚諸經以歸三藏使流通教典盡載一輪塵沙法門同歸一撥倘衆生信而揚之則不須朝滿暮習於彈指頃間含受法要心怡神悅蕩釋諸苦發探蒙愚展迴聾瞽復性命之眞救迷

轉輪亭子傅大士在亦傷何可無此法物

妄之失可不謂無窮之利乎烏傷之北附縣一舍有院曰崇德肇先於唐山主沐師始建經藏寫經律等僅一百函師歸寂缺而不滿越治平二年院之徒契湛徧叔上典經補其數置函五百成卷五千有八其環金兒寶今嚴燦然煥赫頗傳藏不足以谷府竊其蘊至元豐中居士欒洗崇信佛法誠謂長者一日發念出家聚材鳩工作轉輪以廣其度住持沙門契海又化檀信益爲經理其屋十

八楹越二年畢乃告成階厦廣闊飾以珠貝華輪盛麗負以虬龍窮極雕繪間錯文藻內外一新遠近信仗四方之人皆得轉輪是猶振風之過衆竅什籟之成百聲然後乘擬拔倒惡蔓除滅芬芳嘉實皆得佛蔭設有下愚至賤之人若見若聞或瞻或禮隨其根莖各有所潤譬夫饑者入太倉觀夫穀粟雖未得食固知可以飽其饑矣病者之藥肆觀夫劑料雖未投藥固知可以療其病矣以此法

救自說我訣

味永施衆生則饑能充而食難盡病有止而藥無窮寃其肯歸何須外求周旋於方寸運動於日用從容中道左右逢源動無所牽止無所累行無所遮烝俟艙哉今觀葉氏所謂藏者如是如是至於布項函列朱軸誠爲除衆生饑病方便法也

銘

宗汝賢墓志銘

先大夫四子嗥灝二弟皆少亡惟兄與某自幼歷

艱辛某既忝一命惟兄服勤力穡肯播肯穫以克幹裕厥家某嘗媿弗獲朝夕相從事意謂投老當奉几杖於東皋西疇優游以憑化遷及方臘寇衢婺閩爲休戚計不幸以罪斥繼而睦從竊發橫肆焚劫衣冠良善尤被害兄適兇焰遐避挈妻孥奔避山林間昏夜迷誤因溺死實宣和辛丑二月二十四日也是時路尚梗迨閏五月始聞訃嗟乎兄之積行乃罹斯禍耶某失怙恃繄兄是賴聞問痛

愈疑是爾
子二六疑
是缺字

弗自勝仰寄書愈稷曰某父存某既不能相待以生今亡又不得撫棺號慟以盡哀所可報友愛者惟襄奉耳汝舉英宜俟某弱與執紼庶酬夙志稷卜地協吉泣血來告某啓緘梗塞且自言曰吾尚忍銘吾兄耶然義不當辭兄諱沃字汝賢世爲婺州義烏縣人曾祖惠祖拱皆不仕父舜卿贈朝散大夫母劉氏贈太宜人兄始娶劉氏先兄卒再娶時氏享年六十有七兄天姿夷曠撥置邊幅直情

徑行靡所阿徇事親孝於飲食起居際躬作諧語悉顏每爲嚶然一笑平居怡怡無慘沮意甘疏淡氣不下人未嘗以圭撼干親舊亦未嘗以黯墨擾州縣賓客曾不顧供具有無朋游中有倚豪富作氣勢陵轢貧下或擠其不善而見其善者兄於廣坐中直以理折之彼雖暴戾心自媿服鄉人欲作一不義事必先畏縮曰宗汝賢知之定衆辱我矣以是俗多敬慕五子曰愈兩貢於禮部曰三六

簡而盡多本色語不設爲諛

少俊、爽皆先兄卒、曰稷、謹愿、有志趣、能託大事、曰皋、曰夔、皆勉學、稷卜宣和丙午正月乙酉、葬兄於同義鄉新塘原、泣而爲之銘、銘曰、

兄任直心、不生虛妄、惟是家求、故氣不伸、諸子詵詵、蔚有超向、善之所鍾、神自來相、他日錦雍、貢松阡上、歸女兹丘、慰斯人望、

葉處士墓志銘

公諱桐、字彥倫、其先睦州人、五世祖徙居婺之義

烏、後宅里人、祖迎、父遜、潛德不仕、公天資沈靜、儉特、始居貧約、生理日蹙、因擇地之廣口、見層巒沃壤、築居其間、治家先勤勞、不妄取諸人、而生日裕。不設着諸已。而用必舒。本末緩急、成得其宜、常自言曰、養身可矣、養其心者可央乎、爲今計可矣。爲厥後計可緩乎。觴詠固可樂。豈若田園之樂深。籯金固可積。豈若詩書之積久。乃依山原經國亭。四方賓客過其門者。延之無虛日。一時英才碩德、成發胸中之蘊、與其子孫遊、講明爲學之方、皆嚴從無他好。公亦游泳其門。讀古人典要、自得眞趣。鄉里皆稱爲處士、紹興元年四月、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五、娶錢氏、一子、曰樅、克孝克倫、不幸先亡、公哭之慟、雖諸孫敬養更侍、甚於平日、終鬱鬱不釋、嘆曰吾期諸子事余、終其天年、今若此、非天喪我乎未幾遂亡、一女適駱氏、孫男四、長義、鄉貢進士、次策、鈞、太學生、幼璧、三年十月甲申、葬于邑之永安

鄉、方丈塢、余嘗受知於公之季氏、熟公言行、來請銘、惡弗果辭、銘曰、

氣含精兮性溫厚、躬儉約兮致豐厚、樂田園兮得所守、貴詩書兮貽厥後、與山岳兮齊其壽、百可爽兮銘不朽、

陳公墓志銘

公處麗水人、幼喪母、隨其父僑寓、因與先人遊、遂同官爲[illegible]、[illegible]未嘗事即尊奉公若叔。公撫視恭

此賢寫得又執交誼

猶子也後雖爲婣家而眷眷克承如念天顯未嘗
一日替先人中瘦氣病幾死至親無肯過門者惟
公不忍離側凡藥飮必嘗而後進其護先人喪歸
白膠水公迎之路撫棺號慟哀感行路人先人諱
日公躬走佛剎薦奠以致追悼意公與先人自幼
至老自老至死已死且不忘每語及必梗塞泣下
嗚呼公有實德於某曾未一報今乃云亡塋隧之
刻非某其誰宜爲公諱允昌字得全今爲婺之義

烏人三世皆不仕曾祖椬祖生父居昱母魏氏公
父某尚及見之龐厚淵粹與人侃侃言必以誠獨
生公公娶晉溪潘氏先公卒公自幼特立嚴正而
和疏通而信惟喜佛思淨覺心求寂滅趣於是屏
居小室宴坐泊然離諸染著凡所酬對取靜爲證
無毫留礙事如老尊宿常梵行者一方鄉人有訟
必質公公爲剖析理道定論曲直又飲之酒以和
之故兇悍狡獪愧服無復敢譁間有窘乏不吝假

貸息假者諭以勤淨修者諭以儉浸淫不謹者諭
以修飭不獨隨宜周濟而必寓之教焉里有喪不
問識與不識常備棺櫬以副其求若急難所需無
少難色以是鄉人依歸愛慕若親若戚若遠若近
咸不言姓名止以公稱之惡少不逞輩不敢造公
門或持縣檄至必唧唧下氣怡聲惟恐公聞知此
非有力脅持之也皆自心悅誠服如是爾公享年
八十八未亡前一月屏去茹葷淒不欲食但飲沈

香水三日百無所苦神識不亂以宣和壬寅十一
月十二日若睡而逝茲道學佛積善所致然也公
一子一女子昇迪功郎前任鄧州新化簿公喪皆
後哀苦毀瘠太公九十日而卒女適進士傅璪孫
詩懋於學公不欲其太廉下强納粟爲太廟齋郎
曾孫敦仁敦義敦禮敦智敦信曾孫女四人卜以
宣和癸卯十二月乙酉葬公於承安鄉下岩原使
來乞銘某不敢以廢學辭謹爲之銘銘曰一

公坐一室，心自內觀，了知六塵，皆見幻妄，汝公
財色盡，欲遠離，方寸泊然，清淨圓滿，今無所住。
子復何言，茲強銘，公聊示爾後，
尊翁之懷，惟其深知之，故樂為之銘，數日完心
方能成此，切不可令人改動一字，如不可意，請
托能者別作，仍為寫一本，燒靈前，庶少慰亡靈。
至扣至扣，某上聞，

陳八評事墓志銘

其先父行已謹且信，不泛交遊，與公相厚善，情好既篤，遂結為姻家，今公之孫暘，以書告某曰：暘祖安厝有期，願丐銘藏諸幽，暘某甥也，某公壻也，義不可辭。公陳姓，系出有嬀，世為婺之義烏人，曾祖祖父皆晦迹不仕，公諱裕，字寬夫，天資莊重，不妄嬉笑，不輕然諾，孝於親，母年九十餘，公下氣怡聲，左右承順，起居飲食，必躬省視，出入戀慕，不啻如童穉時，二兄一弟，踈懦不立，公俯仰友愛，相怡怡，

拔精不飾
正見眞摯

至老不少懈，嘗聞禮記云：毋不敬，公曰：嘻，果能行此一句，即不失為善人君子。某幼聞是語，竊長觀公禔身接物，循循偲偲，其與鄰里，不問長少，必委蛇致恭。毋欲隱，有以急難告者，隨分周濟，見樵牧子亦推誠遇之，使僕妾不皆形之色，聚族數百指。閨門雍肅，中外姻戚，咸以長者稱，娶劉氏，享年八十有六，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正寢，垂死神識沖靜，殆平生樂善寡慾之致也，男六人，曰什，和易

孝友，踐履如公，曰錫，處太學以文行馳名，及進士第，朝廷除復州教授，二子不幸，皆先公卒，曰佽，曰備，曰成，曰鐽，咸修謹克家，女三人，長適劉哲，次適宗嘷，幼適某，孫男七人，長孫宗哲，醇厚可喜，亦少亡，次宗暘，以武舉進士第，試吏寄之安丘尉，方力爽邁，當途交章薦之，曰宗益，曰宗皐，曰宗禹，曰鼎，曰聃，兩預鄉薦，孫女十人，曾孫男一十七人，曾孫女五人，佽、備、成、鐽卜以政和丙申某月某日葬公

於社壇之側。其自幼與公子錫游。且係葭莩之末。知公之所存爲詳。銘曰

修之家。其德乃眞。昭之獨。其行乃惇。嗚呼如公。是宜慶流衍溢。而俾子孫振振。

忠簡公文集卷之三終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四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書

求教書

出入並發

某未冠。將持先人遺書一車。他無所携。悲吟梗槩。慷然去國。求師承于四方。閱十餘年矣。崇延絳帳。所歷數十。取道一。無所得。莫悟其繇。因悵然以歸。一日挐舟越重湖。將泛巨浪。以放心志之鬱紆也。並堤而行。延緣葦間。皆漁聚落。得漁老。爲邀過其處。蔽漏蕭然。掃也以坐。因詢之曰。瀕湖而漁。何憊之甚。豈術之謬乎。曰不然。余所學任公子釣也。任公子之釣。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期年而得魚。可以厭淛河蒼梧之民也。若夫有是具而得是魚。則利固可以終身。豈不泰乎。今有若魚矣。而之其具。是以病焉。某始聞而驚曰。求師而取道。亦猶是也。學未備而欲聞至教。固亦難矣。盍益之名都

盍舊作措

必備作述鉅製

大邑通儒之聚。凡古人所著之書與今日之學者耳目所未及。一皆貫穿繙讀。要其無所不知。無所不有。一盡底蘊以求至教。則於取道。其亦庶乎。旣歸且治之。有智叟過門而欲曰。辰乎辰乎。盍求之遲而去之迅乎。已乎已乎。筋力憊而死期至乎。其再聞之而嘆曰。諒矣。魚人之弗慧也。吾又祖其困而取魏耶。大魚不易得。至教不易求。吾其與求魚盍志可弔之。使攺圖乎。因訪前日之處。首至其鄰

焉。因告以學漁之難。繼訊之曰。子之漁何求之易而利之多耶。鄰漁曰。子所學。爲何氏之釣也。不若是之貲也。僕何氏之釣。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條爲竿。剖粒爲餌。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引盈車之魚。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爲術無他。獨臨河而用心專。故能以輕致重也。其終乃拊髀而增嘆。且至是乎。必求大其以要大魚者。皆見笑於詹何氏者也。亟述以歸。屏前日之俗務。一其慮。養其氣。

羅致如僕
鶉學舜不
似宋文雅
非乃知仁
者有勇德
者有言

盡。精。白。而。無。巧。僞。所幾亦有取道之質矣。今則行之彌年。果獲造先生之門。焉恭惟先生。道學淵微。智識高妙。登天庭而拾科第。揚仕路而展材器。皆其緖餘耳。然則所至則士皆歸嚮。所言則世必傳。哉。凡游門下者。其於求教而取道。無不厭其所欲。其前時過江來。鄉曲知識。皆寄聲相賀曰。知子用鄭漁術。携荊篠。針鉤往。遊龍伯宮矣。盍勉之于昌師嚴。

上鄭龍圖求船書

嘗觀昔有逸客爲江湖隱者。意欲浮家泛宅。便可一生。而吳興太守。救舟往助之。昔有墨客爲山水遊者。會以暴漲。輒數日不粒而來。陽縣令。具舟往迎之。夫爲江湖隱。是殆徜徉彷徨於塵埃之外。爲山水遊。是殆茹蒿。激濤於耳目之表。非有不得已之事。羈酸憔悴之色。彼太守縣令者。何爲乃旦旦然待之。覥覥然驚之。賓賓然恤之。借使有求。氏之

子俯仰空谷鵠衣之士。蕭寂窮途。寄五斗米。而淵
明之歸去來。有不可賦。無二頃田。而衛人之胡不
歸。有不可得。全家百指。如飄蓬斷梗。一在天之涯。
一在廻之角。其當府太守縣令。脫或見此。豈不代
南山之本而濟之哉。某辭窮久矣。家徒四壁立矣。
平生不喜爲吏。案牘犯人。摯摯然迫之使出官遊
東方。聚室待餉。獨祖母老矣。重乘故鄉而客遠官。
遂留不行。乃者家君得摹金陵。去鄉邦跬步。白髮

之老。亦既願往依囘南。畧勢不可久於此。昔携家
半半而遊東方。今又携家之半而歸江南矣。然自
京累道得車則至舫山。帆則至江左。躊躇四顧。疾
呼田閤下。誰哀王孫乎。誰借以一葦而使涉大川
乎。恭惟閤下英風徽聲。傳在衆口。德宇廣淵。入有
比類。其也名。不學於賓客之席。有不學於夫子之
牆。乃欲囊携長書。筆話羈態。如轍中鮒。犬呼乞憐。
豈獨他人笑之。其亦自笑之矣。且謂孤窮無扶之

語。惟其可言。廓落推挽之心。惟閤下可鑒。矧龍圖
近班。非若與與來陽之卑且賤。而某今日懇款。亦
豈爲江湖隱。爲山水遊。特得已而不已者哉。倘蒙
垂德。肯聽。則飛帆鼓楫。泝大江而下。其朝浮暮泛
者。皆恩波也。

原本昌黎性情則近固也膚内

見王提刑書

天寒日暮。雪霜併至。蕭條冀北之野。犬爭食而鳥
啄瘠者。乃其所也。孫陽過焉。昂頭掉尾。强起而一

雋何入穎皆

亂夜明明足與樂淺

鳴。人孰不笑之。噫。是馬也。瀕困等死耳。亦知激其
感遇。夫何傷乎。孫陽忽察焉。見其所不見。而不見
其所見。秣芻以飼之。封藥以褒之。異棧而肇毛。辟
易受羈。而道路改觀。春風入蹄。頓掣千里。自古詩
人畵史。與會稗小說。一皆異口而贊美兹事。是以
孫陽爲善相馬。而精鑑比於列星。信不誣也。某深
感於此。故復擬其事而進焉。重念某一登仕路。備
驅策者二十餘年。盡亦涉長塗。禁險道。未嘗敢一

蹇蹇匪躬至此讀一字下一拜益嘆顧盧身名忘其國恒奇歟人自欺可恨可憎

趺以貧至入之責者況竊斷辯為哉今則既仕而老將至矣以日計之方將夷彭於無人之道而猶坐費以竊祿也嗟夫士不遇知己老死填溝壑者往往尚有顧某何足數而欲覬閤下之知我而憐我雖然冀北之鳴聊為孫陽而一發恭惟閤下英姿偉望簡在朝右固宜羽儀帝側而鳴玉禁塗通者暫輟華班出司邦憲擁麾巡按經歷列城正孫陽過門時矣倘僕僕道旁袖書自刺不知者皆胡

盧而笑知我者猶謂其激於感遇也不識可賜諷御一經九折之坂否剖心誓天言不悉意

上李丞相書 薛綱

某衰老無所能解但聞賊虜驕蹇尚有橫肆之意欲言之慮涉自媒欲不言之又恐緩不及事且或誤國然自媒之罪小萬一於國有誤則罪死無濟比蒙恩差某知青州兼京東路制置使仰荷朝廷眷注所以為一身計則甚安便矣方今二聖蒙塵

刻刻不忘君國方是藎臣道

天子駐蹕在外京城嗷嗷顒望翠華回鑾四海生靈猶有未復業安堵如我祖宗時者顧一身偷自安便如憂思過當不能自為一身安便何恭惟僕射相公以道應世不忘天下休休有容恢恢無間欲再造王室欲中興大宋基業想勞心經濟上副仰成凡所設施必以天下在起居飲食間也前過京師有河東數百姓來日訴乞收復河東州縣有敢太學生并太學正王擇仁來相見言收河東事

於今月二十九日有王擇仁附書并諸日來與某顧某雖不以一身自營為計而無路可為相公有志天下顧備位天子纘承焦勞再造中興我太宗奕世一統實緒毋蹈東晉既覆之轍毋安積薪未燃之火某不勝痛憤激切之至所有王擇仁劄子謹此繳納

與北道總管趙野約入援京城書 靖康二年二月

某惶恐再拜上覆北道總管資政閣下春和恭惟

好音之懷
令人心惻

鈞候、動止萬福、竊惟京城圍閉日久、君父注望四
方勤王之師入援、想不啻饑渴、賁政爲北道大總
管、乃將大兵自衛、迂回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
淮之人、俾不能進前、固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屛
翰、伏望早賜指揮、速進今京二三程、劄寨示賊虜
以天下人心歸嚮、軍民懇切、願瞻天表之意、庶幾
虜人畏恐、下城引去、以示忠節、無爲身謀、不勝拳
拳憤悱激切之至、

與河北河東宣撫范納約入援京城書

某惶恐再拜、上覆河北河東宣撫太傅森和恭惟
鈞候、動止萬福、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
爲天下重輕、爲四方觀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之
名、乃擁兵自衛、迂回逗遛、留駐南京、是耶非耶、不
知太傅晝思夜度、謂臣子大義。果如此耶、若以周
旋無非合於義理、伏乞指揮開放道路。濟以攝解。
令江淮以南引兵皆得自進勤王、去京城二三程

可痛可泣

劄寨示賊虜以天下歸向激切之意、庶虜懲戒、無
有後艱、毋爲全身之計、不勝幸甚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京城書

某頓首再拜上覆知府待制春濃恭惟台候、動止
萬福、近汪元帥錄示藥方、云是左右所撰、某竊疑
之、且有人至、親偶感是疾、其爲子者、豈可安然坐
視、漫不省察、使邪毒之氣、浸淫侵蝕耶、亦豈可輕
聽人言、遂一切屛去表發洗滌之劑、以助養眞元

使三百六十骨節之間、更無外邪之證、俾其親享
無窮之壽、而其子自保仁且孝之名乎。今賊虜猖
獗、侵犯畿甸、待制使之爲醫者誰歟、醫之用藥、能
表發其外、洗滌其內者誰歟。既未有爲醫與藥者。
乃擁諸兒翁令望望然去之曰是時氣也。姑當任
[illegible]已。某衰
老無能、過膺重貴。夙夜震恐、不敢寧處、伏望待制
熔悉早賜指揮、所統諸將、起發前進、令去京二三

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軍民至誠懇切、啻不顧身、願入覲天表之意、毋爲一徇顧惜諸人私意。俾賊虜恣肆全無忌憚也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四終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五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賦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

嵩少之巍、嵩松鬱然、假高崟以鳴風。盤深柢而切天。却揮斤於𤰞睨、欵化石而頑堅、悵莫致之華我林泉、發聘士之幽尋、課畦丁而小遷、培拱把而氣蕆、運枯槁而智圓、寓倚身於種蓺、戒除惡於蔓延、期百尺於歲寒、扶大厦於將顛、眷爲撫之倚筇於脊、皆翳其成、森苔巖谷、且瞰、且壓、濯我、喬木。或擷脊而爲酒、或飛烟而取聚、或採脂以備藥、或祈明而代燭、或盤繳以爲扇筵、或折枝以當麈玉、倘聘士之見須、劾尺長於必錄、我觀此物、硯落節、曰擅巨棟於廟堂、備行艫於海瀆、用扶危而利涉、肯收功於芒衆、肖象伊何、萃於一庭、蒼官侍坐。青衣侑尊。鼓琴瑟於既吹、晃屏幄於朝暾、聘士顧之內娛

忠簡自道也

外忻、陋軒駟之飛馳、避門第之炎薰。我觀此物、受
命不羣、稟直氣以自如。信孤標之獨尊。聳若高才
儼如正人。思仰止而企及、罷畫語之紛紜、苟好尚
之不移。質是非於老生。姑置勿談、羽服綸巾、時矯
首以怡顏、毋折腰而役形、處身世於無心、看出岫
之飛雲、以聘士為後來之淵明也。

古楠賦 有序

巴城之南山、有寺曰南龕、寺之外有大木曰楠、其生甚久、唐刺史嚴武御史史俊皆有詩譜刻于崖腹。嚴曰臨溪插石盤老根、史曰結根幽壑不知歲、自時迄今又數百年、邦人謂之古楠宜矣、僕到官之三月、兩至岩下、讀史嚴之清什、感是楠之老於岩谷而可憐也、因慨然操筆而賦之曰、

楠之生兮、層崖之中巔、詢之人兮、不知幾何年、包堅根而下蟠兮、貫頑石而徹流淵、埭修榦以上凌兮、金狐岑而參倉天、大[illegible][illegible]想兮、虎豹拏援小枝囘屈兮、蛟螭蜿蜒、貞葉敷陰、白晝沈沈、輪廣十畝、益萼百尋、衆鳥托宿、鄧林非深、諸卉仰芘、荆雲非陰。雨濯瑩兮。一塵不染。風振響兮。海潮同音。露下兮鶴唳、月明兮猿吟、擅此清致、亘古迄今、有客戾止、惻然動中、吁嗟斯木之異兮、有不遇之窮、爾胡不生於泰山之側。泰帝東封、會風雨之是避。豈以五大夫之號而封松。爾胡不生於周成之宮。禁林

九重、顧覩賢之是戲、錫以封國之瑞、而剪桐。爾胡不生於分陝之域。舍彼召公、未必以甘棠之蔽芾。流詠於國風。抑亦豈無工師之良、識爾材之非常。用之為棟梁。則足以建九重之明堂、用之為舟楫。則足以濟巨川之汪洋。用為宗廟社稷之器、則足以絫鼎鼐交神明。薦至德之馨香。夫何默默而甘老於窮山寂寞之鄉、徘徊其下、恍若夢兮。心駭而目眙、若有偉人、瞋目視曰、噫謂予知我、乃不吾知、

吾生於斯長於斯始于毫末至于十圍雨露不吾
遺霜雪不吾欺春兮秋兮吾不知代謝之有期漢
兮唐兮吾不知興亡之幾時枯榮頹色曾無改移
過者千百睥睨焉不以吾爲樸樕輩待之斧斤之
害亦幸不罹吾受天地造化之恩孰有等夷子之
不智而乃我悲使子處此復將奚爲吾非不知彊
自斂藏器以待時而動老當益壯自任以天下之
重倘匠人斷而小之能不浼然而悔痛乃所願比

不材之樗同乎無所用若曰不遇自有物主之非
吾所能爲姑亦付之一夢客聞之釋然悟曰達矣
夫斯言可書紳而永誦

詩

五言古

東上辭松楸一首

八年坐親黨淚伏長安城甘心傍松楸冉我兒子
情閉戶慨岩廊讀書笑金籯力田固爲政課童乃

忠孝乃以全也

一字一淚一淚一血

一血一珠

司兵深病骨相樂不蒙軒冕榮維天臨萬邦搜羅
世豪英我友挽出之大人今繼明古無忠孝全泣
涕杏丘塋爲翁大門閭翻然以東征

感時 有序

戎虜長驅京邑阽危此忠臣義士痛心疾首勤
王報國之秋也而宰臣還家郡守踰垣縉紳士
大夫陸竄水奔使人至嬰孤城以自守無一犯
難者事小定矣而上書獻策之人亦未有慨然

以東者世道之衰一至此乎太息之餘以詩自
道

卿士厚多壘天王憤蒙塵欒戎要琥將謀國須儁
臣百戰取封侯未必亡其身懷奸廢忠義胡顏以
爲人吁嗟世道衰大僇加縉紳平居事奔競梁汴
分雲也一旦困艱難四進如星繁輔相已擇棲守
令仍踰牆冠蓋陸西竄舳艫水南奔鄙夫用慨然
策馬趨修門勤王薛尺柄悟主期片言時來倘雲

綠句近杜陵才論華山氣中先此受奔貢入立語心自點可見忠

龍輿冠拜臨軒、逶迤上玉陛。造膝伸元元、措世於
泰寧。歸來守丘樊。

謁華嶽一首

勅賜敘所抵、嚴武金天鼎、二子爲時出、顧我非炳
靈、維嶽鎮四方、氣秀天骨奇。巍峩立千仞、力能產
公卿、降神詠崧高、識諱仍反經、取象到乾坤、離怪
如洞冥、平生笑窮奇。立語心自驚。我質塔婁耳側
山固崢嶸。誰言華嶽高。我山摩玉京。是中所包藏。

臣義士不特立德立功

丹碧粲瑰瓊。平居聳雲雷。飛雨溢四瀆、此豈眞有
之、落筆紛縱橫、發我文物秘、象渠齊澤傾。太華屹
不搖、我山身歛行。

五言律

兩騎渡關二首

燕北靜胡塵、河南灑我兵、風雲朝會合。天地豈清
明。泣涕收橫潰、隻枯頻發生、不辭關路遠。辛苦向
都城。

寵光字面本唐人恩澤了了字人宗

性氣令人勝易

其二

蕩滌眞成快、氛霾不敢陰。萬花恩澤了、二麥寵光
深。地勢聯仙掌、河源識帝心、馬頭迎霽色、詩句日
邊吟。

過潼關

一兩峭函底、風沙放我過、嶽神猶假借、官吏莫譙
何。壁斷思航渡、城堅戒石摩、一夫工鑿守、寧恃萬
夫多。

忠義國特聽于無聲

道逢鄉人笑僕嗚馬之瘦

生笑長楸叟、仍羞下澤奔、據鞍非馬援。叱馭豈王
尊。汗血能覩國、的盧終感恩。莫欺騎馬瘦。揮策詣
金門。

五言絕

盤豆鋪南李翁園

李翁卧亭午、春深掩柴荊、忽然風雨響、疑是勤王
兵。

自小留心世道

忠簡與將種也與徒讀父書者天淵

農墨榜皆淡暴榻中人代言者可歎可嘆

感慨至此

六言

題趙圖

瑶琰夾侍栅臺琴瑟自鳴松島山中野服相牟足以亡憂遺老盤池智有泉源種木胸無芥蔕蝸頭吐水涓涓端是銀溦一派

七言古

道逢散遣之卒云講和退師無所用之矣輙以二十六句道胸臆

翁摧塵幢我爲兒劉閒痛瘖皆兵機其中襲擊不容瞬颶行雹擊猶透迆戎入長驅越大河天下震驚觀闕危肉食之謀殊未臧我憤切骨其誰知慨然奏疏金馬門力陳盟略損國威屍尤下策尤可笑晁錯上書亦奚爲道路荆棘初剪除花如步障吾東之八年閉户尺蠖屈一旦渡關匹馬馳行行側身聽戎捷忽聞羣士詔遺歸濃書大墨榜教詔曰敵悔過今退師羽檄向來召貔虎乃詠小東謝

賢說溫厚和平足徵養氣

清致

秋社祭兵銷刃兵銷怒却把鋤犁農鼓舞君王神武今莽祗爾賊不歸汙我斧 兵銷怒詩却怨而不怒忠簡眞有至性眞有定養

七言絶句

曉渡

小雨疎風轉薄寒馳裝貂帽過秦關道逢一澗兵徒涉赤脛相扶獨厚顏 蓋嘆逃兵也獨字恐不服當時宰執主南渡者巧言如簧

華陰道中

煙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斕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

其二

皆茅作屋細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

其三

蟬工尙作金鉦鳴韓愈詩誇玉井蓮尾缶泥泓村

落小亂茅羣雀不堪傳

至洛

忠藹渢厚何減彼都人之章

都人士女各紛華列肆飛樓事事爭奇敵恐皇都無此致萬家流水一城花

華下

千岩層出亂雲飛失我平生洞府期夜據征鞍不交睫巢頭彈指睡希夷

馬上口占

上逼唐音

龍與虎覷詑周秦王氣東游作卞京陰覷巨靈移此險大河爲塹嶽爲城

蚤發

朝氣所鼓正是夜氣所存

纖塍垂垂馬踏沙水長山遠路多花眼中形勢胷中策緩步徐行靜不譁　清不譁儼是有聞無聲氣象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五終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六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雜著

寧國長老語錄序

趙州栢子果是分明靈雲桃花更無疑惑一宿不爲迅速九年未是遲延萬法只是一門千口豈有兩舌寧國堂頭宗乘東道覺路南車儒釋兼通死生了達包藏無礙常發大慈悲心廣接有緣默傳正法眼藏如某心昧願師提撕濟我無底舟航還我未生面目深悟筌蹄之要證此上機姑有上座之餘寓諸方冊

題鄉麻衣寺瘦佛畫像贊

壁上瘦者乃人天師非病維摩亦非辟支學道雪山跏趺忍饑中包太虛外示清羸方其瘦也一麻一麥髮髮如蓬巉巖面骨及其肥也丈六金身相三十二爲佛世尊非我癯儒亦非飛仙顧此法身

超悟了了
竿頭百尺

圓通

充滿大千是故今余作此偈言

題珦師休牧軒頌

青居曾露一絲頭提示人能解牧牛究竟本來無
一物未知能使阿誰休
一乘休去已忘機恰似當初未牧時雲起雲消本
無迹有為全體是無為
空餘短笠與輕蓑道着休時事早多更向中間問
消息夜深無奈月明何

借金賊如
是一言不
肯假借

告金天廟文

維嶽雄峻維神司之雲雷翕張神固尊之作帝金
天號位高明云胡戎醜竊我盛名大金者莫方則
為西制器則為兵論幣則為上鑄人則為英厥號
[illegible]兇可享維神彼虜無知擬于厥身匪國之殃繄
神之[illegible]神弗殄誅為神之羞大發陰兵百萬其師
怒目張牙龍甲豹皮彍弩橫刀鐵騎背馳助我熊
羆戮彼鯨鯢神以獨尊祀以不贍借神威靈一掃

縱擒仕已
出世世間
如是如是

無遺

請寧國再開堂疏

伏以山上浮雲本無心於去就海中潮水豈有意
於往來無非時節因緣要識卷舒任用寧國堂頭
自家衣鉢非徒庾嶺傳來心地泉源便是曹溪流
出呑盡三世佛跳出四面八方七縱七擒縱橫
妙用三仕三已喜慍不生何妨舊店重開可謂前
燈復續珠還合浦鶴返故巢正當恁麽時請說這

箇法

請游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伏以萬法本空一性圓寂拈花鷲嶺曾虧一笑之
[illegible]面壁少林猶有多言之失心也忘真俗之二諦
狀色容之兩途自非[illegible][illegible]之流曷致機鋒之用其
人長老洞明宗旨深達祖風始出世於泊平實印
可於洛[illegible]遇[illegible]寧旨棲心彌勒之道場重振宗乘
示跡洛論之古剎人天共集凡聖瞻依會須振領

慣戰作家
具正法眼
殺非忠簡
倩足當之

提綱十方坐斷若也超佛越祖一線不容除是慣
戰作家能具正法眼藏既登寶座願振潮音俯徇
衆情無煩退托

請擧老住滁州寶林

靈山正法眼本從微笑傳來金粟不二門亦向無
言悟入必將說難說之法相與衆未衆之禪灼然
開口便差須是當仁始得其人尊雲門之一派侄
鉅鷲之三春祖風夙振於淮壖道價凌高於海内

屬寶林之虛席合衆利以謀師既蒙赴感於隨緣
何異逢場而作戲前日瑯瑯席上已示老婆心只
今驟水岸頭佇聞獅子吼

爲華州作延請晝老疏

義讓第一建存地之伽藍語揭前三屹衝天之窣
堵雖伏神龍之瞻護亦資象數之賓搜不有當仁
豈容作禮某人性融圓覺迹契因緣定裡究明入
忠侍之境界句中法令得智老之門庭願解禪包

讀忠簡集
今人忠[illegible]
憤[illegible]故知
此偈是僞
矣偈

來混祖印舊學獅脅宜借掌於巨靈舉拂拈鎚試
拔薤於玉井不憂末劫端是本心

千手眼大悲偈

千手一手用千眼一眼觀用觀無差殊何必許多
般

覽鏡偈

覽鏡影還在掩鏡影還亦試問鏡中人却歸什麽
處

盧行者偈

休問東西南北莫說之乎者也直饒神秀文章不
似老盧行者

偈說偈

後[illegible]暖[illegible][illegible]教人學闘謎佛祖意分明但爲傳衣
偈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六終

浮溪文粹十五卷

（宋）汪藻撰

附錄一卷

明正德元年馬金刻本

浮溪文粹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汪藻撰。明胡堯臣刊。其爲何人所編錄、則原本不載、他書亦未言及不可得而復考矣。所載僅詩文八十五篇、未能盡窺全豹。然如洪邁所稱元祐太后手書中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數語。又宋齊愈責詞中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數語。又張邦昌責詞中雖天奪其衷坐愚如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數語。皆當時所謂四六名篇、膾炙人口者。今並在其中、則採掇菁華、亦已略具。其去取尚有別裁、故所錄大半精腴、頗足以資諷誦。昔歐陽修有文忠全集、而又有歐陽文粹。黃庭堅有山谷全集、而又有山谷精華錄。或藝家俱兩存不廢。今亦用其例、與新編浮溪集併著於錄、以備參訂焉。

周子曰自左氏而下脩詞之士曷可云計也
然自其卓然名世不詭於載籍之風如漢
之揚劉唐之韓李宋之歐王蘇曽殆庶
然也不其難哉不其難哉逮宋之南作者益
衆而文益日衰蓋黜實以浮彫朴以新減
裂於體要陋求括於形似而文也弊矣獨浮
溪之文雄深古雅法而不肆辯而不誣婉而
不峻灝灝乎泛濫於百家出入於經義而
大放於詞郁如也即其所至若將掩一世而
上薄焉亦幾乎一家之言矣於乎盛哉是
時浮溪以翰林學士入掌內制凡朝之大詔
令大典冊多出其手同進者咸莫能與而建
炎一制天下莫不諷誦流涕中興光啓亦
與有勞焉視陸相奉天之詔未足多矣
夫文者道之華德之枝也史稱浮溪嘗客
秦檜竟以是敗弗克大顯於時則是集
也行實之不副亦藝焉爾矣晦翁論渡
江之文以羅鄂州為首於浮溪未及焉

余考其集未之能辨也翁之意將不
在是耶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前刑科都給
事中周瑯識

浮溪文粹目錄

卷第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大行隆祐皇后謚議

卷第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

太母往洪州制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蘇軾孫從事郎特改宣教郎制

陳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制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吳幵莫儔散官安置制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劉韐贈特進制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卷第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遙拜道君皇帝表

賀赤烏白鵲表

群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謝除兼侍講表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謝授新安郡侯表

謝泉州到任表

謝謫永州居住表

皇太后還闕賀表

賀皇太子正位表

卷第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奏論諸將無功狀
乞修日曆奏狀
卷第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卷第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清風堂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文正公祠堂記
卷第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永州玩鷗亭記
吳興周如愚殖齋記
卷第八
鎮江府月觀記
序

蘇魏公文集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跋
書陳文惠公遺事後
跋東原集序
卷第九
碑
信州二堂碑
祭文
祭河文
傳
郭永傳
書
見謝給事書
銘
熊叔雅研銘
董大任研銘
卷第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卷第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卷第十二

墓志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詩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

墓志銘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志銘
朝請大夫直秘閣吳君墓志銘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志銘

卷第十三

墓志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志銘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銘
安人王氏墓志銘

卷第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卷第十五

詩

桃源行
過吳明叟新居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次高郵軍
阻風雨解發寄王仲戌
避地西亭野步
庚午歲屏居零陵以門掩候虫秋為韻

次韻向君受感秋
晚發吳城山
過臨平
書寧川驛壁
宿鄭侯鎮
龜山上方
醉別李高侍郎
漫興
北窗
己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古鏡行
恭夫任頌
詞
點絳唇二
小重山
附錄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端明殿學士汪公墓志銘
宋史文苑傳
附程鄂州遺文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司業胡仲傳

浮溪文粹卷之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忠憤惻怛且感動人心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家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別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纘丕圖即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雖狩戎中原漢祚

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仗衛之
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飢疲蒙犯於風霜經
從或苦於驛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
虞放哈古之時巡即奧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
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殘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
而軫慮如氷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
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欲睦隣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
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祲殆將
無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饋餉日滋
而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

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候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況昨
來奢靡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
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萬鈞堂下自逾於千里
既真僞有難憑之患則遐邇街無告之冤已敕輔臣相與
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
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衆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與失
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怨料須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矜
獄蕃滋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
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於
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強虜腥羶
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有鞠為茂草每興言而
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罹亂以亡歸皆朕菲涼之所致
幸吳等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顧乖離瘍祈之餘宜遂安
撫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姻歸安閭里
序鐵鎛而覯銍艾雖未能即及於周詩賣刀劍而買犢牛
庶或可漸成於漢俗亟遵寧謐用副焦勞故茲撫諭想宜
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 劉才邵 翰林撰

臣伏奉敕命禮部據太常寺申今來隆祐皇太后崩合差
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
以函六氣而成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
儷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祧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
者生也薦之尊名歿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
漢則明德和熹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
所以揚椒塗之範炳彤管之輝蔚魏乎與帝德並隆不可
幾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昭聖善之德成恭明之資粵
以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于室所賴肅常紀之其潭
慶緜用集我太母厚逮受祐頌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

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弘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一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大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六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水之大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兇闚覦宄自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大母援扶而嚴禍機立談而銷逆萌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媧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勳獻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斂儉率禮蹈和褰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沖而以道為本沉潛剛克而與神為謀擁佑聖躬竭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欵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郊禋告畢方開盛典之祥隙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遊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朞歲之喪而興哀之時每遇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考于名之典懋飾終之儀昔仁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微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黨基圖既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

德之功邪寢興焦勞言動戀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覩厤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斡鴻造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況我大母盛德元功夐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為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浮溪文粹卷之一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勝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大
母往洪州制

朕春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朝之嚴衛乃今近發恭扈遐征既專留鑰之權仍總行臺之政具官某剛明而沉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爲至治之基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維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阽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加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

日承於溫凊分周公之陝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乞老成如升堂而聞簫韶庶幾還風俗之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當縻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脩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綴於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夫之心並起部優閑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蘇軾孫從事郎符政宣教郎制 用事切當得令世從之體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緊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政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謩之烈入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子之器使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邑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爲忠我有藩臣嘗煩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具官某項與大州適當強虜既盡逾年之抗遂遺全室之

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遄其往毋愴家廷之禍當思王室之艱

修職郎王倫攺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制 用事切當且尊中國體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廉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惟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胄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弑猶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

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悼祖征之遠佇期賜報之休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州勝召赴行在制

漢室備胡後魏尚雲中之守秦人御晉赦孟明殽澠之奔與其選衆而枚新進之才孰若棄瑕而責老成之效具官某槩資沉鷙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常畀中權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於亡命肆朕纂圖之始求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為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且頒異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岳牧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尚收東隅之失勉圖而績仰副朕知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固聖人所疾儻或忘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苟竄偷生之計以陷於大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以貸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縣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於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侯惟國家屬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夫於衆人之上非以周旋於閒燕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捐軀徇國之無人則銷難解紛之安賴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班當君親蒙恥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名字茲非小變何以生為乃避命令之往來北使等威之差借此而闊略孰不可容宜寵我之盡鐫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為時顯官方氛祲結蕭墻之內至腥膻溷閏位之人事既非常也皆失色所幸猶存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遂書道姦至今造端自汝旺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秦宋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乎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禍而靈武僅存惟義者失於姑息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狡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眊成此釁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為備受失刑之誚而煩言存至重比難私姑黜置於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雖知免吾悔

可進

劉韐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我
卿之菩梧挺然不屈於兵威旣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
天資莊重心術遼明內領藩條綏活民之政外臨邊境揚
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
虜將令毀節於僞廷襲勝飾巾心肯移於二姓仲鉞路穴
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原之遂庶幾精爽
不昧欽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綠辯之情䖏辯吉外

賢者事君豈爲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
我有蕃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旣遭奇禍宜峻恩章具官
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衝嬰
無援之孤城抗方張之醜虜壯矣張巡之百戰躬援枹行
哀哉卞壼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沉冤念逝者
之何辜爲濟然而出涕茲陞華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
爾積忠光吾信史

韓世忠除兩鎭節度使制

門下提貔虎以振天威深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攄國憤
永爲宗社之休旣執訊以來歸宜酬勳於不次肆頒明命
敎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禀剛故恰甘陳燕
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備師干之試旋
膺齊鉞之除豈惟寒塞以匪船每見多多而益善昨屬時
巡之遷因成國步之艱群小窺朝元兇干紀旣罪人之未
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因歸報遂
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爲之而卷祲凱歌一
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鎭久虛之寵視
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於爰田衍井腴於貞賦併爲異
數用表元勳於戲見無禮於君爾旣殫於忠蓋歸欽至於
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
沮尙圖後效更懋前休

浮溪文粹卷之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遥拜道君皇帝表 汪由有沐

伏以揰于歲之綂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適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恬神沖漠方膺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光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違盛烈苒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旅餦之猶踈鴻雁雖賓[illegible]帝書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賀赤烏白鵲表 以烏鵲附說沖句新奇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擬用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中賀伏以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作紹隆於大德適天時應在於金穰冥爾珍禽呈茲瑞質孝慈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藹藹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純嘏致行喙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以成章乃同時而薦祉佪翔有儀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彫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成遂性多可佾之巢同類相求將致

來儀之鳳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此表似為滾翔呂文過然以偶儷之體寫和力之情非精於四六者不能

天命有歸將嗣興於景運人心胥悅咸嚮就於至仁雖辞表之非遥猶鴻稱之未正臣居近列殊震危衷中謝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運之厄會偶二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虚參其將議於憂虞情之變遷成天步之艱二帝出郊既蒙塵而不返九廟之祀將攝祼以為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顧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恥志則甚明蓋天下已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唯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illegible]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儻若莫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總四方萬里之[illegible]僉曰伏歐刀敢[illegible]司敗罪率土相從而歸啓之諸侯不疑以事周雖[illegible]志願較[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伏望皇帝陛下山奮英明外符信順受[illegible]之宮盛九宥之禮以見群臣輯六瑞之儀而[illegible]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頑自議清宮之職

謝除兼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兼侍講者視草禁嚴談經間燕近侍進言之貴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

中謝常謂天縱將聖寔須學以成名矣求多聞蓋欲取
人而為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執之官如臣至愚
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
祖之英論道不忘於息馬笑晉侯之所讀書見議於斲輪
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遴選第竭闕編之智仰承帷幄之光
雖海岳深崇顧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問見或不如農馬
之事

謝進旨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
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於采獲君恩駁章乃

職冒於遷階㓨方愧於遺亡忍獨樂於載筆上還不獲退
者為憂中謝恭以太上皇帝典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洽
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六典之所傳視古詩書
而無愧祗緣詳國之相繼循致臨方以不還既海隅皆服
於先喪且杜下一新於漢注風衰東之適平纂成豈謂皇
帝陛下明發有懷繼叔周棄嗟身時之既失於杞莫稽章
商頌之復全以那為首特燃存書之於負猥叨承學之臣敢
不仰承殊私俯竭綿力衆中朝別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
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巳孤壯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見其
入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開國
侯加食邑三百户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之詔
就加五等之封臣中謝伏念臣積四月息私淚瑜分頓昨授
開於異縣蒙起廢於偏城久客還家方懸南飛之鵲通侯
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涉鹿以惟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調師萬類藩飾群工屬宣宗之受釐釐懷
臣而家福臣適臨本郡仍肝鄉州宋人涉辟以得封望胡
及此漢將銀黃而奉里榮乃過之寵既逮於子孫忠敢移
於生死臣無任

謝泉州到任表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郡同於他國閩蠻
夷之俗褰帷如在於甲州賣里捫心恩深隕涕中謝伏念
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慚述職無聞焉及羊之智乃蒙
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
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氣劍買牛老猶堪於勸海然舉
頭見日身益遠於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
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爲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
俗况今閩徼莫盛泉山瀕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
擾臣敢不仰遵寬大循爲衆最謹求百粵之宜參諸禹貢

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殿興朔漠正位東朝惟一人修不已之誠故
四海蒙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穹孝通神明躬
行曾閔於九重力奉妄任於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古今
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鑾輿而慕戀之氣一朝廣內賦駟驌淺
洗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叨守阻造
朝廷方數唐朝慶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
遙知坤極之尊莫紓人顏之喜

謝謫永州居住表

臣愚冒寵久依日月之光盈滿招栽自處雷霆之下蒙聖
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寬悔深淚落中謝伏念
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於醫藥以俟復以成於老
許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跧伏非
特冕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
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新全盛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
公之論而臣靡思兢慎仰負函容餅居昔屑雖有措身之
地孤江亦首未知歸骨之期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亦佐春宮臨軒行驕古之儀見廟示承祧
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紫極緒毓粹璿源挺天人岐嶷
之資禀神聖徇齊之敎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
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叶炳冲震中潛某幸列宗枝
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牽族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
薦社

浮溪文粹卷之二

奏議

奏論趙士㬀髙郵軍再任不當狀敕陳劉切可為論鞫之者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髙郵軍趙士㬀因發運司舉留令依舊在任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蘇遲別與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㬀始以蘇遲赴官不肯去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祖有勞效又發運使李祜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㬀為是耶為非耶若以為是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非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㬀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㬀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髙郵如士㬀者耶況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柰何因士㬀復啓僥倖之門臣以為不罷士㬀恐人人効其所為苟欲貪祿則冒恥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材吏知髙郵軍或且令蘇遲赴任庶夫士㬀為後來卻之之戒所有趙士㬀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宋晦落職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昨論王革等丁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為王革等係黎酌元犯路等陞叙今來臣僚論到若令不叙復即不霑登極赦恩可於還官吏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俯聽又不欲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以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為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脩行非不勤而精慮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四則北士大夫方命假寐莫知聽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於因赦復職之人昔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也日崇寧以來紀綱日紊如[illegible]結權倖則擢倖之親

集049-331

也非誤因闕遺以取賞則以其闕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
皆僕斯之材本非士類乘時以計謀探取公器如盜賊然考
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望以此清議不伸縉紳道喪天
下切齒側目今日之猶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縉紳
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人雖盡行
削奪適遂其本分耳況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
官矣混成已顯矣士大夫所謂滑已不可追奪者爲國家
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之升乃從以赦恩之故復使纍
纍然與冇清貫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
子常不幸邪臣恐貽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

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所謂曠
然一新者臣以爲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
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
下英俊一時親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
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
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爲復哉若小人其
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是使之人
有以相謂矣門我何以砥礪爲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
等耳欲望風節之强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識者又謂彼職
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洛然何臣以爲人
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
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
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吉甫管仲人臣耳
猶能使人退聽如此況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
名器之濫而惜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爲如宋晦等治之
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降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
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
職分爲一等每等條爲一項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
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
闕其餘取吉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叙復而已又

有雖當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
皆前日姦凶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
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
上者並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
亦不聞而許之錢蓋以涎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
猶帶龍圖閣待制而臣僚亦無一言及此臣竊未喻臣愚
欲乞如脩年億年並明降指揮孰爲當得孰爲當罷稍定
姓名鏤板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
行黜責庶幾卿士大夫共爲陛下守此名器輔成中興之
業爾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來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竊憂之以爲中國困於腥膻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支吾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覩黃牓備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爲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無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虜於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刱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爲避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舡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侶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爲窮蹙之狀以欵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爲度夏計而陽爲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邪建康爲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爲巢穴則東西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群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覆

及此者否豈直以爲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群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爲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江即制浙西人馬進退前去以爲策應此固陛下長筭也不知張俊果能爲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荊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爲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奏論諸將無功狀 當事諸將時勞非將人皆好敢 作之將於未有愚於此奏者

准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二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將來虜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戰擾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令侍從官條具

外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臣竊惟金人
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
一日生靈塗炭蔑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夷狄强盛
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淩夷固有之矣未聞
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
能使其國人勉强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
者太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犬羊
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
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來飽滿而去
坐令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絶如綫以萬

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伥伥然未知税駕之所其所以至
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
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
韓世忠張俊王𤫊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無兩
鎭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彦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
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
豪無所不至雖與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
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
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得而聞也
擁重兵居閒處邀禍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格也然天下

之人猶以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
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一矢之勞獨張俊明
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
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
豈直爲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
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强愎不
襲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撤軍
空城以縱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
明州無噍類是致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舘頭之行
者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

敵人之侵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
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
光世守九江而以王𤫊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
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𤫊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
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擂鎭江所儲之貲盡
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
世忠爲杜充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爲陛下拒敵
之心也迨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𤫊卒不爲用劉光世亦
偃然坐視不出 兵方與韓梠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
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𤫊

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宫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請須少畏陛下之威悍壹誅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数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救雍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温道路雖犬為之一空居民聞來奔迸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韓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浙西為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粮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名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遂

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為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為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絜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特陛下為之主耶所謂為民主者千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逋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為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

一路罹其戕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戕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州湘荊則廣人復其前而無人以相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之復為正在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為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韓明之時士卒頗有頓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闘志方無事時例尤取赴行在指揮以備逃急發三令箭引去曰朝廷召我矣下詔自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於上反用事之臣此尤可罪留此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棒也兵當中

降旨麾兵候金人至台州則前赴温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上驅之使猶懼不前況令人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昔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同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瓌趣前者俊也非俊何以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問上留為駢怡河東之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二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

振唐之勲臣也渊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纛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匱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況此曹平時狃飫於虜掠之貲矣用幾何銀貲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曹不能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

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一新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虜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猶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贅不知忌諱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修日曆奏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之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惜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大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大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

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
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
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
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
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
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
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
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
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聖之

資峯友溫恭之德時咨臣下之言必從文哉求事撫動皆合
道在位二十年餘未嘗刑一無罪殺一無辜孫養生靈耕
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
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於人心日緣奸臣誤朝
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
禍而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致事非輕群臣當任其責此
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
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
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
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廢一事略而不載則一

事廢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邪不著其實行安
知其可嘉以為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
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
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
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耳況其他
乎中原失守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
間事將埋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
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
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是非渾殽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

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
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
之餘猶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
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陷之古之有國家者
雖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群盜屏除正朝廷蒐
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
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
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札募書工之類[illegible]寫進
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伏候勑旨

浮溪文粹卷之四

浮溪文粹卷之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議論正大間架整齊文法是學東坡萬言書而剴切過之

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云云右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劘上甘心鼎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夫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偎弄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

而卒曰當慮己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衆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群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為足以御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為足以御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為足以御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鬬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偏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

平之時朝廷馭將紀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滔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欲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示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焉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為之不敢當關而衆李愬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愬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一一不貸如此豈

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矣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胷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所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群臣方平居時聚議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指摘目前爲進者之一身之貪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抑謂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言耶殊不知陛下尊於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譬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逆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焉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瘍銜詭轡嬰首碎胷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卽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晝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己故其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使足以得其驩心若果引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賊之而崇文素畏劉澭使人謂曰

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澭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思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澭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生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此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

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
攻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
地大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奉琛
謁往前使衣寄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
後已朝廷豈不憐乎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
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
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邪兼國家出師遣將
詔付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俾衆人之見也　行必
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為之使者也　各
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　肯以

為可行使於已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欲責其
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旨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
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
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
以責其功効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探
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
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譚生財之
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兵為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
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
賦橫斂為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

取大半之賦為非尚有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
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若陛下不得
而見也胥吏坐門朝莫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
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
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
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
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
三居其二有虛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
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無十人戰士之費而行
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

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禀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
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
支行錄廉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
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詰其盜支之物至不
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
賊之不來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歛民財無復稽考恣為
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
之益哉何謂禁中冗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
衆與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
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若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不

墳墻横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泛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蓋患之不可不

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兹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

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浮溪文粹卷之五

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以爵祿必有輕天下之心於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潁陽之高況其佗哉士之所以自重如此亦非區區為其身謀也於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為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為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公之徒晚從太子之招畫白安之策正國本於談笑而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為得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之而來高卧不朝帝為親幸其館偃然不應視三公若奴隸然望印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尚風節以功名為不足道也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

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卒以憂世慨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為薄竟不食其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為嚴子陵瀨奉祀千餘年不衰今釣瀨與墓俱存而富春之境析為嚴州紹興七年吾友董公令昇為是州朞年政成乃為堂於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高風以景慕先生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於其傍而求予文為記令昇可謂能尚友千古矣令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為人故余論先生出處大槩以告令昇使併刻之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皋陶以刑輔舜其後封於蓼六至春秋其國先亡以為用刑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泰安郭躬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卿相封侯累世號謂皋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之杞哉蓋君子常患導不得盡與施焉不遑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以人權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禍福議入之生死哉斯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攸諫樂易人也始

吾與之游得温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慶
今輕重訊報爰書不以誘吏平反決獄必以其情諸稚文
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斷廢圃立屋數楹
列芙蓉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為王制刑者侀
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
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
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
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禁而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
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喜
怒行之哉何不挽弓自射乎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

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可以樂此

清風堂記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禁緣不可舟車之地當
四方之窮非人物都會之者也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
負豪使氣爭為長雄難於彈治故吏之守婺源者往往畏
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聲既久而不棄然邑有異山之
秀足以宴樂卒歲無過客使者厨傳之勞足以安逸其入
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苟業而得之有終身不肯遠法
者故至而悉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元功
之為政也曾中涇渭甚明既來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則
界除煩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朞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
於談笑之間於是昔之吏俗川豪後除抵巇為鼷穴首鼠
者既已化而為心膂股肱而推理對執武斷鄉里為奔蜂
乳虎者亦從而為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刮磨果可
以與治也乃榮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余聞而嘆曰天
下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非深於理者不與焉
今夫猗狂於萬物之表而人得之以滌煩解暑者惟清風
為然是故王人之所御隱君子之所賞騷人才子大夫之
所樂政足樂也如使不善為政者結意於繩墨之端置民
於牛羊之地物我俱弊矣乃始梼梼而理之政之愈勞而

愈熾而其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愠之
理而與民同快適之樂哉若元功才有餘而不區區俗務
之所營徒以從容無為使斯民蕭然以新釋然以喜而元
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宜其所得清風為尤
多且吾邑推多秀民安知無儒者作穆如之頌歌詠吾子
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誇深君子也觀其命名之
意足以知其為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鏞祝祥縣兵楼獎予學建以自君也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
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

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竆陋之邑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問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湘水剪雜榛蕪茷（事見詩記）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詳之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猶愚溪而北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地吁黃溪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存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許之不數郡歟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矣先生遺跡如愚谿鈷鉧潭南澗朝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罣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伐材蹊危徑窒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不知非是者今人于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因歎古之文章之盛若吳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二十餘年目其論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何况距相輔何至求而至於劉

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公張說許公蘇頲）固不爲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殁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辜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後來者有攷焉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威武之所移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克吾職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伏羌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

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
於偶然不知發之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
畏慶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
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遂遭明天子有爲於
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
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
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紀也公以進士釋褐
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數以盛怒
臨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于屛上比去至
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詎如

是乎獄官有言以公言之者無矣公卒二十六年而高郵孫
覺莘老爲廣德守始以時誌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
九年丹陽洪興祖字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
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
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
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孫
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貞忠於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
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撫其實
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
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微夏無且書

工爲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
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吾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
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不書紹興九年六
月新安汪藻記

浮溪文粹卷之六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短長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廣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蒸嘗之奉也苟爲無以承之祀從而隳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地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所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於今爲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爲終始也夫子之歿千有餘年守文之君尚今上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爲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于四海之外雖蠻貊戎狄之國莫不知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子城東南隅經始於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燬爲灰燼徽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於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

儒擯斥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刹地於戎馬之餘纔幾日耳已紛然相望於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之命广教于此反熟視不爲可憫也乃謀費於州人會豪及浮圖氏有以其嬴來獻者於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而郡丞韓仲通蔣林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其事數月而堂殿成峙巍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宏邃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㓨又皆秩秩繩繩不應閣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於是人以程公爲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況出於干戈之後乎春秋一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葉以宗廟宮室臺榭門殿莫不爲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頖宮鄭之鄉校而已蓋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郡卿公卿士大夫知此爲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儒術决科飾吏事以儒雅而財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宮成而公去其屬劉顥士王萬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爲序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續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並傳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肇始于宋微藍蓋東道[illegible]門壯飛坐令此邦化不[illegible]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撤[illegible]刹爲飛[illegible]之[illegible]門之[illegible]在堂一洗鋒鏑

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哉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
而與左江右山輸秀於此爲邦生材以篤王紀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爲僇人人罕與之
游又也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
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
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爲亭西愚
溪之口有群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
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乎余曰我與物
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

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
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
之故彼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
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爲而不可玩哉余少迂踈猶介自
知於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麋鹿之群以終其
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從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
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金稽
之章則幾微見於言面者多矣故近者娶而尤之遠者譖
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群鷗舞而不下之
時也吾於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瓢日取古今人

書數卷讀之意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
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於胸中頹然不知天地
之大而塚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
固宜然俛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
與吾相從於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
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紹興丁
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長興周知愚班齋記(以耕喩學新而訟齋)

余少時喜之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芃芃然者
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薿薿然者若成人

之歷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穡之甫甫然者若壯夫之材而
欲試也於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
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
時地利矣吾自主膏之作不嘗食頃舍田而嬉於孺子也
懼其仆日再視焉於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
懼其揠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暘之過
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
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糞畚之深淺於
是乎有稂莠之傷蟥螣之災吾旣謹然防之甚於盜賊之
探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當

農之耕其獲半息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旱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歎曰善哉吾問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豈欺余哉長城周如愚闢便坐於其居之旁而求名於余蓋有志於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紹興戊午十一月新安汪藻記

鎮江府月觀記（描寫景物壯闊宏偉中間一段學東坡處處蜿蟺無迹）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國家屛蔽尤重蓋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勝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墨客區區登覽之勢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考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距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岸然孤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兵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觀聽於談笑之頃既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皇於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歎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頹甍圮棟蕪沒於莽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覩今晨霏夕靄晴嵐煙翠復得於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鶩咸陳於尊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為襟要其經理規摹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貍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有中原之志復反虜之未禽欲吞之以忠義之氣紐扶寸而溢九州自其胸中之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

間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昆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人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藉藉天下矣姑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季高曰可哉紹興八年十一月汪藻記

序

蘇魏公文集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泰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

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揚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宋極盛之時也於是魏國蘇公與于時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乍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忠[illegible]氏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華洗浮而已踰薄與柯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章啓誌銘雜說若干使其與觀焉某少誦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具位汪藻記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唯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韓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繞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

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宜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審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務其己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異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授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幾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內批至公不啓封未旦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巫蠱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共議是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如仰追冊溫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死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究始錄以示人嗚呼茲事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於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言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如臣之愛人不肯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於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之大紹興十年十一月臣汪藻書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為泰興令茂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於秋輸不少貸諸縣悉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爭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父東關公時為同知諫院舉公爲臣安撫淮南于泰州部使者行縣至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

必得祖為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與焉且使交章薦之其為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况交薦之率哉公於是能畢真賢諸柱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

男藻書

浮溪文粹卷之八

浮溪文粹卷之九

碑

信州二堂碑 雅甚豐腴詩亦愈讀愈有味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青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閒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所守州令邑者離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偪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陴浚湟脩戰鬬具按蹊隧所通者一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箕契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衢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偪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繞信境數百里皆為賊巢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戮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嶼以扞江山塹深溝列柵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為備選精甲數千屬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躡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詹嶮峙粮菰歐人為兵欲必舉信栅以偪師嘗

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麾擊賊大敗陷
營去逐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將軍以
獻因分其兵為二一自韓嚴復開化一自鉛頭復常山一
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
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虜
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犇擧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
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旣相與修上之賜而喜稱
於守城之勞也迺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
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機而
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會於承平

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
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
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狃于故常曰吾知謹薄書期
會而已吾知苟生也何以兵為巽懦譸張爭為完軀保妻子
之計視州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西州未有奉一州六
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為區區一時
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西塞地使猾然吞筮之心
西搖撫南閩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
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拊其背
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亞江循海三
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
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於天下
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
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羸旣二年
而鏹斛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為政
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毋予
丕平有不庭馴嚚呼以驚奮厥螻蟻敢伉王師帝顧在列
孰予往督矯矯棼旅競之公侯奮𠙶于野旋師麥秋因獻
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圉子其汝褒在列咸曆信為偏城

曰守臣愈實能弭兵嗟昔書孽亦爲不聞曰此御者吾疆
懼紛迺理隍壁迺葺選鋒突走叢葉嚴兵待攻賊屢闖境
引師環之一過麾擊崩奔不支止以支堞扼其三方隣國
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唯女予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
愈拜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
雲抄里民户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衎衎閻於憂慶
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師毋或去我沾於塹危士曰
君材雖試之仂仂一音勒也如何此州私我賢侯凡厥本刪載
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
私天子之慶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爲宗主百穀也務雷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
相民欲也雖然屏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膏沐也胡爲
陰陽厥盈縮也水澌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銜蹙也
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爲顧感也貌祈禹也惶惕
腹也神寧惡乎傒揮決也靈何是辭費升斛也詔旦暨柯
奉牲玉也尚驅雲師泯囂足也緊邦足圖匪私瀆也

傳

郭永傳 筆力老健有建國風范孕昧壽不及也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美鬚髯郁然望
之如神人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姦利無所
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終爲好
言虜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
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
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當其
餘永亟求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
觴豆之費可乎既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身府不敢迫縣
有潭出雲雨旅禱水旱爲常縣禱未應輒北譚民永杖巫
身暴日雨立霑縣人刻碑記其興府遣卒攸第號擊益刻

諸縣短長猾吏不歸莫敢廷永械致之府府爲并他縣追
逮於是府檄及部使者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刺病反
覆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買禍永曰吾
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來
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吏民遮留如永始去調
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決永吏有不能許者私相歎曰
爾非郭司錄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役以永爲其路轉運
判官郭藥師之送詁愚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輒毆之并
裂目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
難制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
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
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寵遇之日無所
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爲重乃縱
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永謂
安中曰他日亂吾燕者必此胡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
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
之於是歲大寒城池皆凍虜率藉冰傅城不攻而入永適
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虜至城
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
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

要檄永與帥杜充漕臣張益謙相犄角永得檄大喜即朝
夕謀戰守與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
𣸆州縣皆叛虜未歸虜亦畏之不敢動遂泛安然居上何
宗澤死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
億雖頗小人也會充壞敗邦彥南去劉豫舉齊南來寇大
名瓌然孤城居其間虜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上書夜乘
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棄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
蔽遮梁宋虜得之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
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柰何棄之因募士齎蠟書夜
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虜攻益急待來平濟

文集卷九　六

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有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等相
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存士
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以守女曹努力賊不足畏也衆感
泣質明大霧四塞虜以軍登陴殘礎而城中樓櫓皆壞
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挾之
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業傾
覆女輩亦何之茲命也俄而益謙億率衆迎降虜曰城
破始降何也雖然以永不從為解虜遣騎召永永正衣冠
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阻降者誰永熟視久之
曰不降者我尚奚問虜見永狀貌魁偉且夙聞其賢乃自

為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之永瞋目罵曰無
知犬豕恨不臨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虜令譯者申諭不
已永戟手怒罵不絕虜諱其言陰使去永復厲聲曰胡
不速我死我當率義兒殺爾曹大名人在縶者無不以手
加額為之出涕虜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
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即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
者皆相向慟哭虜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
即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為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
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捨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為人
壽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嗟咨獎歎如不及

文集卷九　七

十友以此嚴憚而帥之杜充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盡數
策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充曰人有志而無
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
沛者公等是與治乎充大慙靖康文虜再犯京師中外阻
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
數日聞元帥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
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於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
如此他不足為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
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柰哉以二百年全盛之

在位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精鋭銷耎盡矣一旦為虜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或甘心污辱之地而不悔求以身徇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為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爲無人若劉韐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戩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賊不屈無如汞者故掇汞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汞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書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枚器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棘間甚者或埽門拜塵幸一日之盻睞切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揜者何至為區區之謁自當之能哉然使其屈道伸身邪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illegible]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繭之勞軌轍之辱未害其為好賢慕善也哉夫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吻嚥呼吸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峻門牆益峻則非素侍於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絕意當世釋鞅權之煩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求見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並游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詘身伸道者從焉某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陽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齊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浮淵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既而欽賢士之闕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文際為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某以疏賤之身莫能與也逈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

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謦欬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邪然天下之理莫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豈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牗闚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疏計哉某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仕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邪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頗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考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

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典謁而自託於無
能之辭以為贄焉悚息俟命不宣

銘

熊叔雅研銘

禹鑿餘棄痺嵐安行之虹貫巖斷為璽攜北南毛褚陳其
友三出壞辭與古參

董天任研銘

圓其中蒼壁攝京兵前初月破出天漢回文粿為耀仙峯
寶嚏

浮溪文粹卷之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敘事詳贍銘亦高古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虜索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坐城闉謂四人者曰吾國賦乎爲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悉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我願誠已有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虜不勝其忿四人者皆死之建炎初上即位褒其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等於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塋事遣官護視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醻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隱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翔世業儒為閭家翔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延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為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

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
士以親老丐外徙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
年奏立孟子家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
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
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
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
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餕於爵必以上嗣
既禮備且元豐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
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
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

兼官如故時方臘界浙右騷搖京師公從容爲宰相王黼
言宜乘此時言人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
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容趨出
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
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
詞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
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
者論公有黨書提舉武夷山沖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
復集賢殿修撰丁內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
辭不拜無何太子受內禪是爲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

趣選者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
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
擧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
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
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
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隃度而不暇審考
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慶未必宜乃
輒爲之反汗爲其[illegible]不得不爾也乃聞虜寇河北力請合
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
守和議而不使之也有所懲創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

大臣卒不能用遂乞[illegible]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illegible]
濫欲試之式事於別封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
貸祖宗行之歲久千年合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章數
充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准祖宗故事
須得旨即若爲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
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此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
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
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大當繫有司寧無反側
之憂淵聖大以爲然卒如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虜
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㮚忽所以折虜之語告于

上而鄧之衆急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㣲求
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爲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實靖康二
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爲中書舍人王
黼以客流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
覆族之禍積中倔公戒至所部者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
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與是
役致變起用賑而公罷其兇故聞公之喪上無賢愚皆爲
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
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説公至東宮淵聖問
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

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
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
意也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美跡左
右近習之臣而揚戩方幽龍德太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讒
家令馮楊杼輔太子章升常太上皇震恐執揚誅之而淵
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之利者頗欲離間兩宮
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輸龍德宮
近侍梁州之類特寛其次由是纖芥之疑不行間者無不
歎服公居鄉尊趣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喪積

年不能舉命其子遘一日辦之蓋公之於書無所不觀亦
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
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斁爭藏弆爲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
餘卷藏于家妻黃氏封碩人子遘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
生公卒之其月遘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
嶺原大夫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
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
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
禍於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某少
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某遘以國子司業程

瑀之狀來請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鄱
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娉節冠切雲而
事君兮景忠精之前世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
衆憚㥘而逭禍兮公蹻蹻而直前左攙搶而右窫窳兮公
胡獨罹此患尚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於夜旦紛衆吴曾
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将從昔賢
之所歸御學蒙辭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間漢魏晉

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琮為國子司業者子孫蟬連餘十
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於公為曾祖曰公緯
任宣德郎於公為祖曰友任朝請大夫於公為皇考以公
貴皆贈東宮師傅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
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人諸老生皆屈
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參軍秩
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學教授首
寇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為正字公以軼材進滯淹館三
年有餘人為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
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真詩卿詞學程文

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為當路所右歲餘稍移祠部又數
年為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
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即以檄召公有詞學[illegible]以時相意
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群臣勸進請築壇如高祖故事乃
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
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
中遷起居郎無討論祖宗法度請訂官試中書舍人公忠
精出於天性平時臨事奏對無隱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
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覆開陳冀上聽納而後已顯謨
閣直學士孟忠厚已用父戚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

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
故日者給舍交章論列已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
母后故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棄省覽以母
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以登極恩遷遙郡刺史
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illegible]發諭[illegible]違事
必法祖宗無忝憲惟能法祖宗[illegible]得人心而當天意邢煥
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且從人言易武
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illegible]如此義者內侍康履之文
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於外戚之族法則出於內侍之手
政漢唐可鑒登極恩[illegible]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

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前[illegible]特轉一官而躐陞五等
之秩觀此有異於[illegible]行封之時[illegible]降旨令行下於
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illegible]以不[illegible]哉率
時金公言世忠編排[illegible]功[illegible]緣[illegible]徽營蠅官數等
往來節旄人所以來者[illegible]群盜充斥然責其後効
此軍任背叛至奪御器逼[illegible]不知罪致臣僚
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illegible]後[illegible]降一官知江州陳彥文
因蹈光世保奏擅棄守城力惡[illegible]行制公以光世之
章[illegible]後[illegible]主[illegible]以行詞公言給
舍繳駁命以[illegible]行下[illegible]也[illegible]以臣言為是耶

當史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彥文進
職以臣言為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
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
之諫官李處遜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
洞霄宮衆論為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
及陛對奏疏乞寅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畧曰去歲郊禮前
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逆臣
不之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跋萌不軌
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
行再歲矣恩倖斂怨兇悖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即授首陛

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從為
空言而百姓不以為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
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
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孰思審
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
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
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獎再三卿言甚忠非
卿孰為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
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
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

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
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
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潜善汪伯彥
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
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
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
臣國家歷祚綿長過於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
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
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近聞之知朝
廷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良

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
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
事公為資政殿學士同之從衛以行邴辭疾則又命公權
知而劉珏為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
辭許綴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
軍為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洪乃退保虔州殿中侍御
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於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
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
二年九月某甲子薨於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

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寧郡夫人次室宋氏尚書右丞諤之女封咸寧郡夫人一子曰珙某官二女為某官管鎮某官梁興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韶武遺音三卷紹興三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平江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藻與公同為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訏謨獻替之餘尤詳於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自古明盛維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賢哉鄭公封章敢言曰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愛君夫孰與同公興其後獨紹乃風造膝密密啓無隱衆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參兵柄頗牧禁中折衝銷萌應變不窮國以興起宛知鎬豐上方嚮治公陜忽東天胡中奪年未及耆邦國於瘁籌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返極琢詞于阡用旃厥終

浮溪文粹卷之十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崇寧間鈎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為世指名者悉塋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齎志以沒既沒矣子孫懼及禍秘其閥閱不敢傳述靖康黨禁除人人爭言元祐治平以前事於是昔之悼不幸土中者咸振耀于時公諱沒於崇寧之初為不與其禍然用事者猶指公為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蓋已二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士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某少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為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某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系出北地自祇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唐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游縣故公今為仙游人曾大父獻大父偁皇考蘊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為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嬉笑如不聞反并所其章句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

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
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摳衣從之襄門入許安世江
行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傅元通
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戶
參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期公裁決
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守雖强聽而不
能平乃欲以傾劇困之會天長令缺檄公攝承公發伏摘
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櫳氣天長大治吏以最聞丁
外艱歸里中里中有不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
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

公鈞禮改蘇州錄事參軍復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大谷
令白誅徙鄉而還為民害者一人於是公之仕也二十年
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大
原謁入大驚曰是福清傅丞為吾兄所知者即率鄰使者
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聞改宣德郎知吉州龍泉縣
時孫覺為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者久留除書且
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之辱今既吾權
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
太學博士所至學者闐門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
秩滿即日詣曹曾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

亦雅知公名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
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
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
二年徽宗由遂寧郡就齊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
為傅輔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兼制諸王課學書為
文而不及經公言士當以德義為先區區翰墨非所急請
先講孟子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參
軍又明年為侍講又明年為翊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
宮僚狎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為介而悉嚴憚之王
亦為之加禮閱五年移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

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謫公厚賑其
行坐是免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即位首問公安在即除直
秘閣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論
內侍都知劉瑗怙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
試中書舍人徽宗兩稱制辭有西漢風於是曾布當國以
兄弟於公有汲引恩冀其助己公歸然守正凡朝廷命令
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厭衆望如林攄古范純禮之類皆
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忤不為之回曾布每以為言
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顧公眷遇甚見必咨
訪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獻諸宰相亦諄諄及

之歸則削藳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
事徽宗曰近臣中唯傅楫為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
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
浸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殆人將鉗我於市闠者
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為信遂求補外詔不許
懇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為請遂聽除龍圖閣待制
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趺坐而卒年六十一實崇寧
元年二月五日也公於孔孟之學稍思而力探之不跡其
極不止又天資簡淡於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以自
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

妄出一語雖在闇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胸
中視進退窮達若夢幻然雖當得之時自道立朝不為無
人若夫先見如蓍龜卓然引去者唯公一人而已大觀中
大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每因
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為大臣所佑故公之歿卹典不加
焉公之塋在今常州宜興縣善拳山之原累以諸子恩贈
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諲夫皆擢進士第諒
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郎諲夫朝請郎尚書兵部
侍郎譔受朝奉大夫處州待選判官與詒微去病繁處皆
相繼前卒詒度今為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布文衍

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為法銘曰
道有所寄千年一偶世得而用一人為夫公承伍封知學
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塗用此王立貞我惟清世無可娛
以道先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擠近臣物不求可正色
懍懍傾忠上前舉非太岡吾道則然帝知雖深時不我與
奉身而行世莫能禦亮於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
乃著闡風而與百世之下我為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建炎二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
一日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膚敏安在其趣以來時

秉與新渡江人皆南趨道路先后公獨晝夜北行及上於
平江上聞之嘉嘆御史中丞張澂諫議大夫鄭瑴曰衛膚
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時知卿忠每以卿
言為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並公頓首謝曰臣頃
在維揚數為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
亦非帝王居宜須幸建康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
曰是吾心也翌日拜[illegible]遇疾扶病屆至臨安拜尚書
刑部侍郎未拜聞朋党之變勝哭肩中疾益侵上章請老
不勝又與時宰行從之進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卽敏卒年
四十九書聞上歎恨移忻特贈太中大夫他日見其同晟

中書舍人江藻曰衛膚敏可惜其爲上恭知如此公諱膚敏字商彦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奏名徽宗親擢爲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贍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生王俊乂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乂以實對徽宗曰尚吏州縣當時豈不惜學官耶令行名之翌日召公既見改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和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爲可假給事中往聘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未聞虜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爲然洎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陛辭矣上改命公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虜且大入止公毋行不聽及燕報愈急衆洶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虜渝平益不爲屈金人吝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義持何以立國乎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覲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爲虜酋大怒觀者爲股栗公處之晏然虜亦能奪辭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幹離不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趙伏羅

拜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偕君是一國二君也無不祥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詈書示公公曰其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僞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事公連挫虜鋒後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官一等遷尚書吏部員外郎於是高麗入賀以公爲宣問使假太常少卿迓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麗人久矣今一旦頓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南之饑率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虜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易知虜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爲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以訓飭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勢第金子遷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於宮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

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
皆嚴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暘宮造作
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宗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
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可救者頗詆之先是
公論時政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
持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
禍自今當以為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
以赦復保慶軍承宣使奏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客猶亦落
致仕公論執前三旨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
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

后姪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尋改觀察使
而忠厚自知不以縣自諫請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
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叅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
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
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上令宰相
諭公曰朝廷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
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
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悅乃以事出公除集
英殿脩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為不平未逾年上思公
召還焉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自錢塘徙華亭

故今為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
寀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
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勑令
所刪定官王嘐公為人剛明邃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
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避禍福死生陳
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
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衮衮援據精詳切中其忌
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
然起公於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設施當如
何方向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於

優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
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堨之原既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
銘不已余從公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為最
詳者是宜為銘銘曰

自古臣主鮮達始乖公於三君展也必諧厭諧伊何一以
忠盡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
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褒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
知我吾寧盡規諫之剴切帝故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
死生關身曾不少懟當饋輟歎謚追而表未而不年亦孔
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刻詔無窮昭宋遺直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爲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爲著姓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杭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彖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敏力學閔欲名官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參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强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爲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獨吳會窠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

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今壇令以歸其不汲汲於進取如此嚴金壇如京師即日請曹以已所當得者調官於是又知鄞之管城發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凡二十年歸於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卑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鬬家藏鋌仗閭里苦之吏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爲變人皆按堵至立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爲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救爲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於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俯進卅心州縣以老咎無兑徽見於言面所以安於所遇者如君非邪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川安人一子曰定今爲從仕郎知澤州善化縣一孫曰遷以是年六月葬丙定奉君至湖州爲程縣法華山之原令安人吳氏之葬後二十一年定來求銘

銘曰

世競馳之已靜行之世依違之已勇爲之仕雖促之志則起之杼山嵬之苕霅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墓誌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墓誌銘 筆力簡健焉屢遷明暢子長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與諫相應以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亡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為流俗目是名節之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為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與諸生往中執法獨任其所學為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人所難言者天子為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頹風俗之衰士嘗緘嘿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遠逐去國卒老于家不至輔相然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漢時有封義興函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為金壇人曾祖郢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大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群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八年進士補調□□主簿移句容縣令潤州俗習文法喜訟公初至公坐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隨決如流皆叩頭服案右屏退政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州課最部使者以聞

遷秩一等崇寧初詔天下興學以公為信州教授監察御史丁光祿公憂服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傳相殿工既畢言者以為當發朝廷下其議公言府其舉之莫之敢廢也今既奉安奏告矣奈何毁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議復故職名試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為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熟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熙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論主威浮薄令群臣無他能惟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尚書者謂之才其或敢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為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覺語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為中傷計此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危木塗塈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於自奉與土階茅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即以公言正之再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前代人君於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號為賢明臣職在執法

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
書公跡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揚戩進節公言祖宗時
未嘗有此作童貫首壞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
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不可以人而廢公徐
曰揚戩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亦非
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覦望若夫攀緣展轉人人有
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
言元豐時有選人與水利王安石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
循資於爵賞較秋毫如此況節鉞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
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楊戩之命已行當為卿杜未者因詔

三省御史臺常遵守彈劾時二省吏遷官頗至四品又近
倖牽請建墳寺及強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即降詔禁止
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秘書丞公言良嗣降虜狂妄不宜出
入禁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貳吏告訐什公治守李金雅
為時宰所惡而貳陳永道者宰相蔡氏族婿也帝怒甚密
且不測公平心處決卒以不究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
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役有必不可成之
理願循元豐閉修二股河故事於從臣中選忠信可託者
往視可罷罷之因言自陛下即位大河執道何以更為勞
民費財循虛名虧實効莅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

如此無事輒紛更卿於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為
大臣沮格識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浙水有潟可
出詔之才求之無所得懼罪詭且得鄰邑督州縣發民昳
水鑿山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狀
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
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不為不足殫
財以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閎論從寧兩浙
常平徐鑄以雜本錢界漕司製造應東轉運使徐惕以虛
名羨財進後苑乞重其之法帝不從公卧家待罪詔起之
因力請罷還兵部尚書無禮制局詳議官知政和七年貢

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四選事叢案牘其長卒悉以首已
吏得緣為姦公晨入坐曹使人得自言船閱所訴參稽
律令可否立遣於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為清宣和
一年言者論公燕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徽
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校閱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宣和四
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祠而歸七
年以刑部尚書召無俟堂阯善公再至京師頗同列皆
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虜騎至京師天子內禪上皇
東巡公卒同列上章乞還避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既解
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

聖皇帝賜貫環衛竄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
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
為慮淵聖皇帝喜賜緋帛名樂道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
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聞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
典刑唯陛下財幸上皇頷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趣所公
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閒以徽猷閣
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虜明州明年屬疾
上章請老還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於昌國縣
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
學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

文粹卷十二　五

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曰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誡右
承事郎三女子長適右從政郎龍游丞吳恢次適右從事郎
元卿右承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
未嘗以辭色借人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不為
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已其
論薦皆一時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有文
集二十卷藏於家其為文一本經術以益於時若未嘗言
精深簡古似其為人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
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淑人劉氏附以左朝散郎
許德之之狀來請銘某嘗謂名節與功利不併衡然常相

為輕重士君子一志於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
後擇哉必有早止素定不與世推移方公在朝廷時縉紳
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迪人主為心嬰逆鱗
批大邪聞者為寒心失色而公諤諤盡言不已不啻如父
子間洎成晚困頓一時輩流越官請而升者踵相躡或以
是尤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之所立豈
偶然者哉某辱公門知公為最詳實諸孤又以禮請敢
不敘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匪有周召興衰所關在昔祖宗啟以
言訂入垂本為事龜鑑厥後群辟因世移安得剛者

文粹卷十二　六

吾其與歸當塗薦公古之遺直德為鳳麟心則金石見義
而作直前雍思觀者為栗未嘗少甲出茲寡諧材不極用
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阽閒關異州不在其位莫如
我憂闔棺海山因窆其域後人懷公視此銘刻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叔勤 葉賦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處閩之泉山真宗時有諱
仲昌負文武材任試賢良方正之俗六科罷舉進士既策
名以小夫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仕至左屯衛將
軍提點荊湖南路刑獄歷知軍郎後三州以歿贈太師福
國公生紳後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為學士知河陽

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宗元祐間守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與潤州丹陽公諱㒞守季升丞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儀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問衣舉子服詩其詠於待漏院宰相吳正肅工文恭見其警敏名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用父任爲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illegible]以益親師友力學問爲詞章當路交薦之後辭[illegible]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與之文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

[illegible] 七

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從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閑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即位[illegible]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服除歸兄入[illegible]州東嶽廟尋除丹陽縣丞會令缺行令事陳力二年[illegible]著徙通判廬州民便安之去郡相與[illegible]公獻薦爲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illegible]部郎中經郊祀恩賜三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illegible]靖康初虜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illegible]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勍政口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邪命降堂劄留之非故事也[illegible]以爲榮數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

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能綁兵省科調民時以安依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增募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數[illegible]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illegible]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溫州亦不拜[illegible]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權尚書[illegible]何得徽疾上章請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illegible]得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illegible]朝議大夫公退然如不勝[illegible]事親居官治之與人交一出於誠[illegible]必先問職當如何

[illegible] 八

見有利害可論必以敎違明[illegible]而卒歸於忠厚若權強去取則忘其身爲之[illegible]神人不能秋毫欺也以此自[illegible]縣歷臺省[illegible]十餘年無一事不可紀者隱然爲國名臣由[illegible]以來公卿之後能守家法者莫公若也[illegible]郎顏謂吏曰某盜二人於情於法皆[illegible]逆謂公曰官吏[illegible]者乎幸吾二人不[illegible]其當坐耳且[illegible]爲回而二入卒不死[illegible]入貢吏並

緣掊取方數百里騷然公為屢反於未至前既去民不知
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飢行賑濟法公曰術虛文忘實惠
可乎乃乞米於有司有司以為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計
夕臨視汲汲然唯恐其不均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
所全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為
多士又三茅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為非視州
縣亡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為縮頸而公處之泰然
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肥俗喜告訐為
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庭
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為也立遣人捕之

則已亡去索於田間得之叩頭首服寘諸法以狗由是其
書遂絕麴院亡麴數萬斤覺麴官與獄官通狎歸罪於持
衡者以為私其贏於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衡若交
私不過銖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
人豈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麴官納席戶金而授
之虛券麴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名部當請于朝歲漕冬
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
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特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
裡杞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閣矣若稍引一
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辭長貳從之士大夫然

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逆
據地求卹甲鐵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為備[illegible]
誅而還權庫授甲公不為動徐禽為首者數人戮之[illegible]
其餘不問為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
記也公雖精於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若干卷
尤長於詩韓駒脊鶻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天資
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敷腴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為貴
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娶曾氏資政殿
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
月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修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孫茂登仕郎公卒之五月孟容奉公葬於鎮江府丹
陽縣長岡之原以曾恭人祔其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
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祚許縣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縣慶既遠乃生
魏公輔佐泰陵功名始終希想風烈聿求其人曰致是侶
為吾近臣侶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歸然老成入侍
禁嚴于禍有光年及黃髮壯非不長無欲劇者人胡嘆嗟
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氣蓋叶占萬古之宅先塋
是嚮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至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材競奕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為縣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于吳氏伯曰愈仲即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官達贈朝散大夫君少有立志屈骨頎秀望之嶷然嘗與兒曹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汙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大學籍籍有聲既擢第調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飢官出粟糶者萬人空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判以命君君布灰於地而疏其行出強者東弱者西以五十人為甲使聽令間相其一日給俟民趨而前左受粟右輸金各以序進不晡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寄江中秋大雨圩且決君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既去父老指防歎曰微吳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為政凡追逮書縣門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晷刻田里閭未嘗識將徵畜大之而也由是訟吏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閉獄圄屢空一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

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柰何民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家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鄂敦下如東遷所至人重足事之威威臨君君不為動然此兩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彙橐廬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虜平戎此鼠輩何為者令行舞之盜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群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也名監建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會虜立張邦昌法當郎草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宰非常者俛曰僕請為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於家今上即位病即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明州州承蹀血餘守將屢易公私掃地萬目睢睢君一調胹細大咸舉於是衛兵留戍者步卒三萬隙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驕卒驕凌轢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擁酤之贏

給其稍廩歲終贍之民不知兵治辦流聞加直秘閣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寔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不以歲月君氣豪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折之然胸次實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上之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饑不食寒不衣病者醫死者葬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前溪集及他文合三十餘卷豪壯而贍蔚俗其爲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兩男四女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弗不受其志非苟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茲乎女曰瑞適左修職郎陸景端曰瑢適左迪功郎元盥曰瑤適右承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端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楮山南筆塔之原以某與君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夜也人視蔭以偷君汲汲也文雄而氣剛見者丑也所臨必思遺老泣也君門洞開叩過而不入也穿蠹廠船尚後人之及也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銘奇古學昌黎張籍體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季有徙居東陽武成者四世而生珹珹生仲思仲思生升升於君爲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說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學會稽與君頡頏下之歸東梅西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之中俗嚚關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示義稱治雖旁邑訟不勝夫者乞從君決之豪劉氏積里中挾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爲請不聽卒以法按豪相州恭會公宗與其祖爲布衣交至京師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挽君置黨中會僕射吳敏書詩薦聞京疑其綱已爲若求其迹且遷官君笑曰此豈道也胡爲及我哉京不悅君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舍人渝盟袖所著書數千言未京師上大夫口相傳以熟除太常博士道阻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於近臣學士詹乂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公彥古皆可用詔用君爲建昌軍君少時能功名既數罷歸意氣頗衰不肯終爲其得建昌初不汲汲當國者對以人先君符其論居不較也至紹興三年冬逮五年矣一旦上高其符起右行君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變君及母妻皆死時人下悲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

也擇書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於是御史
言國家艱難以来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秀之
守臣皆罔於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為陋於州循縣此
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巽懦威權不張兵卒悍
驕遂取亡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不勝其忿至群入市
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守臣之職盡餘吏也乃并
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刑矣願録滂之死以白其冤
乃詔褒君為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
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埴
曰墉曰緇郎埴番卒緇郎亊亂失之墉以紹興五年十月

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
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
然不可回奪以及干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来新昌一相
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相
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余守吳興君以書抵
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矣頃之閩建昌難作余為之瞿然
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里餘問建昌人君遇亂時曲折皆
慟哭失聲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
絕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彊致耶然
則君雖遇奇禍而其亡為不朽矣余方欲會粹其事私識

之而墉来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為之銘銘曰
惟古者之仕兮未其志之必行苟利及於茲世兮顧何為
於久生嗟夫子之榮名兮秉皇輿而遵路歷羊腸而靡辭
兮敢前知於所[illegible]擬余之忠信兮罪肝木之四封將鋤
薙其榛梗兮及終身而[illegible]伏[illegible]民衆君之無聊兮雖飲食而
必祭常蒐究以斷文兮表我侯於世世 從學楚驗

浮溪文粹巻之十二

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於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黄墩徙婺源者以貲雄饒歙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士第起家為秘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為江南聞家皇考諱槩少傅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於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故贈太中大夫君諱愷字

伯疆少奇穎渾厚甫冠為有司所推入太學為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為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起撫州錄事參軍丁大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選為監泰州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知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朞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於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脩以十科薦治財賦為君推挽衆兩浙東路鹽香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行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

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蓋君之官等如此也州平江民以競渡鬪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於連數百人時大暑牢户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反出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為五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迹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衆躬造其廬人為君懼卒擒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部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奸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所怨之會盜侵旁郡樂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為關吏所録守即誣以叛并其父械于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

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虜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既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聞王燮馬俊兵入蜀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乃諭譲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儀焚處州於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一女歸其隣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為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於獄僚屬惝然君笑曰必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予良其夫欲盜吾判耳詰爲皆然君鞠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為神紹興十一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

興縣所居之地春秋七十有二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
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為科舉之文不第時見
秦少游於括蒼少游奇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
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為事循循然有德
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
卒歸於忠厚方太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
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太中
以為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
遣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
以為難先是君恬於進取數免稀遠居閑之日多泊太中

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錐可耕君令兄弟數
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者不堪其憂而君絕其分
少於長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
清談終日出於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
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聞者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
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全宣德郎蔣
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密使李
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光舉右迪功郎鑄錢司催綱
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潭州龍岩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
進士俞允恭光舉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

德興縣龍溪源少傅墓南三里葬雖於君為諸父而少君
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為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而
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祉齊其終
故所居人慕之所蒞民思之無秋毫愧怍於其中蓋古之
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宮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誌銘篇首數句學史記西南夷傳及柳文黃溪山水記

大江之東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學新安為最新安之屬
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溪為最績溪為民以族名者
無慮百餘而學傳子孫胡氏為最胡氏有隱君子曰誠甫

其書滿家仰承俯授皆有師法又其族之尤者也君諱咸
字誠甫曾祖嶠祖筠皆樂里居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為
鉛山尉誨其子必千里求師長子宏登進士科仕至虔州
司法參軍君其次也君少刻意于學自六經司馬遷班固
范曄陳壽史書皆手鈔成誦會熙寧元豐間朝廷以經術
新天下之材學者宗王氏君於諸經自得其指歸而尤邃
于易游太學十餘年挈杖策往還其精如此方是時士集
京師歲以千計君穎然出其間為之領袖一旦如有不樂
者謝病歸召諸子出其書授之不數年其子舜陟舜舉踵
相躡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從典大州隱然為天子名臣

君獲其禄幾二十年自承事郎累官至朝散郎舜陟又以所當得服授君賜緋衣銀魚績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稱章紱而歸者無幾而公又慈祥豈弟有以宜之長老稱爲方舜陟之爲御史也嘗擊大臣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以爲憂及守合肥盜環其城禽制之功州人懷之爲肖像以祠而君不以爲喜也君之得於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八月辛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閔氏封安人前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請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曰舜俞曰舜申皆嶷然有立曰舜舉迪功郎二女子適士人葉文仲鄭邦彥五孫曰偁仔侍俊其一尚幼而仔亦迪功郎諸孫

將以紹興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于湖州安吉縣晉城之原來來銘嗣之廣中某與君世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銘詔後銘曰

君之德純明諒慈鄉而睦戚修身以砥動而有則爲國人之式君之學得之先覺閟晉而見乎不用其璞遺其子孫有連城之珍君之榮世以儒名道傳而志行有子在廷吾亦彰纓黻於期之齡卜山之陽維水泱泱雖非其鄉與其山相望子孫家傍爲萬世之藏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緣以兵部員外郎事昭陵爲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頤登進士科聲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霖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條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陵令人長令人之亡諸幼累累有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爲收育撫摩甚於己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笄者笄交手受姑退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於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洎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教家事勿復關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躳

視具庖下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愉愉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歎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既與於學矣安人問於盥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嶷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禄二十餘年愷於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即致家政于其婦終日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集諸孤洎屬纊無一語亂者享年七

十有四男七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恍當以進士
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慥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
胡閣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杜璟孫五人先舉舜舉待舉
餘尚幼先舉太學內舍生愷慥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
人於宣州涇縣方壺村朝奉公之塋藥朝奉季弟也事安
人為最久乃再拜叙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於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繄族之慶安人方處姆訓
則孚來嬪注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謁婦趍出房
醴醆咸列退脈諸娛誂然執經執成其親有子在庭祿養
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施則孚矣報疑未醻
豈無後人尚對厥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詞于幽窀穸
之始

浮溪文粹卷之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曾祖偕贈大理評事　曾祖妣　蓬萊縣太君某氏
祖潜通直郎　祖妣壽安縣君　某氏
父槃袁州萬載縣主簿贈中大夫　妣令人某氏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居
江淮者故今為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言行
為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丁姓至中奉公始舉
進士公幼莊重方髫稚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學掃一室
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
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大學生
群數千人試于有司優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
獨修飭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遭三
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時年二十有一禮部尚書
黃公履闈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父母於堂人以為
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
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改
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用[illegible]及之遂以通直郎致
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

墓上龎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
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於是落致仕召對力辭
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敗自矜盈成之易自佚
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
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
主一日萬機所持者方寸之地耳一累於物以失其正則
聰明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殽至於紀綱不振矣願陛
下清心省慾以塞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
人不利以爲眛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
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

南西路常平等事消終任田疇之墾赤拓之植瀦防之修
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久有司顧以浮冗侵常平
本錢或取給於民公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
歲旱饑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當責論新賦
凡可以弭災無不爲者手疏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織悉
有法船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痺瘦冒之而前官
吏爲怪怨盡力於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
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爲走馬者恃力挾私以官吏散
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
散軍衣半錢例也况其數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

北與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
恐軍浸驕不可制且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
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
行尤稽官吏乃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撿視蹤跡之患
慮別啓姦倖爲朝廷憂於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
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樁錢而錢
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
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
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霈恩
盡給令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度五

十萬使歲入如數猶闕四十萬斛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
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米以給兵
既不堪其苛而和糴四十萬斛從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
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循虧榷貨務額此豈知社稷
至計哉未報聞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
去歲詔蠲租四十萬斛而戶部責償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
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於廣糴以備非
常隨補隨形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爲羨餘獻之故
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斂於民爲無窮之害緣此
漕計窘乏無名之斂百出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

額運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
鹽還民公之力為多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
于獄株連且千計公曰十年失於共察有司之過也今羅
取無罪之人告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寃濫
如此何以召和氣爭朝廷為罷獄興國民郭友餘習妖术
郡以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遂嘗以此惑民
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船政事陰冀書下
公欲遂成之詢其上方曾良涯首以江西販鹽為言公奏
採荒臣職也推不當闕之所請輒從民力以紓蔵大利故
和氣薰蒸豈殊應恩若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願陛下

守之勿疑上浮然之曰卿試行打名卿矣賜緋衣銀魚以
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擾于民方為利國公奏訓
詞深厚宜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敕歸本路有所見奏
陳公頓首謝因言某當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入之
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忘春天
戒時上大悅即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喋事聽閣白公即
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論不
一概望苟且真背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
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為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
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歲糴耗之數以毋奪

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平物安文務常平封樁
錢以志成二虜使中國窺百姓富朝廷正群臣和以示人
主尊強陰盛之勢及復燕千古時執政近臣方大為矛盾
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意還轉運使入罷公德行文學
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饑疫朝廷責補發
不已又從輸納紬絹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害官田者大
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既更其封樁
鹽可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額賜三品服
以直達有勞進兩官公於漕計能權其贏為轉輸之本故
屢辦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應不及事則

以浮數調民州縣遞增濫取無藝吏緣為姦或州郡以非
所產至浸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為納直通融之
法民歡趨之有出者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為陳或紓
或見其事非一嘗時稱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
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大火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農
末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賑貸且
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為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江淮諸
司使臣附載諸郡命公核之公悉條其狀并所自以聞詔
各驅還所役遣者從公械治於是大失權倖意從兩浙公
間蘇杭何每物必十倍其貴以其一供奉餘悉餙權倖為

已私竊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於
是因辭免歸附力陳今以之殺後以表謝其畧曰雖以天
下奉一人不為過也然則在民為天子顧不重哉詔趣頒
之小人由是得以開公會盜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
之除秘閣修撰以求避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
中遣貴人董[illegible]欲自以為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
官自淮賊滋熾直顧之興公以為將官空闕春有甚於此時
而當路者不警省焉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言詔取會漕
司財用乃上言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除撥賜[illegible]舉宗室等財
用田産添置官兵及起發[illegible]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

權貨務應副三路糴本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
為之計移用常平即千百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
朝廷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
合得和買[illegible]緣鹽償賜之數所免上供錢以示大信於民
諸路當亦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而太祖額歲務增羨
民窮而不聊生可為流涕今於雜本之復須五百萬緡
者趙霆宜御筆令於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殼敢止用漕司
方以綱入不足為憂不知錢何所出迫之不無擾攘之
患今民和買既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戸
以僥免蒙稱以賂移所在有特設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

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於
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戮莫肯為陛下言者尤復使之額
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兼并一曰下
戸均出役錢以絶姦偽三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
非正然與散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
名無藝之斂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
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為先修造雖於體國有不可廢
者此類以此國窮市愚不可不察其次如入臣賜第賜帶
子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為泛濫佐命如趙普不聞官為造
第也定策如韓琦不聞彫墻峻宇僭擬宮省也今乃人得

居而有之亦何掠民膏髓為斷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繙
節用之說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
成法章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占留直
達綱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
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用而
入諸臣之私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顧不休息之期以厚天
下書奏[illegible]慎恐未發聞御筆以直達從限令漕臣較州
郡[illegible]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詞
激切[illegible]安言不循分義之
[illegible]方英州而後論前奏常平事責授濠州團練

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為孝子矣既罷臨江時少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大暑往返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承親為樂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承之日躬僕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今人疾病一夕鬚髮為變㧞侍彌月癯瘠骨立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或絕復蘇方哀毁甚而奉飲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苫不盥不櫛不易衣不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

疾執父喪亦如之終其身孺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春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一有不及為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為文頌歎之未光復以已得之服為祖宗於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知公名矣公居州縣久一旦為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大夫想聞其風及對言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於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所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好為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不度可否以身

任之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為股肓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獎養於聞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椎倖日以讒公雖卒坐言罷死而天下共守推為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為貫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閒十有六年專意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為議論辨博閎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大觀政和則言雜本和買泰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於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和深以中國屈於夷狄為大恥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贍為刑之

其說以為二邊之患近而且遠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為犄角而國家歲費元元豐之失以兵為謀非也夫雖大舟者必屢折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莫不爾政當徐以術制之不當急與之校乃陳攻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為持右臂援危將為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臧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亦不棄熙河王贍取青唐我如公言元符閒夏人窮蹙屢冊請平公以為自祖宗以來每虜犯塞為害益深所償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報必復為害不若俟其使使軌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妻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

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橋以進一夕可至所謂迎面不
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方未嘗不
言至論嘗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之虜自陳兼向無事攻打
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愬得元濟之奇不當如
樊噲行匈奴之誕人皆偉之公於吏治不為文具凡勞險
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汲於
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
朝廷必從已其馭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實不以愛憎故
自為州縣吏至為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服之於施財樂
善如嗜慾然至寵利則低回畏避甚於挽弃居太學時寄

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貧者所至主客隨滿親友游士館
于公家者常數十人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
南縣江西以出者多賴公以生大臣某諫以忠斥者事敗
于里追贐之遷視其奉養隨其死之日餘銅唯壺書數簏
而已聞人小善必演而成之雖睚平生亦奉拳慰薦或斥
非其罪者雖自敵已上非職所及亦冒為之言然平生未
嘗以私干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之僚
有攘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
及坐催賦例鐫官則乞併降已官以除其負得去田又損
已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及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高

其節始以服推其相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
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胸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
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於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
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於親疏長幼小大厚薄
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
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
十日卒子四人燾大學博士熹將仕郎煇煥未官女七人
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大學博士李當國大府寺
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渭寶應縣丞虞詹一人尚幼至老
未嘗一日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曆數無

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
平淡簡古倡其為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
稱而其弟相樸遂以文學號甚省聯侍從為名臣其于纂
亦以任于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
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
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
以取利毋因職事所及災異所諭於愛君恤民之際諄諄
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為度者吾從
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為可屬大事雖
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知揉鄒浩之類

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讒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古謂公步履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救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爲得聖人用心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恩郷陽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晞時事數千言須上悟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韻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倫夫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人于某里某原學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浮溪文粹卷之十五

詩

桃源行

祖龍門外神傳壁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羡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鬨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却愧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可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沉沉者門外無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節歸高臥綠陰啼鳥下冥冥一徑傍花入忽有青池照深夏魚吹落日知鏡淨荷交微風看珠瀉夫君少有湖海氣欲知馬飾與地蹊故將能事驚世人坐向雲端看萬瓦移培幽桂出窗穴時放青山來竹歸人言此興極不淺天遣公能那肯赦要須便作輞川圖他日思歸聊對畫

同張呂時宿高明寺

兩臥不知覺悠悠寒日初俄伊夜來雨冷聲到吾廬故人挽我出忽往天際青冥散日作青山轉籃輿

相逢竹間寺共擷園中蔬殘僧誰在亡奄忽十載餘茗采
話唏昔新晴報鐘魚東當亦已鳴百草皆穎鋪奈何與之
子鬚髮日夜殊春此不能發衰衣史踟蹰明朝各回首世
事將焉如

次高郵軍

小雨靜林麓鵓鴣相應鳴移舟漾清深畔晚荷氣生晦鳥
盡雙去潛魚時一驚孤篷若船入聊淛炊烟橫艇子城迥
我携魚鷹南索月出殊木高殊林隱微明依從命箇收斗
抑天邊城

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森木杪顛風飛大屋瓦霜寒水稻芒芽滿
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值雨舟值風明恐日日煩天公不如
歸臥閉空床世事不掃春□別君兩年重此別喜君胄
次滿水雲擬將身作貫朝留無奈事如空高城挽我不回
君怒嗔交情乜況博清新相隨百里遲相見只有西山似
故人

遊地函亭野步

今日喜無雨天空出遊吟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濟涉路
轉蘿落入家在桑陰平疇漲清波朧麥如人深耕吹戲兒
孫新蒲映浮沉我生本樵漁對此識初心風物豈不好念

來自難任胡塵暗中原四海如驚禽黃屋狩萬里兩宮隔
辰參龍移螻蟻窺月晦螗蜍侵宇宙有傾覆茲游豈嘔歎
鋪憂賴濁醪太息誰能斟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掩候虫秋為韻
賦五首

幽人獨夜時潮落西川根渡口櫓聲急一江煙雨昏城頭
短長更不寐聽譙門趺生數千息焚香待朝暾

右一

暑退潦亦收瀟湘淨如染時觀自躍魚銜破青斑爽纖纖
初弦月不受薄雲掩近材應漸寒已有鴉數點

右二

人生幾聰明日夜隙駒驟纔經花信風又過麥秋候吾已
金石堅與世相邂逅明為閒鐘鳴更歷晤傍娛

右三

家山在何許渺渺彭蠡東人來數月程衣敝補箇中只有
青豆花侶堅釵頭虫兒飢女况歲晚書未通

右四

天上閶闔者一日如三秋孤臣昔放逐七見大星周早游
高門地姓名記前旒如何天難星不照湘南州

右五

次韻向君受感秋

且欲相隨苜蓿盤不須多問沐猴冠菊花有意浮杯酒桐葉無聲下井欄千里江山漁笛晩十年燈火客氈寒男兒豈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寬

向侯狂多意千里肯為俗彈頭上冠何時盛之青瑣闥妙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楓葉寒向來叔度儻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寬

晩發吳城山

風埽陽侯雪陣平雨催摩詰畫圖成氣吞浦溆重林盡秋著江湖去鳥明摩祿故人無一字長年三老作餘生命負

滿意閒懷抱到眼廬山不世情

過臨平

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天闊鳥飛下山寒人獨歸晩來何似雨春水半巖扉

右一

睡起涼生岸鉤簾坐小窗夢風簷起花梅雨不鳴江往事心長折歸舟影自雙休然涌槭地人老故先降

右二

書寧川驛壁

過眼空花一餉休尘狂猶擇仿名州縱遣流人唯譬手却

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耀稜有時雲嶠聽鈞軿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

宿鄭侯鎮

當時踏月此長亭髮侶河堤柳色青今日重來堤樹老一簪華髮戴寒星

微涼初破候蟲秋露草螢光已不流搔首與誰論往事星河無語下城頭

龜山上方

度險逢幽處憑誰寫壯懷捏雲樓絕壁孤塔表長淮地本吳楓接山今禹續皆湖奮從殷寺竹影自翻堦木杪朱欄

出城物雪浪埋乾坤迷狂渚霧雨泄陰崖丹葉經寒在蒼洲向晩佳魚龍宵聽唄猿鳥晝窺齋月滿蟾珠實霜清磬石諧僧孟妝柏子熱徑埽松釵左宦中無鴈南烹莽有鮭風煙欺短髮雲水信殘骸竟作何鄉老虛慚素尚乖江湖今在眼歸合辦青鞋

醉別季高侍郎

疇昔追隨翰墨場功名今日愧劉郎英姿合上凌煙閣巧謝曾遭偃月堂雙槳又乘清夜去一樽聊發少年狂歸來却共燈花語騎省看成滿鏡霜

漫興

晨起倚然曳杖行一簾疎雨作秋清老來歲月能多少看得栽花結子成

燕子年年入戶飛向人無是亦無非來春强健還相見送汝將雛又一歸

北窓

睡起無一事怡然聆庭柯綠陰微缺處景得南飔多

己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汾水遊仍遠瑤池宴未歸航遷新廟主矢及近臣衣胡馬窺天塹邉烽漸日熾百年環海地回首復成非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爲天池一一毋將九龍旁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蛾以駁雜珍妙極倕之工請言照遠近十里秋毫空豈不峯嶺滓所貴所濯遊罔誰爲此谿太古非人功客聞重歎息意欲窺靈蹤高臺不辭倚恐客難稱容繩窮匣半啓四室未悲風日車當晝留羞澁如碩銅森然髮上指凜若睎霜鋒我還撫客手此豈世寶同揮淚兩無言掩鏡緘竿橐中

蔡天任韻

修廊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春草長呼兒更捲簾數尺要放晚晴升屋梁

詞、

點絳唇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啣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　好箇霜天閒却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

二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合湖上山橫翠　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箇人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飲盡四山青柳稍風急暗流螢隨波去點點亂寒星　別語記丁寧如今能間闊長亭夜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

浮溪文粹卷十五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贈端明殿學士汪公墓誌銘

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孫覿撰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嘯亾命相聚為寇於是環四海為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鉞出入兵間禁暴除殘拯溺吊凶於戎馬蹀血之餘以康中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

在位褒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無幾何權臣摘掌除不附己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篙棹登西山循鈷鉧潭入愚溪泝湘流沉文以吊古人而自肆於山水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沒諸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為深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祿卿祖宗穎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少

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與之亞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之一坐嘆驚調婺州觀察推官就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憂除授從事郎荊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和進者事者集録為一大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行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而稱之除九域圖志

所編修官改宣教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符寶郎是歲政和四年也故相王黼頃與公為太學同舍不相中凡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凡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米悔朝命郎公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氏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藏室祕府外夷異域荒怪之序錄雜不記所見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劄而録於人非能事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

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串經傳該洽衆體蓋數十萬言自
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
所屈一日俯見公詩於僧壁書曰此我輩人也卒二洪詣
舍上謁既去公曰驕人蓬蒿豫章句以自鳴其不平耳
爲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翰詩石室
紬書典冊施之朝廷衆歎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
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
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爲尚書屯田員外郎遷吏部
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嗣位轉朝請郎召爲中書舍
人賜三品服大駕狩維揚詔中書後省試潭州進士何烈

烈對稱臣臺諫論列非所宜言罷公為集英殿修撰提舉
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
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
之體久之高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
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館貴麻倡六經十字以賜搢紳
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慨思過凡
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常論諸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
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陛下所以
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
倖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祿大夫者甚衆方論方就鵠

褫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盡依祖宗法至中大
夫而止論繳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
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曆司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史必
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
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
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綦崈禮除龍圖
閣直學士知湖州領日曆如故蒐獵闕文參稽衆論遠至
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
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詮次纔十二三移知
撫州歲餘罷為從臣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沖

建言日曆者國之大典比詔汪藻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
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閒
可降詔令依舊纂集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於
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
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香藥進官二等加中大夫
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
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唐皇
帝帝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用先饗廟庭延遠異代之忠以
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
不能百里宜蒙褒典以獎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

烈詔下公大治祠學旨勝揭之郡有籍錄朱勔富户數十
種冊涞之凡司鎭寮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輩曾
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悅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
築公嘗為文記鎭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
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諸生令
拜賜矣又序公帑之贏續之落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太中
大夫十一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鬼選禁軍之伉健者移
州共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
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亦乃移知宣州閱月
改鎭江府鎭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

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有數萬盡扃鑰而去軍食
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鑰給之遣書使
者曰官軍張頤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群然鋭餓無
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
辭會言者譏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十八年
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
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五百户實封一百户沒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
士官其二子又一年徽宗實錄成宰輔奏言用公所著
為多詔贈端明殿學士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時聲名至

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倖為然然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
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
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璫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
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卧內公罷符寶司
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俟
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公可不往
何故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為伍邪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
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鐫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
問居歲餘户部被旨降本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
相當如數而辦例進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

貸今豈可復受賞邪三辭卒不拜海舶至泉闍婆國王附
送龍腦數百兩為公壽公却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致
方物修故事不可却也公飭送公帑一銖不取公於辭受
類如此亦以故遂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雅
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為黼黨然
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雖然朝慍暮喜乍賢乍
任初若一閱然曾未轉盼如潦水之歸壑而為文大冊數
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國書之府聖王親覽追錄故佚
後還舊物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
行於世裔夷誅夏錄二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

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氷用筆意元配淑人趙氏
令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於常州宜興縣陽羨鄉二十
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
七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
縣丞主管學事曰恰右承事郎曰憺曰懍曰愭並右承務
郎曰愇未仕女適右迪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
舉巖舉𡇻舉賢舉女適左奉議郎嚴康朝進士孫廷實莊
霆莊霈餘尚幼新安汪氏之從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
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公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興
田問悉推予其兄以郊祀之恩任兄之子悅命未下而公
與元豐己未少傅公為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年公
刺泉入境恍然想象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生於鎮
江後達鎮江節築之第於舊居公始生之處山川之靈
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賢俊彌物如欣之春治具炳然監于
二代儒先茂蔚光明碩大傑出公倚配先民學窺聖域
文蹈皇墳若肯肄書蜂蜩班笄縱經如米堂五十年代言
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詩禁剖符出使入侍
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州之民途詠
而思誰私黨雠乃譏乃逐投荒荒裔一斥不復斗野之南

光氣屈天理歲不沒至寶在隱擭擭萬生趨死一軌百鍊
之英冇化無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
銘公于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萬世準

宋史文苑傳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
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
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
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
尋除九域圖志所編脩官再遷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藻
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
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
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
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為集英殿脩撰提舉
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
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
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屬時多事詔
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寖成外重之勢且陳所
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貴緣
權倖以事閹官與閫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
下直祕閣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近稍鑄槭而遷延四字

又當概復盡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
學士知湖州以類在紹興志唐室嘗守是邦乞奉章之詔
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稱前議論之辭則
有時政記錄注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
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六㑹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
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
以來詔旨為日曆之條制可史館既開修撰蔡崇禮言不
必別設史局乃以郡人類能救舜翔忠其教雜中食遂更秩
侍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乎祠六年修撰范沖
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脩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

就閒復辛前書詔赴史館修撰蔡錢聨為屬編類八年上
所脩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
藻再進言其屬能之類盡處義咸世欲有是藻升龍圖閣
學士遷使賜金帶知徽州途水復宣州言者論其嘗為
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不有二十四年辛秦檜
死復職官二子二千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射湯思退
言藻嘗纂集詔旨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藻有力於斯
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流既三十年無居處以……
書老不稱卷……林秋方代傳及几……
遂所為制……人多……

附雜郡州遺文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程邁字進道黟縣人程忠壯公靈洗之後登第為仁和尉
以捕盜改秩知西安縣政讓明竟逮者持仗而譁官兵不
能禁守以語邁邁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即散與俱來衆
驚曰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皆諸郡水旱積大郡因
移文督稅之倚閣逃絕者邁曰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大
世守不能歷由是他邑畸零逃絕者皆免考試處州回時
有大辟七事閱按釋其三無異議調知興國縣宰相劉正
夫押勅見其名與語曰往在太學見君今為縣有美政

為之徽宗嘉其對除提舉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者
過里里人榮之民有訟田沓二十年不決邁閱其牘問訟
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偽兩券乃慶曆三年時方年
七歲安得妻財置産訟者歎以為神曰旱二十年遏之可
以無訟戒日蕃流氏凌共州東湖水患為息後入為戶部
侍郎除提舉措置河北路糴便以辦聞命再任繼除直秘
閣中使李彥衡盲立論閔諸邁西城所田須農具邁遂職
農具一申彥大笑尋轉職任太上即位南京召除左司員
外郎提點大府卿提舉郊祀事務者什六七因編進命付史
館會建州賊葉濃擾城邑以邁為福建運使直龍圖閣

接舊給州縣鹽沆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兵至白沙聞有
偷去建州劇賊范汝為陷寧德福州縣制李擇為所敗遂遣約
降有日會謝嚮等奏使来分兵遣人誅賊欲自以為功於是
復叛而所在盜起忽入青田郡邑皆滿區遍且招且
捕所向悉平惟范汝為未平遣新招降張毅使守古田責
以立功又謹守關隘措置使兵入屯三田范為由是
不敢窺興化漳泉寓各州府事平企宗謝嚮等終不能平盜
密請王師航海下至福州應一戰滅賊章十上不
報乃奏謝嚮連賊為之打寇且賊不可赦上寤悟命大臣
由海道賊不虞王師至不一日平費不及民及請録死士

文粹附錄　十二

後給奪從無歸者粟及田廬摘露齒選循吏撫養留廟衆
冊米五萬以寬民賦且乞量留大軍得三千人後於淮又
汀漳有寇竊以廣南地二年召進徽猷閣待制知溫州興
平陽更四十人他縣擇以次遣去上謂宰相曰程邁溫州
之政光絕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後知信州會議復發
運司以漕充使邁以為祖宗時發運司事權甚重今僅
號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任大重權大輕給糴錢二百萬
欲一年有成效二年有蓄積則利源太狹責效太速又今
二百萬不能當昔時百萬所糴固未廣而倉舡稍腳之費
皆未知所出若責之州縣深懼擾民且漕不審則行不速責

太速則智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諭之且令增給糴
本陛辭又奏曰昔唐劉晏領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始
分為三然三司使居內而發運使居外猶相為表裏今天
下財益分租庸專於轉運常平專於提舉贍軍則有茶鹽司
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戶稅既總之發運獨
存其名耳況今中外責此司甚重而視此司甚輕願詔使
明知興復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時則豈不敢辭上曰已詔
三省除糴雜學士以增重使權命後有疏奏而止乃置司
平江府以秋成和糴久因其郡縣為償稍增之糴四十餘
萬而所費糴本先年建臣屢以為言上釋之尋擢知府

文粹附錄　十一

事又言今糴本尚二百餘萬緡可糴五六十萬石而一司
官吏與將來漕運所費比民間價又增十四五則雖貝然
無補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除知鎮江兼沿江安撫使專
後興為一新官府陶瓦貸民因興修學校郡縣誠飢多益
上憂之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筠州奏罷舟中征算增木價
以招商賈不踰月米大至又奏條寬恤三十餘事揭於州
門民以寧息徙溫州至適火後為營房舍千區開河渠立
望樓結火保更為新學多士起勸詔書褒諭轉左中奉大
夫進顯謨閣直學士再知福州州有舊招安賊首某等二
百餘人以使臣廩給之郡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盡

還歸稚客院聽差使秀羅本祠紹興十五年正月卒年七
十八有浸浪編五卷奏議表啓三十卷辞二百餘篇孫叔
達令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羅願傳

司業胡仲傳

明司業仲字彥時幼穎悟七歲父課二兄偉似為步蝶詩仲亦隨作末云誰能分覺夢真妄兩悠悠年十四隨兄游學杭州月試輒先出入數為之首教官令徒接察之問所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時為守達驗焉名與語甚見歎異在太學學中為之語曰江南二寶胡仲汪藻登第試學官為教授部使者合薦崇寧初召為太學正累遷著作佐郎

與修神宗日曆及禮書除右正言以親改符寶郎遷辟廱司業嘗生論已而知無為軍時果縣稽民有訴令者率斂錢百千積歲書判縣中仲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其情與簿書具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懇謝令政仁恕民繪像事之從弟保字彥和登第後嘗知樂青州廉訪使令買甘穀甚廣故直六百保不從以事見按繼知黃岡縣亦以病自免後累調官不赴居數十年性好書晚苦目病猶使子孫誦而聽之預自為墓誌將終與醫叙訣醫出及門而卒

羅願傳

浮溪文粹附錄

右浮溪文粹十五卷首載勅制表奏次及記序碑傳詩跋等類凡八十五篇宋顯謨閣學士汪藻彥章所作彥章婺源人卜居陽羨仍以故居浮溪為號平主著述甚富尤長於四六行于世者有浮溪集六十卷詩文計千餘首又有三朝日曆青唐錄裔夷謀夏錄金人背盟錄古今雅俗字若干卷洪武初同郡趙子常跋羅鄂州小集固已嘆惜浮溪之文再更變故失傳者多況

今去之百四十餘年宜易致哉文粹疑子常所未見不知詮擇者氏名批點亦甚精當蓋就其全集諸體中觀之可謂粹也已弘治甲子春予過南京會吳寧菴翰學于玉亭館餘道及浮溪遺墓在其鄉出是編寫本見眡曰久欲板行之未有託也予諾之携歸郡中政餘稍自校勘踰月間有疑誤處不欲輒改俟得善本是正之爰命舒城諸生陳九德繕寫適撿書庫有餘梓國

刻焉再閱月而工始竟惟宋南渡多難之秋浮溪初拜掖垣掌內制大典冊多出其手當時德音所被讀者悽憤興感以比陸敬輿信乎中興之功非特將士宣力詔令亦有助焉後坐言者指為京黨一斥不復用大肆力於文翰一世推重以繼𨚗儀曹傳宋史者列之文苑續言行錄者列之名臣由是而觀浮溪不但為一時詞臣冠冕抑亦名臣儔匹哉孫仲益黃東發吳草廬陳定宇諸君評品其文或謂四六格律精嚴一字不苟錯或謂深淳雅健追配古作常楊燕許諸人莫及或謂明徹高爽歐蘇之後邈然寡儔或謂製作得體不但言語之工予讀之信然史稱南渡文氣不及東都如浮溪之文可以此槩論哉然所選僅止於是每體不數篇較諸全集猶不及十之一又有取其以啓賀李右丞伯紀事詞俱妙賀張韓岳三帥加樞密使副戰𥁞

貂蟬一聯人亟稱之乃不以入選何居於此可以見立言之難而選之者亦豈易乎哉昔韓吏部譏荀與揚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及自援引大學止於正心誠意而無曰格物致知云者伊洛大儒謂西銘甚得此意須得子厚筆力及其門者半年後方得西銘看嗚呼傳道如程子猶有筆力不逮之嘆博學如荀揚韓三氏不免於擇不精之病況其下者乎今之僻邑窮廬之士於所欲見之書蓋有皓首不能得者何可以歲月計是則古人之文未必皆可錄雖有具眼者不能擇天下之書未必皆可觀雖有好之而有力者不能致不但著作者之艱難也原本附錄傳益所撰浮溪墓銘鄂州所撰陶令祠堂記并程閎學邁胡司業伸二傳鄂州於浮溪為鄉晚進意者文粹乃所編定子孫誤以其手藁續抄于卷末耶祠記已載小集中茲不重錄二傳則本集

所遺存之以俟好事者增入按伸在太學與浮溪齊名時人語曰江南二寶胡伸汪藻邁亦與浮溪同朝高廟深器之書御屏曰文章汪藻政事程邁其並為當時所重若此當聯書之而以浮溪本傳附刻銘文後補其未備亦惡在其不可也予不文豈敢贅疣附贅姑識校行之由以慶是編中絕而復傳以愜世之欲見而未得者自寧菴始云或曰在昔孔門曰文學曰文行以

文與學行並言蘇長公亦有呂其詩不如呂其氣呂其志之說所謂文者因係乎志之發氣之充而亦曷嘗不自學行中來耶浮溪與吳知錄書所重在文而排伊洛之學誌汪伯彥蔡謂輩興南渡然不同之而許以中興之功可謂予奪失當其賀中丞啓有云厚德鎮浮英材經遠老成尚有於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及草落職行詞用驩兜少正卯為比繼稱於執政之初痛詆

於嚴譴之日何若是背馳哉噫予固謂就其全集諸體中觀之是編可謂粹也已此名集者之微意若夫氣節行實與其志之所存學之所到則未暇竟其說而亦非末學所敢輕議也況有東發之定論具載於日抄者可參考也哉後二年歲在丙寅重五日是為

正德紀元丙充馬金汝礪文書于廬江郡廨

苕溪集五十五卷目録三卷

（宋）劉一止撰

清鈔本

苕溪集五十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劉一止撰。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初召試，除秘書省校書郎，歷給事中，以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一止居瑣闥僅百餘日，忤秦檜罷去，閒居十餘年。後檜死，復召，仍力辭不起。年八十二乃終。蓋亦守正不阿之士。其沒也，韓元吉爲作行狀，稱其文章推本經術，出入韓、柳，不受世俗纖巧刻琢。雖演迤宏博，而關鍵嚴備。其爲詩寓意高遠，自成一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是其著作亦盛爲當代所推矣。行狀及宋史本傳皆稱非有齋類藁五十卷。書錄解題亦同。此本前有曝書亭印記，蓋朱彝尊家舊鈔，題曰苕溪集，不知何人所改。又詩文共五十三卷，末附行狀一卷，詩詞一卷，凡五十五卷，卷數亦非其舊。或後人掇拾遺篇，增附其後，因而更名歟。

苕溪集目録上

第一卷

古賦

秋郊賦

三友齋賦

第二卷

古詩

小齋即事二首

道中雜興五首

識舟亭一首

過新開湖呈無言兄御史

腰鎌一首

無言兄以銀壺作粥糜頗極其妙舟居夜

飢頃刻可辦戲作此詩

盧駿元憲使寄示會稽競秀閣識舟亭為

各賦一首

天長道中作飢來驅我去二首寄呈劉盧

二御史

拱州道中二首

家姪季高作詩止酒戲賦二首

方時敏寄和詩復用韻報之并簡季高姪

理前止酒之語季高嘗夢蕭相國戒

勿飲酒

次韻趙端直貽何子楚卜居山間二絶

次韻子楚秀才

贈道人王生一首

家弟元成叅部來別作詩贈行

次韻奇酬無言兄領政二首

與季高姪夜語用毛内相韻

贈別歸安周縣丞二首

宿溪口一首

賦建安林尚能家追遠堂一首

第三卷

古詩

宋景文公之孫景雲得玉龜印有忠孝侯

印四字示詩次其韻

舍弟出家一首

和繼嶅二子寒食少天色五字

太守生辰以受天百禄為韻四首

又以永錫難老為韻四首

夜起觀雪一首
侍潮浙江口寄左與言葉元亮兼簡吳似之一首
送接伴張吏部還朝一首
夜雪一首
憶山中一首示巒黟二子用前韻
次韻方允迪九日登高一首
水車一首
和雲門行持長老十二辰歌
從謝仲謙乞猫一首
次韻曾宏父見貽一首
二禽言
和胡浚明村中好客稀五字併作一首
送吳興太守盧給事赴兵部侍郎居以邦家之光為韻四首
張倅生辰作賀龜相鶴二詩為壽
曾宏父将游吳興示所和葉相八首次其韻

第四卷
古詩

南山有蹲鴟一首
聞杭州亂二首
傳右司見和雪句且有兩宮北狩之感
復用韻二首
次韻方允迪步月感懷一首
方允迪以羊膏瀹茗飲呂景實有詩嘆賞輒次元韻一首
将如京師和方時敏十二辰歌一首
五十少公卿贈何子楚居士
水村二首
借居鸛鶴山中呈方允迪昆仲
山居作拆字詩寄江子我郎中
次韻鄭維心貽盧叔才一首
次韻維心謝沈尚書惠筆一首
謝吳興太守李端明致酒一首
月出一首
剡溪道上一首
觀大龍湫一首
次韻建安劉彦冲寄茶一首
賦程伯禹談吾亭一首

獨居會稽官舍送僧遊苕溪一首
酬王元渤方智善求余作墨竹一首
題等侯軒一首
訪石林葉觀文二首
次韻倪文舉爲國器扁舟見過溪上之作一首
我上人名所乘舟曰釣月屢求詩爲賦二首
雙頭黄芍藥二首
苕溪左顧亭二首

第五卷

律詩七言

次韻虞仲容詠雪一首
宿揚子江口一首
次韻朱實老月夜相訪一首
次韻家希仲侍郎見貽一首
賦足齋一首
摘星嶺一首
次韻鄭維心詠梅一首
次韻林少瞻游禹廟一首

元日得雪二日立春
王元渤舍人有詩見貽次韻奉酬
次韻王元渤見過奕棋小飲
方欲約爲溪上之游忽辱佳篇復次元韻
次韻周秀實嘉仲叔姪貽元渤二首
次韻鄭維心見貽一首
鄭維心作詩見貽次韻一首
次韻萬廷老見貽一首
次韻王柱史題容印師寮一首
留題呂[illegible]義知洽小園一首
登學宮墻城眺望寄曹宏父
同諸曹泛舟城南曹守餉酒示詩次其韻
題章右樞砥齋一首
題道場山一首
莫師文以訪弟調官巴川用周子醇韻贈行
次韻邵子非見貽一首
從子非登月波樓戲用前韻
寄燕山師慕家姪季高一首
禹廟一首

謝會稽守翟内相臨學行鄉飲酒之禮
次韻方允迪秘監會稽相遇懷吳興舊游
二首
携家從允迪借居鸕鷀源上沈必先侍御
有詩寵其行次韻併呈二公
再用韻呈允迪秘監江子我郎中
次韻沈侍御和鄭維心憶梅并寄維心
再用韻寄沈次律學士
次韻維心賦次律見一亭二首
次韻維心赴次律賞芍藥一首
次韻維心貽葛魯卿侍制茶花栽一首
盧叔才相過夜話戲成一首
寄雲門長老持公一首
次韻宋希仲貽故人虞仲容一首
送希仲出守三衢一首
次韻寄懷王元渤舍人一首
林懿成檢正見貽次韻謝之林乃同年
將如會稽用允迪韻留别子我諸公一首
送方務德提幹赴官浙西一首
次韻沈必先尚書見别一首
次韻傅子駿右司見别一首
次韻無言兄卜築二首
張仲宗判監别近三十年經由餘不訪余
有詩次其韻
次韻沈次律家並蒂芍藥一首
次韻牧庵禪師持公見貽一首
次韻鄭萬功見貽一首
次韻徐季山學正釋奠先聖之作
次韻吳興守到官見貽一首
次韻吳興守雨中即事一首
次韻春日書懷二首
次韻吳興紀事一首
次韻九日四首
次韻雪中聽琵琶一首
題毗山吳約仲曠遠亭一首

第六卷

律詩五言

冬至汴下早行有感一首
和族兄無言題能仁寺當雲軒一首
次韻袁審淵道舊思歸四首

次韻江子我雪句一首
梅山一首
送太學舊同舍及弟歸鄉一首
次韻子我得倅二首
冥〻寒食雨
風氣東南異
綠暗山前路
即事一首
覽鏡一首
居士寮一首
次韻朱賓老過我對月小酌一首
遣興一首
次韻吳興守春日書懷一首
送徐叔鎮知縣罷官赴調一首
送鄔德章教授之官合肥二首
送韻賓老過會稽訪余同游禹廟龍瑞宮、曉歸二首
曾宏父將赴官都城示詩次韻自述并贈其行
次韻江子我節中社飲一首

第七卷

絕句

次韻子我秋分一首
宿長城西溪題僧舍一首
長興大雄寺乃陳武皇故第庭有老檜偃蓋中空乃當時所植戲題絕句
臘日
許師正秀才游燕中得膏面碧雲油見示因作二絕句
再用韻呈師正
罷官歸次鄉境一首
泝岸
登會稽飛來峯塔院
官舍
次韻蘊上人惜菊
次韻陶氏妹二首
和方允迪祕監會稽僧舍會遇
次韻向禹功見示二絕句
次韻江子我除日立春七絕句
過明教通講師鐵磬堂二首

送翟伯壽擕宜侍親下居四明
望海
題傅右司九里先塋
題葉元量吏部所居僧舍
龜溪夜聞歌劉夢得竹枝辭
聞親征
賊臣劉豫挾虜騎犯兩淮　天子親揔六
師出征賊騎摧衂宵遁鑾車既還効
杜拾遺作歡喜口號十二首
次韻徐立之朝議除夜無酒二首
次韻傅舍人詠褚邦直葫蘆
次韻山僧善彬寄梅花
次韻江西李相君七詠
甕蓮閣
夢室
橘亭
竹亭
蘭室
花塢
蓉塘
戲題法真師見南山齋一首
題敏上人隱齋二首
訪梅
訪石林二首
過梅溪省妻父戚翊善墳感歎二首
和故人二首丁卯年九月二十一日夢中
得之
題丁氏堂六言四首
題徐次游通判小隱堂二首
金陵
入靈隱寺
登看經樓示同游
宜興道中
寄題葉叔明盛國熙春堂四首
送吴興太守行十首
太蘭齋即事二首
寄題李德脩通判宣城隱舍二首
和何山揔老一拳軒二首
題揚吉老知軍玉輝亭二首
送報寧墨老二絶句

第八卷
挽詩
哭吳亦虛
吳彥和朝散
吳公立丞事
徐仲常朝奉
魯居士
悼忠顯劉公
參政大資張公
方祕監允迪
方司業
莫奉議
梅子漸朝議
叔父朝請
詹閣學持國
賈居仁侍郎
少保左丞葉公
李方叔侍郎
周元舉侍郎
葛魯卿待制
鄭維心
恭人黃氏
安人陳氏
孺人張氏
夫人趙氏
沈夫人
俞居易閣學
第九卷
策
策問
試館職策
第十卷
講義
平江試院策問
臨安類試所策問
下武
立政
說命下
第十一卷
狀
劄子
與越帥議討杭賊狀

論僥倖之門不塞
論增立嶽祠之弊
論移易縣令
論財用
論私販茶鹽
上殿劄子二

第十二卷

劄子

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
論人主不憚改為
論人主力行果斷
論尚書六曹及百司法令之弊
論令監司守臣各舉所知
論選擇州縣之吏
乞令縣丞兼治獄事
論重監司之選
論斷罪囚
乞令侍從臺諫舉縣令
上殿劄子
論禁戢私酒

第十三卷

奏狀

乞宮祠狀
辭免除起居郎狀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辭免中書舍人狀
辭免第二狀
辭免兼侍講狀
辭免給事中狀
辭免秘書少監狀
辭免脩史狀
辭免除敷文閣待制狀
辭免召赴　行在狀
再辭免狀
辭免除敷文閣直學士恩命不允批荅

第十四卷

奏狀

舉陳之淵自代狀
舉呂廣問徐康狀
應詔條具利害狀

第十五卷
轉對奏狀
故事
第十六卷
書
見經制使書
上執政書
寄提刑盧察院書
見諫垣書
見國信侍郎書
第十七卷
上越帥書
寄中丞書
表
謝主管台州崇道觀表
謝除直顯謨閣表
謝提點浙東刑獄到任表
謝除中書舍人表
謝除給事中表
謝被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第十八卷
表
謝叙復祕閣修撰表
謝再任宮祠表
又謝再任宮祠表
謝落職依舊宮祠表
謝再任宮祠表
謝復祕閣脩撰致仕表
謝除敷文閣待制表
謝除敷文閣直學士表
謝賜敕書表
道君皇帝升遐寧德皇后上僊慰表
賀皇太后還闕表
車駕巡幸浙右起居表
車駕駐驆建康起居表
車駕駐驆平江起居表
車駕巡幸越州遠迎奏表
車駕駐驆冬至日德音表
行在起居表
百官謝賜春衣表

謝賜曆日表

第十九卷

表

代賀元會表

代賀新獲四軍大王表

代賀正表

代賀籍田表

代賀道君皇帝表

代賀淵聖皇帝登極表

代謝皇子封昭慶軍節度使勅牓本州軍民表

代謝除判宗表

代謝回授封贈先祖表

代謝轉官表

代謝除禮部尚書表

代辭免除叅政表

代宰執以久旱待罪表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第二十卷

啓

謝人薦自代啓

薦湖州太守葛司成啓

謝鄉人王提刑薦舉啓

謝翟內翰薦舉啓

謝館職啓

除直顯謨閣謝宰執啓

提點浙東刑獄謝啓

責授宮祠謝啓

再任宮祠謝啓

致仕除敷文閣待制謝啓

皇太后慶壽八十詔長吏致禮加賜年酒粟帛謝啓

苕溪集目錄上

苕溪集目録中

第二十一卷

啓

答張狀元啓

答特奏名狀元啟

上時相問候啟

賀樞密使啟

賀翰林丞旨啟

賀樞密再入啓

答交代謝少卿啟

賀湖州太守啓

代答明州太守啓

代賀秀州通判啓

代賀市舶提舉啟

賀冬啓

賀正啟

第二十二卷

記

縱雲臺記

湖州德清縣城山妙香禪院記

第二十三卷

記 戒諭 詔

吴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湖州報恩光孝禪寺新建觀音殿記

湖州石冢村青蓮院記

建章宮記

雲臺功臣記

擬戒諭監司按察姦貪之吏詔

擬戒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擬戒諭内外從官舉薦遺才詔

第二十四卷

銘 疏 贊 偈 箴 序

湖州德清縣慈相院新鐘銘

鑄鐘疏

德清乾元寺重修齋厨疏

募財重修孔侯廟疏

飛英寺緣化塔疏

姜山靜凝院鐵磬老師通公真贊

自作真贊

又自贊

黃尊道衣贊

任公子言其先君奉觀音大士有感供果

不枯而長太簡居士劉某戲作此偈

言箴

動箴

勸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

錢氏箕裘集序

慧和尚四會語錄序

第二十五卷

疏語

祈晴

謝晴

祈雨

謝雨

祈雪

謝雪

第二十六卷

祝文 疏語

春祭諸廟祝文

秋祭諸廟祝文

冬祀報祭諸廟祝文

報祭諸廟文

皇帝登極報祭諸廟祝文

車駕巡幸祭山川文

誕皇子報祭諸廟文

越州修城祭廟文

重修告成觀奉安聖像祝香文

代太守謁廟文

祭句芒文

儺祭文

天寧節祝 上皇回鑾疏語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大祥就法慧寺修

水陸道場并齋僧疏語

天申節祝 聖疏語

第二十七卷

請疏 題跋

請承天文長老疏

請天章長老再入疏

請天寧覺長老疏

請天台教院開闍棃疏

請圓通教院如闍梨疏
請天長知觀蕭法師疏
請龍瑞知宮樓法師疏
龍瑞宮開堂疏
題褚氏印施金光明經後
跋李尚書贈致上人三詩
題章致平丐父內徙表後
跋司業許公墨帖後
跋孫求仁運屬夔記石刻後
跋南宮唱和詩後
跋莫用之書藏經
題費校書被召書命軸後

第二十八卷

啓狀　致語
答高麗先狀二
謝土物狀二
回旦望啓二
回高麗使狀二
謝高麗使副土物狀二
答贈物狀
回使副不赴特排宴狀二
代貢土物狀
代會高麗國信樂語
代送京西運使樂語
代會使相上冢回致語
代秀守請交代致語
聖節勾隊
問隊
放隊
女童隊心致語
代請越帥致語

第二十九卷

青詞　祭文
還醮
又
焚黃祭文
祭江子我郎中文
祭方時敏學士文
祭談兄無言修撰文
祭族兄希范資政文

祭張參政文
祭胡浚明文
祭褚和直文
祭吳敏求文
第三十卷
祭文 行狀
代祭王廣訪文
代祭李提舉文
代祭張提舉文
代祭呂丞相文
臧記室行狀
知樞密院事沈公行狀
第三十一卷
外制
田永年乞將父寶為建州軍賊殺死恩澤
補女夫許登承信郎
桂陽監司理李圭權平陽縣令趙景韓推
恩各合循一資
吳希祥降一官仍罷邵武軍通判
前辰州沅溪令王汲槃盜有功循一資
進武校尉張安道王正臣差齋文字過界
各與轉一官
樞密副使左通議大夫王庶除資政殿學
士知潭州
中書舍人句龍如淵除御史中丞
游損除太府寺丞
知洪州李光除吏部尚書
郭師偉宋元換給付身
宋亮臣幹事回轉官兩資高震轉官一資
王利用除祕書郎
吳世才世雄以父歿於王事各得恩澤一
資
李珏贈官
高永儀軍中起復張全安岳司
曹璉除湖北路提刑宗樗除潼川府路提
刑
安節除荊湖北路運判李倫清除淮南東
路運判
第三十二卷
外制

周祕知婺州績攺知紹興府
歐陽懋知平江府
魏良臣吏部郎官
中書舍人蘇符磨勘轉官
張希亮國子監丞
梁汝嘉戶部侍郎
孫參政近封贈三代并妻
曾祖吉甫可特贈太子太保
曾祖母張氏可特贈昌元郡夫人
祖珣可特贈太子太傅
祖母張氏可特贈德陽郡夫人
父故贈光祿大夫擇可贈太子太師
母金城郡夫人李氏可特贈博平郡夫人
妻淑人鮑氏可特封永嘉郡夫人
書令史譚洪出職與叙右迪功郎
陳惟忠以父陣亡恩澤補承信郎
王縉直秘閣知常州
柴莘擬右宣義郎襲封崇義公監周陵廟

第三十三卷

外制

崔邦弼宗中興叙復軍賞轉官
汪藻修史成書陞顯謨閣學士
鮑延祖孟處義各轉一官
康順蔺得以軍功各轉一官
曾芬循文林郎
張學換給付身補右從事郎
李彪換給父陣亡恩澤付身
夏侯旦捕亂有功循右從事郎
王勝叙復敦武郎
江端卿王琮劉居海並贈官與一子恩澤
吳武陵獻更化論循兩資
劉敦常向子昌祝師龍各降一官
吳時澤降兩官
韓昭叙復右中大夫
劉子翼上官璞許允明蔡宰陳大輔並降一官
趙俊等以戰功轉官
左修職郎陳最攺左承事郎
魏亢臣等起復補官
淮西參議官李健叙復左朝散大夫

李回進復資政殿學士依條與遺表恩澤

第三十四卷

外制

都虞候郭永王全劉千等遇明堂大禮合該換授忠訓郎

成忠郎楊青軍中失火降一官

忠訓郎魏存誅要打劫降五官

杜琳降官

郎成以妻父朱弃奉使未回恩澤補承信郎

冠忠陣亡贈承信郎與一子恩澤

顏魯公遠孫師與補右廸功郎

劉大中落職依舊宮祠

林子充等補保義郎係從賊黨出首自新

殿前司拍試到舊行門獲佐王節周宣李勝等武藝與換教武郎

王庶落職宮祠

泗州兵馬鈐轄趙時奉命有勞轉一官

保義郎李全禦賊陣亡贈兩官

吳鵲以妻父陳思恭陣亡恩澤補承信郎

賈進賊黨自首補承信郎

武平縣丞宋識彥平虔賊有勞循一資

嘉州第四將官高毘犯私罪降一官衝替

權南豐巡檢高騰因本寨兵級聶成等作亂勦殺靜盡轉一官

忠翊郎李侁元係尚書省額外都事陳狀乞比換使臣出職吏部勘當申省狀內剗補添注舉發到官虛妄特降一官依衝替人例

第三十五卷

外制

禮部侍郎曾開除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恭州壁山普澤廟神封威濟侯

右千牛衛將軍士滌依例合換武節郎

王倫除同簽書樞密院事迎請梓宮太后交割地界使仍賜進士出身

蓋公佐除宣州觀察使借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充副使

傅嗣延等二十九人從使出疆有官人轉
官無官人補授

和安大夫惠州刺史李安仁特落致仕發
赴 行在供職

南劍州沙縣民兵首領樂輝親獲兇賊余
勝等七人特與轉一官

劉錫知鼎州

右承直郎楊抗特改次等合入官

解潜罷軍職特除正任承宣使

韓世良特與轉行左武大夫遥郡防禦使

藍公佐父安石特贈節度使

右承直郎陳陽上書可採特與改合入官

忠訓郎閤門看班祗候藍師稷換授右承
務郎

將仕郎鍾離咸亨以昨充計議使屬官循
一資合入脩職郎

權同知閤門事何彥良特與落權同字除
右武大夫

第三十六卷

外制

郭仲荀除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

張浚叙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宫

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依舊宫祠

趙璞等差充 皇太后本殿准備使喚

右修職郎新邵州録事參軍王捷以叔倫
奉使恩澤改合入官

進義校尉王用因軍功轉四資換授付身

左修職郎潮州司理王睎韓平反推正平
人蔡誠等九人踈放賞轉兩資

王銍進七朝國史列傳重加添補成書共
二百一十五冊特與轉一官

明州觀察使入内内侍省都知梁邦彥祗
應大金人使有勞遥郡上轉一官

陳永錫等二十七人各轉一官

左儒林郎前知南劍州順昌縣江鈿獲賊
改官

徽猷閣待制潼川府路宣撫使邵溥誤收
試舉人降一官

藍師稷除閤門宣贊舍人

梁偉陳靖並為閤門祇候落省班字
忠翊郎成道陣亡贈兩官與一子恩澤
武功大夫溫州刺史吳本降一官
右承直郎侯公達換給付身
右朝散大夫程昌禹叙元降一官
樓炤除翰林學士

第三十七卷

外制

蘇符除給事中
謝祖信太常少卿
王利用監察御史
侯公達准差齋　詔撫諭陝西先與改合
入官
黄熟轉一官
李彌遜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
袁枏除大理評事填見闕
左從政郎李崇光東京留守司幹辦官先
次循兩資
莫渊爭軍中過犯降官
曾統殿中侍御史
謝祖信改除殿中侍御史
周聿權刑部侍郎
曾統改除左諫議大夫
周葵太常少卿
朱勝非知湖州
吳革除直龍圖閣京畿都轉運使兼開封
少尹
張枘除直秘閣京畿提刑兼提舉大內
趙開復右文殿修撰除都大主管成都府
利州熙河蘭廓秦鳳等路茶事兼提
舉陝西等路買馬監牧公事填見闕

第三十八卷

外制

鄭剛中秘書少監
王次翁起居舍人
方庭實宗正少卿
右宣義郎丘奐等充三京淮北宣諭司屬
官各先轉一官
鄭諶差隨郭仲荀前去東京特與横行上
轉行一官

李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
楊應誠落致仕差充提舉京城四壁檢察
諸門兼節制軍馬司叅議官
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
使兼知福州
勾龍如淵罷御史中丞提舉宫觀
故嗣濮王仲湜婿承節郎孟思恭可閤門
祗候免供職
右迪功郎張樞前任錢塘縣尉賣塩增倍
循一資
右朝議大夫充秘閣修撰徐公裕因赦叙
元降一官
侯公達暴露賞轉一官
周聿充陝西路宣諭使乞差蓋閎張致平
充准備差使先次轉一官
監進奏院羅萬楊適各降一官
承節郎陳仕澄詭作闗剩依斷降一官
右宣義郎張滔前知吉州萬安縣輙差弓
手監欠税人致阿陳等鎖禁遺火燒
事依法寺斷降一官衝替

第三十九卷

外制

李綱知潭州兼安撫大使改除宫祠
郭仲荀男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及之换
授右通直郎
忠訓郎王穀乞改正轉官別給告命
秉義郎陸甫特除閤門祗候
修武郎曲慶祖等差充陝西六路宣諭使
司幹辦官先次各轉一官
左承務郎程邁差充趙士㒟祗謁陵寢屬
官先次轉一官
右朝請大夫直徽猷閣李弼孺可落職永
不與堂除差遣
張宜駕部郎官
馬延之大理寺丞
宋煇復秘閣修撰除京西路轉運副使
郭浩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陝西宣諭
使
樓炤除兼侍讀
葉琛除兼侍講

趙鼎知泉州
程邁磨勘轉左朝議大夫
李宲廣西提刑
潘全令等轉官
朱敦儒除秘書郎
吳彥璋除大府寺丞
陳賓卿太常博士
張澄除徽猷閣直學士依舊知臨安府
林叔豹除江東運判

第四十卷

外制

趙彬除左正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充環
慶路經略安撫使
劉昉除祠部郎官陶愷除金部郎官
王松改轉敦武郎
樓炤磨勘轉左朝奉大夫
樓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陳橘除福建路轉運副使
吳表臣兼侍講
馮檝兼侍講

崇奉　几筵內人掌宇郎念二轉典字紅
霞帔岳不惜等並轉掌字
蔡延世任太平州通判修復官私圩田增
收到租米轉一官
宋輝改除應天府路轉運副使依舊權京
畿都轉運使
李利用除河南府路轉運判官
右通直郎權尚書刑部侍郎陝西宣諭使
周聿磨勘轉右奉議郎
武經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侍衛步軍統
制軍馬武赳依赦書內指揮轉一官
右武大夫魏俊換給付身
謝祖信除權吏部侍郎
陳規知順昌府
廖剛磨勘轉左朝請郎當同轉左朝奉大
夫
晏敦復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
王師心大理寺丞

第四十一卷

外制

单孝忠昨權提舉河東常平日因賊圍太
原守禦城陷死節報國追贈五官與
兩子恩澤

鄭剛中充陝西宣諭司參謀官李若虛參
議官

江少虞等充宣諭司屬官

王晞韓務平曹雲葉光宋有黄汝礪並充
准備差遣

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封贈三代并妻

曾祖贈識方員外郎閔可特贈正奉
大夫

曾祖母永昌縣太君吴氏可特贈恩平郡
夫人

祖贈金紫光禄大夫定國可特贈太子太
保

祖母華原郡夫人郎氏特贈永寧郡夫人

祖母宜人葛氏可特贈德陽郡夫人

父見任右通議大夫致仕居明可特贈右
通奉大夫致仕

母碩人范氏可特贈碩人

母碩人歐陽氏可特贈碩人

妻淑人林氏可特贈宜春郡夫人

李棠時陞合入官

李孝恭充樞密府提舉一行錢糧事務先
轉一官

吕頤浩除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
公致仕

武功大夫黄仕成修武郎白彦忠秉義郎
崔佺自川陝前來行在投下機密
文字各與優異推恩仕成與遥郡刺
史白彦忠崔佺轉兩官

路允迪除知應天府兼充南京留守

陳淵陳確除監察御史

第四十二卷

外制

孟庾除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

武功大夫李懷軍中探報有功特除遥郡

刺史
臨汝軍等處差來投進表章等兵郭思溫
成謹龔宥各轉一官
鄭禹除宗正寺丞
余侯知揚州
蔣璨兩浙運副梁澤民江西朱友仁浙西
提舉茶鹽鄭僑年江東提舉茶鹽王
揄江西提舉茶鹽
李擢磨勘轉左朝散大夫進封開國伯加
食邑三百戶
趙霈知平江府
朱彪御史臺檢法官
宋謐吏部郎官賀允中倉部郎官邵相戶
部郎官錢葉兵部郎官
崔偓自川陝至行在投下機密文字忠
義遠來理宜優異特轉兩官
劉覲知瀘州
草土席益特贈五官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
榷貨務都茶場監官馮延之等推賞轉官
岳州通判王觀國失收總制錢特降一官

閭丘昕權吏部侍郎
陳橐權刑部侍郎
王次翁中書舍人
林待聘起居郎
程克俊起居舍人
鮮駐換給武德大夫
曹國彥改正授承節郎
右儒林郎張綱省劄差往海州及東平府
幹事回特與改承奉郎

第四十三卷

外制

范璿王鉌左司郎官潘特竦魏良臣右司
郎官
周綱檢正晁謙之檢詳
周葵殿中侍御史
何鑄監察御史
韓珉江東運判
周三畏大理卿
向宗厚吏部郎中
李迨京畿都轉運使

環慶帥臣趙彬遣敦武郎張允嗣進本路
圖籍等特與轉兩資
趙令衿福建提刑
王述監永通監日欺隱官物累年不行送
納特降一官衝替
吳偉明除直秘閣應天府路提刑
陳遠猷除四川轉運副使
曾懋知潭州
仇愈除寶文閣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
向子諲轉一官致仕
呂頤浩贈太傅

第四十四卷

外制

劉昉除禮部郎官張擴祠部郎官朱敦儒
都官郎官
宋棐除江西運判蒲贇湖北運判曾緯淮
東提舉茶盐
蔣汝翼特與補正左奉議郎依書通判涇
州
忠訓郎董言管押馬綱稽留作過特降一
官仍依衝替人例施行
劉才卲除秘書丞李百樂秘書郎
上殿人鄭邦哲與循兩資令還任
左宣教郎任紳乞以所轉左奉議郎一官
封母劉氏與封孺人
左承議郎鄭㬢除御史臺主簿
卲溥磨勘轉左朝議大夫
葛勝仲磨勘轉左政奉大夫
郭仲荀兼營田大使
劉無極除大宗正丞
毛敦書除大理正
向伯奮起復充河南府留守司參議官
劉式章蘊差充留守司准備差遣先轉一
官
陶愷除司農少卿
梁喜分路催發回易錢稽違不往特降兩
官
謝祖信除徽猷閣待制知潭州
范振除江西提刑
曾懋改知信州

第四十五卷

外制

胡交修除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

譚知柔除大理少卿

趙不退轉左奉議郎

陳良能母李氏年九十以上特封太孺人

吏部員外郎向宗厚通理知州資序合陞郎中

向宗厚除浙西提刑

京畿都轉運司屬官李闓之等循轉官資

晁謙之除右司郎中陳正同除樞密院檢詳

賀允中吏部郎官劉景真倉部郎官晏師仲刑部郎官許忻吏部郎官陳膏工部郎官

逄汝霖利州路運副徐天民廣東運判趙不凡淮東提鹽陳正由福建提舉茶事

林待聘除中書舍人

周綱除權吏部侍郎

蘇携除太常少卿

利州路運副翁光祖落職放罷降一官

汪藻磨勘轉左大中大夫

李唐孺除直徽猷閣陝西路運副陳古除直徽猷閣秦鳳等路提點刑獄鮮于翰除直祕閣永興軍路提刑

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除右文殿修撰張深除直徽猷閣並兼陝西路轉運副使專管熙秦兩路

張燾權吏部尚書

第四十六卷

外制

馮純江西運副

上殿鮮于參與陞合入官

王利用成都府路提刑

王璧祕書省正字

李維浙東提刑除直祕閣

徐俯知信州

曾幾廣西運副呂用中福建提舉茶事

程克俊起居郎王鉌起居舍人

隨龍慶國柔懿淑美保慈夫人吳氏上遺
表特贈柔懿淑美端靖肅恭保慈夫
人
故保慈夫人親屬孫女雍氏故男新婦陳
氏並封孺人
故保慈夫人本位官承節郎代手分蘇綝
特與轉兩官
范同除檢正
朱松吏部郎官張宦司勳郎官喻汝礪駕
部郎官

第四十七卷

外制

陳昰大理寺丞
楊邁知夔州
王次翁工部侍郎
程克俊中書舍人
周葵起居郎
李仲孺知廬州
林積仁廣東運副劉景真淮西運判沈禹
卿江西提鹽

右廸功郎于定遠管押廣南市舶司乳香
至　行在與循一資
晁謙之權戶部侍郎
梁汝嘉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曹偉明自陝西諸路節制司差赴　行在
陛對特改合入官
程邁就陞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
游損金部郎官
祝師龍太府寺丞
蘇符禮部侍郎
胡世將除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諸
路並聽節制
賜樓炤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李綱辭免知潭州不允詔
賜李綱再辭免知潭州允詔
賜張浚辭免知福州不允詔
賜張浚再辭免知福州不允詔
賜新除禮部侍郎蘇符辭免
恩命不允詔
賜新除工部侍郎李誼辭免

恩命不允詔
第四十八卷
墓碑
宋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永興軍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特贈左武大夫光州防禦使累贈太師魏國公楊公墓碑
宋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寧寨累贈太師秦國公楊公墓碑
第四十九卷
宋故恩平郡夫人劉氏墓碑
墓銘
吴亦虚墓誌銘
吴君平墓誌銘
莫國華墓誌銘
江仲宏墓誌銘
丁居中墓誌銘
吴公擇墓誌銘
叔父朝請墓誌銘
宋故右朝奉郎致仕施府君墓誌銘
第五十卷
墓銘
宋故太孺人朱氏墓誌銘
宋故孺人錢氏墓誌銘
宋故魏國太夫人向氏墓誌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王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散郎通判安肅軍林君墓誌銘
宋故閑人府君墓誌銘
宋故右朝請大夫鄭君墓表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張府君墓誌銘
宋故永嘉郡夫人高氏墓誌銘
第五十一卷
墓銘
宋故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毗陵張公墓誌銘
太碩人傅氏墓誌銘
宋故從義郎寧州兵馬都監累贈右奉直大夫趙君權厝銘
徐氏安人墓誌銘
第五十二卷

雜著 係晩年絶筆文
題陳都官墓芝亭石刻後
宋故太宜人莫氏墓誌銘

第五十三卷

樂章
洞仙歌
夜行舡
念奴嬌三
踏莎行
虞美人
江城子
臨江仙
雪月交光
望海潮
醉蓬萊
望明河
驀山溪
生查子
清平樂
青玉案

夢横塘
西河
眼兒媚
水調歌頭二
鷓鴣天
木蘭花
浣溪沙
點絳唇二
臨江仙
驀山溪
念奴嬌
柳梢青
鵲橋仙
浣溪沙
點絳唇
望海潮
青玉案
喜遷鶯
踏莎行
浣溪沙

第五十四卷
劉公行狀
第五十五卷
告詞（歷官次第除命）
除監察御史
除起居郎
與宮祠
除祠部員外郎奉祠溫州
除浙東提刑
除直顯謨閣
除秘書少監
再除起居郎
除中書舍人
除兼侍講
除給事中
罷給事中宮祠
復秘閣修撰
落修撰宮祠
再除秘閣修撰致仕
除敷文閣待制
落致仕召赴行在
除敷文閣直學士
贈四官朝散大夫

苕溪集目錄下

若溪集卷第一

古賦

秋郊賦寄友人

紛吾忻此凜秋兮汩吾行此樂郊卻游氣而慉恨兮斥萬里於徼霄日瞻々而逾厲兮天迥々而益高潦水收而泓渟兮微風過而蕭條軼輿思以遐騖兮逝幽懷之遠飄神駐々而直上兮意渺々而獨超悼時運之不留兮嘉節物之見邀莽四野其無人兮兀平崗之砦嵬鷙獨鶴之清唳兮咽殘蟬之三號燕如客而告歸兮鴈哀鳴以求曹(曾)相老農之就閒兮脫霜鑣之在腰登禾黍于囷廂兮場圃晏乎其逍遙代社鼓之坎々兮卧杖頭之空槃縈境會而情感兮傷志大而形么獨相羊以無匹兮起悵望而翹々嗟佳人之何在兮倚翠袖而若招思夫君而不可見兮俛蓬首而屢搔歲月駸々而遂徂兮悵此情之不自聊亦何憂々(也)不臻兮緒軋々其如繅聽事業之無聞兮想富貴之不能徼將今世之含蔚兮蓋令名之弗劭力古人而碩學兮泝千載而上交嗟人生之南北兮況截道之鶩飈碩勵力能幾許兮号比頻(音)年而遠搖會一飽之不謀兮豈吾分之已叨世種々其奚數兮信我行之每勞豈無林壑之舊游兮方寫言其出遨策高足于青冥兮昔歲莫其同袍適舊籍于禁門兮幸斯時之違遭諒從此以遐舉兮税修梧以安巢彼出處國異宜兮奚獨栖棲而心搖審定命之可安兮又何資于卜龜維南之山兮有薮與肴維谿之水兮可以容舠既瀕我先君之幽宅兮復舍此而焉適營庇身之三椽兮緝一把之蓋茅美秋月之如珪兮又春卉之窈妖飽松風于長夏兮於冬睡之憧雉宜上天之見貸兮賦此樂其特饒晞吾髮兮崖漄散吾趾兮山椒厭死朁而先臭兮養壽命于松喬

三友齋賦并序

余行年二十有四不知取友即家君游息之舍別爲一小齋可方丈許常兀々獨坐恨孤陋而寡偶也有一麈尾命曰白友一拳石曰碧友一琴曰黑友因名其齋云

劉子三友白碧黑也各以色稱因其違也謂友伊何心莫逆也并我而四共茲室也不笑不言藹而默也不見其損亦不知益也客有譏余曰吾聞古聖賢之取友也以人而不以物以德而不以色直諒多聞豈其德之人歟今子友是不可則也余曰不然天地剖

判萬物權輿適然有生若吸若噓寄一漚于全潮互出沒于太虛均形色其天性奚我物之差殊審如予言則既惑矣雖然請為予言之余觀世間爭名于朝爭利于途翕習沸渭駘蕩溫舒闤闠紛其森羅冠蓋儼其馳驅淨者易染清者易汙維是白友涅而不緇有于陵仲子之潔也高下相形利害所怵信者可偽智者可愚勇者猶豫辯者呫嚅摧百鍊于繞指回鼓瑟于吹竽惟是碧友介然莫移有伯夷氏之特也至于鈞絃柱指函宮泛商寫天地之淳和雜古今之興亡或疏而越或嘽而緩或奮而厲或發而散國風雅頌和而質也騷人遷客忠而激也巍々湯々奔放而頑發也促々剌々切々眠々怨斷而幽憶也余于是乎玩其聲而略其意寓以于而忘其心喜怒悲憤初無所隨俄而奏罷風恬籟寂友于无迹是黑友者其庶幾乎老聃氏之常德不忒也嗟乎余于三友雖以物取而人存其間雖以色命而在德罔棄蓋所謂若有得而不知其得者耶客俛焉而嘆爽然而自失出以告其徒曰吾得取友之術矣二三子何患乎無友

茗溪集卷第一

茗溪集卷第二

古詩

小齋即事二首

憐琴為絃直愛棊因局方未用較失得那能記宮商
我老世念蹂一拙萬事妨雖此二物隨不係有與亡
旱夏甘雨零坐見草木長天慵室窮隘乞與風颯爽
四簷溜通池激　聽徹響雖非山林間故作山林想

道中雜興五首

瀨春欲生妍梅蘂先媚好寧辭犯霜雪漸擬蘇百草
耿々甘獨持餘恩及枯槁
姚黃花中君芍藥乃近侍我嘗品江梅真是花御史
不見雪霜中炯々但孤峙
晴風掃積雲白日光在地雲翳無幾何聚散等驟寄
所以寸草心各々抱根蔕
麥頭漸青々麥田何井々黃雲被原野衆草香未醒
方知天壤間春風有畦畛
長亭連短亭隻堠復雙堠居然送行客歷々記奔走
十里同五里先後無好醜

識舟亭一首

渺々歸帆江北渚脉々相望那得語舟中賈客婦娟

女朝樂瀟湘暮荊楚我欲招之問計然浮名唾去如
飄煙買魚沽酒嘯儔侶挺鼓弄笛彫殘年

過新開湖呈無言兄御史

整〻斜〻村舍居十〻五〻沙中見潛魚釣影水深
淺高柳着行煙有無天濶雲低過平楚已覺淮音近
吴語淮南米賤好留傢正恐不歸心更苦

腰鐮一首

腰鐮行稻區引挽覩刈熟黃雲卧千頃弥望極平陸
滌水秋未収褰裳聽濡足為士淩兼農是身仍當僕
比年賀豊稔天事誠委曲辛苦豈敢辭幸此卒歲畜
歸來妻孥笑風日緇面目未覺城市勝生理倸斗斛
少年事筆研初不辨種稑讀書舌本燥淂食僅半菽
人言清有餘自哂瘦如竹虛名真畫餅遠景等轉燭
今我更百態漸已不諱俗杯水重萬言槖錢踰滿腹
却嗤祖士少未免懷愧恧客來拒相妨底用身障簏

無言兄以銀壺作粥糜頗極其妙舟居夜
飢頃刻可辦戲作此詩

少年愛酒不廢沽滑稽鴟夷每隨車春禽似是知我
意日〻勸我提葫蘆侵尋老境筋力异宿昔百嗜今
一無簿窮未免走四方是口時頼薄粥餬憐君巧作
此鉢壺善為口計真不蹂上蓋下豊腹胍肚(昔人以腹大者為胍肚上瓜下都)
空洞可置升米餘釜湯外沸如鬲膜氣塞
不作殺盧胡須臾已復成淖糜匀滑不減傾醍醐蓬
窻夜飢急星火咄嗟而辦功可書山僧欽鉢未足詑
考父古鼎非時須我閙壺中有高戀日月或類蓬萊
居神仙有無事怳惚山澤形貌常多臞不如一飽睡
清熟窗中便是真華胥

盧駿元憲使寄示會稽蕺秀閣識舟亭二
詩為各賦一首

蔥蘢秀擁秦山落盡日春風吹嶺脚朝來領略到窓
几誰遣塵空出阿閣南臺御史去天近身與孤雲生
兩角(古語孤雲兩角去天一握)胷中摸索千丈強更恐并吞有衡
雚海門山遶初落潮西興渡口沙痕高渺〻目亂翻
雲濤心識不語迎歸棹江亭晚日風蕭騷乳鴉鳴檣
相向揺平頭鴈落沙沒腰舟人底處尋青招

天長道中作飢來驅我去二首寄呈劉盧
二御史(初在鐵埔与公相别而西)

飢來驅我去〻〻復何之西風迎馬頭背日霜林披
十年京洛塵衣弊因改為豈唯衣日化面目亦已緇
功名誤少小辛苦遺老羆追惟中自驚恍若失且旦雞

安淂如虛空萬境俱一齊我心無去來我馬隨東西
飢來驅我去〻〻復何如我飢亦何慙所嘆爲此軀
明發着征衫薄暮投郊墟煙林號悲風牛背立飢烏
境悪夢多悸愁孤𧆛難紓念初别鄉邦姪孃穿菰蘆
眼中兩御史炯〻氷在壺清遊失追攀負此山繞湖
我行日已西回首風雩裾兩公飮文章筆端吐新腴
碩言寄殘膏亀腸正空虛

拱州道中二首

城樓百尺兀相望帝作東輔拱神州當日隋家漕渠
柳至今春在末梢頭
柳條明媚欲變色便惹春思浩無涯行人手挽不忍
斷云此生意方萌芽

家姪季高作詩止酒戲賦二首

淵明出從仕初亦計秫田一朝倦來帶嗟棄如飄煙
無酒每從人益事若可憐醉來便逐客卿去我欲眠
了知此賢胸醒醉皆超然胡爲還止酒而作止酒篇
此身役萬物不使一物偏有偏即是累在性皆非圓
我樽可亡酒我琴故無絃携琴玩空樽唯我樂也天
淵明賦止酒于酒未嘗止今朝詩固云從此真止矣
我觀他日詩說酒特未已必飮誠有累必止亦非理
無如作病何聊用忘憂耳得失定相半隨遇無彼此
胡爲我阿咸深拒堅壁壘子言故多師爲有興亡是
獨此止酒詩字〻如信史恐子昧圓通未究真止義
當觀諸世間一一等幻戲死生尚云爾何乃較醒醉
操觚起相從無爲悉吾事

方時敢寄和詩復用韻報之并簡季高理
前止酒之語季高嘗夢蕭相國戒勿飮酒

時昔城南隅蓮葉秋田〻從公觴玉醪醉墨看雲煙
我乃世背馳公獨肯顧憐追思十年夢僅熟一覺眠
念當老扁舟生理師計然不意菰蘆中復見瓊瑤篇
筆力如置陣彌縫認先偏從容步武間左右方若圓
又如清廟音三嘆闊疏絃安得化爲雲追逐飛上天
阮籍劉伯倫嗜酒不知止顛狂欲求名此計真陋矣
酒中有何好正自未能已愁來得智驅洞若適妙理
我豈沉酣徒公亦聊爾耳世間等夢間未悟彼易此
何髙志特殊家學自中壘嗷〻求獨醒今昨較非是
無心罪酒聖有意達詩史自言古鄭侯告戒存容義
逡巡若神授恍惚類兒戲不須更論酒春夢本如醉
我知昴星精不管太白事

次韻趙端直貽何子楚卜居山間二絶句

賀老晩乞一曲湖絶勝叔平千頭奴端直自是功名
人未用早卦此索居
後堂弹絲嬌不止知有性靈鬟婢子歌詞自製清如
水却怪驚塵暗中起
次韻子楚秀才
何郎卜築吞江湖下瞰培塿皆僕奴山川勝絶本相
假正渡此士堪此居
何郎歸歟直止〻所恨扁舟欠西子山高日長貪睡
羨不有江獻誰喚起子楚卜居富陽山下瞰大江
〻贈道人王生一首
夜來清商入梧桐策〻不已鳴霜風故園一碧萬烟
樹搖落已有傷秋容嗟哉造物本何意安得永賴長
養功我獨冷眼閲榮悴心與日出清霜融子昊不來
助我喜甕頭春風生趣米人間有酒誰不醉知其天
者我與子我身雖無復羽翰欲將裹到三神山借爾
八尺龍須席蓬然一覺俱飛還
家弟元成將叅部來取別是夕忽夢與元
成跨馬並行隨〻聞車轂散如在道途覺
而作詩并以贈行
荒涼半畝居風烟夜沉〻安得清夢聞尚有車轂音

負我客京華半世歴嶔嶔日月不相貸鬢有微霜侵
騎馬着青衫𣗳事已不任如何棲遲中心迹猶差参
憂境逼前生染習良已深歳月不可磨愈礪如精金
富貴豈足道大是功名心勉哉子馳驅壯志方在今
句學孄似儀青肯恐難鍼
次韻寄酬無言兄頌政二首
鳳不出丹穴姫孔嘆且思忽來乃為時不計身安危
采色眩世眼鳴鼓漏天机高梧寄孤巢俛仰反自悲
刔沒鶉雀儔呫喘如蕳吹我如盛名下憂懼甚井眉
寵辱更事耳何异秦晋瘠生身等世間寧見相貸資
公乎豈人謀天特相茲時柰何不自量徑欲力撼之
如我寔助善良是昔所期蜀賊氷不如忽狂瀾辭
三復重太息無術可肉飛要看筆如椽空歌生民詩
自公之出矣豈不旦夕思人情劇險艱太行未足危
廿年江湖心鷗鳥識忘机却來鵷鷺行方寸交喜悲
曉被天語温習如和風吹凡公宿昔交誰不伸兩眉
如我故陸沉笨畊遇比鄰飢胸腹抱介〻何以取世
資時我今唐虞不出斯無時落之水洋〻我飢實樂
之如何磊落人頗復誤見期誰能叩人門受彼在亡
辭吸飲風露寒身輕會孤飛明時自羞拙敢賦衡門

詩

與家姪季高夜語用毛內翰韻

儒生習氣非偶然出入文史東西家掃除淨盡如宿草春風一夕已復芽子方妙年有奇氣我已種種成蒼華文章百巧坐一窮無地可學東陵瓜嗚嗚山色呑湖光凜凜尚可驅百邪子昔自云有仙骨夢騎青螭翳飛霞要與李杜高頡頏下視餘子君可嗟寒燈夜語默不寐似覺氷雪生齒牙頗言室有法書妻孥是元無翁可趨何如從我巢雲嶺共訪葛洪學丹砂

贈別歸安周縣丞二首

自我居里閭連墻絶來去匪我敢杜門客實莫我顧頹然坐空廬習懶已成痼惟有一束書遮眼慰遲暮周郎來何許文字得我怖淵源笑覷歐宗廟辭采色隱豹霧追隨古汀洲山色入幽步詩文互徵逐酒尚及時具如我衆棄餘君意獨何慕入蘭不知芳遂臭無乃誤君亦忘識人足迹亂鷗鷺堂前種白蓮心境滿淨土觀空本無說因物自吐露性來忘時節相對兩如寓屈指說去官始憶三年住頼然同一笑歲月真脫兎我不記前三更聞末後句

庭前百箇竹眼見三隕籜不知如許久已復東行橐君初無住想脫去亦不悉官身等出家隨牒即行脚笑傲雲烟閒何適非至樂嗟我獨奈何生理自窘縛四十三年非臨造此大錯從今便止止萬事付莫莫張公留衣鉢綠蓑與青蒻會當老扁舟相與同啐啄更看後五日放過前一着

宿溪口一首

溪聲來天邊風水共豪縱夜氣剽奔馬侵曉不能控書生有情癖詠雪寧忘凍胡爲枕寒流故遣不成夢

賦建安林尚能家追遠堂一首

履霜存永慕風樹寄悲惋古來孝子心百歲常展轉鷄豚遠親存適意寧一觴他時數千乘泣涕顏有靦生世苟如此豈得但理遣所以奉嘗事自竭亘不勉尚能七閱秀器識頗凝遠求官自束髮捧檄恨疏晚歸懷追養勤作堂近山墩欲招九原魂髣髴此息偃牛羊家自腯粢非傍可剪春秋及時祀情物兩俱腆遂令里閭兒難說知禮典孰先如此堂孰孝如此固從今大而門至竹神所戢

岩溪集卷第二

茗溪集卷第三

古詩

宋景文公之孫景雲得玉龜印有忠孝侯印四字示詩次其韻

寶器傳家寧浪出漢爵通侯二千石懸知忠孝萃公門寸印便應輕尺璧虎頭飛去通神畫未免誣欺涉嘲罵餘不在頑非偶然渭水得璜天或者公門次第生輝光一一詞鋒如劍鋩龜玉正憐俱在手莫放柙中蒼兕吼

舍弟出家作詩貽之

在家情已踈出家終不悪不有清淨緣云何脫繳索我昔志婚宦謂足世味樂顛倒十年間如蠶竟自縛業已充柰何勸汝莫莫莫一漚非全潮起滅皆妄作當知是身浮流浪恐非託伎倆百不好拼念乃初學如病求真醫安心是良藥

和盧蓺二子寒食少天色五字

霧雨昏不醒東風曉能酸我食日不足寧憂三日寒去年今日時桃李半狼藉能隨里門兒買餳作寒食人言二月時霏雨生樹杪天色何時無要向寒食少江南舟軋鴉江北馬連翩經春不能賞誰云不閑天春風未渠央花草有矜色餘醲會傾城壯丹欲傾國

太守生辰四首以受天百禄為韻

溪城欲回春梅柳訖先受江北迎兩轎江南試春酒渭州古云樂渠問大如斗要將歲寒姿一笑閱好醜朱輪世功名地接韋杜天勤劳三十載始着榮途鞭淹速會有時用舍何其賢或者相乘除天公賜長年杯觴誰聖賢翰墨自主客一醉迎春風飛毘發幽賾河東豈無賦諷一或勸百願公攄梗槩早晚煥簡冊龍門映當代閥閱踵前躅自笑牛馬走老矣恋寸禄梁指晚列邑久手借餘燠但恐飛詔來沙頭理行軸

又以永錫難老為韻

相門若崇山神物職所鍾天令佑世德奕奕嶪秀嶺圖書讀今古論議餘骨鯁富貴豈足言功烈相與永倚公芸香閣今古厭紬繹付公銅虎符利病資更歷帝曰我此賢儲作國柱石俾爾壽而富一一天所錫采采黃菊英秀色真可餐泛之清霞觴荐以白玉盤我欲持壽公助發凌風翰天池炯在眼一舉非公難長松倚青壁千歲身不老下顧蓬艾姿生意何草草願言雨露甘餘潤及枯槁耿耿心自憐得蔭苦不早

夜起觀雪一首

寒空夜作山林敲打窸窣飢鼠行寨帰〻忽怪窓淚白開門雪飛縱復橫天上瑞花開又落庭下踈梅初破蕚恐寒耐苦㺯孤妍似與老人甘落莫遥憐國難何時清　嗣皇求衣天未明長虵封豕欲荐食執箠囬陋慙書生皇天悔禍今可卜乞與江湖此歲熟莫言此雪不樂飢便是天公真雨粟

待潮浙江口寄左與言大夫葉元亮學士兼簡吳似之大著

今日江頭雪欲作倚拴風豪雨噴薄青鞵黃帽湖海人獨立沙邊如病鶴閑身不待君賜與擬占風烟佳處着如何寸祿晩見招踉蹡欲前還欲却翩〻西湖兩公子胸次峥嵘飽丘壑稽床夜注書相報自發清吟侑觴酹我来一笑豈易得十載湖山負佳約間闗百態成底事毛髮星〻已非昨人間俛仰変今古㨂似潮生與潮落會須乞取此身健在眼好山俱着脚頗聞神方能却老肯輔衰殘殊不惡囘教更約吴太史石鼎他年煮仙藥與言元亮時見投貽息似之方煉丹藥

送楼伴張吏部還朝一首

中臺縹緲神仙居退朝往〻聯驂與追隨五城十二樓皷鸞笙鳳相嬉娛一〻氣貌清而腴下晒山澤皆臞儒虛堂夜直冷不寐博極天上人間書去取小雅大雅詩賡續二典寬禹謨虞凡豈浮追步趍處境欲到猶趑趄望卽何事飛軺東浮江淮絕句吴天令賊子得所圖避迫寔始迎郊墟公不鄙我置坐偶假以色笑安且舒乃知仙風自恢廓不邀我敬憐其愚從容自喜吐傑句屛息側聽仍嗟吁朱絃疏越清廟奏一唱三歎音有餘何劉沈謝氣力短郊島草行不足奴惟公妙年擅場屋一日聲價騰八區諸公貴人交荐達帝以見晚驚嚴給要津已復更步武簪筆會直承明廬顛閑細書問良苦便覺風信催旋轝公歸檥辦報明主物色士類供時須班公騶僕我不如山林鍾鼎端異途何王之門曳長裾半生鼓瑟從吹竽逝将爭席朋熱漁正恐不免飢見驅閒闗老矣尚䟽耿所覬肝膽從公輸他時門下有此客中夜彈劍非無魚

夜雪一首呈傅舍人

湖風無端卷人幕短檠況漾吹花落怪来覓句如斷冰門外雪花如舞鶴老妻自起傾殘罇麒麟活火紅爐〻憑君為喚詩腸温他日有酒不足論

憶山中一首示懋裕二子用前韻

世路欹危如燕幕未厭山中昔年落春前擷韭秋擷
菘有客有客鵝與雀瓦甑鐵杓文石搆枯楪發火勢
易熾得酒徑就山僧溫聽風聽雨取次論

次韻方允迪秘監九日登高一首

九日意蕭條病卧如漳濱紅萸起自揷黃菊莖及辰
身落荇藻間心與鴻鴈親想見龍山遊嘲謔落帽人
春爲瀛洲客共此溪傍鄰白髮俱許長清愁浩無垠
四年京華別前事寧忍詢國耻久未雪憤切此逐臣
華路何時還令誰叫穹旻駕言寫心憂一浣衣上塵
扁舟美鴨炙舉酒憶季真司極樵程風便擬從採薪
但恐嵌巖中不着功名身報國君尚強我拙甘長貧

水車一首

村田高仰對低窊咫尺溪流有等差我欲浸灌均兩
涯天公不遣雷鞭車老龍下飮骨節瘦引水上泝敲
呷呀初疑變踏動地軸風輪共轉相鉤加嗟我婦子
脚不停日走百里不離家綠芒剌水秧初芽雪浪翻
壠何時花農家作勞無別想兩耳未厭長嘔啞殘年
我亦異一能謂此鼓吹勝鬧蛙

和雲門行持長老十二辰歌呈同遊二三士

虛堂怖見鼠寒牢床下鬪牛由蟻穴將軍見虎箭羽
沒先起鶴落不待吠初心學道如龍頭習疑玩久吔
尾收雲門倒騎一木馬追風相羊蹋九州諸賢巧思
生秋猴碧雞談辨不肯休煩師放出紫湖狗騎猪南
穿穀嗟吠

從謝仲護乞猫一首

昔人蟻動疑鬪牛我家奔鼠如馬群穿床撼席不得
寐囓噬編簡連帨帉主人瓶粟常挂壁每飯不肉如
廣文誰令作意肆姦孽似悲釜鬲無餘葷君家得猫
自擬溺恩育幾歲忘其勤（仲護云水中得棄猫救之久乃復活）屋頭
但怪鼠迹絕不知下有飛將軍他時生囝顧聘取青
海龍種豈足云歸來堂上看俘馘買魚貫柳酬策勳

次韻曾宏父見貽一首

東巡屬車何太勤鐵馬風驅過吳下周宣自有中興
日天厭羶胡尚須暇所欣吳越大有年汙邪委地連
山前與君步屧採禹穴感時興物俱憫然一宫寓食
家傳久慕景差池亦何有遯藏要見太平時狐死何
曾忘丘首

二禽言

婆餅焦游子飢游子飢泣路岐畊牛役盡飽狂虜桑
下老農心更苦
泥滑〻風蕭〻煙雨昏獨木橋軋鵝鳴櫓逆風揺行
子終歲事遠徭使我心悸不得邀

和胡浚明村中好客稀五字併作一首

青山爲郭雲當門踈煙細雨梅花村門前落澗瀉寒
瀏〻似是通河源隱居二士清而通談道不愧將
無同何人載酒問奇士糟床夜注時一中天驥權奇
嗟欲老家有龍駒頭尺好孫郞並舍眞可人撒亂書
籤共探討只今干戈迷所適我亦關閩暫投迹君家
烏雀不驚人應怪蒼黃如此客謀身已拙知避肥遯
追淂此良亦稀化雲祈願四方逐念絶側翅隨人飛

送吳興太守盧給事赴兵部侍郞召四首 以邦家之光爲韻

東風催行艫旌旗轉倏杠千騎如登仙我心豈得降
嗣聖初元年德意孚萬邦不戰屈醜虜威聲疾奔浼
眷言惟幄舊分符隅濤江尚書古司戎名寔尚誰雙
折衝要從容談笑空酒缸帝曰汝遄歸謀國資敎龐
無庸斗大州洪鍾受微撞
汀洲初識迎紅紫爛朝霞及茲理旋艫綠陰已籠沙
使君如東君來去不戀家獨持五色筆摛辭燦芳華
明年鳳凰池春風浩無涯須公賦丹青去路不可遮
公來臨我邦天意若見私從容坐席間風化已四馳
民曰吾二天士曰得吾師庶幾少淹留子弟公敎之
如何去不顧公豈要我思不見溪上山旦暮發姸姿
及茲有行色風日含悽悲公亦何負渠久渠百篇詩
西廱拜顏色振鷺俱分行繡衣浙江濱再上君子堂
首尾二十載持橐侍明光厭看南朝山易綰吳興章
煌〻朱兩轓照我梓與桑惟我衫始青憐我鬢已蒼
顧復見芳苦感槩激中腸向來官如泥葡萄換西涼
剪翎但鳴悲坐閱百鳥翔公爲世良師醫國有禁方
頗聞藥籠中臭味久已嘗小草存遠志未用出處妨
采掇公勿疑結根歛風霜

張倅生辰作賀龜相寉二詩爲壽

神龜異生稟懷抱星與月蹣跚守叢著游戲引蓮葉
青雲覆其上文字書左脇千年愈堅瘦腹背類璆鈇
有如盛德士秉志厲霜雪不求赫〻名羞作翕〻熱
行藏關理亂閱世自明哲時哉此唐虞負圖追往諜
黃寉初出胎骨格已驚衆翩翻謝囂塵颯爽自神縱
朝飛出芝田夕飲下雲夢寧知風露質乃係世輕重

有如賢達人胸腹抱空洞觀時自隱顯豈待吹噓送
會看九皐鳴一〻律呂中閱歲千六百群飛扶鷺鳳（千六百年飲而不食典鷺鳳同群見相寶經）

曾宏父將游吳興示所和葉內翰八首次其韻太守亦和故并及之

蘋洲景物最憐客無賴山色只供愁短棹從渠係煙
雨春容併在水南頭
並山微徑自曲折野人種花無數蹊太傅風流猶可
想摟舡皓齒合招攜
謝家溪亭花鎖碎尚憶故歲春未闌覓得小航衝雨
去濕紅飛處思朝寒
使君覓句自超絕（一作逸）江邊烏臼能絕人我疑祕思
有天巧湿議曾中百頃春
官閑亦復一笑適理識及此春日晴追吟乃澤伯宏
父便覺俟喜無詩藪
老來文字讀不入抽思軋〻如酒泉從君敢作入社
客正恐釜豆相泣煎
有懷玉堂前學士典冊汗漫真金仝潮子向白雲深處
覓面山溪館帶長橋
翰林久袖經綸手筆力游戲吞山川要試皐夔致君

術不應牢落著幽禪

苕溪集卷第三

茗溪集卷第四

古詩

南山有鷷鷄一首示里中諸豪

南山有鷷鷄春田多虎兕何必汲之水可以樂我飢
六師擁行在閭巷屯虎貔民食尚可紓軍食星火移
努力輸縣官無乏辦門吹所願將與士感此艱食時
忠義發飲腹向敵爭先之驅逐狐鼠群寓縣還清夷
我輩死即休粒米不敢私

聞杭州亂二首

飢來命餉寒凍衣官家養兵如養兒時平軍律久玩
弛藏門笑歌驕莫随柱時金陵因刺史今者杭州漕
臣死猾天烈焰窮朝昏千丈紅霞炫江水隣州之兵
如此兵嗚呼此難何時平
縋城將毋走者誰吾宗貴人丞相兒高門潭潭深如
海一朝赤脚踏路岐吁嗟身世本何有金帛滿家那
淂守衣冠自古皆賊讎玉石俱焚無好醜嗚呼安淂
貧富受用勢略齊無庸懸絶產禍机

傅子駿右司見和雪句且有
兩宮北狩之感復用韻二首

萬里胡沙驚飛幕北望旋頭天際落向來宮軍如路
人受申甲迍邅唯指窟寧知竟屈
鑾輅尊聞天火令何當燉落雪如絮不我溫九閽蔓
想血而論
先生著書風撼幕詩成弄筆雲烟落舍傍種竹欲招
鳳郭内有田純給宦眼看雪片粘空尊寒齋芋火猶
能燉惟我官冷何時溫我亦聊尔公勿論

次韻方允迪秘監步月感懷一首

伊昔茗水濱詩酒相逆送紅蕖三百頃天遣作妙供
于今几何時喜懼不同夢驚心風月夕怨留有殘弄
所嗟老侵尋不愧官冗從當時李孟間衆識長離鳳
寧知天一角復此尊酒共文章自千古習氣無乃重
詩如朝陽鳴一一律呂中從游二三駿蹀躞不受鞚
阿咸有家學落筆競豪縱傷時複懷舊一笑得再慟
公等俱勉旃如我堪底用

允迪以羊膏淪茗飲呂景寔景寔有詩歎
賞仆意未然輙次元韻

精金不受鉯銅辱瑞草何曾取膏腹乳花粥面由名已
非藉以羊肪何太俗山林鍾禹异天性難遣華腴偶
竊獨森森正味若且厳玉質無瑕誰敢戳君家饌林
多錯本讀罷流涎甜枯吻故令茗盌變腥羶速想黄

封雪花臨呼臵為奴達彼怒自昔爭雄巧相汚我寧不飲信我說獨喜君詩有神助君不見稱家兄弟故可人槩以骨鯁恐异趣

持如京師和方時敏机宜十二辰歌一首

群兒鼠竊均有遇老矣自知牛後誤成功未鮮鬪兩虎援輸徒勞兎千兎佩書卯首何龍鍾雲蛇光惟蟠心駒馬頭三千悲逺道羊角萬里無高風秦歌嗚ゝ斐猴舞一笑何如共雞黍誅身狗苟君勿嗤聊戲墨猪書韻語（昔人論書云瘦為形枯肥為墨猪）

五十少公卿贈何子斐居士

五十少公卿三十老舉子世間老與少不必較年齒我觀官達人顏色自豐美耀者忽已腴变化一日耳人言老再少信是有此理我為老諸生流落踰二紀四十又過四洪恐百僚底說老已十年何况真老矣壯氣摧幽憂髮白面目緇寧有再少時一衰乃如此何郎窮過我齒髮亦相似閒居傲軒裳腰腹滿經史時ゝ吐光燄麗句落寫几誰家肯終惠試此足千里空令坐窮獨闔户令掃軌宦達世共慕閒曠吾所喜丈夫生世閒要自發奇偉富貴何足云功名半張紙古來傲世士良是窮乃止未有如子年慷慨隱廛市我不愧公卿愧此少居士

水村二首示友人

浮花蕩漾青蘋小綠柄欹垂剪刀草朝從港東暮港西採花擷草無盡期秋光有盡意無盡萬馬奔騰山作陣眼中未紀公莫回飢腸作惡如鳴雷

張公一生雲水客往歲泓澄寄茗雪故人刺史眼為青顧為泛宅浮清泠當時鷗鳥難問延尚有水村名泊宅碧叢青笠寧在無公今仙去當傳余

借居鶻鳩山中一首呈方允迪道誠昆仲

長松舞高寒落澗瀉清泚笙簧響天上金石鳴地底雲容何潤澤下有隱君子樂此山水音清若變流徵惟我從何來塵土面目眯冠戎在江湖眷食心未已赤囊走邊報朝暮異憂喜安知隱人樂勝絕有如此古來成敗事不入山中耳碩言晚相收眞我巖壑裏酌泉得醒心茹术可不死况有載酒人半道同粟里（屢從道繼飲仍所君在半道間）

山居作拆字詩一首寄江子我郎中比當以拆字語為戲然未有以為詩者請自今始

日月明朝昏山風嵐自起石皮破仍堅古木枯不死

可入何當來意若重千里來言詠黃鵠志士心未已

次韻鄭維心貽盧叔才一首

朝行轉木末暮返循水涯生長山水間流窮自知歸萬緒更擾擾衆曰何睽睽有若脫轅斗邂逅得此時坐念盧夫子與世真背馳讀書如董生三載園不窺清詩見真情觀者豈得疵春風入閭巷爛熳百草菲摩腹忽起行菜茹傷蕨薇平生經綸學無術取世資貧交可相覔叩門兩無疑富貴不汝求我至君勿揮

次韻維心謝沈尚書惠筆一首

書生磨吻鉛刀銛君家手筆不退尖琢成秀句奪天巧平揖鮑謝奴高蟾郊寒島瘦復可哂漢風楚骨真能兼胸中疾邪茹不吐但覺忿氣生虬髯巨堪陳壽書沒寶毫端有口可得箝（維心修三國志）尚書昔侍金華講論議凜凜秋霜嚴曾將一字竊魯史（尚書曾講春秋）未用三語求既瞻分君賜筆助清峭雕鎪象先出奮如我樸遫豈足數半世翰墨從心潛老去文字讀不入編帙散亂如披籤因君窮討默自愧解書成癖何時砭要須盡見君家書槁死不歎周南淹更從湘東覓金管賞激忠孝袪姦險

謝吳興守李端明致酒一首時寓德清

孔愉廟邊溪水長石壁巖下飛泉香居士住此幾寒暑只見四山青又黃今年春雨催麥芒六月稻穟乾欲僵煩公焦勞坐黃堂何不趣公歸贊襄為時開闔陰與陽不令此憂遺君王我居有如坐甑內四顧怫鬱不得驟公欲令我蘇肺腸白衣致酒甚沛滂糕粟未空陶氏倉得酒且到王生鄉更招山前老漫郎（謂沈次律）渠家四柄荷可觴（大梅山法常禪師隱居餘姚南梅子真故棲有僧尋拄杖迷路至庵前問師住此多少時師云只見四山青又黃）

月出一首

東峯高如屏月出久未知竹影忽上窗淡墨時參差幽人坐數息瞑久息愈遲擧目月在窗便覺心境移平生浪紛擾自省點半疵歲晚得此身終焉以為期山中有暄寒我不記四時樂此見月初非關未忘詩

剡溪道上一首

一水縈不斷千巖翠相扶孤蓬載雪歸我昔見畫圖今年兩經行明晦自慘舒旱夏山若焦秋至潦溢途是中無故人王事當馳驅景物寄心賞隨遇便有餘不覺老李真乞歸尚狂踈官家賜閑身用底一曲湖

觀大龍湫一首

峯頭龍何在井底龍不出吐作玉虹流倒挂二千丈

落磵勢初緩澌聴轉山急噀面飛雨過着衣晨霧湿
造物等幻戲此地真絶特勿言王事勞還勝得小立
慙愧大尊者幾載面青壁山高不礙見泉聲不妨寂
次韻建安劉彦冲學士寄茶一首
寒谿日漱枯腸潔自志窮愁澌随劣故人不愛北苑
春更遣清甘濡吻頻只今相望如参商武夷孤絶雲
蒼茫底事坐閬百鳥翔要借玉川風雨腋高飛令我
墮君傍
賦程伯禹給事漫吾亭一首時伯禹知宣城
道州閑傷時既歳吾山溪彼物何曾争我自分兩畦
宣州絶代賢雅志藐群黎胸次包峥嵘不肯去圭角
何從得漫名正恐亦偶題盼觀身世空萬境俱一齊
浪云出處殊不悟東是西向來功名蹴復入山水蹊
公今持左符早晩朝金閨生賢出世間渠能絶攀躋
要須了此心泛應忘高低昔我蓋已漫今吾亦非迷
獨居會稽官舍送僧遊龜溪因記寄聲弊
廬
老人年六十生理常剌促歸無一稜田此事亂心曲
妻孥渺胡望幼稚烱在目師今過龜溪山水無盡緑
石壁嚴寶坊泉甘宜杞菊但恐齋厨空眼飽不救腹
並山行徑微草露濕人足師訪老人家門前有脩竹
酬王元勃舍人方智善學士求余作墨竹
一首余所居似賢堂蓋先伯祖雜端為竹叢名今竹與故榜皆亡因叙此意
堂名似賢人似竹瘦節孤高照崖谷百年人與竹俱
化尚有諸孫来借宿家風愛竹餘底事至今十飯九
不肉帷應號食誑枯腸更寫寒梢媚幽獨王郎散帯
談清虚為竹造門顔不怛主英烱〻貌曜甚門倚江
干千箇録兩家人物徳風流石壁山前煙雨秋豈唯
千首輕萬户胸中世襲蕭灑侯我乃癡絶非畫絶憐
此霜根貫金鐵短綃淡墨持似公更聴哦詩聲激烈
題等侯軒一首姚氏庵種竹萬箇道人瓊公遺余生其傍因名其軒曰等侯且為他日子孫封侯之讖云陸龜蒙詩云湖山自是清涼國松竹合封瀟灑侯
蒼官與青士昔封瀟灑侯萬箇儼相持更比千户優
道人心安樂百念過不留延我聴風颸凄清韻天球
傍聴卧麟冢卿雲覆林丘前峯欝嵯峩落澗縁道周
居然氣象異況乃世徳修他日名可占子孫荷靈休
訪石林葉少蘊觀文二首
卿雲覆其上草木争鮮新竹露光参差晴羲破藹晨
萬石紛拱揖静黙自主賓是中有老仙雲霞煥精神

朝暮林巒間摟扶出怪珍風敧青蒻笠雨墊烏角巾
山靈指相謂箇是夔龍身如何輕世累蕭散意許真
了知家衣貴未若巖石親功名乃棄餘道德受咨詢
我來追步趍且溪結勝因劇談刲義軒愧此真天人

又

夔龍在丘壑神物發幽秘森然萬瑣瑰參錯分位置
踞地猛獸伏拏空孤鳥厲先後相長雄突怒疑攫噬
各以奇自列寧謂我獨嗜羊酪非不珎蓴羹有至味
鄭公信奇駿我但見嫵媚種竹被崖巒惡木不得地
荃蘭徧九畹叢草慚無類造化初何心被物自殊志
那知此巖傍閱世等如寄頡言賦丹青遠近同一視

次韻倪文舉為國器扁舟見過溪上之作

頡有兩玉人風流晉宋間況復子倪子妙思輕小山
訪我相後先知我倦飛還僮僕恠主人羈縶如在閑
何曾得此客能使意緒寬從今望仙舟我門肯常關
春風孔卽溪松下荆可班

幾上人名所乘舟曰釣月庵求詩為賦二首

古德狀頭挑令師竿下取月滿體自如清光無處所
昔人鈎忘餌今師亦忘鈎靜夜江不湍孤光送歸舟

雙頭黃芍藥二首

漢宮時世粧承恩嬌姊妹解道根蒂同如何兩心背
映立自亭亭吸飲風露饒不作恩與怨世間兒女妖

龜溪左碩亭二首

餘不溪上山映我杯中綠我醉狂欲歌潛蛟聽方熟
溪面寒無風澄瑩千丈綠我欲放輕舠霜鏡不可觸

苕溪集卷第四

茗溪集卷第五

律詩七言

次韻虞仲容詠雪一首

十年九作窮途客憒見天花面旋飄江上舞鷗如背我沙邊立鶴獨齊腰衣黏落片行呼酒船觸輕氷半渡橋誰識此時詩思亂緩歌黃竹想西瑶

宿揚子江口一首

客檣沙觜渺縱横二紀風煙老此行待得江頭明月出恰當舡底暗潮生旅人憂冷無留想別浦航歸有呼(去聲)聲斷念此生惟付酒爲誰觴起摋瓶罌

次韻朱賓老删定月夜相話一首

一水相望千里餘扁舟夜載月明俱君今身爲故人出我亦年來此客無夜久燈孤疑是夢樽空僕卧不成呼殘年會見干戈息共買嵓巖著老軀

次韻宋希仲侍郎見貽一首

今古宦游長作客每逢佳處欲忘年頗將幻境觀塵世始信腥儒是列仙野色分橋山帶邑晚雲藏寺水黏天公身未屬煙波管莫向津頭買釣舡

矚足齋一首

此地誰令著此翁角巾欹倒鬢如蓬興高絶壁松聲外憂破寒花雀啅中瞻債幾時償賽足書淫前日洸除空故人若問安心法一酌村醅薦晚菘

摘星嶺一首

蘚磴緣梯興未窮青冥有路欲乘風朝雲暮雨在脚下井鉞參旗落手中此世此身長作客半癡半黠忽成翁猶能偃蹇巔崖上一洗平生眼界空

次韻鄭維心詠梅一首

山路雪消梅半吐隔林先已見疎明凍醪似客從誰賞斷句如氷得我驚卧楸照溪春思浄細香留客暮寒清明塵未逮邊風急十載花前笑不成

次韻林少睦遊禹廟一首(并以贈行 少睦福唐人)

客裡杯觴不易逢越王宫好莫忩忩春容雨打風吹後山色朝來暮去中京國昔從秋序别齋廚猶憶飯時同清詩更作他年約七塔三山夢已通

元日得雪三日立春

斗柄銜山曉直寅夜闌笳鼓又迎春尚欣窮臘酬三句更薦嘉蔬繼五辛鳩杖多情扶我老琪花有意爲誰新甲兵不用銀河洗始覺今年一笑真

比過石壁訪王元瀚舍人欲觀棊戰闌同

魚軒出遊獨與戒琳二師對語久之明日

元瀞有詩見貽次韻奉酬

緩〻遊春且莫催而今揮塵短轅回一百五日天氣近二十四番花信來晴野未容窺謝傳即心聊復探黄梅歸來索共梅花笑老眼如何得暫開

次韻奉酬元瀞見過奕棊小飲及觀館閣題名之作

珠玉當年欬唾成元劉何自敢齊名妻回雲海西崑遠春到江村北渚明誰爲少陵償酒債更憐侯喜得詩聲林中賢聖君休問局上光陰我獨驚

方欲相約爲兀侯溪上之遊忽辱佳篇復次元韻

山色溪烟潑墨成隔溪幽鳥自呼名未妨獨酒陪心賞更借清詩作眼明桃葉不關今夕恨竹枝猶是古時聲扁舟醉後從漂兀箇處應無寵辱驚

次韻周秀實監丞嘉仲府判叔姪貽王元瀞舍人二首詩中見及且恨不與奕棊之會

不踏青門曉鼓鞠山林真樂在朋曹烏衣賢冑風流遠赤壁諸郎氣義高底事裁詩多態度也應索酒甚麄豪殘年我獨棊中隱從此天刑儻遂逃

人言我老是頑仙坐隱紋枰不計年何用山屋分小大直將壺嶠比方圓争雄未羨七擒略見事常輸一着先好覓周郎雲水外紅蕖千頃藕如船

次韻鄭維心見貽一首

身病何因到赤墀眼昏不復下書帷杯觴有限長羞澁故舊無多足别離對白抽黄餘習氣看朱成碧記當時有未成碧醉中眼花粉大白攜前人此維心舊詩僕初相識時所見也江村投老俱牢落猶喜詩情似拾遺

維心以僕假守毗陵與嘉禾南徐弟姪分符接壤作詩見貽次韻一首

家風五字作長城四至何曾慕九卿閒舍山林端欲老分符湖海尚叨榮北南二阮俱賓士大小兩馮慙頌聲獨羨書成鄭夫子會令千載意分明

次韻萬廷老見貽一首時共話于梅花亭上

梅花村上駐歸軺知有幽人此住庵誰遣殊香隨杖尾故憐春色在枝南溪前水落沙痕出門外山橫雪意酣詩似何郎情不淺更留佳處後來談

次韻王柱史題寂印師寮一首

巖下風輕進竹涼道人身共翠梢長飢腸欲和春泉響鼻觀先參煮菜香何處人間有癡黠不將身外較

關忙鄭家柱史哦詩夜沐厭獻門月到墻
留題呂宣義知命小園一首
雖無萬竹等封侯半畝清陰趣自幽菘韭尚能供早
晚菊蘭聊欲記春秋歸來久已同彭澤林去寧須問
石頭短褐飄零嗟我老他年來往亦風流
登學宮城墻眺望寄曾宏父
寂莫無種老鄭虔登臨此日意茫然雲開北渚炊烟
外春到西城血戰邊江草喚愁無畔岸官梅動興浮
清使南豐藻思傳家舊好寄東風御柳篇
同諸曹泛舟城南曾守餉酒示詩次其韻
十年溪渚夢經行更借風烟作眼明官身擬赴鷗鷺
約小畝恩逢詩酒勑今者不樂愧幽子後日欲醉無
趣生五馬會壽芳草路肯教綠葉使陰成
題韋右推祇齋一首
今古時清罰自清由來獄鞫賴儒生將軍誤怪獄吏
貴廷尉本稱天下平萬態詎容逃水鏡此心真欲似
權衡公家世德高門闊更看陰功肆令名
題道場山一首
雲亂僑堂氷不如妙香隨處滿空虛頭陀浩劫衣塵
在回向此生心地初涉世情蹤終簡懶愛山緣重貴
消除道人勸我發深省相對五更聽粥魚
莫師文以訪弟調官巴川用周子醇韻作
詩贈行
三刀昔夢斂東州援筆今看峽倒流晚歲拾遺長憶
弟異鄉王粲忍登樓微官等是身懸寄亭世何曾道
阻脩他日歸飛兩黃鵠伴儂茗渚共賡酬
次韻邵子非見貽一首
衰想風神不記春相逢欲省夢中因安知晚歲歸吳
客却見當時入洛人（僕崇寧間與子非同學校今始相識）賦似文園真
有氣詩非子建孰誰親會須剪燭西窗語莫怪長頭
間事類
從子昨登月波樓戲用前韻并簡何子楚
洗酸初嘗麴米春一樽相屬是前因忽驚萬頃月波
上相對九霄風露人十載京塵如夢破半生鷗鳥已
心親他時喚取何郎到要遣官梅動興頻
寄燕山師幕家姪季高一首
疇昔江湖自在身而今騎馬犯邊塵寧無楚尾吳頭
夢歷遍燕南趙北春壯志似渠終有遇衰年如我尚
誰親屈州柳縣不伸里老此萩蕨可笑人
禹廟一首

苗山風馭日翩〻人道桐棺葬此巔今爭獨開鴻穗
萎故村不見鳥耘田遠憂邊塞清無日更望倉廂屢
有年收攬封疆歸　禹貢忍看胡羯污山川

謝會稽守翟內相臨學行鄉飲酒之禮

清曉傳呼振戟衣泮林雲日炫旌旗風塵貼妥投戈
後色笑雍容勸學時先世流芳今有繼聖衰國舊正
噫咨王褒頌草得賢頌可但中和宣布詩

次韻方允迪秘監會稽相遇懷吳興舊遊
二首

故山疇昔奉吳遊老去功名失路頭江海一官如許
泠田園三載不知秋謝公塘外千峯紫何指廬邊一
徑幽心折少陵存殘句恨無酒力破牢愁舊遊方時敝吳亦盛皆已物故
鑑湖列嶂自天開雲色嵐光入酒杯忽遣同遊有陶
謝故應交契擬陳雷他鄉日〻典衣醉公事時〻弃
馬未要買扁舟窮勝絕共追樵徑晚風回

携家從允迪借居鶴鳩源上沈必先侍御
有詩寵其行次韻併呈二公

飄零暮景今如許慙愧高人久卧廬好客兒童總惟
妻多情草木自扶疎百年夢幻真何有一埜風烟尚

借居寄謝南臺溫御史此身休戚正關渠

向來多病更多憂命與誰謀出怨仇坐念甘泉方避
暑不知楚澤又悲秋長虵肆毒心猶在戰馬何時鞍
暫休攬擷故人身衛主素書能復訊懷不

再用韻呈允迪秘監江子我郎中

二紀風埃長作客了知身世是蓬廬老來詩酒都無
味亂後交親未肯疎曾見雄風追楚賦尚堪雌霓讀
如居顏公先卜嶽巖隱秦刹寧忘鄭國渠
異時歆畝不忘憂避俗今猶若避仇直指威聲曾震
岳封章義氣欲横秋詩成顧客知無敵酒盡憑誰為
起謀歲晚相逢山在眼從公御歷顏能不第三韻子我家諱易此字

次韻必先侍御和鄭維心憶梅并寄維心

紫梅溪上春先到餘不沙邊草未芳五字真曾賦桑
落四絃猶憶調楓香雪中孤艷應愁絕竹外斜枝不
換藏永望佳人在空谷此時幽獨未須傷

再用韻寄沈次律學士

溪上青雲覆短墻杖藜誰共攙幽芳忽驚候館梅花
破想見山齋竹葉香儘客鬢絲今點染使君心事獨
韜藏何當歸赴春盤約苦苣嘉蔬未足傷

次韻維心賦次律見一亭二首次律自號柯田山人

向來金埒與銅山可是無田求得閑紙上功名追逮
景鏡中心事迫摧顏溪雲慣作多時别隴月今迎一
箇還始信祠田梨棗地不令榛棘有遺刪
循除春水漸淙淙心靜魔軍久已降未省芳菲誰是
伴不妨鷗鷺自成雙眼中濁酒傾如海門外清溪欲
擬江會見扶藥添一老共聽疎竹響風窓俟所借德清僧舍君有竹林流泉之勝恨未得見也

次韻維心赴次律賞芍藥一首

叢前紅藥媚深幽更為餘春一笑留疇昔鄒枚俱倦
客而今陶謝得同遊真香兩裏來無盡艷風熏喜
欲浮未羨木奴千户比主人原是醉鄉侯

次韻維心貽葛魯卿待制求花栽一首

此日寧無健步移春前行近著花時故園樂地今餘
幾小縣風光客不知剩買名栽令亂眼却嫌芳思只
撩詩屬公歸賦丹青手問圃尋農獨我宜

盧叔才相過夜話戲成一首

七年詩酒恨難同未省相看作麼容多病襄陽長覺
縮古心東野更龍鍾已知昔者非今者莫問渠儂勝
我儂手剪西牕深夜燭細聽吳語話心胸

寄雲門長老持公一首

夢境清遊記昔曾而今雙鬢已鬅鬙此生有分尋雲
水到處逢人說葛藤紫芋波稜真在眼青鞵布襪未
輸僧會投枯木堂中老只恐詩情罷不能

次韻宋希仲貽故人虞仲容一首

亂前交舊今餘幾道故傷時淂滂零門外溪山無賴
碧眼中驥鬢可憐青十年持橐氣横出三斗朝天心
獨醒却喜元龍豪故在不妨下馬索銀瓶

送希仲出守三衢一首

臨别溪山眼重開秋風揚旆更悠哉平生氣槩今逾
壯一郡清平欲挽回喪亂有誰談舊事論思此日要
真才公行匆亟朝天路帝有甘泉密詔來

次韻寄懷王元勳舍人一首

倦飛鸞皆戢脩翎乞與雲山作卧屏醉裏書床堆未
荀寥餘楸局見稀星君心儻似當時赤我髮應無耐
久青老手尚堪驅使在會持歸織到溪亭

林懿成檢正見貽次韻謝之林乃同年

集英唱第偶追攀老著青衫獨汗顏富貴逼公那得
謝雲泉招我久應關鸞臺看展經綸手鼇禁行趨佚
奉班黄髮故人空敢想應無春夢到林間

將如會稽用允迪韻留别子我諸公一首

對酒休悲落木秋霜花猶足當傳籌每憐別賦空多
感晚信離騷併是憂盞底聖賢何足論眼中涇渭正
爭流時危思袖經綸手行見聘書如鶴頭

送方務德提幹赴官浙西一首時同在鶺鴒源

二十年前湖海舊而今人物槩琅玕文章自襲家風
美骨相仍無父容寒會有忠誠能貫日不應漫浪懶
為官他年鵷鷺行中見儻似鶺鴒各裏看

次韻沈必先尚書見別一首

翩翩旋尾破新晴猶似龍駒脫在坰再上封章辭雨
露故令高節煥丹青嫏雲婿日懷仙隱白鷺迎舟宿
曉汀猶想山齋春酒熟可無殘夢到南屏

次韻傅子駿右司見貽一首

大旆華鑣盡掩扉松門沙步帶山圍循除漲水春來
急釋嶠孤雲懶後歸試著青鞵緣磴道不妨野服坐
苔磯應嗟客路風塵暗遠樹鸛烏未得依

次韻無言兄卜築二首

求田問舍豈徒為晚悟前言不我欺地占玉杯初應
卜門臨若水究分支鄉關怪客歸何早聖主思賢降
不遲磊落胸中三萬字不應無意拯時危

石枕方床綠浪藤清談散帶似懷冰蔬盤尚雜水中
蟹羽雲莫揮爪上蠅五斗為貧真世業一廛歸隱豈
人能冥鴻萬里今何慕應笑饑飛側翅鷹

張仲宗判監別近三十年經由餘不訪余
有詩次其韻

亂前猶省當時事亂後渾如隔世人得見非乎且懽
喜莫將心念到身屯街杯儻辦中山醉覓句誰如小
庾新三十年前癡半點相逢終不忘天津

次韻沈次律家並蒂芍藥一首

習家池館酒如淮為破幽人一日齋前廡芳菲駢蒂
萼棲雙鸞鶯嘯朋儕忽驚暗綠將成幄却喜雙紅欲
綴釵卑木會為門戶慶而今蘭玉已當堦

次韵牧庵禪師持公見貽一首

衲底摩尼直萬金本生空探九淵尋波離識罪何名
罪老可安心不見心碧澗寒泉流自古齋廚煮菜味
常令牧庵已斷人牛迹純白何妨黑牛侵

次韻鄭為功見貽一首

當年負笈京華客振臂論交法從班何武誦詩來蜀
郡士龍持論出雲間杯觴引滿風流甚歲月驚心昨
夢還短檝未妨相訪覓要看拄頰面西山

次韻徐季山學正釋奠先聖之作

闕里躬祠通古昔升平禮樂信光明威儀復見周多
士迓節何求漢兩生佩委霜侵裳繡冷庠開風振戟
衣鳴佼君爾鶩神心格更看雍容伍國衛

次韻吳興守到官見貽一首

步武初辭玉筍中旋麾疑是到珠宮照聞歲岫如爭
入筆下雲烟洗不空千里喜深車後雨一堂仁淡扇
時風賓筵浪許陪真賞底用躊躇一禿翁

次韻吳興守雨中即事一首

兩檻風蓬欲墊巾護花常恐減青春聊怡已復生穎
類料峭真應惱老人睡鴨吹香空結戀遠峯攢碧似
蹙顰野棠淚濕愁如許〻面徐妃不受勻

次韻春日書懷二首

居士而今有底忙生涯草〻度年芳平林漸見萬紅
委野店初開煮酒香尚喜佳人來得〻不甘春事去
堂〻勝遊早晚道千騎更看揮戈駐日光

水面紅雲次第鋪東君未肯向人疎興高碧峰千尋
外春在黃堂一笑餘只怕玉醅浮蟻筆不嫌花片落
襟裾公歸行侍甘泉宴留得新詩錦不如

次韻吳興紀事一首

懷紱初辭玉帝宮白蘋洲在亂雲中勸耕漢守宣恩
詔賣劍吳儂襲古風花好未應慙洛浦酒香何羨過
新豐他年圖畫賓筵勝錦瑟傍邊有病翁

次韻九日四首

九日佳名今古重鳳城秋色正明樓廚供清醥香浮
袂恩賜黃花憶滿頭（魏帝九日以菊花一束賜鍾繇）千里風塵殊未
悉五亭吟嘯不應休明年歸覲酬前賞倘念衰翁尚
四愁

懷紱欣臨柳惲州擾床寧羨庾公樓雲橫浦激無重
數花繞巖巒最上頭詩遣羊何聊共和語驚陶謝未
知休自緣風物撩人意為鬧情作許愁

蒲團趺生冷知秋茄〻寄出郡樓（作）聲一風閑世慮中
知是夢說禪頭上更安頭知君化得俱吟詠居士年
勝賦莫休只恐官梅能動興從渠江草喚人愁

向來風韻照清秋氣壓元龍百尺樓倒載時〻憶池
上朝回日〻醉江頭甘泉正念論思舊輔郡仍推碁
望休勸窣嬰姍老歸客賴公與酒得澆愁

次韻雪中聽琵琶一首

燕堂曾許陪真賞似識唐昌一樹花鶴骨松身公耐
雪龜腸蟬腹我羞茶星消萬點蹂還密月陂千尋整
獲斜要趁回風看舞態莫令嬌恨入琵琶

題眺山吳約仲曠遠亭一首（唐吳筠詩平湖曠以遠莫子及取以製名芮國器為之記山盖吳筠舊隱當時語曰吳筠碑樸古奇録其文辭之美也余未冠予約仲諸父讀書此山）

追思五十年前憂山壓平湖水次門白鷺未懸公子貴青松不屈大夫尊文辭樸凸推鼻祖標罴仍高到耳孫更喜新亭名意好莫郎清峻芮郎溫

茗溪集卷第五

茗溪集卷第六

律言五詩

冬至郊下早行有感一首

刺促驚時節侵尋念物華半生多客裏今日又天涯曉月看眉撫飛雲亂眼花窮途隨物感不必是思家

和族兄無言題能仁寺當雲軒一首

綠樹新迴合斜廊舊邃深壺觴如栗里歲月似山陰半世懷清隱何年得此心借床眠不熟酒力横相侵

次韻表甯淵道舊思歸四首（葉商虞仲容季澤）

寂寞襄陽老南山憶弊廬病來惟喜酒歎罷每捐書道路風塵暗關河信息疎逢人說沙漠不忍問何如

十載溪亭舊揮毫見古風相如今病渴東野尚鳴窮眼界便鄉物風流憶迺翁一坪押如夢斷歸思渺千峯（頃歲甯淵侍尊公官吳興以溪亭為官舍居焉僕歎從尊公奕棊）

城郭如村步官身等俗閒對棊論小墅拄頰望西山異縣故交重開心幽事關猶餘少年意不計晚途艱

虞氏隋唐後當時尺五天風烟鼻祖宅翰墨耳孫賢節展客相躡杯觴得共傳濟時吾老矣看著祖生鞭

次韻江子我雪句一首（時居鶴鵝源）

頭白高山早千林一夜花雲深鳥兕嶼風亂白鷗沙

剌㫖傷時事飄零念歲華天令洗兵馬勿復問浮槎

梅山一首

伊昔市門隱山今尚姓梅危言闕社椴仙迹混蒿萊
此事誰云者斯人安在哉傷今更懷古老意獨悲哀

送太學舊同舍及第歸鄕一首

華轂當年别豸棠末路同江湖人已老家國恨何窮
山有傷心碧塵無没馬紅塵鞭還送客落日淚痕中

次韻于我得倖一首

祠官資壽倖肥遐要清貧載酒久無客乞醯惟有鄰
廣文寧歎肉方朔漫長身莫遣陳裘到先生甑尚塵

冥々寒食雨

冥々寒食雨客意向誰親泉亂如爭壑花寒欲傍人
生涯長剌促老氣尚輪囷不負年々債清詩斷送春

風氣東南異

風氣東南異陰晴早晩間日光時透漏雲影半遮山
掃送殘紅盡開從綠蔭還寄聲桑苧友幽興合相關

綠暗山前路

綠暗山前路桑桑宛々垂稻秧分隴後蠶蛋下山時
白日繅車急中宵織婦悲老年官賦了不長一絇絲

即事一首

何物當門戶青松及我長住山忘歲月同汝過風霜
北澗花應盡南榮草欲芳病來慵意少一醉未全忘

覽鏡一首 寄陳甫彦祇丞

契濶三年夢飄零一寸心青々今變雪種々僅齊簪
覽鏡渾相似彈冠各不任論交如許酒情寄一杯深

居士寮一首

龍鍾居士相落魄寧官身長史風吹帽林宗雨墊巾
安心惟壁觀乞米賴僧鄰曾並鴛行立當時夢不真

次韻朱宥老過我對月小酌一首

老人論舊事感槩思悠哉暗喜生眉宇新涼入酒杯
竹風誰汝和落月要人陪此客非凡客斯時得々來

遣興一首

林葉唯菘韭何因老骨强昨朝方住雪今日又加霜
寂歷僧廊暮支離野步妨歲時渾不省得酒是春陽

次韻吳興守春日書懷一首

百榼償春酒人言有别腸披風醒午醉擷藥看餘芳
白日何曾短游然得許長向來情浩蕩今者夢微茫

送徐叔鎮知縣罷官赴調一首

劇論逢前輩憂思獨在民雪霜吾歲晩金玉子心真
曾見除書舊行臍薦墨新君王問田叔長者更何人

送鄧德章教授之官合郡二首

曉色溪亭路風帆去莫遮交情寄桑落離恨渺天涯
志行今誰及聲名莫謾誇淮人問規範說似道鄉家

又

古寺蹤煙裏因依執並游款行如短李邂逅得騎鄧
皎月林塘夜清霜雉兎秋從今兩相憶一酌酹儀不

次韻賓老過會稽訪余同遊禹廟龍瑞宮

曉歸二首

十載江湖客重來雪鬢侵事如春晝夢山似故人心
步屧攀薪絶移舟出窈深他時林樾底歸去話登臨

又

禹穴徵前史龍宮訪隱書相携如故里失喜問吾廬
此日登山屐他年下澤車端能從我老勝戲未應虛

曾宏父將赴官都城示詩次韻自述并贈

其行

庾信多哀思年來萬斛愁低回甘吏役骯髒豈人謀
儋石終知飽松田詎敢求尚能吟玉案未忍困牙籌
公子年方壯才名昔甚休聊持江氏筆來賦謝公樓
慷慨思千里翱翔近十洲逢時寧有愧閱世自多憂
客路塵沙暗春風草木森公行欲入洛我老謝封留

日月消書帙江湖落釣舟經綸公等事此意莫態〻

次韻江子我郎中社飲一首

社釀遺風在田家禮數饒主人疑解意孺子故來邀
傑冠驚先饋庚桑喟見杓習鄉俱尚齒惇族悟跳茵
未見琱戈靜方欣玉燭調山寒時作暝火老不成歊
醲酒無留榼蒸豚發情懷擊謳聲帶苦村舞拍頻招
野性蹤鍾鼎官身脫市朝形隨石骨瘦心與澗毛凋
朔漠音塵斷氈胡意氣驕誰為今定遠空作老邊韶
枉矢知天變雙桃驗服妖宣和宮女頭冠作雙桃相竝謂之竝桃冠人以桃音進為今日之讖獻書慙痛哭避地獨無聊復古周宣治中興

太白謠明年及春社愁鬢雪應消

次韻子我秋分一首

山中秋已半蓮葉晏方開不聽夜蟲話焉知節物來
紫珠猶卧穟青蘗未浮杯欲射繫書鴈非關烹不才

若溪集卷第六

原缺

十萬貔貅同日出　君王英武古無雙而今將士爭
豪甚爲報胡兒莫覷江

賊臣劉豫挾虜騎犯兩淮
天子親摠六師出征賊騎摧衂宵遁
鑾車旣還効杜拾遺作叡喜口號十二首

祖宗先德後刑誅八葉休平振古無馴致小羌如許
黠五兵雖蓄亦時須

開難　君王敢自安親御貔虎向江干英謀睿決知
誰敵世祖周宣比並看

杖策初聞秦下詔氐羌酋長待來朝而今有酒須相
樂前日憂思晉今銷

將相僉謀互往來一時肝膽絶嫌猜旗開逬騎三方
出不遣淮壖匹馬回

天假齊東老逆臣弄兵鼠子尙窺人乾坤整頓應須
早賦與中原浩蕩春（是日傳聞劉豫已死）

猛將心期翦有神爭前知賊不知身　聖恩令發蒼
軍死汝是中朝箇裏人

胡兒驅馬意何忙淮海喧風炫日光心折關河歸不
得而今底處是家鄉

六代金陵是帝州諸侯玉帛等山丘指揮大匠新宮
闕早晩鳴鞭向石頭

胡兒豈敢易江沱前日謀臣謬講和爲問姦諛羞死
未較量今者孰爲多

紅旌白馬羽林兒熱鞚當胸短策垂歸導鳴鑾何太
喜肘間金印阿誰知

曉來皷角動轅門便覺升平氣象存他日　兩宮歸
就養更看　天子父兄尊

東風九市遍開場梅柳參差近玉堂應許侍臣俱入
賀捧持春酒壽　君王

次韻徐立之朝議除夜無酒二首

功名本是誤成蹉使倆何勞更鏤氷竹屋紙窓風撼
慄可憐挑盡讀書燈

平生豪氣恐難除尙憶咸陽五白呼詩似少陵唯欠
酒可能容舍事全無

次韻傅舍人詠褚邦直葫蘆

山瓢枵腹護如壺不學鴟夷肯借酤清夜玉堂誰伴
宿此時一盞可能無

次韻山僧善彬寄梅花

岩封老樹槎牙甚何事春風亦與期千尺寒巖無暖
氣不妨入眼見豈飢

次韻江西李相君七詠

蒼梧雲隔漫烟波露後誰憐泣女娥會道洗空千古
恨石心今日柰渠何

右雙蓮閣

春院花香透白間夢餘風景似蕭閑只今是夢誰占
夢却笑潙山問仰山

右夢室

種橘洲邊何似好離々丹實鬪鮮新千頭豈為封侯
比留得芳香嘿後人

右橘亭

公家愛竹傳閑舊要看凌冬色不淨日報平安何用
許至今好事想風歡

右竹亭

薝蔔同林一等香芝蘭在室不知芳而今閱世如翻
手底處交情有許長

右蘭室

閱嶺風塵旋掃空挽回春色到花叢長紅小白參差
見便覺丹青入手中

右花塢

曲塘如礬何曾有坐想縈山更帶林花圖夜來春雨

足漾舟應試一篙深

右碧塘

戲題法真師見南山齋一首

看山終日自虎猶清淨誰如此比丘莫指妙高南向
是德雲還在別峯頭

題敏上人隱齋一首

水石菖蒲真活計芒鞋不借更奇哉借(声)入山林本是
君家物為喚　隱去來

訪梅

瘦藤扶我到溪南梅蘂含羞未入看不是今年花事
懶北人携過許清寒

訪石林二首

山行不用瘦藤扶度石穿雲意自徐夜過西巖投宿
處滿身風露竹扶踈

山澤形容忌太臞石林風範獨何如時々賓客傾家
釀商々御君讀父書

過梅溪省妻父贓詡善墳感歎

落磵悲泉不擬聞樂平橋北路頭分揚雄舊宅今安
在心折侯芭三尺墳

寂寞松岡鎖暮烟平生忠信事茫然臧孫有後真虛

語伯道無兒可問天

和故人二首丁夘年九月二十二日夢中得之

平生事業較鹿跡晚歲欣陪謝幼輿林下商量好消息不須嵇子絕交書

目前得已便休〻事業何曾有到頭客問函三孰為一月明風靜好清秋此篇不記第二句覺後足之覺時已五鼓夢中他語皆說妙理

題丁氏堂六言四首

抄喜何人斷取笠峯纔日飛来乞與溪山暮宿都教環翠成堆

杯觴競照群玉衣袂常沾翠嵐不怕峯前路滑石頭是我同參

總自胸中描出不妨恠恠奇奇鴈蕩龍湫髣髴鸞翔鳳舞參差

翠峯欲並眉嫵艷藥難爭臉紅昔日寒巖枯木何如此箇家風

題徐次游通判小隱堂二首

遮藏得到中興日觴詠仍陪小隱仙曲徑畫欄春幾許竹花人月四嬋娟

一時藥籠君參朮何事全家傍翠微勿謂小山招不出太平須要隱人歸

金陵

人物風流自六朝故山風國尚岧嶤只應王氣奔瑤闕噴作江聲萬里潮

入靈隱寺

石泉苔徑午陰涼手擷山花辨色香度嶺穿松心未歇好閑翻為愛山忙

登看經樓示同游

昔遊曾共朱欄語十換星霜始再來料得當時樓下水有情應解作潮回

宜興道中

客懷無事只增愁遮眼殘書懶即休午睡忽驚如喚覺亂山無數滿舡頭

寄題葉叔明盛園熙春堂四首且為他日往遊之約

堂前草木自爭春堂上妖饒花妬人年〻歲〻春相似不信風光有故新

橋當總檻月平鋪一色寒光玉不如橋下流泉来别埜經春綠淨可藏魚

箇儂傳得嘉榮唱天上偷来曲度新他時莫向樽前

誤客似周郎解觀人
吹花嚼蘂橋邊路衣袖常沾草木薌更聽緑珠三弄
笛為君一洗海風腥

送吴興大守行十絶句

入物中興第一流論才應作冨民侯　帝憐玉筍班
中秀合付蘋花𣏌悍州
海内文章説大門故宜生長此兒孫玉昆金友㧾秀
出歷現邊都未足論
人言此邦公所私教我子弟等父師大書深刻豈足
紀頌奏宣布中和詩
振廩已責功及物輔藩千里寔分憂爾身在外心王
室咫尺應須入告猷
老姦屏氣不敢出雅俗雍容歌樂康五日京兆何足
數三年子産轉難忘
元豈應制規摹在夷夷風流自一家詞劇清新過小
庾情多兒女笑張華
燕寢風清晝漏長愧公延我讀書堂此日偶同元凱
癖他年儻憶鄭公鄉
垂老何堪此别離感公情義獨心知故應他日汀洲
泜獨立難忘拔擢時

鶏皮鶴髮病龍鍾誤入林宗識鑒中平生氣槩今如
此自對青銅惜此儂
且盡𪇆莚酒一盃責臣寧許我重陪他時翊賛升平
事賦與林下歌康哉

太簡老人家似客室中猶恨未空虛筋攣步澁常須

太簡齋即事二首

酒日入窓昏始廢書
曉来人報雪遮門委巷蕭條郭似村自酌甕醅能軟
飽借人布被得奇温

寄題李德脩通判宣城隱舍二首仍次其韻

宦身寧為傀知還自憶青山對白間（白間寬也寛閒建遠岫益謝宣
城詩）有月有風俱是客受詩受酒可能閒（風月堂）
性在東風浩蕩邊故將詩酒作春妍澗明好客奶何
事鄉去教知我欲賦（秀野堂）

和何山摠老一拳軒二首

掃洒閑庭無箇事林間一拳是何聲自從當日知音
後本地風光見太平
此地丹青畫不成本無聖鮮及凡情道人来往風烟
外不是如来行處行

題揚吉老知軍玉輝亭二首

向來風月清雄地今日升平將相家自啟隱扉放山
入使君聊欲傲雲霞
世間寧有清如許買斷嵐煙入樽俎我來秉此玉輝
寒要工峯頭呵佛祖

送報寧墨老二絶句

白雲到處有光輝江北江南一杖攜妙畫風烟曾斷
取半山今日合全提

王家宅似江家宅草木風煙各不知王謝爭墩公案
在閒師一筆判歸誰報寧墨老受請將入院作兩絶自送之報寧在半山蓋王荊公舊宅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此墩當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此荊公詩也公初罷相歸金陵有問公動靜于過客者客戲荅云余不知其詳但聞方與謝公爭墩耳

茗溪集卷第七

茗溪集卷第八

挽詩

哭吳亦虛一首用方時敏韻

騎吳少年日輕車駕飛黄授簡千人中風流藹東梁
根植苦不牢一朝隕清商誰者不歸盡我獨哀此郎
人物秀且美叔夜魁龍章眼看一杯〔坏土〕王瘞此白璧光
空餘百篇詩老語驚摧藏孤兒將誰賴門戶如冰霜
我非山巨源感念徒悲傷恨墨慰九泉別語尚微茫亦虛臨別屬余為銘

吳彥和朝散挽詩二首

挂冠歸去何曾老賢達誰如此大夫白傅寧唯結香
火季鷹初不為蓴鱸岸巾扶杖方行樂壽骨經丘失
步趨惆悵眼中前輩少更憐鄉國後生孤

談經析理老逾工家學諸郎得馬融心遠自無流俗
駕語真端有古人風每容晚進壺觴共尚許殘年杖
履同悽斷松杉封馬鬣不堪持酒酹橋公

吳公立承事一首

既晚超然不可尋了知胸次本宏深智謀誰復如樗
里緩急惟思扣季心驚見丹爐無宿火欲憑遼鶴問
遺音邦人豈識神仙事競挽喪車淚滿襟

徐神常朝奉一首

豈弟臨民契昔賢政成終自弛蒲鞭暮年三徑師元
亮故國扁舟老許然北陌東阡遺杖履後岡前道鏁
風煙郎君秀美如圭璧會有恩光賁下泉

曺居士二首

臧否何曾挂心真語自真風波語不俗金玉見斯人
大廈方巢燕新岡已卧麟死生知是夢灑落更誰倫

又

自忝知心舊常如識面初情親終近古識遠勝知書
水宿同煙艇山行並筍輿眼中無此老洒涕獨沾裾

悼忠顯劉公二首

時相開邊隙韃胡入帝州痛心惟主辱何意辦身謀
義氣催山岳高名照斗牛天今光史冊為洗百年羞

又

重義何難死知恩恐自欺豫生真國士南八是男兒
天地一朝黑風霜千歲悲至今瞻拱木人口勝豐碑

叅政大資張公二首

遇合時多故風雲氣自強補天煩大筆醫國見名方
惆悵憂民意慇懃薦士章可能遺一老誰復問穹蒼

又

塞壘烽初息留都倚重臣姦驕陰奪氣政化本如春
待得中興日寧論獨病身空餘門下士悲恨不勝陳

方秘監允廸二首

聲名三紀在中州身到蓬山最上游篤行豈唯今代
少論辭仍向古人求獨嗟宣室催歸晚不料漳濱卧
疾留懷慨嚴尤三策在暮年誰識子心憂

同舍西廱四十春亂離君我兩身存寧惟交道金金
石罕見人間此弟昆雅志澤民終莫遂微言憂國豈
堪論鶺鴒淚口千峯合懷斷西風淚眼昏

方司業一首

三紀飛騰近要津聲名磊落動朝紳當時薦士韓安
國早歲談經井大春芸省並游今數在螭坳立處憂
曾真蹋翻西望門生老悽斷雲山淚滿巾

莫奉議一首

五斗難堪志願違斜川寧與宿心期自持雪檜霜松
操直到鷄皮鶴髮時身世幾番驚懼夢功名一局半
殘棋高風獨與齊山並他日行人口是碑

梅子漸朝議一首

世寧何曾有到頭此心安處便休休田園竟老陶元
亮鄉里誰如馬少游樂施輕財知氣槩飛觴擧白見

風流吁嗟四十年前夢進愴經行淚莫收

叔父朝請挽詩二首

厲節氷霜似揭解錦繡如誠心惟濟物老眼更便書
備養今誰及辭榮計未詠郎君宦已重門戶合開渠

又

四紀儒林譽談經我一門那知詩禮學晚失父師尊
阡陌南陽舊松杉厚夜溫心摧寒日落淚盡晚雲昏

唐閣學持國二首

元祐崇三舍詞場次第開兩科踰萬士一日見連魁
圭璧知難售鵷鸞獨晚陪亂離身已老不復夢東臺

公元祐間為太學三舍魁是歲秋試連士公又為魁同日揭榜舉喧都城

至行無瑕玷今人見古人傷時心獨切接物語能真
丘壑尋春舊松杉墮淚新飄零一尊酒無復聽諄諄

貫居仁侍郎一首

禮樂三千字論思二十年聲名江夏愧志節祖生先
閱世初何有安心晚更賢對碁無復日悲淚渺林泉

少保左丞葉公二首

四紀聲華舊三朝道義尊微言真自樂博識更誰論
翰墨餘千載哀榮付九原杉松倚幢節愁絕暮烟昏

又

文章千古事富貴百年身並世今餘幾如公孰擬倫
軒裳清夢破丘壑此心親歎息常編旨無從舉似人

李方叔侍郎一首

論議當年彈外廷英英人物照丹青文章共道追千
古訓詁曾看姚六經晴昔鵷行今幾在異鄉薤露不
堪聽老成遠矣何嗟及聞說郎君有典刑

周元舉侍郎一首

迴翔三紀到甘泉始覺身歸雨露邊黃霸聲名初不
減吾丘智略孰居先勤勞再見雲横嶺志業空驚雪
滿顛愁絕故山三徑晚不堪持酒酹風煙

葛魯卿待制二首

先皇隆教育師席重朝紳模楷歸元禮紛綸仰大春
壯圖初未究歸意久逾真丘壑平生事何人得此身

又

論議超今昔文章適典墳老成嗟已遠後學欲誰師
封域南陽舊交親北陌悲他年門弟子下馬識豐碑

鄭維心二首

我憶谷口孫氣貌清而腴山潛三十年吐此百卷書
嗟哉谷口孫句法何摧藏骨淦歸九原古意墮渺茫

恭人黃氏一首方允建秘監之室

半世安貧家自宜瀛州進退本觀時隨身況有居山
服傍澗寧甦采藥詩案上鏡奩今寂寞林間風日倍
凄悲山公取友先嵇阮永愧論才得誤知

安人陳氏一首

孕秀名卿族來嬪吉士門夫從中歲達家至暮年溫
意淡如忘物身安只弄孫鏡奩今寂寞遺懿不勝論

孺人張氏一首

慈惠閨門淡清真意不私臺臣有賢操母德是吾師
家近青烏卜名傳黄絹碑嗚勤終貴寵他日豈勝悲

夫人趙氏三首

疏派天潢潤天孫賦錦裳佳祥來吉慶淑德著休光
周室中興日唐家異姓王良人勳業茂恩澤未渠央

又

曾謂閨房與忠誠意有加相夫惟以義體國乃如家
天上期何近人間日易斜綸言如甚寵誰爲寄雲霞

又

帝胄恩榮久夫人獨儉勤仁心見典誦孝行溢前聞
嗟昔牛眠地而今鶴弔墳家聲應更好少長摠能文

沈夫人二首

婉晚閨門秀安貧六十春相夫惟禮義玩意獨清真
淚損天真

蜀道靈歸遠吳山兆卜新哀聲傳北里悽感路傍人

又

盛德高門闕榮光動里閭如何偕老願端向此時虛
幼婦辭新剌仙遊夢莫攀吁嗟禕翟貴不立內朝班

俞居易閔學二首

事業更中外論思契冕旒年雖顔釣渭志不在封留
慈愛平生念懽愉末路收遙知謝公客揮洒過西州

又

奕世論交契紅花巷陌春（僕所居舊稱紅花園）楊雄一區宅晏
子百年隣游倦歸相踵身閑意更親那知從此別老

茗溪集卷第八

茗溪集卷第九

策　策問

試館職策

對天下之事形雖不同而其理則一所爲興者患在不得其要苟得其要而持之若擧目而提其綱挈裘而振其領也夫何故原其所始要其所終歸而已矣是故有難易之說者其形也無難易之說者其理也世之說曰創業誠難守文不易而後之議者又以中興爲尤難且天下草昧群雄競逐攻破則降戰勝則取茲創業之誠難富貴則驕驕則淫淫則怠茲守文之不易中興之事則兼而有之此所以爲尤難故曰有難易之說者其形也天之所以授人主者豈以其人心之歸耶人心所在天命隨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然則理之所在在不失人心而已矣故曰無難易之說者其理也嘗謂天之興廢猶一身之安危其所以扶衰而已病者亦不異醫何如耳明者見形色于未病之前故爲之也易昧者究脈絡于已病之後故爲之也難夫醫國亦然上有秕政下有幸民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凡可以馴致敗亂者皆病也昔賈生當文帝治安之時痛哭流涕以爲深憂其說以諸侯勢強爲病腫夷狄嫚侮爲病痱蓋未形而見之然生自謂醫能治而上不使者顧元氣未大損也形脈病而元氣存則文帝不用賈生而生之說雖驗於後國終不亡如其不然生且望而去之矣又奚以痛哭流涕爲哉故醫國者必視其元氣存亡多少爲決所謂國之元氣則民心是也夫謂之中興則國既病矣既絶而復蘇矣然先世之德澤在於人心者豈遽亡耶故愚不敢以爲甚難而不爲者有可因之勢故也自昔所謂中興之君多矣然未嘗無可因之勢周之宣王也漢之光武也唐之肅代也晉之元帝也此明問之所及也其一時將相在宣王時則有若仲山甫在光武時則有若鄧禹元帝則有王導肅代則有李郭君臣之間所以扶持顚危恢復大業顧其事不同而其勢則皆有所因何也三代而下享國之久長者莫如周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再傳至不窋而失其國公劉繼之啟脩其政去邰而國於豳又九傳而至太王獯鬻迫之去豳而國於岐文武繼之遂有天下又九傳而至厲王犬戎迫之失其大業宣王繼之內脩政事外攘戎狄而周室中興爲三代如周無以加矣然失國者再

失天下者一或迫於獯鬻或迫於犬戎然而不亡者豈世世脩德在人心者固耶故山甫之所以輔其君者雖不多見於經凡宣王之所以勞來安集其民與脩政事攘戎狄之實蓋山甫出將入相之力也漢祀二百而中絶然高祖開基規模宏遠文景繼之以德化民敦本節用輕徭薄歛所以結民心者厚矣當時未見其效也至强臣擅命國統已絶天下之心猶惓惓焉思漢不忘則恩澤之在人心為如何哉光武之初百姓見司隷官属且驩然相慶以為不意復見漢官威儀則是思漢之心既久而未忘也唐自高祖起義兵既消群盜太宗繼之脩教化明政刑以府衛養兵以口分世業授地以租調任民百姓安業為日久矣正觀之治比隆成周又開元二十餘年之間天下熙洽外户不閉行粮不賫則恩澤之在民心固深安史之亂雖生于所忽而肅宗以太子起靈武代宗以廣平王相繼靖難尅復兩京再安社稷當是之時功歸李郭不可訾也宰相如苗晉卿裴冕輩何能為哉然則宣王也光武也肅代也席祖宗之世德而興者也若元帝則不然愍懐之難晉祚既絶元帝以瑯琊王渡江承孫氏累世之舊皓雖淫虐失民而司馬氏之德澤亦未有以結江左之心故愚以王導佐元帝之興為尤難然所恃以興者何也中原之毒方熾而人心易收也觀導等請用顧榮賀循等謂之以收人心則亦不可謂無所因矣嗚呼羯胡亂華生民塗炭導之佐元帝也宜若捕龍蛇格虎兕不得斯須暇也顧乃開設學校賓禮賢才措事業於雍容談笑之間其後謝安為相亦以雅量鎮之議者譏其以清談廢務浮文妨要終不為變此兩公者豈智識有不及耶意當是時中原方亂人心雖曰易收亦或易危未容以威猛勝服之也然江左立國既不能興周漢並隆又不若肅代之能尅復舊物豈其世德之厚薄異耶故中興之功或繫之將李光弼郭子儀是也或出入將相之間山甫鄧禹是也然議者謂再造漢室禹為元勲豈耿賈吳祭之徒卒不敢與之齒耶自馮愔之叛禹之威望亦少損矣然而功不減焉何也關中天下根本且漢之舊人心之所依歸者也蕭何任關中之寄以基帝業為時宗臣則禹之功獨高者亦豈以關中之重為能佐佑中興耶洪惟我宋之興為民立極撥天下之亂而反之正人心樂推神器自至卜宅梁宋之間非有太行孟門羊腸伊闕以為塞非有洞

庭彭蠡沔川漢水以為池立國百七十年無一日犬吠之警其所恃以為強且固者人心而已故祖宗以來所以恵養元元甚厚而徳澤浹漉在人膚肺閒雖千萬年不忘也承平既久蠢生邉隅胡虜犯順躪蹂京邑于茲六年矣聖主憂勤夙夜圖回事功閲日既久未見赫然振起之象然有志之士頗有獻於上者亦以人心未忘有可因之勢而已今明問以四代任人之方與其將相救時之得失孰可以為法於今且在當時有遺恨而可為後世鑒者願使論之愚固論其略矣抑復惟念天下之事所以不克濟者患在于不為而無患其甚難故聖人畏無難而不畏多難以其因難而能圖也又況禍福倚伏之理為未易料昔者吳王夫差既勝齊伍子胥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使吳不得志於齊而以覺悟王心吳國猶世今天祿亟至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吳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入郢楚人大懼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夫戰勝人所喜也而以為大憂喪敗人所廢也而以為可為則是禍福倚伏之理果不可料而不可不為者也如其不為而俟天命之自回人事之自正敵國之自屈盜賊之自平庸有此理也哉愚願聖主與二三大臣早夜以思凡可以收人心而服之者悉舉而行之於此有二說焉人主憂勤寅畏天命側身修行罔敢暇逸然後能服人心宣王之事是也大臣至公黜陟明允選用群才皆從人望然後能服人心王導之事是也雖然用賢不可不盡去邪不可不力何則賢者之於君也以禮進以義合所言而從則將繼此以進其所未言所行而信則將繼此以勉其所當行苟有疑焉則亦已耳以鄧禹之智略而遇光武之君受任之間猶有所愧而況其他乎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氷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志則害君子此理之必然者也嘗怪光弼之勲業若此而不肯離軍中君臣之間不能無疑代宗雖厚撫其母終不一至朝廷豈以讒邪之人為可畏耶光弼尚然而況於餘人哉故曰用賢不可不盡去邪不可不力也然則在當時有遺恨而可為後世鑒者此歟嗚呼君子小人不可不先辨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猶人之身少壯則多陽非無陰也陰不能勝陽而反制於陽老耄則多陰非無陽也陽不能制陰而反勝於陰方天下盛時固多君子及其久也聽用原嵩之術不至浸淫至于衰小

人者以類至而日勝以至于無君子則亡矣故善養
生者求所以輔陽而消陰善豎國者求所以進君子
而退小人頤中興豈難哉惟上之人勉爲若以爲甚
難而不爲則愚不知也謹對

平江試院策問

問文者貫道之器道有升降故文有變革虞夏商周
之文均於言道而體則三變曰渾渾也灝灝也噩噩
也典謨訓誥誓命存焉可得而知其辨歟自漢至魏
辭人才子文體三變曰工爲形似之言也長於情理
之說也以氣質爲體也詩賦紀傳書檄論贊存焉可
得而知其辨歟終唐之世文之變亦三絺句繪章則
王楊爲之伯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嚅嚌道真涵
泳聖涯則韓愈倡之柳宗元等和之今其文具在可
攷而知不識所謂文之變者其必因時而變歟因人
而變歟抑時與人相待也且所工必有所拙所長必
有所短其在一時孰失孰得孰强孰劣孰同孰異書
曰辭尚体要語曰辭達而已矣虞夏商周之文雖不
同皆不害爲辭達與体要欤漢魏及唐又何如哉頋
必有能臻是者赫然與詩書表裏焉可誣也諸賢致
力於斯文久矣試摭其實爲有司論之毋以漢魏而
下爲區區不足道也

臨安類試所策問

問蓋聞爲治之本必由於人才用才之術莫先於人
望人望所在民心歸焉昔者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
百官而用趙武祈奚等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晉國所
以復霸元帝渡江王導勸引賀循顧榮輩以收人心
群才並至江左以之中興豈中興復霸之功必待是
而後立且其人之事業果有異於人耶抑用此以爲
收人心之術也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所用皆豐沛
故人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有所不擇所過郡邑詢問
賢豪及於麾下騎士甚者登壇拜大將而一軍皆驚
惡在其爲人望也哉至光武則小異其所與共起南
陽者固多一時亭長縣吏及天下稍定以厚禮聘嚴
光以三公起卓茂特見尊寵則又或以人望爲重此
其故何也或曰創業中興其事不侔頋理勢不得不
然諸君講明於人才之說宜有日矣今聖主將樂聞
之併陳於篇以俟採擇

苕溪集卷第九

茗溪集卷第十

講義

下武

一。綿天地曰文〻所以立德戡定禍亂曰武武所以濟功以武繼文者以功濟德也周家之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克成厥勳非無功也以德爲主武王於此將以昭三后之功顧必有聖德然後能集天命則功不期昭而昭矣大明之詩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此詩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然則天命所在在玆德也所謂德者宜若在我而詩以謂天之復命武王乃自於文王之有明德何也蓋天方授周則世有哲王以相繼述克就大業豈人之所能爲哉詩曰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推本言之則武王之能昭先人之功也抑天而已哲者智之加乎人之謂不如是不足以昭德塞遠臨照百官也先王以是造始後王以是續終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書曰玆商多先哲王在天所謂在天言其神也於三后言在天則知武王所以配之者以聖德而已惟武爲足以繼三后之文惟聖爲足以配在天之神故曰三后在天詩言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則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于周京之地武王之作鎬京於是配行其德爲故曰王配于京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曰世德作求者蓋作而求先王之欲善繼志者也曰昭哉嗣服善述事者也書曰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老子曰常德不忒爲天下式君人者孰不欲天下之丕式哉上無以配天命則下無以立信於民下無以立信於民則欲其式之也難矣故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孝子不過乎物所謂則者性之物則而已故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曰媚玆一人則道足以媚上下曰應侯順德則德足以應民物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武王所以得天人之助者以此而已夫然故百姓與能而天降之福爲非徒與之又將來賀非徒賀之又將奔走而佐助之曰昭玆來許則許其能昭先人之功爲百姓與能者也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祐天降之福者也曰受天之祐四方來賀非徒與之又將來賀者也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非徒賀之又將奔走而佐助之者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況其通者乎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況其遠者乎嗚呼昭先人

之功至於四方奔走而佐助之斯有道矣考於詩書以四方則無思不服以諸侯則不期而會鷹揚之師起於渭濱獻獒之貢及於西旅微盧彭濮稱戈而輔九夷八蠻通道而至侯衛駿奔而奉祀巢伯來朝而蜀方則其奔走來佐可知矣竊嘗原是詩之意所以臻此有兩言焉哲見於外孝存諸內而已何以言之自昔創業守文之君未有不本於哲世有哲王非特周也酒誥曰在昔商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無逸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然則其來尚矣於此欲以昭先人之功顧非哲不能也中庸曰武王其達孝矣乎又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海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於是詩見焉然則得天與民顧非孝不能也不然是詩何以首言哲王屢言孝思也哉

立政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政之所由立也無他道焉得人而已是道也三代共之莫不皆然而周公於成王又告戒無復若是其至者以用人之際不容於或失也國之強弱以之國之治亂以之國之興亡以之然則如之何亦曰審擇而已審擇之要必自近始王左右之臣其近者也所謂左右之臣者常伯也常任也準人也綴衣也虎賁也常伯庶官之長所謂在位者也常任任事之臣所謂在職者也準人非伯非任王所取以為準者也綴衣則內侍之類皆舉矣虎賁則外衛之類皆舉矣是五者宜王之所尤審擇而周公之所當先告也故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抑嘗觀夏之事矣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所謂三宅者是也抑嘗觀湯之事矣用三有宅曰三有俊者是也以夏商之事為未至也又以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告焉所謂三宅者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而既用者也三俊者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而將用者也在夏之君則居之而安矣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在商之君則用之而就其事籍之而就其才矣故曰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在周文武則又能克知灼見其心故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所謂強弱以之者何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覺則以無其人為不覺也非強弱以之乎所謂治亂以之者何曰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則以無其人為不能協厥邑也非治

亂以之乎所謂興亡以之者何於文武曰以並受此丕丕基則以無其人為不足以興起也非興亡以之乎強弱也治亂也興亡也其因則人而其成則天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賢故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欽事皆以有是三宅三俊而得乎民得乎民蓋所以得天也非特左右之臣也自王庭以及乎都邑之臣自諸侯以及乎夷狄之官皆以得人為本自三宅至百司庶府王庭之官也自藝人至於尹伯都邑之官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官也夷微盧烝三毫阪尹夷狄之官也内之王庭外之都邑遠之諸侯又其遠之於夷狄皆得常言之士以充其任此文武所以並受大業之基也三代之政皆以得人為本則為成王以繼其後者當如何哉蓋求人以自輔而已故於庶言庶獄庶御名則戒之以思成德之彥於立政立事則戒之以其惟吉士又戒之以克用常人然後内足以相國家而成文武之業外足以詰戎兵而陟文禹之迹也然既曰成德之彥矣既曰吉士矣又終之以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何也是篇語名官之意皆取其有常德為曰常伯常任準人則非有常德之人不可以居是選也常之為義大矣哉荀卿曰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皆取諸常也常卦之象曰雷風常君子以立不易方至於不常其德或承之羞則其失見於九三常者之次五曰天地之常君臣常也至於月不常臣失行也則其咎見於次四都人士謂有常以齊其民常武言有常以立武事語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緇衣曰人而無常不可以為卜筮然則取諸人以立政也其可以無常乎曰吉士曰常人其揆一也此篇曰庶常吉士皋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為吉士焉耳雖然得常吉之士矣有一憸人間之則政亦無自立焉是書告戒尤詳於君子小人之際曰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又曰其勿以憸人又曰時則勿有間之言憸人不容有也蓋君子小人並立于朝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君子必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而小人者以其類至矣此無他君子之道剛小人之道柔君子未嘗謀小人小人必謀君子也何以明小人之必謀君子也夬之為卦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故曰夬決也剛決柔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者小人之道不得行焉非無小人也小人之道消也在泰之時上下交而志同雖有小人惡得行其道哉若乃君子衆小人寡則小人之道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將謀之雖以一小人之寡或能爲衆君子之害正復有待爲耳此所以不容有也故曰勿有聞之

說命下

自至曰來汝說以下高宗以師道命傅說自說曰王人求多聞以下傅說以學告高宗自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以下高宗知說所以教而更命之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則說知高宗所以命而終成之也君奭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高宗嘗學于甘盤而不終其業矣無逸曰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則遯于荒遠而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其所以有望于傅說者蓋困而知學爲酒醴不能自發有以發之者麴糵也猶才不能自達有待於達之者歟羹不能自和有以和之者鹽梅也猶德不能自成有待於成之者歟曰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則許之以受教而不拒也說於是乎可以語學〻之道莫先於求多聞求多聞所以學古也不通於古則處經事而不得其正遇變事而不知其權亦惡能有所建立哉非特不足以建立抑將墜先王之緒而不克永久也故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則知道知道然後樂脩禮故曰遜志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故曰務時敏學自外至故曰厥脩乃來至是則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故曰道積于厥躬不足則學有餘則教故曰惟斆學半記曰斆學相長此斆學半之謂也始於學終於教學不可已也故曰念終始典於學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故曰厥德脩罔覺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然則高宗之務學可不以成湯伊尹之事爲監乎故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如是則說當式克欽承以輔王之學非特式克欽承也又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以成其交脩之志爲高宗於是乎知說所以教而更命之所以更命之者先王保衡俾厥后惟堯舜憫一夫之不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又其効至於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則今安得有愧於是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則

非特說無愧於阿衡我亦無愧於先王矣是乃說所以教而欲成之之意也故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竊嘗論之事不可以不師古茍師古不可以不務學茍務學不可以不隆師古之賢君所以能大過人者無踰於此三言者矣且君之於臣也豈特臣之而已哉有不得而臣者則友之費惠公曰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有不可得而友之者則事之子思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曰事者師爲而已矣經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傳曰其君賢君而有師者王其君中君而有師者霸然則固不可以無師也黄帝學於務成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周威公學於甯越齊小白學於管仲魏文侯學於子夏晉獻公學於祖朝燕昭王學於孫臏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至於功志有遠近成就有大小所學有賢不賢則繫乎人而已然則固不可不學也嘗觀堯舜之爲君禹皐陶之爲臣都俞吁咈共濟於一堂之上宜必有甚高難行之法度不可逮及之謀謨更新一時焜燿來世不然何以得聖君賢臣之名於霄壤間哉及考書之所載不稱其能作古而稱其稽古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帝舜曰若稽古大禹曰若稽古皐陶君臣之間皆稽稱古爲然後知雖聖帝賢臣未有不本於師古所謂學者學此也所謂教者教此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然則事不可不師古明矣由得師以務學由務學以師古以至其建立無愧於先王此高宗之所以爲賢君也孟子曰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爲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嗚呼所謂大有爲之君蓋不世出然而無是君則已茍有是君未有無其臣爲此殆若符契之合故曰必有所不召之臣高宗即政之初精誠感格夢賚良弼得說於傅巖置說於左右以版築之賤位冡宰以人臣之卑處師道君任之而不疑臣居之而無畏此非有神契黙會惡能臻於是哉文王之得臧文人高宗之得傅說迹其遇合蓋有異於人矣宜其相得之深無所疑畏爲然說之對高宗始曰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者彼以臣之事責我也卒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彼以師道望我也謂之對揚則若與爲敵爲有道之士處辭受之間無所茍也且當其任不辭其責有是實不辭其名孟子之於齊王且將以師道自居也而

況有高宗之君乎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高宗之於説臣焉而後學其事雖殊然其成功一也

茗溪集卷第十

茗溪集卷第十一

狀

與越帥議討抗賊狀

某竊聞抗州兵士閉城門虜守帥殺監司縱火大掠繼聞閤下遣卒徒數輩入賊招諭曉以禍福且令出降使者再往返賊辭卑屈而未決彼自以罪大不宜遽出又竊大府子女玉帛之欲未厭於其心彼非不知吾師治吾州如古人御軍士有恩信勞來衣食之甚厚也蓋勢窮力屈而後降耳日者又聞閤下以為賊不足平方將發屬郡之兵自將往討絕江濟師某竊疑之或曰信也或曰兵家固有先聲後實此殆為先聲者耶或曰閤下謀府靚深非吾徒所能料也然不然未可知也且賊虜守帥殺監司變之大者閤下受

朝廷之寄當一面之重討之宜也顧未知所以討之之策安出耳自軍律廢弛吾州之兵與屬郡之兵其舊存者驕肆狠悖猶抗之兵也然　今日之勢在彼為死士在我為驕卒彼一以當我百若新募之兵又率皆田野之人未嘗閑習姑使帶弓叙執旗纛以守邵郭若槃犬豕而蒙以虎豹之皮一露爪足彼則咍之矣又抗越自江而濟有二道曰西興曰漁浦

率皆背水未見其有異也夫兩軍相距於平原敵向
水我背水且不可況背水而攻人之城哉此兵家所
謂危道也某愚見以謂莫若招衛婺溫台等州之民
居山谷間號為土豪者假以官稱誘以厚賞使募鎗
杖手擇精銳數千選將統之取道由富陽以進並山
遵陸而無背水之窘又檄浙西諸郡兵尅日俱集截
民出其左浙西兵出其右賊勢窮迫必面縛出降藉
令不如所欲在吾州固未有患也某愚陋識重守帥
之出譬如持百萬錢與人博必三復投之若悉舉而
大投有不勝則無繼矣兵家顧豈有必勝之理哉方
今 國威未振民卒幸亂旁近竊發者非一吾州之
詆以帥為命令奉一路之兵自將以往不顧其後以
我之百當彼之一而又蹈兵家之危道誠恐非徒不
足以靖亂抑有不可知者昔魏遣太子申自將攻齊
過外黃外黃徐子勸太子還既而曰彼勸太子戰攻欲
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不得矣伏望閣下熟計而審
處之無為欲啜汁之人所詿誤也某越職妄議罪在
不貸然今日之事非常事也輒冒沈以獻無任悚懼
之至

劉子·

論僥倖之門不塞

某嘗謂 朝廷之患在僥倖之門不塞僥倖之門不
塞由至公之路未開好惡以是屢移紀綱為之浸弛
數十年來姦憸顯行蠹弊百出職此之由所賴以救
世者在大賢君子居上而力持之如其持之不力則
至公之路必不開僥倖之門必不塞抑恐有以召之
也某請言一二事
祖宗以來人材進用非功德盛大才能超異未有遽
革顯要者大抵由外以及內更歷既熟且須以歲月
之久始見遷除今也內為省郎外為監司有未歷二
數考者僥倖之徒躁躢日力奔走求合不復知分守
之可安不曰有以召之乎入仕之初必由銓選其來
久矣今也後進少年僅得一官即以叅部為辱寅緣
請托求為王官次則辟舉往往得之求而不得其路
自塞求而得之何病而不求不曰有以召之乎中外
百職初無異才今 朝廷之士入而不出服職在外
者雖有異能顯效不見召用間有召者則群起而詆
之恐其妨己進也兩塗既分向之樂事勸功者且化
為苟簡矣不曰有以召之乎親貴而奪情從仕者蓋
士之所不忍而 朝廷非軍興搶攘且其人才實足

以當重寄者不輕為此舉也異時雖迪功郎之微亦起復為州縣官甚者有親病未絶而先期求起復今此風未盡革也特假從軍之名以為出仕之地耳故士之無耻者不復安於執喪不曰有以召之乎事之可言非特此數者而已某竊謂救時之弊莫先於至公行此一言疑若不難且其事若迂緩非所當急也然而理有必至者公道行則好惡明好惡明則賞罰當賞罰當則吏各盡其能而賢者樂出為用賢者樂出為用則内治舉而外侮銷矣在今之日恢至公之道而力持之豈無望於大賢君子也哉然以此屬相公者非特某也干冒鈞嚴無任恐懼之至

論增立嶽祠之弊

某竊惟親民之任

祖宗以來實重其選故於選人改官親御便殿臨軒閱實然後授之利害在民不敢輕也伏見近者 朝廷曹立主管嶽廟之格又有額外特差所以矜恤流寓及久於銓曹而不得調者德至厚矣然選人未仕志在便私往往求之在今日固未有患更一再任實緣請託薦舉及格則改官親民矣且所謂主管嶽廟者名為出官實不任職親民之任其可使未嘗任職者為之乎誠恐遺患於他日之民甚大有不得不慮也某愚意欲望 朝廷詳酌令吏部立格應選人自出身以來未曾歷州縣官終滿一任者雖考第滿足薦舉及格並不許改官其京官出身關陞親民資序者准此不惟有以仰副

聖主愛民惻怛之意亦所以成就人才稍令更歷習熟見聞他日任使有大於親民者要自此始也

論移易縣令

某伏覩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指揮江南東路漕臣申請契勘本路知縣内有庸懦不可倚仗之人緣別無罪犯難以按黜欲乞許於縣丞及監當幕職官内諸司公共選有風力才幹之人兩易其任各不理違闕奉

聖旨依又紹興六年六月七日臣寮上言欲乞申敕帥守監司令後縣令之庸懦不才者依法移易之此殆以在外之職號為最難且切於民之利害者莫如縣令故假監司之權得以察其能否而易置之甚盛德也然某之愚見以為尚有可議者人才有能有不能事任有劇有易能者處其易不能者治其劇則稱職者鮮縣令之才既不多得則莫若移易而不能治

劉者亦未為棄才又無罪可書遽加以庸懦不才之名則是無用于世苟蒙此差雖易以他職其尚肯俛自淬礪以求稱職耶自古聖賢未嘗敢以通才望人特曰因任而已謂之因任則隨其才之短長而審處之彼善于此可也故自元符以來立法止四諸縣有繁簡雖易監司察令之能否許隨宜對換而不以惡名加人非特出于忠厚抑利害之實不在于此欲望朝廷更賜詳酌遇有移易許止言某人長于某事宜處某職乞相對換其餘依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庶幾人人感奮以赴事功民受實德其恩隨借言無任恐懼之至

論財用

某嘗觀唐史稱劉晏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初未之信及考其所以致之之術大抵籠商賈之利而歸之公上以供貿用故科歛不及于民且山澤之利在商賈久矣當天下安平無事時固未嘗較官取之薄商賈得之厚以其利厚故奔走之而不以為勞不幸有軍興之役用度日滋將取之于民則民力有時而弊且仁君之所不忍不然又不知計之所出當是時也其可坐視商賈獲甚厚之息而不自為計耶晏之領漕事也常募善走者置遞相望探報四方物價低昂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握又於諸道置知院官每旬月具白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應民之急公務交裕其用榷鹽法不但轉鬻商人而已又官自運載於乏鹽州縣鬻之官獲其利而民不乏謂之常平鹽事類此者不一是以正元之間雖遭變故而國用不匱戶口蕃息由 朝廷能盡晏之才使得專制故其効如此某以謂今日之事莫若選擇近臣之通曉財利者於瀕江要便處置司聽其自辟官屬專制國用故晏之意遠近移易貿遷有無悉從便宜勿拘之法得盡其智能庶幾利入之源浸廣有以佐軍須而寬民力伏望 朝廷詳酌施行

論私販茶鹽

某竊見私販茶鹽者皆不逞之人平時賤買貴賣於鄉村往往家至戶到不容其不受而畏法者猶不從必懷私憾他日或敗寘于有司乃妄通豪民及素所讎者黨或不能為獄吏者必誣其為之蓋利豪民之赴獄而有所求索也及已斷罪追納賞錢或無所出則又妄均攤于平人所至官司雖知其詐例皆容之

恬不為怪重使良民被害欲乞自今後因茶鹽干連無實狀之人不許留禁止令知在供證其犯人果無財產可以充賞不得亂有均攤止監鄰保備還所貴獄吏絕於覬望罪不及於無辜且鄰保者亦加互察不容其私矣伏望 朝廷詳酌施行

上殿劄子二

臣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惟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蓋混而為一非容不能公三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臣竊觀

陛下自臨御以來於天下之事未嘗容心於其間大臣以為賢則進之臺諫以為否則退之與政事之因革群臣皆以為可則審度其言而罷行之可謂至公而無私契天合道者也然而身為三公不知與王同德者非一日矣已所好者與之雖悖於理而害於事者弗非也已所惡者奪之雖才有堪於用者弗取也議有當於人心者弗行也夫如是則政事安得無疵類民安得不受其患哉惟公也故賢者願立於王之朝而不肖者退聽而革心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上無執政下無幸民內治之所以舉遠人之所以服夫所謂公者一言而已矣見於利害乃如此其大可不審耶臣愚欲望

陛下詔執政大臣諫官御史與百執事咸體

上心刬除弊習宏開正路終始惟一則治道之隆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天下廓廓乎其無事矣歟

進止

又

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切於救弊事之弊者因非一端而尤以人材為急自古人主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未嘗不屬之公卿大夫士必得真材實能列于庶位徧為吾用猶懼有闕比歲以來乃或不然舉所謂材能者皆斥而去之事孰與濟人才淪落莫甚斯時迄今垂二十年槁死寂寞之濱者不可勝數矣其幸而未擯於溝壑者於今亦無幾人可勝慨歎昔人或以十年不調白首為郎尚痛恨其不遇方之斯時猶未為失其所也臣以衰晚謬膺簡召自揆庸虛豈有深謀秘畫可以仰裨日新之政惟有振滯淹之說願以為獻伏望

陛下深詔大臣搜舉向來擯斥委棄不用之士取其尤者越次拔擢必皆仰戴　恩德益輸忠蓋于以共成治道實非小補惟
陛下留神財幸取　進止

茗溪集卷第十一

茗溪集卷第十二

劄子

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

臣聞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何者君子雖衆其道則孫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君子之憂在於天下國家小人之憂在于一身君子之於法度紀綱必欲正之故爲之也難小人之於法度紀綱必欲亂之故爲之也易自古賢聖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小不加察而小人已至故立政之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所謂間之者非君子小人並進也衆君子而一小人亦足以爲間而敗政臣請以易之說明之夬之爲卦以五陽決一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故繫辭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何也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否乃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恭惟
陛下躬天縱之聖懋日新之學通達古今洞照治體日者好惡既明黜陟既允矣臣猶以是爲言者誠以

事之幾微小不加察則小人者乘間伺隙而入其害至於敗政不可不慎也臣以一介之賤猥對淸光謂天下事莫急於君子小人之說故首用爲獻伏惟留神幸察取進止

論人主不憚改爲

臣竊觀自古人主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謀無遺策事靡不濟者無他爲機變敏速不憚改爲而已臣請以漢高帝之事言之始高帝聽酈生撓楚之計封六國後且將刻印付之聞張良之說旋悟其非亟命銷印群臣勸都雒陽議既定矣聞婁恭之說卽日徙都何其易改耶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不得不如此也方今盜據中原四郊多壘軍旅荐興國用耗竭可謂處非常之時矣陛下所與群臣早夜圖回者無非安 朝廷定社稷弭難銷兵足國裕民之事可謂建非常之業矣然而機事之來間不容髮謀不能皆審也知其繆則改之舉不能皆當也知其非則改之機變敏速正在此耳臣伏覩陛下近降詔旨以謂承中否之運不啻創業之難自非 陛下旣知其難聰明宏達思慮至到惡能知其難若此哉臣謂陛下旣知其難則當以前古創業之君如漢高帝者爲法凡群臣論議于前陛下固當審思然知其可用則敏而行之無憚改作如是乃可以濟功如其循習拘攣若可若否則雖平居閒暇且猶不可况今日之事哉伏惟留神財幸取進止

論人主力行果斷

臣聞之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蓋自古有爲之君未嘗不慨然欲聞天下之言而求其利害之寔也旣聞之則安之乃不果于行者往往皆然此無他疑似之論有以惑之且不能自克故也恭惟陛下憫宿蠹之未除念頹綱之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申詔大臣置司講究凡不可于民而害于政者皆罷行之德意至渥也然曾未聞有所施行臣之私憂過計竊恐有以疑似之說歟陛下之聽者曰苟如此將失人心矣臣故欲爲陛下言之夫所謂失人心者惧刑政之苛虐賦役之猥多失百姓之心也惧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失

士君子之心也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
小人之心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又何病焉臣願
陛下于今日之政當審知其利害所當罷行者斷自
聖心勿貳勿疑庶幾速見成効而事之委靡不振者
悉舉矣伏惟留神幸察取進止

論尚書六曹及百司法令之弊

臣愚不肖叨蒙誤恩擢寘臺察之司伏見尚書六曹
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
記便為與奪蓋法令其在姦吏杌得侮之令乃一切
聽其省記顛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
陳奪例或與或奪在其手類其患可勝言哉
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
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為最煩竊恐
于此不能專一先由速得成書臣愚伏望　聖慈特
降睿旨改送詳定一司勑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
内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几杜
絕姦吏弄法受賕之弊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令監司守臣各舉所知

臣竊惟在外之官賦政煩劇深察民隱莫急于縣令
總按群吏風動列城莫要於監司二者不可不擇明
矣臣謂　朝廷有選擇之名无選擇之實何也
陛下至德隆寬憂民深切頃降　詔旨令内外侍從
官各舉材堪縣令者二人謂縣令不可不擇也然臣
嘗得其所舉之目而詢求之十不得一二又除用監
司率以他才有殊不曉政事者如此尚可恃以為治
乎臣故曰有選擇之名无選擇之實也臣愚欲望出
自　聖斷令諸路監司列郡守臣各舉所知曾任縣
令民所便安有顯効者一二人條具以聞无其人則
闕之遇監司有闕旨擇所舉之人拔而用之以示褒
寵其謬者坐以欺君罔上之罰天下豈有能為縣令
而不能為監司者乎審如此可謂兩得之矣
陛下垂意人材自小官識擢任用者多矣獨未聞拔
一循吏而驟用之此殊遠之臣所以不加勸也黄霸
以治郡有稱入為三公今以良縣令為監司不亦可
乎伏惟　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選擇州縣之吏

臣竊謂州縣之官莫難於縣令而治獄次之此兩者
蓋不可不擇而　朝廷求所以選擇之名而未得者
有年于茲矣銓曹注擬按格而授初无予奪之法又
真預至多雖欲選擇有所不能恭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為民擇吏之詔固已屢下而司政典獄或非其人未有以仰副憂勤惻怛之意臣竊怪之伏見知溫州章誼奏請於所屬官吏擇其能者易置縣令已蒙俞允臣謂此奉誠得選擇之道且要而易行惟是典獄之官未聞有以移易為請者刑憲所如非所宜忽臣愚欲望

聖慈更賜詳酌明降指揮令州郡通知應縣令治獄之官並許以所屬幕職州縣官以下選擇移易各不理為違闕其請俸自有等若州郡所謂供給應移易之人聽從多給如或郡守有挾私意妄加移易者聽監司糾察以聞庶幾吏知嚮方民受實德無失政濫刑之患取進止

乞令縣丞兼治獄事

臣竊惟治獄之官號為難能責任專一俾得究心猶不能保其不為姦吏所移而況任之不專者乎縣獄是也獄之初情實在於縣自縣而達之州雖有異同要之以縣獄所鞫為祖利害不輕今所謂縣令者旦朝受牒訴暮夜省按牘牒訴之多或至數百少者不下數十案牘之繁堆几盈格其間名為強敏者隨事剖決不至滯淹已不可多得儻復責其餘力足辦獄事訊鞫得情吏不敢欺民不被害誠恐百人之中未必有一也郡之獄事則有兩院治獄之官若其當追若其當訊若其當被五木率具檢以稟郡守曰可則行至縣則不然令既不暇專察佐官雖名通簽終以嫌疑不敢侵預其追呼訊鞫具名以稟悉出吏手故其事與州郡不同臣恭惟

陛下躬好生之德視民如傷

寬詔屢下未嘗不以哀矜庶獄為言如此利害較然明白而人莫敢以縣邑專置獄官為請者誠恐增員太多故也臣愚見以謂縣獄之事宜專委丞如州郡兩院之官日入治獄凡追呼枷訊等事丞先以稟令然後得行其餘悉如舊制則丞無侵預之嫌令有同心之助相為可否其得必多借使為丞者未必皆能其事不猶愈於付之黠吏之手乎伏望

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重監司之選

臣竊惟設官分職內外小大各有體統輕重之勢失之毫釐則名已不正矣況其實乎

國朝以來諸路監司之官於秩雖卑而責任則重總按一道糾察其姦而督其稽違莫敢不肅者以郡守之官其秩亦卑得相臨制之道也方今輿地未復州郡數少侍從加多前日號為最小郡壘往〻以處侍

從而以庶官臨之輕重之勢於是倒置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今監司是也而郡太守乃二千石故何武翟方進論之以為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其事類今日臣愚以謂在今之日宜增重監司之任轉運使副至提點刑獄並以曾任侍從官為之提舉茶塩市舶等並以曾任左右司郎中以上為之庶幾輕重相準得位次之序而況輕重之柄實在 朝廷以為重則重以為輕則輕而亦何常之有伏望
聖慈下臣議更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議斷罪囚

臣契勘州縣凡禁勘大辟公事除深僻幽隱處行刼或謀殺外其餘殺人自有一時知見之人自合一面研窮根勘務盡情實其間却有豪強有力之家殺人公事意在變易情節囑託官司或賂承勘胥吏多以知證通說未明為由以乘差官體究而所差官亦止是一到地頭呼集鄰社保甲詢問供拆而已然因此得變易情節出入人罪又況豪右之家所居鄉村宗族姻親佃客之屬常居其半宛轉為地符合供証致使失實臣除已行下所屬州縣約束應今後承勘大辟公事並責令當職官先將犯人根問一時知見之人追取照勘以驗囚辭即不得輒差官體究水浮恐州縣不切遵依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立法施行取進止

乞令侍從臺諫舉縣令

臣聞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守令之任在右甚重其體惟均 朝廷循襲故常漫不加擇惟郡守間蒙選除外縣令注擬悉歸銓曹臣竊以謂近民之官縣令為最豈得若此而況今日中外多故軍旅薦興安民保疆其事不一為縣令者非但如前日出入阡陌勸督農桑謹期會簿書而已苟非其人為患茲大唐太宗嘗詔內外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無愁歎漢馮野王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然終不以與之蓋遴選如此臣愚以謂莫若倣古之意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可充縣令者若干人上之 朝廷左右司置籍以備選用然後命監司守臣察縣令之不職者汰之以所籍姓名隨闕除授假以五品之服任滿稱職有進秩陞等之賞其治行尤異者不次拔擢使之歆艷則人人激昂以赴事功舉當者有重賞舉謬者有薄罰庶幾近民之官拔

十得五有以仰副
陛下仁民愛物之意取進止

上殿劄子

臣竊惟
陛下側身脩行克自抑畏布德行惠賴及四方自即位至今星紀一周天始悔禍戎虜革心歸我輿圖休兵息民既有成約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然而智者於此竊有懼焉何也懼 朝廷有一朝之喜而忘憂畏也而況經理之初事亦多種未急緊舉若軍儲民食之有無河防邊境之備禦既不可預計而逆度亦未可悉舉而並行是必知其所謂而後圖之傳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則儲蓄人才以備任用豈得不為先乎剗
陛下已降赦令加惠新復郡縣之民將有以大慰其心蠲稅租寬戍役固理之所不免然則經費所出實在牧民御衆之官顧安得不擇使智使愚使功使過在茲時矣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明詔令內外侍從監司守臣各舉所知才堪任劇忠不辭難者不限員數咸以名聞命有司籍記之以次除用其有以瑕纇坐廢與異時僥幸冒進之徒苟有才能亦在所舉覩其後効如有顯勞隨事旌擢若不改悔復為姦利則終身廢之庶幾人人知勸以赴事功有以助成經理之政取進止

論禁戢私酒

臣契勘禁戢私酒及販外界酒入禁地之法率計勝斟私罪立賞近因官吏申陳增立告賞比之紹興法殆及數倍內有一項告賞以犯人所居舍屋什物並沒官臣竊覩著令有立定笞杖徒流四等罪賞量所犯大小以為重輕此不易之理也今以犯人所居舍屋什物沒官不分輕重此何理哉遂致州縣行法之際有所不忍名為增嚴其實廢法臣愚見欲將造販私酒及販外來官酒入禁地之人如所犯正係笞杖罪只依舊法賞格追賞若罪至徒流即行舍屋什物沒官指揮庶幾法意人情皆得允當且使可行伏望
聖慈詳酌取進止

苕溪集卷第十二

苕溪集卷第十三

奏狀

乞宮祠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輙有愚懇上干 天誅臣人材凡
下無長可錄非蒙
陛下親擢寘在臺察之聯臣罷勉風宵欲圖報効性
識不敏既未有所建立而福基茂薄舊有寒濕腳氣
腹脇滿急之疾至是頻作齒髮寖衰不自支梧深恐
虗糜廩粟上負使令伏望 天慈矜憐除臣在外宮
觀一次稍便醫藥犬馬之軀庶幾少間他日 聖恩
儻未棄捐誓畢餘年圖報萬一干冒天威臣無任激
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除起居郎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
奉 聖旨除臣起居郎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
臣才智庸下自叨親擢未有緣髮仰酬鴻造而驟自
六察遷爲二史近世以來罕有此例况記注之任言
動是司比因時廵此典幾廢方
陛下舉修故事遴簡史官宜得方正博洽之士以稱
茲選臣獨何人乃敢冒據抑臣近緣多病嘗有丐閑
之請尚閟俞音更蒙超授益非所安伏望 聖慈曲
賜矜察追寢成命遴選臣前懇庶允公議所有恩命未
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自秘書少監再除此職

右臣云云伏念臣賦性頑蒙受才凡下曩膺誤眷擢
寘近班進直螭坳退居鸞省貪寵冒沒忘已空踈量
既過而不知悔且晚而何及間闕孤外閒歲未多披
拭使令於臣已辱儻復冒已試罔功之青紀求多不
韙之愆豈定命之當安抑公朝之難幸伏望大明委
照共造曲成察其所陳出於非僞追還成命更選異
能庶使臣愚獲免官謗所有恩命未敢祗受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辭免中書舍人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
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中
書出號令之地舍人掌文字之官非徒取於詞章抑
預聞於政事職任甚重付委實難自非博極群書通
達國體言足以數德意志慮之美文足以窮討論潤
色之工則何以增煥皇猷式孚民聽伏念臣素出貧
賤未無藝能遭遇 聖明猥叨識拔曾知恩而未報

顧思恥以自憐及此衰頹迨無裨補敢期過聽俾躐
迩班念么麽之弗勝擢顛隮之將及矧乞年于外已
絕望於脩門而朞月之間乃再膺於異數與其悔罪
於煩言嘖至之後孰若投誠於成命未行之初伏望
皇帝陛下隆天地育物之仁廓日月容光之照察其
愚悃匪出僞爲追還渙汗之私曲遂循墻之請庶無
進越以速愆尤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
候　勑旨

辭免第二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先具奏乞追還新授臣中書舍人
恩命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者伏念
臣人品凡庸無長可錄叨冒恩寵所更既多未有絲
髮之補加又年齡衰邁智識昏暗文辭窘澁鞭策不
前竊惟代言之職從古所重非得一時瓌瑋博洽之
士未易稱塞而臣自蒙收召寘在周行朞月之間再
叨遷擢臣獨何人乃能有此又臣故有寒濕重腿之
疾每遇發作怔忡悸懼若有所失自度不能在論思
獻納之列伏望
皇帝陛下天地之量父母之慈特加矜憫察臣所陳
非出僞飾追寢成命除臣小郡或宮觀差遣俾得安
分養疾不致物議犬馬之報期在異時所有新命臣
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辭免兼侍講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
奉　聖旨除臣兼侍講者聞命震驚罔知所圖伏念
臣受質庸愚植學荒淺不圖么麽遭遇　聖明擢自
綱人寘之詞掖過越分量愧心靦顏俾侍經幃豈其
素望仰惟
陛下稟聰明睿智之性有緝熙光明之學其臣莫及
䟽觀五帝之隆威脩乃來超視三王之懿而臣乃以
固陋承之露門自視歉然將焉稱此矧臣年齡頹暮
志意凋零記憶疎濶得首遺尾如令冒處寧免譏嘲
伏望　聖慈察臣悃愊追還成命改授能臣庶獲公
議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辭免給事中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
奉　聖旨除臣給事中依舊兼侍講者聞命震懼不
知所圖伏念臣出自寒鄉本無學術遭遇　上聖起
於閑廢之中曾未幾時遂參法從代言之選從古所

難臣不自量謬當其任文辭骫骳不足以追深學之
風智識疎闊不足以助討論之益理應汰斥復玷序
遷列東臺號出納之司而給事以封駁為職處之失
當有害政體則名器之重自臣而輕冒昧居之何施
顏面伏望天地之德猥賜曲成察其忱辭追還誤寵
則臣有知難之義朝無虛授之譏兩義俱安師言惟
允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辭免祕書少監

具位劉某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除祕書少監者選掄誤及恐懼靡遑伏念
某人地凡下問學空疎去國七年自意比身終老巖
穴敢圖誤恩優見收録列中祕清華號為妙選宜得
一時魁壘博洽之士為之領袖如某之陋豈堪冒居
伏望鈞慈特賜數奏追寢成命除某在外宮觀差遣
一次庶於愚分得以稍安伏候指揮

辭免脩史

契勘祕書省脩纂文字於條長貳不與上因紹興元
年七月内祕書少監程俱申請有　旨令脩纂日曆
蓋緣是時　朝廷復置祕館之初未除著作別無脩
纂之官事出權宜本非舊制後來緣脩實録因而又
兼史館職事某竊惟　一朝大典事體至重如某才
識甚庸不通史學加以年齡遲暮記問荒疎儻或冒
昧不辭必貽姍笑上累　朝廷寵任之意欲望鈞慈
察其固陋許令躐免史館并日曆職事庶安愚分某
無任懇到之至

辭免除敷文閣待制狀　致仕後再除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
奉　聖旨除臣敷文閣待制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
伏念臣性識暗陋人地卑凡叨冒以來無補絲髮中
自知愧一昨得謝歸老山林獲與田夫野老歌詠聖
化不自揆度希慕前哲作為頌詩仰塵乙覽冒昧進
越方懼嚴誅敢圖霈恩驟如寵靈俾忝從橐天地父
毋恩重不貲粉骨碎身何以稱塞然而次對之職位
秩優隆豈臣公微所宜躐處伏望　聖慈察臣誠悃
追寢誤恩以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辭免召赴　行在狀　乙亥年

具位臣劉某奏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
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可落致仕召赴　行在
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才疎識陋無長可録

遺過 聖明冒忝近班更踐既多及茲老病納祿里
居獲興斯民歌詠德化在臣之分可謂過當不圖
聖恩垂記玭賤猥加召命仰戴眷憐拎骨碎身不足
報塞然臣行年七十有八疾病耗昏兩耳重聽兼曾
囙墜傷右腿筋攣拜跪不得于今累年雖以朝見伏
望 聖慈察臣愚悃匪出偽為特降 睿旨追寢誤
恩許臣依舊致仕庶安愚分所有召命未敢祇受謹
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辭免狀

具位臣劉某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二日三省同
奉 聖旨劉某可落致仕召赴 行在臣尋具奏辭
免召命許臣依舊致仕續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
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
赴 行在臣恭依上件指揮即時起離湖州於今月
二十五日已至國門伏念臣違去 闕廷十有七年
祇承召命出於望外欣躍鼓舞願得瞻望清光不啻
飢渴適臣曾囙墜傷右足筋攣拜跪不得以手據地
方能興起戰顫僧道禮拜之狀不合儀則兼不能蹡
焉深恐有虧人臣之禮非若他疾可以自力臣不敢
上欺君父伏望 聖慈特賜矜察追寢誤恩允臣所
乞庭幾不致失禮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屏營之至
伏候 勅旨 十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 劉集可除敷文閣直學士依舊致仕

辭免除敷文閣直學士恩命不允批荅

勅某省所奏辭免新除敷文閣直學士恩命事具悉
朕宵旰圖治寤寐求賢思得耆明端方之士承顧問
而贊教化以卿鴻博之學足以通古今恬退之操足
以厚風俗早膺識擢備見猷為亟用召還異聞讜論
而卿再陳悃愊以疾引年朕深亮乃誠閔勞以事既
遂掛冠之請載陞延閣之華大西清峻秩儒者之至
榮也用以加爾不惟為爾光寵抑示朕眷懷耆俊之
意毋煩遜避宜即欽承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苕溪集卷第十三

苕溪集卷第十四

奏狀

舉陳之淵自代狀 任中書舍人日

具位臣劉某蒙恩授前件職准令節文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從事郎充臨安府府學教授陳之淵問學淹通文辭贍蔚頃居太學試選屢優劾官以來志節獨厲儻見錄用必有可觀舉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舉呂廣問徐康狀 任給事中日

具位臣劉某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行在侍從官各舉所知二人臣恭依 聖旨選舉到官共列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左宣教郎呂廣問文行粹美論議高明胸臆所存實有治具流寓歲久守道安貧鮮見其比所者嘗蒙 朝廷召試館職不報尋出補外前後歷任職業甚修

一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公事徐康世行冲粹學識淹通論辯古今悉有依據雖已蒙 朝廷擢為使者用違所長未究施設

右件二人實臣所知兼採輿議儻蒙錄用必有可觀伏望 聖慈詳酌付外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應詔條具利害狀

右臣伏覩今月二十七日 手詔令中外侍從省臺寺監職事官監司守令等各述已見的確利害凡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具以聞仍已 詔大臣置司脩政有官開達悉付講求有以見 陛下焦勞圖治宵旰靡遑仰師周宣所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意以惠天下甚盛德也然臣嘗謂修政之舉置司而講求之宜也何宜聞而久未聞耶昔梅福以南昌尉上書乞假軺傳至 行在所條對急政四方之士固願効其所聞以為所不當緩如福者多矣及今始求之豈亦所謂急政者乎方今中原版蕩九廟播遷外憂猾夏之遠夷內有弄兵之群寇而又僭偽竊國之人反側自疑日夜謀我言政之急未有如今日者 陛下詔臣等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事固議者所當急久矣然事不素講而求之於一朝夕之間所謂足國裕民者誠不知其方欲足國則民不裕欲裕民則國不足一旦用度有闕郡縣吏不過陰取於民以應公上之須 陛下亦莫得而知也所謂省費強兵之事亦然欲省費則兵不益欲益兵則

費不省加又有爲合招來之冗存之則縻費廩食不
足恃以爲強去之則無所歸且覆出爲患議者處此
誠知其難也今日欲爲　陛下論之而不知所當先
則爲不知言　陛下問修政於群臣而不先其所自
爲則爲不知政今日之事在　陛下躬行者頗莫先
于省費非謂天下之費必待　陛下而省也以爲不
如是則不足以感人心而示好惡政之本不立也臣
愚不肖待罪臺屬於茲有日矣竊聞　陛下小心如
成康儉德如文景篤好書傳踰於聲色尚方服用簡
樸無華與士庶之家等縉紳交歎以謂　聖慮宏遠

不以一日奢靡快意爲樂也然邇來議者頗謂臧取
左藏庫金帛之數不減全盛時有司告病縉紳惑焉
豈　陛下儉於一躬而賜予或未節耶且左右親近
之人主無厭也不以禮法抑之將何時而已
仁宗皇帝嘗語侍臣曰左藏庫月供錢千二百緡此周
王所謂供王之好用服宮中無所費其令罷之當
是時左右親近之人非不多也然而無所覬覦者知
不可也又況其間畏義知恥與上同休戚者雖予之
將辭爲其不然者皆貪得無厭不與上同休戚者也
又何恤焉且　陛下重於及人而以身當天下之謗

其无乃自爲謀若疏邪臣願少抑賜予之費與所謂
雜色供奉冗食无用之人稍銷減之示好惡于天下
則修政之本已立其事爲之末乃可議耳夫修政之
目无微而不當擧誠將次第而行之莫若詔監司郡
守縣令各至所部詢問父老講求一方之利害若曰
孰利未興孰害未除孰民田有遺墾孰爲知兵孰材
武可用孰士豪可任使其當山川控扼瓜河瀕海之
地則曰某地可守某地可戰某地可爲寨柵廬舍某
處可以積粟漕運各以方略來上然後以其說深考
而熟計之度其可者行焉間遣近臣巡按某地而核

其實以爲之賞罰黜陟則事无有不得其要領者今
未嘗目見耳聞而獨使之訊或論天下之利害其有
益于施行者无幾耳趙充國號爲通知四夷事者且
曰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況餘人
哉乃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見于事爲者則臣謂莫
若求之民兵蓋四者一事而已古者兵民爲一故兵
不可勝用而國不知費趙一國耳長平之戰四十萬
人死其后亦不聞无兵秦男子十五以上皆驅之軍
則是民即兵也比年以來爲民兵之說獻于上者多
矣卒莫之行巡社之法既行而旋罷豈　朝廷難之

以為擾民耶是計之未熟而行之不得其要者也若臣之說則異於是　陛下即行之不過下半紙檄以須郡縣郡縣承　天子詔旨而告之民民則樂從之矣初無有甚難蓋其說曰不募不籍不數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不係縻於官不程督以吏如是故民不擾而樂從凡縣鎮鄉社之民通使為之不欲者勿強並習兵器若弓弩戈矛槍挺刀牌等隨其所習以令所謂保正長者總之暁以利害使各保其田桑廬舍境內有寇盜聽捕逐其獲寇之賞則有常格見於著令若遇大盜并力殺獲則聞于朝稱其事而旌賞之如

効用之法其平居講習精於武藝者聽保正長推舉不以多少聞于州郡州郡按試之如所舉者為之旌別蠲其身丁及三犯杖聽贖彼固知保田桑廬舍之利而又有意外旌賞之寵無所係縻無所程督亦誰憚而不為哉今夫群天下之士而試之有司次第薦送而官使之彼誠利於得官也挟策覔舉雖終老而不悔曷嘗募之使為科舉籍之使不脫耶使民習兵無以異此為農為商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且將因閒暇時嘯其朋儔自相講習挺者擊戈矛者刺弓弩者馳射彼歸而求之有餘師又何必驅而教之為哉且

山谷強悍之民初未嘗教也而藝絕官軍者所至多有如曰必驅而教之使知坐作進退是猶博士先生縫帶徐步升堂巍坐而談經生諸生堂上擊鼓而進退之以為文物表儀化民成俗可也所謂學者豈真有待於是乎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臣乃以鄉社之兵為不必教者非兵無事于教也以其勢與官軍不同非仰食公上者也所繫至衆一或擾之將不樂從籍令習業不精較之歲月所得十一不已多乎嗚呼兵之弊甚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在祖宗之時平居無事則竭天下之力以養兵在今日

困弊阽危則竭天下之力以養乱今臣之說雖未能銷患于亦〻之際而能為　陛下銷患于冥〻之中雖未能足国裕民于一朝夕之間而能為　陛下足國裕民于三歲之后且為久遠无窮之利若以三歲之后无救目前因置不講則是其弊終不可救也願陛下下臣章雜議若以為可則立為賞功勸勞之典參酌舊所著令損益而施行之此臣所不能知也或曰臣之說　朝廷非不聞也不果行者恐民之知兵且為亂也臣曰不然強悍之民倔起山谷十百為群輕犯縣鎮居民无遠近多寡望風奔走與異時虜人

所至率以一步卒聯十百人而驅之拱手屈膝以受
箠擊莫敢與抗者非不顧其生也誠未嘗知戰鬬擊
刺之事耳僅有一能者則荷戈持梃出當之矣此臣
所耳聞而目見者也借令一鄉社之民自起為盜則
有他鄉社之兵制之一縣鎮之民為盜則有他縣鎮
之兵制之别未必皆然耶臣之念至熟悉矣雖然臣
觀 陛下詔大臣設官屬置司講論以脩政為名誠
美矣顧所以稱是名者宜何如哉使一國之政如一
家之政小大協心上下告語畢精竭思推忠盡誠同
有嫌聞不顧望 陛下風指不迎合大臣論議悻悻
焉閔閔焉唯恐一事之有遺策一物之有遺情則庶
幾焉臻於有成可日月異也如其好是美名而不克
充其實且聚訟交譽若築室于道謀則非獨不可以
日月異抑論議有不出于至公者矣元豐條例之事
崇寧講議之名事出權臣弊政充塞貽天下患害至
今未艾也願 陛下察焉臣愚無知識姑陳其槩以
塞
聖問伏惟留神幸察
轉對奏狀紹興己未
具位臣劉某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視朝輪當轉對
今具已見須至奏聞者右臣竊惟義倉之法論始於
隋增廣于唐 國朝因焉其意若曰古者三年耕必
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國無三年之蓄
則國非其國矣當其豐登粒米狼戾俾輸其餘以備
凶荒未為過舉不幸有金穰水毀木飢火旱之變則
用其私蓄固足以賑之社倉是也隋開皇間長孫平
請令諸州百姓勸課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各出
粟麥藏為社司執帳檢校多少歲或不登則發以賑
之然立法有未備也至唐正觀間戴冑請自王公以
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以理勸
課盡令出粟各於所在為立義倉 國朝乾德間
天子衷歲之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于是著發
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病吏之煩擾而民罷轉輸
之因又罷之至
神宗皇帝始復舊制民到于今賴焉然而推行之意
有未盡合于古者豈得不論且所謂義倉者取粟于
民還以賑之固不可以不均今也置倉入粟止在州
郡歲飢散給而山澤僻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
能赴州就食者蓋亦鮮少而況所得不足償勞流離
顛沛有不可勝言者此豈社倉之本意哉恭惟
陛下天慈廣覆一視同仁凡政事繫赤子之利害者

見于 詔令丁寧懇復靡有不至而奉法之吏因習故常伻于政為使上之德澤不充下究臣竊惜之臣愚以謂義倉之粟當于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厥中若未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饑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給曆次第支散旬一周之庶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比利害之較然者已伏望 聖慈下臣議更賜詳酌儻以為可斷而行之不勝拳拳謹錄奏聞謹奏

苕溪集卷第十四

苕溪集卷第十五

故事

漢武帝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亦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綰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臣嘗謂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自古好治之君未嘗不慷慨思見天下之賢士求天下之議論次第而施行之已而利害之實既了了於胸中則忍而不能決見利不克興知害不克除誠有餘而實不足者往往皆然中庸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武帝之初蓋未辨知此也故於申公之對有慊焉其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制禮樂易服色興章文物燦然大備意有所在皆力行之不見甚難安知非申公之言有以發之歟使其所行不敗文景之恭儉而專在於愛民利物之間則後世必以為賢哲不世出之君矣然武帝席文景極治之後於天下之事尚謂猶

不可不力行如此况多難之時乎臣故曰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為太卿

臣觀翟璜之諫近乎直任座之諫近乎諷諷諫為上直諫次之何也二子之諫同出於忠也任座能正其逐諫臣之過而翟璜不能救其封子之失是直不如諷明矣然則翟璜知直之可為而為之歟抑知其不可為而故為之歟曰知其不可為而故為之有恃者也然則何恃也曰恃同列之有君子也使同列有非君子者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翟璜之禍豈特見逐而已哉然則任座謂文侯為仁君其出於誠耶其不出於誠苟以救其過耶曰是何言也事君者可以不誠乎哉君子之諫其君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所謂任座者固恃其君之能改過而翟璜亦知其終見容也特先發後繼勢有不同而已然則如文侯者又安得不謂之仁君乎嗚呼同列而無君子不可以立人之朝矣何獨翟璜古之人皆然要之朝多君子不問而知其君之為仁君矣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起曰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是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群臣莫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臣嘗謂人主之憂莫大乎國無謀臣苟無謀臣不可以為國矣故有為之君不以獨智先物為能而以衆智不足為憂懼事變之卒來而謀不勝應也今群臣之謀反不逮君謂之無謀臣可

也楚莊王之所憂而魏武侯乃以為喜是何見之相戾耶鼂錯謂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使其臣之謀乃不逮君則臣知其不能霸矣漢高帝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蓋不以不如為耻此其所以能兼衆智屈群策而成大功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謂人莫己若者好自矜大而已然猶懼為況其臣莫及之將誰與謀臣故以國無謀臣為人主之大憂也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嘗聞前修之言以謂知人無法臣心疑之夫知人堯之所難也故皐陶為舜陳九德之事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此知人之法也而謂之無可乎及求之孔子之書而得其說者有二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一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二也然後知是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而已至於曉然獨得於心者豈言之所能盡哉謂之所以也所由也所安也與夫言辭眸子之間不知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為君子何者為小人皆未嘗言其狀而大佞似聖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辭辨察則知人之難也雖聖人不敢易言之然則知人之道非內明而無所蔽惑又惡能曉然獨得於心哉惟明也一見而得之眉睫之間為有餘如其不然則終日與之言而不知其人之心由是論之所謂知人者謂之無法可也皐陶之陳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與其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謀相而未定也問諸李克克以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決其故何哉公子成與翟璜皆賢也文侯固知之深矣其得於所親所與所舉之間豈一日之積哉不然不如是之決也臣獨喜李克之言誠有助於後世知人之道雖所

謂獨得於心者不在於是而於吾聖人之說亦
無所戾云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强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臣竊惟國是之說不聞於堯舜三代之時莊王之問叔敖之對不知何自而言其無乃為姦人之資乎天下之事一是一非寧有定哉君子之所是小人以為非小人之所是君子以為非雖一物之是非有不能定况於國乎君人者知任賢而已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君子進為小人退聽群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君不以己之取舍病民臣不以己之愛憎罔上如天地四時之化未嘗有心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又為取國是之名也哉如其及是所謂小人者亦將幸國是之名簧鼓天下劫持其君使必從之賊害善良植其死黨而天下日趨於亂桀紂之主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私欲已勝無所適從尚何國是之有而叔敖乃曰由不定國是而亡豈不陋哉嗚呼名不可妄立也審矣名一立必有挾斯名以為姦如前所云者臣故曰其無乃為姦人之資乎

李道裕為正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闕宰相屢進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

臣竊謂臣受知於君不以一時遇合為難而以如其心之所存為不易太宗之於道裕也始棄其言卒乃用之豈以疇昔之事為過而悔之歟曰不然太宗願治之主也其措心積慮未嘗不在於天下國家雖一事之疑必悔之况其平時欽恤用刑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而後定意太宗之斷未必為踈而追悔不忘若是者豈恤刑之心誠有合耶嗚呼人主未嘗無願治之志然

而不克有濟者誠不至而已矣苟出於誠則反覆念慮浸久而不忘惟其當而後已故於聽用之際有合於其心者雖棄之於前而收之於後不以自慊也若德宗之於陸贄則不然當危難時惟贄言是聽天下既定乃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遂猶棄梗焉以此一事足以觀人主之用心矣何必多耶

茗溪集卷第十五

茗溪集卷第十六

書

見經制使書

廸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謹再拜上書經制龍學閣下某嘗謂天之生才地之生材一也不中道天於斧斤未有不堪于用者非必鄧林數尋之括柏千尺之豫章然後為材凡可以為杗為桷為欂櫨侏儒者皆材也夫才亦然不中道天於聾盲跛蹇則亦思有無用於世者哉然其命則寄於匠氏所謂匠氏者以規矩為方圓以繩墨為曲直定規矩繩墨於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材者天下之良工巧匠也以道義為規矩以行藝為繩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才者天下之宗工大匠也然則材與才者皆不可無所歸矣雖不可無所歸亦不可不審其所歸何者力之所任質之所處有衡從燥溼之殊宜從而衡任之宜燥而溼處之則所任所處皆不得久焉物固有不幸失其所者此其所以為寄命於匠氏則非特匠氏擇材也材固有擇匠氏之理矣雖然何世而無才何地而不生材其輪囷離奇棄委於道傍槁死於巖壑而不見錄用者蓋十五也幸見用則聽其所為

而已又悪能有擇于其間哉是不然天下無真匠師
則已使誠有之亦無悪于物之擇也至于有擇焉
而不見録則抑有命焉竊惟閣下受真主之知當數
路之寄器使職官黜陟能否居宰相之功半于兹再
歳矣進則成規退則成矩若與神而為謀左以畫方
右以畫圓蓋以心而為匠凡其人之才所謂大小長
短孰處孰任未有能以形逃者閣下之規矩繩墨誠
先定于心也今有人焉讀聖賢之書求為古人之事
業蓋甚篤澳浥學校周旋二紀而始得寸禄行年四
十有五矣其所事則糟漿麹蘗甕盎薪米之間銖爭

而龠計自旦至暮與屠酤小人為敵雖雞食其食不
敢忘其事然非其性之所能則為失其所矣昔者強
今者憊昔者腴今者瘠豈端使然哉嗚呼其亦可憐
也已竊自思念生長于世幸未至聾音跛蹇而其心
事曲折粗能稗大賢君子之怨怨忌者今遇匠師而
不能自寘于規矩繩墨之間尚安仕而可其雖小物
蓋知審所擇矣獨未知閣下能無悪于物之擇已且
哀其情而受之否耶若其大小長短與所處所任則
其不能知也知歸焉而已矣至于求歸焉而不得則
是真有命焉某也敢不知命干冒台嚴不勝悚懼之

至不宣

上執政書

從政郎新差充越州州學教授劉某再拜上書尚書
右丞閣下某嘗謂遇合之難古今所同非直其得之
難也得其心之所趨鄉而歸焉者為尤難何者宰相
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士之求歸焉者也然有其
實者辭其名崇其名者或亡其實故士有幸不幸其
幸焉者得其歸又得其心之所趨鄉而不流於非義
其不幸則反是昔公孫丞相號為起客館開東閣以
汲貴士與參議曾不知所收者何士當是時如主父

偃輩宜在甄材之列矣顧棄不取又譖殺之遷董仲
舒膠西皆丞相力然則丞相所收其無乃賓客故人
而已耶若夫牧賢則未也偃不見收於丞相而衛將
軍乃薦之且衛將軍何為者而能知偃耶偃之不遇
丞相而從將軍固不繫幸不幸要非求用之本心焉
耳柳宗元劉禹錫一時之傑而附離匪人以進在
清議所不容然當是時儒相如杜佑蓋嘗延其士類
制通與而二子乃不在顧眄中何也嗚呼士之抱負
志業而不見試用假人之力以推轂之有甚於焚溺
者之求拯也不幸不為當世顯人所録用則往往汨

喪廉恥為不義之歸身負惡名若腹心之抱癰疽首領之嬰木索嗚呼亦豈其初心然哉故曰得其心之所趨鄉而歸焉者為尤難某為太學生適二十年仰閣下道德讀其書與竊聽其論議非一日蓋自昔者以古人之事望閣下獨愚不肖無以自奮發而取知當世大君子之門今老矣猶喋喋然動其喙亦何為哉朅來京師聞諸賢縉紳皆曰天下利疚人才陞黜賴閣下與一二公力持風裁畫鏟弊習且閔閔焉有憂國愛民之心士之欲伸其說而求其歸者莫先焉蓋閣之審矣於是歎閣下真能為古人之事而不負其所學者也士歸焉而得其所趨鄉者也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也某雖愚且老亦惡能無意於斯時哉惟閣下稍進之賜之坐語願心事曲折豈無以裨執事萬一者謹并錄舊所為詩若干首藉手以見惟是逆旅手自繕寫不能謹好辱賜覽觀幸甚不宣

寄提刑盧察院書

吳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提刑察院閣下某聞天下之物不可以私求非不可求也求之實難豈惟物之理然哉抑造物者不與其私也而陰奪之是何言也某無似生長於世三十有九年矣自少小讀書求為古人之事業蓋甚篤齒浸長身名不列於縉紳而學為科舉之文與韋布士群試有司決是非於蒙昧之中以幸其有得亦可謂求之公矣然名六上於春官一覆與於學校卒不得志乃退而思之凡某所謂科舉之文率不量力務為表表異衆者為詭竊聲稱之計抑私也造物者弗與也又何怪乎不得其求也哉於是始作而歎曰物之不可以私取果如是乎今則已矣不復有求於世矣然宿習餘氣有不可遽遣者獨拳拳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求其嗜好之合者而折衷焉譬諸草木吾之臭味也則往而求之以益其所未聞信其所已得且將樂此以終其身富貴聲名之慕不存焉然則某之所求亦可謂易與也懷此以行於世既有年于茲閭巷之士其窮似己可得而友者固少而先達富貴某之願慕而請事者又無階而進焉則又退而思之我之于人不求於天下之同而求於嗜好之獨抑私也造物者弗與也又何怪乎不得其求也哉雖然某之自疑若此觀今天下之士馳騁衒鬻達於觀而敏於望者小足以釣聲名大足以致爵位身名泰然意氣橫出視造物者如可目指氣使其定計豈盡出於公耶而某之區區乃獨私於言語

文字之間與彼之所爭不同轍也造物者又奪之不已甚乎是以忘其所自疑而不知止焉某故歲聞諸士大夫東浙有儁人曰毛曰馮與執事而三異時獲識二公於京師獨不得一望執事之顏竊以為恨而得其文於科舉固已超絕時輩足以信其所聞然猶未也去歲客淮甸又得執事一二詩文於宗族兄弟間一讀心醉不自知神怱怱而若馳足跂跂而欲進也未幾聞執事以御史出領外臺某竊自計倘得以私願請於門下是天假其便也日者執事按臨弊邑又屬有負薪之疾不得造前益自恨恨然某之願慕求進若不及者識覬執事察其私而專教之進其未能信其所疑而歸之於道然執事以文章道義公天下至則受之又何私之有哉而某之私則在是不識儻與之進乎如其不然是造物者真奪之矣不復望矣故先以是說卜焉庶幾執事他日不以其無謂而來也不宣

見諫垣書

吳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諫議閣下某嘗謂天下之事以為重則踰於泰山以為輕則等於鴻毛其重輕初無常也重外者輕內重內者輕外彼重則此輕此重則彼輕曾不知所謂真重輕者果安在哉老莊氏之說則以身為內以物為外清淨寡欲不與事接視身之逐物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輕外而重內也如此而孔孟之說或以殺身而成仁舍生而取義審如是是身未必重也嗟乎此理者初若易定而怵於利害之間則其相去懸絕雖泰山鴻毛不足以喻此世之人所以每每猶豫而不能決又況富貴爵賞之忻於前死生禍福之懼于後其不顛倒迷謬者幾希此無他處之不素故也宋人得玉獻諸子罕且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夫玉之為寶不待告而明矣而子罕辭以不貪是真以不貪之寶為重於玉故判之於立談之頃而無所惑焉由此論之則古聖賢之於重輕固先有以處之矣夫又安肯以苟異乎衆為心哉以其有重於此也雖殺身可也舍生可也況於玉乎非特孔孟子罕也古之人皆然如其遺物離人退而從老莊氏之說則已苟有心於天下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某嘗以是觀人而有及於閣下惟閣下之道其精深奧妙固不可得而窺測然前日所設施著見之迹則夫

人而知之也某私以謂真有得於吾孔孟之說故用是以求質爲儻某之說誠有合於閤下之道則進而語其餘可也哀其誠而誘之使信於其說可也若城府深阻秘而弗示則非古聖賢之道亦非所望於閤下不宣

見國信侍郎書

廸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再拜上書國信侍郎閤下某嘗觀士之懷才抱藝而不見試用猶病瘻者而鉗其尉假人之肥瘠以為快至其甚者若心腹之有隱痛非但假人為快而已將旦暮大其聲而疾呼且祈人之哀己也以韓子之賢宜為一世所歸重方且自薦於時宰至於再上書而不通三及門而不報其說以謂古之士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嗚呼其辭亦可謂切矣某嘗哂之所謂士者讀古人之書行古人之道用則進不用則退用固可喜不用何傷雖天下一君四海一國非若戰國之士可以出彼而入此然為天子進退人才者宜非一人也執政大臣而禁要近皆可以薦賢於天子顧己所扶識足以取知於人而用於世會當有所歸不得於甲則得於乙不得於乙則得於丙與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何以異哉若皆無所合則有命焉何至汲汲自售號呼乞憐若是其切耶特此以閔人蓋有年于茲非特其身之不有合也又深計而熟思之然後知今之士與戰國之士異者抑其操術不侔何者戰國之士以說諭權變取世資儲吊仰賀朝合暮離飾人之心易人之慮非秦之衛人則趙之從長也非談天衍則雕龍奭也其自視富貴可啗手取雖受辱不耻曰吾舌在足矣尚欺以帝王霸道于其君而世謂之以三術鑽孝公彼三術者何術也究其用心乃今市道之人衒能之曰儌惑侯是也以秦孝公而告之帝道是儌之也及其不合則更說以王道夫孝公之志豈在是哉抑帝王之道何擇焉是惑之也至於末說以霸道則倖而已矣前者之不合知後者之必合也蓋傍其說以要其君斷信用之篤也今士以君子之道律其身以仁義忠信之說加乎人而而曰我必有合吾知其不可異焉何者遇合誠難而操術未易用也既或遇其人有其時是安得不汲汲於求售以韓子之賢而上書自薦類於祈哀無足深恠

也某吳興晚生行年四十有六連蹇於趨進之途彷徨於寂寞之濱不可謂不久矣挾其術以行於世每擧而每不合嘗竊自念遭盛治之世非若戰國之士可以出入宋齊梁楚之間又不能用商鞅之術以肆其詭譎權變之說又受辱不能不恥而獨有意乎以君子之道仁義忠信之說僥倖萬有一者之合嗚呼某亦可謂不知量矣然而不能自已者亦豈有待乎哉某故歲居學校服閤下重望而誦記其文以為矜式非一日與其操履論議得之縉紳之間為加詳而某之定計求歸焉者抑審矣特門墻之阻邈在天上曾不得趑趄其間迺者閤下以使事道二浙某始作而言曰是行也歸當復於吾君則必以人才為先此韓子自薦之時也天其假余便哉書不必再上足不必三及門一見於此決矣遇也有命抑自信其操術果足以求合也今遭其時遇其人矣否亦有命抑自悔其聞見之陋不足以取知於大君子之門也今遭其時遇其人而失之矣二者非某之所敢必也謹錄所為近詩雜文上一編藉手以見惟閤下進退之不宣

上趙帥書

從政郎充越州州學教授劉某再拜上書帥坐待制閤下某嘗聞言辭者感於情而後發喜怒哀樂之七者之謂情情也者隨遇而感有感而發亦若金石絲竹之有待而鳴也其感發有淺深故其辭有工拙昔人之論曰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是真有難易之辨乎哉詩之變風變雅也大抵皆情理之說故讀之想見乎其人如出乎其時有正人誼士憤切感激之氣也有遷客逐臣羈旅流落之歎也有室家思怨爾汝昵昵之私也有故國舊都淒涼綿〻之情也其言率有以感動人意而善誦說焉杜少陵遭時亂離間關陝蜀負薪採梠餔糒不給凡出處動息勞逸悲樂之事一見於詩蓋窮而益工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庾信以悲哀為主然後知懽愉之動情者淺而窮苦之感情深也某無似生長於世五十有二年槩其平生抱百憂而無一娛故流離辛苦之狀間見乎辭雖不能如古人之工而獨知所謂感於情者深而已矣又自更國難以來益復怱〻不自料理憫天步之方艱惆大耻之未雪每一念至則中夜起坐當食失〻悲來填膺則泣下緣睫視曩之所謂流離辛苦蓋又不足道焉迺者獲吏麾下侍坐席聆謦欬溫然若哀憐而教之退而自念顧無以借資受教於左

右又乎昔所為言語文字率皆愁憂無聊之辭獨可為其窮似已者道難與富貴利達者言也既又思之閤下以道行聞於鄉以文學世其家以忠信勇決自見於時奮自臞儒亟登某近作鎮藩屏貌舒徐而不矜志剸促而常憂比其中非苟以富貴利達為榮顯必有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安知不有似於閭巷窮苦之士哉謹錄新舊雜詩若干首併用藉手以請惟恕其僭率幸甚不宣

寄中丞書

某愚暗不通世務竊謂自古有國家無緩急所賴以壽者人才而已天下多事無甚於唐而一時人才足以宏濟艱難抑何盛耶將相勳德忠臣義士儒學文藝下逮醫巫星曆之流亦皆超越前後人才不競未有如今日者中丞亦嘗念之乎一日之警見大夫至無可使而 朝廷之上論議莫知適從顛沛迷謬往往可笑 聖主首起中丞於廢籍之中蓋將任以天下之重伏計中丞所以復吾君者宜以人才為急嘗謂由崇寧至今天下人才敗壞幾盡任用私邪杜塞正路士大夫拘於俗學不知古今無能論一事者稍自激昂沮辱摧抑董以禍災故家遺俗無復在者風聲氣習悉從委靡前日號為忠孝家子孫類以父祖流竄為鑒戒棄其所學後輩見聞悉出一途自是 朝廷之上無君子矣頃中丞力贊 聖主養成人才包容狂直以勵士氣忠義所激往往向風慨慕公道無使私邪之人常得厠於其間古人云種藝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惟留意幸察某陋儒無知因書覼縷不知其僭亦恃中丞忠厚宏達不以其愚加之罪也狀紙震怍不宣

龍溪集卷第十六

苕溪集卷第十七

表

謝主管台州崇道觀表 罷起居郎責授

祇奉訓辭伏思適咎惟臣自取竭地知慙臣某中謝
伏念臣出自寒微誤膺簡拔以鋤擾困栖之質歷臺
省清近之班自始及終不由他力從頂至踵皆出上
恩而臣所更既多未有云補欲和其議刑竊自薄陋
以爲可用則無所短長仰惟聖德之方隆內懼史書
之有闕臣之宜去誰不謂然不圖式命之行尚得祠
官之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游心太古側席異聞作成士類而明試以
功愛惜人材而闊畧其過憐臣之罪以聽察臣之志
廉他薄示譴何止投閑散首躬已畢罔將安分之宜
沒齒何言惟有負恩之愧臣無任

謝除直顯謨閣表

念咎洗心三移歲律典州奉使再錫命書敢圖延閣
之華又玷直廬之列逡巡拜賜跼蹐自疑臣某中謝
伏念臣曩昔無從遭逢特異遽由臺屬進直殿坳獨
特上聖之知不借游談之助恩已隆而未報量既
過而不辭困弱植之難安豈疾顛之敢悔天何屬陋
猶在記憐假之內閣之名以重外臺之寄寵光併及
枯朽再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懋成湯之寬仁躬堯帝之神聖兼牧衆智
猥及臣愚而臣悵宗路之難圖誓初心之不昧天高
地厚若爲稱塞之階人微命輕會有糜捐之所

謝提點浙東刑獄到任表

不逮願於咫尺拜寵知慙迭以禮而光華臣敢辱
疾驅軺傳已見吏民臣中謝伏念臣智昧知時學不
適用誤竊聖神之春書躋清近之班曾報主之不
能乃盡書而何益粵從去國寄江海以偷生自意此
身與草木而俱腐孰云記錄尚及羇微收五年閑放
之心拯一道平反之寄豈獨庶獄之當審抑將荒政
之是修任固匪輕責何以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堯言之清問躬舜德之好生憐臣羇孤
雖功名之難幸謂臣朴拙尚豈弟之有餘臣敢不深
體詳恩勉圖後效布宣寬詔願爲慈惠之帥銷折姦
萌不愧安靜之吏庶收寸尺仰荅生成

謝除中書舍人表

載筆殿坳初遠舊物演綸詞掖遽錫贊書愧莫知其
所從凜以榮而爲懼臣中謝竊以自昔聖主建立邦

當之功必有能臣發揮難諭之旨殆天所畀不謀而同故煥乎謨訓誓命之文於斯為盛而粹然德意忠厚之實罔不是乎矧今綱紀萬微鼓舞庶類克言廣大商語丁寧自非得仲舒之古風熟崔琳之今事顧於述作胥副選掄伏念臣器窘而用微才疎而術陋自守朴學甘為腥儒精爽耗于出處藝業荒於不試敢圖遲暮之景猥受 聖神之知項踵皆出於睿恩踐歷每從于親擢至于陛華法從接武近臣豈其平生有此過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慈恕及人惟廣覽兼聽之是圖魯小善寸長之不棄况乎盛大德業比隆于乾坤昭回文章爭輝于奎壁而臣搜研末技綴緝謏聞以腐草之明而裨赫日之光以秋蟬之翼而增九鼎之重何能有補祇益自勞敢不勉竭孤忠誓堅晚節雖有慙于潤色庶無負于昔猷

謝除給事中表

寵錫自天懇辭無地祇拜莫回之命俯慙未報之恩驚懼交懷周張失次臣中謝伏念臣少非特立老不自強謂當靜退之年無復進為之志不圖晚遇乃玷誤知持橐近班代言西掖正 上聖作興之日躬萬幾摠攬之勤與禁省之腹心而臣乏告猷之益竊訓辭之手筆而臣無潤色之工思軋軋其如抽心揺揺而若失宜在點幽之域更叨環筆之榮矧是東臺最為要地號人才進退之關鍵為王命出納之喉咽豈容迂疎膺此責任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皇明廣被英斷獨成宏開復古之規克盡官人之美長林遠屢未忘撲遬之兼收衆駿在閑尚意疲駑之可勉敢不激昂末路殫竭謏聞軀命幾何頓無益丘山之重飛鳴自誓庶少償烏鳥之私

謝授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罪大責輕感深涕湏臣中謝伏念臣淺聞單見拙陋至愚受知殆閱於十年冒寵浸更於兩禁不量弱植濫據要津屬 上聖之思賢戒通臣而舉類而臣居幽接之日久識中原之士稀智實昧于是非跡遂成於乖繆揆其重負合寘嚴辭正削從班俾安散地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厲精改化加惠臣工若天地之含生心不私于與奪猶父母之恕子教終全於護何遂令無庸蒙此善貸再念臣賦命蹇薄如出仇謀偶世闊疎卑與禍會知非曉節既踰蘧氏之年受禀閑身尚竊侏

儒之饑念報恩之無所嗟視蔭其幾何惟有靦顏至於陵墓

謝敘復祕閣修撰表

密祀告成湛恩旁洽不圖蕩宥乃逮孤危既安祠館之游仍畀書林之職襯慙在色涕泗交頤臣中謝伏念臣少也湮微晚而遭遇學不通於合事志徒慕於古人以田野朴拙之姿與英俊崢嶸之列論思禁省近類腹心勸講露門號為親密禍實由於量溢天弗誘於臣衷上玷誤知自貽大戾顏忸怩而加厚神憔悴而靡寧追五十九年之非於今已後閱三百六旬之日遽許更新驚朽拆之再春覺沉痾之去体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乾坤之高厚大德曰生並日月之清明容光必照哀矜舊物假借寵靈豈唯削籍于丹書抑使增華于白首臣敢不捫心誓報擢髮知愆被肉骨之恩則如隔世有捐身之路不敢偷生

謝再任宮祠表

恩厚不貲感深次骨臣中謝伏念臣受性朴拙遭時休明曩膺禁省之驟遷實自 聖神之樂育比其去國猶得奉祠而臣生理窮空孥累猥衆兼無餘粟不殊請節之居飢有積塵幾類范丹之室屬三歲之當罷俾一飽之無從忘已甚微仰天求裕詎意由衷之請遽叨從欲之仁脫困數於觸藩濡窮鱗于涸轍園門失喜少蘇併日之長飢摩服起行便覺餘年之尚遠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侔造化行通神明視覆載之間一均涵養矧蓋帷之舊寧忘棄捐俾獲便安仍沾俸稍臣敢不循躬自幸拔足知歸顧論報以無階獨此心之不昧

又謝再任宮祠表

祈哀得請瀆有愧于再三失喜拜恩感不殊于咫尺臣中謝伏念臣器薄而用窘智陋而術踈無昔日之聞知幸一日之遭遇冒居華要馴致愆尤自歎沉舟閱千帆之競過誰憐瘦馬尚六印之空存不知歲月之還但覺形容之異田園何有溝壑可期敢云靡籍之身又續祠官之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幽微必燭覆冒無私曾小善之不遺憫一夫之失所致茲孱瑣亦與生成臣敢不受德知歸循躬惟謹窮途易與庶寬妻子之飢啼晚節難工獨慕侏儒之飽死

謝落職依舊宮祠表除敷文閣待制同辭免語誤

人微恩重罪大罰輕祗服訓辭伏增感涕臣中謝伏念臣受才譾薄賦性凡庸更閱雖多報稱何有矧年齡之頹暮加疾疢之癡昏比奏封章懇辭誤寵荷再生之大賜念凡死以難酬昧於敘陳辜至乖謬愧由天奪感乃自貽尚賴除寬特從末減復畀祠宮之佚仍沾廩稍之優委曲保全始終哀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覆載父母生成舜德洽於民心堯言布于天下兼容世類一本至仁遂令下愚蒙此蕃貸而臣視殘骸之已病知來日之無多惟有啣恩至于結草

謝再任宮祠表

甫上由衷之請遂叨從欲之仁拜命以還循躬知戴臣中謝伏念臣曩以愚陋浸被使令報無塵露之微恩有丘山之重粵從去國猶獲奉祠逮其終更復伸前懇詎意衰殘之景仍沾奉稍之優顧臣何人得此異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謨天縱孝治日新規摹宏啓於隆平德澤咸濡於動植有如么麽亦在記憐臣敢不仰體生成益知銘佩幸全家之飽煖樂化日之舒長未盡之年皆上所賜

謝復祕閣修撰致仕表

技老乞身既遂由衷之請疏恩出綍復叨過異之榮感懼交懷周章失措臣中謝伏念臣受性愚暗逢時休明以田野固陋之姿冒禁省論思之地報効何有踐歷已多粵從去國以來猶竊奉祠之佚及茲疾疢斗覺支離學無藝苑之工職在書林之列不圖得謝乃更增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德曰生日月之光必照俯憐末路不忍棄遺始終保全委曲成就而臣近居窮壑望絕修門納祿辭名期少延於喘息擊轅拊缶尚同樂于升平

謝除敷文閣待制表

乞身故里已叨從欲之仁通籍甘泉更冒踰涯之寵自天錫命蹐地靡容臣中謝伏念臣逢時休明受性暗陋誤膺識拔叨被使令報無絲髮之微德有丘山之重辭榮納祿既逾七十之年窮思畢精莫釋三千之牘不量淺薄輒露悃誠抹田夫野老之謳述帝德王功之盛乾坤之大日月之明豈繪畫之所能頌述愚其已甚敢云宸度俯鑒懦衷俾列職于近班以增華于末路得此殊遇繄臣何人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蘊廣大精微之學既觀
百王之法超視三代之隆總攬化樞激揚士類有如
公麼亦在甄收驟頒渙渥之新垂記生成之舊而臣
迹居窮壑望遠修門心未替于傾葵誓獨存于結草

謝除數文閣直學士表落致仕召赴行在懇辭呈再除職依舊致仕

祇承嚴召悵旅力之久愆加貴恩章許餘生之自佚
仰拜白天之錫俯增踏地之慙臣中謝伏念臣奮由
寒鄉出逢盛旦以儒生之固陋塵法從之高華悉出
誤知不由他力卑從去國旋自乞身猶蒙記其姓名
俾復趨于表著而臣老隨年至形以病羸驅馳徒有
於此心跧起懼乖于常度違忱誠之懸款荷聽聰之
矜從直內閣以寵榮駕安車而還反搢紳改觀閭里
生光惟初終被遇之過優雖頂踵糜捐而莫報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仁深覆載明並照臨察臣暮歲之遭逢祖
存忠謹知臣今日之疲曳非敢懷安矧當聖政之新
尤以人材為急凡在搜揚之數舉興奮厲之思獨臣
數奇賦分至薄已周室任賢之日既自止于不能遇
漢家好老之朝又阻陪于在列時哉難得命也柰何

念慮受於籠靈曾莫酬于寸尺望雲注想永懷戀慕
之誠擊壤成歌頌述治安之樂

茗漢集卷第十七

茗溪集卷第十八
表
謝賜勅書表 以下皆代作
廟謨素定天討将行奉德意之丁寧增懦衷之激烈
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温文恭儉邁古盛王威武神靈如我
藝祖相上帝以遏亂略整六師以修我戎時廵山川
躬勞将士申嚴列壁拱固四封忘暴衣露盖之難洗
察父兄之憤惟時有衆共識至情上念君親忍此
勤苦誰非子弟寧不慨嗟而臣攝領郎符屬當都寄
玉帛萬國莫恭班瑞之榮控扼再重徒劇搖旌之念
道君皇帝升遐寧德皇后上僊慰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何鑄
奉使回得大金副元帥書具報
道君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僊
者訃來萬里悲動九躔惟時舊臣孰不哀殞臣誠哀
誠痛頓首頓首恭以
道君太上皇帝臨御二紀勤勞百為昭天漏泉德澤
深厚移風易俗禮樂燦明憲本三王之仁不享五帝
之壽寧德皇后母儀克備坤德無私謂當從辇路以
還歸副寢門之問者禍遽若此天不可知伏惟
皇帝陛下聖情難居孝思罔極異勉從於中制用俯
慰於下民臣伏限職守所拘不獲匍匐奔赴闕庭臣
無任哀摧哽塞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臣某誠哀誠
痛頓首頓首謹言
賀皇太后還閣表
天地合符宗祊降祖中錫一人之慶克諧二聖之歡
臣中賀臣聞天下不足解憂聖德無加於孝矧慈顔
之久隔在嬰慕以何勝
皇帝陛下心存問寢之朝日想回鑾之節中夜起坐
戎自攬於衣裳當食與懷致憂遺于七箸虞愛孚于
遠邇精意通于幽明俾鄰國之改圖奉安輿而還闕
大横得兆不殊代邸之迎相見如初寧比城頴之樂
群情胥洽異議知慙故庶孳擭之謠皆若見親之喜
茲蓋
皇帝陛下恩覃萬國道冠百王北伐南征威靈有赫
東漸西被聲教無私春求同德之臣益懋享天之實
再興絶統成此大功今昔之所未聞書傳之所不載
方將謹歲時之温凊備陸海之膳羞進十六載之艱
虞事為既往衍億萬年之福禄樂未渠央臣望遠修

門身居散吏奉觴稱壽莫陪漢殿之九賓向日傾心
致替封人之三祝
車駕巡幸浙右起居表
臣某言伏審車駕巡幸駐蹕浙右者興周宣北伐之
師啻霆尚閟攀虞舜東巡之典歲月雖差帝肯幸臨
民用鼓舞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嚮離明而普照体乾健以自強親駕戎車
往綏楚甸增山川之震疊還寓縣之清夷賊氣不揚
邊塵頓息惟神靈威武所變化信是優為雖險阻艱
難之備嘗亷懷寧處念本根之攸重儀容衛以載旋
班瑞諸侯時事既歸於寧旅占星東井王略行及于
舊都臣叨奉使華屬在都境仰雲霄而路隔傾葵藿
以心操
車駕駐蹕建康起居表
辰義時巡觀風都會六龍所指百神駿奔臣中謝恭
惟　皇帝陛下昧旦視朝齋居決政永念無疆之服
克安有截之區乃眷建康久騰王氣龍蟠虎踞寧論
割據之英雄地闢天門赫有中興之氣象遠阻淮淩
近控江濤苑長洲而倉海陵既包吳分城方城而池
漢水仍擁楚疆方將尋周瑜魯肅之師衛王導謝安
之佐內珍冠讐外威羌酋勝筭可期成功有暨后來
無罰已閒家室之寧時邁其邦終戢干戈之戢臣身
縻藩服望遠天威莫恭班瑞之榮徒劇搖旌之念
車駕駐蹕平江起居表
辰義楚疆壯古都之勝勢觀風吳會駐鳴蹕之清塵
民物忻愉山川震疊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受天明命興我有邦躬堯帝之聖神稟成
湯之勇智念三年大聘既享備于多儀而五載一巡
實遵行於故事儼漢官之容衛慰夏諺之歌謠方將
整六師以修我戎相上帝以遏亂略仰成靈之掝通
覺落輪以增雄臣猥以謭才誤當分閫萬國玉帛莫
趨禹會之班千里舳艫想見推陽之盛
車駕巡幸越州遠迎奏表
六龍在御萬騎前驅俾方岳之各朝肆覲東后念室
家之相慶寘獨後于頌語幸臨載途呼舞臣中謝恭
惟　皇帝陛下厲精庶事若昔大猷躬觀風問俗之
勞振幽陟明之典眷此名郡實為奥區非食早宮
欽念禹功之遠苦身焦思俯憐越覇之勤囊覽古以
興懷見登靈而賦詠惟時金石既傳帝作之歌令我
臣民果契天臨之寵山川改觀日月揚光臣猥以非

才辱在守土仰威靈之廣被知封略之再恢舞干羽
於兩階將見遠夷之格執玉帛者萬國獲陪近侍之
班心劇旌搖耳傾鳴蹕

車駕駐蹕冬至日德音表

法駕幸臨方仰威靈之近綸音下霈更深布濩之仁
凡在生成咸知受戴臣中謝竊以昊天其子實嘉時
邁之勤吾王不遊曷慰夏諺之望蓋臣民均以爲幸
則德澤之所當宣如彼周王綏兆民於侯服致之漢
代赦殊死於汾陰踵事增嚴于今爲盛恭惟
皇帝陛下應天以實御衆以寬粃糠萬幾所其無逸
哀矜庶獄寧失不經命觀雲而必書用集迎長之福
謂法雷而順動宜既作解之恩德意周旋訓辭惻怛
囹圄縲紲既蕩滌而一空田里賦輸所蠲除者億計
已見室家之相慶庶幾弓矢之載櫜臣敢不推廣上
恩務消民瘼嘉與懷生之類共欣和氣之游

行在起居表

臣某伏聞
皇帝陛下若古昔之大猷稽
祖宗之故事時巡方岳寵綏江淮顧惟藩屏之臣頓
覺威靈之近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齋居決政昧旦視朝御衆以寬應天以實
遠近祗德蠻戎革心肆涓剛辰遵行犢典展義修禮
駐蹕近甸山川震肅神物欣愉奔走後先罔不受職
臣限以守土不獲躬詣行在瞻望天日神爽飛馳

百官謝賜春衣表

自天錫命拜賜謹時凡在周行同深欣戴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智臨九有道冒群生文王即康田之功務
求民隱夏后致黻冕之美特重禮容雖恭儉之獨持
在匪頒而不廢予衣之安且吉並詑君恩舞雩之詠
而歸則非臣志尚竭疲駑之力共酬覆露之仁

謝賜曆日表

祝策授時蓋以前於民用清臺告朔乃誕布於王正
凡厥有邦共承大賜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用夏曆數在舜璣衡備經天緯地之功驗
合璧連珠之應啖太初之三統陋元和之四分坐治
明堂親班月令惟此初常之典是爲經久之規臣敢
不祗奉成書先遵帝憲協金穰之慶用謹始於農耕
導王氣之和益躋民于壽域

苕溪集卷第十八

茗溪集卷第十九

表

代賀元會表

屬正月之始和載新治典春庚郛之丕享大正縟儀慶浹神人惟均遠邇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聖由天縱道與時升御六氣陰陽之和燮四海梯航之贄百蠻冠帶悉沛三會之書萬里山河盡入職方之版著曠古未聞之偉績有異書不載之珍符方將鋪張奕世之宏規于以繡繪太平之熙事肆頒明詔益講殊文雕華出房路朝嗔伏九賓就列儀冠佩之鵷鷺五輅在廷建旂常之日月肅太微華蓋之次警御史執法之嚴導迎滋至之休均錫復新之慶臣身縻符竹望遠宸楓上九行之觴莫與琚珩之列遇千歲之日徒傾葵藿之心

代賀斬獲四軍大王表

天聲有震醜虜革心我武載揚凶渠授首蓋咸懷之兩盡在古昔以罕聞臣中賀竊以虞舜舞干捉教文德周王受命有北武功雖云去殺以勝殘亦式侮亡而取亂惟燕雲十六州之衆沒犬羊二百年之間明時負固以偷安累聖包荒而不問遂為腥膻之舊來歸禮義之鄉威儀遂識於漢官冠帶悉同於王會天共戎者事豈偶然寧容一夫尚假餘息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獨運神斷不疑擊鼓籍以開疆斬窮黃而獻馘功在漏刻勢如風霆納呼韓之降既增光於史諜傳郅支之首用垂戒於蠻夷方將告清廟以彰奕世之熏御明堂以受四方之賀而臣身縻列郡望遠嚴宸庭設九賓莫與琚珩之列嵩呼萬歲佇觀封禪之儀

代賀正表

青陽生治布正月之始和慶國履新賴一人之有慶化均夷夏喜浹神民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躬對天之宏休嗣無疆之大曆歆三正而用夏興萬物以為春多福鼎來亂升常於日月神基增固等高厚於乾坤臣職在治中身縻補外周家告朔緬懷清廟之衣冠漢殿奉觴莫綴彤庭之鵷鷺御雲霄而日邇傾葵藿以心標

代賀籍田表

皇輿風駕適協上春之期帝籍嗣開丕講累朝之缺化行畿甸風動寰區臣中賀臣聞政之本在農禮之經惟耕教諸侯之養事尤重於躬行孝三神之歆物

莫先於己出故因民力肅示親耕豈徒知稼穡之艱
難蓋欲奉粢盛之豐潔著為彝典號曰上儀恭惟
皇帝陛下震育群生憂勤庶事開耤躬土共欣和氣
之游根原勸分自致豐年之應更遵故事以勸多方
歌載芟之詩田祖受職即思文之次伺師告成贊天
地之全功備帝王之盛治臣方馳驛阻造朝庭想
耒耜之載塗莫陪奔走冀含哺之滿野庶採歌謠

代賀道君皇帝表

與天為徒方獨觀於衆妙自我作古乃退避於萬機
大隆儲貳之宮闈爰畀函城之基業神靈咸仰華夏
均歡臣中賀恭惟
道君太上皇帝緯武經文體元用妙懷巽巽之心以
昭事烈考躬乾乾之德以臨御庶邦昧旦視朝齋居
決政以跨軼商周為不足道以陶鑄堯舜為非難能
勇受帝言力奸道運將自安於澹泊期稍釋於憂勤
惟一索而得男故受之震俾重明以麗正蓋取諸離
及茲神器之有歸盡出睿謀之獨斷書傳之所不載
今昔之所未聞豈惟重規疊矩之交榮抑亦內聖外
王之兩得臣身縻補外職在承流念莫違於班行徒
交深於抃舞

代賀　淵聖皇帝登極表

膺圖出震纂極承乾山川鬼神敢不祗若華夏蠻貊
永有依歸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姿懋日新之德緝熙聖學極經
天緯地之文明察事機有冠古超今之識主器職存
於長子問安孝備於寢門是宜協萬國之歡心膺三
靈之眷佑受無疆之休命集丕享於庶邦蓋將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予以增國勢於九鼎之重宅心寬大
永思守位之仁體道沖虛自享消兵之福臣欣遭盛
旦偽守偏州莫參鵷鷺之行徒極雲霄之望

代謝皇子封昭慶軍節度使勅牓告諭本
州軍民表

睢上苴茅肇隆於帝嗣建牙授鉞爰遠於吴邦民社
知榮山川改觀臣中謝竊以並封同姓肯稱盤石之
宗無據价藩益壯維城之業眷惟元子尚闕徽章殆
將家貴於我家必或申嚴於帥閫豈伊列壁休有寵
光此蓋
皇帝陛下當萬物見離之明應六龍承乾之會仁沾
行葦澤被蓼蕭載敦胄緒之私丕講禮文之事臣敢
不仰承與憲揭示吏民識本支百世之隆增壽考萬

年之祝

代謝除判宗表

寵渥驟加省循靡稱逡巡拜貺俛仰甚慙臣中謝竊
以先帝德明序奠先於睦族成周治盛禮時重於惇
宗豈明倫善俗之是資抑疆幹弱枝之相託以今準
古踵事增華少長有分院之推官曹見列坊之盛饒
稟既備教導益嚴惟時董正之司必擇賢能之長而
臣生非岐嶷學愧空疎託神明之系以叨恩庭任望
之尊而動色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萬民治假有邦化行自內
雖在艱難之日曲敦胄緒之私臣敢不仰體聖衷俯
勤職守義不愆於恩掩教必自於身先尚收寸尺之
勞以荅生成之施

代謝回授封贈先祖表

抗章遷懇仰干不測之誅出綍疏榮濫被曲成之賜
寵兼存歿愧動心顏臣中謝伏念臣以駑鈍無用之
材受弓治袁傳之業初登黄甲實自白丁効官淩歷
於使令致仕遂塵於通顯重惟大父終老寒儒嘗爲
後學之楷模頗有古人之趣操推食以文游士捐金
以訪異書韋賢雅志於遺經疏廣毎虞於益過謂詩
及禮愈於閭舍而求田意子若慊庶或封侯而起第
敢云無似乃副所期矧臣父垂七十之年思未忘於
陟岵而臣身有千一之遇澤僅及於滿泉是用忘越
分之愆竭叩閽之請不圖謏眷猥降俞音錄原壤之
幽光爲里門之盛事豈惟慰老父報親之念又以伸
微臣養志之私情事兩全感銘何喻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功深履載明並照臨御下一出於慈仁懋
賞盖先於勸激遂令孱瑣有此叨踰臣敢不念不世
之遭追荷殊恩之委曲誓堅忠孝用訓雲來

代謝轉官表

賜札十行仰窺深厚進官一列横被寵靈念成命之
莫辭俯儒衷而知愧臣中謝伏念臣越從疎逖屢玷
使令顧力不量徒欲殉　朝庭之急揣分已過何敢
養恩施之蕃曩亟逆之弄權盖人神之同憤天聲有
赫王旅如飛罔愆俟頸之期大正然臍之戮而臣職
在分閫理應調兵時乃糗糧偶無餉餽之乏于被原
隰莫効馳驅之勞第賞所加於臣何有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用人惟已以適觀能雖小善而弗遺靡一
士之失職致此序遷之典亦爲孤進之榮臣敢不益
勉事功自期稱塞顧東隅之已遠尚末路之可圖

代謝除禮部尚書表

祇奉寵靈荐膺器使位參八座名視六卿念地近而秩優顧材微而植弱懇辭靡獲俛仰知慙臣中謝竊以在昔成周作新治典惟時宗伯號揔要司豈惟修太平黼藻之文兹實重稽古討論之事三代以降六經浸微叔孫高堂之流本由於草創開元顯慶之制罔見於施行祝史乃得揖遜其間學者謂之迂濶於事春兹盛節尤屬熈朝謂百年而後興固宜隆禮樂之用若三歲而大比則必進賢能之書祭祀以交神人饗燕以昭德惠其形時制仍有司存要非通儒不弗堪重任將有近憂託命至仁籲天誠懇臣中謝伏念臣擢從冗散寖歷近嚴揣愚分之已叨念大恩之未報既無崇論宏議以裨廟畫又乏壯猷精識以折敵衝閑冠戎之馳驅致宇縣之殘毀雖聖神罪己庸示曲全而大日鑒臣不敢自恕追懲尤而未泯驚寵數之無從曾是謏聞俾參大政非常之舉惟帝所難伏望

皇帝陛下垂雨露之私發淵泉之慮謂兹事體大宜無反汗之嫌顧已試罔功當得循墻之請豈惟見公朝之難幸抑使知定命之可安區區之心拳〻于是在兹選伏念臣襲逢休旦奮自寒鄉以鋤耰固陋之姿歷翰墨清華之職濫中芸省蓮武蘭臺記言動于螭坳掌絲綸於鳳閣稔春官之貳攷備朱邸之談經報稱蔑然叨踰甚矣方奉祠於真館將引迹於長林夫何罔功復玷異數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日新聖德天縱睿謨適駿有聲以緝熈乎先烈式序在位以陟降乎百工遹以始終使殫寸尺臣敢不勉尋問學深體春秋幸未迫於桑榆終少酬於造化

代辭免除參政表

代宰執以久旱待罪表

天道無私不與災祥之應輔臣失職伏思譴咎之歸敢露忱辭仰干淵聽臣等中謝伏念臣等猥以庸妄寖冒寵榮位在近司日聞大政曾不能廣宣盛德導迎至和坐閱五旬不霑寸澤驕陽肆虐旱氣如焚田半圻而欲荒歲向成而觖望受小民之咨怨貽上聖之焦勞桑林之禱雖堅雲漢之憂未解臣等負此愧怍何施面顏尚賴曲全兹容自劾伏望

皇帝陛下執剛獨斷威命顯行顧方屬銷變之圖莫若正黜幽之典庶回協氣以福群生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衣裳出笥加傅帶之恩金鞍駿在庭被華韉之錯采逡巡拜貺欣懼交懷臣中謝伏念臣人地甚微才能居下澡更選任無補盛明每惟矜植之不勝常恐恩倫之謬及詎意便蕃之賜仍叨服乘之良伏遇

皇帝陛下以純儉履躬以慈仁接下甄陶庶類黼黻人文凡列職於禁嚴率加崇于褒賞臣敢不圖回末路黽勉宿心攬袂趨行雖愧九鐶之寵據鞍自誓冀殫十駕之勞

若溪集卷第十九

若溪集卷第二十

啓

謝人薦自代啓

分安闒茸之中老將何用名在薦論之域初不自期拜貺若驚循躬知愧竊謂以先達而汲引後進既舉世之所罕聞以盛德而退託不能又群情之所大駭考之於古殆見其難孰不顧於求知體莫隆於舉代惟九官受命而必遜蓋百僚以德而相師秦漢以來典刑僅在郭丹見推於郡守獨薦鄉人而行盧毓親奉於詔音必如卿者乃可為德賴韓子以增光於後鍾皓進陳寔而見稱於時在若嵇康何乃若書而求絶辭如蔡澤柳難騁說以自媒要須得人乃稱茲寵如某者少而不競長乃甚愚在己所安則自信而不疑於世共慕則却走而弗顧貧屢遭於見笑命獨與於仇謀及此衰頹始從祿仕權奇俶儻已摧耗於百憂勃窣槃跚尚經營于一能夫何末路忽玷誤知此蓋伏遇某官識足以照事物之幾學足以窮古今之蘊以筆舌為人才之羽翼以胸腹為吾道之涇渭謀猷皆契於　聖衷用舍不違於公議故憐孤蹇特為吹噓遂令枯朽不華之姿復有激昂思奮之意念初

奚之舉類雖曰必行與公叔之同升則愚豈敢庶殫尺寸少報生成

寄湖州太守葛司成啓

樞衣曩歲嘗從館下之招竊託治封又幸里門之邇尺牘不通於記室刺字未勤於閽人愧動心顏神馳旌棨伏惟鈐齋燕暇神物被持坐迎有永之年膺受鼎來之福恭以某官學貫百家之與才絕千人之英國論以為指南吾道之所寄命蜚聲華旦闊步要津蒙上聖非常之知在漢廷諸公之右衆皆側目巨堪爰蓋之居中帝獨廑懷更試蕭公之為政出奉蕃宣之寄益擴藴藉之奇老吏畏其神明雅俗安其豈弟然而詞頌中禁有懷仲舒之古風議下廣廷欲問崔琳之今事宰父煩於剖竹行復慶於賜環某念遠栖門無階望履擬蜀郡中和之作獨恨於非才闕南陽父母之歌實勤於鄉德歲序云晚霜威益嚴頌隆善衛之經式副具瞻之禱

謝鄉人王提刑薦舉啓

棲遲下吏拙亦宜然叨竊薦書望不及此省躬無取拜貺自疑伏念某志以道窮才與命稱使尋且光邇孔融過二之年賁梓無營有伯龍十一之謂承乏數學之域委心吏隱之間博士不治昔者尚嗟於弟子廣文獨冷于今益愧於諸公顧倪然以何求獨嬰婣而就食夫何汲引乃逮妄庸此蓋伏遇某官材絕一時智周萬務執撝光而自牧有盛德而不居明翼滯淹主張氣類祐甫公舉未嘗以親舊為嫌郭丹義風顧獨薦鄉里之士某敢不激昂思奮砥礪弗渝雖未圖報德之階要不辱受知之地

謝翟內翰薦舉啓

頃以孤生獲從下吏於左右之半辭之助居職業無一日之長獨卿者慕用之誠盖不圖見顧之重薦論誤及跼蹐靡容惟士之適時猶女之從聘一遇知己殆將終身雖云待禮以有行嘗恐失身而晚悔豈聘者實重其選抑從者亦擇所歸古道悠哉斯言已矣伏念某學陋而聞寡志大而術疏及此衰年始康寸祿閒閱自笑慷慨受知在古人以為甚難而晚進豈宜得此蓋伏遇某官三代豪傑一時宗師國論以為指南吾道之所寄命攬收氣類振挽滯淹何其流落之餘乃得依歸之地正使自擇寧復有如其敢不益勵宿心仰酬謬眷仕總如此或未愧君子之歸巧固有之不敢貽門下之辱

謝館職啓

給札鑾坡袮乏治安之策澀中天祿蔚為遲暮之榮
聞命自疑循躬知幸竊以東壁圖書之府上列經躔
道家蓬萊之山內藏祕錄閱百王盛衰之緒為四海
風化之原雖復喪亂日尋艱難代有未見中祕之文
多闕不聞外史之職弗修蹕事增華于今為盛
祖宗分三館以居豪傑有為之士闢四庫以備古今
未見之書切近禁嚴雍容嘯諾使其胸次揚搉吞太
史氏之九流筆下淵源併國師公之七略故於採用
皆本作成而禁侍臣步武先於借路一時名筆事契
擬於通家氣習尚傳風流可想惟遴除之甚重則名
實之加優如某者少有獨學之愚長無惠人之器術
業荒于不試精爽耗於多憂流落以來侵尋且老不
圖末至獲並俊游訪簡編於煨燼之餘緝人物於風
塵之後自云無補其忍饕榮茲蓋伏遇某官識洞幾
微氣涵英特謂蕭相收先秦之圖籍實佐開基而蒙
穀獻舊楚之典刑有同存國參稽故寔協贊謀猷要
扶文物之頹廼見規模之遠肆令冗瑣辱在品題某
敢不益廣舊聞勉規來効領五經之讎校雖曰世官
補三館之散下終懸前哲異精殫於歲月用仰報於
生成遇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直顯謨閣謝宰執啓

閣連中禁藏列聖之寶章職逮外官蓋本朝之祕
選不圖枯槁忽被光華聞命自疑循躬知懼伏念某
以鋤耰固陋之質躐臺省清近之班寵既厚而不辭
量已踰而莫覺粵從廢黜付卜隱淪史時阽危身獨
安於丘壑在己進退義敢忘於君親而況閱歲者三
拜恩已再復蓬名于內閣俾增重於外臺有何勞能
得此殊異茲蓋伏遇某官恢弘純僅存之直道逮久
安不拔之宏規力何當於回天心但知於許國若就
深於滄海雖不擇流傾快意於屠門豈必得肉仰愧
生成之施孰為稱塞之階苟未死亡尚效寸尺

提點浙東刑獄謝啓

卧疾漳濱久忘歲月拜恩粵部遽見吏民荷宸扆之
矜憐識廟堂之記錄事非意出愧與懼并伏念某智
昧知時學不適用頃叨誤寵躐綴近班曾効職之不
能乃蠹書而何益一罹罪籍四易歲星慣從樵牧之
游不作軒裳之夢孰云枯槁更被光華念一道之平
反繫幾人之休戚剗復圜囿荒政消弭姦萌力固病
於不任責未見其可塞茲蓋伏遇某官德全忠厚明

燭幽遐哀庶獄之無辜憫一夫之失所故茲遇陋亦與使令其敢不益廣所聞自鞭其懦勉副責成之意則為報德之階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責授宮祠謝啓

久矣論思之謬嘖有煩言茶然衰病之餘自貽伊戚仰承威命殆是寬恩伏念某智識昏庸伎能么麼叢膺誤眷辱在近班頗時論無所短長於世故都不通曉粗知慕大君子之義欲自託不肖者之身罪亦七年尚煩記錄召還碁歲寖冒寵榮豈志願之敢期抑夢寐所不及屬者明詔有位旁搜異能而乃昧唯善貪寵冒沒不思欹器之格言投老窮空却恨儒冠之左計謂贅然之堪織指泌水以樂飢迹其自謀率皆類此一昨去國三歲奉祠敢懷平進以求伸但恐終更而絕食弛辭上達私願弗違既許便安仍沾俸稍茲蓋伏遇某官行己盡聖賢之道與人存忠厚之規獨運平衡曲成舊物某敢不求全晚節加勵宿心雖云報德以無階亦欲沒身而靡悔

致仕除敷文閣待制謝啓

洊恩賜至成命莫回拜賜逡巡省躬怵惕伏念某叢膺識拔出自寒微初無寸長服在近列惟賤吏之既舉類之方失事君以人之道撥其重負合置嚴科止削籍於甘泉仍奉祠於真館茲蓋伏遇某官懋格天之鴻業挺許國之精忠善不近名清而容物刑茲無赦率循作罰之公罪疑惟輕上廣好生之德重惟兆戮久玷陶鎔特屈刑章俾從薄責念孔賤之宜去初不悟于引年歎韓子之愁歸終莫伸於報德撫心自訟沒齒何去

再任宮祠謝啓

受恩已過拜命知慚不圖有盡之年再竊無功之祿深惟疏賤久玷甄陶智寔昧于行藏學靡通于蘊奧久曾効見之靡聞病且弗支尤當以告不圖得謝乃更增華方寓直於書林遽躐升於從橐滿摩昏青誦綸告之溫慈扶挾拘攣服腰鐶之煥麗里閭贊喜親舊改容顧惟何人有此僥倖茲蓋伏遇某官量涵海嶽識貫幽明有周公勤王家之忠邁伊尹格皇天之德功高不伐佐重益謙謂材能皆可陶鎔雖疵賤亦歸覆育重惟無似特受深知始終保全委曲成能叨踰已甚慚懼何植之弗勝報稱謂何獨此心之不昧

皇太后慶壽八十詔長吏致禮加賜羊酒粟帛謝啓

藩侯下賁布宣寬大之書里巷驚傳創見先華之錫夫何殊異遠邁龍鍾伏念某受才不長聞道最晚壯也之武尚不如人老矣楚丘遂多忘事既乞身而知止固絶望于饕榮屬長樂之禮成偕高年而澤被至於越匝頒之常式優侍從之舊臣小己自懸幾人得此茲蓋伏遇某官仁深覆育道格迩遐問訟丘之年謬承稱美憫伏生之老姑使授書豈徒加寵于一夫殆欲垂芳于千載捫心懷感投足知歸

苕溪集卷第二十一

啓

答張狀元啓

伏審造廷射策唱第居先榮動縉紳聲流華夏恭惟數慶某官受才英特種學邃深微言造乎六經卓行師乎百氏當英主枕戈嘗膽之日正賢士竭精屬志之秋肯特求一日之長庶幾聞三道之要竊觀大對共歎精忠意深切而有加言舒徐而不迫皆前日未聞之論與聖心見晚之嗟名蓋出於預期士固知其不敢念莫逹於修慶巧遇辱於騰牋内揆膚虛仰慙謹序識弔古精忠之作不敢謂能得爲國遠慮之人寔爲可賀恭言欽頌罔既敷陳

答特奏名狀元啓

伏審頻奉臚傳超登衆首得人之喜有識所同恭惟某官賦傑異之材蘊深醇之學文辭少作已擢秀于士林問學老成久推先於州里當英主枕戈嘗膽之日正賢士畢精極慮之秋側聞至言頗契大問向來伏櫪寧忘千里之思此日驚人未覺一鳴之晚既受知於親擢行闊步於要途念修慶之莫違辱騰牋之謬及眷言未契實倍歎悰

上蔣相問候啓

屈伸在道 思懷韓子之九遷 志願有年 莫遂荊州之
一識 足踐踐而欲進 神忽忽而若馳 念介紹之不先
懼聽聞之或駭 敢以煙微之迹 仰通咫尺之書 摛分
自疑 鄕風增慕 伏惟 信順之至 天人所私 燮理六氣
之和 膺受百祥之集 恭以某官 博大純懿 既通敏明
才足以絶千人之英 力足以任一世之重 忠貫金石
信通神明 許國以來 視身何有 幹斗樞而獨運 於天
步于方艱 德在人心 事書野史 方且執謙自牧 避寵
帶居 親絳懷多功之嫌 宜在靜密 要于守足欲之戒

地文天武 所以妙生成之功 右義左仁 所以嚴威德
之柄 禮陰達使 位等上公 在周有師尚父之尊 於漢
寔大司馬之任 茲乃安危之寄 是爲心膂之臣 恭惟
某官 學通天人 識洞今古 體方重而任大事 抱純誠
而經遠圖 齊死生去就於胸中 置富貴功名於物外
頃延登于揆路 已屢聲于嘉猷 設直居中 理應見嫉
蕭公大外 帝曰遄歸 德臨宥密之司 畫復
祖宗之舊 合天下之勢 本若置器 顧今日之事 僅如
奕棋 在茲一著之間 遽有千鈞之重 得人無競 舍公
其誰 某猥以孤生 當叨謬眷 開然綸之亟下 覺神覲

亦以矯時 出分數器之優 灼見累年之効 吾國既固
我公盍歸 迫茲入覲之初 始副具瞻之情 九鼎大呂
重增氣象之安 烈日嚴霜 自覺威明之遠 惟帝所屬
捨公疇依 某末學空踈 餘生公摩 學從癈黜 自卜隱
淪 叨蒙哀之矜憐 賴朝廷之扶拭 俾使一道 待次期
年 尚期受約束於相門 故欲列姓名於記室 惆悵所
寓 筆舌難罔 殘暑未衰 清秋在候 冀仰符於倚注 宜
加衛於寢興

賀樞密使啓

伏審 拜恩中禁 正位 元樞 長夏聲聞 兵民溢喜 竊

之頃 還欣林之社 名言同既

賀翰林承旨啓

伏審 祇膺使命 召拜禁林 制書頒侍 士類鼓舞 竊以
自右領治之主 將現遠圖 必有視草之臣 親承密命
豈特右文之事 實參戡難之謀 而況寓直北門 對揚
洛殿 自開元之際 凌陰李士之名 遠韋武之初 加寵
內庭之老 禮秩增峻 事任匪輕 顧非其人 不在此選
恭惟某官 春剛大之氣 足以有爲 好深湛之思 欲其
自得 風規遺跡 論議有餘 上方訪忠孝于昔 闕知典
刑之尚在 召從孤外 俾侍燕閒 紬石室之書 既終借

史遷玉堂之直仍襲世官課云天子之私人端是吾
家之舊物然而國是所關物論既爭茲為大用之階
即副具瞻之望某年踰無幾仕乃為貧自知偶世之
闊踈獨恨登門之晚晚及拔贊喜深切知歸敢頌之
私名言罔既

賀樞密再入啓

伏審罷拜殊恩還登近弼惟圖任舊人共政蓋聖主
所欲仰成克左右厥辟宅師柳明公以之自任然綸
甫下遠邇均懽恭惟某官篤學深闇既通博敏鈎貫
百家之遷沉浸六籍之醇自結上知偏儀要路筆墨
睚遷爾雖元愧於西京師友淵源潤色似從於東里
有言必盡遇事不辭亟恭惟帷幄之籌協贊樞機之任
出分憂顧寄未幾時汲黯公朝初元譽毀晉公當国
實係重輕奉温詔以造歸登嘉猷而入告際先帝之
故事大王室之中興輿論所期斯言可必某棲遲末
路零落寸心聞成命之載頒慶真賢之復用掃門雖
遠賀履知歸

荅交代謝少卿啓 任浙東提刑司

宦游相踵愧揚枇之在前王事有期顧及瓜而當代
靜言事契燕及子孫夫何遲暮之年乃有因依之幸
恭惟某官被文相德可用為儀強識博聞足以華国
自結聖神之眷蔚躋清近之班智略轃於上前風采
聞於天下符彙簪筆謂當入侍於清光攬轡登車姑
欲少償於素志堂容蹇席即慶賜環某猥以庸才誤
當使指闔時既久責効無聞敢緣授受之私終被含
容之賜想旌麾之已戒望履舄以非遥雖乏告新
幾道故其為欣抃曷既敘陳

賀湖州太守啓

伏審拜恩中禁進職西清輟甘泉侍從之聯為近甸
嚴肱之鎮先聲所暨輿論交歸恭惟某官國器宏深
天才卓偉言動合君子之法出處有古人之風用實
自矜居還春志從于親擢備獻納論思之益謦朝夕
夙夜之勤惟時吳興冥望浙右山川清遠人物阜繁
委長轡於淮陽徙得君重試蕭公於馮翊用考治功
少須報政之期旋聽賜環之命寵榮未艾簡注方隆
某跧伏窮閻伶俜幕景雖鄉風之有日曾望履以無
階陪外廷未議之時顧相先後誦佳句百僚之上竊
仰高深闊綸綍之載頒想旌麾之既戒尚綴吏民之
列拙修參拜之恭欣抃之私敷言罔既

代荅明州太守啓

伏審玖成請代詔下趣還行躋躐於近班益恢宏於
遠業恭惟某官智術精鞅論辯風生胷中負韜略之
奇事至有淵泉之慮出膺郡寄寔簡上心駕折輳以
吉行執牛符而八觀九里之潤幸見及於鄰封一年
之留恨莫從於民借方圖脩問遽辱貽書感愧交深
名言罔既

代賀秀州通判啟

伏審祗膺明命出貳使藩理職戒途蠲辰視印伏惟
某官器全英特識洞幾微論議得於心成事業由於
世濟休有聞譽見于踐更謂宜擇選於本朝尚爾馳
驛於別駕昔者大鄭小鄭公以父子繼治大馮小馮
君以兄弟相循並載民謠號為盛事今見二難之步
武來踰三載之星霜豈惟人望之知歸抑想風流之
是似某江湖今歲天地畸人侵尋五十之年老之將
至洪惑百寮之底拙亦宜然竊有所依敢後其喜

代賀市舶提舉啓

伏審寵拜齋恩再持使節明綸甫下輿論交歸恭惟
某官才了十人身兼數器詩辭近古獨云蘇武吾師
字法超今要使羲之北面既更器使益試乃言斡南
國之奇贏佐中都之調度維云舊物實簡上心何寵
渥之使藩踐華途之清切自惟孤拙尚竊藩符念方
借於餘光頓難勝於賀悃其為欣頌罔既敷陳

賀冬啓

陽往而復物屈當伸屛陰數以潛消宜善人之有慶
恭惟某官氣涵川嶽道際高明坐迎有永之年陰受
鼎來之福方將奉十行之溫詔詠四牡之還歸暴酒
壽公莫與旆門之列援毫伸頌益增鄉德之勤

賀正啓

伏以歲序更端星躔易次肇三陽而為泰正五始以
書春划杜綫之元勲宜神人之交相恭惟某官忠貫
白日道格皇天備文武之全才秉安危之任意功藏
盟府澤在人心周公之征祖來已見于歸之複吉甫
之來自鎬式觀受祉之多俯履嘉辰茂膺純嘏某屬
拘職守阻奉壽觴莫伸賀履之誠徒切摽旌之念

苕溪集卷第二十一

苕溪集卷第二十二

記

縱雲臺記

德清蓋吳興支邑而山水明麗清遠為他邑冠南朝以來曰沈氏者世有顯人或以文雄一時士雖少必秀於其類民貧而安力於耕桑種藝漁樵之業嗣訟簡少巖居川觀吏或似隱故仕於此者樂爲縣治枕山山巋然特高為百里之鎮問其名於長老則無所根據搢紳者不道舊有臺下直令舍相距僅百尺規制甚美松竹清閟之音桃杏妖冶之容與他名木秀藹分列左右天放而雲氣習習生於步武襟袂之間令大夫沈次仲與二客燕其上客詠歸吏部韓嶠孤雲縱以為臺名次仲喜以告余見屬為記次仲之臨是邑也閱五晦朔矣旦朝坐堂上受訴牒群吏立兩廡屏息側睨次仲獨即民聽其事究所以然反覆問詰其情畢得文書雖多必盡讀乃止律身嚴無毫髮私亦不受私吏退與僚佐休于臺上危坐劇談或隨時觴豆舉酒相樂榔嘗語人仕吾非敢愛也有不得志則棄去如傳舍人以其志篤而事勤謂若拘窘而中實縱適然則客之名是臺有當於主人之心者豈以雲之逸為可羨因將似之耶余邑寓而山棲者也朝朝見雲之出暮見雲之歸進退容與於大虛寥廓之中千態萬狀不自知其然其于出處亦何心哉余觀雲于此山四年矣余年有盡而雲之朝出暮返變化容與之狀如余所見不知何時而已以其无心故能久也雖然次仲方仕余方隱迹若不同而從容于事物之境愈久而愈安則或仕或隱未始有異余燕坐內觀欲忘其心如此雲之出處未能也次仲勉乎哉余既告焉因為之書次仲名造處之縉雲人二客歸安沈文伯名長卿福唐陳仲父名祖安名臺者文伯題其榜者仲父皆奇士也紹興五年七月壬申郡人劉某行簡記

湖州德清縣城山妙香禪院記

城山在邑之坤維距邑二里為溪流之匯溪自天目餘杭而下者出其背並山分港旋繞而北趨于郡城是為苕水院北鄉居山之半自外及內階而升者几二百級溪南北之山初散漫若不相即登級三之一却而望之則蒼顏赤壁陽拱列侍若趨若伏若緪曳策驅可攬而有舟檣往來水鳥俘沒悉出眺聽之下而委棄于榛藜茀草之　不知其几年矣熙寧中天

台僧曰了因者始結廬其上會歲大疫杖棄骸于道加常衣幾給聚而葬者以數千計又乞食邑之人以蘇流亡于是邑人相與出財建轉輪藏增治堂廡初營藏心木未獲因夢神僧指前溪有流木爲物色其處已乃得之因出入壥閈飲酒啖肉人莫見其異一夕見夢于邑令云天台化士告辭翌日院僧以告畫因以坐逝今真身存焉其後以禪律相踵住持者數輩而轉輪藏施刹之入未嘗有虛日用是加葺門序略備而簡陋偏迫不類蔡林邑之人恨焉鄉老邑大夫訪求名德爲道俗所信慕者得今住持僧佛智大師道容容始至心隘之將盡撤其故易而新之時余以柱史得罪寓邑中過而問焉容指謂余于此累石崇廣若干尺爲大殿于此鑿山廓左序若干尺爲齋庵之宇于此培土實澗塹若干尺廓右序爲棲僧之堂爲檀舍爲看經寮浴室仰而指曰山之椒爲浮圖其下爲臨眺之亭又其下爲方丈寢室規制甚靡余怪其言之易也問工程費出之數凡何且安取之容笑而言曰佛氏于以精進廣大爲心耐苦忍辱爲行其徒謂之海衆其求募于人謂之十方凡所建立患志之不篤與狹劣而弗廣成不成則有數存于工程費出之事弗預計也志於成而已矣其意甚暇若不足爲余老且病未嘗數出他日過之門徑既成殿址累石且數尋若砥礪然閣歲又過之則飛甍刻桷高出木杪而殿宇之邃像設之嚴無遺縶矣如是數年余再以罪去朝而歸訪山林凡容所謂鑿山培壑高下建立無一物不如其言者其衆二百餘人其崇飾之意未艾也嗚呼何其易且速耶患志之不篤與狹劣而弗廣則余既信其言矣然余所深怪者以其甚暇不迫若無心焉寧有恃而然者哉於是知自昔所謂建功立事者非獨才智之難而優游暇豫無惶遽辨迫之狀爲尤難故凡才智之士不乏而優游暇豫者吾罕見之抑造物者之嗇與人也苟有是雖鉅細不同其必有所主是院之設固未足多也而於余心有感焉容見屬爲記案爲之書役始於建炎三年某月某甲子成於紹興十一年某月某甲子院初未有額與後之歲訪安吉縣故賜額請於郡得之容遂爲妙香第一代住持云某年某月某甲子吳興劉某記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國朝建隆中天下初定詔儒臣參裁典礼而國子司業聶崇義者以唐相張鎰等六家所撰緝其詳略是

非總為一書是曰三禮圖書成天子嘉之命國學圖于宣聖殿後之北軒其後懼其圮剝復易壁以板蓋已有意乎禮樂之教規摹宏遠矣然當是時狃于故學士鮮知經且師道之廢責自前世未有傑然興起之者至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公先生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吳興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說為足以誠身而格物其間李之成為時顯用翊贊治道見於嘉祐治平之間者不可槩舉初郡學成先生乃以三禮儀物然其於古無考而蓋其未見者圖之講堂遺故事也於是人人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閱歲既久有司不知故事至加折鋟李者痛心焉太守汝南公某以左史出奉祠尊領是郡於其始至也見諸生於堂上而勞勉之又增飾黌宇被以丹艧而掌學閑君某與歸安丞胡君某拱剔故壁得所謂三禮儀物繪事故存公命易而新之恍如神明頓還舊觀郡之士子周覽太息咸謂公之賜大矣學者將因是加習焉異時鳴璵執玉於　朝廷之上討論故実禪補教化苟不愧于前人賜豈不大哉公以閑君之請貽書屬某為之記且曰前太守秦公某初有意于是會召去不果今余幸卒成之某于鄉校為老諸生知其事宜悉所不應辭若先生之行義世次歷官見于國史與墓隧之文其與學精識見于著書著書固多其藏于家及士大夫手抄皆祕不出蒐索編次固有逸遺俾鋟板以行于時則閑君力也閑嗜學若飢渴行己誨人以先哲為師不狥時好嘗曰吾先父學于先生故有二事故于此致志云紹興十二年八月丙子郡人劉某記

湖州報恩光孝禪寺新建觀音殿記

吳興報恩光孝禪寺在郡治東北地势亢爽土木雄勝門序殿舍齋宮宿廬規制井井他伽藍莫及蓋陳永定中后家捨宅建焉初曰尼興後曰孝義至唐復為尼與吳越錢氏易為大寧以其女為比丘尼遂為尼宮凡二百年　本朝崇寧一年始復為十方禪刹曰崇寧萬壽禪寺後又易崇寧為天寧紹興七年更賜今額悉為園陵薦重祉也舊有觀音大士像在寺西偏兩楹之間郡人張氏病痿三年一夕夢白衣女子告曰吾臂不舉耶吾亦若此若能拯吾臂吾亦拯若臂且壽若矣張問所居則曰居天寧西廊翌日張

與拔諸寺得大士像如夢所覩瞻仰感涕察大士右臂為墜木所傷命工拯之張痛隨愈自是郡人歸心以疾痛苦厄求拯者日不下數十應感事跡不可既舉而所處闠陋近迫不副人意今導師居久與其徒慧智募衆出財謀建別殿奉安妙相而患棟榦之偉求之山林未易以日月冀或告之曰近郊曰寶溪者有故侯第今去帯居盡住園之慧智亟往則其家已先見夢告于其主欣然許焉於是即廊之前左建殿屋四楹前為複廊與旁兩廡深明壯麗具妙莊嚴蓋前住持經畫累歲而不克成者道俗歡喜誄踊讚歎咸若有所依歸久以其事求記于余以修其成余曰我聞觀音大士性相等空無刹不現身光互涉有感心通於諸衆生悲心不捨是故身為三十三應同事攝化利益見聞且我之身與子之身一為比丘一為居士俱在三十二應之內真源寔際視此大士為二為一為同為別以是思惟大士衆生体本圓成無二無別以無二無別故隨衆生心想所感周徧無遺則是大士非但無我亦無我所而子獨以像設區宇為所依歸則利益衆生為有擇欤久曰不然大士身相無邊周無我所而彼信士心想鄉慕則有所失我觀道俗至前攝衣傴僂炷香瞻拜陳其疾痛苦厄種種希求之狀識意所激汗洟顔閒言出肺肝感通夢寐初若一体我是以崇其鄉慕之所為之莊嚴以益其信心若彼信心一念回光觀色明空入佛知見則知大士不起于座周徧十方在在處處無非道場而此道場實無所在利益衆生亦無受者如我所說為有擇欤為無擇欤如是問荅亦無實義余曰是名實義是名大士悲心救物無二無別子言似矣是用識之始於某年某月某甲子成于某年某月某甲子後若干日太簡居士劉某記并說偈言

我聞大士觀世音　具大功德妙莊嚴
初從聞中入三昧　聞盡覺空空亦滅
惟有一念悲衆生　三十二應為說法
法施無盡身無邊　周徧十方何沙土
母陀羅臂如虛空　云何示此疾痛緣
以衆生痛我亦痛　究觀契感無處所
偉哉寶殿嚴晬容　清淨絢麗光奪目
惟導師久善方便　謂彼衆生心想殊
要令觀想生實解　入佛知見如指掌
在在處處皆道場　而此大士實無在

一一衆生蒙利益　亦無受此利益者
我知信施及見聞　決定同證無上道

湖州石塚村青蓮院記

出城南行五十里少東有村曰石塚其梵刹曰青蓮唐大順二年始建乾寧中得額爲報恩禪院至 國朝治平二年賜今額環水爲院四無居鄰盖棲心學道之境初若無路惟輕舫短檝至焉粥魚齋鼓聞于傍近禺中而食則孤煙突起於雲水渺瀰之間望之藹然余未及造也問諸道傍彼僧院者何如曰院不至崇大也而規制整整精麗明潔爲可觀異時垣頹壁敗棟宇傾撓左右撑柱更閱歲久觀者悸心如將壓焉今院僧慈濟大師齊岳盡撤其故而一新之盛矣哉余固識岳是妙于醫者即曰然岳自少習盧華之術通金匱石室之書以是濟人亦以是養身余嘗類之一日過余始詰其事岳曰吾受業是院既而遊方累年稍衛而歸覩所謂受業之區戢爲荒墟惕然動容寢不安席炷香自誓勉勵其術以所得貲財次第建立不敢有一毫之私自吾之發是心也以疾扣門者加衆吾揣心以思思則得之疾無重輕賦藥授方輙驗可期以時日又有知吾之有是心者出力而交助之市木于某鄉採石于某山有不受貲而傾施者自紹興戊午距今十有几年而衆工釋因初營三門再歲而辦齋廚次之廚成而二時清衆合食堂上僧舍鍾樓觀音大士殿又次之最後建轉輪寶藏極一時金碧之工爍爛陸離奪人眸子吹螺擊鼓鏗鎗於廊廡之下施利日至齋廚之費頼此以給布磚累甓内外前後纖悉備具余怪而問之是何成之易耶岳曰吾志於成未然成之者非我也意其有陰相爲何以云然吾之術不加於昔也而聖子人若此事既濟矣自今以往不自矜吾之術復能靈於其身若此其易者乎以是知世之懐自利之私求得於人而偶得之以爲我能彼不能者妄也余聞其言而韙之岳求記於余余年七十有九病且昏耄復能文既嘗其勤且有感于其言而爲之書余于世間之見固未能超出也又欲於此警夫後之人可喻也已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丁卯記

苕溪集卷第二十二

記 戒 論附 詔

建章宮記

漢武帝以乾封五年親祠后土於渤海還以柏梁臺災受計甘泉宮方士言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伏之此建章宮之所爲作也宮之制度張千門立萬戶張華能爲晉武陳之後世莫得聞焉見於史者臺則神明通天樓則井幹闕則銅鳳折風壁門池則泰液庭曰商中殿曰駘蕩曰馺娑曰枍詣闕之高踰二十丈臺與樓之高至五十丈池中又爲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班固賦云順陰陽而開闔覩東爲折風西爲商中則其名義或然餘可槩見宮室之盛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武帝承文景之後侈心生於富饒鴆毒起於晏安內巡行天下外甘心夷狄開玉門通西域牂柯越嶲大宛安息之役連年不已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營千門萬戶之宮以饗四方賓客誇酒池肉林之富陳巴俞都盧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用度既乏榷鹽稅酒算及舟車民力殫屈盗賊竝起繡衣持斧之使出焉嗚呼征輸之煩力役之苦未有如斯時者矣愚雖欲侈其宮闕壯麗之容而鼓歎之有不忍也高帝七年蕭何營未央宮帝怪其過度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于時項氏雖滅黥將劉賊未盡誅鋤乃欲於此就宮室何哉意者搶攘之時勞苦之事民所更習且未知歸怨之所若天下既定乃始爲之怨有歸矣自始皇起驪山阿房之役後世靡於見聞厥或告以屋材祿之事且未之信不若極其壯麗以爲永久之傳不然異日必有改爲之者是不欲以土木奢靡勞民召怨之過遺後人嗚呼何之慮誠深矣僅閱四世而建章作其所以遺后人者果安在乎是故三代受命之君未嘗不以儉德詔天下其後不免有瓊臺瑤室之侈而況以奢靡示之歟使其子孫也賢則露臺百金之費有所不忍如其不然後世復有如武帝者雖處以千門萬戶之宮其心未必厭也如何者蓋深于慮而淺于識故并論之以爲古今鑒云謹記

雲臺功臣記 擬詞科題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用麒麟閣故事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示不忘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卓茂以德餘皆以功皆能以

功名始終者也甚矣功名之難全也豈惟其全之難抑其全之者為尤難何也高祖一見黥布以為淮南王一見韓信以為上將軍一見彭越以為丞相其後皆連城十數南面稱孤所與高祖清群盜滅項氏而成帝業者大抵皆三人之功其英謀偉略非後世所能跂及史臣曰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嫌疑之勢既成讒間之禍必至當是時雖欲圖全蓋已晚矣矧自負功大志意易驕光武深鑒乎此天下始定以三公起卓茂以卑禮聘嚴光異時功臣率不以任職至于封爵錫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奉朝請而已嫌疑讒間何從而生非但如此中興之將二十有八其數乃多于高祖創業之時後世無能識其意者以傳考之惟鄧禹寇恂當腹心之任略比蕭張耿弇賈復受爪牙之託略比信布而此四人者好學有識故委寄特重其餘僅立一二功或一節可觀無卓越積累之勳可以自負然後知光武多任將帥而分遣之殆不使功高而難制驕肆而禍及其所以保全之實在其始前世之將雖有裂地封王之貴而菹戮隨之雖有高世驚人之略而終為叛逆求為列侯奉朝請以終其身生受恩寵歿有顯榮而又能使後世之君思念之不忘至形繪象如雲臺之臣其可得乎嗚呼功名之難全而全之者為尤難豈不信哉故并論之以為後世之鑒且以見雲臺功臣之榮非得君如光武未易致也謹記

擬飭諭監司按察姦貪之吏詔

朕惟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朕為天下父母吏亦為民之父母顧所以子惠斯民俾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理則均然而比年以來屈法受賕賊害善良達于聽聞者甚衆豈朕所以設官為民之意哉嗚呼朕之憂民至矣爾部使者宜知之書不能為朕察害民之吏而悉陳之豈狃習故常安於苟簡罔加之意耶抑收長者之稱買游士之譽為誂竊進取計也昔岑熙為魏郡太守民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夫興民之利而除其害者古之吏也今吾吏乃不能而反為之枳棘蟊賊爾部使者又弗糾禁將誰使伐之且遏之歟其自今加察焉害民之吏悉以上聞朕所不貸之將以是為爾殿最有不然者厥罪惟均朕不敢有佚罰其勉之哉其念之哉

擬飭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朕惟周家之興先王先公致王業之艱難見於七月

之詩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説不可逮及之事考其旨不過占日星霜雪之候欽授民時以作事孳生凡農桑衣食之務致力焉而已然後知聖人之化與所以立國者莫大于敦本周官六遂之所敎皆以稼穡種藝爲先而不耕不蚕者俾之出征且勸罰其勤墮當是時家給人足而頌声興朕甚慕之粵自臨御以來屢下敦本裕民之詔意者郡守縣令最爲近民頒丞能體朕之誠出入阡陌躬行勸課使倚市門者轉而緣南畝且將廩有餘粟籠有餘帛樂其業而懷其生于玆久矣而效未之見其無乃急其所緩緩其所急忽遠略而求近功竊虛譽而規進取弗克以民爲意邪其自今勉之爾誠有愛民之心則凡見於施行者皆勸課之實不然則委詔令掛墻壁爲虛文而已也昔齊威王親政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足子不事吾左右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而齊國震懼不敢飾非嗚呼朕獨不能爲威王之事哉顧告戒不得不預來惟爾識朕意焉

擬戒諭內外從官舉薦遺才詔

朕惟致治之本莫先得人故自臨御以來虛心聽覽側席異聞庶幾魁壘絶特超群遺逸之士爲時而出圖回事功勸相我國家以輯寧爾多方于玆旣久未有聞焉豈朕之誠意有所未盡耶將猜介娼忌之徒無憂國之風者或抑蔽而不揚也其令內外從官採訪山林不求聞達文武材能之士具以名聞朕將以禮招聘期于必至傳曰上臣事君以人又曰進賢受上賞爾其休事君之言朕不敢愛進賢之賞無使君臣之間有愧古人則予汝嘉

昔溪集卷第二十三

苕溪集卷第二十四

銘　贊　偈　序

湖州德清縣慈相院新鍾銘　鑄鍾疏附

吳興德清縣僧廬曰慈相居縣治之北巖壑佖昂之間號為勝剎治鐵為鍾有年數矣器小聲細不足為是邑朝昏之儆院僧用琳始欲改作而武康信士聞人譽施錢三十萬以為勸率範銅一百三十三鈞三分鈞之一求募幸苦範成而琳亡道俗悲焉越再歲長老僧道戒與其儔道殊本立懷仁行輝惜功用之中廢悼前作之孔艱合力經營散募邑眾凡用錢四百萬始克周備迺胡姓元美妄名者妙得于心知名江浙以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丁巳一冶而就隨叩響發鏗鍧雄渾溢于四境睹者疊足卷舌居人咸謂宜有款識以詔來者屬同郡大關居士劉一止為之銘

銘曰　我佛如來方便微妙考鍾弗先謂失棲要惟昔祇園具存典則大士圓通多從聞入声徹幽途成息苦趣問胡以脫罪性空故佳哉紗工一冶而就出以執軸鏗鍧隨叩我願聞者了自聞聞声念相發于彼觸昏六用既泯逆流得源是聞于声俱滿大千吁此器寶作鎮山邑期億萬年與　宋无極

鑄鍾疏

黑業現前冥途長夜眾生自息罪性乃空惟鍾声之遠聞發耳根之深省豈獨脫苦趣於沉淪幽暗之域抑將回淨念于醉夢顛倒之中此是藏教吾口寸寧只要檀那甘心布施共成兹事幸勿失時

德清乾元寺重修齋廚疏

千歲寶藍枕山臨水二時清衆洗鉢同堂上方之香積不來禪悅之珍羞難飽欲使食輪之先轉豈容庖舍之弗嚴然有本分納禮不會嚼破一粒米便是古德叢席也要坐處三條椽惟大檀那與人安樂

募財重修孔侯廟疏

山翠積叢鴉群鳴而表瑞溪流衍迤龜左顧以懷恩寧惟前代之美談兹乃一方之勝事惟新進之家男盛而故侯之廟獨陋棟宇前歆日星下徹矧豐年之屢登豈陰祐之敢忘毋事多言共興此役

飛英寺緣化修塔疏

溪城萬室錯居洲渚之間窣堵一峯高出水雲之上號稱文筆又類鎮山豈惟增氣槩之崢嶸寔大係士民之休戚詎意百年之勝構罹半夕之災所冀檀那深詳利益阿育王之願力默運胸中多寶佛之神通

悉由筆下作興此事今正是時

姜山靜䖍院鐵磬老師通公真贊

堂〻律師了無上乘律彼後生約束如繩我䖍外師
師笑而嬉曰我無心法何所依以無心故說持說犯
以無法故橫竪鈎貫我知是師說本無說身心了然〻
片雲孤月姜山嵯峨究在世外訪師遺蹤惟鐵磬在
片雲出山孤月盡天鐵磬不鳴声滿大千

自作真贊

枯木寒巖形影相依祿食而臞孰與遯肥四十九年
我知其非已往不諫來者庶幾

又自贊

居閑無所樂從仕無所愧忽作此兩言自看過去事
害性多矣晚乃安吾心至矣晚乃甘咄我無初終得
喪亐又何秉除于其間

黃草道衣贊

吳人緝黃草若麻苧貧且賤者服之閑〻居士始用
作道衣并為之贊云　何草不黃誰其紡績持以售
人得不償力居士步賤粗麤是飾力貧作奢終愧于
色居士老愚山澤孜逸下澤有車登山着屐被此草
衣相羊自適倦鵠依林野麋卧石維此草黃不失土
職不以本然隨彼染習戒哉居士服之無斁餘年幾
何以承厥德

任公子言其先君奉觀音大士有感供果
不枯而長太簡居士劉某戲作此偈

無根抵而生不雨露而澤是事云何誠意感格當知
世間明晴空色種〻形相從心地植我問公子承誰
恩力若簡是空若簡是色公子不言一笑而答

言箴

余惟不言人或以我為簡余惟多言則俱取謗而招
譏嗚呼其危矣哉余將庶夫言與不言之閒曰加思
而已

動箴

輕動易舉事或失所利害在人慾汝擇焉而動
動不失職君子是怙小人是疾則將奚處曰勿恤

勸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供養會揔錄序

蕭閑老人周嘉仲往在政和間兩暮道洛于錢塘南
山淨慈禪寺建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供養勝会自
製功發心文及啓曰疏語詞旨周盡懇到悲切意者
以衆生背覺合塵攀緣善惡流轉生死為可哀愍于
菩提中雖或今生見聞隨喜中又畔遠如陽日瀌以

其未嘗知發大心心與境爭力強者奪中又畔遺無足怪者故為此勝會中人下成佛作祖種子嗚呼偉哉時釣臺先生諫議江公實為之記又為智炬白語精深奥妙閎肆演迤讀其文知其致力于斯事非一日矣嘉仲以前後矩範及製文與釣臺之作合為一集屬余為之序余觀世間未有不由發心而能有所建立非特佛氏之言也所謂大心者槩而言之曰出世間心曰堅固心曰決定心以出世間心而行世間事且精之以堅決則處成敗利害死生禍福之間初若無物當行則行當止則止視身世如浮雲視死生如晝夜視軒冕富貴如棄涕唾如其不然則顏子不能居陋巷而樂仲尼不能不畏匡而不憂陳蔡不能重節義而死子房不能辭功名而去商山翁不能傲富貴而不來而況以出世間心而行出世間法者乎雖然是心豈有殊哉所謂出世間抑非兩法也釣臺先生以清節直道仕于朝論議之偉士大夫能誦之而蕭閑老人者年踰耳順官不過下大夫職不越州縣累然生環堵而有孺子之色而年若作佛事心存救物其事為可哀故余論人必察其用心而不敢以窮達為重輕余既歎蕭閑之勤而又喜釣臺之文為足以增重于斯事故并叙之紹興十三年四月乙酉

吳興劉其序

錢氏箕裘集序

右錢氏箕裘集武肅王之六世孫名恍字稷臣者之所作也武肅以兵拒巢賊討劉漢宏誅董昌盡有吳越之地尊奉上國四傳至忠懿王武肅躬蹈忠孝又以訓子孫而忠懿奉承唯謹方
太祖皇帝之下江南也忠懿提兵取常潤已而來朝
京師 太祖慰遣甚厚
太宗登極卒以國入覲而吳越之民幾二百年不識兵革其陰德之被在人膚肺間至于今未忘也士大夫善道其事而傳聞異辭或不審諦故稷臣類其祖宗建立傳序次第與家世榮遇人才瑰傑有聞于時者若干人以為此集俾附之家譜屬余序其後余嘗觀自昔閥地之盛席勳舊姻戚世公世卿寵遇赫奕不為不多顧獨以恩澤閥而人才輩出表儀縉紳如錢氏者未見其比豈其世德所鍾與他異歟異時任孤隸吏跪鉞者余蓋識其一二即之退然如窶人子論道古今考質疑義以自樂于名教其意豈肯與恩澤侯比其有扶冊覓舉與寒士較得失卑攻苦食淡

淬礪事業使余愛歎之不已也況前輩碩儒所謂一門三學士三世四賢良與其政績行義超詣卓越余之所跂慕願見而不及者哉以是知人物門地事不兩全錢氏既兼得之又何多耶如其不然雖金張之盛七葉珥貂亦無取云稷日在宗族中為最不遇者客居吳縣累肰坐空廬讀古書行古道面有藜莧之色蓋余寂莫之友也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辛卯吳興劉某序

慧和尚四會語錄序

師諱居慧吳興人俗姓吳早歲習天台教已而更服入叢林從甘露長靈卓公得道尋出世為人閱四名刹曰天聖曰靈石山崇因曰何山宣化曰道場山護國既示寂門人道樞集四會演暢語句成編俾信士刊行散施開悟後學屬余序之余嘗謂釋迦之親付飲光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是不容聲矣肰從上祖師一時言句流傳世間亦既甚多為有言耶為無言耶世尊良久外道得入既不在言語有无之間亦不離言語有无之間或曰此有得焉則知從上祖師與師之心一也師住道場最久率徒四集觀其為人處傾囷倒廩无所蓋藏老婆心切于是為

至古德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不入師意直欲出一隻手一時拽入耶余恐得入者弄門失之是乃師之意也歟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十日太簡老人劉某序

苕溪集卷第二十四

苕溪集卷第二十五

疏語

祈晴疏語

瀕海之郊水之瀦積雨暘涉旬及震旱溢乃春甲子連雨不止民之望秋曰于茲始春澤既多其後則慈消息卷舒理有必然惟神相民憐此過計無使僭差以誑嘉惠

環湖作郡緣郭為田當三農舉趾之時抱百日連陰之雨願斯民為可哀憫惟大士是真依歸爰啓淨筵仰延瑞像鄉山川之氣鬱還日月之清明庶幾佛慈不違民願

自冬徂春繼雪以雨塗淋深而未已惟墊溺之是虞安能致力於人惟有投誠于天造願收陰沴復以春溫民將有事于農吏亦獲逃其責庶俾傳功御報鴻恩

運在不饑既無一年之蓄候當陰肅更經三日之霖耕夫共苦于沾寒播事尚艱于傳少願鄉山川之翳俾終場圃之功

雨三日曰霖過則非福雪盈尺作瑞甚者為災婦子有號寒之聲衣褐無卒歲之具惟民可憫願帝齋威秋稼方穗我田既戚茲惟上帝之降康寧使成功之或與風雲驅掃願即霽於陰戒種稑後先俾悉臻於堅好

積潦十旬方拜時暘之賜蹝苗千隴又懷盡槁之憂雖屢瀆以知慙念歸誠之有素惹雲廣覆願舒不盡之陰法雨滂流更借無遺之潤

謝晴

雨淫不止民懷墊溺之憂農事小愆吏受咨之責忱辭潛達嘉應已彰仰惟神靈近若影響念天地之大施雖回難名効螻蟻之小勤庶云知報

常寒為沴積潦是虞祇款淨筵用伸懺悔隨緣赴感若影響之於形聲天兩為暘蓋我神之所變化吏敢忘報民實知歸尚期無礙之慈終此有年之賜

暑雨祈寒念群情之多怨金穰水毀諒歲事之可回職在近民責則歸己方業忱辭之上達敢圖哲鑒之下臨冀報洪慈誓堅精意

襄者積陰于茲再瀆惟大士具慈悲力度衆生以方便門僅同指顧之間忽若形聲之感莫伸微報徒激愉衷

法雨不止播事稍愆念小民寒暑之怨咨寔司其責

惟大士神靈所變化何有甚難甫露微誠遽蒙嘉應
仰戴生成之德敢忘報事之私
迺者有潦潦之憂祗告群祀神用顧答如響惟神惠
民吏則知德其何敢不拜

祈雨

故歲不登新田未墾曹無寸澤坐閱上春仰天地之
無慈有風雲之赴感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翔令民之
方飢雨自三日以往為霖頗濟時雨僅足
郡猊瀕海壤地寔腴而陂澤無潴蓄之利雨暘過差
民慼以告于吏〻特牲酒禱群祀不則縮手無他力
也今境內不雨僅閱兩旬河流日損舟楫告病農懷
隱憂吏已莫知所出惟神念此民久矣曲折之狀宜
知之詳其終惠之敢固以請

謝雨

以心為心不奪衆生之志頗曰雨而雨了知大士之
威神民用交欣吏慙莫報尚冀覺慈之無礙終令歲
事之有成
曩者有旱暵之憂祗告于神應期而雨越二日復霽
如初懼吏不知謝以克終受神貺嗚呼田壠拆矣禾
不得滋以穗也井洫渴矣民不得酌以溉也神其忍
聞之乎敢涓辰往拜以謝以請

祈雪

郡境自秋閱冬甘澤甚慳河流告涸麥田龜拆民惧
疫癘歲行盡矣雪當應期是用祗見群祀嗚呼匪惟
民實依神神亦惟民之依其屢𩅰盈尺之祥沛優
渥之德也惟吏與民敢不知謝
十旬旱魃方疫癘之是虞一夕同雲識豈猿之有兆
惟此及民之賓何殊雨粟之功益知大士之普慈曲
赴衆生之微感已拜先春之賜尚須盈尺之期

謝雪

海邦千里念甘澤之久愆 帝闕九閽冀飛章之上
達仰瀆蓋高之聽自忘不測之誅豈意洪慈俯垂嘉
應同雲驟合已沾濡槁之恩尺瑞可期頓卒有年之
慶

晉溪集卷第二十五

祝文　疏語

春祭諸廟祝文

季春謹時春物既陽日直大火戴勝降桑農夫力田婦服蠶筐神既以時適茲雨暘守土爲民敢替厥常于以告虔牲肥酒香

秋祭諸廟祝文

惟時仲秋百物順成秀且實穟實離離黍稷薿薿將穫積雨暘小愆民則怨咨吏當責及其成功吏亦何有緊神德春秋祈報著于禮典守土職神其鑒茲終惠我民毋爽咸自今以往醲酒炰羔蒸此佚豈惟我民神亦庶幾有飲食

冬祀赦祭諸廟祝文

展采崇壇秉圭奠璧風雲奔走各以其職皇帝曰嘻惟時幽明交相厥事同我慶成昭天漏泉沛澤均被肆命有邦稱秩群祀天子萬年宣室受釐亦惟爾神永有依歸

赦祭諸廟文

皇帝以正陽之月復正大位肆赦多方稱秩群祀我守土臣用祇祓以告嗚呼天惟祚宋若周邦卜世卜年以永無斁惟神各率迺職用奠方隅弭難消兵毋有不庭爲君民憂則神永有主民有報事尚勉哉

皇帝登極赦祭諸廟文

皇帝總師靖難勤勞王家功大德備僉歷數之有在審謳歌之歸已迺以五月朔旦登受大寶天地交感日月揚光赦令既頒澤及幽顯遠近臣吏下逮黎元扶老携幼手足蹈舞或至感泣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豈惟臣民神亦永有依歸各率迺職用勵相我國家其毋怠

車駕巡幸祭山川文

皇帝南幸諸侯寵綏吳越寬政毀閑薄斂已責德意甚厚於是命有司走群望謹故事也惟山川之靈各率迺職用先後奔走勸相我王家妥安爾封疆則爾神亦有光寵

誕皇子赦祭諸廟文

皇帝昭承丕緒卜年以永九廟儲休是生元嗣配天其澤敷錫萬方肆命守臣稱秩群祀用祇祓以告

越州修城祭廟文

郡介居江湖之閒環水爲城山潦暴集衝齧圮剥闕日滋久襟袍虧缺無所蔽障某承乏帥事甫見吏民

問所先務則曰無城何以保民慶事量功所不敢後
凡板榦畚築之具土物遠近之程分授有司浹日斲
始惟神其相茲後使工不病勞期不愆素以迄有成
惟神之休敢不知謝

重修告成觀奉安聖像祝香文

伏以會稽鎮山陽明洞府昔開遊館上奉高真既圮
剝而弗圖懼欽崇之靡稱是用新緣闕通明之殿嚴
紫清晬穆之容爰擇吉辰具陳妙供臣有愚悃仰冀
降衷兩宮蒙塵念絕幕之既久嗣聖即改曾莫枕之
未遑外虞猶夏之遠虞內有弄兵之群寇非穹蒼之
悔禍豈人力之能謀伏願眷我家邦錫時祉福回鑾
並駕見二聖之重歡弭難消兵銜　一人之有慶

代太守謁廟文

某服天子命以有民社維日乙巳臨視印章越三日
丁未用祇見于群祀惟是愚暗拙陋無補事功以爲
大懼仰惟先聖先師實寵靈之俾安厥職某亦不敢
忘所學

祭句芒文

故事立春出土牛耕以示耕之早晚惟帝布令神實
相之尚左右民俾爲善歲

儺祭文太陰神

刺史嘶　天子命有民社將壽民無妖凶惟時季冬日
歷虛危陽彍未伸強陰負時百鬼憑依乘時不虞蹂
戾險肆跳踉上下噓氣爲疹使人寒煥求食嘔泄不
知愧恥刺史不得不爲民憂是用考稽禮典索室驅
役傍磔于四門之外擊戈揚楯追逐以出屏之遐陬
惟神卒相此民其毋恚　奸刺史將究聖天子涵養吹
噓與物爲春之德　云

天寧節祝　上皇回鑾疏語

朔漢飛沙遠想鳴鑾之節首冬在候俯臨誕聖之朝
惟是舊臣敢忘善頌
太上道君皇帝伏願明神薦祉鄰敵革心佇龍旂早
晚之還副闕殿晨昏之慕
胡地風霜念屬車之遠狩漢家歷數當　嗣聖之中
興緬懷孝養之勤爰罄誕彌之禱
道君皇帝伏願壽隆箕翼福固山河慶萬里之遄歸
儼百靈之森衛
歲星屢易尚勤絕域之遊誕節俯臨益動故臣之感
惟時中外咸罄禱祈
道君皇帝伏願壽與天齊福侔川至儼百靈之警衛

慶萬里之遄歸……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大祥就法慧寺修水陸道場并齋僧疏語

仙遊已邈永違率土之瞻依祥祭甫臨難抑舊臣之悲慕有嚴法會祇誦秘文用自竭於丹誠庶少資於冥祐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伏願圓成妙果超證上乘至彼帝鄉君先王之左右永茲世祚燕後嗣之子孫

天中節祝 聖疏語

九廟儲休三靈錫羨篤生上聖用啓中興占誕彌厥月之祥聳於萬斯年之祝

皇帝陛下伏願乾坤共久箕翼比隆上恬下嬉燕周家之礼樂東漸西被奠禹貢之山川

宗廟儲休克相纘承之始人神交慶屬當震夙之辰爰儆妙因仰伸善頌

皇帝陛下伏願丕承帝眷誕保皇圖率土底寧歸謳歌於四裔後天難老卜歷數於萬年

天胙朱德將底于中興福承宗祊篤生于上聖采天保六章之義肇華封三祝之勤

皇帝陛下伏願等固山河比隆箕翼乃文乃武益光並受之丕基得壽得名克纘無疆之大歷

苕溪集卷第二十六

苕溪集卷第二十七

請疏　題跋

請承天文長老疏

道人分上隨處縱橫佛事門中臨時顯設而況開千年之祖席新一日之叢林須是作家承當此事長老文公天童嫡嗣黃龍諸孫久為道俗之宗師端是人天之眼目機鋒電擊棒喝風生惟承天道場蓋會稽名剎百丈之規繩久廢溈山之警策無聞近自琳宮復歸蘭若尺天寸地共知道化同流萬壑千岩請向要津坐斷當仁勿避正令須行

請天章長老再入疏

在々處々皆是道場剎々塵々無非佛土而況風煙絕景岩壑故棲修竹茂林有東晉群賢之勝蹤琅函鈿軸藏西清列聖之寶章惟此住持不同渺小長老某人機鋒獨出福慧雙行雲門宗支密傳心印蘭亭世系自立家風此時無異彼時已住不妨再住直須化出善財彈指之閣再安維摩方丈之居是為末後神通為作當來利益僉言所屬仁者何辭

請文寧覺長老疏

越絕城中宮如化出窣堵波下峯是飛來鐘鼓四開烟雲環拱堪作人天眼目方可住持正當時節因緣不容放過長老覺公宗門先覺古佛後身示不二於默然擲大千於方外全潮不露孤月現前雖云自己家風要是為人邊事臨時顯設在處神通無舉足下足之殊何彼方此方之擇再試金剛寶劍拈出古廟香爐尺地寸天同歸指掌千岩萬壑此是要津已屬當仁不妨坐斷

請天台教院開闍梨疏

一心三觀蓋從實假中求萬論千經不離言說邊事某融此義須假通人闍梨開公戒德嚴身清真拔俗游戲三昧以筆力為神通和會兩家用儒書作佛事惟天台淨剎據越絕要津自利々他正要塵中之隱無說々法始名教外之傳僉曰當仁毋勞固避

請圓通教院如闍梨疏

領略真機覺悟止由一宿縱橫妙旨談說至于北句有覺非真多談亦妙欲了此間勝義直須本分導師闍梨如公道學邃深辯才通敏支遁之善探宗會雅業謝傳之知道安之略徧群書宜得習公之譽剡團通之古剎號靈感之道場人于大士有緣食是諸天打供苟非宿望難服衆心舉步而識象王茲焉取法

探穴而得虎子誰敢爭行（教傳曰呼師為如虎子）要恢東越之宗風無愧靈山之聽衆

請天長知觀蕭法師疏

鑑湖一曲琳館百楹草木葱蘢煙霞清潤賦詩載酒跋輪林外盤之蹤騎氣御風有安期羡門之侶惟是陽士乃堪此居知宮法師挺拔俗之孤標東楼真之素志丹經石髓曾遇異人金母木公為傳真誥主張道紀領袖羽流庶紱惠然肯來為成此段奇事

請龍瑞知宮樓法師疏

會稽鎮山陽明洞府齋宮宏啓羽帔四臻必得名流為扶道紀知宮法師神栖物表心饌帝闕讀三洞之秘言受七真之妙訣飛符噀酒未忘救物之誠採朮茹芝便作住山之計僉言所屬仁者何辭

龍瑞宮開堂疏

太上妙道體合自然三洞靈文言無韻麗欲闡此秘必得其人知宮法師慕箕潁之高風有孫許之勝韻巖棲穴處不妨風馭之從游心饌默朝自覺帝閑之只尺來從東秀坐鎮陽明傾耳藥書洗心率衆祝君王之萬壽贊寶祚之中興

題褚氏印施金光明經後

會稽褚邦直印施大乘金光明經薦嚴二親用報罔極屬余題其後每得書問無慮外未嘗不以為言余謂孝子之於親無所不用其至以為親之德不可報者終于不報而已若曰必報在一念頃蓋已周徧十方於光明會上菩薩諸佛如一一親至其前承事供養無空過者而況此經一句一偈一字一義了然在目其為莊嚴亦豈有量乎哉余之言無能加損也紹興三年十二月戊申吳興劉△題

跋李尚書贈政上人三詩

政上人携尚書隴西公送行三詩見示將刻之石俾余跋其後隴西公胷中如水鑑所見又物不能以情遁師既經題品矣黄龍三關不足透也紹興五年三月日吳興劉某題

題章致平丙父内徒表後

故禮部章公刺血上疏匄父内徙懇到深切辭氣兩盡既上半歲而得請家人子弟鮮有知其事者後四十年而公之真蹟乃存于一時故相之家公之次子今上饒使君實得之嗚呼豈偶然也哉豈偶然也哉使君不鄙見謂且使跋卷軸後某伏讀數過且喜且悲之悲公誠孝之實久湮而未耀喜公之有子能致

之於流落艱難之中保公行義略見于此書而世褒之美抑他日又有文焉者也紹興十四年六月某日吳興劉某記

䟦司業許公墨帖後

司業許公在太學時某爲諸生實相先後因獲從師德游公行義文學一時宗師非但鄉里後進如某者知敬慕而已逮今踰五十年前輩軌迹既不可追師德又下世而得此卷軸於師德之令子展讀感歎謹識其後

䟦孫求仁運屬夢記石刻後

求仁三歲而孤又二歲喪所恃寄養外家世間可悲慼事無越於此當是時人其謂我能自奮身大其家風種學績文爲多縉紳光賁泉壤如今日之盛手成否有命雖求仁亦不敢自必抑其先德有以相符見於夢寐殆誠孝所感發云紹興二十九年六月辛丑吳興劉某書

䟦南宮唱和詩後

太僕公最先得詩名後來宗英皆莫及計與東坡先生同官時距今七十年中間某居太學不敢以姓名累典謁晚乃得此卷軸於公之曾孫師醇某年已八十矣追前輩事三歎而歸之紹興丁丑八月上澣吳興劉某記

䟦莫用之書藏經

同郡莫用之未老而請老好閑而得閑予甚喜之久不得而一日持所書釋氏藏典曰寶積華嚴涅槃經及大智度論等累四百五十餘卷通爲四十八函見示以薦其親又於報本禪院創修輪藏以貯此經累歲而後辦嗚呼亦良苦矣予真爲之喜三歎而歸之曰用之於今志願已畢真得閑矣真得老矣紹興二十九年七月丙戌劉某行簡書

題費校書被召書命軸後

毗陵費懿恭校書之子錯爲歸安丞一日過余出其先君同陳去非大參張彥實舍人召對書命於今三十年三君子皆一時名士〻之畏服者也其後陳張二公位通顯懿恭僅居三館已而歸隱錫山再召不起蓋其志也世人以進退議得失余以謂士各有志亦有命焉苟遂其志均爲得也何失之有獨喜懿恭有子能世其家若相乘除云紹興三十年正月庚子吳興劉某行簡書

苕溪集卷第二十七

茗溪集卷第二十八

啓狀　致語

答高麗先狀二

伏承茂膺朝選入覲天津跋涉山航海之勤有就日
望雲之喜郊祠迎勞行脩捘館之儀牋翰輸情有愧
執謙之厚眷言欣悚罔既數陳
伏承遡鯨波而脩貢趨鳳闕以覲光亦既勤勞有嘉
忠恪行長班荆之勞遽蒙枉牘之私感愧惟深名言
罔既

謝土物狀二

貢篚星陳方謹多儀之享餘珍波及不圖私好之隆
靖言此心惟德其物感銘滋厚數叙奚殫
華旌暫弭式覲於清規方物載陳更煩於私餽輸情
良厚永好敢忘愧佩之誠名言罔既

回呈望啓二

季秋謹時肅霜在候恭惟某官遠脩方貢儁著賢勞
宜神物之陰扶擁福祉以來集未遑修慶先辱枉緘
感愧之私名言靡究
升當建戌節謹授衣恭惟某官享上惟忠宅心以道
宜百神之友相茂多福以來綏曾修慶之未遑遽貽
書之猥及眷言感愧罔既數宣

回高麗使先狀二

伏審抗旌脩貢將覲於日邊飛鷁候途已臨於浙右
行展郊坰之勞仍聘原隰之華脩問未遑占書猥及
眷言感愧罔既數陳
伏承泛雲海之浩茫欣茲入覲想天津之壯麗行矣
覲光辱函牘之過勤如舟師之在望即諧聽晤良極
忻愉

謝高麗使副土物狀二

称贄爲來僅展行鑣之勞輸情良厚更分貢篚之餘
既用拜嘉敢忘佩德
畫鷁經行幸清規之獲展珠琛問遺豈私好之敢期
仰披牋牘之勤抑認情文之盡逡巡拜貺欣愧交懷

答贈物狀二

竊以適程子之驩心贈之束帛酬季札之嘉惠獻以
紵衣輒陳薄儀用荅厚意有少土物具在别牋
竊以惠好猥加感深贈帶物儀甚陋愧匪報瑤有少
土毛具在别紙

回使副不赴特排宴狀二

捘館云初聘風是幸我有旨酒樂陪揮麈之歡客歌

驪駒莫遂攀轅之願杜華牋而敦喩佩諫德之彌光
感愧惟深敷宣罔既
飾廚傳以稱客蓋列璧之常儀啣杯酒以接歡實鄙
人之私頒遽蒙誨諭仰認勤誠諒温詔之趣行及需
雲而稱壽挽留莫遂悵怏何勝

代貢土物狀

侯邦歲聘既遵典禮之常 天子時巡爰襲 祖宗
之舊第在守土敢廢多儀前件物三壤所宜九賦攸
出奚備充庭之實用伸旬日之誠

代會高麗國信樂語

風檣卜行往賁三韓之國鯨波萬里少勞一葦之航
恭惟國信某官犧代人豪柱天賢業處漢廷諸公之
右受上聖非常之知眷彼遐方夙殫臣節肆奉光華
之命往宣明勞之恩念將舝異域之榮觀頗必極中
朝之妙選二三子莫出孰為安魯之謀第一人肯來
自足增唐之氣而况問文成之安否傳曰傳之篇章
雖曰賢勞實資重望仗平生之忠信席大國之威靈
涉雲海之浩茫望神山之咫尺一何壯也不亦快哉
知府某官耆接行艫宏開雅宴頗盡罍觴之禮少延
揮麈之歡集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聞說清臺入夜於
觀文星今合照三韓頗知禮樂尊周室更遣威儀識
漢官海若驅龍迎瑞節飛廉隨鷁借輕翰歸來玉殿
承新渥準擬黃麻仔細看

代送京西運使樂語

華旌耀日莫留使者之登車綺席臨流遽見主人之
送客翊茲舊部仍是故鄉頗桃李之在人喜多堂楊
柳之攀條無贈恭惟某官珪璋瑞器嶽瀆英姿蘂府
宸扆之簡求出總東南之大計規摹宏遠聲實著聞
得請真祠久遂優賢之樂觀風近甸更欣將命之榮
共知行旆之西飛正是鋒車之便路佇參密命入踐
禁廷知府某官久奉勝遊曲敦雅好繁絃九奏重增
南浦之傷別酒一罇頗盡陽關之唱某等叨叅樂部
獲侍台墀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頻盡離筵三百杯
星軺西去幾時迴銅駞柳外飛華節金谷花邊望使
臺冨國倉箱歸善計濟川舟楫賴宏才公行勿亟朝
天路 帝有甘泉密詔來

代會使相上家回致語

牙璋前導鑾里閑之勞觀絲絖徐牽指日遂之歸路
縉紳共仰出處熏崇恭惟某官霖雨聖時股肱國體
紹復先王之大業鋪張對天之宏休鸞肴佳遊楓宸

予告都門供帳爭論跦傳之歸鄉宮錦賜袍特寵元
忠之拜掃方將体望本朝之意須鄭公上冢之還促
舟檝以戒途擁節旄而就第入揔均衡之重求綏棍
鼎之榮知府某官喜接台光兒開雅宴願盡舉觴之
禮少延揮麈之歡某等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勲高
一品重朝班暫擁麾幢耀里閭跦傳莫誇供帳寵覲
公今賜錦袍還晝舡即赴青門召甲第休營綠野闌
直待汾陽書考滿始應几杖傲湖山

代秀守請交代致語

樓舡飛下暫違北闕之星辰瑞節初臨增煥南州之
風景歡聲在路和氣生春恭惟知府某官川嶽英姿
珪璋粹質繡衣持斧薦更使騶之光華錦帳握蘭夙
著丹墀之問望謂特荷之不遠姑割竹以均勞特借
經行少勞坐鎮一方濡槁共知甘雨之隨車千里噓
枯已覺仁風之在扇知府某官亦迎旌旆喜接輝光
情深契闊之私義重交承之契願盡舉觴之禮少逍
揮麈之歡某等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樓舡疊鼓破
煙輕旋見兒童竹馬迎錦帳握蘭更寵眷繡衣持斧
茂威聲共知甘雨隨車到已覺仁風逐扇行自是玉
皇香案吏肯容蕭散寄江城

聖節勾隊

雲霄在望遙瞻北極之尊劍佩相磨共朞南山之祝
宜命蹁蹮之侶少資和樂之容緩引笙篁舞臺入隊

問隊

命侶嘯儔有翩若驚鴻之態整衣搖珮豈慕為行雨
之人來近台階盡衷爾志

放隊

回雪輕盈既呈於楚舞行雲流轉宜返於巫陽再拜
台階相將好去

女童隊心致語

其閭里社聞祥當良月先春之候華封獻祝卜後天
難老之期並壽替嵩遙聽觥觶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元后傳大真人已昭極治之功宜享
無疆之歷慶成子十二百歲未足誇多天皇氏萬八
千年於茲為盛鄉雲紛郁化日舒長共殫祝聖之勤
詠錫在公之酒星陳樽俎景沸金絲某等獲侍台階
欣逢盛會願綴容于六佾廣共樂于千齡未敢自專
伏候台旨

代請越師致語

師徒取道共知元帥之行父老出郊爭觀故候之至

可無樽俎少駐旌麾恭惟某官節屬冰霜量涵江海
臨難得仁者之勇接人皆有德之言更惠愛於六州
歷光華於五閫惟茲舊治實戴殊恩孤城獨存賴齊
公忠義之力雅俗未改服劉寬孝弟之規故應清夢
之餘尚記甘棠之舊當年追餞見攀轅卧轍之悲今
日經行有分闈建牙之喜某官甫近舟艦欣望光塵
十乘啟行難留于去傳一觴為壽少盡於群情云云
樓舡十里駐節堋父老扶攜夾道迎卧轍攀轅曾結
戀建牙分闈喜經行樽前歌舞皆親接眼界風烟特
地明要看山公歸倒載英辭芳躅細深傾

茗溪集卷第二十八

茗溪集卷第二十九

青詞　祭文

還醮

臣伏以天聽甚高難窺肹蠁誠心雖近可貫幽明顧
危悃之已陳仗飛章之上達伏念臣稟生公虛涉世
謬悠犯難滋多歷官既久曾滿盈之不戒固顛躓之
是宜一自墜傷七經旬浹楚痛小減步履尚艱昨叩
洪慈仰承真誥謂飲食之貽咎致疾疢之在身自省
平時浸深誨懼尚祈蒙覆曲賜洗滌愚衷倘格於聖
衷藥力必資於道力庶殘骸之獲舊當盡室以知恩
乾坤施厚念覆育之難名螻蟻命輕亦兢懇而知謝
敢殫誠悃上叩真慈伏念臣賦性頑愚稟生孱劣由
寒暑之不戒致疾疢之交攻志已甚微仰天求祐陰
賴神靈之相遂收藥石之功雖報礼之弗虔豈斯言
之敢食尚祈衷悃曲遂生成

焚黃祭文

某不肖承先人緒業游學覓舉垂三十載名八上於
春官再賓興於鄉里年踰強仕如竊一第三釜之祿
不逮親存心自悼念罪通於天又十一年通籍於朝得

官御史會 天子明堂礼成賚及出顯贈先人之官
于從八品實為初典先妣曰太安人超初贈一等某
屬省官守不獲躬展墓下謹遣長孫戀奉綸綍以告
嗚呼漏泉之澤雖曰有光陟岵之思惟知罔極仰祈
不昧服此上恩

祭江子我郎中文

嗚呼子我行如古人而不有合於今志如古人而不
克行於時嫉邪佞其如讎敬梓辱而鞭笞懷胸中之
不平用申吐於其詩自仕言之以處士起為望郎園
非終否自公言之或以為不遇且之且隱崙次山之
犇牙漫浪而太白之歷落嶔欹僕始識公嚴灘之潘
接詩酒於逡巡陪杖屨以遨嬉曾一別之幾何乃生
死之乖暌雖無斗酒隻雞之約車過而不下則何以
寫吾心之悲一觴之微匪以為重亦庶幾洗公之碟
硯也公其尚聞之乎尚饗

祭方時敏學士文

天之畀人在厥初生（逆其初生則有順逆）順者以喜之者以怒
幸與不幸繫其所遭賢才富貴無德阨窮遭其喜也
怒則反是君子幸其喜而順而順者常少小人幸其
怒而逆而逆者常多蓋天之少喜多怒抑若人之情
歟嗚呼時敏才大意廣識高理明文足以起當世之
陋學足以訂百氏之惑抵掌雄辯前無古人其与人
交一語道合握手論心傾困倒廩金石之堅莫能移
之非吾臭味鉅公長者有弗顧也嗚呼知吾時敏蓋
莫如僕謂當羽儀 朝廷金玉王度盡發縕藉措之
事業仕宦浸久失其所遂私心怪之然終不以吾時
敏為不遇也意將有待嗚呼哀哉今則死矣吾望絕
矣且天之生斯人也為有意耶為偶然耶深惟其故
不在於今在其初生逢天之怒不逢其喜蓋吾之說
信也如其不然天之于人顛倒迷謬豈若是耶人誰
不達公獨困躓人誰不壽公獨早世安能釋吾心之
悲哉僕也無似早獲定交伯仲之間周旋二紀情若
弟兄憫其流落振其飢寒不鄙其愚過相稱道凡交
游間無從見譽私問其故則曰得之伯仲之言公實
寡合不輕然諾他人未始得此於公僕亦展轉自疑
其然去年夏秋詞官京師公從北門卧幕之群訊問
一通且見令子得公起居僕尋東歸未更三時已聞
其訃號呼稱冤且信且疑會有賓客自北來者頗言
公喪已至國門諸孫館食于仲氏居然則信矣悲將
柰何永望靈車往哭無路緘詞遣奠以寓此懷僕心

誠悲詞不能文公其鑒之尚饗

祭族兄無言倚撰文

嗚呼天之生才豈曰無意既授之以能爲之質必處之以可爲之地苟異於是者其必有謂矣夫天地之秀在人爲賢才在物爲山嶽彼山嶽者亦貴夫爲群物之利是故丹砂金玉之寶楩柟桔栢之材取之而不竆用之而不匱到於奇峰峭壁無所依而獨立不借土以發生則世不求其用而以爲瓌偉絕特之觀蓋造物者之藏也嗚呼公之生也自其少時有不可尚之氣既沉涵乎六籍又均貫夫百氏其推辭妙思沮金石而感鬼神風雅離騷配聖經而發鼓吹當其抵掌而劇談操筆而論著老師宿儒引避太息而後輩初學袖手屏息而側睨使其從容夜半奉宣室之問曾何有夫賈生代言内相叅勷難之功而使武夫悍卒感泣思奮亦何取夫陸贄頽四紀之迴翔嘗踐更乎中外雖復踏蓬山之上游贊明堂之坐治與夫爲使者牧守所至有絕人之稱而用違所長故識者以爲公之才未試也嗚呼今則已矣豈非造物者用公爲戲劇且自夸其神麗耶僕又悲夫人誰不達而公獨弗遇其如是也僕等於公有兄弟宗族之親而兼師友之義曾閱歷之幾何乃睽違而隔世感知遇於疇昔心悵爲而增愧念厚夜之莫追迴西風而霣涕獨緘詞以寓哀尚平生之不昧嗚呼詢有竆矣而哀未既也公其聞知之乎尚饗

祭族兄希范資政文

惟公孕川嶽之神秀懷金五之華英閎學紛以鈎貫辭采蔚其緯經行紱哉以篤實論感激而深明嘆掌以取富貴俛首而拾功名御王良而足騂騮既決驟而長鳴方按轡以徐驅寄萬里於修齡冒歲月之不淺卒憂患其與并自他人視之公則遇矣若公自視如龍淵太阿手持而不試曾未足以快其生平斯氏之望也康哉予爲霖而以紓惠何遽騎其尾而自比乎列星惟賤子之意愚席累世之宗盟接步武於左灘事終嵗之筆研雖通塞之殊途寧喜戚之異情望五嶺之還轅居刺促而靡寧奉哀訃於不虞淚迸散而沾纓驚去苛之脫弦悵覆水之不返瓶知此世之均夢何得喪之足評姑酌酒以叫公尚髣髴其音聲尚饗

祭張叅政文

岳岳惟公至德内充擇乎中庸靡介靡通論議設施

熟後利病不為今妍不襲往陋惟古其心以觀物宜
用能汎應不久其持惟古其心由古於學陋拯沉酬
百氏揚推氣涵清黃識洞幽邈發為文章豐潤偉卓
早從妙齡擢秀上第旋中異科辭絶倫類不畀小官
以淬以礪建炎之初始為御史送勝所陳惟理是詣
宰相之官評以賁功帝度其言有嘉切忠爰自嬌協
代言西掖新我王度討論潤色執憲中司紀綱是飭
時方艱虞民情屼岌公居集林獨擅手筆詔令須傳
曲折煩悉父老扶觀武夫感泣奄蹕東巡入贊樞機
海邦畢外憂勤百為既叅大柄正路爰啓賢哲彙征
歸令風菲出臨會稽實分憂頑易帥于閩百廢具舉
公之為政甚鄙鈎距不怒而威莫予敢侮兵民興謳
變在漏刻公獨堅卧已乃情得有獻入告不遠王室
出而揚之日后之德　帝曰遂歸子惟汝哲得攻未
幾國諸奉祠南昌巨屏継綰兵符先聲所臨威惠已
孚有若隨會晉盜奔驅重來越絶載欣載愉我馬未
前竹馬在途建業留鑰控臨長江　帝曰重臣匪公
誰雙公至勞民頹色舒〻將士欽然驕矜内劒　帝
方倚公勢如長城奄忽訃門朝野震驚嗚呼哀哉天
不慭遺喪此哲輔山頹梁壞不足以喻公之居家履
行純麗孝友雍睦形于鄉邦公在　朝廷國有蓍龜
民所具瞻士曰得師汲引後進起仆振淹篤若天性
不見所難我實鄙陋公不鄙夷厭初拜公于霅之渚
有酒飲我詩文是追凡我往來無從見知究所以然
公實謂之年睽會合三紀于茲逮公顯貴我困莫治
避地飄流拜公在所公哀我窮委曲見語時方須才
子不可去他日丐歸或継以怒公意必欲寘我周行
蓬萊道山儒士之光温巾實慙公未厭斁或輓或推
不遺餘力我獨何人得此殊遇志窮術踈報塞無路
謂德如公固當期頤公不百年我心孔悲永望士鄉
十舍有溢嗟我老癃疾〻氣息往拜弗躬而愧心惻
緘辭遣奠涕隨言出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浚明文

嗚呼浚明允毅且直行譽補袞文追麗則牀頭置經
朝暮紬繹試詞者聞論必已出其在鄉閭有如古人
斗粟壺漿輯睦四隣彼民有爭諸若求信甲是乙非
論道諄〻彊梗肆暴呼嘯相因聞君怒嗔鳥伏獸劇
家無蓋藏妻子寒飢君了不聞與客笑嬉彼寠人子
叩門求師分少絶甘受而不辭我官于越閲歲其幾
自始識君一星終矣惟時多難鱣胡于紀歛馬于江

横剗田里携挈造君實昧疇昔君與元昆喜見于色
笑言相溫以飯以食踰月避胡罘踐草棘驚懼少間
談書與詩二雛在旁精爽權奇笑我狀丈如景升兒
我子實愚頑言通婚庶幾潘楊永好是論君晚從仕
器業居勵冗不見治百來一試從子之官奉祠均佚
三釜之祿萬鍾有溢如何說養樂不百年天報善人
寧有奇偏七十者稀君實無憾我獨何為中夜慨歎
翁湖之陰海山之陽孰致生芻永望涕滂緘辭祖奠
寓此一觴尚饗

祭褚邦直文

嗚呼君之母與吾母但傳云余晚而仕於越則吾母
既下世且二紀矣始獲拜姨母于堂上姨母之遇余
猶子姪而邦直之礼余猶其元昆也知邦直宜詳嗚
呼邦直質直而好義雍容而履常余貿邦直能館食
之余疾邦直能訪醫賦藥物以極治之余仕于王所
猶一再遇余以相存也别一有餘年余拔閫里居而
老且病相望益遠惟不得復見是懼曾謂邦直乃先
我以殁耶身世夢幻則余既審此矣所深怪者以邦
直之敦龎粹美而祿不稱德年不登耳順凡其親戚
鄉黨與朋游往來者莫不爽然若有所失蓋非特余
也嗚呼令邦直已矣而其子若姪咸克家積必有昌
其後者人或以是為相乘除獨情好之篤契闊死生
不能使余心之不恨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敏求文

嗚呼毗山之集甲子一紀我年未冠而子尚童誦詩
琅琅辯對纚纚我時心識常此童子浸長以來宦學
並驅我西子東子出我居我年加子滿十去一間闊
窮達亦各因仍庚子之冬俱來京師僧牕從容對案
並棲子時方強謂我清羸銜杯潄醪與相娛嬉曾謂
鄉閭不若覊旅襟抱曲折始克申吐嗚呼敏求才器
絶人談經析理窮其涯垠舒為文辭旨切氣振聲馳
左癰見推輩倫俛拾科第如探懐神春官再上吐奇
莫售從使三韓始得一官子亦何有姑為親驩筮仕
以來意氣弥厲錯節盤根見於屢試迹其平生實茹
苦辛遇事輒前不有此身嗚呼敏求甚孝于親生事
死葬不愧於神一昨葬親叩我以銘纍然骨立如有
所嬰曰初卜宅徧歷嶔嶔戢沐雨風夜卧營葬兆隧
舍廬是經是營一身百須朝暮戴星凡其飾終備盡
典刑孰不生兒乃有寧馨無憂富貴我嘗告渠不在
子初在子晚途既為外郎奕奕有光顧視要路將翱

將翔云何不淑天嗇其祿如子之身百身奚贖嗚呼
哀哉豈無友朋子獨我惇情義周旋有踰弟昆當其
爭睽書每見存遠致藥物輔我本根子歸毗山我家
雩縣百里相望不得數面子昨念我攜挈以來我時
妻喪事與意爭有愧此勤未克往報不圖一朝乃得
訃告我方瘧寒病卧于寢失聲叫呼淚注席袵遣吾
兒行薄寫我胷云我有瘳往哭必躬嗚呼哀哉尚饗

茗溪集卷第二十九

茗溪集卷第三十

祭文　行狀

代祭王廉訪文

在昔成周化一內外則有行人諭道志意惟我　國
家與周匹休遣使自中分察九州惟公堂堂獨稟忠
厚薦更使華績業滋茂惟時東南狂賊寖驚來照一
方帝命老成自始拜公顏色溫靖服誦充言實聳觀
聽謂公早晚將復於王起仆植僵我民是望攝提之
春服止里門奄忽變化奪此德人靈車則歸西指帝
鄉公不能言我民盡傷一觴之微古人所重千里長
途式酹以送尚饗

代祭李提舉文

惟公昔官淮甸賊兵薄城堅守不屈　朝廷嘉之擢
部使者實治會稽其始見公溫然而和厲然而莊緩
而不踈清而若有容意其蘊藉有大通人者而恨其
未用未幾得疾遂病不起嗚呼其真可痛者耶抑其
之期公過也雖然公之節義既略見于前日天不報
其勤而奪之年悲哉尚饗

代祭張提舉文

昔者黠虜犯順樞密清河公以輔郡兵先入衞已而

抗論虜營守正不撓庵從朔方今
皇帝嘉清河公之忠寵靈其家而錄其子惟使者以
才能膺選任實刺浙部凡屬部之士民若吏聞使者
之賢能世其家且將以忠吾民也始至以疾告未幾
遂病以不起聞行路之人咨嗟惜之其縉紳士夫則
竊有恨焉曰清河公忠孝若是而天弗祐其子吾弗
知天道爲如何也某忝之于茲與使者同王事曾未
及識其生也而視其亡能不悲哉酒肴之薄匪以稱
礼寓其悲也使者真聞知乎尚饗

代祭呂丞相文

維師尚父大岳之裔相彼武王于變伐事光昭後人
克紹厥懿惟公之生英特偉異心雄萬夫身兼數器
拳拳愛君曾靡敢易天固畀之其必有意公實自以
遭遇不泄義所當爲丸殞弗避帝嘉乃績社稷是利
謂督不忘俾踐厥位再持魁柄誕埴品彙慨時艱難
志篤外內出入將相文武兼備命圭崇崇赤舄几几
秉旄仗鉞富貴終始　天子有命公實至止分陝之
重將公是倚俄以病告弗克入侍我時視公尚慨強
匙顧　精爽何恙不已遽公之歸閱日未幾遽聞訃
音失聲嘆喟喬嶽峯摧壑舟夜遊我不意公而乃至
是邇風永懷淒溢兩眈寓此一觴尚公不昧尚饗

感記室行狀

曾祖

祖

父

公諱詢字公獻湖州安吉人世居于梅溪少孤事母
朱夫人以孝聞諸元覓舉以公任家事公意不懌私
取書讀之皆通其義經理內外不廢孝養諸兄憐而
教焉始授之書海貫如老成人未幾肄業大學聲稱
籍甚及元豐二年進士第調歙州黟縣尉再調睦州
桐廬縣令丁母夫人憂服除　朝廷以公元豐舍選
除汾州州學教授任滿改宣德郎知淮陽軍下邳縣
事遇
今上登極轉奉議郎賜五品服授簽書廣信軍判官
廳公事未赴時相萬公有　旨召對除太僕寺丞踰
年遷鴻臚丞坐太僕誤支馬事免所居官更二年始
復除管勾元豐庫明年遷諸王府記室參軍中閒序
進及經八寶赦恩至朝請郎大觀四年冬以疾請致
仕卒于京師享年六十實十一月壬辰也公性資醇
悟筮仕不習文法嘗曰儒者安事三尺須理之所在
何如耳事無鉅細應聲剖決徐質以法往往契令信
道自將不憚強貴在桐廬時使者行部令而下斂板

道左使者在輿仰視不降接公挽傔佐無得前揖使者怒牆懸事無所得復陰遣吏伺公短吏因緣擾民公呼治之以聞使者心嘉焉縣有兵官繩治卒伍差峻東南卒素驕至是銜怨連結謀入縣盜庫兵為亂邑人大恐告公々曰寧有是事翌日方攬訟牒卒百餘輩聯裾相屬驟至于庭左右股慄不自持公若無覩徐呼前曰而輩遽至庭下顧令不揖且無所言豈今有負汝乎皆四合無角我吳官實見虐公曰吾以為令負汝也若兵官見虐令其為汝移半級檄請於郡即黜之耳且吾閫邊陲士卒冐矢石忍凍餓至相枕藉以死而輩寒則索裘飢則命餉父母妻子嬉怡在前官家恩汝厚矣吾恐汝不能有此逸樂將自禍也公反覆諭以禍福卒衆相視解裾羅拜既出猶偶語公謬為劾兵官狀及遣所親陰白諸郡々識公意即日檄兵官去卒衆遂解其後稍移易離其謀黨得渠魁十餘人治之邑人以謂非公机辯敏給變在漏刻矣同僚有坐累去官者累重不能歸京師至乞食于道公聞之出俸錢并諸僚佐得二十萬遣人訪之乃依古祠宇閒方從人丐百錢活旦暮及得所贈涕泗交下貽書謝公并致弓矢旦曰吾出入塞陲寄此為命者將數十年以君能活我故用為报公　及其子而納其天為其周人之急類如此下邳部民有為通責所急縊死田閒者其妻引富人為仇公按問無狀即日出之已而果謬聞者歎伏曰是公明可及也果敢不可及也公家甚貧持身益廉收養孤甥及族黨之貧不能婚姻者以身任之無難色中閒仕宦齟齬困于京師親戚仰給有不安者公喻曰業已託我雖飲水不相捨也與人交擇手出肺肝了不見畦畛抵掌談辯雜以詼笑聽之袞々令人忘倦得酒輒醉萬事都損便若超出世外其為文章不蹈襲前輩一語落筆數千言滚々可侍尤喜為詩辭格雄麗士大夫往々傳誦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公三娶初許氏封旌德縣君次舒氏壽安縣君次裴氏南華縣君一子寧以公致仕補將仕郎明州奉化縣尉二女長適將仕郎江寧府上元縣尉吳㝯次適從政郎劉某孫男一人曰協寧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縣某鄉某山之原既葬五年而寧卒協以寧命屬某狀公之行將匄銘於一時鉅公且表之墓上嗚呼以公之器業宏遠不大用於世而蹭蹬以死豈命也夫異時執政蓋有知之者且將峻擢公出詰動直不能委曲伺人意

用是中輟嘗曰吾以胥中介〻者與言語文字卜知
於人過是非所能也幸見用叵不勉不然始已耳嗚
呼其賢哉謹叙其事如右以俟採擇謹狀

知樞密院事沈公行狀

曾祖原贈少保曾祖妣方氏贈榮國夫人
祖渙贈太師嘉國公祖妣孫氏贈秦國夫人
父彥脩贈少師妣丁氏贈淑國夫人

公諱與求字必先世為吳興德清人按沈氏之先於
周為子男之國其地即漢汝南年與縣沈亭是也魯
昭公二十二年為吳所滅已而後見至定四年又滅
於蔡沈遂不祀其後子孫分散漢晉之世著名簡冊
者蓋有其人至云朝而盛衆于武康之臨溪唐天寶
間析臨溪為邑是為德清 國初雖稍微而公之族
祖暨諸父以儒學踵取名第至公乃大光顯望于吳
興公自少頴異讀書屬文不煩教督識慮辨諸已如
成人未冠以藝業試鄉校流輩莫與爭長公既丁少
師公喪自以家素貧乏母夫人以己為命相与致志
於學律身益嚴未幾薦名鄉書尋為太學生試選屢
魁多士名稱蔚然及政和五年進士第授漢陽軍〻
學教授以道遠不便親養改常州〻學教授任滿授
秀州司兵曹事兼推勘公事公治獄不以委吏事皆
躬決多所平反再歲丁母夫人憂服闋除太學錄靖
康改元至京師遷儒林郎除太學博士建炎初 車
駕幸廣陵公始赴官同薦改通直郎會罷太學除通
判明州改兩浙路提舉市舶未赴御史薦公對便殿
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執政過失遷兵部員外郎公自
劾以為言苟不當宜黜不應得遷 上感寤行公言
更除殿中侍御史被旨鞫獄江外 車駕巡海上公
還趨行在所奏事尋扈從至會稽而虜寇尚留江左
公首陳追襲之計不果用是時江浙創殘之餘盜賊
繼作民蠹未除吏姦滋甚冤細濶踈追論同知樞密
院事兩浙西路宣撫使周望擁重兵于吳門不能扞
禦晚身先遁以至連城陷沒與諸郡以城降賊並緣
為姦掠取民財等事乞正典法時占象者言而北有
赤氣散天中有白氣如練犯北斗文昌紫微公極論
時政得失若遣使者 陵寢定駐蹕之地宰相不可
虛位及用
祖宗故事令參知政事與宰相輪日知印諸將兵各
立軍額蠲租賦以寬民力信賞罰以明功罪凡十許
事尋除侍御史宰相以年少驟進不更世務公上疏

極陳恐誤國事　上初難之會近臣李陵獻言宜詔
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付之以事仍諧臺諫為國
寔人勿復再言出牓朝堂公曰自古豈有禁臺諫不
言者乎復論列其略曰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獻可
替否臺諫之職也任使失當則其柄移獻替伏宜則
其職曠是以自古明哲之君開廣言路所以防蔽塞
而杜姦邪上下相須乃成治道今乃詔宰執用罪戾
之人而令臺諫勿言是必不識事躰之人特淺狹自
私之見文巧偽覲望之言以誤　陛下使　陛下虛
負拒諫之名何其不忠之甚也且自古以來有責臺
諫以不言者矣有讓臺諫以能言者矣未聞明揭牓
使勿言也望日　上為降札李陵身為侍從乃復疑
誤　朝廷上言乞詔宰執用蔡京王黼張邦昌苗傅
劉正彥等一時罪戾之人并閉臺諫使不得言欲收
惡黨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罷侍郎與在外宮觀沈
與求上疏乞明指獻言之人顯行黜責其論為常全
云變未成臺指鹿為馬言太深切使大臣不敢安位
可罷侍御史除職與郡尋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待次
累月　上思公有　旨召還再除侍御史　上嘗從
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　對曰王安石以己意
變亂
先帝法度誤國害民誠如　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
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主盟
聖道新室之亂乃為美新劇秦之文馮道在石賣國
得罪萬世而安石于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臣以
是知其心術不正則姦偽百出僭亂之萌實由此起
自熙寧元豐以來士皆宗安石之學沉溺其說節義
彫喪馴致靖康之禍污偽賣國一時叛逆尚逭典刑
願陛陛下明正其罪以戒為臣不忠者先是　上欲
究僭偽事因公有言　上大感悟公再居言路附麗
前宰相用事者意公患論出之公閑之曰近世朋黨
習以成風凡人材不論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為進退
蓋上之人驅之使然余待罪言路荷　上知遇第當
分別人之邪正能否而公言之余之職也豈可謂一
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止擇一二朋
附稔惡者列于上群情遂定明年春　駕幸臨安遷
御史中丞時軍儲窘乏公極陳屯田利害為古今集
議上下二卷上之　上用其言始定營田之議禁衛
單寡兵權不在　朝廷公上言仰惟　陛下移蹕東
南將圖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

唐自府兵彍騎之法既壞猶內有禁兵外有諸鎮之兵上下維持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國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 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淅部淫雨害稼稿公上疏云伏見中夏以來霪雨過度淅西數郡之田垂熟淹沒者十七八民有饑饉之憂徽嚴州水泉暴湧浸城郭漂廬舍比者臨安火延民居無慮萬餘家甚於去歲會稽之變豈小異哉仰惟陛下遭時多難厲精為治宵衣旰食靡遑康寧天地顧臨宜有福應然陰陽乖和災異仍見 陛下亦嘗於行事之際思所未至者乎苟為至焉則亦加之以誠而已矣子思曰誠則形形則著誠之至也參天地贊化育況於行事之際屢頒章章靡有不若者也今九廟丘墟 兩宮隔絕夷狄之禍未殄僭叛之黨未平下民替替厭亂思治以日為歲痛如焚灼觀此災異心折骨驚而談者至謂澤國夏潦地氣使然火延民居救者不力置不足勤 聖慮臣恐此言日聞誠意日替臣是以淚流落而不自禁也 陛下誠以臣言思之凡 陛下所以畏天愛民用人聽言進

祖宗之法惇骨肉之親薄閹寺之權正宮闈之化一出于誠毋容有勉強而行之者耶畏天不以誠則工祝雖具近于致瀆愛民不以誠則 詔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間日進將以疑似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直士進 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惇骨肉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閹寺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為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凡 陛下見於行事臣固知一出于誠而非勉強然臣所謂誠者願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誠意既修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旦顧為福耳 上嘉納焉兩淅轉運使徐康國自溫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 上命止之而康國已倖發至 行在所公曰吾君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以下不足道也曩時駐蹕廣陵有進錦用華靡者亟命焚之通衢今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指之戒 上悉從之公在言路首尾四年凡所論列不避權要頗忤時宰意至是改除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

士兼侍讀未幾除龍圖閣學士荆湖南路安撫使兼知潭州公以疾乞畀閑散改除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春除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公到官招集流亡俾之復業異時士卒憑陵居民閧公威名重足一迹無敢犯法威德並行內外安安秋八月復以吏部尚書召尋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九月除參知政事是時虜偽入寇兵已壓境　上決意親征訖有成功公居帷幄實與其事　上親御翰墨書車攻詩賜爲再歲乞奉祠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既再上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公之出也以在政府凡所議論皆出臆見無纖毫附附督府治兵欲大舉公弗與聞公曰此大事也豈可身居近輔而獨不與哉數上疏求去　上不得已而從之　駕幸平江明年春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　駕至建康還知樞密院事公首陳恢復之計練兵市馬積粟聚財分布將帥以待機會而同列不察疑公沮之且冒昧欲舉卒不克就　上憶公初言次意召公益欲大用僅閱累月得小疾一夕薨實紹興六年六月甲子也　上痛悼輟視朝一日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賜水銀龍腦以斂又賜田十頃以恤其家以今年季秋之甲申葬于邑之永和鄉馬鞍山之原娶同郡范氏贈吳興郡夫人夫人有賢德先公四年卒子曰雲紀右從事郎曰雲韋右承務郎曰雲鄉未任以官息女三長適左從事郎兩浙路轉運司准備差遣允益餘在室公自被遇簡知歷御史三院於內外事知無不言前後論列幾四百奏其間如收攬主權愛惜名器斥遠邪佞親近正人未嘗不反覆言之至於糾官邪劾贓吏將帥得失政事是非與州縣抑配擾民獄訟過差監司郡守選除不當軍興以來進戰退守之策積穀訓兵之要不可槩舉　上以公論天下事洽綜通達充之聽納言之切直自敍以下有不能堪者上不察爲一時臺綱自公大振武將詞敖其下丞曰汝不識沈中丞耶其見憚如此大將入覲有進繒帛之物者既分賜六宮公以謂此事雖微自政和宣和以來迭獻精侈今艱虞之時不宜有此乞斥還之時方暮夜　上得公疏即令追取斥還仍降札諭公公感泣草謝自以不世遭遇　上聽納無愧古人頃未知效死地耳公自爲執政凡所規益雖家人莫得聞所薦人才至多受薦皆莫知也　上每以知人稱之自小官至宦達攻苦食淡處之晏然天性孝友

所得俸祿以給宗族兄弟無難色於文無所不能晚
歲益工尤善為詩引類託興有作者風氣凡人以為
難者公熟視落筆便造壼奧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三
十卷藏于家一止從公游踰三十年自鄉校至立
朝雖有出處契闊之異而相厚之意不少衰公嘗見
薦至御史屬官初未嘗言心獨識之然知公莫詳焉
竊嘗嘆息以為君臣之遇自古所難有聽諫之君又
有能言之臣然後君臣俱榮名譽日彰不幸而無其
臣則君雖有屈己聽納之誠心而言不足以發之遂
至于兩無益焉可不惜哉若魏鄭公之遇太宗常休之
遇明皇帝之遇仁祖公之遇主上其所謂君
臣俱榮者矣雲紀屬一止狀公之行將求諸立言大
君子誌公墓公名節之偉議論之懿縉紳所共知也
一止不敢私謹狀

苕溪集卷第三十一

外制

田永年乞將父實爲建州軍賊殺死恩澤
補女夫許登承信郎

勑具官某朕於死事之臣未嘗不惻焉動心思其族
類惟恐或失所以勸義士而羞叛人也爾其異姓之
親與霑命秩宜知自節以稱所蒙可

桂陽監司理李圭權平陽縣令趙景韓推
恩各合循一資

勑具官某日者湖湘之寇負固阻險侵軼郡縣至煩
王師僅乃克滅軍須辦給爾與有勞第賞進階國之
常典可

吴希祥降一官仍罷邵武軍通判

勑具官某朕念大江之西俗習輕悍選擇能吏固將
安之爾爲州治中始聞潢池弄兵之警詭求避去使
文自營朕何賴焉論者以聞罪其可逭貶秩一等免
所居官是為寬恩毋怠循省可

前辰州沅溪令王汲禦盜有功循一資

勑具官某曩者辰澧之間盜賊竊發迨于平定爾與
有勞賞以懋功國之典也可
宋亞昌云棄者荊江郡
縣陳撲云狂寇弄兵侵

敕旁近
下詞同

進武校尉張安道三正臣差齎文字過界
各與轉一官
勑具官某尒等傳命越疆成以能還進官一等以為
爾寵往其勉之可

樞密副使左通議大夫王庶除資政殿學
士知潭州
朕緝熈庶政允資左右之良體貌大臣務極始終之
遇雖進退之間或異而內外之勢惟均具官王某氣
稟直方學兼文武夙負敢為之略獨高應變之方草
木知其威名夷狄問其年狀朕念兵民之大計求縉
紳之實能召自遠方俾還近列旋授樞機之柄方逌
帷幄之籌何引疾之甚堅屢抗章而莫止眷湖湘襟
帶之地連東南形勢之區瘡疣未蘇鄰盜僅息是用
開元戎之巨屏錫祕殿之隆名勉為朕行徒得君重
勿謂長沙之地狹亦足回旋端知龍石之風流尚存
慷慨服我明命佇觀壯猶可

中書舍人句龍如淵除御史中丞
御史列職皆朕耳目之官而中執法實為之長其任
重矣苟非其人朕不虛授具官某蘊經濟之術負絕
特之才掇自時髦藉吏器使學通以傳若賈誼之明
治安論正而堅若陸贄之本仁義每獻可而替否不
吐剛而茹柔述其立言足以華國考稽公議益簡朕
心是用命爾摠持憲綱以肅在位俾中外士夫知朝
廷之尊有簡書之畏則予汝嘉是曰稱職可

游猶除太府寺丞
勑具官某太府之職出納邦財丞於其間事任惟劇
爾詳練通敏有稱于時往究乃心用觀來效可

知洪州李光除吏部尚書
朕憂勤在御當饋興嗟思得耆艾胥綏謀國不貳之
臣獻納論思以裨于治以表庶工俾四方萬里之遠
肆聞而跂慕知朝廷之尊不待告令而民自化焉顧
不偉哉具官某師古聖賢執義堅固志節之厲凜如
秋霜被遇累朝終始惟一出入中外險夷屢更朕熟
察其所言又詳試之以事蓋有日矣是用召從藩屏
還長天官激濁揚清惟爾之舊謀猷告后益罄厥忠
使朕知人之明不愧于古爾則與有無窮之聞可

郭師偉宋元換給付身
勑具官某爾等往者嘗于行陣皆有顯勞賞不踰時
既霑渙渥申以書命其益知榮可

宋堯臣幹事四轉官兩資高震轉官一資

勑具官某服勤奔走嘗有顯勞序進一官以爲爾寵且用以勸來者可

王利用除秘書郎

勑具官某圖書之府儲養英俊猶藝材于國時而用之爾文學志行秀于士林所謂豫章楩柟者也丞郎之職其選甚高益勵爾修以俟採擇可

吳世才世雄以父歿于王事各得恩澤一資

勑爾父董所部兵與賊決戰至於殞身朕心閔焉既恩其孤以慰九泉以爲爾寵可

李珏贈官

勑具官某昨者虜犯何翊遠近倣擾士大夫去職避難志求苟免者終不得免焉尒以州從事之卑奮厲捍敵與城俱亡可謂知所處矣自古有死爾亦何憾畀官二等并錄其孤精爽如存尚克知享可

高永儀軍中起復　張全同　安臣同

自昔名賢雖宰一邑而要絰從戎當世不議其非盖知所急也况爾有位于軍服勤既久乃欲以家難去職其可乎哉孝有移忠禮有奪情爾無憾焉可

曹建除湖北路提刑、宗樗除潼川府路提刑

勑具官某朕惟荊湖巴蜀之地遠于朝廷刑之頗類獄之放紛吏治之無良民情之多疾至有不得而聞者况得察治之乎則部使者之責固亦重矣尒等性資通明藝能果達或選自郎省或擢從外官分畀一道之權以觀底績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從詭隨以謹罔極刺擧之能於是乎在其勉服古訓以副朕心可

安節除荊湖北路運判李倫清除淮南東路運判

勑具官某朕念荊湖之北長淮之東民食尚艱兵儲未廣惟時漕計之臣非有机智絶人彷彿晏異之流者豈足以當是任哉尒節通於吏道譽處甚休尒倫清才高識明動有可紀是用命尒分行一道其庶幾悉乃心力體朕至懷俾民不病斂士無飢色則惟尒能嗣有襃寵可

苕溪集卷第三十一

外制

周秘知婺州　續改知紹興府

朕修明庶政加惠黎元幸求法從之良增重藩宣之寄矧惟婺女股肱行朝川壤相連俗習未遠顧所與共理俾無愁嘆之聲則選任之間詎可不遴具官某沉毅而有斷疏通而不浮盡見古今之書周知事物之變粵從簡拔屢歷忠嘉編為耳目之官實任紀綱之責奉祠均佚閱日既多汲引名郡蔽自朕志尔其服我訓告兼懋德威綏厥善良鋤其姦賊豈特一方之民安尔之政亦使列壁聞風而勸焉顧不韙我有可

歐陽懋知平江府

勅眷惟吳門密迩王所今為重地雄視他州必得秉心有常之人任以與我共理之責具官某行義純固得於必成問學淵源實由世濟頃從禁路出典鋪藩不求赫赫之名綽有優優之政奉祠均佚閱歲滋多爰錫命書再分符竹尚體丁寧之意毋忘豈弟之風俾潤澤及於京師愁歎消於田里是乃稱職則予汝嘉可

魏良臣吏部郎中

勅具官某銓衡之任雖號劇煩人無覬覦一本資格然而用非其人則吏得以持可否之似以見欺士或至懷抑厭之嗟而莫訴此朕所以遴選而不敢輕也尔頃以儒不嘗更任使秉心忠實不敢告勞肆予命尔列職天官往究厥心以佐而長惟審惟法則庶幾焉可

中書舍人蘓符磨勘轉官

勅朕稽有虞考績之規參成周計吏之法命秩有等率三歲而聽遷資格既明巧一定而不易具官某砥名砺節見于身修種學績文自其家法召從孤外擢寘周行領中秘之英游討曲臺之茂典旋躋禁路命演綸言豈特尔雅深厚之辭增光乎國體抑亦稽古礼文之事有益于前聞至於會課三銓進官一列報雖由於積日寵實自於知勞益懋乃猷以觀來效可

張希亮國子監丞

勅時巡以來監學之官與弟子員皆闕而不置惟學政之不可廢者屬之於丞焉尔行能甚修見推朋輩往祗厥事毋或墮偷可

梁汝嘉户部侍郎

勅朕念軍興以來費出無藝邦計之任付委匪輕博

選一時之良莫如已試之可具官某智周於物用適
其時左畫方而右畫圓從容不亂進成規而退成矩
風猷可觀薦更劇煩遣處中外益信乃言之可績寔
惟所至之有稱方今民食尚艱與地未復戶口之賦
既狹山澤之利寖微官曹晚虞以指期師旅刓也而
待哺惟尔得古人心計之妙知天下利源之歸觀厥
盈虛制其出入倘生衆用寡而濟以通融之術則貫
朽粟腐有同於全盛之時惟既厥心毋之吾事可
孫叅政近封贈三代并妻
曾祖吉甫可特贈太子太保

勑朕眷求真賢置諸左右乃一德一心共圖庶政既
登進厥位爰錫渙恩追責其父祖以及大王父於典
礼舊矣具官某曾祖某抱負仁義含章不耀積善之
慶燕及後人用能有此曾孫始大厥家東宮之孤正
秩二品告于幽泉尚克如享可
曾祖母張氏可特贈昌元郡夫人
勑國朝之典中外百執事秩通朝籍與法從之臣追
責其先大者僅及父祖惟執政之官寵逮三世其積
深者其報遠其體重者其數優盡事之稱也具官某
曾祖母張氏柔嘉之德惠于宗工勤儉之風聞于里

閈慶鍾其後是生曾孫為我碩輔故於登用之始爰
加脂澤之封正位小君以光泉壤可
祖珣可特贈太子太傅
勑盛德之報古有成言不于其身于其孫子故高門
以俟廷尉植槐以望三公自是不疑麾若影響而況
若心焦思種學績文不售於時齎志以歿則造物者
悠焉啓其後人既以祉福亦何足怪哉具官某祖某
負絕特之藝通古今之書四與計偕聲華卓偉一命
弗逮再世而昌厥有賢孫登貳政柄為予腹心是宜
疏恩寵賁私廟青宮亞傅礼秩兼優用侈尔有孫之

榮亦昭我得賢之慶可
祖母張氏可特贈德陽郡夫人
勑天之報施善人初若無意考其事實相後先譬
彼服田是穮是蓘乃克有秋譬彼泉源是疏是鑿其
流則長蓋所謂疏而不失者也具官某祖母張氏婉
娩德行宜其家人報不及身溢于尔後惟時閒孫作
朕良弼登用之始疏錫大邦尚其不亡服此光顯可
父故贈光祿大夫擇可特贈太子太師
勑士有砥名勵節見於身修沉伏下僚弗克施用以
訓其子為時英賢光輔國家澤及厥顯則褒崇之典

貴其私廟蓋理之宜而朕不敢有愛者也具官某父
贈光祿大夫某學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孝友名於
一鄉視古卓行而無愧惠愛存於兩邑方今循吏為
加優位不稱德報不及身施于獨臣始大光耀謀猷
入告皆尔之餘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正位宮師
中加懸典以顯教忠之效以寬陟岵之思可
母金城郡夫人李氏可特贈博平郡夫人
勑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石窌之賜實始啓封視命數
之等咸為褒榮之隆殺至於忠孝克備名位両崇自
非德門其惟有此具官某母金城郡夫人李氏卒寔
蹈礼蔚為婦師令則休稱溢于女史是生賢息為朕
寶臣於其柄任之初載稽彞典錫尔名郡于前有先
陟屺之思頓莫追于既往春常之寵尚克訃于無窮
可
妻淑人鮑氏可特封永嘉郡夫人
勑朕惟公侯之貴得位與時化刑于家澤逮其下豈
特身修之致抑其內助之由故鵲巢采蘩之作見於
國風其來久矣若其命之不淑弗克同其安榮在於
人情有歉然者則追貴之典其可後哉具官某妻淑
人鮑氏柔惠肅雍能執婦道克相君子以成其賢雖
善行有加而福祿未究爰正小君之號仍開大郡之
封褕服之華副珈之飾併為尔寵尚克欽承可
書令史嵇洪出戰與叙右迪功郎
勑具官某尔服勤戎事閱歲既多俾列文階往從補
外其尚知勉以稱茂恩可
陳惟忠以父陣亡恩澤補承信郎
勑具官某昨者虜犯襄漢尔父抗敵至殯厥軀朕心
閔焉䘏恩其孤以勸義士以慰九泉可
王縉直秘閣知常州
勑具官某自昔良二千石未嘗不以奉法循理為先
而以威嚴輔之鋤其強梗害民者而已今則不然以
苛刻為吏能以惠愛為遲慢鞭笞赤子以取辦給豈
非為治之意初不在民苟欲自見其才者耶嗚呼茲
非朕之所聞也毗陵近郡股肱行朝以尔遺補之舊
慈惠明察識朕愛民之意不求知聞錫之左符重以
中秘寓直之寵往其勉之可
紫華擬右宣義郎襲封崇義公監周陵
廟
勑具官某朕若稽前古於先代之後恩有加而不替
焉禮也尔周之裔孫於次當封俾進文階以承祀事

往其欽哉可

茗溪集卷第三十二

茗溪集卷第三十三

外制

崔邦弼朱中興叙復軍賞轉官

勑具官某爾捐軀抗敵屢立戰多載疇昔勞中以書
命益思勉勵以稱所蒙可

汪藻修史成書陞顯謨閣學士

勑朕任賢能而責實惟恐或遺懋爵賞以勸功不敢
有愛矧禁林之舊德著藝苑之殊勞可無渙恩以昭
至意具官某學貫九流之邃才絶千人之英晨膺使
令服在近密崇論宏議有補於時大冊高文悉出其
手悼念兩朝之故實曾無一字之遺餘出自爾心不
煩朕訓緝文辭於斷簡閒熟陟於故家遠近異同靡
差歲月品章條貫燦若日星搜羅旁逺於側幽誦憶
不忘于寤寐左思作賦既殫十稔之勤馬遷成書自
立一家之法比其來上深用歎嘉就陞延閣之華申
錫賛書之寵豈唯今日見國體之增光抑使異時弁
爾各而不朽服我休命益勵厥修可

魏延祖孟處義各轉一官

勑具官某朕惟軍興以來典籍散逸　兩朝故實罔
有遺餘肆命儒臣俾加纂集成書來上煥若日星載

嘉精歲之勞柳有朔僚之勛爾等脩潔博習富於藝
文懋賞稱功就官一列服我休命其尚知榮可
康順荀得以軍功各轉一官
勑具官某爾鄉者奮身捍敵策功甚明懋賞進階以
爲爾寵其尚勉旃可
曹棻循文林郎
勑具官某鄉者南安近邑狐鼠嘯呼旋踵就擒爾與
有力進官二等其尚勉之可
張學換給付身補右從事郎
勑具官某爾以白丁從軍屢進官秩閱日既多朕方
懋爵賞以勸功雖若爾者亦不遐棄申以書命其益
知榮可
李彪換給父陣亡恩澤付身
勑具官某鄉者爾父奮身抗敵死於忠義恩逮其子
既閱歲時申錫命書以光存歿可
夏侯旦補寇有功循右從事郎
勑具官某海隅之民憑恃險阻殺略人而奪之貨無
歲無之爾督捕俘獲厥職甚脩朕心嘉焉懋賞進階
其益知勸可
王勝叔復敦武郎

勑具官集爾以事貶秩在洗心前埶叙之恩務從優
詎宜知奮勵以稱寵榮可
江端卿王琮劉居海並贈官與一子恩澤
勑具官某爾等爲督捕之官捍賊殞身職也人孰不
死泯然無稱與草木共腐者多矣爾何憾焉用錫恩
章并録其子以慰爾靈以爲義士之勸可
吳武陵獻吏化論循兩資
勑具官某昔漢文帝戒張釋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
朕于是知人主所求貴適於用非以甚高難行之言
不可速及之事爲足說也爾獻書公車勉朕吏化滌
陳件別粹然可觀詩曰無言不酬懋賞進階以爲爾
寵且爲能言者之勸可
劉敦常向子昌祝師龍各降一官
勑具官某大農之錢實國經費凡其出納各有司存
爾等無所稟承果於移用章劾既至朕何敢私聊褫
一官以戒來者可
吴時澤降兩官
勑具官某爾律身不嚴陷于吏議比從閱實過惡畧
陳服我寬恩其知自訟可
韓昭叙復右中大夫

勑具官某曩者命將授師列屯江右舡粟往哺爾期
積慾念頗閱於歲時亦既經於蕩宥甄叙官秩以覲
後圖可

劉子翼上官瑛許克明蔡寀陳大輔並降一官

勑具官某國之經費寔在大農其郡邑賦租與戶口
登耗之數有不得不察逈者命取其凡上之省戶稽
其多寡而勸懲焉今部使者以爾過期不報劾奏上
聞罪其可逭貶秩一等以罰其偷且為來者之戒可

趙俊等以戰功轉官

勑具官某曩者瀕江郡邑群盜肆行爾等擐甲先登
屢見俘獲有嘉忠勇序進官聯服我茂恩尚圖來效
可

左修職郎陳最改左承事郎

勑具官某爾以儒生習於韜畧論議根據靡靡不窮
洮伏下僚莫克施用以功自見朕用汝嘉錫之渙恩
俾偕京秩其思勉勵以稱所蒙可

魏光臣等起復補官

勑具官某朕得忠賢授以使指俾其考度自擇乃僚
尔等起自牽情就加命秩是為異數往服厥勤可

淮西叅議官李健叙復左朝散大夫

勑具官某爾鄉者坐累貶秩在泗心前更閱歲時復
見録用甄叙一等滌尔丹書服我茂恩尚圖來效可

李回追復資政殿學士依條與遺表恩澤

勑朕禮遇故臣事存褒典極哀榮之終始悼生死之
乖睽爰錫賁書用昭至意具官某早登膴仕被遇累
朝踐更使令出入中外輔朕艱難之際粗殫夙夜之
勤紲綰兵符出臨方面屬斁言之亟至顧顯狀之未
聞方從真館之游遽有重泉之恨念既經于蕩宥亦
頗閱于歲時憫爾沉冤假之異數正除右於秘殿術
餘澤於後人朕無愧於昭 天爾尚圖於結草可

苕溪集卷第三十三

外制
都虞候郭永王全劉千等遇明堂大禮合
該換授忠訓郎
勑具官某爾等各在赤籍積日累勞易界官職是為
舊典往被厥事以稱茂恩可
成忠郎楊青軍中失火降一官
勑具官某爾居師屯不戒于火自速然灰其又奚言
姑褫一官俾知循省可
忠訓郎魏存謀要打劫降五官
勑具官某爾為田官不能謹身容納匪人與通姦利
貶秩五等是為寬恩可
杜琳降官
勑兵法曰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一軍
之中如身使臂使指上下内外罔敢差池一有不嚴
則為亂階漸不可長具官某早以材武見推輩流命
統偏師列屯以守而乃奉令不恪遣卒越疆規求錐
刀旋致亡失大將言狀朕不敢私姑貶階官以戒來
者是謂寬典其務省循可
郎誠以妻父朱音奉使未回恩澤補承信
郎
勑具官某信使出疆淹時未返惕然興念厚恤其家
爾惟外姻膺此命秩其知自飭以稱寵榮可
冠忠降亡贈承信郎與一子恩澤
勑具官某尔奮于行陣因敵是求令尔殞身朕實有
愧寵以命秩并錄其孫覬而有知歆此至意可
顏魯公遠孫師與補右廸功郎
勑具官某朕遺世中否忠古與懷眷唐室之多賢壯
平原之大節英風可想恨不與之同時遺像儼然至
今猶有生氣訪求遠裔俾爲齊民肆加異恩寵以命
秩錄功臣之世朕無誚於周詩對前人之光爾尚存
於家範可
劉大中落職依舊宮祠
勑含齒之類共知篤於愛親垂髫之童亦復羞稱不
孝豈有居儀刑之重任為名教之罪人良用具瞻朕
有逸罰具官某頃由過聽擢在要津猥以小才遂當
大用忘所生之天屬視厥父如路人釁煙不同寢疾
弗問事皆有狀聞者寒心人誰無親咸所切齒覽彈
章之沓至知公議之靡容其鐫秘殿之崇尚即真祠
之舊噫始終之遇朕猶屈於彝章喜懼之年爾盍圖

於改事可

林于堯等補保義郎係從賊黨出首自新

勑具官某慶賞之設非但勸善苟知過而自新則亦在所録蓋忠厚之至也爾頃陥非類既而悔之轉敗為功審於自擇寵之命秩其尚知榮可

殿前司拍試到舊行門孫佐王節周宣李勝等武藝與換敦武郎

勑具官某爾以虎士警衛周廬易畀官聯是惟舊典服此休命無政厥勤可

王康落職宫祠

勑朕履茲艱虞靡敢寧處惟是二三執政任之不疑庶幾左右宅師用底于治朕或懷狥私之志無憂國之風論日以乖朕將安賴具官某晟更中外粗閲歳時召自藩維服在近密授以樞機之柄俾㕘惟幄之籌所與同寅以克有濟而乃大言惑衆小智飾姦既陳五異之辭旋百壊成之意儻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知己之莫留始欲脫身而要譽第務死黨寧知有君顧已照其肺肝尚曲全於體貌假之異數出殿大邦屬公議之既喧匪私心之敢貸其鐫祕殿往即真祠意才各有長爾豈無用任過其量朕則使然服此訓言毋忘循省可

泗州兵馬鈐轄趙時奉命有勞轉一官

勑具官某爾總戎之官厥職既修傳命越疆亦著勞效進秩一等以示寵褒可

保義郎李全禦賊陣亡贈兩官

勑具官某爾以小吏奮身抗賊死不逗顧彼爵崇禄厚者能無愧乎古語有云寧以義死不苟幸生於爾見焉進官二等用錫懸章尚其不亡歆此至意可

吳鑄以妻父陳思恭陣亡恩澤補承信郎

勑具官某朕閔夫忠義之士殞身矢石不得終于牖下也厚恤其家以及姻黨爾獲霑命秩其思所以稱之可

賈進賊黨自首補承信郎史宣歸正轉承節郎揔給付身

詞云尓耻于從偽自擇甚明有嘉其忠建進官秩申以書命其尚知榮

勑具官某爾審于自擇轉敗為功可謂智矣錫之命秩其尚知榮可

武平縣丞宋誠彥平虔賊有勞循一資

勑具官某鄰盜弄兵侵軼爾疆扞禦之勞達于朕聽進階一等以示寵褒可

嘉州第四將官高既犯私罪降一官衝替

勅具官某爾不自飭陷于吏議罪涉已私弗可追已貶秩一等免所居官其自今戒哉可

權南豐巡檢高騰因本寨兵級聶成等作亂勤殺静盡轉一官

勅具官某卒驕倡亂威不素行非一日之積也録爾倉猝弭乱之功而略其不素訓整之罪茲可謂厚矣進官一等其克欽承可

忠翊郎李侁元係尚書省額外都事陳狀乞比換使臣出职吏部勘當申省狀内刮補添注不䝉到官虛妄特降一官依衝替

文牒

勅具官某銓曹天下之公不容以私撓尓不知畏以自速辜郵示薄懲且戒來者可

苕溪集卷第三十四

苕溪集卷第三十五

外制 [illegible]

禮部侍郎曹開除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勅侍從之臣朕所倚重雖出處之事各異而禮遇之意不殊具官某早以文學志行受知先朝亟登要路淹留江海積有歲時朕搜求名賢服在近列廣發論思之益其濟中興曾閱日之幾何乃抗章而引去辭情懇至慨莫得留寵之延閣之華俾即真祠之佚忘爾身之在外惟我后之告猷時乃之休朕所望可

恭州壁山普澤廟神封威濟侯

勅某神朕閔夫農夫之望歲惴惴朝夕雨暘小愆籲天號呼若無所託命爲政於命託之神有德於民一方是賴則惕然動容不忘褒崇之典以寵靈之旦俾其民知所報事有永而無替也今有司以爾神聰明正直未嘗出其靈響惟水旱疾苦之事有禱必獲聞于朕聰是用歎嘉錫之侯封以答神貺其服我休命益相彼民毋併歲艱神亦與有飲食可

右千牛衛將軍士滌依例合换武節郎

勑具官某朕惇叙近屬列處環衛厚其廩秩而不煩以官職之事至有欲自見其才願出補吏者亦所不拒爲爾寅恭遣朝閱歲既久因其有請易畀官序俾之從政其率義蹈憲毋或惰偷以速官謗則予汝嘉可

王倫除同簽書樞密院事迎請　梓宮太后交割地界使仍賜同進士出身

勑朕總攬群工圖回萬務眷言宥密實秉樞機體隆叅佐之聯位在疑丞之次亶惟用德亦以勸功具官某宇量坦夷機神敏悟出先王名賢之後有流風遺範之存事不擇難行不擇利奉萬里之使無以家爲道二國之言皆如意出卓爾傾河之辯毅然叱敵之志鄙生憑軾以下齊城毛遂定盟而重趙國援其成勣有溢前聞朕念陵寢久荒　梓宮未返　東朝契闊星紀既周兆道謳吟民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諭知永好之不渝爾其肅逆還轅就承故壤旻陟本兵之重仍兼賜第之榮惟既厥心毋忘吾事噫復文武之境朕將無愧於古人合晉楚之成爾乃增光於史册可

藍公佐除宣州觀察使借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充副使

勑行人之選自古所難故叔向進子貢於朝以爲道二國之言無私周家遣使必曰周爰咨詢蓋惟忠信之人而後可用信乎其不可不審也具官某諳練敏明習於故事服在近密頗閱歲時俾使殊鄰有嘉忠實是用命爾後爲朕行今通好息兵既有成約與地將復　梓宮將還　母后宗親指期可俟往從而長益殫厥勤肅逆還轅就承故壤陟爾廉車之峻以爲行色之光服我茂恩尙圖系效可

傅嗣延等二十九人從使出疆有官人轉官無官人補授（白身先補承信郎進士先補上州文學有官人先轉三官）

勑具官某朕遴任近獨出使殊鄰一時從行思聽自擇惟川途之脩邈念王事之馳驅錫以湊恩超進官秩（初補官人云云俾需命秩）尙思黽勉以稱寵榮可

和安大夫惠州刺史李安仁特落致仕發赴　行在供職

勑具官某爾以和緩之術歷事　累朝績效著聞度越流輩雖告老得謝而精爽未衰其服故官益修爾職可

南劒州沙縣民兵首領樂輝親獲究賊余

勝等七人特與轉一官
勑具官某爾以智能率衆捍寇執俘折馘嘗有顯勞
懋賞進階以爲汝寵可
劉錫知鼎州
勑鼎爲湖湘望郡異時創殘于孫蕭然今流亡既歸
田野加闢惟是存勞安集之政屬于守臣朕所遴擇
具官某執憲蹈義飾以文雅頃侍殿巖識朕愛民之
意剖分符竹往懋綏民惟既爾心無傒多訓可
右承直郎楊抗時改次等合入官
勑具官某迺者選任近列出使殊鄰載嘉體國之忠
抑有乃徐之助稱功第賞爾實居先并敘舊勞俾更
秩序尚圖後效以荅茲恩可
解潛罷軍職特除正任承宣使
勑侍衛之臣朕所倚重雖出處之事各異而眷遇之
意惟均具官某忠謹不浮沉深有斷屢著扞城之略
夙推經遠之才召自遐方再司軍政忽露章而引去
諒雅志之莫回勉狥其私以均勞佚留務之職式寵
其行惟爾以勳業自期見謂慷慨尚觀他日益展壯
猷可
韓世良特與轉行左武大夫遥郡防禦使
勑朕制横列之官以待異能之士其選重矣苟非其
人不以輕授具官某沉摰服衆義勇冠軍屢立戰多
不自矜伐典司軍政亦既淹時肆因慶賚之行陟此
高華之秩兼崇使號併示眷私爾其服我訓詞益殫
夙夜要使旂常之績獨高伯仲之間則予汝嘉是曰
報稱可
藍公佐父安石特贈節度使
勑朕同心廣愛御于家邦厚往飾終存乎禮典具官
某禔身有裕率禮不違祗事宮闈浸更歲月死而未
泯尚克敦忠爰申追錫之恩懋建節旄之重神靈如
在庶式知榮可
右承直郎陳陽上書可採特與故合入官
勑具官某朕不愛爵賞以來至言苟可施行則若己
出爾以孤外慷慨獻書論議詳明有當朕心錫以渙
恩俾更秩序其益勉勵以稱所蒙可
忠副郎閤門看班祗候藍師稷換授右承
務郎
勑具官某朕申遣信使遠適殊鄰祓以寵光悉無所
吝爾以從行之賞就易文階有榮耀焉其思稱此可
將仕郎鍾離咸亨以昨充計議使屬官循

一資合入修職郎

勑具官某鄉者委任信使通好殊鄰休兵息民旣有成約從行之賞朕何敢忘其服茂恩益思報稱可

權同知閤門事何彥良特與落權同字除右武大夫

勑爵賞之設用勸臣工凡官修其方吏宿其業所應褒進者朕無所愛爲具官某謹厚恪恭服在近密更閱歲月無改厥勤方將申九賓臚句之文儼百辟會朝之禮簡求爾類無易舊人進秩横階正名上閤益思稱職以荅茂恩可

苕溪集卷第三十五

苕溪集卷第三十六

外制

郭仲荀除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

勑諸侯朝於方岳未忘述職之勤王略及於舊都實重居留之任肆頒明命庸示眷懷具官某賦性通明受材英特兼子房之智勇慕郤縠之詩書夷險屢更忠勤不替執干戈而衛社援桴鼓以忘身入侍殿嚴載肅貔貅之衆出分帥閫每寬疆場之憂建大將之節旄加貳公之位號功高不伐寵至益謙朕永念神州荐更戎壘悵遺民捻禍之久屬殊鄰修好之初故臣流落以爲歸行旅凋零而未集是用疇咨宿望中錫渙恩往司管籥之嚴仍總兵符之重惟爾撫摩瘡痍勞來散亡慰父老之謳吟消田里之愁歎俾知朕指有若親臨則予汝嘉嗣有褒寵可

張浚叙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勑朕福威在己操入柄以馭臣忠厚宅心下一眚而掩德矧惟舊弼嘗總百工可無拔拭之恩以示始終之遇具官某天姿英特謀府靚深奮身孤遠之中相朕艱危之際忠勤有備勲伐未忘袞孟明殽陵之師

事非蒐出分乳戡東都之務歲已再更比通好於殊
鄰既言歸于故壤肆均慶賚用慰遐邇稍還官秩之
崇俾遂祠庭之佚朕心爾識報禮是圖可
汪伯彥侵觀文殿學士依舊宮祠
勑張浚上詞同具官某器資方重德宇靚深秉依日月之
光乃際風雲之會相朕初載共濟多艱一德保躬自
遂隱巖之樂十年去國每勤故老之思比通好於殊
鄰既言歸於故壤肆均慶賚用慰遐邇中加祕殿之
崇仍即祠庭之舊朕心爾識報禮是圖可
趙璩王昇陳裕趙軌差充皇太后本殿
准備使喚轉官請給依中節人例施行
勑朕念東朝在道川陸阻脩皇帷跋履之甚勤抑
懼奉承之不肅爾等出自選擇超進官聯惟謹惟忠
則為報稱可
右修職郎新邵州錄事參軍王健以淑倫
奉使恩澤改合入官
勑具官某朕委任近弼遠使殊鄰寵貴所加惟其自
請爾以猶子超進官聯服此茂恩共思報稱可
進武校尉王用因軍功轉四資換授付身
勑具官某爾服在戎行屢霑賞秩易畀書命于前有
光益虔乃心以圖所報可
左修職郎潮州司理王晞韓平反推正平
人蔡誠等九人疏放賞轉兩資
勑具官某朕哀矜庶獄之不辜屢降詔旨丁寧熟復
俾四方司政典獄之官知所欽焉今爾以平反受賞
朕所樂聞服此茂恩更圖來效可
主錢逢七朝國史列傳重加添補成書
共二百一十五冊特與轉一官
勑具官某朕修廢典於風塵之後訪遺書于煨燼之
餘既累歲矣碩中祕所得終有愧於士大夫之家而
史氏闕文亦或未補朕心閔焉爾好古博雅自其先
世屬辭比事度越華流延者褎集累朝故實而附
益以其所聞成書來上有嘉其勤序進官聯以為爾
寵且以為多士之勸可
明州觀察使入内内侍省都知梁邦彥祇
應大金人使有勞遷郎上轉一官
勑朕嚴貴實之政而以恕行之苟有勞能雖小不棄
具官某機神敏悟多所踐更祇事宮闈見謂忠謹迺
者接館鄰使事每肅然不見缺遺雖爾以禮法自閑
無所求取領于褒賞出自朕心其服訓辭益思來效

可
陳永錫等二十七人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上四句同前詞）迺者授館鄰使爾等涖事辦給周
有缺遺有嘉其勤序進官秩非特爲爾之寵俾後之
奉公有若爾者皆知勸焉可
左儒林郎前知南劍州順昌縣江紬獲賊
改官
勅具官某爵祿國之砥石所以厲世摩鈍而無所私
爲令有司言汝有捍寇執俘之勞故於懋賞亦思所
以稱此超進官秩是爲汝榮其尚勉之可
徽猷閣待制潼川府路宣撫使邵溥言收
試舉人降一官
勅法者天下之公無間遠近苟失於此朕不敢私具
官某頃以時髦擢登禁路出總藩翰分國顧憂迺者
試士禮闈弗懲其濫有司言狀咎當誰執貶秩一等
以戒惰偷非特爲爾設也服我明訓尚厲彼圖可
藍師變除閤門宣贊舍人
勅具官某工閤之職實相禮儀非性識通明不在此
選爾閑見習熟度越輩流往祗厥官無忘報稱可
梁偉陳靖並爲閤門祗候落看班字
勅具官某（上四句同藍師變）爾已試之效見推輩流其正厥
官益思報稱可
忠翊郎盛道陣亡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石稱同）
勅具官某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至於死義死職之
臣則惕然愧之若不自勝懼其名之不揚也褒進官
秩以録其孤使聞者哀而榮之嗚呼茲可以識朕心
矣可
武功大夫温州刺史吳本降一官
勅具官某爾所治郡旁連五溪盜竊肆行俗習相冒
非威德素著未有能綏靖者也今部使者言爾治無
善狀擢移吏胥至於行旅居人起相提挈茲可謂無
政也已貶秩一等以戒惰偷服我寬恩尚圖來效可
右承直郎侯公達換給付身
勅具官某爾以儒服奮身戎行亦既嗜勞與需官秩
載申書命益覩爾能尚勉之哉可
右朝散大夫程昌禹敍元降一官（趙開亦同　晉曹）
任敏猷閣待制
勅賞勉罰偷者繫國之典敍過宥罪者時予之仁爾
名在丹書事存白簡頗閲歲時之久仍更蕩宥之恩
稍復故官俾從敍格服我明訓勵爾後圖可

樓炤除翰林學士

勑自昔有道之世建立規模必有能言之臣發揮德意匪特功名之會亦惟聲氣之求用能訓告誓命之數不匪厥指庶幾虞夏商周之盛復見于今念方時容莫如試可具官某養剛大之氣好深湛之思孫識博聞足以華國披文相德可用為儀繼東臺批敕之風擅西掖演綸之譽敕自朕志蔡直禁林當二國玉帛之往來正一時書詔之填委意坦明而有體曲詞折而不煩義激武夫茂典元戲難之略人知聖主似建武中興之年遂拜為真國應錫命惟爾能適用之路處可為之時豈徒潤色之工更賴告猷之益使朕小雅之政見稱復古則爾內相之任其永有辭可

苕溪集卷第三十六

苕溪集卷第三十七

外制

蘇符除給事中

勑朕數求俊乂協濟事功惟東臺封駁之司在禁闥樞機之地出納所繫付委實艱苟非其人不在此選具官某學窮壼奧業茂經綸躬古人至行之醇有先世流風之似頃從識拔備見猷為旋陞法從之崇遂掌論言之重文章體裁類漢家深厚之辭論議規摸兼鄭國討論之事載揚人望有簡朕心是用峻陟瑣闈匪須名命爾其深惟事任益攄忠規遠追抵勑之風毋墮回天之力尚觀來效有溢前聞可

謝祖信太常少卿

勑具官某朕惟多故以來禮文缺廢無所更索肆命儒臣考古據經講求參訂庶乎一代之典垂絕而僅存撫甚惡焉爾聞學淵源見謂博洽志節砥礪稱于薦紳頃為耳目之官已效謀猷之益曲臺之貳其選甚高僉曰汝宜抑朕所屬勉攄蘊蓄蒐補舊聞踵事增華則為稱職可

王利用監察御史

勑具官某御史三院皆朕耳目之官而六察分掌列

曹之事糾其稽違慢命者以告于上而誅賞之其任
蓋亦亟輕爾孫識博聞度越流輩執義堅固耻於自
售退然如不能傳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朕
有慶於爾矣其思所以稱焉可

侯公達准差齋　詔撫諭陝西允與改合
入官

勑具官某朕惟關隴久隔王靈爰降詔音經營至意
爾以才選倍道疾驅錫以恩綸俾更秩序於汝厚矣
亦思報乎可

黄塾轉一官

勑具官某日者盜犯南安有嬰城固守之勞第賞進
階往其祗服可

李彌遜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

勑甌閩上下被山帶海其地狹隘險阻其俗趨利剽
輕其人多文學藝能之士朕選擇賢能為之師帥庶
幾風化之美不易其宜而陰有革焉具官某氣邃之識
明行義甚修被遇　先朝踐更試用朕召從外服寘
在近班而掖代言多潤色論思之益地官分職有卑
財足國之方閔疾抗章遽求補郡辭情懇到挽留莫
獲眷是漳浦有魚鹽之饒民裕而安於今為望爰錫

左符之命仍升延閣之華朕輟侍從之良俾之均佚
其自為計若疎而於遠民則厚矣體兹至訓益懋爾
猷可

敖枋除大理評事填見闕

勑具官某廷尉設屬責任惟均爾以才稱太與讞決
惟明克允苟有成言往究厥心以佐而長可

左從政郎李棠充東京留守司幹辦官充
次猶兩資

勑具官某朕眷中都久更戎壘留鑰之重屬於近臣
惟時乃僚序進官秩以寵其行爾其勉哉可

莫淵等軍中遇犯降官

勑具官某爾等服在戎行自貽厥咎姑從薄罰以戒
弗虔其自今勉之可

曾統殿中侍御史

勑具官某朕於遠近之臣不能周知其才問其所主
與所為主而已至於風憲之地實寄耳目義均一體
必出自擇不以遷次高下為重輕焉爾打師古人學
有家法頃由簡拔更踐華要謀猷之益亦既稔閲朕
思見老成召從外服俾再居言路益廣聰明惟吏之
無良政之多類紀綱未盡振舉仁賢不肯盡襲情

此耳目之臣當任其責而朕之所圖於爾者也可不勉哉可

謝祖信改除殿中侍御史

勑具官某爾學慕古人識通今事頃由簡拔更踐華途亦既稔聞生之奇論召從外服俾列舊班毅自曲臺再居言路益觀縕藉廣朕聰明上下詞同曾覿

周韋權刑部侍郎

勑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蓋礼刑之官相為後先刑辟之設匪用為威用以弼教是亦教為而已嗚呼使四方司政典獄之吏皆知此道其庶幾不失忠厚以稱朕心具官某端亮有守忠實不浮鈞貫六經兼通三尺官在廷尉頗閱歲時平恕之稱孚於朕聽是用權爾攝司寇貳卿接武法從有榮耀焉惟爾念死者不得復生益究乃心者閱成牘無爽古義則予汝嘉可

曾統改除左諫議大夫

勑漢諫大夫秩八百石與掌論議至 國朝始制從班居兩禁腹心之地上廣聰明裨補遺闕於人主莫親焉非但肅正官邪執持風裁而已疇咨列任載得其人具官某行義之修不越壇宇志節之厲凜如冰霜多見異書明習故事是真能任獻替之責引君於當道者也雖然朕之望爾若是其至爾將何以增其所未能救其所既失使朕日聞其過摩切浸潤知自求之益而不得已焉豈不休哉可

周葵太常少卿

勑具官某朕念遐境肅清民物綏靖宜公朝典礼之事增重於觀瞻顧曲臺論議之臣不輕於付畀爾文備體要學通天人頃被簡知薦居華要召從外服命典奉常益觀博物之能專副責成之意制度多缺冀賈誼之有陳儀法復尊顯叔孫之如變尚思稱職無忝前聞可

朱勝非知湖州

勑朕增隆輔弼任不敢輕眷懷舊臣起以自近庶得股肱之託有同心贊之親具官某道際聖賢學通今古體方重而任大事抱純誠而經遠圖方時多虞惟爾一德才幹斗樞之運力扶天步之艱入告謀猷有舟楫濟川之利不動聲氣措宗社覆盂之安辭功名而弗居寄山林而均佚粵從得請亦既淹時爰錫命於家庭俾就臨於方面眷惟苕霅望最江吳曹公之名節尚存謝傅之風流未泯矧考思不遠時得覲於

松楸而右詖所加愛不殊于桑梓苟悲歎消於田里
則潤澤及于京師其服訓辭勉思報塞可

吳革除直龍圖閣京畿都轉運使兼開封
少尹

勅具官某朕概念中都久更戎壘王畿千里行旅蕭
然遺黎凋殘今其餘幾比選忠信之長往任保釐之
託宣遣至意摩手拊之至於觀風問俗之使寄朕耳
目其可緩哉爾以通才敏識揚歷中外所臨有聲是
用付以輸將之職并貳尹事河圖之峻庸示寵秘尚
須爾成嗣有褒典可

張柄除直秘閣京畿提刑兼提舉大內下去

勅具官某同上詞 爾以通才敏識所臨有稱頃自望郎
俾持外憲并省視宮闈之事寓直中秘以寵其行尚
須爾誠嗣有褒典可

趙開復右文殿修撰除都大主管成都府
利州熙河蘭廓秦鳳等路茶事兼提舉陜
西等路買馬監牧公事填見闕

勅具官某攬山市駿通蕃漢之利肇自元豐置司設
監總領之任其選甚高軍興以來秦蜀道阻甚還之
政無復存焉爾才術之優見於已試心計之妙不減
古人肆命爾復領是事爾惟肅整綱條時其出納與
夫除蠹釐弊黎衆美舊勿替於昔則以谷量馬將在
於中國論撰之職用勸爾功尚其勉之可

苕溪集卷第三十七

苕溪集卷第三十八

外制

鄭剛中祕書少監

勑具官某中祕圖書之藏其屬皆一時人物之英朕所樂育以待用者也卒居商搉古今考稽得失論議磨切參錯後先非文行兼優過人數等朕不使為之長也爾志節端亮見于踐更強識博聞足以華國茲用命爾領袖衆俊優游書史之閒其自今益觀所學為可

王次翁起居舍人

勑具官某柱史之任其選甚高進直殿墀職書言動綴兩禁近臣之列為一時儒者之榮匪曰能賢將為稱此爾學通以博氣粹而剛蓄養停涵不求近用天官之屬冊府之貳踐更未幾譽望乙孚載錫命書俾日記注往其祇服益勵爾脩可

方庭實宗正少卿

勑具官某自昔帝王施德於宗族享矣抑有攻爲在充稱敦叙之仁于周有辨親疎之義政在司宗理當遴選以爾文行之懿識有古風器識之高不求近用轂從六條擢貳列卿爾其廣朕親睦之恩而謹其序錄之事則為稱職尚勉之哉可

右宣義郎丘奐等充仁京淮北宣諭司屬官各先轉一資

勑具官某朕惟三京王靈久隔謳吟之俗思見漢官奚授使指宣道至懷爾等從行皆以才選稍進官秩以示寵光尚其勉之可

鄭諶差隨郭仲荀前去東京特與橫行上轉行一官

勑朕惟王略始及舊都委任近臣往司管鑰惟時條屬悉聽選掄具官某有位于軍見推忠孝肅持軍律式佐其行序進橫階是為異數服我休命益勵爾修可

李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

勑唐虞之制莫尚於坦明商周之書獨稱於灝噩蓋斯文之興替關治道之汙隆惟茲措告之修不匪厥指則若卜筮之事固不足乎代言之難于斯為重具官某學探聖域文有古風頃以時髦薦更親擢肅憲綱于臺察盡規益于諫垣拳拳致主之忠蹇蹇濟時之略載稽公議益簡朕心用錫賛書就陞詞掖兼禁林之典冊侍經幄之深嚴非爾之能其誰有此尚思

稱塞以對寵休可

楊應試落致仕差充提舉京城四壁撿察
諸門兼節制軍馬司參議官
勑大夫年至則告老于朝不以官職之事累焉古之
制也至于精爽未衰忠義内激於國休戚獨能慨然
如秦越人之相視哉具官某智識不群親賢好義廉
靖之操有如氷霜服在近班見稱忠謹拄冠神武亦
復淹時屬中都之既寧委近臣而居守眷爾耆恬之
久起於得謝之餘俾贊軍謀拱固封守謝公雖老尚
堪一行馬援據鞍故應矍鑠體朕至意益恢遠圖可

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
使兼知福州
勑朕當饋思賢劇安危之注意殿邦作牧頼文武之
兼資乃眷弼臣實惟舊德肆頒名命庸示寵私具官
某篤實忠和剛明卓偉忠可貫于金石信自通於神
明許國以來視身何有相朕艱難之際備殫夙夜之
勤功在王家事藏盟府慨念投閑之久屬當誅帥之
初惟長樂之與區蓋七閩之重鎮耕桑阜盛民俗妥
安欲並協於師虞宜莫如於宿望通籍秘殿增先元
戎風物不殊曾是經行之舊搴麾所指共知條教之

新勉為朕行往得君重可

勾龍如淵罷御史中丞提舉宮觀
勑朕於廢置與奪之命若天地之化春生秋殺未嘗
有心至於子大夫自有罪朕亦不得而私焉具官某
頃以時才儀于要路粤自詞掖執憲中司庶幾肅持
紀綱以警有位而狂言之發乃在爾僚事既播於上
聞怨實由於交惡頗失近臣之體難逃不敏之愆免
所居官奉祠真館其思循省毋重悔尤可

故刷濮王仲湜婿承節郎孟思恭可閤門
祗候免供職

勑具官某上閤之職號稱華要選擇惟遴不以假人
尔以王卿之親獲膺是寵其思自飭以稱所蒙可

右迪功郎張摠前任錢塘尉貴盬增倍稱
一資此詞與朱林同
勑具官某尔奉職恪勤應于當格進階之寵用勉後
圖可

左朝議大夫充秘閣修撰徐公裕因赦叙
元降一官
勑具官某尔生累致扶名在冊書念頗閑于歲時亦
既更于蕩宥俾扶疏叙救乃舜章服寵惟新尚圖稱

寵可
侯公達暴露賞轉一官
勑具官某曩者大將出師蕩平寇孽匪躬風露爾亦
良勤序進一官是為殊寵可
周聿充陝西路宣諭使乞差蓋閎張致平
充准備差使先次轉一官
勑具官某頃有使指往臨西秦惟時從行悉聽自擇
進官之寵用勸爾勞留守碎則云留都之重我得信臣
監進奏院羅萬楊適各降一官
勑具官某爾等奉職不審事乘後先既秩之愆蓋共
自速尚知循省以勵後圖可
承節郎陳仕澄詭詐圖利依斷降一官
勑具官某爾率情妄行事由覬利叱從吏議罪涉乙
移姑褫一官以戒不韙可
右宣義郎張澹前知吉州萬安縣輒差弓
手監欠税人致阿陳等鎖索遺火燒死事
依法寺斷降一官衝替
勑具官某尒為縣大夫視民如寇至遣鄉兵程督賦
入事生意外職汝之由免所居官毀秩一等是為寬
典其務省循可

李綱知潭州兼安撫大使改除宮祠
勑入總百揆作股肱耳目之臣出殿大邦號礼樂詩
書之帥任是安危之責孰踰耆舊之賢具官某識洞
幾微氣全英特脩身自昔非孔孟之言不師許國以
來惟伊呂之心是似屢辰經綸之學實兼文武之資
慷慨百為險夷一意方且辭功名而不有占藪澤以
自娛未忘憂國之風忍袖濟時之手眷長沙之巨屏
居南紀之上游地控荊湘勢臨吳楚惟威聲之先暨
蓋愚自消矧條教之旧孚歌謡猶在淮陽之徒得君
運其勿留行方叙之克壯其敢宣能無望祗服朕訓
有老前聞可
郭仲荀男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叉之換
授右通直郎
勑具官某尒以文任得官升華上閤亦既寵矣時方
右武爾獨慕文勉徇厥私是為異數可
忠訓郎王穀乞改正轉官别給告命
勑具官某爾昔者以勞進官有司過差致乖秩序茲從
更定申以命書可
秉義郎陸甫特除閤門祗候
勑具官某上閤之職日侍禁嚴右選之華無以易此

尒才能小異屢受寵榮宜勵厥脩以圖報塞可

茗溪集卷第三十八

茗溪集卷第三十九

外制

修武郎曲慶祖等差充陜西六路宣諭司
幹辦官先次各轉一官

勑具官某朕以全秦之地久隔王靈肆命近臣宣道至意尒以西州種世濟忠孝其佐而長往殫厥勤序進一官以爲尒寵可

左承務郎程邁差充趙士㒟祗謁陵寢屬
官先次轉一官

勑具官某朕念陵寢汛掃久稽肆命宗英往祇厥事尒等咸以才選往佐共行序進一官以爲尒寵可

右朝請大夫直徽猷閣李彌遜可落職永
不與堂除差遣

勑具官某尒曩以愆尤事存白簡召從閑散放杖使令於汝厚矣避夷急病古有格言就易辭難誰不樂此削籍内閣以戒妄庸可

張宦駕部郎中

勑具官某文昌政事之本而郎官上應列宿其選甚高非一時真才不以輕授尒剛亭該洽行義潔修召寘周行傳司輦乘輿馬之政事簡職要所以優賢尚

其魁之可

為廷之大理寺丞

勑具官某刑者𠛬也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汝志行清修卑爾不群肆命汝為廷尉之屬惟明克允無失厥中則予汝嘉可

宋煇復秘閣修撰除京西路轉運副使

勑具官某識向之右都邑相望賦入浩繁雄視他路軍興以來政令靡㮆謳吟父老思見漢官必得慈惠明發之臣肴觀風俗問所疾苦布宣德澤以慰斯氏朕心庶幾焉以尔才任擬煩用罔不濟忠能體國事靡辭難複陞論撰之華命擬輸將之寄佇觀成績副有褒寵可

郭浩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陝西宣諭使

勑朕眷惟秦隴久隔王靈通好殊鄰既有息兵之約可無屬使往宣問俗之恩具官某義勇冠軍精誠許國奮由將種能襲世勞顧契闊以淹時豈懷歸之不欲令朕有命惟尔克將慰父老之趣吟道朝廷之德意俾皆諭指兒若親臨爰陞環列之崇用侈軺車之寵是為異數毋或留行可

接始除兼侍讀

勑朕長育英才實之華近將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從容帷幄之間紬繹聖賢之蘊謂天下之樂無以加焉具官某該貫六經沉涵百氏淵源所自不愧古人抑惟祖宗垂裕後嗣具存謨訓奉以周旋是資誦說之明以發見聞之蔽益者三友非汝而誰可

蕭振兼侍講

勑朕思得耆艾魁壘之士寘諸左右考稽疑義紬繹古今究治亂之所以然如漢虎觀故事增其所未聞信其所已得頹黄卷中自有樂地不可忘也具官某養氣邃深植學淹貫周知事物之變盡見聖賢之書用以談經宜探蘊奥勸講之任舍爾其誰尚思切摩之工以副簡求之意可

趙鄂知泉州

勑朕履運艱虞省躬祗懼默通上帝旋悔禍之期嘉與斯民共享消兵之福肆頒慶賚均逮臣工矧予舊邸之賢敢後拜州之寵具官某器宇剛特謀猷靚深通達事機風負敵為之略執持魁柄既更再入之榮方注意以郎成遷露章而引去眷泉南之名郡實

閫嶠之奥區分此顧憂莫如宿望寵朕任四方父母之責念慈惠之當先爾居千里師帥之除宜德威之並立益懷循其無俟訓言可

程邁磨勘轉右朝議大夫

敕國朝稽虞舜考績之規參成周計吏之法雖黜陟誅賞不由此遂而階秩序進三歲聽遷一定而不易抑無所私焉具官某法從老成才德俱茂揚歷中外聞譽蔚然會課三銓就官一列茲亦知勞之賜豈唯閱日之勤往哉欽承毋墮乃力可

李家廣西提刑

敕具官某御史出使布宣德澤廉察吏姦求民之瘼威聲所暨山嶽可搖爾頃以才猷擢見錄用遣臨江右綏靖冦攘而乃昏戰無謀亡失吏士肆命爾更使一道按刑嶠南察民之冤除其狡虐則惟爾職毋重愧焉可

潘全合等轉官

敕具官某爾等知仰王明奉琛致順有嘉其意序進厥官秩其欽承益思自飭可

朱敦儒除秘書郎

敕具官某漢家得人之盛史氏所稱考之於事猶有恨焉逮有大議諸先生莫能言盜發境外見大夫無可使豈亦儲養之不豫哉朕自艱難以來首開冊府以收眾俊庶幾人才足用比隆於古爾老於文學器度不浮丞郎任高實治省事簡求其稱僉曰汝宜尚勵爾修以須擢可

吳孝章除太府寺丞

敕具官某太府掌貢賦之事受其貨賄之入以時出之丞視列卿之屬其任惟劇以爾才識精敏無施不宜召自東輅還歸班著往佐而長益懋乃猷可

陳賓卿大常博士

敕具官某列屬奉常爲時遴選苑補禮文之缺導揚升降之儀以示問學淹該論議不苟俾居厥次必有可觀尋爾所聞見之行事可

張澄除徽猷閣直學士依舊知臨安府

敕眷惟帥守視古諸侯德施于民禮有加地進律之賞效見於事之有增秩賜金之文匪惟勸功亦以大任巨使斷民服習其政而知所長慕者也具官某沉靜有斷疏通不浮敏於吏能被以儒雅惟譽評之所駐類京邑之浩煩人所謂難爾獨甚暇採諸輿論益簡朕心職陞延閣之華仍畀右符之重知勞而援有

榮耀爲尙究延心以圖稱塞可

林叔豹除江東運判

勑具官某使者之任寄朕耳目號稱外臺維持紀綱以肅所部若御史執法曰臨其前蔽欺屏息莫敢孽芽則雖四方萬里之遠朕可以無憂矣况於通乎爾文學志行自華古人攬轡澄清不待多訓轉輸之責邦計是資爾尚勉之江吴壤連朕聽不遠將於是觀政爲可

苕溪集卷第三十九

苕溪集卷第四十

外制

趙彬除左正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充環慶路經畧安撫使

勑朕東巡吴會西顧陝關痛疆事之緩騁念遠臣之晻隔遠此輿圖之復始聞音驛之傳可無涣恩昭示至意具官某負絶群之器茂經遠之才身蹈險艱歳月滋久心存丹赤始終不渝仰周室之中興幸漢官之復見封章首至誠悃昭然茲用歎嘉載頒寵賚擢一道兵民之寄參五閣英俊之游於爾有光豈予敢吝噫以安以治在咸德之並行惟孝惟忠見君親之兩重祇服明命益懋壯猷可

劉昉除祠部郎官陶愷除金部郎官

勑具官某[illegible]蔚末實能分任庶政爰重諸郎之選以清列宿之行爾等才識之優論議之懿見于已試有聞甚休茲錫贊書以爾昉治祠禮以爾愷治邦財尚勉之哉無忝朕命可

王松改轉敦武郎

勑具官某爾奮身戎行以勞見録併陞官秩是日異恩益勵後圖無羞朕命可

棲炤磨勘轉左朝奉大夫

勑朕祿天柄以馭臣用三載而考績爰定進階之典以為經久之規凡厥有官率由此道具官某識洞今古學通天人擢自時髦備儀要路更兩禁腹心之重司內朝典冊之嚴會課三銓頗念服勞之久進官一列兹惟錫命之新益懋猷為嗣有褒寵可

棲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勑天武地文所以妙生成之化左仁右義所以行威德之權深惟撥亂之原寔在本兵之地休除參佐任亞疑丞數求得人兹朕有命具官某博大篤實疏通敏明學博古而達今氣絕群而適社蹈履聖賢之域從容礼義之間大冊高文悉出其手崇論弘議有補于時力佐中興功居十半薦自朕志中錫贊書爰陞祕殿之華建貳樞廷之重併加徽數庸示寵私噫晉公在朝已覺強藩之悔過于木為政豈止諸侯之息兵尚殫不貳之謀以永無窮之聞可

陳桷除福建路轉運副使

勑具官某朕惟在昔之君為官擇人非特量才授職而求其稱焉抑威恩所加一方之人素所服習而安慕畏仰之則令行禁止朞月而已可也况于父乎尒文學行義照映朝紳鄉自近班出臨閩部越數歲矣民思之若父母然朕于是知因任之道莫此為先惟時將輸肆複命汝庶幾毋忘吾事且慰彼民爾往懋哉可

吳表臣兼侍講

勑朕承祖宗之貽詞紹金華之絕業爰開經幄燕見近臣紬繹至言考覽疑義庶幾講習之樂與子大夫共之以爾具官某行如古人學探聖域論議雅奧實獲我心是用陞爾勸講之官益廣舊聞非但舉行故事而已爾其懋哉可

馮檝兼侍講

勑天子之學謂之太學自知至格物誠意正心推而上之至於 明明德於天下非但離文析字分別異同類章句儒而已也以爾具官某行能高潔不替家風論議淵源率有師祖錫以賛書之寵併參帷幄之榮惟尒數繹所聞見之問對庶幾三道之要有開朕心豈不懿哉可

崇奉　凡蓮內人掌字邢念二轉典字紅霞帔岳采惜陳榮奴陳慶惜劉伴兒任嘉

奴王大娘等並轉掌字
勅掖庭之選必自良家女御之員寔參內治爾等率
義蹈憲渥而有儀相予誠孝之思不失義恭之指就
陞秩序是用勸勞祗服寵榮尚圖稱塞可
蔡延世任太平州通判修復官私圩田增
收到租米七万九千八百六十三石奉
聖旨轉一官
勅具官某朕惟農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養生者也
故卿者下營田之合督勸農之官且察其勤惰而賞
罰加焉爾奉戢恪虔績效著見進階一等以示寵榮
尚其勉旃服此明訓可
宋燁改除應天府路轉運副使依舊權京
畿都轉運使
勅具官某朕惟　興王之都邦圻千里自更戎壘田
萊多荒今輿地之來歸想遺黎之鼓舞乃命膚使同
爰咨諏爾簡易純誠濟以精敏荐膺識用厥聞甚休
往敷及物之仁毋墮觀風之職至于將輸之事爾所
習焉惟既厥心嗣有褒寵可
李利用除河南府路轉運判官
勅具官某識右一道分隸陪都異時治頗奬于兵賦
既周星紀版圖復歸教求忠信之良往布惠綏之政
以爾壯識警敏達于事機厲志激昂行不擇利茲用
付以輸將之任爾其燃哉俾利疚日聞姦欺屏息桴
鼓不鳴于閭里遺黎自勸于耕桑而公私無遑急之
憂則予汝嘉是曰稱職可
右通直郎權尚書刑部侍郎陝西宣諭使
周聿磨勘轉右奉議郎
勅朕以官職之事煩于大夫用之則以公待之則以
恕故于三歲進階之典苟無過咎則不棄焉而況宣
力四方者乎具官某執義甚堅提身有道服勤王事
靡敢辭難載稽積日之勞乃應序遷之格雖非異數
庸示至懷尚體訓辭更思後效可
武經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侍衛步軍司
統制軍馬武起依赦書內指揮轉一官
勅具官某爾有位于軍服勤既久肆因慶賚俾進官
聯尚勉之哉無忘報稱可
右武大夫魏俊換給付身
勅具官某爾有位于軍服勤既久載稽功伐錫以命
書尚體訓言更圖來效可
謝祖信除權吏部侍郎

勅朕於虞書求知人任使之道而得兩言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已然後知言之足以觀人也審矣而況見之行事者乎具官某學探古今之祕識窮事物之幾身自簡知再為御史抱紱緘而不貳嫉姦惡其如仇朕用嘉之擢登法從之聯授以天官之副匪特以為寵也銓總之任條目至煩弗究其原則予奪之公或亂于可否之似朕於此試功焉尔其懋哉可

陳規知順昌府

勅潁陰天下名郡其時牧守多名卿賢大夫善政流風猶有存者詔令睽隔一紀于茲今輿地之來歸想遺黎之鼓舞蘄求慈惠之長往敷布濩之仁以爾其官某性本純誠才兼文武忠于許國識以使民錫之左符綏厥舊俗庶幾底績有當朕心書云不剛不柔厥德允修爾其懋焉可

廖剛磨勘轉左朝請郎常同轉左朝奉大夫

勅朕承奕世之詒謀遵有虞之遺法克施庶政執兩端而用中以馭群臣率三載而考績爰立序遷之典是為經久之規具官某自絕特超詣之才搆篤實深醇之學升華法從為時老成載稽積日之勤乃應進階之格雖非異數庸示不忘尚勵遠猷以須後擢可

晏敦復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

勅侍從之臣入則獻可替否效論思之益出則承流宣化躬扞城之勞蓋其志在于國家而不在于其身則朕之所以委任責成與待遇優禮之意亦未嘗有內外之間焉具官某養氣純全執義堅固粵從簡拔黽勉事功旋居封駁之司再領銓衡之任果健決初無所私朕允茲耆艾之謀未覺歲時之久抗章引疾慨莫得留爰陞延閣之華仍畀左符之重衢當孔道殷賑行朝尔見吏民宜敷惠澤俾民服朕化莫畏爾明則為稱職尚勉之哉可

汪師心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廷尉列屬議法持平非忠恕明允之士弗以處也考擇之際僉曰汝能尚其勉之可

苕溪集卷第四十

外制

單孝忠亦權提舉河東常平日因賊圍太原守禦城陷死節報國追贈五官與兩子恩澤

勑具官某昨者寇犯太原爾以部使者厲兵扞禦與城俱亡報國以身英風可想得其死矣復何憾焉錫以命書畀官五等并録其子尚死鑒兹可

鄭剛中充陜西宣諭司參謀官李若虛參議官

勑具官某朕惟關陜之民思見漢官閲日既久肆命近臣往諭至懷惟時官僚實出遴選爾智識之明論議之偉從容毋府李若虛云從容者户譽處甚休其爲朕行往佐而長進官一等庸示寵秩可

江少虞等充軍諭司屬官

勑具官某朕念三秦父老思漢謳吟爲日久矣肆命近臣布宣王猷諭道德意一時僚屬妙擇異能爾等咸以才稱見謂通敏進階之典用寵其行尚其勉之可

王師韓穆平曹雲葉光宋有黄汝勵並充準備差遣

勑具官某弼臣將命自擇從行進秩之榮爲爾光寵可

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封贈三代并妻

曾祖贈職方員外郎閲可特贈正奉大夫

勑朕數求哲人與之共政既進服大任推本其先寵逮三世蓋國之典也具官某曾祖贈職方員外郎某秉志純篤行義甚修含光韜華初則未耀蓄積之慶溢于後人是生曾孫博大敏明用勸相我家以宏貴爾宗肆朕陞其任秩于正三品俾昔出泉後而有靈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永昌縣太君吴氏可特贈恩平郡夫人

勑人之爲善在隱約幽閑之中知自信而已不知有他日之報也譬彼服田我度我荒既臻于成乃富厥藏維欲謝之其可得乎具官某曾祖母永昌縣太君吴氏言行無疵禮儀有度克相君子肇開慶基有嘉曾孫爲朕哲輔圖任之始用錫渙恩正位小君疏封大郡光靈未泯尚克鑒兹可

祖贈金紫光祿大夫定

勑士有孝義蹈禮以律其身強識博聞以昌其業而位不稱德實浮于名流澤之長乃在後嗣較其所得孰寡孰多具官某祖贈金紫光祿大夫某儒學起家休有聞譽飲冰厲志清畏人知然職不越州縣祿不過下大夫再世而昌自遠有耀惟時聞孫作我良弼碩大之慶于茲昇來朕於是知為善之報弗克躬享固未為不幸也東宮之孫秩視二品告于幽遂用慰爾靈可

祖母華原郡夫人郎氏特贈永寧郡夫人

勑為善之報不差毫髮而耳目所及則有遠近故識者惑焉具官某祖母華原郡夫人郎氏婉嫕肅恭動合禮法流慶之遠在其賢孫登用之初國有彝典流封大郡申錫寵章嗚呼亦足以少慰矣可

祖母宜人葛氏可特贈德陽郡夫人

勑女子之行不於閨閫所不得聞也達其積累之厚天亦以陰報之慶之所鍾再世乃大豈非跌而不失者乎具官某祖母宜人葛氏沖靜儉勤不越壼則啓相後裔秉執事樞受疏大郡之封肇正小君之號告爾私廟以為閭里之榮不亦休哉可

父見任右通議大夫致仕居明可特封右通奉大夫致仕

勑朕惟前代盛王靡不尊德尚齒以為風化之原故于耆艾之英士大夫之貴去位而家居者則肅然慕之見於言色況其有子位列弼臣為朕倚毗者乎具官某父右通議大夫致仕某修身為君子之儒賦政得古人之秘潔廉厲操有若冰霜公慈臨民具存矩範挂冠神武自樂丘園亦既見矣爾子某以忠恪輔朕秉執事樞謀謨之良忠由義訓逮茲圖任之始敢後褒崇之恩申錫賛書進階一列惟爾備福鮮其比為可

母碩人范氏可特贈碩人

勑人子之于親皆欲極報崇之典然其身事主遇合實難非其志行之修自致通顯未有無所恨為者也具官某母贈碩人范氏柔順祗肅表于宗門克相其夫不忝禮義遺澤所逮有此哲人既進位于樞廷益修大于厥家申錫慈章為爾光寵神靈如在其克欽承可

母碩人歐陽氏可特贈碩人

勑朕惟明倫善俗孝為之本因心廣愛政之所先顧

所與二三大臣共圖風化未嘗不宙意於斯爲至于
褒崇其親在典礼所當然者朕其敢有愛乎哉具官
某母碩人歐陽氏婦順母慈儀于宗黨復行之懿久
而彌芳是生宝臣光輔國家獨不得逮偕老之宜共
南陔之養朕心憫焉申錫命書告于幽扃用侈尔有
子之榮亦昭我得賢之慶可

妻淑人林氏可特贈宜春郡夫人

勑朕登進真賢儀刑百辟覩厥身修之懿識其内助
之由故鵲巢之風有裨政化而象服之美宜畀德人
儷其命之不淑弗終顯榮頌宣得無恨哉具官某妻
淑人林氏稟質恵和出于合　族作配君子率義不违
雖志行日修而壽祿小靳疏封名郡正號魚軒豈但
奉褒崇之章庶幾增伉儷之重淑靈不泯歆此異恩
可

李懔特改合入官

勑具官某尔留都之屬以職入覲敷奏所聞有嘉其
勤陞進秩序雖然朕之恩汝亦数矣其思所以報焉
可

李孝恭充柜密府提舉一行錢粮事務先
轉一官

勑具官某獨臣將命遠適秦關惟尔從行實以才選
進官一等是用勸勞可

呂頤浩除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
公致仕

勑者太公九十東走仗鉞猶未告老盖古之大臣出
將入相以未下之重自任者身雖老而志愈篤不以
進爲高不以大夫引年之礼自列也若其不幸嬰于
疾疢以筋力爲請則又烏能强之哉具官某輔朕初
載遠時多虞憂勤百爲終始一節屡即齋壇之拜再
登鼎鉉之司位與年高功唯德稱適故疆之來復惟
元帥之是謀方資衛社之忠遽上乞骸之疏察其誠
悃匪出偽爲朕不敢以官職之事煩焉進秩一等擁
節歸榮其近藥物專精神以自輔俾尔壽考尚有後
海可

武功大夫黄仕成修武郎白彦忠秉義郎
雅佺自川陝前來　行在授下機密文字
各與優異推恩仕成與遂郡刺史白彥忠
雅佺轉兩官

勑具官某朕惟關隴久隔王靈遠旅音驛之通盡襲
漢官之舊尔馳驅長道入奏襄封有嘉其勤錫以書

命陞剸列郡是為異恩益勵尔忠以圖稱塞可白彥忠權陰至曜進官秩

路允迪除知應天府兼充南京留守

勑閔伯之墟肇興王業留鑰之重屬于大臣粵自多虞遺黎久隔及茲十稔與地始歸簡求慈惠之師布宣寬大之澤具官某學探聖賢之蘊識窮事物之幾被遇兩朝膺膺寵任逮朕初政再秉事樞志已效于功名身自安于閒曠眷尔土鄉之舊艱更戎曼之餘桑梓相望里閭未改惟風俗之既捻庶教條之易孚其體至懷勉恢治與可

陳淵陳確除監察御史

勑具官某御史列職皆耳目之官非胸腹有治與足以廣朕聰明者弗以授也尔淵論議堅正本有家法尔確執義退然蓄養遂深朕得於所聞審矣文昌六屬政事出焉糾其稽違慢命者以告于上而賞罰之尔之職也尚其勉之可

苕溪集卷第四十一

苕溪集卷第四十二

外制

孟庾除知河南府兼充西京留守

勑入關機政參帷幄之籌出殿方維居牧伯之任我圖舊德用錫寵章具官某氣稟天全識周世變履險投不渝之操事君懷盡瘁之忠更踐居多聲猷益茂頃辟輔郡均佚真祠眷言西雍之雄寔處神州之右留鑰之寄屬于大臣帥閫之嚴兹惟重地當風塵之初靖念條教之未孚資尔老成為朕卧護嗟吏以循良為称職政以平易而近民撫摩凋瘵之餘宣布惠綏之實祇荐休命通觀厥成可

武功大夫李懷軍中探報有功特除遙郡刺史

勑具官某鄉者謹事譯騷尔謹候人之職功宜受賞久乃未伸郡刺之榮是為異典往其祇服益勵後圖可

臨汝軍等處差來接進表章等兵郭思溫成謹龔宥各轉一官仍支賜錢若干

勑具官某尔等奉章詣闕跋履甚勤進秩賜金以為爾寵可

鄭鬲除宗正寺丞

勑具官某司宗之臣總攬名籍佐朕惇叙之政凡其僚屬選任惟均尒智識敏明聞于朕聽俾居厥次以觀汝能尚其勉之可

俞俟知揚州

勑具官某廣陵斗牛之區地控淮海為一都會自昔守臣有連率之重以尒屢試煩劇才具有餘吏畏其明民懷其恵肆以命汝盖不惟其官惟其人之意也尒其布宣德澤拊摩凋瘵使一方安尒之政則為称塞可

蔣璨兩浙運副梁澤民江西運判朱友仁浙西提舉茶塩鄭僑年江東提舉茶塩王榕江西提舉茶塩

勑具官某朕經理中原貲出尚廣惟是四方賦租之入山澤之利以佐大農部使者實揔其事故于選任之際所不敢輕尒璨通練敏明聞于朕聽尒擇民蒞事不苟屢試有称其為朕服輸將之勤勿懲于素尒友仁尒僑年尒榕術業之茂咸有可觀通貨阜財惟尒之責其祗若予訓懋乃戒守罔曰不克惟既厥心書之戒也今朕亦云可

李擢磨勘轉左朝散大夫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

勑朕頒爵制禄以為天下之公黜幽陟明以為人才之勸由左右侍從之列暨中外小大之臣稽厥歲成俾從序進具官某學探聖域才擅國華荐更兩禁之嚴旋位六官之長辭榮丹陛均佚殊庭屬會課以如労宜懋官而錫命仍加徽数庸示眷懷毋忘尒修以須後遷可

趙霈知平江府

勑姑蘇望于東南壯哉郡也地廣民衆股肱王所共理之責其選實艱非左右侍從之臣有慈恵明察之譽朕弗以付之具官某學問遠深才識通敏歷隷省腹心之任佐中臺政事之司名實具孚未忘簡記剖分符竹益試尒能川陸相望朕聽不遠庶幾治效期月有聞尚勉之哉可

朱彪御史臺檢法官

勑具官某御史列屬從長官自擇于今甲舊矣以尒志尚清高才力強敏見於表薦人無間言欽厥攸司以佐而長可

朱瀚吏部郎官賀允中倉部郎官邵相戶

部郎官錢業兵部郎官
勑具官某文昌列屬居治敎政事礼刑之戎以佐其
長而施行焉區別户分責任惟等以尓滁才識趉詣
已試有聞尓允中廉靖無營遇事勇決尓相有健敏
之譽尓葉有行義之稱錫以賛書各事其事書不云
乎切崇惟志業廣惟勤尓往懋弍毋棄朕命可
崔佺白川陜至　行在按下檄察文字忠
義遠来理宜優異特轉兩官
詣闕跋履良勞序　恢伉跋过趾
進一官以爲尓寵　詞云尓本章
勑具官某尓奉章詣闕備見忠勤躐進官聮錫以書
命於尓厚矣其尚勉之可
刘觀知瀘州
勑瀘川望于劒南壤地沃衍控臨蛮徼委寄之重選
任惟艱具官某文有古風李通今事頃位六官之貳
仍更兩禁之嚴氣節凜然聲華藉甚我圖守帥僉曰
汝宜惟尓習於土風知民利疚布宣恵澤綏靖邉隅
行乎勉之毋墜乃力可
草土席益特贈五官依條与致仕遺表恩
澤
勑生而有位于朝死則追賁其第此人臣之哀榮有

國之㝡異也而况服在近列爲朕股肱者歟具官某
學足以濟時文足以華國識足以見形于未兆辯足
以應变於無窮嗟乎而取功名俛首而拾富貴廻翔
要路被遇先朝爲朕多艱入參樞政智略幅湊風采
想聞徒出鎮於坤維旋遭羅於家禍執云去位遂殁
元身以假其才何適不偶而天啬之年弗与位称朕
心悼焉于是知命有所制人力之不足恃也肆頒異
数趉進文階流澤及其裔孫慰冊光于厚夜英䰟如
在尚克鑒兹可
[illegible]榷貨務都茶場監官馬逈之等推賞轉官
勑具官某尓等戢事害辦底于賞格進官一等是用
勸劳尚勵厥修以須後遷可
岳州通判王觀國失牧總制錢特降一官
勑具官某郡縣羨財佐國經費凡其出納盖有司存
尓爲州治中實掌斯事而漫不加省至于逸遣使者
以聞於將雖執䂓官一等姑罰其偷服我寛恩毋忘
自訟可
閭丘沂權吏部侍郎
勑吏部銓叙人品激濁揚清古之制也今也一切從
事于法無所变更聽吏之欺而已然吏固不易察也

具官某李行純粹智識明敏粤自臺條進居宰屬揚
于厥職守道不回爰錫贊書俾參禁路小宰之事尒
則優為惟公足以服人惟明足以見獨而予奪之例
不得以疑似見欺尚勉之哉無替朕命可
陳橐權刑部侍郎
勑惟我　祖宗以聖繼聖好生之德無愧有虞肆朕
纂成惟刑之恤故于四方具獄來上未嘗不惕然動
容懼其濫及無辜以傷　列聖之德然則小司寇之
任詎可非其人哉具官某李通而明氣遂而剛居家
有曾閔之孝為吏有龔黄之政朕聞之舊矣居于宰
士閲日既多捬貳秋官僉言惟允其体朕至訓益究
乃心無使馨赦滅于法郡可
王次翁中書舍人
勑代言之任古所謂難非以文辭之難也賞善之言
煖然似春罰惡之言凜焉似秋俾朕心腹腎腸一見
于訓告誓命之間讀之者感于中而動于色知其悉
出于忠厚而無所私也于是為至難具官某李博而
有原志醇而不惑純茂篤實遠師古人尒代予言天
下不以為欺矣矧其辭之工耶而拔遷厳進班法從
論思之益抑有望焉可

林待聘起居郎
勑具官某柱史之職實記言動魏纂之善對褚遂良
之守官朕想聞其風矣庶幾其有繼為尒志行修潔
論議激昂更歷險夷執義弥固召從外服俾貳列卿
維睿處之甚休念猷為之未究載頒書命進直殿坳
勉追古人以稱朕意可
程克俊起居舍人
勑具官某古之盛王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与夫
近臣盡規瞽史教誨猶以為未至也而命柱史之官
記其言動且用自警焉嗚呼豈特為文具而已哉尒
閲李遠深行義純固孝更遷任稍見設施進直墻坳
退居鸎有儒者之遇寵莫加焉尒究乃心戒思其稱
無使直筆之譽有愧前聞可
鮮魁權給武德大夫王信同
勑具官某尒以舊勞既沾當格申以書命其益知恭
可
曹國彥改正授承節郎
勑具官某尒奮身行陣粤有顯勞載錫命書俾更秩
序尚思黽勉以稱所蒙可
右儒林郎張綱省劄差往海州及東平府

幹事回特與改承奉郎

勑具官某爾義者銜命馳驅曾無廢事有嘉勤恪超進官聯祇服異恩宜思報塞可

苕溪集卷第四十二

苕溪集卷第四十三

外制

范瑧王鉌左司郎官潘特竦魏良臣右司郎官

勑具官某文昌政事之本分曹設屬序于左右宰士總其凡弥綸錢巘以佐其長以告于上而予奪罷行云其任顧不重耶尔瑧静默遠深惟義之守尔鉌安恬樂易遇事必為尔特竦行顧其言有長者之譽尔良臣才周于事有健敏之称或以序遷或由遴擇周官有云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蓋六卿之責也尔則与焉其思所以称此無羞朕命可

[illegible]周綱檢正晁謙之檢詳

勑具官某二省基王命之地右府本兵柄之嚴爰建屬僚揔司出納庶幾習熟閱見為大用之階尔綱守道不回特心近厚揚歷中外藹然休聲凡政令之事尔其審觀無使煩類尔謙之名卿之胄學有家法徊翔省寺見謂敏明凡疆場之謀戰多之賞尔悉閱次以協事功其各究乃心戢思其称朕於此觀能焉可

閻葵殿中侍御史

勑具官某治疾以苦口之藥疾已而藥可捐治身以

若口之言身修而言有味君子以是知言之不可忘
也尔須以文行為朕識擢既君御史知無不言
有益比其去也朕心思焉兹用詔除授畀言路上有
补政朕所樂聞吏之多姦惟尔勿貸俾朕以治己之
道治人君子進焉小人退聽天下蒙福其庶幾乎可

何鑄監察御史

勑具官某御史三院共持憲綱而六察糾政令之稽
違以佐朝廷之賞罰其選惟遴尔執義蹈礼蘊藉深
厚見是事業必有可觀肆朕命尔為耳目之官往其
懋哉尚有後遷可

韓琡江東運判

勑具官某江左地重勢蹈三吳師屯列營取給漕食
爾謹身奉法恪勤弗懈輸將之職公論謂宜至于省
察吏姦訪求民瘼此部使者所當自任毋俟訓言可

周三畏大理卿

勑具官某昔者謂廷尉天下平特以持平之難也天
下之冤至于廷尉而不得伸則控告無所矣夫豈容
於不平尔迴翔棘寺有年于茲議法不私處心近厚
人無閒言是用正任九卿以旌尔勤嗚呼張釋之于
定國何人哉尔其盡心奚逮之有可

何宗厚吏部郎中

勑具官某時巡以來典籍散逸選曹二式僅存
雖省憶之文稍從編次而才奇之例出入尚多以爾
執德清夷宅心堅正踐更中外譽處甚休我圖老成
俾還省戶夫豈特重三銓之寄亦庶幾清列宿之行
益懋尔猷毋俟多訓可

李迨京畿都轉運使

勑朕慨念舊都中更戎壘封圻千里田野蕭然比命
通臣往司管籥可無膚使省覲民風具官某才足以
應時須智足以周事變荐膺遴任名寔具孚朕簡求
侍從之良增重轉輸之寄布宣至意有若親臨歛薄
施豊惟其僅足嗚呼尔無以鉞砭為速惟拊摩之是
先尔無以鋤柯為功惟萌芽之是察勉修厥職以副朕
心可

環慶帥臣趙琳遣敦武郎張允猶進本路
圖籍等特与轉兩資

勑具官某爾奉章詣闕跋履修塗有嘉其勤進秩二
等服此光寵益勵厥修可

趙令衿福建提刑

勑具官某法弊于吏所從來久楚漢之法非亡也而

或為之上下其手輕重其心則雖曰法存不已廢乎
爾宗胄之良見謂清審出入中外多所踐更攬總一
方其為朕察其所由然者一切以柱後惠文彈治之
俾民自以為不冤則為稱職尔其無怠可
王述監永通監日欺隱官物累年不行送
納特降一官衝替
勑具官某爾受郡固羨財入于泉府乃敢稽違不以
時上原情議法罪其可逃貶秩免官茲亦恕矣可
吴偉明除直秘閣應天府路提刑
勑具官某梁朱之區封圻千里創殘十稔版籍始歸
比命通臣往司留鑰可無膺使者觀民風以爾靜正
寡言循良近古輟從治郡易畀外臺考之于詩蓋忠
信之人是任投之以職惟刑辟之事是專刑乃期於
無刑訟必使之無訟何以臻此爾其懋焉庶幾慈恵
之風不辱光華之命可
陳遠猷除四川轉運副使
勑具官某全蜀之饒弊于兵賦茲有年矣朕心憫焉
簡求忠厚之臣往仕轉輸之寄爾通才適變敏識絶
人更踐劇煩歷有聞譽輟從帥幕就畀使軺績師收
民悉惟汝責通融之妙其必有方非朕所能知也如
汝責而已尚其勉之可
曾楙知潭州
勑長沙居湘川之奧八豊工闗南通嶠嶺唇齒荆雍
分閫之任朕不敢輕具官某篤寔純明疏通愽敏名
德之懿表于縉紳早辭法從之班久袖經綸之手時
方謀帥允屬老成茲朕付爾荆湖一都會之雄封疆
數千里之廣惟所節度有兵有民勉思其艱以圖其
易威德兩濟時乃之休可
仇愈除寶文閣直學士陜西都轉運使
勑朕惟三秦之地雄視九州臨遣漕臣自者甚重矧
茲王略始及舊疆必求忠信之稱往布恵綏之實具
官某才能卓偉問學淹該識每洞於幾微刃可施于
槃錯眷闗隴乖睽之久屬干戈蹂躪之餘飭師牧民
觀風問俗澄清攬轡非汝孰宜陛内閣之崇資增使
華之重寄遣之以禮式勉其行嗚呼尔惟参朮之是
施勿攻以毒尔惟稂莠之是去勿翦其良服我訓言
益思其稱可
向子謹轉一官致仕
勑樂于進為則以逢時自幸安于靜退則以得去為
榮鍾鼎山林各存志慕朕之烏能必以官職之事累

之武具官某修潔儔習甚敏而文勵行砥名自殊肺附閱歷多故勤勞百為頃辭法從之班出領輔藩之重浩然請老去不待年結社香山豈特棲心於澹泊角巾東路殆將卒歲以優游賢哉大夫自此遠矣進官一等用寵其行服我訓辭益綏壽祉可

呂頤浩贈太傅

勑砥節礪行者為臣之能事追往原終者有國之大經矧惟耆艾之英實受股肱之託可無懋典以寵予哀具官某氣稟純全學探緼奧屆出將入相之略有經文緯武之才慷慨百為周旋三紀袞衣赤舄再登揆路之崇玉節琱戈屢即齋壇之拜事書勲府名在史官辭富貴而弗居慶山林而寄傲比欣入覲旋復戎行慕赤松之高蹤逐東蒙之舊隱俾聆決日遽殞元身念一老之不遺固中心之是悼肆頒徽數正位上公惟誠意之可通尚先靈之未泯可

筠溪集卷第四十三

筠溪集卷第四十四

外制

劉昉除禮部郎官張擴祠部郎官朱敦儒都官郎官

勑具官某文昌政事之本分曹列屬其職雖異要其胸中皆有治具然後投之如昉才高識明論議不苟如敦儒擴博洽蓄養遊於學而妙于辭蓋一時之選禮刑之事爾等習為毋俟多訓可

宋裳除江西運判蒲贄湖北運判魯緯淮東提舉茶鹽

勑具官某經費之重實在夫農而賦租之入山海之利繫於邦國者惟部刺者是責其選宜遴爾裳爾贄術業屢試緯有能稱茲用付以輸將之事爾緯名家之子甚敏而文通貨之權實始受任朕惟江湖淮海之遠利孔所出蓋非一端所不欲聞也責爾等者經費而已可不懋哉可

蔣汝翼特與補正左奉議郎依舊通判涇州

勑具官某爾係心王室悔罪而歸奔走鼎來叩閽自列朕念華夏本吾臣民洗滌舊汙被以新寵俾還厥

職仍正官聽其深體于厚恩益自期於忠孝可
忠訓郎董言管押馬綱措留作過特降一
官仍依衛替人例施行
勅具官某爾以右軍之事措留道途乃營其私事在
法罰免官貶秩茲謂小懲其尚循省可
劉才邵除秘書丞李百藥秘書郎
勅具官某册府士之異比追風汗血之駿在爲識者
朝暮而取之無留良也爾等名自外服問以所知論
議切理有當朕意丞郎之職其選甚高往屬爾修以
俟識拔可
上殿人鄭邦哲與循兩資令還任
勅具官某爾往從而長將命隴蜀還奏所聞通練明
審進階二等用答爾勤可
左宣教郎任紳乞以所轉左奉議郎一官
封母劉氏與封孺人
勅具官某母劉氏朕擴因心之教惠于百辟不愛爵
賞以風厲之矧其有子孝如閔顏且欲以官秩之寵
易畀其親者乎惟爾身修與其教子不待言而信矣
疏封之典其尚知榮可
左承議郎鄭鼓除御史臺主簿
勅具官某御史府風憲所在其屬皆一時異選薄領
鈎稽之職非他有司比也爾志行老成謹厚通敏俾
居厥次公論謂宜尚勉之哉可
邵溥磨勘轉左朝議大夫胡舜陟辭自具官某才識精敏
論議激昂中外踐更休有譽處其餘上下詞同部溥
勅朕若考績之令校功數最一本至公雖侍從之臣
積遇有異而積日稔遷厥叙惟等具官某才識超詣
論議有餘經學傳家與利未泯奉祠均佚亦既淹時
會課三銓就官一列雖非異數庸示眷懷可
葛勝仲磨勘轉左正奉大夫
勅上詞同邵溥具官某文學志行表于縉紳進退雍容不
愆禮義奉祠均佚亦既淹時會課銓曹正秩三品優
賢示舊庸示不忘可
郭仲荀兼營田大使
勅昔趙充國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願罷騎兵爲營田
之策雖璽書詰責屢至不移于是知賢人君子之忠
于謀國不顧其身有如此者魏置典農而中原富貴
晉闢汝潁而河汴委儲足國裕民茲爲根本付委之
任詎可非其人哉具官某頃以真才首膺異選往司
管鑰綱紀舊都眷與地之始歸慨四時之手壁肆頓

新渥字建使名爾惟深體朕心考稽事實俾規制一定功利可期無使宮平專美有漢則予汝嘉可

劉無極除知大宗正丞

勅具官某朕以司宗之職付之伯臣而置丞以文士佐其政令以敦叙屬籍且敦且治之爾無極學有本原語妙天下臨籍之誌無施不宜勉服厥官以須後渥可

毛數書除大理正

勅具官某獄者人之司命而廷尉之事四方取則焉選于時才以爾為正盖卿之亞非其族也勉修厥職稱是寵休可

向伯奮起復充河南府留守司參議官

勅具官某朕念畿右重地久隔王靈肆念猶臣往司管鑰惟時傳佐選任寔艱爾心計有餘屢更煩使起之苫塊要經以從孝有移忠具存古訓勉祇厥事爾無恨焉可

劉式羣臨差充留守司准備差遣先轉一官

勅具官某同上詞爾等咸以才猷擢居幕府進官一等用寵其行尚勉之哉無忝朕命可

陶愷除司農少卿

勅具官某司農總倉庾委積之事受而尸之稽官吏宮拔賦粟鐘庾之數以時出焉任至劇也爾才識通敏心計有餘俾亞列卿公議惟允勉修厥職嗣有寵褒可

梁喜分路催發田易錢稽違不往特降兩官

勅具官某爾受檄以出閱歲乃還事效蔑然墮偷失職褫官二等以示薄懲可

謝祖信除徽猷閣待制知潭州

勅長沙為一都會襟帶湖湘昏盡荆雍地廣物夥甲于他路帥守之責選任匪輕具官某學富而文雄才通而識敏論議之偉見于告猷究觀規摸朕所倚辦茲用輟自禁近俾殿南服假以兵符之重仍陛次對之華服我茂恩益圖乃績無使智略不稱在前可

范振除江西提刑

勅具官某部使者之職寄朕耳目選用之際所不敢輕以爾振紐學邃深文辭溫麗施于政事亦復絕人輟自望郎往司刑憲大為朕廣好生之仁諭衆矜之旨使四方司政典獄欽恤明允民用不冤茲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爾往懋哉毋忝朕命可

曾楙改知信州

勑朕以牧養之政寄之郡守慮百姓疾苦壅于上聞而上之德澤弗克下究嘗惕然憂未嘗怨然忘也共理之責顧不重哉具官某法從老成道廣器周功利及物隨所施用上饒為郡居四達之衝有山谿之勝土風俗習可問而知矧兄弟分符縉連壤接魯衛之化宜相後先朕于汝民可無憂矣可

苕溪集卷第四十四

苕溪集卷第四十五

外制

胡交修除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

勑朕惟自昔聖哲之主所以戡難定功救寧方夏豈特神靈威武所變化莫敎誨子抑亦訓誥誓命之恢供不匱厥指故于簡求文武之懿列于侍從之班未嘗不當饋興嗟思見其人而用以自助者也具官某器周而用博學茂而辭雄早以重名徧儀要路粤自禁林之還旋屆常伯之尊守道不回孤忠自信朕概念典刑之老久安湖海之游爰錫璽書俾還舊物總司戎之政令兼視草之雍容事絶前聞茲從近比庶幾一舉二美具為頗牧在于禁中然許摇其手筆惟爾得位惟朕有臣豈不休哉可

韓知柔除大理少卿

勑具官某朕哀矜庶獄明審用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爾宜知之熟矣其亦識朕還序勸功之意乎爾中外踐更智識通敏俾貳廷尉益究厥能傳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朕之訓言于是乎在可

趙不退轉左奉議郎左迪功郎趙善時備賞詞同上

勅具官某國家以三歲之舉網羅群彥爾宗子之秀
刻意藝文與寒畯等遂膺賜第朕心嘉焉躐進官聯
以為爾寵抑以為爾曹之勸可

陳良能母李氏年九十以上特封太孺人

勅李氏朕欽時五福敷錫萬方存勞百年被以恩禮
爾積行閨臺克享上壽朕心嘉焉錫之命書以華其
老抑以為年高德邵者之勸可

吏部員外郎向宗厚通理知州資序合陞
郎中

勅具官某尚書列曹于今為重非秩視郡守則皆員
外置也爾出入中外多所踐更砥節礪名休有聲處
再居省戶正位中郎益懋爾猷以稱茲寵可

向宗厚除浙西提刑

勅具官某爾頃以尚書郎出刺浙右忠厚明察身正
而令行民安而吏不偷朕因任群才無間中外茲復
命汝往司刑憲秉紹之寵仍畀故封雖曰外臺實在
轂下爾毋以不得居中為恨為益勵厥修以俟寵擢
可

京畿都轉運司屬官李聞之等循轉官資

勅具官某朕簡求漕臣經理畿甸凡其條屬聽以名
聞爾等獲在選中以才自奮進官一等以寵其行尚
勉之哉可

晁謙之除右司郎中陳正同除樞密院檢
詳

勅具官某中臺萬化之原右府本兵之地其屬皆一
時妙選而省觀出納以佐其長則有總司其凡者焉
爾謙之才爲識明見于屢試爾正同志行粹美克世
其家夫邦國之政榷場之事爾悉聞決而罷行之其
責重矣益思所以稱是哉可

賀允中吏部郎官劉景真倉部郎官姜師
仲刑部郎官許忻吏部郎官陳膏工部郎
官

勅具官某文昌郎吏分掌天下之事雖任有劇易位
有等差而選用之艱爾等宜知之矣亦知所以致此
與遴叙之意乎志節清厲如允中行義堅正如景真
師仲忻也邃于問學膏也敏於吏能不如是朕不以
輕授也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爾等居其位則思
所以稱爲守此兩言而已可

逯汝霖利州路運副徐天民廣東運判趙
不凡淮東提鹽陳正由福建提舉茶事

勑具官某郡邑之賦山澤之利以佐大農部使者揔其政令稽其受入多寡之數以告于上賞勉而罰偷其事重矣爾等皆以材選分任一道軺車之出遠而有光其思所以稱焉可

林待聘除中書舍人

勑代言之重自昔所難眷予復古之初佇聞右文之化典司名命允賴髙人具官某識茂而明學通以博頃更簡拔備見猷為亶惟優世叔之討論抑亦妙君房之言語毅自柱史進丹掖垣雖容清切之班烺燿靈之渥嗚呼予欲德意志慮追三盤五誥之風予欲鏡令文章新四方萬里之聽據爾素藴毋羞前聞可

周綱除權吏部侍郎

勑自昔銓選有任人任法之殊非予奪不公則賢愚同滯得失相補未知孰賢惟我國朝循用唐制著為資格以為利人而病法孰若因舊而法存選簡官曹典司其事檢察吏欺而已具官某藴有用之學負能為之才凡所踐更皆有可紀爾每施于盤錯操不易于風霜比自近藩入專寄屬雖稍間于論議殊未究于設施攝貳天官進班法從茲為異數膺示眷私服我訓辭職思其稱無使居中之譽減于治郡之時可

蘇攜除太常少卿

勑具官某朕惟艱難以來制度多闕亶惟思得博洽之士蒐補異聞而祖宗舊典亦欲訪之故家庶幾文物之盛無所愧焉爾志行得於心成學問由于世濟更閱浸久論議有餘往貳典臺莫如尔可永懷先正凜然風烈之高喜見後人尚有典刑之似勉修厥職以稱簡知可

利州路運副鈞光祖落職放罷降一官

勑具官某爾為漕臣揔司金穀出納之吝在所當先而法守蕩然擅行貸易成案來上朕何敢私褫職貶官以戒不敏可

汪藻磨勘轉左太中大夫

勑虞舜三載考績之法成周因之大計群吏其詳莫得聞焉後世遵用以為序進之典務適厥中而已具官某法從之懿為今老成琴筆寖絕于一時出處不愆于素履奉祠均佚閲日既多會課三銓進官一列雖非異數庸示不忘可

李唐孺除直徽猷閣陜西路運副陳右除

直徽猷閣秦鳳等路提點刑獄鮮于輪除
直祕閣永興軍路提刑

勅具官某秦隴之地睽陽王璽于今千稔朕懼夫刑政之類有未盡吏賦役之苛遺蠹尚在選任使者固將安之且寄朕耳目者也爾唐孺爾古爾輸材術之儒見于屢試分行一道省觀風謠求利疚之所以然悉以上聞俾朕之德澤得以下究茲非耳目之任所當為哉爰升延閣之華式重軺車之寵往其袛服益懋厥猷可

四川轉運副使陳遘獻除右文殿修撰張深除直徽猷閣並兼陝西路轉運副使專管熙秦兩路

勅具官某書殿延閣寵直之名所以勸功而懋德授受之際朕不敢私以爾遠猷智識之明爾深聲實之茂增隆寄委茲用序遷夫秦蜀之饒有無相足車騎十稔始還其舊民物利疚兩地惟均爾等所宜知也轉輸之事其為朕并任之取諸濟而已尚勉之哉可

張燾權吏部尚書

勅天官位六卿之長尚書總三銓之政資格既定古法寖亡而辨流品專予奪抑貪冒進賢能無所與爲朕思得端亮之臣寘于法從俾激濁揚清之旨見於論議舉措之間而百吏凜然向風知所畏慕則銓綜主妙有不待法而存者顧不偉哉具官某宅心高明養氣剛大文足以起俗習之陋學足以探聖經之微閱時艱難引義慷慨有言必盡遇事不辭念稗益之居多亦迴翔之既久攝居常伯茲用序遷尚體訓辭益思砥礪惟爾得盡忠之譽則予有知人之明可

苕溪集卷第四十五

苕溪集卷第四十六

外制

馬純江西運副

勅具官某大江以西地稱沃壤賦租之入視他路為多而艱難以來使者數易鮮克勝其任者以爾通練明敏智術甚優博識多聞論議袞袞茲用命爾往司漕計事無劇易惟才是須行爾所知則有餘地尚勉之哉可

工殿鮮于參與改合入官

勅具官某朕燕見臣工訪求民瘼雖隆寒盛暑不敢自暇庶幾廣覽兼聽有裨治道爾以孤遠入對殿中論議詳明有當朕意進吏官秩是為異恩其勵爾脩以圖稱塞可

王利用成都府路提刑

勅具官某御史出領外臺綮持憲綱以肅所部蓋累朝故事示中外為一體也爾居三院分糾六曹守道不回見謂稱職夫刑辟不苟用也刑期無刑辟以正辟五禮之教存焉經不云乎士制百姓教祗德其體茲訓以圖厥中可

王璧秘書省正字

勅具官某以言取人尚矣朕又網羅博洽能文之士習為典章優其科目以別異之爾在選中既閱歲矣禁林發策酬對袞袞亦復可觀夫道山藏書之府朕所以養賢而待問爾往讀未見之書增其所聞揚搉古今令可施用無自畫焉可

李繼浙東提刑除直秘閣

勅具官某朕於遣使按指未嘗不訓告傾悉而況刑獄之事乎漢景之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言至切也爾學古入官為時望郎顧平昔講論必有得朕心之所同者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不易此言矣寓直中秘以寵爾行往其懋哉可

徐俯知信州

勅入闡幾政參帷幄之籌出鎮方維居師帥之任我國舊德茲錫賛書具官某道廣而閎才雄識敏文章主於剛大之氣問學得于深湛之思粵自艱虞召還禁近屢罄謀猷之益旋登宥密之司謝公實賴于同憂汲黯固優于補遺浩然辭位久矣奉祠視鐘鼎猶山林豈特棲心于澹泊以翰墨為主客殆將卒歲以優游惟是上饒號稱名郡教條簡肅足以綏彼遠民巖壑覽觀足以休其暇日往欽成命毋或留行可

曾幾廣西運判呂用中福建提舉茶事
勑具官某閩嶠去朝廷遼郡縣之吏玩法病民視部
使者能不能以為廉貪勤惰其來久矣爾幾文學志
節出人數等爾用中識慮明審達于事情茲錫贊書
分行一道耳目所及雖有遐遠使彼遠民不病于吏
則為爾能轉餉之勤搞山之利爾等所習聞也成法
在焉勉之而已可
程克俊起居郎王鈇起居舍人
勑具官某朕設左右柱史之職簪筆殿坳言動必書
實用自警非但率循故事而已選任之重異于庶工
惟克俊鈇博物能言絕出倫類鈇由識擢克俊以遷
敵自朕心式昭寵遇勉之無斁將觀尔能可
隨龍慶國柔懿淑美保慈夫人吳氏上遺
表特贈柔懿淑美端靖肅恭保慈夫人
勑朕隆恩念舊追往厚終眷惟慈保之勲敢後哀榮
之典慶國某夫人吳氏婉嫕淑美端莊裕和行恭中
於壼彝言不踰于內則儀刑禁掖居有令名擁佑眇
躬至登大寶念艱虞之方靖圖康樂之是屆安鍾
鼎之奉遽覺壑舟之遠懋章雖寵顧莫寫于予悲崇
號有加異益昭於爾德惟先靈之未泯尚誠意之可

通可
故保慈夫人親屬孫女羅氏故男新婦陳
氏並封孺人
勑某氏春惟保慈之德實佑朕躬奄其云亡中心是
悼蹤恩之典并及懿親祗服寵休毋忘所自可
故保慈夫人本位宮承節郎代手分蘇綠
時與轉兩官
勑具官某春惟保慈之德實佑朕躬奄其云亡中心
是悼蹤恩之典下及儲胥祗服寵休毋忘所自可
范同除檢正
勑具官某兩禁腹心之地管轄萬務試于中臺爰置
屬僚總司其出以爾同學問淹貫志行卓偉吏闈既
久聲稱蔚然擢于群言宜在茲選嗚呼命令之出實
艱厥初毫釐之差繆以尋丈爾居其位則思其稱焉
勉之毋忽可
朱松吏部郎官張宿司勲郎官喻汝礪駕
部郎官
勑具官某中臺總天下之政列屬分曹序于左右既
重其選旋以次遷將使明習憲章同如其故則朕儲
蓄待問不為無人惟松與宿一時之望汝礪召自選

服教奏可觀茲錫贊書各事其事無使來效有愧朕
言可

陳丑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
之廷尉則他無所控告矣今命爾往為之屬以觀
厥能俾民自以為不冤則為稱職可

楊邁知夔州

勅具官某夔居楚蜀之間控臨三峽是為喉咽之地
建牙分閫重于他邦爾邁敏識絕人通才適變更閱
既久譽稱其實我國帥守僉曰汝宜綏靖兵民布宣
惠澤汝之職也往其懋哉可

王次翁工部侍郎

勅宮室器械之攻營田山澤之令名在冬官職存事
典惟時鄉貳選任匪輕具官某行稱其言識根于學
頃自柱史擢居掖垣謀猷畢鄭國之討論制作得漢
家之深厚迴翔既久進秩是宜疇若予工莫知汝可
往欽成命無替厥終可

程克俊中書舍人

勅柱史記言動之官中書基命令之地非一時之傑
不與選掄而兩禁之嚴均為近密茲錫贊書之寵序
陞法從之班具官某志行不群論議守正履聖賢之
閫閾咀典籍之英華發為文辭最宜訓誥服我新渥
攄爾舊聞予欲觀仲舒之古風見于有作予欲閱崔
琳之今事益所未能勉追昔人以稱朕意可

周葵起居郎

勅左史載筆職在記動進直螭陛退居鸞臺是惟儒
者一時之榮以爾葵執德清夷秉心端亮兩居御史
風節凜然有孳蓋不揉之威見松柏後凋之操引以
自近益觀厥猷我乃正心爾無曲筆庶幾終譽不愧
前修可

李倩瑞知廬州

勅具官某合肥地控江淮為今重鎮搶攘之後民物
尚繁必得一時通敏之才付以千里帥守之任爾器
能宏博論議激昂奉使典州所臨底績易畀方面以
究爾長詩曰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又曰愷悌君子神
所勞矣服我明訓毋失厥中可

苕溪集卷第四十六

苕溪集卷第四十七

外制

林積仁廣東運副劉景真淮西運判沈畤鄉江西提鹽

勑具官某丁口田賦之入搞山煮海之利以佐大農部使者實司其責故於選任未嘗敢輕爾等皆以才稱屢更試用分行一道往究厥能至于問俗觀風禁姦戢暴亦爾等所宜先也可不懋哉可

右迪功郎于定遠管押廣南市舶司乳香至行在與循一資

勑具官某有司以舶商之貨歸于朝廷馳驅道途護視惟謹進階一列用答爾勤可

晁謙之權戶部侍郎

勑朕惟艱難以來費出無藝金穀之問朝廷是憂豈無精敏之才任此盈虛之責疇咨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謀府靚深器資宏遠蒋更煩使綽有能名蘊從寧士之聯攝貳版曹之政進班侍從寵絕等夷往盡乃心務揚厥職惟心計之妙接武於研桑而錢流之稱抗行于晏異斯爲稱職不愧異恩可

梁汝嘉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勑朕於近臣視同一體謂出處之事雖異而勞佚之任宜均迪黔其私率歸于厚具官某早由簡拔薦試劇煩識洞照於幾微才每優於盤錯再復版曹之貳旋躋常伯之聯方須經久之圖遽上乞閒之疏西清通籍真館奉祠欽予從欲之仁適爾會心之樂往思其稱無替厥終可

曹偉明自陝西諸路節制司差赴行在陛對特改合入官

勑具官某爾係心王室悔罪知歸賜對便朝款奏有序超陞官秩併馳舊汙祇服訓辭無忘報塞可

程邁試陞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

勑鄱陽古郡控江帶湖民物阜饒甲于一道屬者歲饑艱食農夫皆病師帥之任求所以惻怛憂民如朕心者付之則庶幾焉具官某法從老成志行堅正政術之敏爲時吏師是用易畀左符就陞内閣輟自近侍往綏遠民爾其振廩勸分薄歛已責荒政所急罔有遺遺長材固異於俗儒利刃不辭于盤錯欽予成命益懋乃猷可

游操金部郎官

勑具官某文昌列屬匪賢不居而職金總財用之出

入其事爲重以爾擅名卿之子行義甚修俾服厥官
公議惟允尚思砥礪以稱茂恩可

祝師龍太府寺丞

勑具官某太府之職出納邦財丞于其間事任惟劇
爾才能小異達于聽聞往服厥官以佐而長可

蘇符禮部侍郎

勑朕惟先王備禮通于天地和樂格於祖考制作之
妙必既其實不于其文後世禮樂之意既亡而鍾鼓
玉帛之末尚多闕焉况其實乎祝史于是擇墜其間
其君以爲迂闊于事則所謂宗伯之職蓋亦名存而
已具官某學有家法行如古人迴翔禁省之嚴備塋
詩論之益李撝第一豈惟推重于中朝振驚無雙頗
亦見詢于異域春官之貳名實具宜爾其引義據經
斟酌損益使一代之典復出於搶攘之餘則朕復古
之功於是乎在可不勉哉可

胡世將除寶文閣學士川陜宣撫副使諸
路並聽節制

勑三秦天下兵勁之地全蜀坤維斗絕之區並列帥
屯宏開幕府以壯山河之勢以振貔虎之威不有重
人孰膺異選具官某疏通英特篤厚樸深學博古而
達今氣絕群而遠往雍容持橐有獻可替否之風慷
慨臨戎有扶顛持危之志資實兼於文武身每繫于
重輕一昨蔽自朕心出當閫寄方略夐越于前古精
神坐折於遐衝茲錫贊書蓋隆春委正齋壇之寵數
儼上將之威容并鉞參旗制兩地兵戎之命雲章奎
畫冠五閣英俊之游久矣疇咨莫如汝可憶謀晉國
之師蓋難其人顧漢廷之臣無出其右祗服明訓遠
覲壯猷可

賜接炤辭免恩命不允詔

勑接炤省所奏乞辭免新除翰林學士恩命具悉翰
墨之林儒者以爲極任文章之職他才不可得焉昔
有成言朕所遴選嚴助在漢稱淮南諭意之辭陸贄
居唐見山東揮涕之詔豈特討論修飾之有賴抑亦
理亂安危之是資卿以卓越之才淵源之學儀于要
路綽有令名頃自東臺既兼北户當鏖場救寧之始
受書詔填委之時文殆類于天成意悉如於朕出衷
正爲異之命屬于己試之良衆請當然予猶恨晚而
乃過形遜避殊咈眷懷况大號之已行奚小廉之足
尚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李綱辭免知潭州不允詔

承命莊恭傳嘉考父關詔引道史籍汾陽朕思見古人置食三歎故於任用之際未嘗不加省焉卿氣節之高議論之偉以身狥國畧見于前其自視宜在考父汾陽之間抑朕以是望卿湖湘帥藩徒得君重而封章再至退託不能似未亮于至懷亦少衰于素志茲朕所以惑也卿其深體訓言亟祗厥服無使始終之義有愧前聞則朕亦與有知人之稱豈不韙歟所請宜不允

賜李綱再辭免知潭州不允詔

朕軫念遠民且以湖湘帥閫之重爾求宿望俾鎮臨之卿許國之忠不擇地而安有自來矣茲覽屯疏至于再三是何辭之力也重違卿意其復以真祠之祿從所便安抑不失朕體貌之意焉所請宜允

賜張浚辭免知福州不允詔

勑張浚省所劄子奏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恩命事具悉卿出入將相許國以身閱歷多艱忠勤不替朕方與民休息宣布惠慈增重帥垣載疇宿望矧甌閩雄勝卿所經行觀覽山川圖畫周知民隱雍容撙俎足以消弭姦萌分朕顧憂非卿孰可往祗厥服無事小嫌所請宜不允

賜張浚再辭免知福州不允詔

勑張浚云云具悉朕惟長樂為今名區分閫之嚴蓋疇宿望卿以出將入相之舊席經文緯武之才分朕顧憂僉言惟允矧山川勝麗未甞昔游飾板輿以奉親慿熊軾以問俗為卿擇地無以加焉茲荐覽于來章似未孚于至意往其祗服勿復有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禮部侍郎蘇符辭免恩命不允詔

勑蘇符省所奏辭免禮部侍郎恩命事具悉朕於六卿之貳必求望人與禮之司尤為異選卿宏才偉識博物洽聞言必據經〻以守古論思之自裨益居多至于冕袞黼文參稽〻宜卿之所專長也卿不知禮當誰知之其思承命之恭毋事循墻之避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工部侍郎李誼辭免恩命不允詔

勑李誼省所奏辭免工部侍郎恩命事具悉卿秉心端慤植學粹醇往在諫垣著直諒多聞之益繼居詞掖見謀猷潤色之風譽處之休迴翔之久朕所深知而熟察也六卿之貳選任則優非予敢私實有公議往祗成命勿復多云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苕溪集卷第四十七

苕溪集卷第四十八

墓碑

宋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永興軍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特贈左武大夫光州防禦使累贈太師魏國公楊公墓碑

楊氏出姬姓晉大夫羊舌氏至叔向食邑于楊其子食我以邑為氏食我黨于祁盈得罪于晉子孫或逃居華陰山谷中戰國時有名章者出為實始為華陰人族望至漢乃大魏晉隋唐冠冕蟬聯代不乏人在唐為尤盛其仕于朝者居第列于三坊曰靖恭曰修行曰新昌子孫分為四院曰關西曰蜀中曰淮南曰浙中今散居麟府鴈門等郡者皆關西院子孫也在江南閩越者皆浙中院子孫也名卿才大夫將臣相臣以勲德著見于史名字不可疏舉公諱宗閔字景賢代州崞縣人也曾大父信以儒學稱于鄉值五季亂晦迹不仕大父曰新明經上第仕至承奉郎賜五品服父仲臣舉明法科仕至宣德郎贈中大夫累贈太師代國公公少尚氣節嘗語人曰丈夫處世要以功名自見不能為章句儒豈覬長身以絕倫科試藝殿庭與衛士較騎射皆莫及

奏功第一進秩二等虜復謀大入朝廷知之詔鄜延路副總管劉延慶為都統制擣其腹心以麟府路軍馬來承慶為河東路統制折可求副之延慶眾入夾道峽于叢薄沮洳之間賊盡得其幟立之公時為統領殿後距二里餘疑不進遣騎往覘果賊也伏旗鼓師以短兵力戰曰吾為爾先縱馬趨堆阜陷於橫淖賊十餘騎呼而下公躍馬馳上手殺數人士卒爭奮大破之斬首千餘獲牛羔十餘萬計其後李遇昌又以兵二十萬出一道將圍府州且盡略河西諸城公諜知之曰虜畜死矣乃以橐駝二千運粮于寒冷看堆駐兵以待曰虜必出兀既而果來公命他將守之獨提輕騎一萬由石州監軍路攻夏州且入靈武境遇昌日夜馳二百里奔救其國公設伏橫擊之斬獲不可計後二歲戎主命遇昌以數萬騎再入寇且大言曰可持四鐵環舁神堂寨來公預知之託遠遊獵伐木盡塞其所當出之路緣道罩騎賊果大至魚貫度隘公乘其未定擊之四戰四克一日神堂寨輜賊至公不介而出寨人呼譟曰將使先擊賊矣踰城越塹從公者萬餘賊遁去或問之公曰寇已薄城待擐甲整軍而出且掠而去後當復來彼猝至兵必不多是

神宗皇帝偉之特授三班借職調鴈門縣巡教保甲
益習孫吳兵法星宿孤虛之書且喜閱史熟古今方
略尋監通遠軍茶場改授監通遠軍鎮公事用薦陞
湟川管界巡檢嘗會獵野食公兵不滿百夏人騎千
餘奄至公連射三騎皆仆賊沮却乘勝擊之斬獲甚
衆解圍湟部以多受賞崇寧初　朝廷復以湟賜青
唐羌改授岢嵐軍兵馬都監再錄前功進秩三等任
滿徙濵州管界沿河海水陸巡檢再調慶州兵馬都
監改知環州興平城未數擢爲河東第四副將駐汾
州公請易極邊自効移涇原第七將就遷河東第三

副將駐烏龍寨夏人叛盟寇麟府御筆特遷第三將
護大和神堂惠寧銀城等寨及靜塞城宣和初夏人
寇西邊有吉麟府路軍馬黨萬知府州事折可求爲
之節制率步騎三萬自右廂軍道入秦二百餘里無
所遇二帥結营自固獨命公以萬騎深入又百餘里
見空寨二公曰是不可復進會大風塵沙蔽野公意
賊且至退據福慶川二澗以待之賊騎二萬餘將涉
澗薄我公乘其半渡鳴鼓鏖戰斬首千餘級北還二
帥夜出勞公公請自左廂監軍道以歸地雖近無掩
伏之虞既歸聞賊帥李遇昌果以鐵騎數萬扼故道

可擊而走也聞者歎服　朝廷以極邊不可無公就
陞太原府路兵馬都監歷三任不徙其後議興燕山
之役以公統領麟路軍馬駐兵武州之偏頭獨運獨
運者契丹梟將小護虜之故居也護虜極力以淨屢
矣後復以契丹騎八千步二萬據釜竈山以書約戰
公遣二部將以兵當之二將敗還公知其堅命曳柴
以進揚塵亘天以劲卒由山背攀登直下護虜驚遁
潰亂公夾擊斬首甚衆護虜奔于西戎招集散亡西
北雜胡羌後二年以衆三萬復至圍報釜竈之役公
再命部將往擊戒曰賊少則擊多則避公登樓望之

謂其下曰吾料賊且置獨運直出蝎蜥川趨西塞已
設伏待之語未卒塵埃坌起蝎蜥川賊果悉衆趨西
寨伏兵迭發賊首尾斷絶追擊三十餘里斬首二千
級可求以公數勝護虜西北十里貼然奏乞不次賞
之未報淵聖皇帝登極特加貴州刺史徙知豈州未
赴移知麟州時金人破代圍太原　朝廷命折可求
節制麟府路軍馬往救公告可求曰　朝廷命公解
圍須安出耳今由汾陽進以步兵當契騎不見其利
願節制建上將之旗鼓行而東聲言救晉假我精騎
二萬攻其必救之所則太原之圍自解論祕不傳可

求維心善之卒不能用以至失律僅以身免可求以便宜陞公為前軍統制軍馬河東路兵馬鈐轄靖康初載西戎乘間攻取諸城無援而降者半長子震時知麟州建寧寨虜攻其城公聞之曰吾子忠勁類我必不免已而果然是冬　朝廷遣聶山再割三鎮金人以麟府豐賂西夏可求命公之保德計議尋棄城由河西入晉寧公至保德傳舍恬可求給已亟走晉寧四日不失食既至詣責可求且勸合勤王可求以公為河東路統制軍馬中道為鄜延經略使張深所止令保境上駐軍高頭平為鄜延中路統制軍馬

今上即位南京除京北府路軍馬鈐轄尋陞兵馬副總管公始至興經略使唐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距此纔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壁為守禦計以待外援捨此無策重以秦民驕不欲據之公遂詣所親曰事危矣建炎元年冬十二月金人大軍乘冰渡河西騎數萬趨永興永興無備或勸公去曰吾結髮從戎蒙國厚恩行年六十有七惟有死耳他非所知明年正月十日城陷公血戰而死公自三班借職以年勞賞功及

徽宗皇帝登極八寶赦恩等前後官至武功大夫以死節聞特贈左武大夫光州防禦使官其孫三人以孫存中貴累贈太師魏國公母宜人檀氏雍氏俱贈秦國夫人娶賈氏繼室劉氏皆贈秦國夫人公四男子震敦武郎即死事建寧寨者也霖鄉貢進士雲承信郎霆承節郎皆早卒女三人適同郡鄉貢進士王仲恭靳亮何充孫七人存中見任少傅寧遠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居中孰中皆早卒師中右奉議郎新添差通判嚴州軍州事彥中未仕安中右儒林郎添差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守中右從事郎添差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司差備差遣

孫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王公宏次未行曾孫男三人傑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任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僎右承奉郎與右承事郎曾孫女五人尚幼公天性純孝事繼母雍氏如事檀氏及死不食者數日持身清約疾惡如仇歷事五朝忠勤一節料敵應變智略縱橫出又數等御下有恩士卒樂為之死故能以少擊衆轉敗為功勇于為義不見所難劉延慶之敗公既勝虜而還行並茂林聞號呼聲就視皆以挪貫其髑枝連數人加于橐駝之上殆千餘蓋延安綏德軍米脂城人也公駐師命脫之將士以去我境尚二

百餘里有難色公卒護以歸他日道過延安綏德郡人皆出迎姪杳遮拜曰此楊𫞪耶非阿父我輩安得生其急人之難類此帥守部使者薦公凡五十餘人以謂有古良將之風及其殁也識與不識咸嗟惜之公平居教子孫未嘗不以忠孝兩言為軌軸故子孫遵行之弗失公既殁若干年少傅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郡縣某鄉某山之原以某昔者嘗銘先秦國劉夫人墓吏以見屬某雖不敏既不獲命則退而思之自昔忠孝之家子孫相承以功名始終無愧者百不一二柳宗元作平淮西雅美李愬之功曰西平有子朕亦有臣於是知世濟其美為時焜耀匪直其家繄國是賴今少傅公翊衛天子備殫忠勤忠肅孝恭克紹家法上所眷禮隱然為中興名臣位望之隆于前有光然而功成不矜寵厚益謙獨拳拳焉以先世名節不白于將來是懼某雖陋其何敢卒辭銘曰

揚為顯姓　世澤以滋　由漢及唐
别派分支　公家膺門　奕奕有聞
儒學相授　位檄德尊　公曰丈夫
志尚各異　我必以功　自見於世
惟時夏童　跳梁干紀　蹂我西陸
裝無寧歲　公初即戎　氣已蓋衆
雙帶兩鞬　射則命中　鏖戰腥鞬
深戍房山　國敵是求　計不逆顧
公身居先　將士內激　凡師所臨
當百以一　拜敵制勝　不愧古人
攙搶撲出　捷若鬼神　晚佐永興
遭時艱虞　連城不守　援絕勢孤
人或謂公　子盍去諸　公曰國恩
吠報以軀　帝為嗟悼　告第疏榮
熟懋忠魂　公有孝孫　孝孫翼翼
位在九棘　無名孔昭　恭順靡忒
光大厥家　未見窮已　天其賚公
孫又有子

宋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寧寨累贈太師秦國公揚公墓碑

揚氏望于關西由漢魏隋唐以至國朝世胄聯延列第分坊詩毛簪紫人物門地之盛莫與比倫支分派別散居四方自公曾高而上皆葬代郡遂為代之崞縣人公諱震字某其明經上第歷保定清源二縣

主簿已而挂冠恬養丘園終承奉郎賜五品服諱日新者公之曾大父也年少有聲九上禮部再舉明法中第歷臨晉孟太谷三縣主簿皆而有吏能爲忠宣范公所器以宣德郎致仕累贈太師代國公諱仲臣者公之大父也公之考諱宗閔少讀書有志節嘗曰吾祖居鄉閭歲饑發廩粟輕價速售俾糴者自操斗斛不問折閱闔邑庠延鄉先生教授邑子論者以爲功刋及人宜有後吾意丈夫當以功名自見章句之學不足以發身成業既而以材武絕倫試藝殿廷出衞士右 神宗皇帝倚之補三班借職歷事五朝名聞西北二邊建炎中金人犯長安守節以死終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永興軍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累贈太師魏國公公勵于學能文善書精騎射質貌魁偉沈毅有謀魏公在諸子中特奇之既冠從戎以斬馘功補三班差使調河東經畧司指教過其下有思且誨且勉閱試中程者多部刺史交薦之秩滿改授慶州監酒繼授安邊城巡檢太原帥薛嗣昌遣將自豐州寧邊保寧等寨進討西夏公隷嵐石路軍馬來承慶至紀沙流遇敵斬首三百余級進至傾吴堆盤生擒首長屈關復斬級二百以功轉三班借職官制行改承信郎人有致饋於公者公謝之饋者曰我輩願致之何嫌公曰始吾父命之名實慕漢安平公侯以清白遺子孫且曰爾勉之無忝四知之戒自是吾守此言如護頭目今爾以無名之賜加我其可乎及代城民裒金以贐曰惟公我輩無憾類公一無所受政和中 朝廷議復臧底河命河東帥任熙明會合諸軍自晉寧綏德兩界分討將校驍勇者咸在公居選中賊據山爲城下瞰我師動息輙爲所得諸將三却尋募能土工者穴城師再進角樓自墮公率數輩拔敘先登斬擊十百人大軍乘勝平其城上功第一遷成忠郎宣和初河東帥奏公充平定軍訓練軍馬三年方臘盗據杭睦朝廷命姚平仲爲都統制征之公從折可存自浙東追擊至三界河鎮與賊遇斬首八千餘級追襲至剡上虞天台樂清四縣取帝羌朝賢六遠三洞至黃巖賊徒呂師囊據斷頭山扼險拒我前輙下石死傷者衆累日不能進可存問討安出公以輕兵緣山背上叢高鼓譟矢石交發賊大驚潰復縱火自衛公曰机不可失也乃被重鎧皮袴褶與敢死士履火突入生得師囊乃梟賊首三十餘人復有號余大翁者以萬衆圍永嘉踰月公從平仲可存兼驛

星馳解之且曰大師嘗從無知之民不可以數計
師還諸將請優加褒異特進五階至脩武郎叙遷敦
武郎知麟州建寧寨建寧戶雖蕃漢嚚訟難以理曉
公剖決曲當上下悅服至不忍欺初契丹號將小護
虜奔于西戎居清肅河清軍招集散亡雖西北胡羌
衆十數萬破豐州攻麟府城寨魏公統領麟府路軍
馬屢摧敗之盡得其父母妻子靖康初金人圍太原
冬十月驅去燕叛亡與夏人奚人等兵大至建寧旣
合圍護虜叩城語公曰爾父奪我倆頭獨遷之居又
敗釜竈山掩我骨肉吾忍死至今爾舉城降吾全汝

軀命不然皆虀粉矣時寨兵精鋭悉從折可求死于
交城之戰所餘纔老弱百數守志弗堅公毅然曉衆
曰汝等父兄俱死於敵於汝爲讎不待吾言而後喻
也上報國恩下雪親冤在此時矣衆乃聽命日夜奮
厲繞城挑戰斬獲甚衆賊怒濟師急攻閱旬城中矢
盡公獨麟府再拜訣曰兒報國以身不得復爲孝子
矣左右皆泣下不忍仰視頃之城陷公揮短兵力戰
歿於闘闘時十有八日也年四十有四二子死之闔
門俱陷于城初魏公聞建寧圍曰吾兒死矣其忠勁
類我已而果然公熟古將方略能伺敵情每從魏公

出征決策取勝其得居多志在立名不苟求富貴浙
東賊平浙帥奇其材欲以子女適婚公謝之或曰折
氏求子非子求折氏公曰不然吾祖皆以器業自奮
安能倚姻家幸進取非偶之譏嘗自謂吾平時所爲
未嘗有一事不可語人者其刻厲堅正若此建寧之
禍公之子存中從征河朔獨免于難今爲少傅寧遠
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累贈公
至太師秦國公祖妣種氏殷氏妣賈氏劉氏配董氏
繼室張氏俱贈秦國夫人男四人少傅其長也居中
執中從父戰歿彥中未仕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王

公宏次未行孫男三人傑左奉議郎知太宗正丞俵
右承奉郎與右承事郎孫女六人長曰涓元當適右
宣教郎直秘閣通判湖州軍州事劉正平夫歿棄俗
爲道士年十九卒詔贈沖妙鍊師餘在室少傅以某
年某月某甲子葬公于吳興武康縣崇仁鄉揚村翔
鳳山之麓張夫人祔焉一日傑以少傅公書來請銘
某得公行實讀之三復慨歎嘗觀韓愈爲田洪正作
廟銘載詔語曰維洪正父子純忠孝子維寵嘉之是
以命汝愈銘文辭至今焜燿簡冊今魏公與公挺身
許國出萬死一生之計英烈凜然精爽如在與日月

爭光可也豈田氏父子所得比耶宜得一世名儒發
揚遺懿闡大俊傑與韓子相後先而少傅属銘乃遠
不敢非理所宜既辭謝不獲則又惟念少傅身衛社
稷為世寶臣南渡以來首推強敵以寬主憂無閒婦
女皆能道之祖孫三世懋德之茂前古所無及茲升
平帝眷有加位列九棘寵數優異蓋事之稱抑又知
天之所以報公父子其在茲也降及諸孫俱勵於學
僎以藝文取高第先弟彬々以切以磋以亢其宗光
大未艾豈人力也哉豈人力也哉某誠固陋然此而
不銘尚誰銘々曰

岳々維公　蓋習父業　與敵周旋　擢鋒陷堅　東南承平　建城巷哭　拔山剔洞　剔首函拒　公以輕騎　賊大驚潰

懍慨即戎　急病遷夷　人後身先　義勇冠軍　驍羅冠驚　公佐主帥　破其蟻結　憑高下石　出賊之背　乃被重鎧

洗拔偉傑　不見所難　紀沙威底　威名乃宣　既躁抗睦　往請來淛　維時黃巖　士卒退顧　揚旌噪呼　陷火突入

生致渠魁　虜喲宿兇　爾父追我　尚資爾僇　不以書血　僅餘老稚　人誰不死　不為國羞　世公世師　大書深刻

僞不得逞　擒虜磨壘　掩我骨肉　公曰此身　為爾蒙鋒　感激聽命　公死何尤　天監在下　有擢其門　用俾厥慶

逮居建寧　叩城有言　亟以城降　惟國是許　于時寨兵　有死無二　有臣若斯　報爾子孫　我作銘詩　詔于罔極

宋故忠平郡夫人劉氏墓碑

紹興八年冬某待罪吏官執筆螭陛而殿帥楊公每
相遇于東廡下意色款々不相鄙夷明年春見語曰
存中逮事祖母忠平郡夫人蒙教育之恩甚厚葬十
年矣而碑銘未立私心恐為歉以累子某曰公家世
忠孝聞于三晉而公復以勲績被寵遇致位通顯益
大厥家其紀述先懿宜有今頌安取此然不得辭既
而觀夫人行實而感周南之詩婦人能勉其君子以
正事應書法謹叙而銘之夫人姓劉氏其先居相臺
後徙開封遂為開封人祖珷事

真宗朝久宿衛立邊功一日以偏裨從大將北征會
天晦冥失道至北海有老人持舟渡之且授以乳香
云服此可不食皇祐中從狄武襄公征儂智高有功
邊澧州總管卒贈太保勅葬開封之沙臺號喫香劉
太保父居易守忻州終供備庫副使母王氏封壽安
縣君夫人供備之長女也自幼淑惠供備鍾愛難其
配永興路步軍副總管揚公宗閔初仕為三班借職
供備一見與語奇之曰將帥才也以夫人歸焉夫人
之歸揚氏事姑種夫人甚謹侍疾不解帶不頃刻去
左右輯睦宗族逼其下有恩喜愠不見于色而家事

井井皆有條理總管公以忠義自將躬冐矢石開命
引道或不介而騎視骨肉如路人不少牽制居無事
時夫人率勉之赴公不以私事一毫累其心故堅決
若此夫人早通群書及內典得其大旨敏識絕人義
所當為斷然不惑　朝廷之復燕山也總管以河東
第三將駐軍靜塞城且巡撫武州時常勝軍五百人
實散從留靜塞官吏失職廩無見粮至貿衣以食夫
人語其子震曰燕人陷虜踰二百年今始歸朝而郡
縣無以給其食至凍餓豈人情也哉命捐私藏數百
斛濟之悉賴以全活自是夫人之譽溢于邊境建炎

初總管為永興副帥金人長驅河東郡以城降者過
半永興可虞俾夫人挈家之蜀夫人執義不從總管
曰吾効死於此然不可以無後以百口累夫人夫人
泣涕訣曰百口責在我君無顧家受國深恩無臨難
苟免永興陷總管以死節聞夫人號慟不自勝既而
曰吾夫得其死矣未亡人復何憾時道梗多劉欲行
次成州與亭縣尉郭先　夫人所齎享與盜劉敢戰
以兵圍之敢戰騎卒有嘗隸總管麾下者語其徒曰
此長安揚總管家屬無輒犯也衆皆唉然夫人抗聲
呼敢戰曰劉侯爾名將家子今舉義當為王師無久

在草莽隱其家聲敢戰蓋太尉劉錡之群從也感夫
人之言流涕再拜請姑事夫人且願因夫人求受節
制于成州夫人遣覆以其情告成守曰必許之外可
無寇內益勝兵一舉兩得成守以為然既而謂僚屬
曰揚夫人果免于難雖古智謀之士何以加矣興元
聞孫存中扈　駕南迴屢立戰多喜曰吾孫幼不凡
固宜有此我當犯鋒鏑趨　行在所冀一見而死願
畢矣明年冬發三蜀閱半歲會存中于建康是秋遘
以疾終實建炎三年八月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三累
封至宜人以存中追贈恩平郡夫人存中以其年九

月十日葬夫人于建康蔣山西草堂之原男四人曰
震敦武郎靖康初知麟州建寧寨夏人與契丹侵小
護虜死河東死于職追贈太師次曰霖鄉貢進士次
曰雲承信郎皆早卒次曰霆承節郎後夫人一月卒
女三人適鄉貢進士王仲舉靳亮何充孫男七人長
曰存中殿前副虞侯保成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
事武功郎閤門祗候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次曰
揚中執中皆從其父死難曰師中秉義郎曰彥中安
中守中皆承信郎孫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王公宏
次未行曾孫三人曰傑成忠郎閤門祗候曰俊曰供

曾孫女四人在室嗚呼忠義相勝平時士夫處之猶
以為難而夫人判之於倉猝擾攘之間不失其正名
到于今伉儷俱榮斯亦奇矣論者以是深歎之至孫
爲貴閤閫東來僅如其志不克久受鍾鼎之養事為
可矜豈為善之報不于其身于其後人茲可信耶銘
曰

夫人之德　式是嬪則　恭順且直
以嚴其身　有彝有倫　盡政以振
允致揚公　秉心恪忠　國爾忘躬
閫命引逡　不介以驅　何有厥孚

夫人豈豈　克相君子　惟義所止
生死之訣　雖古猛厲(烈音)　志義或蹶
曾是閨門　謂此斷恩　慷慨以論
聲實播聞　縉紳云云　有莅其芬
夫人來東　孝孫之從　受養則豊
惟時孝孫　曰侍帝閽　帝顧為溫
車服煒煒　歸奉燕喜　誰其有此
曾未更時　蛩舟已移　孝孫孔悲
惟積也厚　厥報未究　以溢我後
逶逶靳岡　川流決決　慶如許長

苕溪集卷第四十八

墓銘

吳亦虛墓誌銘

故將仕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吳君諱袁字亦虛世為吳興安吉之梅溪人曾尚書都官郎中諱某之曾孫贈通議大夫諱某之孫刑部員外郎諱某之子也丱角警敏悍辯父客異之稱奇童既冠游太學試選屢優而薦不第以刑部致仕恩補仕調歙州黟縣主簿未赴用薦者監明州茶場半歲負省校江寧府上元縣尉秩滿辟令仕君遇事明果雖小官所至不苟上元民佃官田出租歲久會有獻言者下郡邑責其直歸縣官府帥委君君曰是奪民田也恐非朝廷意公近臣宜有建明未幾果罷民負財結怨或以老幼死相誣陷君為條畫禁止華亭安男子稱得天書斬上闕部使者遣吏至邑令已下端委聽受君獨卻立不拜發緘果謬聞者咨重以政和六年七月十二日卒于官享年四十六妻臧氏一子曰道衡一女在室將以明年某月甲子葬於梅溪某山之原其叔父某以君名位不振無以新知世之達人大官屬同郡士劉一止叔次為之銘一止與君俱受室于臧知君宜詳嗚呼亦虛俊才如王褒論議如賈生風度夷曠如晉宋間人物於文無所不能于百家諸子之書靡不涉其流而獵其英尤工為詩引類託興氣質高妙配古作者凡其志與能視古今聞達者無所愧焉而止于是耶余非特哀君為天下惜凡士也悲夫銘曰

崗逶逶　川靡靡
君已矣　尚有子

吳君平墓誌銘

府君諱槩字君平其先事吳越錢氏家安吉之梅溪後徙居烏程曾大父琰以其子通議大夫知幾累封尚書都官郎中大父惟幾考景元皆不仕君年七十有九紹興十年十月某甲子以疾終于隱居之廬葬有日其子宥屬余志其墓余先君吳出也且為世姻義不得辭始君之考有潛德隱行名于鄉曰居士獨喜交四方之名卿賢大夫舉酒賦詩樂以終其身君與昆弟奉甑饘治觴豆無虛日郡東北距城五里曰毗山下臨大澤耕者得斷碑蓋唐天寶中隱人吳筠所居居士以為茲山復歸吳氏我豈其後身意樂之會歲大饑流亡相踵富人匿財公私之役皆廢而游手不得以力食居士命築館于山之麓日食數千指

初莫喻其意君涖後以時飲食之不加程督居士喜
曰惟汝知我館成以授子孫俾肄業其間居士泛舟
往來勞勉學者余幼學與游處為知君之篤于事親
自涖始也君少慕禄仕讀書甚苦志累著飢渴至得
疾母夫人憂之見于言色自是少間昏定之餘猶夜
諷不輟既丁内外艱則慨然有棲遁之志吴氏故饒
于財宗族居城西華屋相望歳時燕飲列肆歌舞君
弗好也曰吾知山棲之安而已有先君子之築廬所
嘗賑錢者在焉他日挈家往居之益葺榛莽廣室宇
崇壯閎遠則加于昔名其堂曰于澤刻居士遺墨壁
於左右朝夕對之植香草名木其下又以為幽閑靚
麗之觀閱若干年而後遂其志不已得乎自奉甚約
一錢不妄費赴人之急惟恐居後宗族無親疎其貧
不能衣食婚姻與其孤煢之無以自存者擧多寡周
之至供塋域祭祀之田有不給釋氏之宫先世所建
立而刓缺頹廢不克扶持者則身任之不少靳里人
貸錢數十萬而死其孤存為折券不問故人之喪二
十年不葬或者以告則往弔之且遺之金他皆類此
宥以明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于梅溪之東五里考居
士之旁相距二百步室徐氏姑蘇人朝奉郎璞之子

先君十年卒至是合祔物葬徐氏曰君以卜不吉將
求之他君曰近先隴我之志也言訖加焉男三人定
宥守女五人適光澤丞沈暉進士徐大鼎楊彭年周
懋徐昌言孫男五人仲立仲經仲達仲述仲惠孫女
八人得壻者三曰張顒曰徐預曰吳大受皆進士曾
孫男女各二人君三子皆克家且致志于學藝業可
觀定三擧于禮部不幸死矣守未冠薦名鄉書具請
習之眡佐冶生産俾君安居享高年之樂者宥也銘
曰

維士出處各異岐　得志而樂古甚稀
軒冕富貴孰不宜　吾豈是中有駿機
大澤之北山曰眺　嵯峨上有吳筠碑
吾先君子意所私　慨念逸軌不可追
益葺榛莽闢巖扉　要令全家居翠微
高堂突兀凌煙霏　于澤足慰無窮思
此生有同露朝晞　身意兩適如君誰
維君純儉孝且慈　不肯俛仰受世譏
有子十八能誦詩　掇拾青紫當若遺
流澤演迤行見之　謂余不信稽此辭

莫國華墓誌銘

君諱庭芬字國華湖州烏程人曾祖敵祖抑皆晦德不仕父侗右廸功郎封州司理參軍君自幼穎悟種學績文未冠入太學與一時俊彥爭名場屋間籍籍有稱政和六年賜上舍出身調單州成武主簿君初仕屬時承平久憲綱稍疎姦貪肆行上下相冒嫉之會拱輔宗室子受賕覺尋竄匿部使者委君治既而有所覬望欲中輟君督捕益峻竟獄乃止金鄉令不法為民所訟邑人以君能竟拱其獄乞委君鞫狀辭連部使者且見幬君笑曰吾豈可私撓哉卒以實聞任滿陞從政郎授黃州黃岡縣丞以父憂去官哀毀盡禮鄉里稱焉既免喪十年不赴調或勉之則曰仕本為親吾志死至是尚何求族父大卿公哀其志以澤遠泉壤感之君勉出調平江府錄事參軍因自喜曰此吾盡心之所也夫獄人命所繫死者不可復生事至重也而典獄之官貪者顧金錢巧者弄文法至其謹厚廉潔者又常患不通事情況然無章聽以一律甚者權移吏胥攬成案書名而已獨吾攝治某事頗自謂無愧今真為獄官矣其敢不盡心每夜分錄囚事無鉅細躬自訊鞫有葛卞者盜葛亮告身至三遷其官犯法下吏吏二獄不承廷尉檄君治一見得情

叩頭伏罪君明敏絕人而濟之以恕視食飲之節不加楚毒強盜應死二人將即刑請獄吏曰今我謝錄事而死其不冤可知　朝廷遣使宣諭江浙使者以事屬君君條畫盡公不當其意怒見于色既乃省文書得君應謹狀歎曰吾幾失此人　車駕廻幸以應辦肅給遷文林郎終更用薦改宣教郎授常州宜興縣丞待次里閭紹興九年某月甲子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四十有九君初得疾遽乞致仕願以恩追贈其父不報諸孤以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歸安縣至孝鄉施渚方山之原娶吳氏先君七年卒男四人澂測濬潛澂早亡濬中八年進士第女一人適右廸功郎沈正邦孫男二人杞棣孫女一人君之在母司理夢異人捧梵僧像既寤而君生君性沖澹于物無所甚好自居父喪多讀浮屠氏書一日得色空之說於夢寐間有契于心作為詩頌辭旨超詣不類時昔屏嗜欲淨華刹官舍蕭條惟一僕自隨人知其宿植有異也然于世故所當為者未嘗不盡遇宗族以恩與人交以信平居慈祥常恐一語傷人至臨事毅然守正不隨俗俛仰軍興以來衣冠流離有急叩門無愛吝意賫遺幼妹為擇良壻踰于己女聞者義之晚教子

甚篤所與習業必時之名士親戚子弟有來學者亦
諄諄為誨之濬導以弱冠登科君雖不遇實有以慰
其心者為善之報豈偶然也哉君于余為姻家而余
與君游始自鄉校時余壯而君尚少也或謂余莫子
循循寡笑與言言則有當其靜重如老成人吾不憂
其有失德而懼其不克年也今不幸而信悲夫銘曰

君自弱齡　實富於藝　于彼西廱
得雋屢試　仕不苟全　志行孤厲
姦貪病民　横肆益嗟　墮于憲網
百不一二　我豈忘怨　覆出可畏
惟法之公　何憚大吏　悖彼犴獄
人命所繫　鞫訊弗躬　枉直倒置
我心泓澄　如水在器　辭見情得
曾莫孰讞　惟君之生　在母有異
見色明空　悉感夢寐　眇觀世間
福不且皆　謂生若浮　何有榮利
君雖位卑　其得超詣　我作銘詩
以詔來裔

江仲宏墓誌銘

余從妹之夫江君寓字仲宏年六十有二紹興廿八
年七月某甲子卒于官舍以其年九月某甲子葬于
湖州烏程縣澄靜鄉鄭村某山之原再歲其孫請銘
所不得辭江氏世居衢之開化仲宏之高祖諱鈞仕
諫議大夫為時吏師曾祖揔祖泊父浤皆以世祿得
官母趙氏系出玉牒封宗城縣君仲宏幼穎異有識
趣數歲而孤自念吾母以己為命益致志于學未冠
遊太學試選屢優見推筆行其文粹而雅實深于經
累奉于禮部乃不得志歸以所學教授弟子以養其
母且訓其子為孝為忠言皆可則初自太學閩東浙
有寇難亟棄籍歸奉其母居儀真後遷居吳興歲久
益困以特恩試居前列授登仕郎調貴州推官廟堂
故人以其母老難于遠適改除監通判支鹽倉處貧
吏積貨之地仲宏凜凜如冰霜橐無一錢之儲部使
者列薦于朝尋以憂去服除陞右從事郎調鎮江府
金壇縣尉位雖卑有憂民之心將受代得疾請致仕
以卒恩遷右宣義郎自君之來吳興也余始獲拜宗
城君于堂上初未知其為宗胄也吾妹在傍鉅細必
稟至米鹽靡密之事往復問話婦姑怡怡意色相接
且晴且慈察其服用飲食簡陋之狀雖宴人子有不
堪者余心悍焉容貌加肅生于坐中既又察之仲宏

之爱其親也篤而吾妹奉以周旋故上下能相親且
有禮也至其儉勤實出天性仲宏二子曰嵎峽皆擧
進士一女尚幼江之源出于岷山分于嵎峽仲宏以
命二子欲其不忘本始蓋跡而大之也余每見二甥
清臞可憐言必道先訓誠有意于學者服母喪旦暮
號泣血溢兩眥仲宏調官輦轂僅留千錢為二子靈
盤費比其還也二子復歸之余以是歎仲宏之有子
其必為君子之歸也銘曰

嗚呼仲宏　閟遠敦厖
積慶之源　有如此江
衍而蹤之　遠乎大哉
我諗之銘　以詔嵎峽

丁君中墓誌銘

君諱安義字居中湖州德清人丁氏之先歙居濟陽
清河陳譙等郡至漢名固者仕吳為司徒卒葬吳郡
之武康子孫家焉武康至唐分為德清而丁其著姓
云君之曾大父夢徽隱德不仕大父烘贈中奉大夫
父維以進士起家仕至中大夫歷守卭光二州以卒
贈特進妣朱氏鄉先生秘書丞臨之女贈吳郡夫人
君以特進任為從事郎監吉州酒稅歷淮西帥司屬
官潭州南嶽廟用薦改右宣教郎知秀州海鹽縣丞
通判韶州紹興二十一年正月壬辰終于家享年五
十有五累階右承議郎賜五品服以其年四月辛酉
葬于烏程縣平山村襄括塢之原君少警悟強記憶
出入書傳書論道古今既筮仕益習吏道心計絕人
初為吉之筦庫鈞校有方累政所負才數月悉償之
課吏奇羨郡士以學舍庳陋請於郡欲更諸亢爽且
屬君護作量功命日規制既定會
淵聖皇帝踐祚詔罷土木之役君會校官弟子語之
曰　聖天子愛民而息役懼有以傷之也而學之不
建則為郡羞吾欲無勤民動衆而卒成之何如于是
白郡以貲富者十人為學職而屬役焉又記召市儈
悉告之吾欲平直而貿爾半物之至於我手取償一
不以委吏皆曰唯唯未幾材用畢辦學成壯偉為江
右冠士大夫以是多之廬陵令闕委君攝治君簡明
坐堂上訟訴至千牘應聲剖決事皆得情未餔庭已
空老吏畏服姦欺屏迹治以最稱其在海鹽也遇歲
大旱復民租十八而和糴尚存君語令曰歲悪當賦
且弗克不應復有和糴使上官怒吾身任之檄屢至
君抗論反覆卒賴以免旁縣有積逋不伸往往請于

上官丐從丁君決之民信服頻此邑有陶涇溉田數百頃歲久湮塞旁大姓以陰陽家不利已輟沮止不克濬治逮君莅事莫敢有辭濬之如其舊自是並涇高仰之田無旱歲邑子作陶涇行以美其勤君嘆曰興民之利而除其害以為己當任者古之吏也矧陂澤廢興所繫甚重見于民謠鮮不由此若召父杜母興壞陂誰翟子威反手覆陂當復至託言于黃鵠豈不以利害所繫為不輕耶吾位卑力微藉衆以成且為利不博何敢自功論者益嘉之君性鯁亮以氣節自許與人交一語道合握手出肺肝有不合雖鉅人長者弗為屈與時廟堂故人數問君無意不一往見之居家孝友周逮近親葷之不能婚姻喪葬者無所愛怯於教子尤力建家塾聚書萬卷館名士與子孫遊自罷官海鹽乃湛然無仕進意或勉之則有甚難之色愛平山川巖之勝築室曰婉廬間與賓客嘯詠其上倘徉忘歸躬治園域垂二十年是為君之藏配莫氏封孺人男四人雄飛左從政郎泰州興化縣令時飛沖飛舉進士幼未名女六人適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沈介左迪功郎新廬州州學教授王彥攀登仕郎俞子陵餘在室孫男三人炳煜燁孫女一人君既葬雄飛袖書請銘于余辭吉懇到既又出君壻尚書郎沈君之狀紀君行實有典則余三過讀之謝曰先大夫與余同里閈為姻家其相知宜詳然余老而心志耗昏目視瞀瞀遇時有小疏述命紀筆執竿牘與援首尾不相顧或遺落失次筹尚何能發揚先德之懿雄飛請益堅所不得辭銘曰

結駟飛車　九軌之逵
未極所如　有掣其驅
截蛟斷犀　太阿之利
小見其割　匣弗卒試
繫能者人　不能者天
君亦奚為　有銜下泉
流澤茲始　其後必侈
我言曷以　君有才子

吴公擇墓誌銘

紹興二年正月甲子吴君公擇以疾終于家明年四月壬子葬于吴興之安吉曰銅山鄉俞塢之原君之子罕過余門纍然深墨拜且泣曰先子既克葬矣隧未有銘訖子文以不朽且先子之素屬纊也䌷書命罕卜歸葬之地曰必得艮山䘏不言有疾若罕時攝

宮旁近私心竊與將請急以歸問所以然未行而訃
至距遺書纔十日云䍐不敢即死者以窀穸之故屢
卜而後得之則如先志焉獨潛德不白于後世是懼
余于吴氏為猶甥從游君父子間有年矣知君宜詳
抑聞䍐之葬其親蒙荊棘沐風雨躬窀穸廬舍之役
其事良苦又閔閔焉懼其親之名不傳察其志為可
哀余何敢以荒陋為辭按吴氏之先事吴越錢氏家
安吉之梅溪君大父徙烏程寔始為烏程人君諱其
公擇其字也曾大父琰以其子通議大夫知幾累封
尚書都官郎中大父惟幾父景元德行見推鄉里稱

居母夫人周氏居士薄聲利樂燕閑與賢士大夫
游治觴豆速客幾無虛日年踰七十以樂終君與昆
弟奉承唯謹自始及終無纖介可恨宗族稱為君性
警敏少嗜書善屬文及冠走京師與英俊並游場屋
雖不偶人以為能丁内外艱終喪如禮自是絶意科
舉或勉之則曰禄不逮親矣尚何道教其子甚嚴朝
暮課試不憚寒暑故䍐自幼及壯無他師藝業絶人
有籍太學再與薦書餘子以屬䍐曰吾惟汝之責其
後次子冠亦肄業嘗與計偕士友歆豔以君為有子
君素不喜殖產當居士夫人無恙時謂不應有私財

他日昆弟析異君不視券不問多寡獨以所應得易
先世藏書且將以貽後人繼前業也既又生理猶艱
家人輩以子孫為言君誦疏廣益過之語告之頗好
客不倦以詩酒相娛樂晚歲益篤人謂有居士之風
享年六十有五平居未嘗有疾一日微異謂護家人
方進藥若曰少須之吾就寢焉語畢已瞑目矣娶曹
氏生四子䍐以陪屬出疆授從事郎調臨川金谿縣
尉次宜冠蚤後君二十日卒女五人適奉議郎無為
軍司録事閻春進士裘安中莫才彦餘二人在室適
閻莫者前亡孫男三曰述曰大同曰逮孫女五皆幼

君姿貌魁偉慷慨有氣節言論少所降屈往往忤物
久自如之宣和間官吏訪求花石君所居有名木黄
封其上且責守護君曰
主上神聖寧復有此蓋倖臣所為遂伐去之銘曰

寔之歸　銅山隅　曰艮岑
蔚不孤　視培塿　皆僕奴
前左澤　下繞廬　寔所欲
後當腴　樹而門　大厥初
誰云者　古青烏

叔父朝請墓誌銘

劉氏出自祁姓陶唐氏之子孫曰劉累者以擾龍事
夏孔甲為御龍氏自商歷周為豕韋為唐杜在晉為
士在秦為劉後從魏從豊曰豊公者名仁漢高帝祖
也漢子孫各受封曰彭城曰中山曰京兆曰丹陽與
高平東海長沙平原廣陵南康范陽宣城等郡皆所
封之地子孫家焉唯彭城由高祖六世孫宣帝之子
曰楚孝王囂者實始受封後漢司空愷囂之四世孫
也晉司隸校尉訥愷之六世孫也其裔孫德威為唐
刑部尚書生審禮封彭城公子孫以文學政事名于
時如知章知幾輩不可槩舉公之先實自彭城五代

時避亂徙吳興遯晦不傳其名稱有聞與墳墓存焉
者諱權諱潤諱泰諱昉諱逵至公為六世云公諱拱
字持道實為郡之歸安人祖以伯父雖端諱述累贈
至尚書刑部侍郎祖妣吳氏濮陽郡太君父任太子
中允以兄朝議諱椅及公前後累贈至光祿大夫母
吳氏新定郡夫人前母吳氏信安郡夫人公生五歲
而孤雖端公為擇師教焉嗜學自立不類兒童弱冠
為名鄉書鄉先生祕丞朱公臨見而異之諫大夫陳
公壎初為郡從事教授諸生時郡學肄業數百人一
日較藝以公為第一且相器重俾領袖學者凡與計

偕者三試于禮部者六卒不得一第崇寧五年春以
特奏名授汀州文學時年五十八大觀二年冬調漢
陽軍漢陽縣尉任滿以捕寇賞改承務郎轉承事郎
授容州高容縣丞未幾就除通判饒州終更造朝除
監明州船場未赴改授通判嚴州闕歲乞閑除主管
亳州明道宮江州太平觀紹興五年公第三子寧止
任權尚書戶部侍郎公自以再世服官率不過刺史
郡守今子為侍從分當止足遂告老于朝自承事郎
以年老致仕及遇
淵聖皇帝

今皇帝即位霈澤序遷　明堂禮成寧止初除徽猷
閣直學士恩封凡八轉至右朝請郎賜五品服在漢
陽時太守游公酢推聞公名禮遇甚厚且薦之于朝
不果召高密令濟賢素法公數與爭民賴以不擾其
後令以墨敗辭連倅佐公獨無所與鄱陽歲凑穀貴
流者相望公攝郡事營屋廬發廩粟居養之全活以
萬計　朝廷得民謠下使者問狀公數以職事忤使
者遂弃以閑公未嘗有慍色時興崇老氏教其徒頗
肆郡僧有得廢觀為寺者緣葺殆數十年至是奪之
既又欲并得幾所殖產使者以朝命屬公有頑望意

公曰我不敢私卒沮止之後人更定無能易公議者其守道不回類此紹興九年二月某甲子終于嘉禾郡舍壽八十有五以其年九月丙午葬于烏程縣澄靜鄉郎村某山之原配真氏贈安人男四人恭止早亡勤止右從政郎江淮荆浙閩廣路經制發運司主管文字寧止徽猷閣直學士左奉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爰止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一人適右迪功郎監通州支鹽倉江寓孫男九人巖嶫嶷嶢嵎峻峋岹嶸孫女八人長適右迪功郎臨安府臨安縣主簿范壽卿次適進士陳如雲餘尚幼公性簡直不為表襮樂道人之善若己出于書無所不讀自始學至老且病未嘗一日廢卷所論著多尤工於詩後進經公指教者無慮數十輩皆能有立政和間公三子賓于太學悉以文稱寧止射策廷中極論時政闕失無所諱避　天子嘉之擢居甲科名聞天下由天祿閣尚書郎為監司郡守入居法從率迎公之官安輿往來左右就養順指無闕遠近歆豔以為教忠之報宜有此也晚歲康寧視動言聽如中年時一日語家人曰吾大數垂盡自此不過兩旬決耳寧止方守嘉禾怪其語無從亟上疏乞奉祠以歸比得請則公疾革矣真氏楚之山陽人贈金紫光祿大夫鍇之曾孫贈通議大夫旻之孫故進士元矩之女以賢行聞于鄉閭奉祭祀教子孫率有軌則相其夫以義先公十四年卒蓋靖康改元二月某甲子也享年六十有九公葬乃從安人之兆至是合祔云公于某為叔父某從叔父學粵自少時負笈游京師與居里閈自念其孫侍叔父之日為最多歲時舉酒壽叔父喜溢于色已而感焉則仰視眐眐惟恐泣之緣睫而墮也今叔父復棄諸孤某老矣苟生奚為哉勤止等見屬以銘所不敢辭銘曰

嗚呼公乎學無愧於古之人自視曰不足仕弗克償其志自分為有餘至于享報之豐雖當世所謂富貴利達者曾莫及其髣髴則夫身之通與有子之福孰少孰多吾不知為何如也

宋故右朝奉郎致仕施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某字某姓施氏湖州武康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有潛德家素儒初未有大其門者府君教子益力子鉅承府君志克勵于學藝業有聞丁年擢第寖通朝籍為尚書郎三院御史兼幾以御史出守括蒼奉府君之官優游郡齋就養無闕士大夫榮之閭

歲得微疾常膳少損遠謝醫且笑曰吾聞高醫能已
疾不聞能治老也既而語家人吾欲靜念空王境以
歸宿吾心毋恤吾化遂瞑不復言實紹興十七年四
月十日也時府君累封至右朝奉郎年七十有六矣
御史護喪歸鄉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縣之東北
太原鄉京子之原將葬見屬爲之銘府君天性純孝
篤於奉親自始及終苟可以順適其意者雖躬服勞
不少懈遇鄉黨和而辨久而不渝雖謾犯已不校如
物沖澹寡欲一室蕭然不設扃鑰未嘗有姬妾之奉
獨喜翻貝葉書偶方士語不則與賓客酌杯激醪至
一斗不亂襟抱怡怡人莫見其有憂慍之容振人之
急囊無留貲而鄉里言長者必歸焉配周氏先府君
若干年卒至是合祔男三人長曰鑄嘗任家事不以
毫髮累府君鉅其次也季曰蘊恭爲浮屠氏女二人
適丁先祖陳繼孫男五曰良友良衡良臣良能良輔
孫女三適吳經沈純臣張康皆名進士張爲左迪功
郎德清縣主簿曾孫男女二十五人曰沈康臣者曾
孫壻也余與御史俱爲鄉校諸生晚而同　朝御史
明粹簡默人也居家有曾閔之孝爲吏有龔黃之政
他日自見于世又有大爲者信乎府君之積慶在茲
也銘曰
壟乎歸歟京子之原川演迤而紆餘若顧我而
欲留山周衛而叢集若旗旄之導乎前騎卒之
擁乎後與鄉黨而拜者茲青烏氏之卜歟曰君
所自擇也惟永寧以福乎而子孫

苕溪集卷第四十九

墓銘

宋故太孺人朱氏墓誌銘

太孺人朱氏吳興烏程人故宣教郎同郡范君貴之室也朱吳興名族仕為秘書丞未老而休官以經術教授弟子號鄉先生諱臨者太孺人之大父也以文章論議受知　裕陵為中書舍人諱服者太孺人之世父也太孺人之考諱彤與諸季皆以學問名于鄉猜不偶輙棄去廬于先生墓之傍曰玲瓏山雜草植木畦田圃桑以業其家以樂其身終焉太孺人自幼承家範蹈壼則惟儉惟勤未嘗靡密布帛紡績之類習閑而熟見之人或謂之能為又以是律范氏之家益勤弗懈食不二美載非有賓客外姻不御綺縠羨所當為惟恐居後宣教君二妹在室太孺人始至斥奩橐與之為求良配俾克成家已而宣教君登進士第太孺人從之官勉之奉公不以家事絲髮許累其心不幸宣教君早世以其喪歸綱紀內外小大井井春秋之事無闕焉太孺人生一男二女初長女議擇配未決太孺人曰吾與時嘗一見沈秀才其人當貴議無以易此蓋先樞密沈公與求也未幾沈公游太學取危科為名進士拔遇　真主歷三院御史中執法吏部尚書遂參大政知樞密院事言聽諫行為時名臣于是鄉黨偉太孺人之識以為奇男子不過也男曰桐太孺人勵之以學寒暑不廢嘗曰吾自奉薄陋有良士益友可以輔吾兒者日莘鮮躬調芼以進不敢有所惜桐嗜學不得志於科舉久之沈氏甥因請以先公遺澤奏封太孺人并桐補官任右迪功郎前監浙西安撫司回易庫幼女適右文林郎嚴州桐廬縣丞王棣孫男二曰好德好問孫女三太孺人以紹興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二以其年九月十八日葬于烏程縣澄靜鄉大正塢祔宣教君之域太孺人性明果臨終不亂後事皆自處畫桐奉治命惟謹方嘗藥時色憂懼如死灰晝夜不解帶者閱月余每見而憐之既葬以銘見屬且閔閔爲懼其母之懿不傳也余其忍辭銘曰

維婦德　襲清芬　中歲萎　志克振
先儉勤　律而家　茹苦辛　尚遺澤
自厥初　裕乃身　久彌厲　溢後人

宋故孺人錢氏墓誌銘

孺人錢氏湖州烏程人曾祖文友祖宗澤父詠皆隱德不仕孺人適同郡右承事郎致仕沈君巽之以其子長卿仕通朝籍遇 宗祀霈恩與其夫俱受封長卿奉孺人之官江左比還里舍而孺人遽得疾卒實紹興十二年七月癸卯也享年六十有五以十四年二月庚申葬于歸安縣慶圓鄉因山之原初閭里未知教子弟為學也孺人生長卿穎異相其夫督教之不憚寒暑既授之書且約以禮義言動小愆無肆業亦勤則痛懲之俾悔伏乃已凡就學親師友負笈游京師貲費雖廣不少靳未幾長卿馳聲太學登進士甲科于是里人始榮之而歎孺人之識非凡女子比也姑王氏早亡承事君弟妹皆幼稚孺人身任之愛育如己出及長為營婚姻異時生理嘗中微孺人出奩橐佐治之或告之曰獨不為子女地耶且沈氏殖産固在也孺人曰不然吾失奩橐而使吾夫兄弟保故業無貿田宅之羞與私己財而速圮其家計孰遠邇聞者韙之性嚴簡治壼內事率有軌則勇于為義不見所難嫁孤女之無歸者五人鄰家有急悉其力周之有賴以脫難者遇妾媵有息媵生女欲不舉孺人疾走拯之無溺且責護視愛均諸子雖族黨不見其有嫡庶之異疾既病閤長卿乞以所應遷秩易五品服章寵貴其父朝廷從之命書且至強起笑語曰吾平生無幾求今有子起家恩再及親志願畢矣男六人長卿左通直郎前差充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司主管官靜覺為浮屠武卿幹蠱次卿清卿墨卿業進士女四人長適王擇友次吳洋次徐攄次左迪功郎新授嚴州分水縣尉兼主簿倪稱孫男三符爾策餘未名孫女四尚幼長卿有志節甚敏而文嘗召試館職其言頗右善類雖不偶人以為直執孺人喪盡禮將負土以葬衰服造余門累然涕墨拜且泣曰吾母葬有日墓壁之文古人所重長卿不敢易也敢以累子余謝不敏然不得辭銘曰

女子之行　如蘭在室　維閑莫閑
有偉其積　不有己私　以裕我家
字孤卹鄰　靡志則遐　人孰無兒
不曰有子　天豈我私　我躬受祉
澤其有來　子又有孫　刊此銘詩
封于里門

宋故魏國太夫人向氏墓誌銘

故知家輔國功臣太傅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揚

國公贈太師諡武僖劉公諱某之室曰向氏以紹興
二十一年十二月四日薨于賜第之正寢明年正月
十九日葬錢塘之排山合祔于太師公之域其子充
佐以書抵一止曰吾母既葬矣墜未有銘敢以爲請
一止昔者嘗侍太師燕席且從向氏伯仲游稔夫人
懿行纫一代名將相之家聲實照人于紀述無愧所
不敢辭惟向氏其先河内人後家于開封自漢晉以
來屢有聞人然未克光大至我
始相
真宗皇帝翊贊太平功德甚盛流澤演迤溢于孫子
是生
欽聖憲肅皇后夫人文簡五世孫
以故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秦王諡康懿諱經
者爲大王父以故撿校少保〻平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充中太一宮使漢東郡王贈太師諱宗回者
爲王父以故朝議大夫通判河中府諱子章者爲考
夫人生十二歲以　后恩封濟陽郡君朝議以其有
異相擇所宜適時太師從父魯公鎮西陲居幕府中
年少英特資貌粹温甚武且文朝議一見偉之以夫
人歸爲劉氏族大且顯皇姑葛氏性嚴介有家法不
以色假諸婦夫人若寠人子執禮益恭姑特賢之太
師父子以威名雄陝右
國家倚之隱如長城其後遭時多艱執戈衛社多立
奇績仕通顯夫人勉以忠孝不絕於口每宮　國恩
拳手加額者三故太師禮之如賓賴之如良友朋每
奉命專征不顧其家内外數百口合老營部曲室家
無慮數十萬繄夫人是賴建炎末敵入江浙太師以
御營副使鎮江州留家江西時寇盜四起剽掠旁近
部曲惶駭不自安夫人勞之曰爾等無恐寇至吾躬
見之彼知吾家必不敢肆暴已而寇至知太師營旋
即散去紹興三年太師軍池陽明年大敵寇江　詔
全師控扼爲家度敵退策勳　上以夫人能相其夫綏
靖部曲致士卒無逆顧効死克敵加封國夫人仍月
賜湯沐資如内職太師三辭不獲命嘗入見上面諭
曰夫人相家子又　欽聖近屬非他人比縫稱賀慈
寧宮　太后顧曰夫人習氣不凡奕嘉可則一時命
婦咸歆豔之凡疏封者十晉康秦楚蜀等皆所封
之地晚以二子登朝籍進封魏國太夫人享年六十
有三夫人端懿淑茂寡笑與言不見愠喜壺政甚修
中外井〻相春秋之事眎滌濯羞簋簠齋莊待旦遇

族黨信且厚有疾病不克扶持與貧不能嫁娶喪葬者斥資財與之所賴以濟者甚衆視妾媵若己子疑妬之念不萌于胸中忿恚之色不形于顏貌薰然慈仁有犯己者初若不聞人自愧服平居勵其子以學俾從賢士游且曰賢者非鞿意不辱雖有甚貴不靳也故其子咸有可觀文行彬彬好古博雅搢紳稱焉奉夫人孝謹歲時勝賞方舟安輿顧指辨具人謂夫人雖不登上壽而雍容閒居之樂無所恨焉男四人曰克臣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早卒曰克佐右承議郎直敷文閣賜紫金魚袋曰克仁右宣義郎直敷文閣賜紫金魚袋曰克勲右宣義郎直秘閣賜緋魚袋孫男二人曰正平右宣教郎早卒曰求右承務郎女四人寧國軍承宣使浙東路副都總管潘溫卿右承議郎通判筠州軍州事吳希祥右承議郎宗正丞張宗元其壻也其一未嫁銘曰

向望河内　名人間出　自我文簡
始大韓奕　流澤演迤　于後有溢
是生明德　光儷宸極　國有文母
家有壼則　俶俶夫人　是訓是式
歸嬪鉅公　曰惟太師　太師奕代
鎮于西陸　智畧縱横　且文且武
隱如長城　實固吾圉　遠時艱虞
執戈衛主　凜然向敵　身先其旅
闔命引遣　寔家江湖　盜發四旁
小大惴懼　乃營室家　我則思之
勁死固守　周敵叛勢　克相君子
懋以忠赤　實奉其先　蘋藻是職
修泰矜孝　不見于色　序其餘帑
拯難扶疾　以訓其子　必時名儒
文行彬彬　左琴右書　水有方舟
陸有安輿　歲時勝賞　款款舒舒
湯沐之封　十更名國　始終哀榮
孰與倫匹　排山峩峩　將相之叶
過者下車　銘在墓前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王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閏八月某甲子故左中奉大夫致仕王公以疾終于里居以其年十月某甲子葬于義烏繡雲鄉譙山之原後十四年其子鑄以右承事郎知湖州德清縣事適相從游一日出里人右宣義郎宗君

士之狀見屬曰先大夫葬有年矣隧未有銘敢累子
將表諸墓左且曰先大夫嘗與贊叔父為僚相好也
是以敢請矜叔父為嚴陵監郡實佐公治某縶官于
越不及從也他日問公於叔父叔父曰王公長者也
某竊歎今世稱長者衆矣必有實漢文帝問田叔公
知天下長者乎公長者宜知之叔所稱獨故雲中守
孟舒一人而已審如是非勇于為義不顧己私不可
以言長者長者豈易言哉又他日聞之搢紳公之守
南康也故諫大夫陳公瓘在焉陳公居諫垣時數斥
姦臣逆跡其惡章累十上其後怨家當國謫居是邦
公慕義交驩情禮備至陳公謂其有前輩長者之風
與為姻家陳公然諾重于一世所為得此稱抑有自
乎然則吾叔父匪易言也公諱某字慶長世為婺之
義烏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宣
奉大夫母宗氏劉氏贈太碩人公劉出也少警悟強
記憶從鄉老先生學為文章志甚篤弱冠失怙恃家
無儋石之儲徒步入京師為太學生益勤弗懈及紹
聖元年進士第調台州仙居縣尉再調越州剡縣主
簿陞洪州武寧令用薦改宣德郎權宗學博士知泰
州海陵縣事措置東南七路茶塩司屬官提轄諸道
進奏院通判筠州知南康軍秩滿知饒州未赴移知
嚴州上疏乞解郡紱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尋請
老終焉階自宣德郎序遷及更入寶赦恩進奏院職
事稱給賞典
淵聖皇帝
今皇帝登極大霈凡十轉至中奉大夫爵文安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户仙居豪右爭田水之利至十五年
不決公一見得情爭者語塞武寧於豫章爲劇訟牒
堆几公始至隨事剖決民不敢欺發擿姦伏輔以教
化會未閱歲能聲赫然溢于江表郡守部使者交牘
列奏其在海寧亦猶武寧也會有
旨濬汴縣令躬
部役夫至所分地公慮事量功分畫占授凡板幹畚
築之具土物遠近之程皆出素定不勞而辦一時嘆
服政和間
朝廷遣七路茶塩使因命訪察荊湖南
北使者未入境欲盡剖兩路監司以立威以其事訊
公公曰不然詔使之行患在不知民之疾苦不患威
之不立也有如風聞失實奈物論何使者服其言為
止嚴陵巨寇發于山谷聲震江浙郡方調民築城公
請役大未易遽辦亟命罷之集兵民據要害以扼賊
衝賊亦不至逆賊苗傅持兵一夕入境公遣人迎謂

曰是城無見粮非汝宜守及撤境內迎候官軍賊懼遁去初賊薄城居民震擾卒徒有謀為內應者公密伺得之盡寘之法或謂謀未露宜在貸減公曰幸未露乃能得之不然悔可追耶已而盡得其謀人始服公之決嚴並山為田賦租薄少軍儲仰于鄰郡至是官軍討賊往來相踵比及凱旋宴犒拊循靡不周盡民吏不知費出所自公既得請奉祠還歸里閭遂得疾不起享年七十有五妻溫氏累封至令人男二人長曰鑄次曰儔右從政郎嚴州司法參軍皆能世其家以孝謹稱女四人其適進士路衛右朝奉郎新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虞流右從事郎監紹興府都稅務方鑄者皆先公卒幼適右承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郭知訓孫男五人曰寧曰紹祖曰光祖曰興祖曰勤禮寧右迪功郎新授邵武軍建寧縣主簿紹祖登仕郎勤禮將仕郎孫女四適進士宗閎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陳永思餘尚幼公慈祥樂易出自天性平居循〃言動有常至臨事規畫皆出人意表義所當為惟恐居後于仕進澹然故人之在要路者未嘗一通私書又性至孝自念起家窮約祿不逮親以為終身之恨自初仕至老未嘗釋念友其弟甚篤鄉黨稱為令人溫氏楚之上陽人有賢行善相其夫不越臺則家故窶躬履勤儉分少絕甘以及親屬之不能自給者甚者至斥簪珥無所愛惜公既葬七年而令人疾于傳之官舍實紹興七年正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五明年八月某甲子從公兆合葬云銘曰

公始居約強學業文以克厥家
其艱其勤一行作吏蓋礪其器
意獨在民且教且治潛伏之姦
一見情得甲是乙非爭者語塞
勑使載誦捧挈示威公曰孰先
問民瘡疾寇雖薄城視若無物
我謀既臧談笑却敵勇于為義
不見所難請公長者斯名不刊
壽七十五官上大夫五馬來歸
有耀其閭維公至行刻于里門
怙侯家聲孝謹是論維子若孫
奉承勿惰我誌之銘以表墓左

宋故左朝散郎通判安肅軍林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無惑福州長溪人曾祖仁珙祖昱父雄皆隱德不仕父以君通朝籍累贈承議郎君自幼童知

好學刻意鑽礪忘寒暑飢渴久之自以聞見不偉概
然出求師時太守蔡公襄大開學校延四方豪英而
鄉先生陳公烈起處士為學官士類奎集君往從焉
先生每中夜聞君誦書萊勵群弟子必以君為言且
相器重元豐初為太學生十年聲名日彰司業朱公
服覽其藝文以為有抑ヽ州氣骨又喜其莊重有常
處以職事曰勉之為餘子矜式累試春官輒不利至
元祐六年始登進士第授溫州瑞安尉未赴相繼丁
內外艱服除調臨江軍司法參軍議法平允為老吏
所服再調邵武軍司戶參軍皆兼學官移建州松溪
令政治不煩悉出惟悍歲旱飛蝗被旁邑獨不入松
溪境邑人德之欲以聞部使者君謝止之曰使我得
名如他邑何終吏士民遮道不得去者累日尋授泉
州晉江丞再授建州甌寧令甌寧負郭當道路之衝
民剽悍健訟最于一路令旦朝造郡守使者歸聽民
訟未竟或當食放己箸出迓客無虛日君不自以為
勞事益精密夜秉燭省案牘一不以諉吏威信並行
盜為出境囹圄屢空使者交薦之御史中丞吳公執
中以君治行聞于　朝不果召已而用薦改宣教郎
知湖州歸安縣君為歸安甚暇且教且治之民不忍
犯歲潦民流有　旨賑濟君擇地為蓬舍區處之適
溫凉燥濕之宜視食飲淹速之節所全活甚衆使者
上其事減考功格三年轉奉議郎再轉承議郎權宗
子博士以年高請補外除通判安肅軍待次京師聞
大將開邊君曰此胎禍也吾不應及其難亟買舟還
鄉築室于故園與親舊賓客舉酒相樂論者高之轉
朝奉郎賜五品服遇
淵聖皇帝登極恩遷朝散郎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
于新居享年七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長
松北明宗佛寺之旁蓋君所自卜娶同邑周氏有賢
行先君十五年卒男二人曰聲曰仰三女長適右迪
功郎王旁次未嫁與子聲皆早亡幼適鄉貢進士周
直亮孫一人曰同仰今為右修職郎袁州宜春縣尉
君孝于親義于鄉黨天資粹然金玉人也鈞貫經術
善屬文于詞賦詩什尤工後輩從君學者皆有軌則
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其待人一本于誠所治三邑
去皆見思嘗語仰曰吾居官無以癒人獨小大之獄
必以情有不安者早暮以思未嘗敢忘于心吾老尚
何求以是遺汝耳在歸安時余以邑子見君ヽ相遇
厚甚因獲與仰游仰訪余于里閭民吏驚曰是長官

兒耶我筆不之識也蓋始出而從吾游其審御名畏
謹每若此使余心愧爲仰嗜學能文似其父既葬君
若干年復見余於會稽則論議益富文益工其後以
書抵余求爲君銘所不得辭銘曰
正而樸　匪礱匪斷　安且舒　惟仁是居
獄政慈祥　有滋其芳　以遺其子　天其忽忘

宋故閒人府君墓誌銘

余衰以狂吏失職罪黜寓家德清暇日浮扁舟訪川
巖于鄉邑中流遇風命杙舟傍村墅暮夜不得所棲
問亭傳曰無有獨酒壚在焉問主壚爲誰曰閒人君
長者也余得假宿訪主人曰適他墅矣質明將與則
奴奉匜在戶外余沃盥僅畢君出迎有樸貌自言昨
暮無他適蓋窺公于屏間識公非塵凡人也固欲飯
余具甚設自是識君率間歲一相過坐客有及求田
事者余以衰無全謝之君竊聽若不聞閱數日持券
來曰鄉公與客語田事尋物色其處以緡錢千爲公
得之余驚謝不敢留者七八君曰他日以直歸我未
晚也如是十餘年僅能償半余剡促不自安君無半
辭及之一日扶羸過余曰吾得疾且病故來取別久
之出筆扎相授曰向所負已折券懼吾子若孫不察
吾意式相督取余曰自吾居里閭雖甚困不貸人一
錢所見士大夫有急叩人門雖甚薄少不可得今君
損數十萬錢不取如棄涕唾授受之際不應如是之
輕君以筆扎抵余徑不返頓余愧其意每從人言之
知君者皆云閒人君崇善好義雖氣質直不爲表襮
意所欲必爲之類此頗衆然非余意也念終當償之
又三歲而君卒其子頎袖書來乞銘余固欲表其事
不復辭且使後人知君所爲可槩見也君諱譽字彝
甫世居湖州之武康曾大父永大父億父濟君未嘗
業儒而舉動不愆于禮義奉親孝謹承顏順指生事
允葬無毫髮可恨鄉里稱爲振貧恤孤不見所難自
幼至老屬意浮屠氏之學以精進布施爲寔行建殿
閣嚴像設者十數誦內典飯緇流不可以數計名山
橋梁廡廠與通衢徑術並巖除仄塵布甃雖綿亘甚
遠皆獨任之行路受其賜平時多從方外有道者游
晚歲若有得臨終索湯沐炷香斂念語傳觀曰閒人
果有道行與否在今日矣實紹興二十三年八月戊
寅也享年七十有三以其年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
之南二十里崇仁鄉南岳山之原從先君之兆室李
氏男二人頎泰州助教早卒頎從信使出疆補官轉

承節郎女三人適邑人姚惇推良佐孫男六良貴良臣良翰良心良器良才銘曰

川可田　石可泐　惟茲銘　詔罔極

宋故右朝請大夫鄭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五代祖昱為湖州長興令子孫家焉因是為長興人曾祖某故任睦州遂安令祖某父某皆不仕君以其子績仕班朝籍累封右朝散郎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八十有五明年三月丙申葬于歸安縣開化里後十年贈至右朝請大夫績語余曰先君幼失怙恃毅然自立力學不倦夢有所授乃自晦棄科舉獨玩意浮屠氏之學讀其書甚廣中年有得心意融釋視死生如昨夢平時邃于天文地理卜筮之說一日語人曰吾生丁酉月日時皆火屬合歲在辛酉火以類至且死真白雞之年也既得疾屏藥謝醫炷香沃盥曰明日又辛酉吾終于此矣復戒績曰葬用山地之陰也有甚吉必有甚凶吾以是得袁坦之地為安吾葬從汝母之旁善矣且吾自卜也績奉治命惟謹獨隧首之銘未立私心愚為碩疇昔宦學相追其言可信于後世者十不一二存今不子求而求之誰固將以表諸墓也既而聞之鄉老曰君學道堅決若與物無心而事所當為靡不周盡律身儉勤教子孫甚力遇宗族鄉黨甚信且厚居長興時有宅一區田一頃在歸安之璉市僅足了伏臘即徙為捐其先居之產悉以與族人其後貲稍裕葬族黨親故者十數與陰寒若雪閭里之不能衣食者持薪米繒絮往周之一飯之德必報其人雖亡見其子若孫則如其人為性實剛介朋友或悖于義必面折無隱情故所至皆親重之余是以益知君為長者配朱氏與君俱學道志行堅確前君若干年無疾生逝男二人績右朝奉大夫新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道如祝髮為僧住臨安府天井山普應禪院孫一人嗣藏業進士曾孫三人膺晉脩余不及識君而從績游有年數矣績修潔博習時輩所推既登科召閱諸公嘗被選擢自中都官出為部使者及佐帥閫其進未已也余既得君善行而績見屬意甚厚不敢以固陋辭姑敘所聞以詔後人云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張府君墓誌銘

君諱句字述功其先居吳郡後徙青墩鎮遂為秀人遠君之考復卜築湖之烏墩曾大父叔和大父宗祐晦迹不仕考育以君敘封至朝散郎致仕累贈右正

議大夫母丁氏追封碩人君自少穎異不肯録〻嘗語人曰家以儒為名未有顯者吾恨焉折節讀書游學親師友不憚寒暑掌教者偉其文每揭示諸生以為軌則學者皆自知不敵已而薦名鄉書為第一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調婺州蘭溪尉大觀中用八寶赦恩轉登仕郎終更用薦陞通仕郎授杭州錢塘丞府帥部使者以文字知君薦書交一改京秩知嚴州桐廬縣吏戴誠者為姦隱欺挽祖君按治得實事上聞與賞格時戸部辟監麥料下界一界君以道遠不便親養丐監越州鹽倉遇

淵聖皇帝及

今皇帝踐祚遷二官授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于考功格應賜緋衣銀魚君以親老待養無幾日自列于　朝願以身章貴其親有　旨從之未赴寧國聞丁父憂免喪監　行在所諸司糧料院將之官君自念禄不逮親矣上疏乞閑再更宮祠會有　旨侍從官各薦賢能君在薦中除知南劍州尋易徽州任滿造　朝除知嚴陵俄得肺疾乞以郡易奉祠踰年請老以疾終于家實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三自改京秩九遷至左朝請大夫君

妙年初仕于吏道已若素習遇事精敏老吏竦服在蘭溪時民有甲乙爭田中水溝者甲曰田有溝舊矣乙曰券有塍耳寧復溝耶訟久不決君呼耆老問之水溝異名謂何曰俗謂之甽又問田中徑曰俗謂之塍君取券熟視曰我得之矣易甽為塍是殆匿溝為己有也爭者語塞杭為會府往來多要人寺僧義聞假權要勢占民産官吏拱默不敢決君小官無所顧望一繩以法聞者韙之桐廬縣劇政率以猛君獨示以恩信追科不煩而事悉辦給民徤訟相傾溪尺度不明君未嘗委官吏按視曰是徒為紛〻擾民爾命

圖狀來上反覆問詰往〻情露民甚愛君比其去也遮道借留不減古人至繪像祠之其治徽亦然奉行寬詔謂德意不下逮為承流宣化者之罪或言郡經費不足君曰郡經費出于民而有藝極者也民賦輸無藝而用不足是必有欺欺不歸公上者弊在吏胥久之盡得鄰郡狴犴有留繫不決部判吏悉以委君渙然盡釋皆自以為不冤初除嚴州民相賀曰是嘗為桐廬矣惠且及我也君幼失母事父孝謹每仕以親養為急不汲〻于進兄死將葬日者以歲庚申君生之年也盍避之君斥去曰吾豈以拘忌私己之說

易吾意耶律身嚴家政肅小大井井平居未嘗廢書為文粹美自其少時有集三十卷藏于家課子弟學朝暮諄諄故親族與計偕取高第者相踵于時晚歲手鈔釋氏典殆百卷神情悅怡若有得焉以明年正月丙申葬于湖州長興縣惟新鄉龍潭塢之原娶濮氏封宜人子庇右迪功郎前監潭州南嶽廟孫男女六人顏將仕郎頌頊頔女尚幼君歷任久既官其子孫又以
明堂赦與致仕恩及其兄弟之子二人曰席曰庶云前事之月庶以其弟康之狀求君銘始得盡其平生且悵施用之未既也銘其可辭銘曰

君生弱齡　秉志自強　謂家世儒
厥問不揚　折節讀書　藝業益勵
陰師尚友　以開後継　奕葉有光
自君起第　考物筮仕　究若素習
建決力行　老吏惴慄　累年之訟
一訊語塞　姦貪斂攘　或怙權貴
官吏拱默　國敎有異　君雖位卑
了不顧忌　桐廬之政　恩信並立
追料不煩　民用寧壹　豪強兼并
赤度晦匿　君曰委吏　是益蠹賊
命闔來上　反覆問詰　彼民愛君
于今不忘　歲時奉嘗　有如桐鄉
君之治徽　豈弟舒舒　使吏以告
經費是圖　君曰此民　不乏賦輸
弊豈在民　弊在吏胥　扶摘蔽欺
詰所應入　曾未幾時　用度有溢
惟君孝友　出自天性　仕無便親
不急于進　暨服親喪　志乃不競
既扶得疾　請老于朝　尚期季年
燕居逌逌　遂君行能　與名與位
小見于時　用則未既　龍潭之原
卜云其臧　納銘墓中　以永厥藏

宋故永嘉郡夫人高氏墓誌銘

夫人高氏世為南徐人故中奉大夫安吉縣開國男致仕贈左光祿大夫闔公騤之室也夫人曾祖亮祖濤不仕父仲華以文著于鄉閭晚乃得官為承事郎以其子述贈官至光祿大夫以儒名家諸女皆知書甚難于擇對金陵闔氏昆弟有聲學校既以長女妻其兄而安吉公益有聞于時又以夫人歸焉已而相

踵登上第歷通顯夫人莊靜淑懿自少小不為戲劇女工之餘獨玩意筆硯間泛觀六經諸子識其大指既歸聞氏以不逮事姑為恨舅年高奉食飲藥物不少懈主中饋佐烝嘗敦睦夫黨上下肅雍舅賢之以戒其諸女為矜式安吉仕典刑獄閱文書每至夜分求所以平反者夫人坐其傍贊曰審思之無忽也士之從安吉游者相與論道古今夫人竊聽屏間輙為之題曰輕重無小失安吉仕四方以廉節稱自謂得內助為多平居不植產族聚浸廣仰食者衆洎為杭治中得圭田之租即以付族長俾置田鄉里次第給之視兄弟之子逾己子時其嫁娶皆夫人共成之外氏有不能自存至鬻其妻者夫人聞之垂泣斥首飾得十萬錢解所御裘衣遣往贖歸之初安吉遇　郊祀既官其次兄之子又欲及長兄之孫未能也公既下世夫人命以遺表恩奉承治命無得有異夫人重然諾不恥貧不謀利樂聞人之善喜周人之急為人之所甚難類若此建炎四年六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建康之溧陽享年七十有七以其年九月十日葬上元縣蔣山之原祔安吉域也夫人初封永和縣君改封令人後以子彥昭贈永嘉郡夫人生二男彥昭其長也今為右朝請大夫兩浙路轉運判官次子早亡女四人得婿者三曰奉議郎林彭年從政郎胡建從事郎薛愷孫杲將仕郎早世晃右從事郎真州錄事叅軍昂右迪功郎監真州造紅場晟將仕郎孫女與曾孫各四人曾孫曰一德世德好德彥昭以才能見推士類既為浙部使者以書抵某曰吾母之葬屬時艱虞墓隧之銘未立私情割促若無所容敢以奉累余異時固聞之矣使者孝行如古人承顏順色無毫髮可恨故夫人晚歲神情安舒益知有子之福余與使者相從首尾逾四十載余冒居瑣闥旋以罪黜使者時為尚書郎獨一再出郊坰見存甚厚且以相警俾逃後悔其後皆如使者言余心德之未忘也唯是老病昏塞執筆昧然懼無以發揚太夫人遺懿而慰使者哀惻惓惓之心既又自念荒陋之文何敢有愛於人之母況親戚故舊且總其家範若是其悉者耶乃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嗚夫人　資淑溫　相君子
節義敦　厚宗親　一以恩
肯由然　好詩書　中篤實
行有餘　蘭生深林　懸幽不芳

閫門之懿　慭隱不揚　孰施者多
而報以寡　謂余不信　視今來者

苕溪集卷第五十

苕溪集卷第五十一

墓銘

宋故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毗陵張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毗陵張公以疾終于私第之正寢既克葬公之弟秘閣守狀公行實闕銘于某謂公之雅故也某其敢辭按張氏之先出自廣陵唐末有名昇任清流令者卒葬于滁遂為滁人清流之孫訥仕楊行密官至太傅清河郡公生司農卿爰卿爰卿生大理司直廷傑皆仕于江南國家建鄴司直第四子光輅任衛尉寺丞徙居于吳實始為毗陵人蓋公之高祖也公諱宿字養正公曾大父諱處仁故為太常博士贈太子太保祖諱秉故為郊社齋郎贈少傅父諱彥直贈太傅公自少嗜學貧無書手寫以讀強記絕人諸經及子往往成誦或暗疏之無一字脫遺自以先世為名進士登殊科不應無繼公每用是奉勵諸弟崇寧間與鄉薦繼又以三舍法貢于太學試補內舍生明年以上舍成名于時兄弟同時登科者三人郡守以先此未有表其里曰椿桂自是各以文學行義見知

于時奕奕相踵東南士流咸曰人門之勝莫先張氏建炎初

天子規圖中興寤寐以思冀得魁壘博洽之士翊贊廟謨公之弟諱守實參大政德望隱然進退為時重輕其論議志節特與公契合公時安于小官未嘗干進參政去位 朝廷始録公次第選擢至登禁從士論賢之公自登科調越之剡縣簿任滿授滁州司工曹事未赴丁太傅憂免喪授蘄州州學教授公不鄙夷後學訓導甚篤會省罷士類惜其去積考遷從政郎授信州司刑曹事到官二年丁母越國太夫人王

氏喪服除造 朝改宣教郎知杭州於潛縣未幾除兩浙提刑司幹辦公事建康帥雅知公欲羅致幕府公意不欲貽書謝焉其略曰非敢以排神為高蓋亦知難而退其自信不苟類如此 詔除國子監丞久之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 召為太常博士會有旨侍從官依故事薦十科時薦公者二人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疏奏召試三館公不就明年 召對便殿公條奏三事大要言朝士輪對當驗之行事無徒取空言用人之道在加至誠勿貳勿疑使正直日進邪佞日消與信賞必罰歸

於忠厚論極縷切 上善之擢秘書省秘書郎引病請外知潭州未赴 召為尚書郎初主駕部後遷司勳時兵革初定功賞叢實號為最難吏胥寅緣舞文為市類多阻格公為親閱功伐無復留難因陛對力陳其弊以為圖籍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所總括至乃捨法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姦弊日滋甚非畫一之政也請自今以例為據者悉令上之 朝廷稽其合于三尺者著為定制翌日除公秘書少監公以老監為儒士老成之選頃嘗為郎秘書今乃再至其榮多矣顧齒髮凋殘而拔擢危坐讀未見書其

自視何愧蕭德言耶尋遷起居郎未幾權尚書吏部侍郎銓綜平允偽冒詭功一絕以法春年而閒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歸鄉邦築室數十楹為終焉之計名其寄傲之所曰足軒參政公建堂曰四老東西相望朝暮往來舉酒笑適公有詩叙其事流傳縉紳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尋知湖州湖為股肱郡侍公為重儀又以疾請祠比還里第則疾且病矣享年七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八月甲申合葬公與公之室令人王氏于武進縣延政鄉薛村之原男二人德成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用成將仕郎女一人

通直郎新監泰州如皐縣買納鹽場施廣壽女先公卒孫三人未名公自政挨積官至左朝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計開卹典贈左中大夫云公端亮剛介喜善疾惡出于天性平居不妄笑言處内及外待人若一或以為隘不容物而公終始未嘗變也與士大夫游有戀于理者必面折之泰政雖貴公與之議論亦未嘗少借故泰政亦以莊見憚為文近雅配古作者然不自以為能雖書局論思之地不為不用而議者惜其用之晚且不久于其位也某為布衣時從昆弟游有年數矣參政在 朝遇相推挽將置之周行某老且憊分欲引去參政滋不悅聞見公復通參政相與之情且以見勉其後某寢叨除用每念昆仲知遇之深今皆云亡不自知其猗涕也銘曰

張自留侯　源分流長　赫奕四馳
史牒騰芳　有泒惟揚　實始可攷
令于清流　蓋唐末造　顕顕清河
興于其躬　屈迹淮南　太傅位宗
司農茅昆　家于建鄴　南唐是依
不耀其烈　爰及衛尉　始居于吳

奉常起家　蔚為名儒　奕奕流風
以溢後人　掄挂三傑　一時響振
大參嶽嶽　為國著龜　公獨退然
不羞位卑　傳經蓄養　自其素志
正恐不免　功名富貴　親擢憲府
儀贰中秘　讀未見書　適與心起
記史柱下　遂長夫官　非道不陳
所言必端　既躋論思　夫豈不遇
有蘊未攄　亟以老去　天不慭遺
何慧弗瘳　奈終隱卒　寵數加優
薛村之原　歸于其丘　德音不忘
銘納諸幽

宋故左朝散郎賜緋魚袋錢君墓誌銘

君諱覲復字知原平江常熟人於吳越王錢氏為疏屬忠懿王舉國入 朝君奕世為士不與恩澤侯之列獨賜田在常熟之李墓因家焉後徙居邑中曾祖訓祖仁貴隱德不耀父衍累贈右朝議大夫君天資穎異自少小知務學一日大書數梁子成童不就師之語于門朝議公驚喜招聘名士教之讀書綴文庚越流輩年十七嘗賦秦會祖母李氏將葬君不就賦

以歸或勉之則曰祖母思我享今失不與執事後悔何及是夕夢有告以歲若干當登科自是益自信不以毫髮非正干定命由郡學升辟雍政和五年以行藝兩優釋褐賜上舍及第授將仕郎調越州諸暨縣主簿已而用釋褐第三名恩特改授從事郎溫州々學教授溫號多士君風厲程督學者知勸歲終以教養溢額循文林郎終更通瑞安巨寇方臘猖獗道梗不通縣令王公濟君素所厚也往贊之籌畫備禦悉自君出公濟信之不疑時旁郡邑皆焚剽流民歸瑞安相屬于道或議驅出境君曰孰為吾境驅之適資寇並海有洲徙流者數千輩居爲載粮就廩絕其航渡頃之流民自獻其能鍛冶兵械一新又募鎗仗手之趫捷果悍素有稱者用之賊沮敗不敢犯境公濟推君功第一君不自言輒止次調湖州司戶曹事郡守治尚嚴察吏陰拱以觀不一啓口論當否事有悖于情法者君獨力爭初不謂然已而悔服同郡富人朱姓動名者以附麗得官驟致通顯其力足以禍福人內外縉紳咸畏之以君登巍科爲時聞人願以女歸君々不答同舍謂君盍俛就之當得美仕爲親榮君曰吁是何言歟吾雖貧持菽水奉親々樂也有如假託非類以進豈吾親意也哉苟如子言適取辱何榮之有聞者韙之至是報聚莫測其由或曰此朱氏力也久之調楚州司士曹事到官七月丁朝議公喪君生理不裕既服喪歸益困時郡縣計民糾輸錢官自買絹取贏資甚厚縣尹憐君貧願以千緡歸君輸俾自收其贏君慨然謝之固窮如初服除調衢州軍事判官虜騎犯江浙衢當路衝君白郡守縱民老弱畢出戶留一丁不留與留而疲弱不堪任者罪如軍法其後卒徒欲乘時為變頓城中金帛子女無可冀獲乃止以勞循儒林郎秩滿再除衢州々學教授未赴丁繼母秦人范氏憂服除改左通直郎除國子監丞尋改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滿歲相繼除太常丞秘書郎尚書戶部員外郎君仕州縣久詳練庶事居省戶若素習吏不敢欺聲稱赫然意且用矣俄以言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前後八年起知廣德軍始至訪民利害亟罷行之地居高陸歲上供民輸建平倉由湖轉江入丹陽閘以達 行在所道回遠復加斂為貲費號水脚錢君亟請于 朝寄廩湖之四安相距纔五十里民不病旁循運河至 國門不過五日費減大半或謂地產竹木官吏失幾察逸稅籍甚多君

以細民貧苟于持其十百以活妻子其忌抵取之且
懼開端為後患雨暘小愆齋禱于神致禮甚恭雖歷
旬月無倦色至民俗用巫覡語屠割埋瘞不合其常
卜非神意者悉命禁絕歲飢議發常平倉部使者屢
抑君〻母書諭屬邑振廉濟民且曰民命在朝夕吾
能不獨任提發之責乎旱益甚境內田十損八九復
請于
朝願盡捐歲租以活一方後卒如君言大抵
君為政以愛利百姓為心惟恐弗及苟利民力行之
不顧己私類若此君在邵憂勞成疾比滿秩歸增劇
以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終于家之正寢享
年六十有五累官至左朝散郎賜五品服娶徐氏故
吏部尚書鐸之女封安人男四人曰俟左迪功郎新
紹興府山陰縣尉曰佃左從政郎池州〻學教授曰
仙曰僩舉進士僩後一歲以哀毀卒女二人長適右
迪功郎監潭州令同茶場陳大年次適左宣教郎新
筠州〻學教授徐逵獻諸孤以二十六年正月辛酉
葬君于隸慶山之南距大父塋五百步君有志節執
義堅固不曲意求合以希薦引平居篤重臨危決
智略横出皆契事机事親孝謹求所以順適其意者
不少懈初朝議公嘗稱債于人至三百萬晚歲貧産
耗無以償憂見于色君徧詣子錢家以己名就易券
別示必償朝議意乃安其後子錢家更兵火子孫散
亡契懸不存君躬儉勤抑損妄費生理稍葺他日持
六十萬錢歸郡人朱氏朱氏以不聞父祖遺言拒弗
受君曰若不聞如吾知之何紬而次第訪尋徧償之
不負一錢人有急扣門不以事為解尤不喜脩怨嘗
有不悅君者加詬讟甚至君弗校異時其家凋零子
若孫來歸率報禮之未嘗及前事嘗自謂出仕久狃
習世故失其性真及奉祠累年意泊如也惟嗜學不
衰無暇則發書或探內典究死生性命之說自號正
靜居士且名其所居之堂以誨諸子甚篤故俟佃遊
太學為名士試選屢優朋類欽推知不敢相絕登第
鄉里榮之以為君操履之報君邃于經溢于文辭尤
喜為詩有文集十五卷論語解二十卷藏于家前葬
四月長子俟以余于君有一日之雅稔君出處袖書
造門以銘見屬辭情懇迫余老病神意耗昏屢謝不
能俟曰先君治命且吾母朝夕冀也其忍辭銘曰
君少之時敏而文勵且勤以發厥身仕更閱志
剛決以昌其業任不過尚書郎官不登上大夫
有餘未輸孰使然歟命也吁

太碩人傅氏墓誌銘

太碩人傅氏會稽山陰人故朝請大夫龍舒太守贈通議大夫吳興劉公某之室也政和八年七月九日卒于京師子太常丞安止之僦舍安止奉太碩人之喪歸吳興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烏程縣澄靜鄉麻谷山之原從龍舒之兆後二十三年其弟三孫岑以戶部侍郎出奉祠尋守上饒岑于某為猶子貽書見屬曰大母之葬將二紀叔之所知也而隧未有銘不幸父兄相繼淪謝其存焉而事大母之日最久習其言動者在諸姪惟叔在諸孫惟岑、老矣使一日先犬馬塡溝壑而大母之遺懿不揚無以昭示後人則岑之恨豈有極耶每得書問無慮外必以為言某其敢辭按傅氏系出傅巖歷漢及唐世有聞人或居北地或居清河至太碩人之高祖天台縣令鄞始著籍山陰曾大父仁術為河南府澠池縣主簿大父霖贈尚書職方員外郎父瑩仕朝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贈某官屯田以篤行聞于時鄉里稱類乎其孫息有家法且勵于學多名鄉才太夫人門之盛在東浙為右太碩人其第四女也天資孝謹自少小如成人也田難其配龍舒伯父年十八誦詩作賦論議如賈生再上登先科輩名籍籍先娶新昌石氏早亡屯田以太碩人歸焉太碩人之歸劉氏也事舅姑惟其所任岑其夫如賓嚴祭祀厚宗族睦姻黨恩妾御子其庶猶嫡字諸婦猶其母動靜有常舉應儀法簪珥服飾非甚敝不改為未徇時好平居言笑甚寡和豫之氣溢于顏間自始及終未嘗諂謾群從婦族居惟長伯如是師太碩人有所曉譬未言而誠意已喻聽者悅服閨房忿爭戾氣積出望見太碩人在堂則屏息縮恧若無所容太碩人初無言也觀者竊嘆德人之有感若此龍舒仕宦四紀橐無贏貲鞠養孤甥至終其身既畢其嫁娶又先已子官之太碩人贊其事而躬其役實甚勤凡今女子之行為可稱者皆優為之未易訖數晚歲閱佛典有得視世事若無心臨終不亂享年七十有八男四人長曰欽止仕某官簽書淮陽軍判官廳公事將龍舒之喪以毀卒其後以其子贈通議大夫次太常丞安止也官朝請郎次嘉止修職郎福州羅源縣丞次祥止不仕女六人適縉紳郎處厚范正平實誥吳埴袁敏孫陶擴孫男嵇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嶠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提點洪州玉隆觀岑左朝散大夫降充徽猷閣待制知信州軍

州事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嶧右迪功郎新授
明州錄事叅軍嵘左宣教郎太常寺主簿崇嵘岐業
進士孫女壻曰葉櫄磨度葉宏中張由智沈邦達吳
居實居恭曾孫男坰寰江江滄潙澗泚溱垣之洪曾孫女得壻者
二曰葉均葉光太碩人既葬十有餘年之間三男二
長孫皆亡諸孫之仕居中者三夸力學有儁才善論
事自結　主眷始為從官嶠嘗任太常少卿嵘亦精
精為時用嗚呼太碩人之遺澤未有窮也銘曰

傳出高巖　望于此地　厥後克世
于今千祀　表著山陰　自我高曾
冠冕彬彬　有煒其興　惟邑曰公
篤行純備　家世矜嚴　是則是似
猗歟碩人　實鍾其懿　人所謂難
我乃獨易　我視男姑　如父如母
容色承顏　惟命可否　我視厥子
皆若己出　慈愛均等　何有庶嫡
從婦族居　伯如是師　誠意欵欵
聽者悅隨　鞠養孫甥　秾先子官
克相其夫　忠義所安　自昔婦德
見于女史　鮮克始終　有是其美
麻谷之岡　時惟舊藏　無使壞傷
閟此銘章

宋故從義郎寍州兵馬都監累贈右奉直
大夫趙君擴層銘

君諱不侮字彥恭
太宗皇帝六世孫漢恭憲王元佐之系元佐生安國
公允言允言生南康郡王宗立是為君之曾祖祖仲
琳贈安化軍節度使追封安陸侯父士穎贈安化軍
節度使追封武當侯君以蔭授三班奉職歷宣州濟
州永靜軍酒税瀛帥張公近奇君之才越資格辟授
瀛莫二州兵馬監押知桃花寨次調湖州兵馬監押
寍州都監宣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官舍
序遷至從義郎後以次子善繼通朝籍遇郊禮贈君
文階累至奉直大夫君性沉厚孝謹不妄言笑好學
善為詩章遇事通敏有志節可感以氣初為濟酒官
前政課入不登酒復敗恩部使者將按其罪叩門祈
哀以親老為言君慨然許之為見使者請以身任其
課更釀補償有不足繼以私財使者高其義聽善去
桃花寨地接近邊君因其土俗和輯訓練得士卒心
湖郡通衢偏仄飛甍相壓郡守命君盡撤去之君曰

居民盜占非一朝矣今盡徙恐不能制焉并徙使畢羽受弊守悟議寢泊君終更人有委白金一篋給守舍者託附致京師君赴祕府請朝得片紙于几上曰蒙公厚恩願効諸從者君愕然以告歸安丞王嵘句得其姓名悉歸之蓋嘗為重囚誣引賴君辨其枉得釋者也在密州時軍賊李進告其徒囊橐既盡得詐其贓罪皆殊死君陰為末減上其狀後悉獲免或詰之則曰吾豈寘人于死而覬上賞耶其執義慷慨慕想潔廉類此者甚多初君旅殯河陽汜水之僧廬紹興九年河南地復始以喪歸明年閏六月朔攢厝于臨安府臨安縣靈鳳鄉靈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六配高氏贈中書令諱化之〻曾孫封太恭人男三人長善結左承直郎江淮路招討使司幹辦公事後君十五年卒次善繼右朝散郎權知泰州軍州事次善約女三人長適右迪功郎姜協次適少傅寧遠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封楊國夫人季適左朝奉大夫知嘉州軍州事郭世雄封宜人孫男八人汝楩汝舫汝勁汝勵汝勛汝勅汝功汝劭汝舫左修職郎新授平江府崑山縣主簿孫女二人君以儒雅自將所與交以一時聞人尤篤于教子

延禮髦俊朝夕講肄故其子皆有能稱善結擢宣和六年進士第善繼在南都試選屢優文行可觀今為名太守下逮其孫汝舫亦勵世業弱冠登科女歸名臣 上所眷遇位列九棘門戶赫奕歆艷一時豈惟君之智識絕人効見若是抑持心忠厚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若孫也君攢厝後若干年君之外孫左奉議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楊君傑狀君之行求銘於余曰吾母治命也其敢忘余心閔焉且嘗與善結為朋儕而善繼從游益相後義不得辭銘曰

義利之判分兩岐　彼輕此重或使之
得喪内憂心火馳　嗟哉趙君儼自持
赴急拯難初不辭　橐賞卻饋義且慈
吾行四方仕京師　所見貴胄如君誰
子孫砥礪敦詩書　奕〻門戶生光輝
拉挽俟報勿復疑　陰功至行天所私

徐氏安人墓誌銘

安人徐氏世莆陽人徙居吳郡故尚書戶部員外郎同郡錢君覲復之室也戶部之亡也安人命長子俣來吳興以戶部遺意屬銘于余葬未幾俣再至拜且泣曰天不悔禍吾母又棄諸孤俣不即死者以窀穸

之故今克葬矣而銘未立願備我而深悲之且祭吾母之素志而賜之銘亟公孰賴余心感焉不敢以老且病爲辭安人諱溫字德柔曾祖眞樞故不仕祖撲贈正議大夫父鐸熙寧中廷對魁天下士仕至吏部尚書贈少師安人少師之季女也生有令姿性識通敏母吳國夫人吳氏知其非凡女子也甚愛之重于擇對于時太師蔡魯公于少師爲同里願得安人爲子婦吳國辭焉私語其子吾女當妻士人終不與勢家子以苟名位爾等誌之戶部時爲太學生以上舍兩優解褐名聲煒然蓋嘗拒勢家之求姻者哉以安人閫乃自喜以爲得所願兩家事適相契鄉里至今談之安人之歸錢氏也事舅如父事姑如母宗族內外禮意周洽被服簡素如寠人子相夫必以義戶部佐州郡有能稱旁近有疑訟久不決者往往委之吏牘堆几安人或左右無得以他事関白俾之盡心或從旁贊決動得理所舅朝議之葬營奉久之不能具或勸累覓代挪安人曰不然天或者見假生理未泯而追念今日之闕雖悔何及乃所御簪珥等鬻之以佐其費戶部感服以爲吾意亦及此而不言者恐汝難之也其後皆貴益實安人意慮精審重以儉勤寸積銖累十有餘年遂克成家歎曰吾有屋可居有田可業不孚足矣尚何求凡言利道者皆謝弗聽平居不妄費一錢至寓祭餽遺不敢少簡人以難厄見歸未嘗輒拒閨閫事井井秩秩不亟不徐而人自祗率喜釋氏學治鍾飯僧宗飾佛像費不可計閱貝葉書數千卷晚有得焉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諸孤以其年十月壬申葬于虞山之西祔戶部之兆禮也安人以戶部陞朝遇郊祀恩再封至安人男四人曰保左迪功郎曰佃從政郎皆太學名士相踵登第曰似曰倜業進士孝倜先夫人十月卒女二人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合同茶場陳大年左宣教郎新筠州州學教授徐廷獻銘曰

嗚呼安人志尚偉　卑德謟義佐君子
被服簡素心不恥　內視菲菲甘且美
服勤于家歲其幾　高門峥嵘雄我里
郎君競秀名煒煒　積金滿籯不足喜
志業克就誰與比　爲善之慶有如此
蒼山同穴不踰禮　我誌之銘光女史

苕溪集卷第五十一

苕溪集卷第五十二

雜著

題陳都官墓芝亭石刻後

某弱冠游太學從師左階得前輩制科進卷讀之其題曰太平有為策者蓋賢良都官陳公之文也觀其極論天下民物利疚慷慨熟復鄙心慕為今六十年矣尚能記其警聲公以嘉祐四年召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秘閣至廷對皆為第一十餘年始為越州山陰宰上書論青苗事忤時相一斥不復公自論廢便無仕進意當是時試新法得罪去朝者如中丞呂公諱誨殿中侍御錢公諱顗某伯祖雜端諱述同時出國門至南京飲酒三日而別且相戒不復出公官卑又早世士論悲之公之亡蓋某始生之年獨幸與其孫商彥俱為太學生得公之文精多商彥以文學馳聲庠序士類推服既仕宦不苟進懷抱怡然語某曰我自得官應遷轉者並用考功格計歲月而升未嘗僥幸一日恩賞中間嘗丞秘書為顯用之階已而補外其志節之高不辱其祖史臣辭貌蓄擬ゝ有祖風烈余于商彥亦云芝亭之瑞前諸公論之詳矣茲不復言紹興己卯六月丙午劉某書

宋故太宜人吳氏墓誌銘

太宜人吳氏會稽餘姚人故贈右通直郎同邑胡君倪字浚明之室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晦不仕太宜人自少小知書長作詩論文如惠男子女工之事不勤而能年三十始嫁與其夫以文字相磨切甚自樂也浚明負才氣謂富貴功名可以拾取初以鄉書試禮部不偶因肄業太學閱二歲歸省其母宣夫人尋奉母命成婚于吳僅旬日復如京師太宜人不奪其志每致書問無恙外必以母養勉之既又驗踏乃慨然言歸闢館舍受鄉黨子弟之願學者躬自教授或衣食之太宜人寔書為子二人曰沂曰汾方沂之在母也太宜人夫婦夢坐相對多誦經子用古人胎教之說沂生而資性敏悟絕人督教之甚嚴汾慕好亦如其兄客過其門聞誦讀講演之聲嘆曰有是夫也有是婦也有是子也沂未弱冠試補太學為進首紹興五年中進士甲科自是奉親就養官舍二十八年以沂為尚書郎遇　郊祀恩封太安人明年顯仁皇太后畢八十之慶加今封三十年五月晦以疾終享年八十有七時沂為尚書右司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護喪既

歸貽書乞銘于余將以其年十二月壬申葬于邑之
翁湖之原祔浚明之兆建炎己酉余掌學會稽既終
更鬧寇難越江浙未知避地之所外親或告余距縣
三十里有胡氏世業儒兄弟好客急義有賢婦盍往
依焉余舟揖至門皆出望余舟迎謂僕夫曰此教官
劉姓者耶于是闢其館舍見投凡飲食器用纖悉備
具其至如歸余不自意恐懼流落中得此也已而見
太宜人〻于堂上而余之室乃獲朝夕從太宜人游見
其勤儉有家法奉祭祀睦姻族周人之急不少靳談
人之善如己出其所居之軒名曰清淨悉足以為法
每為余言之其後浚明以其妹歸余長子繼為姻家
孫男七人振拱挺抑抗拈掄孫女五人尚幼銘曰

佩〻宜人　行中軌則　歸嬪儒家
伉儷違壁　朝暮闕見　詩書禮易
惟善之為　曾靡有斁　晚而就養
既壽既佚　未亶人謀　陰報其必
家山相望　墓木拱揖　我諗之銘
州里是式

右二文乃　先公八十三歲時作嘗語子孫
此文入石吾不及見矣是年季冬捐館如前
云故表于此奉孫繼泣血謹書

茗溪集卷第五十二

苕溪集卷第五十三

樂章

洞仙歌、

細風輕露鏁山城清曉冷藥疎枝為誰好對斜橋孤驛流水濺濺無限意清影徘徊自照　何郎空立馬悵亂餘香綺思憑花更媚妙腸斷處天涯路遠音稀行人愁角聲吹老嘆客裏經春又三年向月地雲堦負伊多少

夜行舡

十頃疎梅開半就折芳條嫩香沾袖今度何郎搏前疑怪花共那人俱瘦　渕渕輕寒吹散酒高城近怕聽更漏可惜溪橋月明風露長是在人歸後

念奴嬌知曹宏父九日見貽

江邊故國望南雲縹緲連山倚木遠憶淵明東籬見鄉里兒曹何學世味醺人拆胥從事俛仰何時已可憐菊下醉吟誰共傲逸　我愛九日佳名飄然歸思想當年丘谷夢繞籬邊猶春戀滿把清搏餘豔撥筆洪都如君英妙滿坐芳傾屬月臺揮袖叫雲聲斷橫玉

又

故山秋晚嘆蕭蕭華髮霜林同色崖谷題詩追舊賞往往蒼苔緣壁二士推奇一翁衰病努力攀筇屐佛香吹過了知境是空寂　別後風月佳時狂顧何事想東林遙碧小研巒峰驚秀句天巧何曾雕刻倚馬雄才凌雲逸氣路覺丹霄直三千牘就看君歸奏文石

又和陳元載中秋小集

燕臺暮集對秋容淒緊松陰幕幕從倚欄邊臨翠壑千頃風煙橫出坐待冰輪天空雲散一色如蒼壁姮娥有意為誰來赴今夕　身世如許飄流佳時輕過了他年空憶我輩情鍾端未忱着日蘭亭陳迹坐上何人醺歎凄斷語別還應惜有心紅燭替人珠淚頻滴

又中秋後一夕泊舟城外

水煙收盡望汀蘋千頃銀光如幕霜鏡無痕清夜久惟有驚魚跳出月在杯中我疑天賜勸飲仍加壁姮娥應為後期償賽今夕　遙想當日同盟山齋孤諷有新詩相憶聚散難常空悵望萍梗飄流蹤迹明月明年此身此夜知與誰同惜參橫河側短蓬清露時滴

踏莎行 遊鳳凰臺

二水中分三山半落風雲氣象通寥廓少年懷古有新詩清愁不是傷春作　六代豪華一時燕樂從教雨打風吹卻無君携酒近欄干月明滿地天無幕

虞美人 捷見無言赴召

浪花雲葉交加舞身近青冥路天知此客觧騎鯨今夜一江明月送行行　從今直上鼇峯去應記經行處莫將陰語亂江聲却怕月中高卧彩虹驚

江城子 王元渤舍人將赴吉州因以戯之

秋香巖下着樽罍小徘徊莫停杯來歲花時相望兩悠哉看取脩眉藂度曲真箇淚界香腮　紅頭擊鼓片帆開曉風催昔應回景物撩人詩思不勝裁會有江山凄惋句憑過鴈寄儂來

臨江仙 餞別王景源赴臨江軍

柳外雙旌斜照日忽忽去意難留大江滸畔老諸侯擧觴仍氣槩覓句更風流　遲暮不堪容易別溪聲為寫離愁自從今日轉紅頭他時扶杖叟獨立向滄洲洲

又 和王元渤韻

落日西風原上好箇聲誰奏伊涼綫尋山徑撥殘芳平生真自許江海老潜郎　最愛杯中浮蟻鬧鵝兒破敲嬌黃使君醉裏是家鄉更追脩禊帖一詠一傳觴

雪月交光

正五雲飛仗縞練織裳亂空交舞拚石歸來向玉階徽步欲喚氷娥暫憑風使為掃氛驅霧漸見傳輪人間未識高空真住　千里無塵地連天迥倦客西來路迷江樹故國煙浮想溪橋何處雲鬟分行翠眉縈曲對夜寒樽俎清影徘徊端應生有風流能賦

望海潮

金陽深院啼鶯清晝東風細繞簷牙野色亂春嬌雲捧日燕翻驛舞交加温詔下天涯早晝紅飛撾疊鼓鳴插共挽旌幢綫留絲竹醉韶華　江都自古豪誇正迷樓墮絮月觀吹花玉宸春深金甌望重何人暗草黃麻歸路接堤沙宴上林風月紫闥煙霞鳳撿飛來便將春色到朝家

醉蓬萊 壽誠之夕

正宮橋柳潤侯館梅開暮雲凄洲澤國春歸是燒燈時節吹綻紅蕖挽似星斗共水光澄澈霜丸樓臺參差似與蓬壺相接　千騎遨遊萬家嬉笑簾捲東風

弄粧成列慢舞擲前看輕盈回雪來歲今宵舞韶舞
裏對六鼇雙闕鳳捻飛來玉驄去踏青門華月
望明河 暗路。傳郎使高麗
華旌耀日報天上使星初辭金闕許國精忠試此日
傳嚴齊川舟擬向來雞林外況傳詠篇章雄絕聞人
地真是唐朝第一未論勳業 鯨波霽雲千疊望仙
馭縹緲神山明戒萬里勤劳也等是壯年繡衣持節
大夫功名事未肯向擲前傷輕別有飛揮歸侍宴遊
晏賞太平風月

驀山溪 業左丞生日

瑯雲竹簇翠壁天開就移下小方壺照初日。嘉林濯
秀君恩暫許丘壑想夔龍聞往竹續叢花小試丹青
手 聲名德業漢代誰居右紅旆碧油幢想今古山
中未有霜松手種應待茯苓生齋釀熟玉泉香還上
黃堂壽。

生查子

城頭長短更水調高低唱別酒不盈斟淚洒風煙上
明年二月時更向城陰望只有畫歌辭傳作風流樣

清平樂

相望吳楚遠信無憑據欲倩春風吹淚去化作愁雲
恨雨 春應已到三吳楚江日夜東但惟有流魚
上不知人事來無

青玉案

小山邊斷藍橋路恨短夢難飛去長記倚眉縈曲度
約花開檻映風招袖總是憐渠處 追歡我已傷遲
暮猶有多情舊時句 枉日高樓千尺許竹枝三唱為
君凄斷東日西邊雨

夢橫塘

浪痕經雨鬢影吹寒曉來無限蕭瑟野色分橋剪不
斷溪山風物杠縈朱藤路迷煙寺遠鷗浮淺聽疎鐘
斷鼓似近還遙驚心事傷羇客 新醅旋壓鵝黃拚
清愁在眼酒病縈骨繡閣嬌慵爭解說短封傳憶念
誰伴塗粧綰髻嚼蕊吹花弄秋色恨對南雲此時悽
斷有何人知得

西河

山驛晚行人作停征轡白沙翠竹鎖柴門亂峯相倚
一番急雨洗天回掃雲風定還起 斷崖樹愁無際
念懷斷誰與寄雙漁尺素難委遙知洞戶隔煙窗簾
橫秋水淺花明玉不勝寒綠樽初試冰蟻小憶細酌
任歌醉撲流螢應卜心事誰記天涯憔悴對今宵皓

月明河千里。夢越空城疎煙裏

眼兒媚

度歲經年兩看秋誰信有輕分從前總過如今方悔
不會溫存眼前無限經行地何處不銷魂多應為你
不看風月聽過黃昏

水調歌頭 和李泰發尚書泊舟嚴陵

千古嚴陵瀨清夜月荒涼水明沙淨波面一葉弄孤
光北望旋頭天際殺氣遠昏楚甸雲樹夫青蒼愁絕
未歸客衰鬢點吳霜 聽江邊嗚寶瑟想英皇騎鯨
仙裔高韻清絕勝風望醉入無何境界卻笑昔人底
事遠慕白雲鄉不見咸陽道煙草茂陵荒

又

縹緲青溪畔山翠欲黏天縱雲臺上攬風招月自何
年新舊今逢二妙人地一時清絕高並兩峯寒歌在
煙霏外人在去留間 着方床容老子醉時眠一樣
相屬高會何急此時團況是古今難遇人月竹花俱
妙會見句中傳不向今宵醉忍負四嬋娟

鷓鴣天

巖下秋陰引興長生中初識令君香攬將風月歸詩
藪乞得溪山作醉鄉 情我老與傳觴吳霜點鬢又
何妨只應銀燭交紅夜羞對雙歌髮絲光

木蘭花 餞別主元渤赴吉州

桂香臺上秋風嫋鴨綠溪前離思渺一危芳醑細深
傾聽畫陽關須醉倒 政成早晚傳溫詔莫戀江城
歌吹繞明年身到鳳池邊重看春波生故沼

浣溪沙

午夜明蟾冷浸溪姮娥應有辟寒犀挂巖仍在曲欄
西 擷蘂攀條情未已絓丘尋壑想招携不應癡馬
惜鄣泥

點絳唇

洞戶香凝晏開特地風煙好靚粧娟妙玉雪光相照
認是桃源綠水紅雲遠真曾到漾舟人老應被桃花
笑

又

雲鬟分行照人明艷新粧就御香腮膩細酌鵝兒酒
鐵撥鵾弦一試春風手龍仙奏蜂霄聲透不許人間
有

臨江仙

臺上風光濃欲滴倚欄芳桂陰成亂山相對長宮清
琢詩能句好舉酒見心傾 團扇不應秋後棄幾年

仁惠風行渭城柳色若為情一搏松竹底三唱和秋
聲

驀山溪

王家人地奕奕爭高秀金紫照青春想當日烏衣巷
口聲名氣槩今見兩朱轓詩似錦酒如澠屬意風光
厚 醲泉石壁未識南陽壽清興與誰同探梅驀溪
橋驛候東風御柳應訪此轓櫚歸步穩赤墀邊肯記
畫樓否

念奴嬌

小舟漾兀犯溪煙深入無窮寒碧路繞蓮塘渾亂眼
千頃朱朱白白閑說高情尋盟鷗鷺愛此風標客擬
藝一笑頓忘身世形迹 我愛古邑風流碧峯爭秀
峙相持如擬製錦才雄應未怕百里文書堆積吏散
庭空舉觴邀月飲興何妨劇却憐宣子杖頭纔掛錢
百

柳梢青

柳汀煙暮常記肩情風流張緒酒興詩情而今移向
郁邊佳處 使君自樂蕭閑未肯副嚴廊虛佇不念
寒總老人孤夢追尋無據

鵲橋仙

春風真箇取將花去酬我青陰滿院名園清晝漏籤
遲未肯負酒朋歌伴 使君情在暮雲合處臥看碧
峯峨弁向來魂夢幾曾真休怨斷樓高不見

浣溪沙

曾向蓬萊得姓名坐中省識是飛瓊琵琶翻作步虛
聲 一自當時收撥後世間絃索不堪聽夢回懷斷
月朧明

點絳唇 和王元渤舍人見貽

歲月飄流故人相望如箕斗畔愁千首詩骨能清瘦
昔日鵾絃同看春風手君知否袖痕別後猶有臨岐
酒

又

山邑新涼夜堂真氣侵南斗為誰稽首月冷冰娥瘦
入萬二千雕琢瓊瑤手君知否待君歸後雙照杯中
酒

望海潮

東郊人報春風消息先歸御柳宮梅殘雪戀枝輕陰
閣雨葱葱瑞氣佳哉清曉九門開聽舜韶聲舉遍還
天街雙闕連雲六鰲橫海駕峯來 華燈競簇樓臺
正豊年共樂歡意排細薌捲弄粒塵香趁馬輕寒細

入人懷爭得風興回看一天星斗移下蓬萊是處歌
謠太平聲入萬年杯

青玉案

馬頭雙鵲飛來喜暗疑望音書至一掬離懷千萬事
綠窓深夜短檠封就應也奇人寄　春風贅畔疎梅
蘂映粧艷清如洗若恨眼邊長憶記楚宮行路倚橋
攀驛供盡梅花淚

喜遷鶯

曉光催角聽宿鳥未驚鄰雞先覺迤邐煙村馬嘶人
起殘月尚穿林薄淚痕帶霜微凝酒力衝寒猶弱嘆
倦客詣不禁重染風塵京洛　追念人別後心事萬
重難覓孤鴈托翠幌嬌深曲屛香暖爭念歲寒飄泊
怨月恨花煩惱不是不曾經著這情味望一成消減
新來還惡

踏莎行

淡月精神疎梅風韻粉香融臉胭脂潤袖痕猶帶玉
杭煙六朝宮樣戴宮錦　眉峯分愁眼波傳信酒闌
畫燭交紅影有期無定却嗔人索強我早諳伊性

浣溪沙

莫問新歡與舊愁淺顰微笑揔風流眼波橫注楚江

狀　十字街頭家住處心腸回散幾時休攬風招月
是朱擭

菭溪集卷第五十三

苕溪集卷第五十四

閣學劉公行狀

曾祖昉贈尚書刑部侍郎
祖逵太子中允贈左光祿大夫
父拱贈右太中大夫
母王氏贈太碩人

公諱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曾大父而降世以儒學名家伯祖述以直道清節事神宗為知雜御史疏新法得罪者也御史之子拯年廿八登進士第至龍舒守見公尚幼趣于前令賦詩操牘立就語奇出舒州喜且歎曰此異童子吾宗其興未冠試太學屢先多士聲稱籍甚丁內外艱既哭就道見者為感動家貧力葬無違禮有司欲以公應八行選公曰行者士之常也謝不就宣和三年始獲奏名禮部唱第廷中少年朋遊多已貴顯至公名莫不舉笏相慶公視之泊如也監秀州都酒務人皆咕公宜在文字之職公不卑其官事以辦給長吏知公名未始以常僚待之秩滿為越州州學教授時翟汝文知州事翟公早入翰林于流輩鮮所稱許得公獻甚閱出所為文屬公定其藁並以託客曰頗曾見人物如此乎公既代去避地于姚江傅崧卿來攝郡政書禮致公即勸傅公起義以赴國家之難至稱劉琨祖逖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傅公感慨流涕會李參政邴得祠過郡見公留語終日密薦公人物議論宜在朝廷盖不使公知建炎四年為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紹興改元召試館職因對策極言當世之故且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甚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能圖爾昔吳王夫差既勝齊而子胥以為憂曰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果滅于越吳人侵楚及郢楚人大懼而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而楚以不亡是禍福倚伏果不可不為也如其不為而使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棐所對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公而執政者不懌也除秘書省校書郎考試兩浙類試進士公語同列科舉方變欲文學之外通時務爾凡言涉浮靡者盡黜之既皆患無其人公神出一軸曰是宜為首及啓號乃九成也九成以行誼推重鄉里餘多一時聞人衆始厭然服是年冬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君子小人用舍之辨以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

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
引易五陽決一陰其卦為夬而繫辭則曰君子道長
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臨一小人不曰道消而曰
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
行若徒能使之憂則將圖之而無不至矣　朝廷行
事無一定之議公又上疏
陛下惆宿蠹未除念頽綱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
置司講究徳至遲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以疑似之
說欺
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矣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

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
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
心而得百姓士君子心何病焉顧審其利害當罷行
者斷自　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悉舉
矣　上覽奏嘉納時庶事草創有司法令類以人吏
省記而吏生因緣欲與則以與例進欲奪則以奪例
陳公曰法令其在姦吏猶得侮之今一切聽其省記
欺弊可勝言願以省記之文送勅令所定而頒爲公
雖未嘗任言責而論事不一方　手詔詢中外利害
命大臣修政之日公即具言宣王内修政事者修其

所謂攘夷狄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
爲哉今不過簿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建之務
未見所當急也又言人才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
銓選　朝廷之士人而不出在外者雖有異能不見
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爲州縣官皆僥倖之門
不塞而至公之路不開尔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撤
應劉晏法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　國用鄉村督
置義倉以備凶荒增重監司自轉運副使至提點刑
獄並以曾任侍從官爲之及今侍從臺諫各舉所知
當是時雖中丞侍御史有論必咨公而後決明年秋

遷起居郎奏事上前上迎語曰卿朕親擢也自六察
遷二史
祖宗朝有幾公謝臣不足以知舊典尚記宣和間張
澂李攸與臣實同艱臣何以當此公既荷　上知其
在臺察已判曰論事至是因面對極諫堂吏官、之
蠹執政植私黨無憂　國心翌日遂罷爲主管台州
崇道觀寓德清僧舍杜門却掃自放于山水而詩文
益清徤閒二年召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奉　神主于
温州未行改權發遣袁州又改浙東路提點刑獄公
事加直顯謨閣公盡心庶獄每行部其株連久繫者

釋遣動數十百人苛令至䝴貽而民或盡像以祠公
然悍強冒法者未嘗故縱越有巨姓怙富撓甚致仇
人于死賂二三達官求以為受雇覲末減公治之愈
急屬吏咸恐公不顧卒刑于市一路始服公之平會
攝帥事郎奏疏比年帥臣權猶輕屬郡莫相統攝調
兵則不遣移食則自占今既罷營內安撫矣則諸郡
有得便宜指揮者亦宜聽帥司節制以革前日之弊
扶滿除權發遣常州未赴召入秘書為少監既賜對
上曰知卿久外無為卿言者公頓首謝居兩月復為
起居郎遂遷中書舍人兼侍講賜服三品時九年正

月也會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公面上奏將以太府
丞驟綴從班前此未有道路籍籍以為將上書助和
議而已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
為地而不忠乞併與臣罷之疏入不報九月遷給事
中仍兼侍講徐偉達除知池州偉達嘗事張邦昌為
郎者也公言邦昌僭逆凡仕偽之人皆知諱其官稱
唯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猶有廉恥者一郡既足惜
且無以示好惡于天下遂罷偉達君抗以大臣子除
貼職添差浙東提舉茶鹽王存等非老病而罷從軍
從軍與差遣公皆謂不可至貴近之請尤論執不避

其下雖小事悉爭之孟忠厚乞試河南一郡公奏后
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
何以禦之汪伯彥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臣特
依見任執政給俸公曰伯彥誤　國之罪天下共知
節度使俸借減尚不請況州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
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
兩府者類矣　上皆為罷之武臣王仲寶等押應衛
人為依康履例給料曆公亦奏料曆非泰選不可給
一二年來始以給奇功者履等非奇功而仲寶又其
屬也廖剛時為中丞謂其僚曰臺當有言皆為劉公

先矣我輩獨無愧乎公居瑣闥僅百許日繳奏未已
用事者始忌公因誣公薦士失實又罷為提舉江州
太平觀久之除秘閣修撰十五年冬除敷文閣待制
議者希用事意謂公辭免有識請遂中格併奪修撰
二十三年上疏請老始復秘閣修撰致仕九月再除
敷文閣待制二十五年用事者死上更嶶庶政即起
公赴
行在公闕命不敢固辭扶病而造　朝至國門辭曰臣
老且憊念竭力以報
陛下然足嘗跌而傷拜伏不能如儀惟

陛下賚而歸之 上雖思公之賢渴欲見公而亮其
無隱遂進公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以歸紹興三十年
十二月初四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三明年正
月丁酉葬于烏程縣澄靜鄉趙村後嶋山之原官至
左朝奉郎爵至長興縣開國伯食邑至八百户封開
贈左朝散大夫娶戚氏同郡記室叅軍詢之女勤儉
有禮節閨內巨細未嘗憂公而勸公以務學及公既
達不以為喜既退不以為戚先公十年卒封碩人男
二人巒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嶅右承務郎淮
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孫男九人簡符笥釜
篆範箕籍笈得官者五人餘業進士孫女三人適張
顥周擒而一尚幼公少敏悟七歲能屬文既長博極
群書至星歷方伎佛老之說莫不窮析要妙為文章
推本經術出入韓柳不效世俗纖巧刻琢雕演迤宏
博而閎健嚴備鄉人士大夫葬其父祖得公誌墓乃
以為榮其為制誥明白有體麗而不俳雖書詔填委
一日數十傳焉輒辦嘗曰人君訓告賞善罰惡辭也
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為哉故公在詞掖數月人
争傳誦顏魯公孫特命官公當制偉甚 上歎賞不
已至手書之其為詩高處陵轢鮑謝下者猶足奴視
溫李寄意深遠自成一家呂舍人本中陳參政與義
皆號能詩得公詩驚曰此語不自人間來也石林葉
公夢得與公平生交其論當世人物以公為第一流
至公詩亦曰世久無此作矣有類藁五十卷藏于家
公儀矩整秀樂易長者聞人有小善至單詞隻句可
取率稱道不容口後進經公指授其為文必可觀然
公于文蓋無所不能于學無所不通自少馳聲場屋
年逾四十始得一第暮年僅掌書命曾不得正西堂
為學士其雍容獻替已不勝忌克擯廢于祠宫者十
有七年及 上欲用公而公已老矣嗚呼使公而蚤
得用用而不為憸人間之既閑而歸不病而至于復
用則其所立詎止是哉公文章之餘筆法甚工而樂
府亦盡其妙京師市人鬻者然為之貴而公寔冲澹
寡欲戲於翰墨自布衣至登法從不蓄聲色雖飲食
奉養未之少異閑居不妄營一錢客謂公宜有以遺
子孫公誦疏廣之言以對退而誨其子曰吾平生通
塞聽予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年逾八
十抽思作文不減少日臨終之秋預戒其家疾既革
無一語謬蓋達于性命如此元吉兄弟久從公遊荷
公之愛為深故知公行事為詳因泣而次之謹狀

紹興三十二年四月　日右通直郎司農寺
主簿賜緋魚袋韓元吉狀

苕溪集卷第五十四

苕溪集卷第五十五

告詞

除監察御史 紹興元年十月六日 程俱行

勑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劉某御史臺屬皆朕耳目之官也自元豐肇新官制于是尚書諸曹分隸六察雖非言責之地然尚書為揔本天下之事無不揔焉而御史得以糾六曹之愆違則其任亦不輕矣以爾問學之美推于流輩才術之施宜無不可選自讎校維持朝綱尚殫忠悉益祗厥職可特授依前官守監察御史

除起居郎 紹興二年七月十五日 陳與義行

勑左奉議郎守監察御史劉某朕于干戈多故之辰奈奬文士人物凋喪之後選擇近班庶幾朝廷之光以副天下之望肆于所得不次命之以爾儒服退然執義甚固文聲藉甚進官晚成比繇中秘之聯稍與南臺之選載稽公議有簡朕心遂錫贊書俾司史事進直埼陛遂居鸞臺極于儒者一時之榮以為多士稽古之勸往哉祗服益勵爾修可特授依前官試起居郎

與宮祠 紹興二年八月三十日下 陳與義行

勅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劉某朕于艱難之際雖暴衣露蓋不敢康寧而旁招四方之才與之治天職食天祿延見訪問禮貌加焉惟恐失士大夫心可謂無負矣苟或負朕其可不懲爾自少吏列耳目之官又親擢之以為柱史幾爾助朕以成中興之績今乃不然朋比姦回更相借譽竊弄威柄漸不可長抑而不揚何以為政其罷所任往食祠宮尚體寬恩無忘循省可罷起居郎特授依前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除祠部員外郎奉祠溫州 紹興四年四月七日下張綱行

勅左奉議郎劉某朕方奉群策以收中興之功顧天下士有一善可取猶特簡拔任用而況已試之才為朕所知者乎以爾行義文辭搢紳推仰嚮膺召使入直殿廬嘉其久即退閑益自堅于氣節肆以郎選還寘本朝朕之用人不以官職崇卑而為輕重往祗厥服以茂遠圖嗣有褒遷毋虛朕意可特授依前官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奉祠溫州神主

除浙東提刑 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下王居正行

勅左承議郎新差權發遣袁州軍州事劉某鄉者國家承平日久朝廷尊榮士大夫雅意本朝而以仕于外為失職故部使者之任優輕而州縣之蠹弊百姓之疾苦遂至于不可勝救朕方念此其間非出于甚不得已而付之以事必求端良正直之士以充外臺耳目之寄庶幾治道之興式由于此爾修潔情習真諒而文周旋臺省聲實甚休夫明御名平反使四方無獄閒風旨厚類非俗吏之所能也爾往欽哉其識朕意可特授依前官權發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兼提舉本路常平等事

除直顯謨閣 紹興五年閏二月十四日下周綱行

勅左承議郎新差權發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兼提舉本路常平等事劉某朕躬行密祀加惠群工爰因執敘之常式示褒揚之寵以爾蘊高明之性而輔以中庸挺變通之才而守以靜正惟嗜淵源之學素高恬退之風念去朝廷屢更歲月肆廣合宮之需用陞延閣之班豈獨發章施為異數蓋思報稱祗服寵休可特授依前官直顯謨閣差遣如故

除秘書少監 紹興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呂本中行

勅左朝奉郎直顯謨閣劉某爾頃者擢自稠人寘之左右所以自立者固嘗有聞于人矣久留于外士論惜之圖書之府英俊所萃以爾之耆德宿望而冨于

藝文故使仕為之長至于國史之得失邪正之是非非爾之（御名）靜以正則不足以有所辨别也爾其勉之可特授依前官試秘書少監

再除起居郎（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勾龍如淵行）

勅左朝奉郎試秘書少監劉某自起居注行而著作之官遂分自時政記作而二史之職幾廢允惟賢哲昭示典刑褚遂良知人臣之當守官規摸遠矣魏謩不敢陷人主于非法論諫蔑之我得其人可追二子尔威儀有則悃愊無華談于房季札之閒兼彥輔安仁之美蔚辭章于正騎奬議論于醇風自去闕廷屢更歲月幾條善政下轉而上聞一部諫書朝奏而暮召遂從達觀仍侍螭坳總白璧之無瑕覺肯綮之有舊尔惟善惡必記是非自明因以告猷茲惟朕志可特授依前官守起居郎

除中書舍人（紹興九年正月五日下蘇符行）

勅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后以書命號令四方俾代予言是為重任不有君子孰能厥官左朝奉郎守起居郎劉某文字雍容老于儒學議論博雅達于古今細翔中外之聯總熟聲光之美用演綸告足為國華且侍臣職在于論思而中書基本于政事彌縫庶績協贊治功斯有賴于國四況匪專于潤色其推素尚以副簡知可特授依前官試中書舍人

除兼侍講（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下李誼行）

勅朕惟唐虞三代之世載于詩書禮樂之文者尚或可考也悦聞其風庶幾所為故博延鴻儒宿學入侍左右與之採討其原而紬繹其旨蓋以廣朕之志爲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劉某以忠厚之性純一之德而輔之以廣大精微之學儒林藝苑蔑出縉紳自登詞掖實代予言溫厚爾雅比儷西京朕甚嘉之朕永念古今治亂之端思得直諒多聞之益朝夕幃幄以備顧問嗟咨在位某如老成肆以是命爾夫啟乃心沃朕心爾之職也其勉之哉可特授依前官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賜如故

除給事中（紹興九年九月十四日下林待聘行）

勅朕惟基命令于西省謹出納于東臺責任雖同思章則異肆疇望實之懿俾專論駁之司匪以叙遷其惟德進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賜紫金魚袋劉某資涵粹學造深醇峻節清規蚤著士林之譽英詞麗藻蔚為文苑之華暨由領于贊書擅聲稱于手筆細翔滋久褒擢是宜其自給閣進居瑣闥蓋致

盡規之義無慙批敕之風尚慭乃猷以服予訓可特授依前官試給事中兼侍講賜如故

罷給事中宮祠（紹興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程克俊行）

勅此詔從臣咸舉其類庶幾得士協濟康功儻所舉非所知顧有阿徇之私安所逃罪哉具官劉某頃辭推擇進服邇聯謂宜事君以人副茲簡拔之意而乃陷朋附之迹垂論薦之公清議靡容彈章具在其亟鐫于荷橐尚退食于琳宮服我寬恩無忘自治可罷給事中特授依前官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賜如故

復秘閣修撰（紹興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張嵲行）

勅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賜紫金魚袋劉某朕稽禮合宮肆眚衆類開棄咎之路既一洒于前尤閔負罪之臣宜稍還于故秩矧乃甘泉之舊嘗詔刑史之書具霈恩榮以除苛娩以爾操行堅正文辭深純爰以倚能遂躋從列自干物議用致煩言頃閣職之已多諒思愆之既久茲因霈宥肆舉彝章爰升論撰之華庸示甄收之渥廣仁恩之意朕方厚于臣工復玷缺之艱尔毋忘于飭厲可特授依前官充秘閣修撰差遣賜如故

落修撰宮祠（紹興十五年十二月八日下段拂行）

勅左朝奉郎充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某無禮亡之象所忿疾犯此不建義其可容爾資性回邪專事朋附妄作弗靖自致煩言念嘗與于邇聯俾叅榮于次對殊昧省循之意敢形怨懟之辭輿論未平爾難但已宜鐫中秘論撰之職尚畀真祠祿秩之優躰我寬恩毋重尤悔可特落秘閣修撰依前官差遣賜如故

再除秘閣修撰致仕（紹興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周麟之行）

勅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某大夫七十致君事禮也晚乃舊臣乞身以疾貪之寵命歸老于家以爾風負雋才早膺簡拔晚陪從橐備藝論思錄自蹈于悔尤致久棲于閑退比陳衰疾浸迫耆揄拔綾自顧當從所欲升之圖書之府列在論撰之官勉服吾恩益綏爾祉可特授依前官充秘閣修撰致仕賜如故

除敷文閣待制（紹興二十二年十月八日下周麟之行）

勅朕閱清風之誦喜周道之復興采鹿鳴之歌思漢儒之閒作念獲成于大業敢自拔于成功有嘉侍從之臣能紬聲詩之體左朝奉郎充秘閣修撰賜紫金

魚袋致仕劉某學而筮仕老不發文雖久服于林丘實舊聯于簪橐脫冠謝朝列方自樂于餘年摛藻掞天庭猶未忘于風習比覽奏篇之善蓋如歸美之誠此盛德之事其何足以當之應一代之文有可傳于來者爰升次對用賁褒章尚保令名以光晚節可特授依前官充敷文閣待制致仕賜如故

落致仕召赴行在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三日下王綸行

勑君子雖乞身而去未始忘君王者以好賢為己因雞狗法方群材之並取豈舊德之獨遺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致仕長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某氣大且剛學全而粹略偏清華之選分屏翰之憂持橐甘泉既竭論思之効掛冠神武尤高止足之風深居而德不孤耆年而志益壯乾愈之鏞張聖德相與並名陸贄之從容諸公未忘經世亟就安車之聘尚分宣室之釐可落致仕依前官充敷文閣待制封賜如故

除敷文閣直學士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下王綸行

李去千就聘尚及都門廷闕陛箋再還隱舍特厚老成之眷用敦靜退之風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長興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某蚤擅華迓作紫垣青瑣當雍容于禁中綠水蒼煙旋逞于物外比招耆德共輯丕圖雖已挂于衣冠闈命走累而周于藥石以疾而辭其志誠懇之言俾遂休閑之養其祿渙渥以介壽康可特授依前官充敷文閣直學士封賜如故

贈四官朝散大夫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下楊邦弼行

勑朕眷優侍從忠及初終于其存也寵遇之禮無不至其既歿也褒贈之恩無不隆蓋明為國之任而丕志厚之道也故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長興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致仕劉某慈祥疏文藝名家綸闈嘉潤之工乃賴論思之益雖久屢陛廷閣之華知分甚明亟遂安車之適卷衔論謝良用悼傷爰峻陟于文階用追榮于九京冥漠亦克有知可特贈左朝散大夫餘如故

苕溪集卷第五十五